

杜甫全集 2

杜甫全集卷之十

漫成二首

黄鹤从旧编在上元二年。《杜臆》：二诗格调疏散，非经营结构而成，故云漫成。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首章，对景怡情，有超然避俗之想。【洪注】荒荒，不甚白。泯泯，不甚清。蒲随地，生意可观，径逐门，往来自如。披衣习惯，言疏放已久，漉酒为生，见醉乡可乐。眼无俗物，得以独适己性矣。）

江淹诗：“野日烧中昏。”《庄子》：“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何逊诗：“共见春流泯。”【朱注】张有《复古编》云：潜，古活字。

泯泯，是活活之误。不知泯泯、活活，意象各不侔。

梁昭明太子诗：“渚蒲变新节。”

披衣，出《庄子》。

漉酒，本陶潜。据陶诗云：“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已时。”此兼举之，盖欲与渊明同调，不屑与俗客为伍也。

《世说》：嵇、阮、山涛，竹林酣饮。王戎后往，阮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申涵光曰：杜诗善用叠字，如“野日荒荒白”、“宿鹭娟娟净”、“江市戎戎暗”、“山雷淦淦寒”之类，皆非意想所及。

其二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原注】东山隐者。）知余懒是真。（次章随时适兴，申前章未尽之意。前章上四句，说花溪外景。此章上四句，说草堂内景。前章披衣漉酒，乐在身闲。此章读书对酒，乐在心得。末云“懒是真”；总不欲与俗物为缘。）

《楚辞》：“秣余马兮江皋。”师氏曰：皋，缓也。江岸土性缓，故曰江皋。

刘琨诗：“回头已百万。”看鸟、错应，写出应接不暇之意。朱子《或问》引为心不在焉之证，亦断章取义耳。

《水经注》：《益州记》云：峨嵋山，在南安县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峨眉焉。《列仙传》：“陆通者，楚狂接舆也，好养生，游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见之。”

庾信诗：“知余是执珪。”

读书难于字过，老年眼钝也。对酒不觉频倾，借酒怡情也。旧注谓难识之字，任其读过，不复考索。视读破万卷者，竟作粗心涉猎之人，岂不枉屈少陵。胡夏客又谓经眼之字，难于轻过，正是从容探讨、善读书处，然于本章大意，亦不相符。

春夜喜雨

黄鹤编在上元二年春，在成都作。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潜入、细润，正状好雨发生。云黑、火明，雨中夜景。红湿、花重，雨后晓景。应时而雨，如知时节者。雨骤风狂，亦足损物。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三四属闻，五六属见。）

申涵光曰：“好雨知时节”，此《毛诗》所谓灵雨也。周王褒诗：“时节无春冬。”

《抱朴子》：藏华于当春。《庄子》：“春气发而百草生。”

《易》：“随风巽。”《盐铁论》：周公太平之时，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吴志》：臧均曰：“继之以云雨，因以润物。”细无声，即《盐铁论》所谓雨不破块也。

沈约诗：“野径既盘纡。”

何逊诗：“澄江照远火。”

梁简文帝诗：“渍花枝觉重。”言经雨红湿，花枝若重也。《杜臆》：“重字无人能下。”

春 水

同上年。江淹《别赋》：“春水绿波。”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英华》作：不知无数鸟，何意更相喧。上四春江水涨，下四春江景事。水深则线短，故钓须接缕。水高则近岸，故车可连筒。鸟浴声喧，得水为乐也。）

《汉·沟洫志》：来春桃花水盛。注：《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花水。桃花水又见《杜钦传》。赵曰：《韩诗》于“溱与洧，方涣涣兮”注云：“谓三月桃花水下时也。”

王粲诗：“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曹毗赋：“飞鹭下乎沙尾。”

《别赋》：“春草碧色。”

《黄石公记》：“芳饵之下，必有悬鱼。”

李实曰：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与物同春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风气象。

朱超《独栖鸟》诗：“寄语故林无数鸟，会入群里比毛衣。”

江亭

从旧次，编在上元二年。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草堂本云：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频眉）。（上四江亭之景，下乃对景感怀。水流不滞，心亦从此无竞。闲云自在，意亦与之俱迟。二句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春暮之时，物各得所，独羈旅无归，故裁诗以排闷。末句应上长吟。）

坦腹，借用王羲之东床坦腹字。

应璩诗：“永思长吟。”阴铿诗：“王城野望通。”

《易》：“水流而不盈。”《左传》：“心则不竞。”

西王母《白云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何逊诗：“少汀暮寂寂。”

《归去来辞》：“木欣欣以向荣。”

黄生谓结语宜从草堂本。当此春光和煦，物各得所，思及人犹苦战，不禁伤心蹙额矣。今按：此时惟河北未平耳，江东却无所指。

张九成子韶曰：陶渊明确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则识者必谓子美不及渊明矣。观云无心，鸟倦飞，则可知其本意。至于水流而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则与物初无间断，气更混沦，难轻议也。

王嗣爽曰：中四，居然有道之言。公性稟高明，当闲适时，道机目露，故写得通透如此。觉云淡风轻，无此深趣。

按此章云“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之意。前诗云“花柳更无私”，有与物同春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风气象。

早 起

依旧次在上元二年。《内经》：早卧早起。

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帖石防隕岸，开林出远山。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惟幽事关心，故春常早起。次联，幽事之在外者。三联，幽事之在内者。童仆携酒，可以遂此幽兴矣。吴论：江岸将隕，故贴石以防之。远山蒙翳，故薙林以出之。）。

隕，下坠也。

隋炀帝诗：“云散远山空。”

一丘，指草堂。班固书：“严子栖迟一丘之中，不易其乐。”张缜启：“至于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王褒《四子讲德论》：“曲折不失节。”

《战国策》“缓步以当车。”

方虚谷曰：杜此等诗，乃晚唐之祖。千锻百炼，似此者极多。尾句别换意，亦晚唐所必然者。

落 日

此及下章，大抵皆上宝间作，姑依蔡氏附在上元二年之春。黄鹤编在宝应元年，亦无确据。

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啁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此咏春日暮景。春事幽，领起中四。芳菲、樵爨，溪前幽事。啁雀、飞虫，堂前幽事。皆承落日言。【赵汭注】首句天然晚景，得句在此，故以命题。《社臆》：公见此幽事，情与景会，不自知其乐之所自，而归功于酒曰：是谁造汝，一酌而千忧俱散乎？然亦由胸无宿物，故能对景忘忧耳。）。

庾信诗：“帘钩银蒜条。”

《楚辞》：“芳菲满堂。”庾信诗：“园苑足芳菲。”

《史记》：樵苏后爨。赵曰：樵爨之舟，倚滩而泊。

【张远注】北齐张子信，善风角。奚永落与子信坐，鹊鸣庭树，斗而坠，子信曰：“有口舌事，虽敕唤亦不可往。”是夜琅琊王五使召，辞之，诘朝难作。

东方朔曰：“积忧者得酒而解。”

谢茂秦曰：五律首句用韵，宜突然而起，如“落日在帘钩”是也。

赵汭曰：唐诗“斗雀翻檐散，惊蝉出树飞”，宋梅圣俞诗“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俱本此诗。

可 惜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年老逢春，上四自惜。寄情诗酒，下四自遣。起二，已领全意，言花有何事而急飞去乎，我衰老之人，愿春色少留也。《杜臆》：三四正发愿春迟，到此欢娱之地，惜非少壮之时，不复能有为矣。今惟借诗酒以宽心遣兴，此意惟陶潜能解，而恨予生之晚也。盖陶虽隐约于柴桑、栗里间，观其美三良之殉主，羨荆轲之报仇，慕田畴之节义，知其非忘世者，但不逢时耳。公亦有志济世，而厄于穷愁，故托之以自况欤？通首逐句流对，似古诗，即是律体，清洒逸宕。）

申涵光曰：“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是“欢娱恨白头”注脚。下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语近浅率矣。如《定官后》诗：“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词亦近俚。此皆开长庆一派，非盛唐气象也。

独 酌

黄鹤编在上元二年作。周王褒诗：“独酌止轻瓢。”

步履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做当时。（上四独酌之景，下四独酌之情。步林向晚，独酌从容，故得详玩物情。此时逸兴自娱，可以忘情荣禄矣。行，行列也。或作倒蚁，便与仰蜂同意。下四句，辗转说来，有自怜自慰意。言才劣见弃，非同真隐，但对此幽胜，聊以自怡耳。才薄劣，故无轩冕之志。非真隐，又何敢笑傲当时乎？）。

《淮南子》：“深林丛薄。”

谢灵运诗：“彼美丘园道，喟然伤薄劣。”《南史》：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后还摄职，袁淑录古隐士有踪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焉。

陶弘景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庄子》：“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谢朓诗：“志狭轻轩冕。”

徐步

黄鹤从旧次在上元二年春作。晁瑗诗：“徐步寡逢迎。”

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蕊粉上蜂须。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上四徐步景物，下四徐步情事。此庭内徐步也。燕衔泥而至，蜂采蕊而回，皆在日晡以后。步而把酒，故至倾衣。步而吟诗，故犹携杖。才见忌，承诗。醉如愚，承酒。曰从、曰信，犹云凭他、任他。）

《杜臆》：公闲暇疏懒，卧时多而行时少，故须整履而起。

张协诗：“荒庭寂以闲。”《列子》：“日至于悲谷，是谓晡时。”

《埤雅》云：“蜂蝶丑，皆以须嗅。”须，盖其鼻也，故杜诗云：“花蕊上蜂须。”

《论语》：“不违如愚。”

懒真子曰：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履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细微之物，皆能见之。若与客对谈，或急趋而过，则何暇致详至是。尝以此问诸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处时，乃见得亲切耳。杜诗之原出于此。

寒 食

黄鹤从旧编在上元二年，浣花溪作。《岁时记》：去冬至一百五日，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据历在清明前二日。

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上四，寒食所见之景。下四，寒食所接之人。招要则赴，馈问不辞，人情既相亲狎，至于鸡犬忘归，物性亦与之相忘矣。）

江总诗：“风花拂舞衣。”

陶潜诗：“冉冉星气流。”

何逊诗：“晖晖视落日。”

陶诗：“田父有好怀。”

刘向《新序》：“出讼邻家，未为通计。”《诗》：“杂佩以问之。”

注：“问，遣也。”

《汉书》：高帝作新丰，一如丰沛道路人家，鸡犬放之，皆识其家。

【远注】江村止八九家，故尽相识。

石 镜

《石镜》：《琴台》二诗，黄鹤编在上元二年成都内。【顾注】公诗有云：“石镜通幽魄，琴台点绛唇。”乃后来夏游者。《华阳国志》：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无几物故。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作家，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表其门，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作《舆邪》之歌、《龙归》之曲。《寰宇记》：冢上有一石，厚五寸，径五尺，莹彻，号曰石镜。杨德周曰：《路史》：开明妃墓，今武担山也，有二石阙。武陵王萧纪掘之，得玉石棺，棺中美女，颜色如生，体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镜周三丈五尺。

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冥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字间。（上四叙石镜之由，下则睹镜而生感也。当时留石表墓，为怜香骨，故携镜以对玉颜。及送葬之后，众妃既去，千骑亦归，独有山留片石，长映月光而已。伤心石，谓哀思寄于此石。欢，谓送葬哀声。他注谓众妃妒宠，美人亡而无复叹恨。语意太曲。）

《易林》：“悲哀哭泣，送死离乡。”

谢惠连《祭古冢文》：“号为冥冥君。”张华诗：“死闻侠骨香。”

《神女赋》：“苞温润之玉颜。”

轮，指圆镜。后汉张纲埋轮都亭，此借用其字。江总诗：“月字照方疏。”宋之问诗：“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

两诗，讥古人之好色也。一则死后犹怜，一则病中尚爱。当时眷恋若此，岂知美人黄土，镜前无色，台畔无声，则痴情皆属幻相矣。

琴 台

《寰宇记》：《益部耆旧传》：相如宅在州西笮桥北百许步，有琴台在焉。《成都记》：琴台院，以相如琴台得名，而非其旧。旧台，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为金花寺。元魏伐蜀，下营于此，掘堑得大瓮二十余口，盖所以响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台，并旧为六。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上四溯琴台遗事，下则登台而吊古也。病后犹爱，言钟情独至。酒肆二句，写茂陵生前之事，是昔日琴台。野花二句，想文君死后之容，是今日琴台。归凤求凰，乃当时琴心所托，未故用此作结。）

《史记》：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长卿，以赀为郎，因病免归，而家贫。时卓王孙有女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自涤于市中。又曰：相如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庾信诗：“茂陵忽多病。”

《汉书》韦昭注：“垆，酒肆也。”《庄子·内篇》有《人间世》。

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

江总诗：“野花不识采。”《说文》：“靥，颊辅也。”赵曰：宝靥，花钿也。《酉阳杂俎》：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孙和邓夫人始。【朱注】唐时妇女多贴花钿于面，谓之靥饰。李贺诗“花合靥朱红”是也。

《诗》：“野有蔓草。”班婕妤《捣素赋》：“曳罗裙之绮靡。”江总妻《赋庭草》诗：“雨过草芊芊，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似妾罗裙色。”

左思诗：“寥寥空宇内。”

按赵汭注云：玩人世于酒肆之中，思暮云于琴台之上，状其不羁而多情，此说得之。他家谓酒肆徒传人世，琴台空映暮云，与下截混同，故不必从。

黄生曰：作此题者，有二种语。轻薄之士，慕其风流。道学之儒，讥其淫佚。慕者徒骋艳词，讥者动多腐句，均去风雅远矣。此诗低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实讥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清辞丽句，攀屈宋而轶齐梁，岂后世文士老儒所能望其后尘哉。

《玉台新咏》：相如《琴歌》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愁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又歌曰：“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相怡，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羽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予悲。”

春水生二绝

【鹤注】此当是上元二年春作。诗云“小滩浑欲平”，则在浣花溪矣。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此章见春水而喜。赵曰：玩末二句意，公可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
《吴志·孙权传》：“春水方生。”
《淮赋》：“鸬鹚寻邪而逐害。”

其二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此章见水至而忧。强，多也。禁当，禁止也。无钱买船，诚恐水没草堂耳。）

罗大经曰：少陵诗有全篇用常俗语而不害其为超脱，如此章是也。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此当是上元二年作。吴论：江上值水势如海，公见此奇景，偶无奇句，故不能长吟，聊为短述耳。题意在下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谦之词。诗云“春来花鸟”，又言“新添水槛”，盖草堂成后，又逢春水也。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此一时拙于诗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则

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槛外浮槎，代作钓舟，此水势之盛也。才非陶谢，无此述作，聊为短述而已。《杜臆》：玩末二句，公盖以陶谢诗为惊人语也，此惟深于诗者知之。）

虽死不休，甚言求工。

【赵注】将愁字属花鸟说，盖诗人形容刻露，花鸟亦应愁怕，犹崔日用诗“朝来花鸟若有情”也。【钱笺】春来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

《说文》：“槛，柂也。”轩窗之下，为楸曰栏，以板曰槛。

槎，木桴也。杨师道诗：“卧柳碍浮槎。”浑，皆也。漫，徒也。替，代也。

陶谢，谓渊明、惠连。

《抱朴子》：徒疲劳于述作。

《吕氏童蒙训》曰：陆士衡《文赋》：“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朱瀚曰：少陵对锦江水而袖手，青莲对黄鹤楼而阁笔，其警悟后学不浅。然玩颌联，亦有渐老渐熟之意。故字用借对法。

今按：作诗机神偶有敏钝，忽然机到，则曰“诗应有神助”；忽然机涩，则曰“老去诗篇浑漫与。”若云公自五十后，年衰才尽，何以又曰“晚节渐于诗律细”乎？今考夔诗，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诸作，皆极精彩，未可谓皆率意漫与也。

黄鹤本及赵次公注皆作“漫与。”《韵府群玉》引此诗，亦作“漫与。”王介甫诗：“粉墨空多真漫与。”苏子瞻诗：“袖手焚笔砚，清篇真漫与。”皆可相证。诸家因前题《漫兴》九首，遂并此亦作“漫兴。”按上联有句字，次联又用兴字，不宜叠见去声。

水槛遣心二首

【邵注】草堂水亭之槛，言凭槛眺望以遣心也。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此章咏雨后晚景，情在景中。中四，皆水槛前所眺望者。未联，遥应郭村，以见郊居之清旷。八句排对，各含遣心。）。

梁简文帝诗：“细雨阶前入。”

黄希曰：成都户十六万九百五十，此云“城中十万户”，虽未必及其数，亦夸其盛耳。

叶石林曰：诗语忌过巧，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之妙。如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沓，鱼常上浮而唼。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薄，风猛则不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句。

其二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次章，说初晴晓景，下四言情。叶润承雨，衣干顶晴。老病忘名，酒送余生，此对景而遣怀也。）。

蜀中雅州，常多阴雨，号曰漏天。

王勃诗：“林塘花月下，别是一番春。”

陶潜诗：“夜中枕席冷。”

《杜臆》曰：浅把，见无奢愿也。

【远注】公诗喜用送字，如送老、送此生之类，然亦有本。谢朓诗“远近送春日”，沈约诗“送日隐高阁”，亦曾用之矣。

江 涨

梁氏编在上元二年。《杜臆》：时必蜀中有兵乱，感江涨而起兴，故有末句。

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雨降雪融，江涨之由。地转天浮，江涨之势。鱼龙失所，江涨所驱。轻帆浮海，江涨有感也。次联句意警拔，全在吹蹴两字，下得奇隽。近岸，故为人得。窟移，故不自谋。）。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

鹤曰：蜀山高而阴，经年雪不消，今惟水势之盛，冲之而流也。

《海赋》：“似地轴拔挺而争回。”又：“浮天无岸。”地转、天浮四字，本此。郭璞诗：“高浪贺蓬莱。”

《新序》：“鱼鳖之居也，厌深而之浅，故得。”

《史记·孔子世家》：“蛟龙不合阴阳。”

沧洲，神仙境也。何逊诗：独宿下沧洲。

朝 雨

当是上元二年秋作。

凉气晓萧萧，江云乱眼飘。风鸢藏近渚，雨燕集深条。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草堂樽酒在，幸得过清朝。（上四朝雨之景，下四对雨感怀。凉气、江云，雨势骤来。鸢藏、燕集，禽鸟避雨也。又以古人自况，盖将托草堂于世外欤。）

庾肩吾诗：“北园凉气高。”

庾信诗：“惊花乱眼飘。”又：“云光偏乱眼。”

四皓避秦，入商洛山，汉高帝召之不至。夏黄公、绮里季，四皓之二人也。庾阐《闲居赋》：“黄绮结其云楼。”

《汉书》：王莽以安车迎薛方，方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

《逸士传》：巢父闻许由之为尧所让也，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冷之水，洗其耳。

陶潜诗：“清朝起南飏。”

晚 晴

【杜臆】朝雨而晚晴，乃同日所作。何逊诗，“褰裳对晚晴。”

村晚惊风度，庭幽过雨沾。夕阳薰细草，江色映疏帘。书乱谁能帙，杯干自可添。时闻有余论，未怪老夫潜。（薰草映帘，晚晴之景。整书酌酒，晚晴之事。未有与俗相安之意。言时闻蜀人之论，未尝怪此一潜夫也。本传谓公在成都，与田夫野老相狎荡。盖能亲厚于人而人共悦之，故有后二句。【洪注】老夫潜，只是说老潜夫，特倒拈以协韵耳。旧注因后汉王符有《潜夫论》，遂将论字属自己，其说难通。）

曹植诗：“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

陆琼诗：“庭幽花似雪。”

《诗》：“度其夕阳。”《别赋》：“陌上草薰。”鲍照诗：“北园有细草。”

【黄生注】江色映帘，夕阳返照故也。梁元帝诗：“疏帘度晚光。”

《子虚赋》：“愿闻先生之余论。”孔融书：“乃使余论远闻。”《宋书·江夏王传》：“如闻外论，不以为非。”

高 栲

从旧次在上元二年。《尔雅》：梅栲。注：似杏实酸，俗作楠。鹤曰：公有《栲树为风雨所拔歌》云：“倚天栲树草堂前。”此云：“接叶制茅亭。”歌云：“浦上童童一盖青。”此云：“江边一盖青。”故知即此栲树也。

栲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落景阴犹合，微风韵可听。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中四皆属叙景。但近根接叶，连上栲树，落景微风，起下醉卧，仍在上下四句分截。）。

开，垦土也。

谢朓诗：“落影皎晚阴。”

萧子范诗：“试逐微风远。”

醉困，即酒困也。

恶 树

黄鹤编在上元二年。

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上四厌恶木难除，下叹其徒生无益。“恶木剪还多”起下四句，言枸杞延年，若因吾而有者，鸡栖贱树，奈何其复丛耶。可见不材漫生，物类亦有然者。）

古铭：“豪末不斩，将寻斧柯。”

何逊诗：“恶木宁无干。”

道书：千年枸杞，其形似犬，故以枸名。《高隐外书》：“朱孺子居大若岩，食枸杞根，身轻。”

【朱注】《急就篇注》：皂荚树，一名鸡栖。《魏志》：刘放、孙资，久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不平。殿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庄子》：此木以不材得终天年。

《诗》注：婆娑，舞貌。《世说》：殷仲文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鹤曰：诗云“东望少城花满烟”，当是在浣花溪作。旧编在宝应元年，朱本编在上元二年。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原注】斛斯融，吾酒徒。）经旬出饮独空床。（首章乃寻花独步之由。《杜臆》：颠狂二字，乃七绝之纲。不逢酒伴，故独步花前耳。）。

彻，尽也。

《晋阳秋》：谢尚收涕告诉。

其 二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远注】此初至江边而作。行步欹危，老年之状。诗酒堪使，不须虑死也。前二自悲，后二自慰。《杜臆》：前云花恼，此云怕春，皆用反语。诗酒曰驱使。白头曰料理，出语皆奇。）

《淮南子》：“包裹于天地之间。”此裹字所本。赵曰：裹江滨，两岸俱有花也。司空图诗“千英万萼裹枝红”，即此意。王粲诗：“率彼江滨。”

【钱笺】白乐天诗“方愁须恶春”，即怕春之意。

《世说》：韩康伯母闻二吴哭母哀，语子曰：“汝若为选官，当先料理此人。”又：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

其 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吴论：此过临江数家而作。两三家，家之少。红白花，花之繁。曰多事，亦有恼花意。酒送余生，不孤春色，便是报答处。）

多事，就花开言。远注谓种花者多事，非。李白诗：“桃花能红李能白。”

梁元帝诗：“徒望春光新。”

曹植诗：“美酒斗十千。”

其 四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吴论：此回望城中而作。少城居密，故烟气蒙花。招饮无人，所以望楼兴叹。《杜臆》：变烟花为花满烟，化腐为新。）。

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舍，贾商之渊。”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元和郡县志》，少城，在成都县西南一里。黄生以百花楼为少城酒楼，希谓在百花潭上，未合。

其 五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吴论：此至黄师塔前而作。春时懒倦，故倚风少憩。师亡无主，则深浅红花，亦任人自赏而已。【朱注】叠用爱的字，言爱深红乎，抑爱浅红乎？有令人应接不暇意。）。

陆游《老学庵笔记》：余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问驭卒，此何处？答曰：“师塔也。”蜀人呼僧为师，葬所为塔，乃悟少陵“黄师塔前”之句。

庾信诗：“深红莲子艳。”朱超道诗：“兰心带浅红。”

其 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吴论：此至黄四娘家而作。师塔、黄家，殁存虽异，但看春光易度，同归零落耳，故复有花尽老催之感。此三章联络意也。）。

梁元帝诗：“戏蝶时飘粉，风花乍落香。”

古乐府：“泽雉饮啄常自在。”陈后主诗：“娇莺含响偶。”骆宾王诗：“分念娇莺一种啼。”

其 七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远注】末章总结，乃惜花之词。爱花欲死，少年之情。花尽老催，暮年之感。繁枝易落，过时者将谢。嫩蕊细开，方来者有待。亦寓蜚老惜少之意。钟惺云：前二语，即恼花怕春意。商量细开，不欲其一往而尽也。远注：每首寻花，章法各能变化。）

进艇

【鹤注】诗云：“南京久客”，当是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罍无谢玉为缸。（此公卜居后，乘舟以遣兴也。中四，喜妻子相聚，赋而兼比。末则随寓而安，聊以自慰耳。南京，谓成都。北望，指长安。花蝶，舟中所见者。茗浆，舟中所携者。相逐比子，并蒂比妻。《杜臆》：读起语，知非真快心之作，所谓“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者。公艰难入蜀，得携妻子，此不幸中之幸也，故形之于咏歌。）

明皇幸蜀，号成都为南京置尹，比两都。《易林》：“久客无林。”《诗》：“俶载南亩。”

庾信诗：“薊门还北望。”《别赋》：“造手分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陶潜传》：“高卧北窗。”

《淮南子》：“越舸蜀艇。”庾信诗：“小艇钓莲溪。船小而长者为艇。”

《牟子》：“深不绝涓流，稚子浴其渊。”

梁武帝诗：“飞飞双蛺蝶，低低两差池。”

《初学记》：宋有天渊池、华林池，池有双莲同干，芙蓉异花并蒂。

《尔雅》：“荷，芙蕖。”注：“别名芙蓉，江东呼为荷。”《洛阳伽蓝记》：北魏侍中杨元慎曰：“菰稗为饭，茗饮作浆。”《招魂》：“濡鼈炮羔，有柘浆些。”注：“柘谓蔗也。取诸蔗之汁，以为浆饮。”

邹阳《酒赋》：“醪酿既成，绿瓷既启。”瓷不让玉，言贵贱齐视也。

《抱朴子》：“日月无谢于精明。”鲍照诗：“无谢尧为君，何用知柏皇。”

无谢，皆作不让解。

葛常之曰：《北征》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是时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以得见妻儿为幸。至秦州，则有“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之句，已非北征时矣。及成都卜居后，《江村》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际，则又异于客秦时矣。

申涵光曰：“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南北字叠用对映，杜诗每戏为之。如“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桃花细逐杨花落”、“即从巴峡穿巫峡”之类，后人效之，易入恶道。

一 室

一室即草堂，此当是上元二年作。若在元年，方构草堂，岂遂欲舍蜀而去荆蛮乎。旧编非是。后汉陈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一室他乡远，空林暮景悬。正愁闻塞笛，独立见江船。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岷山前。（公在蜀而怀楚也。正愁二句，承上暮景，亦起下意。闻笛而愁，以留蜀多病故也。独立见船，适荆将在何年乎？襄阳本公祖居，故欲留迹其地。旧注谓留井于蜀者非。岷山遗井，在荆不在蜀也。【远注】巴蜀来、荆蛮去，各三字一读。）

张载诗：“鸣鹤聒空林。”

《秦国策》：“西有巴蜀。”【洙注】《成都记》：其西即陇之南首，故曰陇蜀。以与巴接，复曰巴蜀。

荆蛮，楚地。《诗》：“蠢尔变荆。”王粲《七哀诗》：“远身适荆蛮。”

《襄沔记》：王粲宅，在襄阳县西二十里岷山坡下，宅前有井，人呼为仲宣井。

赵汭曰：此诗三四，景在情中，客寓无聊之感也。句法与“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啖”同。如“卷帘黄叶落，锁印之规啼”，又其苗裔也。但此犹出闻

见二字，为稍异耳。

所 思

【鹤注】编在上元二年。蔡梦弼曰：崔漪，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唐书·杜鸿渐传》：禄山乱，肃宗至平凉，鸿渐与节度判官崔漪定义兴复。谢朓诗：“开襟望所思。”

苦忆荆州醉司马（【原注】崔吏部漪），谪官樽酒定常开。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唐滟滪堆。（上四怀崔司马，下伤音书阔绝也。苦忆二字，直贯通章。《杜臆》：官虽谪、酒常开，便见司马胸次。或醒或眠，颠狂落拓，真得酒中趣者，此为醉司马传神，而相忆已在其中。五六，彼此互言，更见两情遥企。在己则有怀欲罄，在彼则信使莫通，此所以苦忆泪零，而欲凭江水以达之也。此诗备写苦衷，语语足泣鬼神。朱瀚曰：九江、一柱，荆州谪居之地。【顾注】怀抱，怀崔之意。向人，逢人问讯也。旧以怀抱属崔者非。）。

《易》：“樽酒簋贰。”

《禹贡》：“九江孔殷。”《蔡传》：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西水、沔水、资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

杨德周曰：此九江断主《蔡传》，若当阳之九江，乃扬州境，与一柱观不合矣。

《渚宫故事》：宋临川王义庆镇江陵，于罗公洲立观，甚大而惟一柱。

《一统志》：在松滋县东丘家湖中。刘孝绰诗：“经过一柱观，出入三休台。”

古诗：“临风关怀抱。”

古乐府：“问客平安不。”

《乌鸢歌》：“泪泫泫兮双悬。”

《荆州记》：“滟滪如象，瞿塘莫下。滟滪如象，瞿唐莫上。”瞿唐峡，在夔州，峡口有滟滪石。

王嗣爽曰：此诗观头借对日落，五六接上失严，此不缚于律，所谓不绳削而自合也。不知者以为隳然自放矣。

洪迈《容斋随笔》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韵起，若以侧句入，尤峻，如杜“幽栖地僻经过少”是也。然犹是对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忆荆州醉司马”是也。叶晦叔昔赠予诗：“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却将襟抱向谁可，正尔艰难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恶，别于生处易为悲。梅花尽落清江上，黯淡西风冻雨垂。”正用此体。

闻斛斯六官未归

旧次在上元二年，成都作。斛斯复姓，名融，公所谓南邻爱酒伴者。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此为斛斯耽酒而讽之也。卖文得金，李北海亦尝为之，若索钱则不雅矣。得钱即饮，饮醉即眠，少年有此，亦近无赖。况老寻醉乡，不顾其家，故嘱其早归，以为善后之计。朋友相规之义也。）

鹤曰：南郡。江陵府也。《吴志》：南郡，在荆州南。

王隐若歌：“前度相逢正卖文。”

《左传》：“室如悬磬。”

《诗》：“野有蔓草。”

《御览》：《说文》云：“锉，鑪鍤也。”《纂文》云：“鍤，音副，釜大者曰鍤。《困学记闻》：土锉，乃黔蜀人语。黄鹤云：锉。瓦锅也。陶潜诗：“窥灶不见烟。”

老罢，言老则百事皆罢矣。《南史·蔡兴宗传》：大尉沈庆之曰：“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无赖，无所倚赖而为不肖也，详见三卷。

《晋书·阮籍传》：“籍方据案醉眠。”

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朱注】依草堂蔡本，编在上元二年。此盖出郭后寄二尹者。《唐书》：青城县，属蜀州，因山为名。《全蜀统志》：青城废县，在灌县南四十里。《元和郡县志》：青城县，垂拱二年改为蜀州。开元十八年，仍为青城。今按：《唐书》，青城乃蜀州之属邑。据《元和志》，青城与蜀州，是一地而两名也。杜诗既有青城，又有《寄高蜀州》诗，当如《唐书》之说。【鹤注】青城乃蜀州外邑，在成都之西。《唐书》：京兆、河南等府，有少尹二人，掌贰府州之事。时成都称南京，故置少尹。

老被樊笼役，贫嗟出入劳。客情投异县，诗态忆吾曹。东郭沧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回首兴滔滔。（首联，往青城之故。异县，指青城。吾曹，指二尹。五六，申投异县。七八，申忆吾曹。鸟在樊笼，不能奋飞，叹己之羁旅踟蹰也。樊笼与出入相关。别本作妻孥笑，语稍直率。下截大意，言江出跋涉如此，则文章何救于贫乎。惟回首故人，诗兴犹觉滔滔耳。【赵次公注】差，病除也。言虽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正与章首相应。【朱注云】差是差错之差，病如声病之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回首二子，兴自滔滔，盖以侍道自信之词。二说不同，今从赵注。）

陶潜诗：“久在樊笼里。”

蔡邕诗：“他乡各异县。”《晋书》：王衍曰：“吾曹虽不如古人。”

《括地志》：李冰穿郫江，捡江来自西北，合于郡之东南，今有合江亭。洙曰：蜀城之东，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谓之合水、西山近接维松，上有积雪，经夏不销。《寰宇志》：傍便山，在县西与青城山连接。溪谷深邃，夏积冰雪。

《世说》：殷顛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匡谬正俗》：俗谓何物为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何，但直云等物耳。底音丁儿反。

《淮南子》：“日滔滔以自新。”

野望因过常少仙

草堂本编在上元二年青城诗内。洪容斋《随笔》：杜诗《过常少仙》，蜀本注云：应是言县尉也。县尉谓之少府。昔梅福为尉，有神仙之称。少仙者，犹今俗呼为仙尉。【朱注】诗末幽人，指常少仙也。黄鹤云：少仙，当是常征君。公后有《寄常征君》诗：“征君晚节傍风尘。”

野桥齐渡马，秋望转悠哉。竹覆青城合，江从灌口来。入村樵径引，尝果栗皱开。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上四野望之景，下四过常情事。青城、灌口，野望所见。入村，访常也。尝果，留公也。日尽未遣，见其欸洽多情。方云：野外之桥，可连骑青少，齐渡马三字，写景特佳。《杜臆》：少府称幽人，知非在任者。）

沈佺期诗：“野桥疑望日。”

鹤曰：“蜀州青城县有青城山，州内又有灌口。《元和郡县志》：灌口山，在彭州导江县西北二十六里，蜀州东北至彭州一百二十里，汉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洙曰：秦守李冰疏凿离堆，以灌蜀土，因得名。范成大《吴船录》：将至青城，当再渡绳桥，桥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排连之。《元和郡县志》：大江经青城县北，去县二里。

宋祁《益部方物赞》：“天师栗，生青城山中，他处无有，似栗，味美，以独房为贵，久食已风挛。”《西溪丛语》：《集韵》：“皱，侧尤切，革文蹙也。”《汉上题襟》：周繇诗：“闻栗弋之紫皱。”贯休云：“新蝉避栗皱。又云：“栗不和皱落。”即栗蓬也。蔡曰：皱当作皴，皮裂也。

《易》：“利幽人之贞。”

丈人山

《御览》：《玉匮经》云：黄帝遍历五岳，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国山，为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对郡西北，在岷山南。连峽掩映，互相连接，灵仙所宅，神异甚多。《寰宇记》：山在青城县西北三十二里。

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首记登山览胜）。

魏文帝《杂诗》：“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智度论》：若入寺时，当歌呗赞叹，不唾僧地。

《青城山记》：宁封先生，栖于北岩之上，黄帝筑坛，拜为五岳丈人，晋代置观。

谢朓《敬亭山》诗：“即此凌凡梯。”注：“丹梯，山也。”

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此欲托迹幽栖也。【远往】山属仙境。故以游仙之意作结。此章五七言各半，盖唐人七古，长短参用，如李颀《送刘昱》诗，亦然。）。

陶潜诗：“山气日夕佳。”

《鲁灵光殿赋》：“飞陛揭藁，缘云上征。”谢灵运诗：“迢递瞰高峰。”

释宝月诗：“倩人为我除白发。”敬元子诗：“我欲将黄精，流丹在眼前。”

《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寄杜位

【朱注】位为李林甫婿。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林甫卒。位之贬官，必在十二载。自十二载癸已至上元二年辛丑，为九年。诗举成数，故云：十年流也。【邵注】公有《送柏别驾赴江陵》诗题，知位以行军司马，移在江陵矣。《一统志》：玉垒在灌县西北二十九里。灌县，乃唐之导江、青城二县地。盖其山自导江而接青城界也。诗云“玉垒题书心绪乱”，又知在青城所作。草堂本与青城诸诗同编入上元二年，得之。

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妇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此为杜位移州而作也。离新州，叙事。尚百忧，推心。逐客二句，承新州，言流窜之久。干戈二句，承百忧，言离乱堪伤。未述寄诗之意，犹恐后会难必也。【顾注】同是贬窜，于郑虔曰严谴，于杜位曰宽法，以见轻重失宜，此老杜《春秋》之笔。泽州陈冢宰曰：郑初贬官，故用严谴。位离贬所，故用宽法。非欲以此翻两人罪案也。位从新州移江陵，尚未还家，故云归怀。时有史朝义、段子璋之乱，故曰尘随眼。

《唐书》：新州新昌郡，属岭南道，至京师五千五十二里。

《诗》：“岂不怀归。”又：“离此百忧。”

《蜀都赋》：“包玉垒而为宇。”【刘注】玉垒，山名，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左岷曰：玉垒有二，一在威州，一在灌县，此指灌县之玉垒。孙万寿诗：“心绪乱如丝。”

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顾宸曰：是一纸家书，率直摅写，不待致饰。曰近闻、曰想见、曰虽皆、曰已是、曰况复、曰还应、曰何时更得，只此数虚字中，情文历乱，俱写出心乱之故。骨肉真情，溢于言表矣。

卢世澂曰：字字排空，却字字遮实，妙不可名状。

送裴五赴东川

【鹤注】此当是上元二年在成都作，时史朝义未平，故云“何日通燕塞。”东川，属蜀潼川。

故人亦流落，高义动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门。东行应暂别，北望苦销魂。凛凛悲秋意，非君谁与论。（从在蜀说向东川，四句分截。

【顾注】裴必负匡时之志者，故以“高义动乾坤”称之。何日得通燕塞乎，无使同老蜀门也。东行承蜀，北望承燕。【张远注】悲秋之意，非君莫可与论，今复从此而去，盖重伤之也。）。

宋孔欣诗：“流落尚风波。”

《孔丛子》：“羁旅之臣，慕君之高义。”

张衡诗：“侧身北望泪沾巾。”《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

《楚辞》：“窃独悲此凛秋。”

送韩十四江东省覲

鹤从旧次，编在上元二年成都诗内。江淮、吴会，皆称江东。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此送别韩君而作也。上四，江东省覲，有丧乱之感。下四，蜀江送别，有故乡之思。【张綆注】韩盖公同乡人，必其父母避乱江东而往省之，玩次联及结可见。乱后不能养亲。则万事之失所可知矣。骨肉飘零，彼此同憾，正叹兵戈之害，黄牛白马，山峡所经，兼写冬日之景。各努力，谓俱访天伦。未同归，谓犹阻兵革。朱瀚曰：滩声、树影二句，在韩是一片归思，在杜是一片离情。气韵淋漓，满纸犹湿。《杜臆》：故乡，指洛阳。）。

蔡琰《胡笳》：“两国交欢兮罢兵戈。”《列女传》：老莱子老奉二亲，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斓之衣，作婴儿戏于亲侧，欲亲之喜。

束皙《补亡诗》：“眷恋庭闱，心不遑安。”注：“庭闱，亲之所居。”

《水经》：江水又东径黄牛山。注：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一统志》：黄牛山，在夷陵州西九十里。白马，在崇庆州东北十里。朱云：唐蜀州，今为崇庆州，他注引《九域志》江陵白马洲者，非，薛道衡诗：“征途非白马，水势类黄牛。”亦以白马、黄牛作对。王勃诗：“堰绝滩声隐，峰交树影深。”亦连用作对。梁元帝诗：“滩声下溅石。”陈后主诗：“树影带江沉。”

魏文帝乐府：“男女居世，各当努力。”

苏武诗：“游子恋故乡。”

谢榛曰：凡七言八句，起承转合，具有四声，歌则扬之抑之，靡不尽其妙。如此诗首联，以平声扬之也。次联，以上声抑之也。三联，以去声扬之也。四联以入声抑之也。平仄以成句，抑扬以合调，扬多抑少则调匀，抑多扬少则调促。

栊树为风雨所拔叹

【朱注】考草堂本，此与《茅屋歌》俱编入上元二年成都诗内，今从之。黄鹤据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风拔木，谓此诗作于其时，太泥。

倚江栊树草堂前，古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堂依栊树，此卜居之由。五月寒蝉，是咏树，不是咏蝉。树高则响细，阴多则气凉，故仿佛如听寒蝉。涵光曰：首二，似七律起语。）

鲍照诗：“哀哀古老容。”

《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楚辞》：“《卜居》者，屈之所作也。”

《长门赋》：“时仿佛以物类兮。”江迥诗：“寒蝉向夕号。”

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斡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风云雷雨，一时并作，乃树所由拔也。《社臆》：天意二字宜玩，恐草堂终非吾有也，盖以栊树卜之。）

《诗》：“飘风自南。”吴注：古诗：“回风动地起。”

《庄子》：“云气不待族而雨。”

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童童一青盖。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不过听竽籁。（追叙未拔之先，佳景堪玩。树映江波，尤为可爱。且垂荫足避霜雪，迎风如听竽籁，故客行至此，频留而不过。）

刘删诗：“孤石沧波里。”

陶潜诗：“事胜感行人。”《高唐赋》：“纤条悲鸣，声似竽籁。”

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栊树既拔，倍增旅况凄凉矣。正与首段诛茅卜居相应。虎倒、龙颠，言仆踣之状，即《病柏》诗“偃蹇龙虎姿”意。此章四段，各四句。）

王粲诗：“城郭生榛棘。”

梁简文帝诗：“泪痕未燥讵终朝。”吴质书：“愤积于胸臆。”

陶潜诗：“贻尔新诗。”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此记风狂而屋破也。）。

《楚辞》：“秋高而气清。”《庄子》：“万窍怒号。”

《楚辞》：“鸟次兮屋上。”

李善《选注》：罥，结也。

塘坳，水塘作坳埵形也。《庄子》：“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此叹恶少陵侮之状。）。

玉勃诗：“对面即飞花。”《后汉·祭彤传》：“盗贼公行。”

《淮南子》：“唇焦肝沸，有今无储。”古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喉干。”此盖参用之也。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此伤夜雨侵迫之苦。在第三句换韵。）。

庾信诗：“书卷满床头。”《新序》：“原宪蓬户瓮牖，上漏下湿。”

《齐民要术》：方言：“种麻截雨脚。”

秦嘉诗：“长夜不能眠。”彻，乃彻晓，即达旦意。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此亦两韵转换。此章，前后三段各五句，中段八句。）。

《列子》：北宫子庇其蓬室，若广厦之荫。

《严助传》：天下之安，犹太山而四维之也。

【朱注】突兀见此屋，即广厦千万间也。白乐天诗：“安得布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即祖此意。

石笋行

赵注谓诗作于上元元年。今按此下三首，词格相同，恐俱是上元二年所作。【鹤注】《通鉴》：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于西内。此诗云“好蒙蔽”、“媚至尊”，其事隐而彰。终云：“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盖恨去辅国辈之不速也。《华阳国志》：蜀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杜田曰：石笋，在西门外，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长一丈六尺，围九尺五寸。南笋长一丈三尺，围一丈三尺，南笋盖公孙述时折，故长不逮北笋。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立石为表今仍存。（《石笋行》，讽奸臣之壅蔽也。首段，斥世俗之传讹。世以石笋为海眼，遂云雨后有珠，此语恍惚，不足凭也。墓前石表，乃公之独断。）

《水经注》：《地里风俗记》：汉武帝元朔二年，改梁州曰益州，以新启犍为、牂牁、雋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云。

《成都记》：“距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凡三五日，忽然不见。嘉祐春，牛车碾地，所陷，亦测而不能达。父老甚异，故有海眼之说。又《风俗记》：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镇海眼，动则洪涛大滥。”

《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阳杂编》：有瑟瑟幕，其色轻明虚薄，无与比。《成都记》：石笋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亦有细孔，可以贯丝。

高彪诗：“恍惚中有物，希微无端形。”

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此恶其惑人而当去。俗好神奇，造为不经之说，以蒙蔽人听，犹小臣蛊惑君心，以致政舛国危，此痛言附会之误人也。掷去此石，使根底立见，则人心不疑矣。此破前恍惚蒙蔽之意。此章二段，各八句。）

张衡《温泉赋》：“殊方跋涉，骏奔来臻。”

《庄子》：“此之谓本根。”

赵彦材曰：上元元年，李辅国离间两宫，擅权蒙蔽，故赋石笋以讥之。

卢元昌曰：辅国本飞龙厩小儿，官判元帅，朝廷呼尚父，如石笋擅虚名，忘本根也。决事银台，关白承旨，可谓乖进失政体矣。宰相率子弟礼，节度皆门下士，可谓后生皆骏奔矣。与张良娣表里禁中，共媚至尊，直侍帷幄，专事蒙蔽也。自灵武给事银膺，叠膺宠秩，其受厚恩，适足摇动东宫，倾危社稷耳。

石犀行

【鹤注】李冰作石犀以厌水灾。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损户口，故作是诗，然意亦有所寓也。《华阳国志》：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中市桥门，一在渊中。陆游《笔记》：石犀，在李太守庙内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全蜀总志》：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今一在府治西南圣寿寺佛殿前，寺有龙渊，以此镇之。一在府城中卫金花桥，即古市桥也。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石犀行》，讽庙堂无匡救之人也。首段，讥厌胜之谬。江水东流，非关厌胜、目系灌口冲决，则知神不能为力矣。蜀人向夸此犀，尽诞妄耳。）

《华阳国志》：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郡太守。

《汉·高帝纪》注：萧何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郭璞传赞》：“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

《莫愁歌》：“河中之水向东流。”

《华阳国志》：张仪筑成都城，屡颓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遂得坚立。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成都志》：李冰为蜀郡守，化为牛形，入水戮蛟，故冬春设斗牛之戏。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

李膺《益州记》：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谓天彭关。《元和郡县志》：灌口山，在彭州导江县西北二十六里，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山。《旧书》：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灌口损户口或是此时。

《书》：“无作神羞。”范成大《吴船录》：崇德庙，在永康军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

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此欲扶正道以杜神怪。筑堤乃正道，厌胜乃诡怪。朝有良相以调元气，自然水不为灾。彼缺讹之物，非关经济，何不提去以灭其迹乎。修筑在官，而调和在朝，此推本之论也。此章亦八句分段。）

《月令》：“季秋之月，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

《左传》：“作法于凉，其弊犹贪。”《通鉴》：光武信用讖文，桓谭谏曰：“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

丘迟诗：“诡怪石异象。”《易》：“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朱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成都记》，皆云李冰作犀牛五头，后来止二犀可见，其三头已不存，所谓“缺讹只与长川逝。”缺，损其数。讹，易其处也。

祖孙登诗：“长川照落日。”

《论衡》：“天禀元气，人受元精。”

《海赋》：“昔在帝妣、巨唐之代，天纲淳漓，力调为瘵。洪涛澜汗，万里无际。”

沈约诗：“安得壮士驻奔羲。”《后汉·陈蕃传》：“志清天纲。”

《杜臆》：壮士，谓才相。天纲，谓国柄。《舜典》：“咨禹，汝平水土。”

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场于三殿，以宫人为佛菩萨，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当时黷礼不经甚矣，故有厌胜诡怪等语。且自李岷贬斥，朝无正人，故有调和元气之说。此诗寓言，亦确有所指矣。

杜鹃行

李辅国劫迁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诗借物伤感，当属上元二年作。鹤曰：观其诗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为哺雏。（《杜鹃行》，伤旧主之孤危也，起含寓意。蜀天子，化杜鹃，怜之也。寄子代哺，蜀帝之分犹存焉。）。

《华阳风俗录》：杜鹃大如鹤而羽乌。

《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群鸟为饲之。

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羸孤，业工窞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此悯其形声之哀惨。君臣旧礼，承哺雏。伏树号呼，自伤孤立也。哀声流血，承号呼。含愤包羞，备言失所也。《杜臆》：伤形愚，哀其有情而不能自达。）

曹植诗：“仓卒骨肉情。”陶潜《祭妹文》：“遗孤满眼。”谢庄《月赋》：“羸孤递进。”

曹植《白鹤赋》：“恒窞伏以穷栖。”阮瑀诗：“深树犹沾裳。”

《吕氏春秋》：“号呼而走之。”

《风俗录》：杜鹃声哀而吻有血。

辛延年诗：“一心抱区区。”

《西京赋》：“朴丛为之摧残。”

毋丘俭诗：“但当养羽翮。”

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未致感慨悲痛之意。当殿群趋，遥应蜀天子。此章，中间八句，首尾各四句。【朱注】鲍照《行路难》：“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国门。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逐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惻怆不能言。”此诗意所本也。）

洪迈《随笔》云：明皇为辅国劫迁西内，肃宗不复定省，子美作《杜鹃行》以伤之。

黄鹤曰：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悻，成疾。诗曰：“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羸孤。”盖谓此也。

卢元昌曰：蜀天子，虽指望帝，实言明皇幸蜀也。禅位以后，身等寄巢矣。劫迁之时，辅国执鞚，将士拜呼，虽存君臣旧礼，而如仙、玉真一时并斥，满眼骨肉俱散矣。移居西内，父子睽离，羸孤深树也。罢元礼，流力士，彻卫兵，此摧残羽翮也。上皇不茹葷，致辟谷成疾，即哀痛发愤也。当殿群趋，至此不复可见矣。此诗托讽显然。鹤注援事证诗，确乎有据。张綖疑“羞带羽翮伤形愚”句，谓非所以喻君父，亦太泥矣。盖托物寓言，正在隐跃离合间，所谓言之者无罪也。

或疑劫迁西内，宫禁秘密，子美远游西蜀，何从遽知之？曰：蜀有节镇，国家大事，岂有不知者。故曰朝廷问府主。其以杜鹃比君，本缘望帝而寓言，非擅喻禽鸟也。

逢唐兴刘主簿弟

【鹤注】唐莫州、台州、道州、遂州四州，皆有唐兴。此云“剑外官人冷”，是指遂州。自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已改为蓬溪，而公于上元二年为邑宰王潜作《唐兴县客馆记》及此诗题，俱云唐兴，乃因旧名耳，当是上元二年作。

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上四，叙知交离合之情，下则自叹羁旅飘零也。暂逢而又值戎马，含无限悲伤。官冷则无可凭藉，骑疏则遥隔音书，所以有轻舟东下之慨。）

何逊诗：“分手清江上。”裴子野诗：“连年被甲兵。”

古诗：“中有尺素书。”

《庄子》：道远而险，又有江山。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深践戎马之地。”

沈佺期诗：“剑外悬销骨。”《左传》：“官人肃给。”《杜诗博议》：官人，乃隋唐间语。《北史·梁彦光传》：初齐亡后，人情险谲，妄起风谣，诉讼官人，千变万变。《旧唐书·高祖纪》：高祖即位，官人百姓，赐爵一级。《武宗纪》：中书奏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则官人者，乃州县令佐之称也。《项羽传》：关中阻山河四塞。注：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关萧关。

崔湜诗：“边书驿骑归。”

阮籍诗：“乘流泛轻舟。”魏文帝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指吴门、会稽也。

《陈书》：高祖谓蔡凝曰：“卿意何如？”未问主簿之意，谓我何如也。

敬简王明府

【鹤注】上元二年，公尝为唐兴县宰王潜作《客馆记》，当即其人。此殆因诗而简之。诗云“鹰秋怕苦笼”，必是年秋作。

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骥病思偏秣，鹰秋怕苦笼。看君用高义，耻与万人同。（此章宾主叠叙，致简之意在未联。叶县仙才，称明府。周南流落，公自谓。病骥、饥鹰，叹穷途流落。秣刍、脱笼，望高义一援也。大抵慷慨仗义者，见漠视交情之人，深以为耻。耻，从高义推出。）

《后汉书》：湖阳公主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

《司马迁传》：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张晏曰：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

《后汉·方术传》：王乔为叶令，有神术。即古仙人王子乔也。《汉武内传》：西王母曰：“形慢神秽，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阮瑀诗：“流落恒苦心。”

恩偏秣，犹言偏思秣，乃倒字法。夏侯湛《猎兔赋》：“息徒门圃，秣骥华田。”

秋鹰思系，故怕在笼。

王融诗：“高义幸知游。”

重简王明府

【鹤注】诗云“冬来只薄寒”，当是上元二年冬作。

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君听鸿雁响，恐致稻粱难。（此章重简以望王，犹前章驥病思秣之意。冬而云雨，蜀候异也。王令问我行李，岂有宽解穷愁之法乎。鸿雁哀鸣，各求稻粱，君听其音，得无怜谋食之艰难耶。）。

甲子，谓岁序。晋程晓诗，“龙集甲子，四时成岁。”

《楚辞》：“泥污后土兮何时干。”

行李，注见四卷。

司马迁曰：“非穷愁不能著书。”

葛常之曰：子美避乱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给于人。如《赠高彭州》、《客夜》、《狂夫》、《简王明府》、《简韦十》诸篇，亦见其艰窘中有望于朋友故旧也。然当时能矜之者几人哉。

百忧集行

【鹤往】诗云“只今倏忽已五十”，当是上元二年辛丑作。公生于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又云：公于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是时裴冕为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尹成都，若幽后赐名国桢。二年三月，以崔光远尹成都，与高适共讨段子璋。时花惊定大掠东蜀，天子怒，以高适代光远。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除严武成都尹。则适代光远在成都，才一二月耳。意止是摄尹也。公素与适善，岂强供笑语者。主人当指光远。史云光远无学任气，宜与公不相合也。王筠《行路难》：“百忧俱集断人肠。”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干回。（首叙少年得意之状）。

《左传》：鲁昭公年十九而犹有童心。

宁戚《饭牛歌》：“黄犊上坂且休息。”

《晋书》：王澄见树上鹊巢，便脱衣上树。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此叹身老拙于逢世。笑语供主人，说穷途作客之态最苦。）

蔡琰《胡笳》：“人生倏忽号，如白驹之过隙。”

刘孝绰诗：“坐卧犹怀想。”

《诗》：“燕笑语兮。”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此叹贫窶不能顾家。索饭啼门东，说饥不择食之情最惨，此章三韵，分三段。）

《司马相如传》：“家徒四壁立。”

颜色同，各带忧色也。

《漫叟诗话》：《记》：“庖厨之门在东。”故曰啼门东，非强趁韵也。

徐卿二子歌

【鹤注】旧编在上元二年，时徐知道为西川兵马使。徐卿或即其人，犹荆南兵马使太常赵卿之类也。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首叙生子奇兆。相追随，连有吉梦山。孔子释氏，正述其梦。）

《诗》：“吉梦维何？维熊维罴。”

《陈书》：徐陵母臧氏。常梦五色云，化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年数岁，家人携候宝志上人，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补注】麒麟儿，双承孔释，故云并是。旧引徐陵事，得一遗一。张迺可引《阙里故事》，兼举方全。【张注】《拾遗记》：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母征在以绣绂系麟角。此证恰好相符。

大儿九龄色清彻，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此记生相之奇）。

《衮衡传》：“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扬子》：“吾家之童，九岁而与我玄文。”

《尸子》：“虎豹之驹，虽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气。”

谢庄《月赋》：“满堂宾客，回遑如失。”

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末乃归美徐卿也。此章画然三段，第七八句，本与五六相应，却另一转韵，直连至末。杜诗歌行，有韵换而意不换者，如中四句是也。有意换而韵不换者，如末四句是也。）

《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庾信诗：“谓言君积善，还得嗣前贤。”衮衮，多貌。《左传》：“公侯子孙，必复其始。”

曹植《释愁文》：“眩惑名位。”王充《论衡》：“位虽卑微，行苟离俗，必与之友。”

申涵光曰：此等题，虽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诗集，生子祝寿，套数满纸，岂不可厌。

戏作花卿歌

【鹤注】此当是上元二年作。【卢注】公为此歌，本称述花卿，题曰戏作，有讽意焉。《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袭东川节度使李负于绵州，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远率将花惊定攻拔绵州，斩子璋。《高适传》：西川牙将花惊定，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鹞风火生，见贼惟多身始轻。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此言勇猛剽悍，所以平贼有功。）。

《抱朴子》：“猛将难御，而可以折冲拓境。”

《南史》：齐桓康王，随武帝起兵，摧坚陷阵，膂力绝人。所过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

《世说》：曹景宗谓所亲曰：“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麋数肋射之，觉耳后风生，鼻头火出，此乐使人忘死。”

【朱注】子璋，《新书》作节度兵马使，《旧书》、《通鉴》作梓州刺史，此诗又云绵州副使，盖以梓州刺史领副使时，据绵州反，遂称绵州副使耳。《唐书》：绵州巴西郡，属剑南东道，本金山郡。天宝元年更名。

《唐六典》：诸军各置节度使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黄袍、中带听朝。

汉陈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

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此见平贼之后，不当留蜀滋乱。梓州作乱者，段子璋也。绵州奔窜者，李矣也。成都举兵者，崔光远也。斩段授崔而安李者，花惊定也。一事而三善备，故曰绝世无。此诗两韵分截。前段庚阳通协，本于古韵。）

曹植《髑髅说》：“顾见髑髅，块然独居。”

王洙曰：崔大夫，谓光远。手提掷还，谓归功于主将。

【朱注】李矣初出奔成都，后夏镇东川，故曰“重有此节度”。

晋《白石郎曲》：“郎艳独，绝世无。”

上元二年，史思明方据东都。

据《崔光远传》，花惊定将士肆其剽掠，妇女有金银钏者，多断腕以取之，蜀人之受毒甚矣。诗云“何不唤取守东都”，此驭将之善术也。盖以东都之命见召，则惊定既不疑惧，而蜀中可免其患。且东方诸镇屯聚，花卿必不敢专行跋扈。朱注谓刺其一将之雄，不能扫除大寇，此语优觉未尽。”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写得壮气勃勃。明人沈明臣诗：“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可与此诗，并树旗鼓。

《唐诗纪事》：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未愈。曰：更诵吾诗：“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诵之，果愈。

谢皋羽《花卿冢行》云：“湿云模糊秋草空，雨青沙白丹陵东。莓苔阴阴草茸茸，云是花卿古来冢。花卿旧事人所知，花卿古冢知者谁？精灵未归白日西，庙鸦啄肉枝上啼，绵州柘黄魂正飞。”按：杜诗以柘黄为衣色，谢诗以柘黄为树色，意各有所指。

黄山谷诗话：花卿冢，在丹陵县之东馆镇，至今有英气，血食其乡。

赠花卿

单复编在上元二年成都诗内。旧注：公有《戏作花卿歌》，此花卿即惊定也。【朱注】唐曲《水调歌》后六叠入破第二，即此诗，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江风，言音之清。入云，言声之高。天上，形容歌舞之妙。《杜臆》：胡元瑞因李群玉有赠歌妓相同，因以花卿为歌妓。窃谓此诗非歌妓所能当，其为花惊定无疑。其人恃功骄恣，故语含讥刺。能得几回闻，言其必不能久也。）。

汉灵帝歌：“清丝流管歌玉帛。”曹植诗：“齐讴楚舞纷纷。”

梁元帝诗：“江风当夏清。”曹植《七启》：“长裾随风、悲歌入云。”

古诗：“谁能为此曲。”《宣室志》：玄宗梦仙子十辈御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乐阙，有一仙子前曰：“此神仙紫云之曲也。”乐府《陇西行》：“天上何所有。”

《列子》：“耳目所观听，皆非人间之有。”

焦竑曰：花卿恃功骄恣，杜公讥之，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者足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

杨慎曰：花卿在蜀，颇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当时锦城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

此诗，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无以过之。其首句点题，而下作承转，乃绝句正法也。李白《苏台览古》云：“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亦首句点题也。有在次句点题者，如杜常《华清宫》云：“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是也。有在三句点题者，如储光羲《寄孙山人》云：“新林二月孤舟还，水满清江花满山。借问故园隐君子，时时来往住人间。”是也。有在四句点题者，如韩愈《楚昭王庙》云：“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是也。有一句二句点题者，如李白《秋下荆门》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是也。有一句三句点题者，如李白《与史钦听黄鹤楼吹笛》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是也。有一句四句点题者，如皇甫冉《送魏十六还苏州》云：“秋夜沉沉此送君，阴虫切切不堪闻。归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苏是白云。”是也。有二句三句点题者，如常建《三日寻李九庄》云：“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是也。有二句四句点题者，如孟浩然《济江问舟子》云：“潮落江平未有风，轻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是也。有三句四句点题者，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也。又有两扇立格，对起分承者，如少陵《存殁口号》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事，白杨今日几人悲。”是也。

少年行二首

【鹤注】此上元二年夏在成都作。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首章，有达观齐物意，乃晓悟少年之词。【卢注】瓦盆与金玉虽异，若论盛酒而饮，及其醉时，则彼此共卧于竹根，又何贵贱之别乎？）《后汉·逢萌传》：“首戴瓦盆。”《阮籍传》：“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

《吴越春秋》：玉杯银樽。

公诗“只想竹林眠”，即卧竹根之意。又诗“鸟下竹根行”，亦概言竹傍也。按：杜田《补遗》：《酒谱》云：老杜“共醉终同卧竹根”，盖以竹根为饮器也。庾信《谢赵王赐酒》诗：“野炉然树叶，山杯捧竹根。”赵次公曰：卧竹根，谓同醉卧竹根之傍，《选》诗“徘徊孤竹根”可证。若如杜田说，饮器岂可谓之卧乎。《汉·高帝纪》：“时饮醉卧。”

罗大经曰：瓦盆金玉，同博一醉，尚何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鞮，与骏马金鞍，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帟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皆可以一视矣。

其二

巢燕引雏浑去尽，江花结子也无多。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次章有及时行乐意，乃鼓舞少年之词。春光已去，时不可返，故宜频数来游。）

《北史·麦铁杖传》：将度辽，呼其三子曰：“阿奴当备浅色黄衫，我得被杀，尔当富贵。”《唐书·礼乐志》：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

赠虞十五司马

【鹤注】梁氏编在大历三年，时公年是五十七岁矣。当如《暮归》诗“年过半百不称意”，不应云“百年嗟已半。”当是上元宝应间在成都作，故云：“沙岸风吹叶，云江月上轩。”若在公安，则公未尝舍舟，不应有此语也。

远师虞秘监，今喜识玄孙。形象丹青逼，家声器宇存。凄凉怜笔势，浩荡问词源。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伫鸣南岳凤，欲化北溟鲲。（上叙虞氏渊源。【卢注】师秘监，师其书法也。公九龄作大字，平日能书可知。形象逼丹青，以孙比祖。家声存器宇，自祖及孙也。笔势、词源，追怀秘监。爽气以下，称美司马。金天、玉露，借秋景为喻。南凤、北鲲，言能变化飞腾。）

《唐书》：虞世南，余姚人。太宗践阼，迁太子右庶子。固辞，改为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南歿，太宗敕图其像于凌烟阁。《唐书》：时称世南五绝，四曰文词，五曰书翰。

王僧虔《论书》：“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

浩荡，旷远也。《隋·文学传》：“笔有余力，词无竭源。”

张衡《思玄赋》：“顾金天而叹息兮。”

周祗箴：“清谈辍响。”江淹赋：“玉露暖天。”董仲舒有《繁露篇》。

刘楨诗：“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

《庄子》：北海有鱼，名曰鲲，化为大鹏。

交态知浮俗，儒流不异门。过逢连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风吹叶，云江月上轩。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辞喧。书籍终相与，青山隔故园。（下叙彼此交情。儒门不异，虞杜皆旧家。“过逢连客位”，虞为主人也。岸风、江月，乃成都晚景。“四座敢辞喧”，同饮兴豪也。赠书于故园，言两人相期北归。或特过，或偶逢，皆与诸客连位而饮，正见司马好客，与俗交有别。《杜臆》谓虞杜作客而饮他人者，非是。此章两段，各十句。）

《前汉·艺文志》：“儒家者流。”颜延之诗：“家崇儒门。”

沈约诗：“客位紫苔生。”

《晋史论》：“刘、毕芳樽之交。”

鲍照诗：“野旷沙岸静。”

《别赋》：“月上轩而飞光。”

古乐府：“四座乐且康。”

《魏志》：蔡邕闻王粲在门，倒屣迎之。谓座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病 柏

此下四章，梁权道及黄鹤俱编在上元二年之秋，今并依旧次。

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病柏，伤直节之见摧者，此从盛时叙起。崇冈，势尊严。车盖，状耸翠。龙虎，干奇古。风云，气阴森。神依树，故人致敬。根内拨，故色外枯。）

《琴赋》：“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

《蜀志》：“先主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高五丈，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司马相如《大人赋》：“绸缪偃蹇。”注：“偃蹇，夭矫也。”《后汉·耿纯传》：纯说李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会。”

《左传》：“史器曰：‘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庄子》：“松柏其生也正。”

《宋书》：鲁郡孔子庙柏，旧有二十四株，其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江夏王义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叹息。

《长杨赋》：“中路而后驰。”

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鸛鸛志意满，养子穿穴内。（此形容衰时之柏，得地盘据，承千年根。岁寒改柯，承颜色坏。凤去鸛巢，则神人失所凭依矣。忽无凭，翻《论语》岁寒后凋。柯叶改，翻《礼记》不改柯易叶。）

欧阳建诗：“松柏隆冬瘁，然后知岁寒。”古诗：“枝叶日夜零。”

《记》：“如松柏之有心，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

《乐府》：“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

《记》：“鸛鸛鸛鸛，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后汉·北海靖王传》：“志意衰惰。”

客从何乡来，仁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赖。（未以感慨之意作结。观盛衰倏异，知造化为难凭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诗》：“伫立以泣。”孔安国《尚书传》：“吁，疑怪之词。”

《后汉书》：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论衡》：“天禀元气，人受元精。”

浩荡，犹言渺茫。

王嗣爽曰：此章有托而发。“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一木之微，崇重至此。丹凤、鸛鸛，喻正人摧折，则善类伤心，而小人快意。结语尤悲，如范滂语子云：“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意正相似。师氏谓此诗为郭英又而作。英又镇成都，为人端直，蜀人重之。永泰元年，崔旰反，英又为韩澄所杀。诸孤哀苦莫诉，故有凤雏哀鸣之句。崔旰窃据成都，故有鸛鸛穿穴之句。盖隐其词以托讽也。今按崔郭事在去成都后，时地未合。

黄生曰：此喻宗社敬倾之时，君子废斥在外，无从匡救，而宵小根据于内，恣为奸私，此真天理之不可问者。

病 橘

【鹤注】《唐十道志》：蜀有橘柚之园。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蚀，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病橘，伤贡献之劳民也。首叙橘病堪怜。少生意，故其实酸涩而蠹，其叶半死易凋。《杜臆》：“未忍别故枝”，偏于无知之物写得有情。）

《晋书·殷仲文传》：“无复生意。”

《尔雅注》：棠，今之杜梨。陆曰：其子有赤白美恶，白色为甘棠，赤色者涩而醉。

《诗》：“薄言采之。”“薄言掇之。”

《庄子》：“柎梨橘柚，皆可于口。”梁元帝书：“适口充肠，无索弗获。”

《七发》：“其根半生半死。”

刘桢诗：“自夏涉玄冬。”

庾信诗：“回风好送师。”

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冠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此借橘以慨时事。病橘不供，适当减膳之时，疑是天意使然。但恐责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献荔事为证。节节推开，意多风折。此章两段，各十二句。）

鲍照诗：“橘生潇湘侧。”《山海经》：洞庭之山，其木多橘。

《唐书》：潭州有橘洲。《太真外传》：开元末，江陵进乳柑橘，上以十枝种于蓬莱宫，天宝十载秋，结实，于是宣命赐及宰臣。

古诗：“此物何须用。”【朱注】橘结实，一年多必一年少，故曰岁不稔。《国语》：“不稔于岁。”

《尚书》：“惟辟玉食。”《汉·陈咸传》：“泰侈玉食。”注：“玉食，美食如玉也。”

《左传》：“凭陵我城郭。”

《汉书》：国有大灾，则减膳撤乐，示自责也。

又《息夫躬传》：“民心悦而大意得矣。”

《后汉·和帝纪》：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唐羌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致之。《唐国史补》：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支。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每岁飞驰以进。《唐书》：杨贵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其味未变，已至于京师。杜修可曰：唐所贡乃涪州荔支，由子午道而往，非南海也。此特借汉事以讥之。

魏明帝诗：“百马齐辔。”

曹植诗：“但见耆旧老，不睹新少年。”

枯 棕

鹤曰：上元二年，蜀有段子璋之变，故诗云“伤时苦军乏。”《广志》：棕一名栝榈，状如蒲葵，有叶无枝。陈藏器《本草》：其皮作绳，入水千年不烂。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枯棕，伤民困于重敛也。首叙棕枯之故。棕本耐寒，但为斧斤所剥，故先蒲柳而凋零耳。）。

《南都赋》：“其木则栝榈，结根竦本，垂条婢媛。”

陈琳檄：“割剥元元。”

卢湛云：“叶不云布，华不星烛。”

《抱朴子》：“扬青于岁寒之后。”

韩安国《几赋》：“荷斧斤，援葛藟。”

《北史》：韦世康与子书曰：“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楸梧，风走蒲柳。”《世说》：顾悦之发早白，帝问其故，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之质，望秋先零。”《说文》：“杨柳即蒲。”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栝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此见枯棕而念生民。军兴赋重，剥民等于剥棕，此嗟叹本意。江汉，指巴蜀，生成，谓物。生死，比人。）

《齐·高帝纪》：时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

啾啾黄雀啄。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一结语多感慨。雀啄棕毛，飘如蓬走，究竟形销影灭，埋没藜莠耳。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吴越春秋》：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在其后。

何逊诗：“严野散寒蓬。”

李密《陈情表》：“形影相吊。”

《前汉·郊祀志》：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焉。

卢元昌曰：公《为王闾州进论》一表，其中云：敕天下征收赦文，减省军用外，诸色杂赋名目，损之又损，剑南诸州，困而复振矣。《枯棕》一章，即是此意。

诗中咏物之作，有就本题作结者，如此章是也。有借客意作结者，如《病橘》、《枯枏》是也。可悟诗家擒纵之法。

枯 枏

榱枏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枯枏、伤大材之见弃也。首叙老于孤立。）

《蜀都赋》：“榱枏幽蔼于谷底。”《子虚赋》：“刻削峥嵘。”

陶潜诗：“惨惨寒日”

上枝摩苍天，下根蟠厚地。巨围雷霆拆，万孔虫蚁萃。冻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白鹄遂不来，天鸡为愁思。（此言其憔悴失所。枝根虽具，生意久亡，故造物日侵，而虫鸟见伤。）

魏文帝诗：“修于摩苍天。”

《楚辞》：“使冻雨兮洒尘。”《尔雅注》：“江东呼夏月暴雨为冻雨。”庾信诗：“枯枫乍落胶。”【朱注】流胶，树中胶液流出也。

《楚辞》：“冲风起兮水扬波。”注：“冲风，隧风也。”宋江夏王锋《修柏赋》：“冲风不能摧其枝。”

吴迈远诗：“可怜双白鹄。”

谢灵运诗：“天鸡弄和风。”《尔雅》：“翰，一名天鸡，赤羽之鸟也。”注：《逸周书》：“文翰，若彩鸡，成王时蜀人献之。”按《汲冢周书·王会篇》云：“蜀人以文鞞。”文鞞者，若翬雉。

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未用比喻作结，慨用舍之失宜。栋梁，伤大才莫用。种榆，比力小任重。此章，首段四句，下两段各八句。）

《王命论》：“梁楹之材，不荷栋梁之任。”

仲长统《乐志论》：“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

《东都赋》：“眇古昔而论功。”

蔡琰《笳曲》：“涕泪交垂。”

《诗》：“东门之枌。”毛氏注：“枌，白榆也。”《尔雅释》：“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齐民要术》：“榆性软弱，久无不曲例，非佳好之木。”《诗》：“宛在水中央。”

《西都赋》：“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

叶石林曰：此诗“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当是为房次律而作。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惟此公为然，不特语言之工也。

黄生曰：《病橘》一章，赋也。《病柏》、《枯枏》二章，比也。三诗皆得汉魏之髓，不在皮毛上论。

不见原注：近无李白消息。

【鹤注】诗云：“世人皆欲杀”，当是白流夜郎之后，盖上元二年也。梁氏编在宝应元年梓州作，不知是年，白已卒矣。曾巩序：乾元元年，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漫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间。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诗》：“爱而不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此怀李白而作也。敏捷千篇，见才可怜。飘零纵酒，见狂可哀。归老匡山，盖悯其放逐而望其生还，始终是哀怜意。）。

箕子被发佯狂，白之纵酒豪放，亦不得已而然。

《汉书·儒林传》：鲁荣广，高材敏捷。刘向《新序》：“聪明敏捷，人之美材。”

《雪赋》：“从风飘零。”薛道衡诗：“陶然寄一杯。”

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故云归来。《丹铅录》谓指彰明县南之匡山，若以为匡庐，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归来乎？

《楚辞》：“王孙兮归来。”

顾宸曰：公与白同游齐鲁，在天宝四载。白有《鲁郡石门别杜》诗，自此以后，公屡形怀忆，竟不得再见。冬日春日之怀及梦白二首，白在夜郎，公在秦州。此云“不见李生久”，白在浪游，公在成都。公与白最称交好，考其相从岁月，仅在游齐鲁时。前乎此，后乎此，俱未相见也。

附考：洪容斋《三笔》曰：杜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说者以为即庐山也。吴曾《能改斋漫录》辩误一卷，正辩是事。引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匡山，白读书于大匡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匡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但云：“自国朝以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诗耶？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此县。盖亦传说之误，当以范碑为正。

【朱注】杜田之说，本于杨天惠《彰明逸事》。《杜臆》：太白系出陇西，后遂误传为陇西成纪人。所云清廉乡，亦必青莲之讹。

黄鹤曰：李集有《望庐山五老》诗云：“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又《望庐山瀑布》云：“而我游名山，对之心益闲。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又《南康军图经》云：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以庐阜水石佳处，遂往游焉。至五老峰，爱其险峭奇胜，曰：“天下之壮观也。卜筑于此，吾将老焉。”今峰下有书堂旧基，白后北归，犹不忍去，乃指庐山曰：“与君再会，不敢寒盟，丹崖绿壑，神其鉴之。”又白《送侄嵩游庐山

序》，“慚未归于名山。”然则匡山断指浔阳匡庐山。

今按：《全蜀总志》：龙安府江油县，有大匡山，在县治西三十里，山势高耸，状如匡字。唐李白读书处。岂修志者，亦因《彰明逸事》而附会欤？又考《水经注》：远法师《庐山志》曰：殷周之际，匡俗先生游此山，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然则庐山亦称匡山，盖以姓得名耶？

草堂即事

诗云“建子月”，是上元二年十一月在草堂作。

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雪里江船渡，风前竹径斜。寒鱼依密藻，宿雁聚圆沙。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首叙冬日草堂，中四写景，末二述情，合之皆所谓即事也。荒村、独树，凄凉之况。建子、老夫，用假对法。寒鱼、宿雁，兼自喻穷冬族泊，故落句有赊酒销愁之慨。）。

《杜臆》：《春秋》变古则书。诗云“建子月”，盖史法也。《肃宗纪》：上元二年九月，诏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马融曰：周正建子，为天统。”

陶潜诗：“独树众乃奇。”

庾信诗：“俱来雪里看。”

刘宪诗：“风前雪里觅芳菲。”梁元帝诗：“竹径露初圆。”

庾信诗：“寒鱼抱冻沉。”薛昉诗：“细藻欲藏鱼。”

骆宾王诗：“宿雁下庐洲。”《杜臆》，宿鹭，当作宿雁。冬寒但有雁耳，鹭畏露，白露降，便飞去矣。《物类志》：人养鹭于池塘，驯若家禽。每至白露，即飞腾而去。

徐少尹见过

【鹤注】此当是上元二年冬作。又曰：少尹与行军自不同。西都、东都、北都、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初不言以少尹为行军长史，但云：永徽中，改尹为长史。又云：天下兵马元帅府，有行军长史、行军司马。今题云“少尹”，而诗云“行军”，徐当是成都尹兼节制兵马，以时乱，故少尹兼称行军也。

晚景孤村僻，行军数骑来。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上四叙事，见自谦意。下四叙景，见喜客意。晚景，谓日暮之时。尹何时当再来乎，梅将发而照江矣，期之也。）

张正见诗：“翠竹梢云而结丛。”

谢灵运诗：“游目倦忘归。”梁武帝《秋笛曲》：“绕虹梁，流月台。”

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

【鹤注】当是上元二年浣花时作。过江上宅时郁尚谪楚中，是年盖放还矣。

暂往比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简略，承比邻句，阙展待也。光辉，承二妙句，特枉驾也。下四，困失款而冀其重来。）

曹植诗：“万里犹比邻。”

《晋书》：尚书令卫瓘与尚书郎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

陶潜诗：“野外罕人事。”

范云诗：“还闻稚子说，有客款柴扉。”

赵汭曰：前后诗中，每以无俗物、绝交游、门径榛塞为喜，独于范吴之来，阙于展待，委曲尽情如此，则平日称懒者果真懒乎。

王嗣爽曰：公素以文自负，如“文章千古事”，则内信于心。“斯文忧患余”，则窃比于圣。故亦不轻与人论文。“重与细论文”，则须李白；“佳句法如何”，则询高适。二人皆高品也。如吴侍御辩释无辜，宁拂上官而甘迂斥者，乃公心契，论文不愧，岂泛言者哉。

罗大经《鹤林玉露》曰：范员外、吴侍御，访少陵于草堂，杜偶出，不及接见，因谢之以诗。陈后山在京师，张文潜、晁无咎为馆职，联骑过之，后山偶出萧寺，二君题壁而去。后山亦谢之以诗云：“白社双林去，高轩二妙来。排门冲鸟雀，挥壁带尘埃。不惮升堂费，深愁载酒回。功名付公等，归路在蓬莱。”杜陈一时之事相类。二诗蕴藉风流，未易优劣。

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鹤注编在上元二年冬成都作。是时高适刺蜀，以摄尹事至成都也。考《旧书·高适传》：崔光远不能摄军，天子罢之，以适代为成都尹、西川节度。然此诗不曰高尹，而仍谓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旋以严武为成都尹，则适实未尝代光远也。及严武于宝应元年召归后，却不闻成都别除尹。史云：代宗即位，吐蕃陷松、维、保诸州，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以严武代还。必宝应元年七月至广德元年十二月，乃适尹成都也。但此时，公无一诗与高，盖适为尹时，公同在东川，及严武再镇蜀，方归草堂也。王抡终于彭州刺史，后有《哭王彭州抡》诗。

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鹤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上四，草堂阒寂之景，下欲王携酒邀高同至也。鹤浴、鸡飞，晴暖景象，即开门所见者。绣衣、霜威，指王。皂盖、山简，指高。习池，借比草堂。堂有野梅，故以折梅招之。）

《抱朴子》：公旦执贄于白屋。白屋，白茅覆屋也。

鹤，水鸟，形似鹤。庾信诗：“幽径忽春临。”

洙曰：汉侍御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

《续汉志》：二千石，皂盖朱雨幡。陆凯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赵曰：霜威，御史有风霜之任也。崔篆《御史箴》：“今鹰隼始击，以成严霜之威。”诸葛颖诗：“叶落霜威重。”

《晋书》：习氏，荆上豪族，有佳园池。山简每山嬉游，多之池上，名之曰高阳池。

朱瀚云：作诗代书，促侍御践约，并邀高来同饮，真率如话，而矩度谨严，仍有惜墨如金之意。

今按：邻鸡过墙，语近浅易。绣衣、皂盖，又近拙钝。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补注】诗家用短墙，不避俗字，但有工拙之不同。杜公此句，语率而近俚，元仇仁近云：“桃柳参差出短墙，小楼突兀看湖光。”自觉风趣嫣然。

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远，通行小径难。故人能领客，携酒重相看。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移樽劝山简，头白恐风寒。（亦从草堂叙起。王果携酒而至，喜之也。劝高醉饮御寒，戏之也。【原注】“高每云：汝年几小，且不必小于我，故此句戏之。”）

谢灵运诗：“卧病同淮阳。”

《前汉书》：陈恢见沛公曰：“足不通行无所累。”

《集韵》：“鲑，吴人鱼菜总称。”《齐书》：庾杲之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漚韭、生韭杂菜。任昉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尝有二十七种。”二十七，言三九也。

颜延之诗：“严驾越风寒。”

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
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

【鹤注】此当上元二年冬在蜀州作。《元和郡县志》：郫江，一名皂江，经蜀州唐兴县东三里。任慤《渠堰志》：九口堰，其源出于皂江，至郫之栅头，别流为温江口。曰九昇口者，实两江之汇也。晏公《类要》；郫江，一名皂里水，今在新津。昇，音躬。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上四观竹桥，下四简李公。结构同，等于木桥。往来通，驾竹而渡。鹤归华表，柱可栖鹤。龙见水中，桥影若龙也。题柱客，公自谦。济川功，颂司马。赵次公曰：合欢，桥落成而聚客欢饮。笑者，笑前人之劳而无成。）

雷次宗《豫章记》：“伐竹为筏。”《鲁灵光殿赋》：“观其结构。”

《诗》：“褰裳涉洧。”“褰裳涉溱。”任昉诗：“江湖忽往来。”

刘叔敬《异苑》：晋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白鹤事当主《异苑》，奋引丁令威化鹤归集城门华表柱者，误。此华表，指桥柱。李义山诗“灞水桥边倚华表，”亦可证。又梁昭明太子启：“虹入汉而藏形，鹤临桥而送语。”

《朝野僉载》：赵州石桥甚工，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天后时，默啜欲南过桥，马跪地不进，但见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今按：青龙，用费长房竹杖事，切竹桥也。《楚辞》：“麾蛟龙以津梁。知桥可称龙。”

顾，念也。《华阳国志》：蜀城北八十里，有升仙桥、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

《说命》：“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乐记》：“酒食者，所以合欢也。”《淮南·诠言》：“今有美酒合欢以相飨，卑礼婉辞以接之。”

《齐地记》：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石皆流血。

观作桥成月夜舟中有述还呈李司马

草堂本有此题。诸本通上章，为二首。连日观桥，舟皆设酒，观诗中屡字可见。

把烛桥成夜，回舟客坐时。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异方成此兴，乐罢不无悲。（上章题桥成，此章述己意。把烛桥成，言刻日完功。云去月来，记舟前夜景。悲有三意，衰年多病，而又在异方，故悲不自胜。）。

《梁武帝纪》：“把烛看事。”

李司马桥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王洙曰：时高适守蜀州而摄成都，故题云自成都回。《九域志》：蜀州东至成都一百里，故诗云：“桥东待使君。”又知是诗在蜀州作。

【钱笺】唐制节度使阙，以行军司马摄知军事，未闻以刺史也。

向来江上手纷纷，三日功成事出群。已传童子骑青竹，总拟桥东待使君。（上二司马桥成，下二使君回蜀。手纷纷，经营者众也。）

《后汉书》：郭弼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骑竹马迎之曰，“闻使君到，喜，故来迎。”

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

黄鹤编在宝应元年。梦弼曰：时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为东府，窦公以御史出检校诸州军储器械。得便宜入奏，公作是诗以赠之。鹤曰：考新旧史、《会要》，无检察使，唯有巡察、观察、按察之名。然《欧阳詹集》有《送韦检察》诗，又似史失书。

【朱注】《会要》有西山运粮使、检校户部员外郎。诗云：“运粮绳桥壮士喜。”疑即此官，窦盖以侍御出耳。又曰：诗云：“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是西山未没吐蕃时作。

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年未三十忠义俱，骨鲠绝代无。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蔗浆归厨金碗冻，洗涤烦热足以宁君躯。政用疏通合典则，戚联豪贵耽文儒。（此叙窦之履历。首四，记其美质忠心。清冰四句。喻其廉操清望。政用二句，称其法古崇儒。《杜臆》：起段，如雷轰电闪，风雨骤至，长短错综，似无条理，而所注意，在“骨鲠绝代无”、“足以宁君躯”，至衬语则极形容其清冷，盖必清心冷面入，方能直言时事，足以制强寇而释主忧。玉壶、清冰，金碗、蔗浆，欲涤君王之烦热。窦行盖在夏时，故借喻及此。窦侍御为一句，骥子、凤雏为一句。）

《北齐书》：裴景鸾、景鸿，并有逸才。河东呼景鸾为骥子。景鸿为龙文。《蜀志》：庞统，德公之从子。德公谓统为凤雏。《晋书》：陆云幼时，吴尚书闾鸿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华阳国志》：汉施表忠义。

《荀子》：“君有忠臣，谓之骨鲠。”

鲍照诗：“清如玉壶冰。”《西京赋》：“既新作于迎风，增露寒与储胥。”注：“皆馆名。”《汉书》：武帝元封二年，因秦林光宫，复增通天、迎风、储胥、露寒。赵曰：露寒，旧本作寒露，盖传写之误。公《槐叶冷淘》诗：“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则用字初未尝倒。

《前汉·礼乐志》：《景星歌》：“秦尊柘浆析朝醒。”注：“取柘浆汁以为饮，可解醒也。”

《礼·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书》：“有典有则。”

《后汉·舆服志》：进贤冠，文儒者之服。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此行入奏计未小，密奉圣旨恩宜殊。（此送侍御入觐。西山密迩吐蕃，窦公检察其地，运粮斩木，则军储足而运道通，故乘此可议战守。今回京入奏，必能上合帝心也。【卢注】检校责在轮粮，粮足始可战守，故公上严武《两川说》云：顷者三城失守，非兵之过也，粮不足也。）

陆机《思归赋》：“兵革未息，宿愿有违。”

《初学记》：自剑阁西南为益州。

【钱笺】《元和郡县志》：绳桥，在茂州汶川县西北，架大江水，蔑竿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虽从风摇动，而牢固有余，夷人驱牛马来无惧。今按其桥以竹为索，阔六尺，长十丈。《舆地纪胜》：绳桥，在维州保宁县东十五里，辨竹为绳，其上施木板，长三十丈，通蕃汉路。

斩木于火井之地，言除道以通运，无木可依，故猿呼。鹤曰：《寰宇记》：水涸时，以火投井中，即焰出，移时方灭，今在蓬州。此诗指蓬州火井言。《蜀都赋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焰出通天，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晋书》：李充为记室参军，家贫，求补外。楚裒问之。曰，“穷猿投林，何暇择木。”

《旧书·地理志》：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团结营及松、维、恭、蓬、雅、黎、姚、悉八州兵马。公《东西两川说》：八州素归心于其世袭刺史。【朱注】《高适传》：自邛关黎雅以抵南蛮，由茂而西，经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边诸城，皆仰给剑南。

《唐书》：彭州有羊灌、田朋、笮绳桥、三守捉城，又有七盘、安远、龙溪三城，皆界茂州汶山。朱又云：公《西山》诗有“绳桥战胜迟”之句，则此三城，乃三城捉手也。【蔡注】指姚、维、松三州，非。

晋群臣《立庙奏》：“圣旨弘深，远迹上世。”

绣衣春当霄汉立，彩服日向庭闱趋。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还成都。（此言侍御省亲。霄汉立，得近君。庭闱趋，得侍亲。省郎京尹、冀其增秩。江花未落，仲夏去而初秋回也。）

绣衣，御史之服。汉有绣衣直指使。

老莱子彩眼以娱亲。庭闱，注见本卷。

《前汉书》：夏侯胜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

江花，指荷。后《到村》诗“蛟龙引子过，荷董逐花低”可证。江花未落还成都，肯访浣花老翁无？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此望侍御还蜀。【钱笺】酤酒相贺，而又下及奴马，燕喜之至也，《杜臆》未段承上，须有叠句，而通篇一韵到底，每用叠韵。妙协音节，极起伏顿挫之妙。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后二段各四句。

满眼酤，谓满前皆酒酤也，即公诗“浊醪必在眼”意。旧注谓蜀人以竹筒沽酒，酒满筒眼，似近于俚。上酤字，贾酒也。《小雅》：“无酒酤我。”下酤字，一宿酒也。《商颂》：“既载清酤。”《世说》：鲍照答颜延之曰：“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

林时对曰：傅玄《盘中》诗：“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菽。”此诗结句所祖。王建诗云：“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浆马有粟。”句法与杜相合。

朱鹤龄曰：是时吐蕃窥西山三城，西川八州刺史合兵御之，故襄侍御以战守机宜入奏朝廷。《钱笺》引东川梓、遂、果阆等八州者，全无交涉。

申涵光曰：《入奏行》是集中变体。长短纵横，太白所长，正尔不必效之，失其故步。

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诗云蜀城，当是在成都时作。黄鹤编在梓州，误。【朱注】张叔卿，鲁人，见公《杂述》及《旧唐书·李白传》。

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遥从月峡传。云深骠骑幕，夜隔孝廉船。却寄双愁眼，相思泪点悬。（上四得叔卿书，下四以诗代意。《杜臆》：胡骑满，言居蜀之故。炎州来信，从月峡遥传。正见蜀城之偏也。云深夜隔，总伤其远阔。骠骑幕，判官所居。孝廉船，因张凭同姓而借用之。公所寄者诗，而云却寄双眼，出语甚奇，盖写诗时，泪点沾纸，则泪眼与诗同去矣，此十字句法。）。

隋孙万寿诗：“乡关不再见，怅望穷此晨。”

《楚辞》：“嘉南州之炎德。”

《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峡，三峡之始。

《汉书》：元狩二年，霍去病为骠骑将军。

《世说》：张凭尝谒丹阳尹刘惔，惔留宿，明日乃还船。须臾，惔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召与同载，时人荣之。

《吴越春秋》：王夫人歌：“泪泫泫兮双悬。”

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

【鹤注】诗云“江边问草堂”，当是宝应元年在草堂时作。

有客骑骢马，江边问草堂。远寻留药价，惜别倒文场。入幕旌旗动，归轩锦绣香。时应念衰疾，书疏及沧浪。（上四侍御就别，下四送别侍御。倒文场，意气倾倒入文场。若作到字，与问草堂重复矣。行幕轩车，魏之行色。沧浪，即指浣溪，所谓“百花潭北即沧浪”也。）

骢马，用汉桓典事。

《高士传》：韩康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

《杜预传赞》：“元凯文场，号为武库。”

《东都赋》：“施旗拂天。”

刘绘诗：“交错锦绣陈。”

王羲之帖：“不得君家书疏。”晋那呵滩侍：“书疏数知闻，莫令信使断。”

赠别何邕

【鹤注】宝应元年，公送严武至绵州，其别何邕，当在此时。诗云“绵谷元通汉”，何盖为绵谷尉也。又云“传语故乡春”，何盖京兆人而赴长安也。邕即前所云何十一少府耶？

生死论交地，何由见一人。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绵谷元通汉，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满眼，传语故乡春。（上四送别何邕，下四别后情绪。生死交情，既难多得，何又随燕雀而走风尘，更觉孤寂矣。绵谷通汉，邕可至京。沱江背秦，已犹滞蜀也。长安不见，而欲传语春光，公思乡之意切矣。悲君二字贯下，此十字为句。）

《翟方进传》：“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公孙弘传赞》：“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

任昉表：“薄宦东朝。”

《唐书》：绵谷县，属利州，利与剑为邻，剑州至绵，不远三百里。

《禹贡》注：汉出为潜。《史记·正义》：潜水，出利州绵谷县东龙门山大石穴下。【朱注】绵谷，即蜀汉之汉寿，今保宁府广元县是。“绵谷元通汉”，谓绵谷潜水，本上合于沔阳之汉水也。汉中北直长安，故云。

《汉书·地理志》：沱水，在蜀郡郫县西，东入大江。其一在汶江县西南，东入江。郭璞《尔雅注》：沱水，自蜀郡都安县湔山，与江别而更流。金履祥曰：江至永康军导江县，诸源既盛，遂分为沱，东至眉州彭山县，复合于江。【朱注】沱江，《蜀志》谓一在灌县，一在新繁。灌县之沱，一名郫江，即郭注所云别江于湔山者。《沟洫志》谓李冰所穿，恐亦因禹遗迹而疏之耳。

五陵，见《秋兴》诗注。

绝 句

赵次公谓江边踏青，乃成都事，盖因前诗有“草见踏青心”句也。按：是年西山有吐蕃之警，故云旌旗、鼓角。依赵氏编在宝应元年春成都诗内。

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此春日伤乱之作。旌旗，日所见。鼓角，夕所闻。）

杜氏《壶中赘录》：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占公范《馈饷仪》：三月三日上踏青鞋。隋炀帝诗：“踏青斗草事青春。”李焘《岁时记》：上巳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刘禹锡《竹枝词》：“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高棅曰：五言绝句，作自古也。汉魏乐府古词，则有《白头吟》、《出塞曲》、《桃叶歌》、《欢问歌》、《长干曲》、《团扇郎》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惭繁。唐初工之者众，四杰尤多，宋之问、韦承庆之流，相与继出，可谓盛矣。开元后，独李白、王维，尤胜诸人。次则崔国辅、孟浩然，可以并驾。若储光羲、王昌龄、裴迪、崔颢、高适等数篇，辞简而意长，与前数公，实相羽翼。中唐虽声律稍变，而作者接迹之盛，过于天宝。元和以后，不可得矣。

严羽曰：绝句难于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

周敬曰：五言绝难于七言绝者，以语短而气苦于促，字少而意忌于露，格似拙而辞易流于俗也。众唐人一样，宋人又是一样，当以摩诘、青莲为法。

茅一相曰：绝句固难，五言尤难，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而腹亦不可少，妙在愈小而愈大，愈促而愈缓。

顾璘曰：五言绝句，以调古为上，以情真为得体。

赠别郑炼赴襄阳

【鹤注】此宝应元年在浣花溪作，故云“柴门老病身。”其年，史朝义陷营州，羌、浑、奴刺陷梁州，且河东、河中军皆乱，故首言“戎马交驰际。”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地阔峨眉晚，天高岷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上四惜郑之别，下四赠赴襄阳。《杜臆》：当戎马交驰之际，有此柴门老病之身，无可销愁，惟把君诗以过日耳。今又远去，能不念此别而惊神乎？自兹一别，我在峨眉，君在岷首，地阔天高，何由会面，所以惊神也。倘耆旧中有如庞德公，觅以相报，吾亦将与之偕隐襄阳矣。把君诗、念此别，各三字另读。临别踌躇，故日色将晚。归览景物，适春意已生。晚春二字，俱不空下。【生注】地阔天高，即水远山长意，变词以避熟。阔贴眉、高贴首，各见匠心。公诗：“狼籍画眉阔。”）。

吴质书：“羽檄交驰。”

《陈书》：隋文帝使后主节饮，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

庾信诗：“眷然惟此别。”

蔡琰《笳曲》：“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

《记》：“天高地下。”陈后主《归魂赋》：“映岷首之沉碑。”《元和郡县志》：岷山，在襄阳县东南九里，东临汉水，古今大路。

《襄阳耆旧传》，晋习凿齿作。

庞德公隐鹿门山，在襄阳。

重赠郑炼绝句

与上章先后同时作。

郑子将行罢使臣，囊无一物献尊亲。江山路远羈离日，裘马谁为感激人。（上章叙惜别之情，此章怜其清况也。师氏曰：郑炼出为使臣，其罢归也，囊无一物，廉洁如此。彼乘肥衣轻之人，谁感动激发而周旋之耶。）。

《楚辞》：“历吉日兮吾将行。”《诗小序》：“《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

《后汉·范式传》：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拜尊亲，见孺子焉。”

江头五咏

【鹤注】江头，即前江畔独步寻花处。五诗据所见入咏，皆有寓意。旧次编在宝应元年。

丁香

《图经本草》：丁香，木类桂，高丈余。叶似栎，凌冬不凋。花圆细，黄色。《齐民要术》：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丁香，治口气，所以郎官含之。《碎录》：丁香，一名百结。子出枝叶上，如钉，长三四分。有粗大如山茱萸者，名母丁香。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卢注】比喻柔弱者当知自守。丁香体弱而枝坠，其花叶植于小斋，止堪与幽人作缘。若使坠入兰麝，将粉身而不保矣。身名隳于晚节，大概如此。）

【朱注】陈藏器云：丁香，击之则顺理而解为两。李义山诗：“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其合则为结也。《说文》：“垫，下也。”凡物之下堕，皆可云垫。

《石崇传》：婢妾数十人，皆蕴兰麝，被罗縠。《抱朴子》：“耳疲乎郑衞，鼻馨乎兰麝。”

丽春

《图经本草》：丽春草，一名仙女蒿。《格物论》：丽春，一云长春花。

百草竞春华，丽春应最胜。少须颜色好，多漫枝条剩。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卢注】此比人以知希者为贵。花少则颜色鲜好，花多则枝头余剩，此丽春之胜也。彼桃李凡姿，随移随活，独丽春性异，移之即槁，却似怕人知者，所以可贵也。少字、多字略读，句意自明。须，应须也。漫，徒然也。）

顾云：《群芳谱》：“丽春，罌粟别种也。”根苗一类而数色咸具，此其颜色之好也。

陶潜诗：“枝条始欲茂。”《北史·贾思伯传》：客曰：“公合贵重，宁能不骄。”

梔子

《图经本草》：梔子，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七、八尺，二、三月生白花，花皆六出，甚芬香。夏秋结实，如诃子状，生青熟黄，中仁深红。

梔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远注】此有孤芳自赏之意。此章全属自寓。人间未多，种特异矣。色有用比才堪济时。气相和，比性不

戾俗。青红点景，自叹历经霜露。色映江波，故钟情在此。舍汝之外，别无可移情矣。)。

【顾注】《西阳杂俎》：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此正众木中未有也。陶贞白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其花甚香，即西域薝蔔花也。《名山志》：楼石山，多梔子，色可染帛，即所云“色有用”也。其性极冷，即所云“气伤和”也。其实经霜则红，即所云“红取风霜实”也。叶似兔耳，厚而深绿，春荣秋瘁，即所云“青看雨露柯”也。

【赵注】《本草》称：梔子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其能理气明矣。此颂梔子之功也，作“气相和”亦是。

谢朓《墙北梔子树》诗：“有美当阶树，霜露未能移。还思照绿水，君家无曲池。”末二句本此。黄鹤云：公自喻饱经风霜，而独见遗于物外也。

鸕鷀

陈藏器《本草》：鸕鷀，水鸟。形小如鸭，毛有五采。

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呼号。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卢注】此章意在安于义命。鸟在笼中，不免怅望呼号。上四，怜之也。剪翮难飞，留此可免搏击。下四，慰之也。竹笼宽织者，恐其损羽毛也，下句申明上句。【远注】鸕鷀本水鸟而受樊笼，故有看云失水之状。）

谢惠连《鸕鷀赋》：“宛羁畜于樊笼。”

《前汉·游侠传》：“昼夜呼号。”

【顾注】凡鸟之劲羽，止于六片。《韩诗外传》：“鸿飞千里，特六翮耳。”

陶潜诗：“望云惭高鸟。”

花鸭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卢注】此章即渔父独醒之意。独立、分明，是花鸭之矜然自异处。然惟独立，故群心矚。惟分明，故众眼惊。且既沾足稻粱，又何须先鸣以取忌乎。上四，作称羨之词。下四，作警戒之词。“羽毛知独立”，谓群羽之中，知其独立。群心、众眼，指诸鸭言。花鸭当食必鸣，但戒其毋先耳。鹤云：公自喻以直言受妒，出居于外，虽有一饱之适，犹以先鸣为戒。）

《抱朴子》：“虚谈则口吐冰霜，行己则守污泥滓。”

《鸕鷀赋》：“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朱超诗：“独立不成群。”

《汉书·薛宣传》：黑白分明。《会稽典录》：张温死，诸葛武侯曰：“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尸子》：“战如斗鸡，胜者先鸣。”

顾宸曰：丁香，立晚节也。丽春，守坚操也。梔子，适幽性也。鸕鷀，

遣留滞也。花鸭，戒多言也。此虽咏物，实自咏耳。

野 望

【鹤注】此当是宝应元年成都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此因野望而寄慨也。上四，野望感怀，思家之念。下四，野望抚时，忧国之情。临桥而望三城，近虑吐蕃。天涯而望海内，远愁河北也。五六属自慨。末句，乃慨世。出郊极目，点醒本题。朱瀚曰：国步多艰，皆由人事所致，结句感慨深长。）。

【唐氏注】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岭。三城戍，即松、维、堡三城。《唐志》注：唐兴有羊灌、田朋、笮绳桥三城。《困学纪闻》：《唐·地理志》：彭州导江县，有三奇戍。《韦皋传》：大将陈垼等，出三奇西南。

《备边录》：所谓三奇营也。【钱笺】西山三城，界于吐蕃，为蜀边要害，屡见杜诗，正不必作三奇也。

谢朓诗：“怅望南浦时。”《楚辞》：“隐玫山以清江。”《一统志》：万里桥，在成都府中和门外。

《汉·终军传》：“边境时有风尘之警。”《汉·宗室传》：王睦悉推财物与诸弟。

古诗：“各在天一涯。”蔡琰《胡笳》：“涕泪交垂。”孔融：“安能苦一身。”

《楚辞》：“恐美人之迟暮。”《史记》：留侯性多病。

《汉书》：使者谓龚胜曰，“圣朝未尝忘君。”

鲍照诗：“跨马出北门。”《世说》，王东亭尝春月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王景兴书：“想亦极目而迥望。”

嵇康诗：“何为人世间，自令心不爽。”《楚辞》：“山萧条而无兽。”

朱鹤龄曰：按史：是时分剑南为两节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于调役，高适尝上疏论之，不纳。公诗当为此作，故有人事萧条之叹。

畏 人

诗成后，拈畏人二字为题，非专咏畏人也。蔡氏编在宝应元年。曹植诗：“客子常畏人。”

早花随处发，春鸟异方啼。万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门径从榛草，无心待马蹄。（此诗叹羁旅寂寥也。上四言景，有故乡故国之思。下四叙情，有避世避人之意。《杜臆》：离家万里，寄迹三年，身世孤危，所以畏人而幽栖也。胡夏客曰：万里二语，十字只如一句。）

孔稚珪诗：“孤征越清江。”

三年，旧作三峰，谓登万里桥而望三峰，此说非也。成都无山，安有三峰？【赵注】公自乾元二年入成都，至宝应元年春，为三年矣。

屏迹三首

依蔡氏、梁氏，编在宝应元年。按：诗中景物，乃是春夏之候。黄鹤因诗有“年荒酒价乏”句，遂引永泰元年京师斗米千钱为证。又引广德二年，定京城上下酤户，以收月税为证。顾氏谓史书所记，乃长安事，不涉成都。黄氏次在永泰元年者，非是，鲍照诗：“屏迹勤躬稼。”

衰年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首章，言屏迹景事，在四句分截。鸟下竹根，龟开萍叶，偶然所见，皆属幽事。日并卖蔬课钱，以充沽酒之价，然犹苦不继，故止酌饮甘泉耳。顾云：酌而歌，歌而长，长而至于击樽，击搏而至于破，公之狂态俱见，无聊之态亦见矣。）

《选》诗：“徘徊孤竹根。”

薛道衡诗：“胜龟莲叶开。”

《记》：“儒有并日而食。”庾信诗：“拂雪就园蔬。”

赵曰：击空樽，暗使王大将军酒后击缺唾壶事。秦始皇作骊山陵，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此诗则言酌甘泉而歌也。

此以屏迹领起，自属首章，他本编在未者，非。顾云：此首虽属古体，而无一字失拈，无一字失对，自是仄韵之律。

其二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次章，申言屏迹之志。下六分应一二。拙者心静，故能存道。幽居身暇，故近物情。桑麻、燕雀，动植对言。村鼓、渔舟，耕渔对言。皆物情之相近者。对此而心迹两清，吾道得以常存矣。【赵访注】雨露、生成，句中自对，语意深厚老成，识得生物气象。《杜臆》：半生成，谓生音已成，成者又生，半字最佳。心迹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僻可以屏迹，而性懒亦宜于屏迹也。）

江淹诗：“物情叶疵贱。”

《庄子》：“原宪杖藜而应门。”

谢灵运诗：“心迹双寂寞。”杨守阯曰：心迹双清，言无尘俗气也。

罗大经曰：杜诗：“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陈后山诗：“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虚。”或疑虚实不类，不知生为造，成为化，吹为阴，嘘为阳，气势力量，与雨露日月，正相配也。

其三

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三章，又申用拙、幽居意。下六分应次句。【洪仲注】首联乃一问一答。《社臆》：无营，根用拙；地幽，根幽居。竹光二句，申地幽，以补幽居佳景。失学四句，申无营，以发用拙

余意。洪注谓末联以放达寓悲凉，是也。不然，百年常醉，懒不梳头，成何人品乎？上有“年荒乏酒价”句，则知“百年浑得醉”，尚属期望之词。)。

谢朓诗：“月阴洞野色。”

《绝交书》：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少年行

鹤依旧编在宝应元年。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此摹少年意气，色色逼真。下马坐床，指瓶索酒，有旁若无人之状，其写生之妙，尤在“不通姓氏”一句。）

《南史》：童谣云：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楚辞》：“厌白玉之面兮，怀琬琰以为心。”

床，胡床也。

《南史》：袁粲率尔步往，亦不通主人。《吴志·孙皎传》：孙权曰：“卿与甘兴霸饮，因酒发作侵陵。此人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

《南史》：颜延之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

胡夏客曰：此盖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嘘耳。

此说少年意志神情，跃跃欲动。王维诗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吴象之云：“承恩借猎小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皆善于写生者。

即 事

黄鹤依旧次，编在宝应元年。【卢注】“此为舞妓作。”

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鞞。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百宝真珠，舞者之饰。花近眼，比笑容可掬。锦缠头，舞毕而赠彩也。）

《淳于髡传》：“希鞞鞞”《通鉴注》：“鞞，臂捍也。”《汉书·马后传》：“苍头衣绿鞞。”注：“臂衣以缚左右手，于事便也。”

《通鉴注》：旧俗赏歌鞞舞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锦缠头。

寄题杜二锦江野亭附严武诗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鸚鵡赋》，何须不著鷓鴣冠。腹中书籍幽时晒，时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上二，题杜公草堂。三四，讽其耽诗而不仕。五六，怜其好学而多病。未致欲过草堂之意。《杜臆》：以结语为招公往见，盖泥在使君二字耳。此诗为寄题草堂而作，自应关合草堂。堂在江干，故借用使君滩耳。此诗第三句失严。）

漫，徒也。

《说文》：“湍，急濑也。”谢景运诗：“枕底失风湍。”

《鸚鵡赋》，以祢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旧注误解。曹操送称衡于江夏太守黄祖，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大会宾客。人有献鸚鵡者，衡揽笔而作，词采甚丽。

《汉书》：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鷓鴣。《音义》：“鷓鴣，鸟名，以其羽饰冠。”《南越志》：鷓鴣，山鸡也，其色鲜明，丑采炫耀。

《世说》：郝隆七月七日，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腹中书也。”

《葛洪传》：洪抄《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急要方》四卷。

《世说》：山简为荆州刺史，时人为之歌曰：“复能乘骏马。”

盛弘之《荆州记》：鱼复县界，有羊肠虎臂滩，杨亮为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为使君滩。《九域志》：使君滩，在万州。沈佺期《过巫峡》诗：“使君滩上草，神女庙前云。”亦指此。

洪容斋《续笔》：《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蜀道难》，为房、杜危之也。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信以为然。按太白《蜀道难》，本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子美集中诗，凡为武者几三十篇。《送还朝》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再镇》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真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武在时语。至《哭归棹》云：“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八哀》诗云：“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纓。”若果有欲杀之怨。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鸚鵡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是殆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

【鹤注】此当是宝应元年作。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上四，答严诗前四句。下四，答严诗后四句。严曰“何须不着鷓鴣冠”，盖劝之仕也。公答曰“拾遗奏书，奉引骑马”，见斥官之后，无复此兴矣。严曰“漫把钓竿，懒眠沙草”，谓不当隐也。公答曰“懒性从来，幽栖真钓”，见托迹此堂，习而安之矣。严曰“兴发”，公答曰“登临不倦。”严曰“驰马”，公答曰“枉沐旌麾”，皆喜之也。礼法疏，先致谦词。径欲锄，急待其至矣。在严诗固款曲而殷勤，在公诗亦和平而委婉。解者指严为语多刺讥，指公为始终傲岸，两失作者之意。孔毅父《续世说》：武过草堂，公有时不冠，故严诗云：“何须不着鷓鴣冠。”而公答曰：“阮籍焉知礼法疏。”以解嘲也。《杜臆》：此因后人误读杜句，遂有不冠之诬，而欲杀之诬，亦从此起矣。）

【远注】拾遗贬官，从此水竹居矣。

【赵注】拾遗掌供奉，则骑马以奉引。《后汉·刘圣公传》：李松奉引马惊。唐于沙苑置坊监，养马。

《谢安传》：安于东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子侄往来游集，肴膳亦屡费百金。

《阮籍传》：籍性疏懒，礼法之士，疾之如仇。

《卜居》：“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

杜甫全集卷之十一

严中丞枉驾见过

卢氏编在奉酬严公之后，今从之。赵曰：公自注云：“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都节制。”则是未合为一道时，故称为中丞，当是宝应元年权令两川都节制时作。若广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时，公已入幕府，不应有张翰、管宁之语。【卢注】至德二载，上皇还京，分剑南东、西两川，各置节度，是两川始分也。宝应元年，严武为东川节度，更除西川，权摄东川，此诗所谓川台东西也。是年，公《说旱》云：请管内东西，各遣一使。其时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严武被召还朝，西川节度高适代之，东川节度虚悬。

以章彝为留后。至广德二年正月，东西两川始台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赵注应为可据。

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上四叙严公见过，下四感见过之意。两川使节，承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张翰、管宁，比流萍之迹。江天星隐，喜使节之过。下截仍属分承，而未用反结，意更深长。《杜臆》：翰弃官而宁避世，故有不独、应兼之别。少微星，公自比。）

《诗》：“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谓戎车也。”【生注】小队简于骑从，足见其风趣。【邵注】野外谓郊，郊外谓林，林外谓坰

公自长安至蜀，乃自北而南。郑玄《戒子书》：“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

《晋书》：张翰，字季鹰。贺循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就循言谈，相钦悦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而去。

《魏志》：管宁，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随时单复。

谢庄诗：“雾罢江天分。”

少微星，见《史记·天官书》。《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土星，明黄则处土举。庚信《哀江南赋》：“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柔言索物曰泥，饮，谓强留使饮，即诗所云“欲起时被肘”也。《杜臆》：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鹤曰：此当是宝应元年春社作。诗云“拾遗能住否”，是未为参谋时也。若在广德二年，当奏为参谋矣。又曰：《旧史·严武传》：既改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为绵州刺史，兼剑南东西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东川节度治梓州。上皇诏合西川为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日严中丞，则是未为大夫时所作。集中有与严中丞、严大夫、严侍御，严郑公诸题，先后可辨也。

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记田父邀饮之由。）

王禹偁曰：“屨，草履也。”《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尝步履白杨郊野，遇士大夫，便呼与酣饮。

何逊联句：“复看花柳枝。”

《月令》：“择元日，命民社。”郑注：“祀社以祈农祥。”元日，谓近春分前后戊日。元，吉也。

《诗》：“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此田父颂美严公，叙事而兼述言。放农救亲，上以仁逮下。差科不避，下以义报上也。）

曹植《白马篇》：“名编壮士籍。”《唐书·兵志》：择材勇者为番头，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

【远注】旧兵一万五千，分为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长番，长在籍，无更代也。

放营农，放回务农也。

杂色差科，在长番之外者。

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此田父款留公饮，述言而兼叙事。感其意气之馥，而推本风化之自，仍归美于新尹也。）

《左传》：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

《晏婴传》：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后汉刘恺议：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化。王洙曰：郡守、县令，风化之首。

陶潜诗：“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此详叙泥饮始末，见田父真率情状。《杜臆》：公诗“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证。其写出村人口角，朴野气象，俨然如画。【张远注】“久客惜人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为可惜。此章起段四句，中间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

《史记》：魏桓子肘韩康子于车上。

王洙曰：田父举止无度，不可责以礼法。

黄希曰：晋陆纳谓桓温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正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备杯酌余沥。”

卢元昌曰：蜀自上皇还京后，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罢于调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为军者，无宁岁矣。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将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读公《枯棕》等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长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营农而作社乎。严武镇蜀，两川兼摄，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说旱》云：“自中丞下车，军郡之政，罢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合之此诗，严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见。又本传载公住浣花里，好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此诗既曰“邀我尝春酒”，再曰“拾遗能住否”，又曰“盆中为吾取”，“欲起时被肘。”狎荡之态，又可想见矣。

刘会孟曰：杜诗：“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欲起时被肘，仍嗔问升斗。”此等语，并声音笑貌，仿佛尽之。

郝敬仲舆曰：此诗情景意象，妙解人神。口所不能传者，宛转笔端，如虚谷答响，字字停匀。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称其为诗史，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鹤注】史谓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为成都尹。而此诗作于宝应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从中丞叙起。汲黯匡君，严昔为谏官。廉颇出将，今再为节度。直词，故能匡君。雄略，故堪出将。节镇本系府尹，故其政简。武将而具文才，故其诗清。）

《汉书》：汉黯，字长孺。武帝召为大中大夫，数切谏。

《史记》：廉颇者，赵之良将也。伐齐，大破之，取晋阳。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汉书·杜周传》：朱傅，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

孙权曰：“公瑾雄略过人。”

《史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汉·王章传赞》：韩廷寿厉善，所居移风。

《吕氏童蒙训》：“诗清立意新”，此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南史》：徐陵多变旧体，有新意。

层城临暇景，绝域望余春。旂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此西城晚眺。暇景余春，城西晚景。旗尾楼头，城上近景。地平天阔，城外远景。《杜臆》：地平天阔一联，乃诗家著神处。【黄生注】动字，写汹涌之状。浮字，写缥缈之意。蛟龙、燕雀，虚实借对，与《早朝》诗龙蛇、燕雀相同。）

《尔雅》：“有铃曰旂。”注：“悬铃于竿头，画蛟龙于旂。”

《书》：“地平天成。”

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花罗封蛺蝶，瑞锦送麒麟。辞第输高义，难图忆古人。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此叙主眷而望立功也。分阃二句，见朝廷所倚。封罗二句，见恩赐特隆。辞第，言不须身家。观图，言留心边事。征南事业，欲其安攘以报国。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

《书》：“帝其念哉。”《前汉·冯唐传》：古者命将，跪而推毂曰：“阃以外，将军制之。”

《通鉴》：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疋，民至鬻子以供军须。《汉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一贯千钱，出税二十。【远注】远算缗，谓不事科敛也。

蛺蝶、麒麟，罗锦所绣者，承上帝念来，故知为所赐之物。旧注谓严公以此入贡，非也。《宋书》：王方庆迁广州都督，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号第一，诏赐瑞锦杂彩，以著善政。《唐书》：代宗诏曰：“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等锦绮，并宜禁。”

《霍去病传》：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晋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有或差。此所谓忆古人也。【朱注】公有《同严公咏蜀道画图》诗，又《八哀》诗云：

“堂上指画图。”所谓“观图忆古人”者，盖实事也。旧引云台画图事，不切。【吴注】《张延寿传》：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

杜征南，系公始祖，故用以赠严。

胡应麟曰：杜诗用事，门目甚多，姑举人名一类。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正用者也。“聪明过管辂，尺牍倒陈遵”，反用者也。“谢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闻周史，乘搓似汉臣”，暗用者也。“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并用者也。“高岭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单用者也。“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分用者也。“共传收度信，不比得陈琳”，串用者也。至“对棋陪谢传，把剑觅徐君”，“侍臣双宋玉，战策两穰苴”，“飘零神女雨，断续楚王风”，“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锻炼精奇，含蓄深远，迥出前代矣。

杜诗佳句，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与“地阔峨眉晚，天高岷首春”，工力相敌。若“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更足函盖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浑何减少陵。

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

【鹤注】此宝应元年建巳月得雨时作。

雨映行宫辱赠诗，元戎肯赴野人期。江边老病虽无力，强拟晴天理钓丝，（首章，从雨中说起，据来诗而答之。晴天理钓丝，畜鱼待赴也。）

《通鉴》：玄宗离蜀，以所居行宫为道士观。《杜诗博议》：《旧书·崔宁传》：初天宝中，鲜于仲通常建一使院，甚华丽。玄宗幸蜀，常居之，因为道观，写帝御容，置之正室。郭英又奏请旧院为军营，乃移去御容自居之。朱云：此即玄宗行宫，当在成都城内，有谓近万里桥者，非也。谢瞻诗：“杨銮戾行宫。”

《诗》：“其钓维何，维丝伊缁。”

其二

何日雨晴云出溪，白沙青石洗无泥。只须伐竹开荒径，倚杖穿花听马嘶。（次章，承晴天说入，望严公枉过也。路不沮泥，见马蹄可至。）

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黄鹤编在宝应元年。

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此为送酒而致申谢，渔父，公自谓。马军，即走送者。【原注】“军州谓驱使骑为马军。”）

杨慎曰：《孝经纬》：“酒者，乳也。”张率《对酒》诗：“如花良可贵，似乳更堪珍。”此诗乳酒本之。

谢灵运诗：“鸣鞭适大阿。”怜渔父，用《楚词》人醉我醒意。

【卢注】末句暗用羊枯饮陆抗酒事。

戏为三绝句

【鹤注】此是宝应元年作，盖笋生无数，必是断手宝应之岁也。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何忍醒时雨打稀。（此咏楸花也。一见花开，旋忧花落，有《庄子》方生方死意。【卢注】宋无名氏《鹧鸪天》词：“不如饮待奴先睡，图得不知郎去时。”语意蓝本于此。）

《尔雅》：“椅梓。”郭璞注：“即楸也。”陆玕《诗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本草图经》：“梓木似桐而叶小花紫。”

《传灯录》：洛浦在夹山做典座三年，吃百顿棒。后来大悟，曰：“斩新日月，特地乾坤。”

其二

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目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此咏鸬鹚也。物本异类，视若同群，有《列子》海翁狎鸥意。）

周弘正《斗鸡》诗：“少壮摧雄敌，眄视生猜忌。”此猜字所本。

其三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此咏春笋也。杜门谢人，护笋成竹，有圣人对时育物意。《杜臆》：种竹家，初番出者壮大，养以成竹。后出渐小，则取食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问主，遂翻为主不迎客，用意亦巧。看，看守也。从嗔，任其嗔怒也。）

【赵注】上番，乃川语。《猗觉寮杂记》：杜诗：“会须上番看成竹。”元诗：“飞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则上番不独为竹也。韩退之《笋》诗：“且叹高无数，庸知上几番。”又作平声押。【朱注】斩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独孤及待：“旧日霜毛一番新。”亦读去声。杨慎《丹铅录》番作箨引《易》苍箨竹为证。箨，去声。

杨慎曰：楸树三绝句，格调既高，风致又韵，真可一空唐人。

戏为六绝句

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语多跌宕讽刺，故云戏也。姑衣梁氏编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首章，推美庾信也。开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笔势则凌云超俗，其才思则纵横出奇。后人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当时庾信诗赋，与徐陵并称，盖齐梁间特出者。前贤，指庾公。后生，指嗤点者。）

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绮丽，为世人所尚，谓之庾体。

《汉书》：相如奏《大人赋》：飘飘有凌云气。庾信《宇文顺集序》：“章表健笔，一付陈琳。”《南史·范蔚宗传》：“诸序论笔势纵横，真天下奇作。”

干宝《晋纪论》：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颜氏家训》：先儒尚得临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庾信传赞》：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陆机《豪士赋》：仰邈前贤。后生，见《论语》。

杨慎曰：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为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予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则强作者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其二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此表章杨王四子也。四公之文，当时杰出，今乃轻薄其为文而哂笑之。岂知尔辈不久销亡，前人则万古长垂，如江河不废乎。洙曰：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武后初，海内呼为四杰。《卢注》谓后生自为轻薄之文，而反讥哂前辈。今从《杜臆》。《容斋续笔》：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万古不废，谓四子之文。）

《玉泉子》：王、杨、卢、骆有文名，人议其疵，曰：杨好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骆好用数目作对，谓之算博士。

《颜氏家训》：“自古文人，多陷轻薄。”

《世说》：殷仲堪语子弟曰：“尔曹其存之。”

《史记》：“日月以明，江河以流。”

其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承上章，言纵使卢王操笔，不如汉魏近古，但似此龙文虎脊，皆

足供王者之用。若尔曹薄劣之材，试之长途，当自蹶耳，奈何轻议古人耶。纵使二字，紧注下句。劣于二字，另读。汉魏近风骚，连读。此本《卢注》。汉魏本于《离骚》，《离骚》本于《国风》，此先后原委也。《钱笺》谓劣于汉魏而近于风骚，误矣。龙文虎脊，比四子才具过人。历块过都，比今人未谙此道。龙虎之骏，皆见重于汉庭，故曰君驭。《杜臆》指后生为君，非是。下文另有尔曹在也。）

魏文帝《典论》：“寄身于翰墨。”

《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文体三变，莫不同祖风骚。《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代尚诗赋，皆体则风骚。”

《汉·西域传赞》：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天马歌》：“虎脊两，化若鬼。”注：“马毛血如虎脊者有两也。”

王褒颂：“过都越国，蹶若历块。”

其 四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杨数公，应难跨出其上，今人亦谁是出群者。据其小巧适观，如戏翡翠于兰苕，岂能钜力惊人，若掣鲸鱼于碧海乎？【钱笺】翡翠兰苕，指当时研揣声病、寻章摘句之徒。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壮，兼古人而有之者也。论至于是，非李杜谁足以当之。）

《世说》：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

郭璞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兰苕，兰秀也。

木华《海赋》：“鱼则横海之鲸。”《拾遗记》：鯤鱼千尺如鲸，常飞往南海。《十洲记》：扶桑东万里，有碧海水，不咸苦，正作碧色。

其 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此戒其好高而惊远也。言今人爱慕古人，取其清词丽句，而必与为邻，我亦岂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窃思仰攀屈宋，论其文，终作齐梁后尘耳。知古人未易摹仿，则知数公未可蔑视矣。《社臆》：不薄二字，另读。今人爱古人，连读。清词丽句，紧承爱古人。今人，指后生轻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辈。庾信四杰，乃齐梁嫡派也。《钱笺》以庾、卢数公当今人，与首章所称今人者不合矣。）

陈琳《答东阿王笺》：“清词妙句，焱绝焕炳。”《宋·谢灵运传》：“清词丽句，时发乎篇。”《文心雕龙》：“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又曰：“丽句与深乎并流。”又曰：“相如好师范屈宋。”

刘孝标《广绝交论》：“遒文丽藻，方驾曹王。”

崔駰曰：“幸得充下馆，叙后尘。”

其 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

师。（未勉其虚心以取益也。《杜臆》：今人才力，未及前贤，以其递相祖述，愈趋愈下，无能为之先者。必也别裁其伪体，而上亲于风雅，始知渊源所自，前贤皆可为师，是转益多师，而汝师即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诗祖述三百，而旁搜诸家以集其成。如楚骚、汉魏诗、乐府饶歌，齐梁以来，甚多仿效，而公独无之。然读其诗，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师可知矣。如孔子识大识小无不学，而贤不贤者皆师矣。不如是，何以谓之集大成哉。别裁，谓区别而裁去之。【钱笺】递相祖述，谓沿流而失源。又云：风骚有真风骚，汉魏有真汉魏，等而下之，至于齐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则皆伪体也。能区裁伪体，则近于风雅矣。）

《谢灵运传论》：“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颜氏家训》：“传相祖述，寻问莫知源由。”

钟嵘《诗品》：“洋洋乎会于风雅。”

陶潜诗：“在昔余多师。”

钱谦益曰：诗以论文，而题云“戏为六绝”，盖寓言以自况也。韩退之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则当公之世，群儿谤伤，亦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发其意。嗤点轻薄，皆指并时之人。一则曰尔曹，再则曰尔曹，正退之所谓群儿也。未又呼之曰汝，即所谓尔曹也。衷其身名俱灭，故谆谆然呼而寤之。

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摭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

野人送朱樱

此当是上元宝应间成都作。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此见蜀樱而忆朝赐也。上四记事，下四感怀。首句也字，预照赐樱，见今昔相似也。朱瀚曰：红言其熟，起细写仍破。满言其多，起万颗许同。愁、讶，极言其珍惜。门下省，在宣政殿东，用左拾遗所隶。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即会朝所经之地。无消息，长安遥隔。任转蓬，蜀地漂流也。结语回应首句。此诗作于肃宗晏驾之后，故云“金盘玉箸无消息。”张远误指为代宗避吐蕃时。按：代宗幸陕，在广德元年冬月，与四月樱桃不合。）

筠笼，竹器也。

《曲礼》：“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注：“谓传之器中。”

讶许，言惊讶如许。庾信诗：“讶许能含笑。”

唐李肇《岁时记》：“四月一日，内园荐樱桃寝庙，荐讫，班赐各有差。”

【顾注】汉明帝宴群巨官，进樱桃，盛以赤瑛盘，月下视之同色，皆笑云空盘。此即金盘意。梁简文帝诗：“已丽金钗瓜，仍美玉盘橘。”

曹植诗：“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

范温《潜溪诗眼》云：老杜《樱桃》诗上四句，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自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艰难，不能发耳。下四句，其感兴皆出于自然，故终篇语皆道丽。韩退之有《谢赐樱桃》诗，盖学杜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对偶，其言出于勉强，所以相去远甚。

胡应麟曰：退之《谢樱桃》诗，五六句颇与摩诘相似，然王诗浑然，终胜退之。

钟惺曰：王诗典而致，在三四句尤见本事。

唐汝询曰：“五六对偶工。用事妥，别生议论作结，亦是巧思。”

王维诗：“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啣残。归鞍竟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太官还有蔗浆寒。”

韩愈诗：“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似满朝承雨露，共看传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偏重，色照银盘写未停。食罢自知无补报，空然惭汗仰皇扃。”

严公仲夏在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

【黄鹤注】此宝应元年，严武未赴召时作也。《旧史》：元年四月十八日丁卯，肃宗崩于长生殿。是月二十八日己巳，代宗即位。史云代宗即位召武者，非即位之日也。武至秋始还朝，故五月犹过草堂。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上四，记严公交情。下四，述草堂景事。首句携馔，次句枉驾，此叙事也。三四跌宕其辞，以见用意之殷勤。五切草堂，六切仲夏，此叙景也。末作自谦之语，与起处宾主相应，此虚实相间格。）

何逊诗：“竹里见萤飞。”庾信诗：“行厨半路待。”《神仙传》：麻姑降蔡经家，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

《庄子》：颜阖守陋间，鲁君之使者至。阖对曰：“恐听者谬，而貽使者罪。”杨慎曰：使者征求，乃征聘之义。《汉书·宦者传》：凡诏书所征求。《世说》：郭淮作关中都督，使者征摄甚急。

任昉诗：“生平礼数绝。”《廉颇传》：“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生注】此暗用《汉书》大将军有揖客事。

又云：仲夏得寒字，殊难押。意中必先成此句，次以上句凑之。三联失粘，想亦由此耳。

《西京赋》：“白日未及移晷。”

老农，见《论语》，公自谓也。单复云：严公何有于老农，而尽欢若是，于交欢二字未合。《家语》：曾子曰：“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

王嗣爽曰：使者征求，向无明注，余谓此时严必有表荐之意，故云然。使者犹言使君，谓中丞也。公自卜居浣花，有长往之志，而严公坚欲其仕，参观唱酬诸诗可见。今再枉驾，必为征之入幕而来。故诗谓非关征求之急，实见礼数之宽。不然，岂一野人而敢屈中丞之驾哉。

黄生曰：“极喧闹事，写得极幽适，非止笔妙，亦由襟旷。”

刘逵曰：律诗自有定体，不可失粘。然盛唐诸家，出奇变化，往往不缚于律，非但杜诗为然。如李颀《题璿公山池》，前二联俱失粘。如崔颢《黄鹤楼》，前三联俱失粘。如李白《别中都明府》与《凤凰台》，颌联失粘。如王维《积雨辋川庄》、高适《送李竊少府》，颈联失粘。如王维《和温泉寓目》、岑参《送李司马归扶风》，后二联失粘。如王维、贾至《早朝》、起结俱失粘。如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王维《访吕逸人》，四联俱失粘。如李白《题东溪隐居》、工维《酌酒与裴迪》、岑参《送严河南》，虽失粘，而不害为好诗。后学竭力避之，则拘。有心必效之，亦过矣。

刘氏作失粘，谓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陶开虞作失严，谓声调平仄，失其谨严也。

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

鹤注：此宝应元年成都作。

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首句，严公厅。次句，蜀道图。中四，图画之景，烟霞亦图中所见者。乘兴而酌，未点宴字。剑阁在星桥之北，松州则雪岭居东。山自西南而来，水从东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

《记》：“公馆复，私馆不复。”

《史记·苏秦传》：“以天下之地图案之。”

《华阳国志》：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连桥间。”

《唐书》：松州交川郡，属剑南道，取界内甘松岭为名。《元和郡县志》：雪山，在松州嘉城县东八十里，即西山也。

《西征赋》：“华夷士女，骈田逼侧。”

《魏志》：陈群疏：“吴蜀未灭。”

张璠《汉纪》：孔融拜大中大夫，每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古乐府：“清樽发朱颜，四座乐且康。”

当时四杰之诗，盛传于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此“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所自来也。又骆诗：“百年三万日，一别几千秋。”则“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所自出也。

戏赠友二首

此宝应元年四月成都作。观两章首句可见。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自夸足臂力，能骑生马驹。一朝被马踏，唇裂板齿无。壮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堕马伤齿，志为好勇者之戒。末二，讽之也。）

《肃宗纪》：上元二年，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月。至建巳月，帝寝疾，诏皇太子监国，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公诗作于未改元之时，故仍前称为建巳月。

《唐书》：崇文馆有校书郎二人。

魏武乐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其二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骛骀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劝君休叹恨，未必不为福。（马陷损臂，志为冒险者之戒。末二，慰之也。）

《唐书》：东宫官，司直一人。又大理寺司直六人。

面深墨，出《孟子》。

《淮南子》：塞上翁，马亡入边，人皆吊之。曰：“何知非福？”居数月，其子引边骏马而归，人皆贺之。曰：“何知非祸？”及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又吊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边人大入，丁壮战死者十九，其子独以跛故，父子得相保。

胡夏客曰：“焦校书、王司直，一为乘生驹而堕，一为乘骛骀而堕，天下事之难料如此。公于此有深感焉，非仅戏笔而已也。”

大 雨

【鹤注】此宝应元年在成都作。是年公上严武《说旱》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雪之时，奈久旱何。此诗：“西蜀冬不雪，春农为嗷嗷。”正是期时。又云“朱夏云郁陶”，盖入夏方雨地。

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执热乃沸鼎，纤絺成缊袍。风雷飒万里，霖泽施蓬蒿。（首叙久旱而雨。）

《搜神记》：“万物焦枯，百姓嗷嗷。”

《诗》：“上天同云。”

江淹诗：“茂草思朱夏。”赵曰：郁陶，出《尚书》，盖陶窑之气郁结，此形容夏云也。

《秋兴赋》：“屏轻絺，释纤絺。”注：“纤絺，细葛也。”缊袍，见《论语》。

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三日无行人，二江声怒号。流恶邑里清，矧兹远江皋。荒庭步鹤鹤，隐几望波涛。（此志雨后之景。）

《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水经注》：成都县有二江，双流郡下，故扬子云《蜀都赋》曰：“两江珥其前。”《宋史》：初李冰开二渠，一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谓之外江；一由永康过郫入成都，谓之内江。”

《左传》：“有汾浍以流其恶。”赵曰：大雨所荡，流出秽恶也。《晁错传》：“邑里相救。”

《演繁露》：几与案自是两物。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也。

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阴色静垆亩，劝耕自官曹。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记喜雨之情。向以肺病聚药，今雨凉神爽，不烦进饮之劳，因知造化润物，施及不毛者，各有生意也。劝耕、操耒，结出同庆甘霖意。此章三段，各八句。）

沈约《萧愨碑》：“因遇沉痾，绵留气序。”谢灵运诗：“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江淹诗：“则知耳目惊。”句法本此。

贷，施也。《左传》：竭其粟而贷之。《出师表》：“深入不毛之地。”远注：“不毛，草木不生也。”

《赵国策》：席陇亩而荫庇桑。

《老子》：“犹兮若畏四邻。”《易》：“断木为耜，揉木为耒。”

溪 涨

黄鹤编在宝应元年成都诗内。

当时浣花桥，溪水才尺余。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车。（此阻于溪水，不得归寓而作也。首叙平时溪水。）

万里桥，近浣花溪。

《艳歌行》：“水清石自见。”

《华阳风俗录》：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其浅可涉，故中有行车。

秋夏忽泛溢，岂惟入吾庐。蛟龙亦狼狈，况是鳖与鱼。兹晨已半落，归路跬步疏。马嘶未敢动，前有深填淤。（此记涨后景事。【远往】蛟龙二句，即前诗“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意。跬步疏，人迹稀也。深填淤，马行滞也。）

赵曰：狼、狈，二兽名，半其体相附，苟失其一，则无据矣。故仓皇失据者，谓之狼狈。

《荀子》：“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注：“一足曰跬，两足曰步。”

《汉·沟洫志》：“有填淤反壤之害。”注：“填淤，谓壅泥也。”

黄希曰：《沟洫志》：淤，音于庶反，此作平声用。

青青屋东麻，散乱床上书。不知远山雨，夜来复何如。我游都市间，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终日思其居。（此遥望村居而有感也。若山雨夜至，则更阻归途矣。因思向者朝游夕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己，今如咫尺睽隔何。《杜臆》云：末四只说平日归家，而沮雨思家，自见于言外，更有蕴藉。一说：久客思家，概言旅人之情，意却稍宽。此章四句起，下二段俱八句。）

村墟，即指草堂。庾信诗：“摇落小村墟。”

《诗》：“职思其居。”

大麦行

【鹤注】此当是宝应元年成都作。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簿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大麦行》，忧边寇而作也。腰镰刈麦，出自胡羌，徒赍盗粮耳。蜀兵三千，鞭长不及，故思东归以避之。）

蔡曰：《汉书》：桓帝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每句中函问答之辞。公诗句法，盖原于此。

《旧唐书》：梁州都督，督梁、洋、集、壁四州，属山南西道。集州，析梁州之难江、巴州之府阳、长池、白石置。壁州，析巴州之始宁置。洋州，析梁州之西乡、黄金、兴势置。《一统志》：今为保宁、汉中二府地。

鲍照诗：“腰镰刈葵藿。”

梁简文帝书：“簿领殷凑。”《李德林集》：“军国多务，朝夕填委，簿领纷坛，羽书交错。”

西王母谣：“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史记·项羽传》：“富贵不归故乡。”

朱鹤龄曰：《旧书·肃宗纪》：宝应元年建辰月，党项、奴刺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新书·党项传》：上元二年，党项羌与浑、奴刺连和，寇凤州。明年，又攻梁州，进寇奉天。此诗戎与羌，正指奴刺、党项也。大麦枯、小麦黄，亦是夏初事。又按《代宗纪》：宝应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与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夏之交，史不详书，故无考耳。又云：蜀兵三千，应是蜀兵调发，策应山南者。师氏古造为杜鸿渐遏贼之说。考鸿渐镇蜀，在永泰元年，其时为乱者非羌戎也。旧注妄撰故实，后人多为所误，故正之。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鹤注】此宝应元年夏在成都作。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此叙严公入朝之由。鼎湖，肃宗晏驾。象阙，代宗即位。多难，朝义未平。忆旧臣，言诏书特召，而中原共忆也。）

《前汉·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龙有垂胡须下迎，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黄图》：鼎湖宫，在湖城县界。晋灼曰：在蓝田。二圣山陵，召武为桥道使，故云鼎湖。《诗》：“瞻望弗及。”

《南史·何胤传》：阙谓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也。陆倕《石阙铭》：“象阙之制，其来已远。”《记》：“宪章文武。”

谢灵运诗：“中原昔丧乱。”《后汉·孔融传》：“圣上哀矜旧臣。”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此记平日之功，及归朝之事。经纶能安反侧，指灵武扈从时。张天步，谓复京。静塞尘，谓镇蜀。回羽翮，自蜀而还。捧星辰，旧京在望。漏鼓思昼，侍朝之久。宫莺罢啭，夏时人覲。）

《光武纪》：“令反侧子自安。”

《易》：“君子以经纶。”

刘琨诗：“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诗》：“天步艰难。”

《庄子》：“夫鹏九万里而图南。”

北极句，用《论语》北辰星拱意。

沈佺期诗：“宫莺啭不疏。”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结出送别情绪。兵威尚在，留玉帐也。都尹远去，愁蜀人矣。丹地，严将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见江潭不堪久居。台辅二句，见丹地宜思报称。数句宾主兼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帐之中，不可攻也。《唐·艺文志》兵家有《玉帐经》一卷。张昞《云谷杂记》：按颜之推《观我生赋》：“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又袁卓《遁甲专征赋》：“或倚直使之游宫，或居贵神之玉帐。”盖玉帐乃兵家厌胜之方位，主将于其方置军帐，坚不可犯，如玉帐然。其法出黄帝遁甲，玉帐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月建寅，则己为玉帐也。李太白《司马将军歌》：“身居玉帐临河魁。”戌为河魁，则玉帐在戌也。

张正见《艳歌》：“执乾趋丹地。”《汉官仪》：省中皆胡粉涂壁，以丹涂地，谓之丹墀。

谢朓诗：“江潭复为客。”

《后汉·张奋传》：累世台辅。

卢世浓曰：此诗十韵，气象规模，与题雅称。未复嘱之曰：“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法言忠告，令人肃然。夫奉送府主，谁敢作此语，亦谁

肯作此语，子美真古人也。

酬别杜二附严武诗

此当是在绵州途中作。盖杜公送行至此，而酬诗以答也。

独逢尧典日，再睹汉官仪。未效风霜劲，空惭雨露私。（首段自叙入朝。尧典，指受终之日。汉官，指朝会之仪。此答鼎湖二句。不能靖乱，故云未效。独蒙召见，故曰空惭。此答多难二句。）

《光武纪》：“不意今日，复睹汉官威仪。”

唐太宗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夜钟清万户，曙漏指千旗。并向殊庭谒，俱承别馆追。斗城怜旧路，涪水惜归期。峰材还相伴，江云更对谁。（中志临别情景。钟声、旗影，夜起早行也。殊庭、别馆，中途止宿之所。并谒俱追，谓远送者。斗城涪水，绵州经过之地。旧路归期，谓还京也。峰树江云，言身去而境寂矣。此答南图回翩四句。）

《史记·武帝纪》：“冀至殊庭焉。”

《上林赋》：“离宫别馆，弥山跨谷。”

沈佺期诗：“移住斗城隈。”【钱笺】《元和郡县志》：涪水在谯县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师自谯循涪入淮，非二公送别之地。诗云：“斗城怜旧路。”按《元和志》：绵州城，治汉涪县，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东据天池，西临涪水，形如北斗，卧龙伏焉。则斗城指绵州之城，非谓长安也。所临之水，应在绵州，无容远指涪水。涪水断是涪水传写之误耳。

宋之问诗：“江云欲变霞。”

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只是书应寄，无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鬓毛衰。最怅巴山里，清猿恼梦思。（末叙别后情事。试回二句，劝杜留蜀，答“此生那老蜀”意。寄书二句，乃别后望杜之情。但令二句，自述己志，答“临危莫爱身”意。最怅二句，乃别时凄惨之状。杜公尝有“吾道在沧洲”之句，故以回棹留之。谢朓放情山水。有《游敬亭山》诗，今且随意行乐，勿以不至敬亭为妒也，此与上章同格。）

沧海棹，用乘桴浮海意。

《图经》：敬亭山，在宣城县北十里。

李峤诗：“高鸟行应尽，清猿坐见伤。”

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得心字

黄鹤曰：严武时赴召，未为黄门侍郎。其再以黄门侍郎尹成都，又薨于官，此云严侍郎，似误。或后来所题也。【朱注】据《通鉴》：宝应元年六月王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今据公诗，盖以侍郎召也。又《新书》于封郑国公时，云迁黄门侍郎。《旧书》于罢兼御史大夫时，云改兼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皆不云为兵部。与《通鉴》不合。【钱笺】《方輿胜览》：楼枕绵州城之东隅，上有唐时《江亭记》，观杜诗，则古之江流在南山下。梦弼曰：武赴召时，送之于巴西。黄生曰：从水路至绵州，故云重船。其《奉济驿重送》，则舍舟登陆，故分手于此。

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归朝送使节，落景惜登临。（首段叙题。上二江楼宴，下二送严公。）

杜审言诗：“野兴城中发。”

延赏心，谓引人心赏。谢灵运诗：“赏心不可忘。”

谢朓诗：“落景皎晚阴。”

稍稍烟集渚，微微风动襟。重船依浅濑，轻鸟度曾阴。槛峻背幽谷，窗虚交茂林。灯光散远近，月彩静高深，（此记登临晚景。烟集楼外、风动楼中、船依楼下、鸟度楼上，四句，薄暮之景。谷遮槛后、林壅窗前、日暝灯起、更深月出，四句，初夜之景。【生注】“灯光散远近”，与“城拥朝来客”，见幕府驻节，倾城奔奉之状。）

《诗》：“出自幽谷。”

《汉书》：古文《月彩篇》，三日为朏。师古注：“月彩，说月之光彩，其书则亡。”

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穷途衰谢意，苦调短长吟。此会共能几，诸孙贤至今。不劳朱户闭，自待白河沉。（此述宴时情事。客指严公，骑从多，故见其拥。参星在蜀，江楼高，故见其横。穷途二句，自叹流落。此会二句，称美杜君。未言宴毕而天将曙矣。篇中叙次，自暮至晓，历历分明。此格亦同上章。）

《春秋元命苞》：“参伐流为益州。”古乐府：“月没参横，北斗阑干。”

《史·淳于髡传》：“饮可八斗，而醉二参。”

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远注】杜使君，于公为孙行。朱户闭，暗用闭门投辖事。

白河，天河也。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年次同前。郭知达本注：驿在绵州三十里。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黄生曰：上半叙送别，已觉声嘶喉哽。下半说到别后情事，彼此悬绝，真欲放声大哭。送别诗至此，使人不忍再读。青山空复伤情，怅别易生悲也。三四言后会无期，而往事难再。语用倒挽，方见曲折。若提昨夜句在前，便直而少致矣。列郡，指东、西两川。讴歌，蜀人思慕也。三朝，指明、肃、代宗。出入，迭为将相也。方虚谷云：首句极酸楚，结尤彷徨无依。）

《诗》：“远送于野。”

谢朓诗：“婵娟空复情。”

汉朱浮书：“列郡几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原注：故陈拾遗，射洪人也。篇未有云。

【鹤注】李梓州赴任，在宝应元年之夏，故诗云：“火云挥汗日，出驿醒心泉。”尔时公在绵州也。广德元年，有《陪李梓州泛江》、《陪李梓州使君登惠义寺》诗，乃次年事。《唐书》：梓州梓潼郡，属剑南道。乾元后，蜀分东、西川，梓州恒为东川节度使治所。按：梓州，今四川潼川州是也，地在绵州之南。

籍甚黄丞相，能名自颖川。近看除刺史，还喜得吾贤。（首以循良望使君。）

《陆贾传》：“声名籍甚。”孟康注：“狼籍之甚。”古乐府《雁门太守行》：“夙夜勤劳，治有能名。”《汉书》：黄霸拜颖川太守，咸称神明，后征入为丞相。

《汉·景帝纪》注：凡言除者，除旧官、拜新官也。

五马何时到，双鱼会早传。老思筇竹杖，冬要锦衾眠。（此想别后交情。）

古《陌上罗敷行》：“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古乐府：“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蜀都赋》：“筇杖传节于大夏之邑。”顾凯之《竹谱》：“筇竹，高节实中，状若人，剖为杖，出南广邛都悬。”《竹记》云：“邛州多生竹，俗谓之扶老竹。以杖对眠。”犹《礼》言杖乡、杖国，作活字用，不必改作筇杖拄。

《诗》：“锦衾烂兮。”蜀中有锦，故公及之。古诗：“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不作临歧恨，惟听举最先。火云挥汗日，山驿醒心泉。（此叙送别情景。）

阴铿诗：“背飞伤客念，临歧悯圣情。”

《京房传》：“化行县中，举最当迁。”注：“以课最被举。”

卢思道诗：“火云赫而四举。”《史记》：临淄挥汗如雨。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未嘱其留心着旧也。《杜臆》：送人赴梓州，遂想到彼中名贤，真好贤如渴者。为我潸然，造语尤奇。此章四段，各四句。）

王逸《九思》：“愍贞良兮遇害。”《旧唐书》：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

《唐书》：射洪县，属梓州。《九域志》：在梓州东南六十里。

申涵光曰：陶诗“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踟蹰”，此句意所本。《诗》：“潸焉出涕。”

观打鱼歌

【鹤注】此宝应元年至绵州作。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赭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此叙打鱼事。鲂鱼味美，故渔人取之。众鱼、赤鲤、潜龙、老蛟，俱属伴说。龙潜，知几之神。蛟怒，恶伤其类也。）

绵州，属川西道。《水经注》：绵水西出绵竹县，又与湔水合，亦谓之郫江，又言是涪水。

《尔雅注》：江东呼鲂鱼为鳊，一名𩚰。陆玕《疏》：鲂鱼广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细鳞之美者也。《诗》：“鲂鱼赭尾。”又“鳊鲔发发。”《释文》：“鱼著网，尾发发然。”《韩诗外传》发作𩚰。晋《白紵舞歌》：“质如轻云色如银。”

鲍照诗：“池中赤鲤庖所捐。”陶弘景《本草》：鲤为鱼中之主，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山湖。《玉海》：景龙二年，明皇至襄垣，漳水有赤鲤腾跃。《西阳杂俎》：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不得吃，号赤鲤公。

《易》：“潜龙勿用。”《楚辞》：“风飒飒兮木萧萧。”

饔子左右挥霜刀，鲙飞金盘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槎头远遁逃。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观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髻，咫尺波涛永相失。（此复记鱼鲙。鲙飞，言其薄。金盘，言其华。白雪高，言其洁且多。一句中含数义。秃尾槎，亦属伴说。远遁逃，听其遁去也。【卢注】一饱之后，仍归萧瑟，亦何苦残生。且此鱼一经剖割，永与波涛相失，渔人能不见之而伤心乎。钟云：数语可当一篇戒杀文。此章两段，各八句。）

《西征赋》：“饔人缕切，鸾刀若飞。”

辛延年诗：“金盘鲙鲤鱼。”张协《七命》：“素肤雪落。”【张远注】《大业拾遗录》：松江献鲈鲙，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齏玉鲙，东南之佳味也。

【钱笺】《诗义疏》：𩚰似鲂而大头，鱼之不美者，故里语曰：“买鱼得𩚰，不如啖茹。”徐川谓之𩚰，或谓之𩚰。徐州秃尾，殆指此也。

《襄阳耆旧传》：汉水中出鳊鱼，肥美，常禁人采捕，遂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缩项鳊。张敬儿为刺史，齐高帝取此鱼，敬儿作书进曰，“奉槎头缩项编一千八百头。”岷潭有云：“试垂竹竿约，果得槎头玉。”孙炎《释尔雅》：“积柴木水中养鱼曰𩚰。”襄阳俗谓鱼𩚰谓槎头，言所积柴木槎然也。

《西征赋》：“华鲂跃鳞，素𩚰扬髻。”注：“髻，脊也。”

又观打鱼

依旧次与前歌同编。 黄生曰：诗中主人，必绵州杜使君。因诗语风切，故题讳其人。

苍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取鱼急。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此再至东津，观取鱼也。从竭泽而渔处，写出惨酷可怜之状，具见爱物仁心。钟云：“设网提纲万鱼急”，急字尽情，令人有断罟之意。《杜臆》：操舟若风二句，俨然画景。）

刘孝绰诗，“色子服冰纨。”

《列子》：津人操舟若神。

《西征赋》：“垂饵出入，挺叉来往。”注：“叉，取鱼叉也。”

《蜀志》：武阳小鱼大如针，一斤千头，蜀人以为酱。

《七发》：“其根半生半死。”

《陆贾传》：“屈强如此。”注：“屈，梗戾也。”刘峻《金华山栖志》：“鱼潜渊下，窟穴泥沙。”

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干戈格斗尚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此观鱼而有感也。大鱼小鱼，既遭急捕，故蛟龙鲙鲔，亦避杀机。且当此兵戈之后，麟凤潜踪，奈何暴殄以损天和哉？盖深痛之耳。鹤曰：干戈未已，盖指吐蕃、朝义之乱尚未息也。【朱注】即《家语》“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剖胎剖孕，则麒麟不至”意。《杜臆》：作诗本意，全在后四句。盖盈城盈野，见者伤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一视同仁，初无二理。此与上章同格。）

《左传》：“公观鱼于棠。”

庾信诗：“山根一片雨。”《尔雅注》：“鳣，大鱼，似鱣而鼻短，口在颌下，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江东呼为黄鱼。”《诗注》：“鳣，大鲤。”《疏》：“鲔鱼，形似鳣而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亦在颌下，大者为黄鲔，小者为鳣鲔，肉白。”张衡赋：“王鲔岫居。”

旧注，“鲔岫居而能变化，故有山根、云雷之句。”

《援神契》：“德至鸟兽，则凤凰翔。”《春秋繁露》：“恩及虫鱼，则麒麟至。”

《书》：“暴殄天物。”

黄生曰：二诗，体物既精，命意复远。前诗寓感，此诗寓规。前诗为富贵人下砭，此诗为贪馋人示警也。

越王楼歌

【鹤注】此当是宝应元年初至绵州时作。《绵州图经》：越王台，在州城外西北。有台高百尺，上有楼，下瞰州城。唐高宗显庆中，太宗子越王贞为绵州刺史作。鹤曰：旧、新史：越王贞，太宗第八子，尝始封汉王。汉与绵为邻。【朱注】本传不载刺绵州，盖史略之耳。

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此诗上下转韵，上半咏越王楼，下则登楼而吊古也。越王刺绵州，故先作府而后建楼。《杜臆》：照映城郭，此楼助州府之气象。长江落日，山水又增高楼之景色。真属奇观胜览。然前王不能长享此楼，而留为今人玩赏，则知千秋万古，其情尽然。即所云“万岁更相送”者。）

州府，府之州治也。《世说》：州府文武劝郭淮举兵。郭璞《江赋》：“衡霍磊落以连镇。”

《吴志》：吕蒙曰：“孤城之守。”古诗云：“西北有高楼。”

《神仙传》：“碧瓦鳞差。”沈佺期诗：“红日照朱甍。”《选注》：“甍，屋檐也。”鲍照诗：“城郭宿寒烟。”

石崇诗：“登城隅兮临长江。”沈约诗：“百丈注悬淙。”

日落日明，知楼是面西。庾信诗：“日落山头晡。”江总诗：“兔月半轮明。”

汉明帝诏：“复其旧迹。”

刘庭芝《公子行》：“千秋万古北邙尘。”

此章体格，仿王子安《滕王阁》，而风致稍逊。卫万《吴宫怨》，亦本《滕王阁》，而姿韵自胜。今附录参观：“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淡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君不见，吴王宫阁临江起，不卷珠帘见江水。晓气晴来双阙间，潮声夜落千门里。勾践城中非旧春，姑苏台下起黄尘。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末二句与李白相同，不知孰为先后也。

海棕行

【鹤注】棕在绵州，乃宝应元年至绵州时作。棕，子冬切。赵曰：《海棠记》载李赞皇云：花木以海名者，悉从海上来。宋祁《益部方物赞》：海棕，大抵棕类，然不皮而干叶丛于杪，至秋乃实，似楝子。今城中有四株，理致干坚，风雨不能撼。刘恂《岭表录》：广中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至颠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棕榈，彼土人呼为海棕木。三五年一著子，类北方青枣，但少尔。舶商亦有携至中国者，色类沙糖，味极甘。陶九成《辍耕录》：成都有金果树，顶上叶如棕榈，皮如龙鳞，实如枣而大，番人名为苦鲁麻枣，一名万年枣。李时珍曰：虽有枣名，别是一物，南番诸国多有之，即杜甫所赋海棕也。鹤曰：唐子西《游治平院》诗：“江边胜事略寻遍，不见海棕高入云。”注云：“即老杜所谓东津者。”据此，则馆与棕，皆在涪江之东津也。

左绵公馆清江瀆，海棕一株高入云。龙鳞犀甲相错落，苍棱白皮十抱文。自是众木乱纷纷，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时有西域胡僧识。（上四，咏海棕，下乃抚棕有感。一株入云，远望也。鳞甲苍白，近视也。惜乎混迹群木，无从自见其奇，孰有移之以植禁苑乎？然抱此异质，终当遇识者之鉴赏矣。《杜臆》：公抱经济而不得识，自负自叹，非咏海棕也。）

《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东，百濮所充。”旧注：“绵州，涪水所经。涪居其右，绵居其左，故曰左绵。”

龙鳞粗，犀甲细，苍棱白皮，其文理似之。扬雄《甘泉赋》：“嵌岩岩其龙鳞。”《考工记》：“犀甲七属。”

王融《古意》：“木叶乱纷纷。”

《杜臆》：移栽北辰，从“天上种白榆”脱来。

汉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问东方朔。朔曰：“不知，可问西域胡僧法兰。”法兰，盖博物者也。

姜楚公画角鹰歌

【鹤注】此宝应元年至绵州时作。姜皎以诛窦怀贞功，进殿中监、楚国公。其子庆初，亦袭封楚国公。《名画记》：姜皎，上邳人，善画鹰鸟。玄宗即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国公。《埤雅》：“鹰鹞顶有角毛微起，通谓之角鹰。”胡夏客曰，曾见角鹰，头上有羽直竖如角。楚公画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观者贪愁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此鹰写真在左绵，却嗟真骨遂虚传。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传空上九天。（上四，赞画之神妙。下四，借鹰以寄慨。鹰生漠北，故云幽朔。贪愁有二义，贪其能飞，又愁其飞去。后之画师，不是无心学，但不能学耳。人见画鹰神似，反觉真鹰少色。究竟画中假影，岂能腾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画鹰，而不好真鹰乎？感慨无限，）

《记》：“仲秋之月，杀气浸盛。师氏曰：《书》：宅朔方，曰幽都。幽，阴也。朔，北也。

掣臂飞，谓掣臂鞲而欲飞去。

《战国策》：“燕雀处堂。”

《楚辞》：“指九天以为正。”

王嗣爽曰：形容佳画，止于夺真，而穷工极变。如“高堂几生鹞，飒爽动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虚传”更奇。

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

梁权道编在宝应元年。【鹤注】东津在绵州江水之东津。

闻说江山好，怜君吏隐兼。宠行舟远泛，惜别酒频添。推荐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时如按县，不得慢陶潜。（上四送韦讽，下四摄阆州。吏而兼隐，得领江山佳胜矣。非承乏，以贤摄官山。必去嫌，以廉尽职也。【顾注】末句嘱其毋慢属员。）

《左传》：“摄官承乏。”

《晋书·陶潜传》：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白帖》：录事参军，即古郡督邮之职。

光禄坂行

蔡梦弼曰：光禄坂，在梓州铜山县。【鹤注】此是宝应元年在梓州作。考《崔宁传》云：宝应初，蜀乱，道路不通，与此诗相合。

山行落日下绝壁，南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瞑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伤乱离奔走也。前四，坂上暮景。后四，度坂情事。马惊草动，中途恐惧之状。因拥隔而念开元，乃伤今思昔也。《杜臆》：五六，忧盗而不忧坠马，可谓巧于形容，是真情实景。）

谢灵运诗：“晨策寻绝壁。”

马惊，见《国策》。

《南史》：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贵盛，张永屡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

《玄宗本纪》：开元间，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刃。

苦战行

【鹤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绵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诗云：“去年江南讨狂贼。”当是宝应元年作。骆宾王诗：“龙庭但苦战。”

苦战身死马将军，白云伏波之子孙。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去年南行讨狂贼，临江把臂难再得。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苦战行》，为将领死事而作也。上四，痛其阵没。下四，忆其生前。）

《后汉·马援传》：援击交趾女子征侧、征贰，玺书拜援伏波将军。

阮瑀诗：“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回。”

江淹诗：“孤云出北山。”

卢元昌曰：黄鹤以马将军为马巴州。考公《奉别马巴州》诗原注：“甫除京兆功曹。”此在广德间，与子璋反时无涉。

去秋行

【鹤注】当是宝应元年作，与上首宜合看。

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去秋行》，为战士丧败而作也。来自涪水，故白骨无归。没于遂州，故冤魂夜哭。）

《元和郡县志》：涪江水西自鄆县界流入，在射洪县东一百步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按：涪江，在今重庆府合州。

鲍钦止曰：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虢王巨修属郡礼出迎之，被杀。故曰“遂州城中汉节在”，盖伤之也。《唐书》：遂州遂宁郡，属剑南东道所领。按：遂州，今为遂宁县，属潼川州。潼川，即唐之东川也。汉节，暗用苏武节。

汉高帝《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鹤龄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诛。而此诗云“去秋涪江木落时”，则非子璋反时事。鲍注既未可据，黄鹤以前诗为马将军会讨子璋而死，其说亦岂足深信耶。次公谓其事在广德元年之秋，亦无所证明。大抵杜诗无考者，皆当阙疑，不必强为之说。

今按：唐史出于传闻，未可尽信。杜诗出于目击，不必致疑。史谓子璋平于五月，而诗云：“去秋涪江木落时。”盖至秋末而寇始削平也。且子璋反东川，陷遂州，地与诗合。其时月不符者，必属史传之误。此时舍子璋之外，别无叛东川者，黄鲍二注，恐未可尽非也。

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

鲍曰：前有《寄杨五桂州》诗，杨盖自桂而徙广也。【鹤注】《寰字记》、《方輿记》皆云：梓州有铜梁山，当是宝应元年在梓州得书而作。《唐书》：京尹及诸都督府，兼有功曹参军。广州为中都督府，故置。

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铜梁书远及，珠浦使将旋。贫病他乡老，烦君万里传。（此答杨长史而作也。未带托段之意。【黄生注】杨为长史，乃幕府之职。首句切官，次句切姓。梅岭之外，南海之边，杨驻军于此也。铜梁，公所在。珠浦，段所往。采与地佳名，以助诗色。《杜臆》：本说书及铜梁，特倒言之耳。既贫且病，而又在他乡，公之近状，五字尽之。）

《东观汉记》：卫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将军于幕中，因号幕府。庾信碑文：“方卫青之张幕，册重元勋。”

《汉·南越传》：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

《寰字记》：铜梁山有二，属合州、梓州。《益州耆旧传》：楚襄王灭巴子，封庶子于濮江之南，曰铜梁侯。《十道志》：铜梁，在涪江之南。

《唐书》：廉州有合浦县，出珠。《方与记》：合浦水，去浦八十里，有润州，其地产珠。后汉孟尝为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

谢朓诗：“敢忘恤贫病。”

送段功曹归广州

黄鹤编在宝应元年成都诗内，以诗有寄锦官城句也。今按：功曹相会于梓州，故云：“铜梁书远及。”梓州僻远，惟成都为都会之地，便于寄书，故以锦官城嘱之。锦官收书，公有弟在草堂也。自广至蜀，程途数千余里，岂能两岁之间，功曹连作往返耶。当从蔡编，列在梓州内。

南海春天外，功曹几月程。峡云笼树小，湖日荡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旅客，时寄锦官城。（上四，段归广州。下四，望其寄赠。南海，所归之地。春天，启行之时。峡云、湖日，经过之景。丹砂、白葛，广州所产者，藉以延年而却暑也。《杜臆》：送行在春，而数月之程，不能春到。故云春天外。三峡山高，故云笼树而小。洞庭湖阔，故日荡船而明。胡夏客曰：砂重葛轻，游客是物相索，自古然矣。）

出峡以后，必经洞庭而后至广。旧指蜀中东湖、西湖，未然。

交趾国，近岭南。

《唐书》：韶州始兴郡，属岭南道。

杜审言诗：“旅客三秋至。”

申涵光曰：此诗上六句，句尾皆拈单字，亦犯叠足之病。

题玄武禅师屋壁

【鹤注】此当是宝应元年梓州作。《唐书》：玄武县，属梓州，本隶益州，武德三年来属。【钱笺】《九州要记》：玄武山，一名宜君山。《华阳国志》：一名三嵎山，在玄武县东二里，其山六屈三起。《方輿胜览》：大雄山，在中江，有玄武庙，杜诗“玄武禅师屋”在此。杨德周曰：《王勃集》：“玄武山有圣泉，浸淫历数百千年。乘岩泌涌，接澄分流，下瞰长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遗迹。兹乃青苹绿芰，紫苔苍鲜，遂使江湖思远，寤寐寄托。既而崇峦左披，石壑前萦，丹壑万寻，碧潭千顷，松风唱响，竹露垂空，潇潇乎人间之难遇也。”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上四记画壁，下四赞禅师。石林、江海，就画中形容山水，足上沧洲意。锡飞、杯渡，从山水想见人物，起下惠远意。中间四句，虽皆言景而意各有属。“锡飞常近鹤”，全用《高僧传》事。“杯渡不惊鸥”，参用《传灯录》及《列子》海鸥事。本不相蒙。大概壁画上，山前有鹤，水际有鸥，因此想出锡飞、杯渡，以点缀之，此诗家无中生有之法。不然，强用惊鸥，为衬韵矣。）

【生注】起语本借形，说得突然惊怪。杜修可曰：顾恺之，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多才气，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绝妙。曾于瓦棺寺北殿画维摩诘，画讫，光耀月余。

《楚辞》：“上有石林。”

《天台赋》：“应真飞锡以蹑虚。”注：应真，得道人，执锡杖行于虚空，故曰飞也。《高僧传》：舒州潜山最奇绝，而山麓尤胜。志公与白鹤道人欲之，同白武帝。帝俾各以物识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鹤，志公以锡。已而鹤先飞去，至麓将止，忽闻空中锡飞声，志公之锡，遂卓于山麓。道人不怪，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于所识筑室焉。

【旧注】刘宋时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上宿一家，有金像，求之弗得。因窃以去。主人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无假风棹，轻疾如飞。庾信《麦积崖佛龕铭》：“飞锡遥来，度杯远至。”

惠远住庐山，一时名人如刘遗民、雷次宗辈，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沈氏曰：陶渊明与惠远游，从结白莲社，公盖以陶自比也。

黄生曰：此诗一边赞画，一边赞禅师，凡题有主人，必须照顾，此唐人不易之法也。又曰：三四本极奇极险语，人多作寻常看过，以奇在立意，而句法浑融故耳。

胡应麟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杜用事入化处。然不作用事看，则古庙之荒凉，画壁之飞动，亦更无人可着语。此杜老千古绝技，未易追也。

悲 秋

【鹤注】此当是宝应元年秋在梓州未迎家时作。是时史朝义与吐蕃未平，而蜀又有徐知道之乱，故云：“群盗尚纵横。”又云：“家远传书日。”《楚辞》：“悲哉！秋之为气也。”

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首句，悲秋之景。次句，悲秋之意。三承群盗，思家而悲。四承凉风，作客而悲，下截，皆承客情说。【黄生注】三四，与“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同意。此则其初寄者。后半亦属书中语，时蜀有徐知道之乱，思下峡而不果，后乃携家赴梓州耳。）

《秦纪》：“群盗鼠窃狗偷。”汉武帝书：“盗贼纵横。”

高鸟句，引兴下句。陶潜诗：“望云惭高鸟。”

谢灵运诗：“两京愧佳丽。”

客 夜

【鹤注】宝应元年秋，自绵至梓，时家在成都。秋晚，方迎家再至梓。因秋夜而赋此。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此秋夜有感而作也。上四，客夜之景。下四，客夜之情。《杜臆》：何曾不肯四字，愁怀毕露，所谓愁人知夜长也。五六，正写作客未归之故。【赵汭注】惟夜久，见月残。惟夜静，闻江远。【洪仲注】高枕对入帘，谓江声高于枕上，此以实字作活字用。今按夔州诗：“高峰寒上日，叠岭宿霾云。”寒字亦同此例。衣食仗友生，旧谓依东蜀高适者，非。严武入朝后，适移镇西川，公已携家入梓矣。在梓州时，最善章彝，仗友或指此耶。）

庾信《小园赋》：“异秋天而可悲。”陶潜诗：“晨鸡不肯鸣。”

吴曾《漫录》：张说《深渡驿》诗：“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此用其意。何逊诗：“帘中看月影。”杜审言诗：“江声连骤雨。”

《诗》：“不求友生。”

沈佺期诗：“裁缝忆老妻。”书，乃寄妻之书。

葛常之《韵语阳秋》曰：少陵《客夜》诗：“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

又《泛江》诗：“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与渊明所云“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逼”同意。

客 亭

此与前章，乃同时所作。

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此从夜说至旦。上四，客亭之景。下四，客亭之情。《杜臆》：曙色、高风，即谚语日高风也。三四，写客途晓景如画。【顾注】孟浩然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此云：“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语相似，而意更含蓄。老病余生，尚有多少事在，即昌黎所谓奔走于衣食也。）

《老子》：“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物。”

杨慎曰：谢灵运诗“晓闻夕飏急”，夜风达旦也。“晚见朝日暎”，倒景反照也。二语甚有变互，乍读似乎费解。杜诗：“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言风从夕起也。又云：“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言至晓犹风也。孟郊诗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驻夕景，深谷夜光明。”言落日回照也。此皆从谢诗翻出。

刘放贡父曰：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见雄才远思之人也。梅圣俞爱严维诗曰：“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固美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耶？工部诗云：“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此可无瑕颡，又曰：“萧条九州内，人少豺虎多。人少慎莫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此等句，其含蓄深远。不可模仿。

九日登梓州城

【鹤注】宝应元年及广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据后诗云：“去年登高鄴县北。”知此诗乃宝应元年所作。《一统志》，唐梓州，领县五，又分置遂州，改静戎军。天宝初，改梓州为梓潼郡。至德中，置东川节度使，属剑南道，治梓州。绵州在其直北，今为潼川州。

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上四，九日登城。下四，远望有感。黄花言景，白发叙情，筋力承发、岁时承花。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国不忍见。兵戈阻于关塞，此家国所以两愁也。【朱注】兵戈关塞，是时徐知道兵守剑阁。）

江淹诗：“伊昔值世乱。”

《史记》：“悲歌慷慨。”

庾信诗：“花鬟醉眼纈。”隋炀帝诗：“醉眼暗相看。”

九日奉寄严大夫

赵曰：严武归朝，以御史中丞进为大夫。【邵注】时严武还朝，尚在蜀栈道中。【钱笺】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西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误矣。当以此诗正之。

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此梓州寄候严公也。上四，九日时事，代严写忧。下四，九日时景，谓严见忆。不眠句，承愁思。何路句，承险艰。小驿、重岩，即巴西之地。回道则驻马，而骑从皆停，故云“簇鞍马。”《杜臆》：通篇不说忆严，只写其客行之景，与恩己之情，正是深于忆者。）

《陌上桑》：“不知天路险艰。”

陶潜诗：“不眠知夕永。”江淹诗：“辛苦持汉节。”师古曰：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地理志》：大巴山，在保宁府南江。大巴之险，过于连云栈，下通汉中。

张正见诗：“重岩标虎据。”沈佺期诗：“园花璫瑁斑。”

【顾注】停云思友，故曰“白云间。”

巴岭答杜二见忆附严武诗

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此严武在巴山而答诗也。梓在东，巴在西，故曰两乡。三四言情，称杜逸兴。五六言景，怜杜寂寥。未则遥望生悲，应上相思意。江头，梓州流寓。篱外，草堂旧居。愁客、对谁，下两字另读。）

谢朓诗：“何况隔两乡。”《晋书》：嵇康与昌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谢朓诗：“归梦相思夕。”

《晋书》：阮籍闻步兵厨营善酿，有贮酒三百斛，求为步兵校尉。

《宋书·颜延之传》：世祖践祚，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

《尔雅翼》：“枫似白杨，甚高大，叶圆而岐，霜后丹色可爱。”

《南史·郭世通传》：“采笋置篱外。”庾肩吾诗：“篱下黄花菊。”蔡邕《月令章句》：“黄花者，土气之所成也。”《续晋阳秋》：陶潜尝九日无酒，出菊花丛中，摘盈把，坐其侧。

跋，草行也。

梁元帝诗，“寒夜猿声彻。”《尔雅翼》：“猿雄者善啼，啼数声，则众猿叫啸腾掷，如相和焉。其音凄入肝脾，韵音含宫商故也。”《淮南鸿烈》：“仲秋，鸿雁来。季秋，候雁来。”

集中所载严武酬答诸诗，皆逐句相答。杜云“何路出巴山”，故有“卧向巴山”句。杜云“九日应愁思”，故有“千里梦思”句。杜云“小驿香醪嫩”，故有爱酒、能诗句。杜云“重岩细菊斑”，故有赤叶、黄花句。杜云“簇马回首”，故有跋马望君句。此可作唱和法也。

王嗣爽曰：读二诗，见两公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诬。

秋 尽

【张沅注】宝应元年七月，严武召还，公送至绵州。未几，蜀有徐知道之乱，因入梓州。《杜臆》：此诗在来迎家之前，其迎妻子，不见于诗，不知果在何时。且九日有《寄严大夫》诗，去秋尽无几，何得复有迎妻子之日耶？东行未回，谓到梓未还成都也。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好一开。（此秋尽思家而作。上四，秋日景事。下则感时而自叹也。梓属东川，斋在成都。篱边菊，指草堂之花。江上杯，盖李梓州为主也。看西日，家室远离。阻北人，寇兵断阁。此客愁所以未解。三承二，四承一，七八承五六，此见章法之连络。）

徐陵诗：“茅斋本自空。”【邵注】少城，在城都大城之西，张仪所筑。洪容斋云：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西都赋》：“商洛缘其隈。”《说文》：“隈，水回也。”

《世说》：颜延之于篱边，闻张演与客语。陶潜菊，见前《九日登梓州城》诗注。

谢朓诗：“萧条江上来。”杨慎曰：《郑玄传》：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旧指河朔之饮，非是。

朱瀚曰：客行向东，故居转西。梓州北望，正直剑门。全大镛曰：《草堂》诗云“群小起异图”，又云“北断剑阁隅”，此剑门犹阻之证也。

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

原注：时王在梓州，断酒不饮，篇中戏述。

此宝应元年往梓州时作。《旧书》：瑀，让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伟仪表，封陇西郡公。从明皇幸蜀，至汉中，封汉中王。仍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新书》本传：肃宗诏收群臣马助战，瑀与魏少游持不可。帝怒，贬蓬州长史。鹤曰：据此诗云“不能随皂盖”，又《奉汉中王手札》诗云“剖符来蜀道”，皆是太守事。且少游以卫尉卿贬渠州长史，而瑀以亲王，不应亦贬长吏。当是刺史，而《新史》误为长史耳。汉中，即今兴元府。瑀乃汝阳王瑀之弟。西汉亲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忍断杯中物，只看座右铭。不能随皂盖，自醉逐流萍。（首章，因王断饮而讽之，后四乃戏词。各当衰白之年，而久别方聚，正可惜酒谈心。今王复断酒看铭，将不得与之同饮矣，唯有旅中独醉而已。首联，宾主分提。次联，宾主合叙。后四，宾主对收。）

蔡邕《独断》：汉制：皇帝子封王，其实诸侯也。汉天子称皇帝，故以王号加之，总名诸侯王。封德彝曰：流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远，非大功不立。

严光与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公自喻也。

公年方逾五十，汉中王当亦在五十之时，合两人计之，故曰：“百年双白鬓。”

鹤曰：公自乾元元年出华州时，与王别，至宝应元年为五年。骆宾王《挽歌》：“百年三万日，一别几千秋。”

陶潜诗：“且进杯中物。”伪苏注引吴衍事，乃妄撰者。

后汉崔瑗，铭其座右，举所当戒谨者以自警。

汉二千石，朱旛皂盖。

其二

策杖时能出，王门异昔游。已知嗟不起，未许醉相留。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终思一酪酊，净扫雁池头。（此劝王无忘燕好，下四属戏词。策杖而出，己兴犹存。王门异昔，不复燕客也。嗟不起，述王自叹之词。未许留，惜王断酒之禁。蜀酒、江鱼，俱堪适口，何不净扫池头，以博一醉，乃冀王款留也。不起，用《七发》语。醉留，用陈孟公事。酪酊，用山简事。雁池，用梁孝王事。）

慈水姜氏曰：杖策者，策杖而行。萧琛少时见王俭，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俭坐。则古人于杖，虽少年皆用之矣。曹植诗：“策杖从我游。”

《水经注》：巴乡村人善酿，俗称巴乡出美酒。

又：嘉鱼出于丙穴。

《西京杂记》：梁孝王筑兔园，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

王病不起，旧注引《谢安传》语。安寝疾，曰：“吾昔梦鸡，今岁在酉，吾殆不起乎。”但谢公所云“不起”，乃病亡之兆，岂可引比汉中乎？卢元昌曰：不起者，谓王病酒不能起，本枚乘《七发》篇中连用起字：于音，曰：

“太子能强起听之乎？”于味，曰：“太子能强起尝之乎？”于马，曰：“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连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汉中王也。《博议》又引《殷浩传》深源不起，谓王嗟杜公不复起用。细玩三章，只是讽王断酒，并无自述潦倒意，恐亦未合。

其 三

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空余枚叟在，应念早升堂。（此望王亲厚故交，三四亦戏词。群盗，蜀有徐知道，两京有党项羌，东都有史朝义。无归路，公不能归乡。会远方，遇王于梓州。王既怜爱诗才，亦须记忆酒兴，意盖索饮也。鲁卫，比王兄弟俱贵。徐陈，比王宾客已衰。枚叟，公自谓，旧已登堂，今不当谢绝也。三首俱带索饮意，故曰戏题。）

陆机《文赋》：“立片言以居要，为一篇之警策。”

傅亮《封诸皇弟皇子奏》：“地均鲁卫，德兼庸贤。”【钱笺】开元十四年十一月，明皇幸宁宪王宅，与诸皇宴，探韵赋诗曰：“鲁卫情尤重，亲贤尚转多。”璠为宁宪王之子，故用其语。《中庸》：“尊其位，重其禄。”吴注：“梁元帝书：情深鲁卫，书信恒通。”

徐陈，谓徐干、陈琳也。魏文帝《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雪赋》：“召邹生，延枚叟。”《汉书》枚乘为弘农都尉。去官游梁，梁客皆善属词赋，乘尤高。

《诗品》：“公干升堂，思王入室。”

玩月呈汉中王

依蔡氏编在宝应元年梓州诗内。

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此诗自叙呈王，皆于玩月中写出。露清、月满，夜景殊胜，乃浮客转为危坐者，为别王而独行耳。关山同照，王亦远谪也。乌鹊多惊，自叹羈孤也。二句，咏月下情景。既而风吹晕生，月光微霭，故欲得淮王术以破之。此句属谑词。【黄生注】五六，即“万象皆春气，孤槎自客星”意。）

谢惠连诗：“眷眷浮客心。”《后汉书》：茅容避雨树下，危坐愈恭。

《记》云：日月无私照。崔日用诗：“万里照关山。”此同照所本。杨用修作一点，引东坡《洞仙歌》云：“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用其语也。《赤壁赋》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说涉于新巧。

曹孟德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淮南子》：“画芦灰而月晕阙。”【许慎注】“有军士相围守则月晕，以芦灰环月，阙其一面，则月晕亦阙于上。”庾肩吾诗：“圆随汉东蚌，晕逐淮王灰。”《广韵》：“晕，日月旁气。月晕则多风。”

王褒《关山月》：“天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

从事行赠严二别驾

一云《严别驾相逢歌》。鹤曰：鲁师二注及梁氏编次，皆以为永泰元年梓州避乱时作。考崔旰之乱，在是年闰十月，公已次云安矣。当是宝应元年，避徐知道人梓州时作，故诗云：“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则决意下忠渝矣，岂复十步一首回于草堂乎。诸本题下并注云：“时方经崔旰之乱。”此皆注家妄添，而后人不察，以为公自注耳。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从东川回想草堂，恐遭乱焚毁也。）

《元和郡县志》：梓州，今为东川节度使治所。

《通鉴》：宝应元年秋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为其将李忠厚所杀，于是剑南悉平。何逊诗：“萧索高秋暮。”

梓中豪俊大者谁，本州从事知名久。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乌帽拂尘青骡粟，紫衣将炙绯衣走。（此记别驾待客之情。蛟龙吼，指舞剑言，用《晋书》剑跃延津，化为二龙事。乌帽则拂其尘，青骡则饲以粟。紫衣者进肉，绯衣者奔走，皆席中实事。）

《史记》：山东豪俊。

师氏曰：梓州，属东川。严二为梓州别驾，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为本州从事。鹤曰：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郡从事，秩六百石。又《续通典》云：唐以堂吏朱俭为华州别驾，给事郎萧佻驳曰：别驾，古为治中从事，与刺史别乘。则别驾称从事，其来尚矣。卢谔诗：“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

晋《白纈歌》：“袍以光躯中拂尘。”【朱注】赵云：青螺粟，帽之纹也。此说非是。盖即公诗“与奴白饭马青刍”意，当依卞氏本作青骡。

炙，脍炙也。

铜盘烧蜡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黄昏始扣主人门，谁谓俄顷胶在漆。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神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优今愈疾。（此叙夜来豪饮之兴。胶投漆中，喻宾主相得。此时万事俱忘，百年不计，但领此一番倾倒开豁，不觉久病顿廖矣。）

古诗：“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铜盘，烛台也。

《诗》：“夜如何其？夜未央。”梁朱异歌：“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

《淮南子》：“日薄于虞泉，是谓黄昏。”古诗：“来到主人门。”

刘孝成诗：“循江俄顷回。”《后汉书》：陈重与雷义为友，乡里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

《庄子》：“索我于形骸之外。”

《晋书·司马承传》：王敦曰：“大王雅素佳士。”

高视乾坤又可愁，一体交态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须向古人求。（未感叹别驾交谊。《杜臆》：高视二句，起伏顿挫，言乾坤之大，而交态同属悠悠，唯严君意气，能不愧于古人耳。此章，首尾各四句，第三

段六句，第四段八句。)

《翟方进传》：“一贵一贱，乃见交态。”

《汉书·武安侯传》：灌夫与魏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魏志》：刘先主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世说》：晋武帝问王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云：“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耳。”

赠韦赞善别

黄鹤、单复俱编在室应元年梓州诗内。《唐志》：东宫官左赞善大夫五人，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

扶病送君发，自怜犹不归。只应尽客泪，复作掩荆扉。江汉故人少，音书从此稀。往还二十载，岁晚寸心违。（上四，送别之意。下四，别后之怀。通首皆属叙情。寸心违，不得遂聚首之乐也。《杜臆》：此诗语多婉转，无限感伤，真堪一字一泪。）

寄高适

按：代宗即位，在宝应元年四月，此时公在成都，高在蜀州，不得云乾坤隔远。自严武还京，高适代尹成都，公则自绵入梓，故有隔远之语。此诗寄适，当在是年之秋，旧编俱未当。

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北阙更新主，南星落故园。定知相见日，烂漫倒芳樽。（此在梓州，而寄诗于适也。一二，从高说至己。三四，从己说向高。此叙出相隔苦衷。新主初立，则故园可归，从此相见倾樽，得以谈诗论事，此豫道还京之乐也。）

《杜臆》：《招魂》乃宋玉所赋，玉本楚人，故起句用之。适本传：五十工诗，好事者辄传布，又具王霸大略，慷慨善谈论。三四正道其实。

以南星对北阙，是借喻语。公与适将自南而回，故曰落故园。公诗“南极一星朝北斗”，意正相似。按：《史记·天官书》：东井之西，曲星曰钺，钺北北河，钺南南河。《正义》曰：钺乃秦之分野，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夹东井南北，置而为戒。南星不见，则南道不通，北亦如之。此云“南星落故园”，是南星见，而南北道通矣。且于长安分野，亦有取义。

烂漫，醉貌。

此诗诸家聚讼，多疑贗本。顾注疑高适还京在广德二年，不得称新主。不知送高还朝，别有一诗，此则喜代宗初立而作，不必牵合同时。朱注疑成都为蜀地，不得言楚。考七国时，蜀本属楚，前《送李校书》诗亦云“已见楚山碧”，则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杜臆》疑适家沧州，不得言故园。按：公本杜陵人，故以长安为故园，原未尝专指适也。诸说纷纷，今并正之。

野望

【鹤注】此诗宝应元年十一月在射洪县作。程氏曰：射洪县，在梓州东六十里。

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山连越隗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绿，极目伤神谁为携？（此在射洪而野望也。山北水西，野望之地。仲冬风日，野望之时。次联远望，承上山水。三联近望，起下伤神。仍在上下四句分截。山发南荒，水通楚界，数千里脉络，包在二句。曰连、曰蟠，山形长而曲也。曰散、曰下，水势分而合也。独鹤有似羈栖，故见舞而讶。饥乌有感旅食，故闻啼而怜。触目伤情，因思携酒销愁耳。【顾注】酒暖则绿，射洪寒轻，故冬酒仍绿，应上始凄凄。极目二字，明点望字。）

金华山，在射洪县北，县又在涪水之西。《方輿胜览》：金华山，在梓州射洪县。《一统志》：在潼川州射洪县北二里。【钱笺】《元和郡县志》：涪江水，西自鄆县界流入，在射洪县东一百步，县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寰宇记》：涪江，自涪城县东南，台中江东流入射洪县。屈曲二十里，北通遂州。

《汉书》：越隗郡，本益州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唐书》：隗州越隗郡，属剑南道。《御览》：《永昌郡传》云：越隗郡，在建宁西北千七百里，自建宁高山相连，至川中平地，东西南北，八百余里。《一统志》：今为四川行都司。常璩《蜀志》：秦置蜀郡，汉高祖置广汉郡，武帝又分置犍为郡，后人谓之三蜀。三蜀：蜀郡、汉郡，犍为郡也。

《寰宇记》：巴州北水，一名巴岭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渝州，今隶巴县。《三巴记》云：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四如巴字，故称三巴。《水经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橘溪、力溪、沅溪、西溪也。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右所居，故谓五溪蛮也。郭棐《酉阳正俎》云：五溪皆槃瓠子孙所居，其后为巴。春秋时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秦昭王伐楚，取其地，因谓之五溪蛮。《寰宇记》：黔州涪陵水，西北注涪州，入蜀江。黔州，今辰州地，即五溪水也。涪水至渝州，与岷江合，至忠涪以下，五溪水来入焉。此云下五溪，盖约略大势言之。

谢朓诗：“独鹤方朝唳，饥鹯此夜啼。”

张正见诗：“饥乌落箭锋。”

《元和郡县志》：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谓水口为洪，因名射洪。《豳风》“十月获稻，”而云“为此春酒”，盖冬酿而春成也。此诗“春酒寒仍绿”，亦言冬酒。

极目、伤神，四字对举，据成都《野望》诗，甲出郊极目。从朱本为是。

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鹤曰：宝应元年秋，公自梓归成都迎家，再至梓州。十一月，往射洪，乃是时作。广德元年，虽亦在梓，而冬已往阆州矣。《舆地纪胜》：陈拾遗书堂，在射洪县北金华山。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施德碑于金华山读书堂，今在玉京观之后。地志：金华山，上拂云霄，上瞰涪江。有玉京观在本山上。东晋陈勋学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监中建观。《唐书》：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常读书于金华山。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首记金华山观。上二，山之高。下二，观之丽。）

黄希曰：《水经》云：涪水东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朱往】涪右，在涪江之右也。谢灵运诗：“众山亦当空。”

《尔雅》：“石戴土谓之崔嵬。”《诗》：“陟彼崔嵬。”

吴论：山色上映，若天光下垂而回抱于丹台。琼，赤玉也，与上紫字相应。师氏曰：蔚蓝，乃洞天之名，金华山有观。故云。杜田曰：《度人经》：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诸天皆有隐名，第一太黄皇曾天，郁缙玉明。缙，音蓝。蔚蓝，即郁缙也。赵曰：蔚蓝，谓茂蔚之蓝，天之青色如此。若如社说，郁作蔚、缙作蓝，岂有两字俱改易之理，今诗人言水曰掇蓝水，则天之青曰蔚蓝。陆放翁曰：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诗用之，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直谓天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仕而失之者也。《天台赋》：琼台中天而悬居。《金根经》：天阙上有琼楼玉台，主众仙出入之所也。《太平经》：太空琼台，洞门列真之殿，金华之内，侍女众真之处。

系舟接绝壑，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淡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有余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此记登山瞻眺，乃观中冬景。从水而来，故系舟。陟山之上，故杖策。层巅川谷，遍览山水也。玉女，谓烧香者。仙人，谓访道者。）

骆宾王诗：“薄烟横绝壑。”

陆士衡诗：“杖策将远寻。”应璩《驰射赋》：“尔乃萦回盘厉。”

谢灵运诗：“筑台基层巅。”

曹植诗：“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此叹学堂遗迹也。柱仄苔青，见其荒凉。临风激烈，吊古精深矣。此章中间八句，前后各四句。）

江淹诗：“青苔日夜黄。”

古诗：“长歌正激烈。”

陈拾遗故宅

杨德周曰：陈拾遗故宅，在射洪县东武山下，去县北里许。本集云：子昂四世祖陈方庆，好道，隐于此。有唐朝道观址，而真谛寺在其左。《碑目》云：陈拾遗故宅，有赵彦昭、郭元振题壁。钱谦益曰：《旧书》：陈子昂家世豪富，子昂独苦节读书。为《感遇》诗三十首，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高宗崩，诣阙上书，自称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子昂。则天召见，拜麟台正字，再转右拾遗。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首记拾遗故宅。）

《易林》：“大屋之下，朝多君子。”

何逊诗：“独守故园扉。”

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此赞其才名过人。上追骚雅，下踵扬马，六朝不足道矣。）

子昂为麟台正字，其位卑下。

赵曰：江左之诗，至子昂而初变，盖本乎《离骚》、二《雅》也。

殷仲文诗：“哲匠感萧辰。”

卢藏用《子昂别传》：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风骨。按：扬马皆蜀人，故比之陈公。

《易》：“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此志其交友遗迹。公见壁上题笔，因知赵郭同游。胡震亨曰：赵有美玉，故比彦昭。郭为县尉，起自通泉也。）

【鹤注】彦昭与元振，同业太学，故宜同游。《唐书》：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彦昭相同。故云“多秉辅佐权”也。

湛方生云：素壁流光。

索靖《草书状》：“宛若银钩，飘若惊鸿。”

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未从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字终湮，但诗留忠义，自足传之不朽耳。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皎然曰：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朱注】《感遇》诗多感叹武后革命，时寓旨神仙，故公以忠义称之。

王嗣爽曰：拾遗《感遇》诗，著名已久。然阅其本传及集中所上书疏，多侃侃忠直语。此诗前提圣贤，后结忠义，盖能立忠义，乃是圣贤之徒，而终古不朽矣。公特阐其幽，见其文章有本领也。

谒文公上方

黄鹤编在宝应元年梓州内。《维摩经》：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前汉·翼奉传》云：上方之情乐也。

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萝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首记上方景象。野寺二句，遥望寺前。石门二句，近至山门。风磴二句，入寺之路。庭前二句，直造寺中矣。高下居，僧房层叠。绛气横，日映霞光。风磴，石梯凌风。卷舒，风动藤萝也。猛虎卧庭，比其法力神通。）

江淹诗：“绛气下萦薄。”注：“绛气，赤霞气也。”《洞箫赋》：“标敷纷以扶疏。”

《归去来辞》：“既窈窕以寻壑。”

《史记》：“不避猛虎之害。”《高僧传》：惠永住庐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之，辄驱出令上山。人去后，还复驯伏。又潭州善觉禅师，以二虎为侍者。

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余。长者自布金，禅龕只宴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此赞文公道法。登堂俯视，烟尘即在目前，文公说法之外，久不下接尘世矣。施金者至，而禅心不动，外忘物也。中无所翳，而虚明常在，定生慧也。）

《杜臆》：俯视二句，便知上方所由名。《国策》：韩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王粲《登楼赋》：“循阶除而下降兮。”

《续高僧传》：法云讲《法华经》，忽感天花，状如飞雪，满空而下，延于堂内，升空不坠。又胜光寺道宗讲大论，大雨众花，旋绕讲堂，飞流户内。

一说以不下为不减十年，恐于上文外字、本句余字，俱未安耳。

《西域记》：昔善施长者，拯乏济贫，哀孤惜老，时号给孤独。愿建精舍，请佛降临，惟太子逝多园地爽垲，具以情告。太子戏言金遍乃卖。善施即出藏金，随言布地，建立精舍。

陈何处士诗：“禅龕八想净，义窟四尘轻。”《广韵》：“龕，塔下室。”嵇康诗：“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唐书》：天竺国王尸罗逸多，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洙曰：佛书有牟尼珠及水月之说，言其性之圆明也。

《楞严经》：白月则光，黑月则暗，《法苑珠林》：西方，一同分为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于月尽，名为黑月。

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末叙来谒之意。上六作悔语，下六作悟语。诗酒为障，簪裾系情，则此中芜蔓矣。既知贵贱同归于尽，须向心地用功。刮膜，去外来之蔽。汲引，开本性之觉。咏僧家诗，全用释典，乃杜公独步处。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十二句收。）

《檀弓》：“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

王勃诗：“诗酒间长筵。”

孔鱼诗：“吾子盛簪裾。”

鲍照诗：“同尽无贵贱。”《李斯传》：“国为丘墟。”

《楞严经》：“所说自然成第一义。《涅槃经》：出世人所知，名第一义谛，世人所知，名为世谛。《广弘明集》：昭明太子答问二谛：一真谛，曰第一义谛。二俗谛，亦曰世谛。

《华严经》：菩萨摩訶萨，有址种回向。《华严论》：有心地法门。

【钱笺】佛说心地者，以心有能生可依止义喻之。如地佛菩萨，发心修行，最重初心。如《华严》云：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是也。故曰心地初。旧引《楞严》初地，不切。

《涅槃经》：如盲目人为治目，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篦决其眼膜。

《法华经》：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车渠、玛瑙。《广雅》：“车渠，石之次玉。”《广志》：车渠，出大秦及西域诸国。

《楞严经》：是人即获无生法忍。《疏》云：真如实相，名无生法，无漏真智为忍。江总《栖霞寺碑》：“汲引之常。

《老子》：“嘘之吹之。”

《东坡志林》云：子美诗：“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知子美诗外，别有事在也。

王嗣爽曰：“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不过袭庄、列语。“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亦禅门恒谈。东坡以此四句，许公得道，此窥公之浅者。余读公诗，见道语未易屈指，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学佛得之。平生饥饿、穷愁，无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炼之，而动心思性，天机自露。如铁以百炼成钢，所存者铁之筋也，千古不磨矣。《西铭》云：“富贵福泽以厚生，生无不死。贫贱忧戚以玉成，成者不坏。”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宋张表臣曰：予读“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叹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则又骇其奋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爱其清旷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君随丞相后，我住日华东”，则又怪其华艳也。“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嗟其穷愁如此。及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笑时花近靥，舞罢锦缠头”，则又疑其侈丽也。至读“讎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则又见其发扬而蹈厉矣。“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则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则又知其许国而爱君也。“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则知其伤时而忧民也。“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斯则隐恶扬善，而《春秋》之义耳。“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天王守太白，仁立更搔首”，斯则忧深思远，乃诗人之旨耳。至于“上有郁蓝天，垂光抱琼台”，“风帆倚翠盖，暮把东王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佛来之义耶？呜呼！有能窥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体者乎。此予所以稚齿服膺，华颠未至也。

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

黄氏编在宝应元年梓州诗内。又注：后魏置射洪县，唐属梓州，县东有射江，县在梓州东南六十里。

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此叙李交谊。）

刘向《说苑》：太史谓武王曰：“爱其人，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储胥。”《孔丛子》亦云：“爱屋及乌。”

《北史·李延寿序传》载阎信谓其祖李暹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

南京乱初定，所向色枯槁。游子无根株，茅斋付秋草。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此自叙行踪。上四，叹成都乱后，草堂不可复居。下四，伤出峡无资，室家未有归处。《杜臆》：十金不可得，而至妻孥莫保，穷途之困可知。）

南京，注见十卷。乱定，徐知道已平。

枯槁，谓景色萧条。《楚辞》：“形容枯槁。”

谢朓诗：“根株久离别。”

李膺《益州记》：广阳州东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谷，东二里至明月峡，峡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圆孔，形若满月，因以为名。《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峡，三峡之始。《寰宇记》明月峡，在渝州巴县东八十里。

《海赋》：“维长绁，挂帆席。”

《扬雄传》：家产不过十金。旧注：古者一两金，直十千。今曰十金，则为百千。

苍茫风尘际，蹭蹬骐驎老。志士怀感伤，心胸已倾倒。（未仍称其意气。骐驎自喻，志士谓李。此章，中段八句，首尾各四句。）

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

【鹤注】此是宝应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时作。

将老忧贫窳，筋力岂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诸病入。（从早行叙起，有贫病交侵之感。）

蔡邕《古歌》：“不获已，人将老。”《诗》：“终窳且贫。”《诗传》：“窳者，贫不能为礼也。”

沈庆之诗：“朽老筋力尽。”

鲍照诗，“侵星赴早路。”

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俶装逐徒旅，达曙凌险涩。寒日出雾迟，清江转山急。仆夫行不进，弩马若维絷。（此纪早行景事。穷难自立，逐队依人，此早行之故。日蒙雾，承达曙。江流急，承凌险。仆倦、马疲，言征途况瘁。在困无独立，说出饥馁依人，英雄气短，真是无可如何耳。《杜臆》：寒日、清江二句，写途间早景入妙。）

徐陵《天台山馆碑》：“萧然道气，卓矣仙才。”

庾敳云：“处众人中，居然独立。”

《思玄赋》：“简元辰而俶装。”《注》：“俶，始也。”颜延之诗：“改服饰徒旅。”

潘尼诗：“世故尚未夷，崑函方险涩。”

宋袭芥隐《笔记》：阴铿诗：“野日烧中昏，山路入江穷。”此寒日、清江二句所本。黄希曰：清江指射洪水。唐曰：江为山所激也。

《楚辞》：“仆夫悲余马怀兮。”

《列子》：“弩马棱车，可得而乘也。”潘尼诗：“翔凤婴笼槛，骐驎见维絷。”

汀洲稍疏散，风景开快慢。空慰所尚怀，终非曩游集。衰颜偶一破，胜事难屡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此述途中情绪。雾释路平，乃见疏散风景，此处差堪慰怀，惜非曩时游兴耳。且衰颜暂破，前往恐无胜境，穷途之哭，岐路之悲，终不免矣。仍应年老困穷意。此章四句起，后两段各八句。）

《楚辞》：“寥汀洲兮杜若。”

所尚怀，谓意所好尚。

《梁·景陵王传》：“善立胜事。”

阮籍途穷，注别见。

《淮南子》：杨朱见岐路而泣之，谓其可以南，可以北。

申涵光曰：少时谋生颇易，然正尔负气，岂屑及此。至老方忧，已无可奈何矣。起语怅然。“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处。

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

此自射洪之通泉而作也。鲁峇曰：《地理志》：通泉县，在梓州东南百三十里，去县十五里有佳山水，俗号沈家坑，公至此眺览山水而作。《旧唐书》：通泉，汉广汉县地，隋县也。《寰宇记》：通泉山，在县西北二十里，东临涪江，绝壁二十余丈，水从山顶涌出，下注涪江。《新书》：大历二年属遂州一月。按：唐通泉县，今并入射洪县。

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集，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
敬倾出高岸。（此记山行之迹。晓行沾雾，至午方收。蚊蚋集，见地暖。凫鸭乱，见境幽。登顿、敬倾，来路崎岖也。）

刘孝威诗：“溪行暗难开。”庾信诗：“山深云湿衣。”

《天台赋》：“羲和亭午，游气高褰。”

刘伶诗：“蚊蚋归丰草。”

登顿，登而且顿。谢灵运诗：“山行穷登顿。”江淹诗：“曾阴万里生。”

《诗》：“高岸为谷。”

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山色远寂寞，
江光夕滋漫。（此记驿前之景。从驿望郭，通泉已近也。川自山而注江，故见其绮丽。远寂寞，遥望悠然。夕滋漫，晚照增辉。）

谢朓诗：“衰柳尚沉沉。”

何逊诗：“轻烟淡柳色。”

刘楨诗：“绮丽不可忘。”

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未叙己情，
见山水不足以舒忧也。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四句收。）

杜修可曰：孔子叹凤、泣麟，皆伤时之意。

赵次公曰：汉献帝西迁，王粲之荆州依刘表。其《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过郭代公故宅

【鹤注】郭公，魏州贵乡人，宅在京师宣阳里。今云故宅，当是尉通泉时所居。此自射洪之通泉时作。【钱笺】张说撰行状云：公少倜傥廓落，有大志。十六人太学，与薛稷、赵彦昭同业。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请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落拓不拘小节，常铸钱，掠良人财以济四方，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川之迹，对而不隐。令录旧文，乃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窦怀贞潜结凶党，谋废皇帝。睿宗犹豫不决，诸相皆阿谀顺旨，惟公廷争不受诏。乃举兵诛怀贞等，宫城大乱，睿宗步肃章门观变，诸相皆窜外省，公独登奉天门楼躬侍。睿宗闻东官兵至，将欲投于楼下，公亲扶圣躬，敦劝乃止。及上即位，宿中书十四日，独知政事。下诏封代国公。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徒角切。此言其才品不凡。疏于作尉而长于立朝，正见大受不可小知。）

汉武帝制策：“广延天下之豪俊。”

江淹赋：“脱略公卿，跌宕文史。”

《唐书·郭元振传》：郭震，字元振，以字显。授通泉尉、任侠使气，拨去小节。

陶潜诗：“放意乐余年。”

《通典注》：三公八命，复加一命，则服衮龙。《周礼》：诸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唐书》：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吴都赋》：“喷薄沸腾。”

崔瑗《张衡碑文》：“磊落焕炳，与神合契。”

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辩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此言其功在社稷。赵次公曰：代公定策，在睿宗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龙改元，凡八年。今诗云：“定策神龙后。”盖太平擅宠，始中宗朝，则祸胎在神龙而下也。俄顷二句，谓太平既诛，则尊位有归，亲传不失，所以成睿宗付托之意。）

《前汉·宣帝纪》：论定策功，益封霍光等。

任昉表：“寄深同气，遂荷顾托。”

《通鉴·晋纪》：司马国璠曰：“刘裕削弱王室。”

《唐会要》：元振配飨玄宗庙。《古诗为焦仲卿妻》：“仕宦于台阁。”

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精魄凛如在，所历终萧索。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此经过故宅，以吊古意收。吴论：前作先故宅而后拾遗，此作先代公而后故宅，各见作法。此章三段备八句。）

杨泉《五湖赋》：“有大禹之遗迹。”

谢朓《后园赋》：“清阴起兮池馆凉。”《江赋》：“夏后疏凿。”

《礼记》：师乙曰：“临事而屡断，勇也。”

陆机诗：“顾步咸可欢。”

曹植表：“精魄飞散。”

庾信诗：“萧索无真气。”

王俭《褚渊碑》：“仰南风之高咏。”

潘岳《夏侯湛诔》：“心照神交，唯我与子。”谢惠连《祭古冢文》：“号为冥汉君。”

“俄顷辩尊亲”，推其决几之明。“壮公临事断”，服其应变之敏。二语能写出英雄手段。荀彧之失身，误于不能辩。陈寔之债事，失于不能断。杜诗论人，必具特识，推此可见。

元振《宝剑歌》：“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年，铸作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生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鹤注】此亦在通泉作。王洙曰：稷，字嗣通，收之从子，好古博雅。贞观、永徽间，虞世南、褚遂良以书颀家，后莫能继。外祖魏征家，多藏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结体遒丽，遂以书名天下，画又绝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学，尝喜之。及即位，迁黄门侍郎，历太子少保。会窦怀贞以附太平公主伏诛，稷坐知谋，赐死万年狱。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借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水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首将诗篇引起书画。古风，谓诗体。《陕郊篇》，稷所作。）

《翻译名义集》：优钵罗，此云青莲花。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记书画遗迹。垂露四句，言书。西方四句，言画。）

王愔《文字志》：“悬针，小篆体也。”垂露书，如悬针而势不遒劲，阿那如浓露之垂，故名。”

《诗》：“不蹇不崩。”注：“蹇，亏也。”

《舆地纪胜》：薛稷书慧普寺三字，径三已许，在通泉县庆善寺聚古堂。赵曰：稷书慧普寺三字，乃真书，傍有鬣质缠捧，此其蛟龙岌相缠也。稷所画西方变相则亡。

《法书要录》：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拿攫之势，心手随变，不知所如，是谓达节。

西方变，言所画西方诸佛变相。《西阳杂俎》：唐人谓画亦曰变。

沈约诗：“发地多奇岭，干云非一状。”远注：“发地扶屋椽”，谓西方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

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从题外推开作结。郭薛题留，皆成壮观矣，将来谁复到此，而继其韵事乎？语含自负意。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两都赋》：“娱游之壮观。”

蔡曰：《赵彦昭传》云：与郭元振、薛稷善。《元振传》云：与薛稷、赵彦昭同游太学。盖郭与薛旧为同舍，后又会于通泉也。

稷有《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驱车越陕郊，北顾临大河。此行见乡邑，秋风水增波。西望咸阳途，日暮忧思多。傅岩既纡郁，首山亦嵯峨。操筑无昔老，采薇有遗歌。客游节向换，人生知几何。”

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

【钱笈】《名画记》：稷尤善花鸟人物杂画，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名画录》：今秘书省有稷画鹤，时号一绝。又蜀郡亦有鹤并佛像菩萨等传于世，并称神品。《封氏闻见录》：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东京尚书坊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绝品。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首提薛公画鹤。）

《晋永嘉郡记》：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双白鹤，年年生子，长大便去，只余父母一双在耳，精白可爱，多云神仙所养。梁元帝《鸳鸯赋》：“青山之鹤，昼夜俱飞。”

《北山移文》：“潇洒出尘之想。”《北史》：刘歊矫然出生，如云中白鹤。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鹖邻。（此详写画笔神妙。低昂二句，摹其形体。万里二句，想其精神。低昂，飞伏之致。磊落，英奇之状。势可万里，正见志气之远。森然会神，不在粉墨之迹矣。白凤、仓鹖，乃借外象以相形。）

挚虞《鸚鵡赋》：“一低一昂，乍浮乍没。”

黄琼疏：“朱紫共色，粉墨杂糅。”

崔豹《古今注》：“《雉朝飞操》：雌雄群游于山阿。”王褒颂：“聚精会神，相得益彰。”

颜延之诗：“威迟良马烦。”扬雄《甘泉赋》：“吐白凤。”《禽经》：“白凤谓之鹖。”

《诗》：“有鸣仓庚。”《尔雅疏》：“黄鹂留，一名仓庚，一名商庚。”

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污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此从画壁生慨。壁经风雨，在画鹤终当灭迹。然看赤霄冥举，即真鹤有时遁形。凡物皆当嗾观矣。朱云：本咏画鹤，以真鹤结之，犹之咏画鹰而及真鹰，咏画鹤而及真鹤，咏画马而及真马也。公诗格往往如是。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诗》：“我有嘉宾。”

曝露，昼则暴日，夜则露湿也。《左传》：其曝露之，则恐燥湿之下时。

《七命》：“挂归翮于赤霄之表。”《诗品》：“真骨凌霜。”

江淹赋：“夕饮玉池津。”

洙曰：有遗支遁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

颜延之诗：“龙性谁能驯。”

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

【鹤注】此宝应元年十一月往通泉时作。《全蜀总志》：野亭，在射洪县治东北，杜诗“亭景临山水”，即此地。

江水东流去，清樽日复斜。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亭景临山水，村烟对浦沙。狂歌遇形胜，得醉即为家。（上四，写景言情，乃感伤语。下四，逐句分应，作自解语。亭临山水，承江流。烟对浦沙，承日斜。遇此形胜，则异地相忘。醉即为家，故旧京莫问耳。）

谢朓诗：“春夜别清樽，江潭复为客。叹息东流水。何如故乡陌。”北齐卢询诗：“别人心已怨，愁空日复斜。”

曹植诗：“离别各异方。”

刘孝威诗：“为贪止山水。”

鲍照诗：“漠漠村烟起。”李百药诗：“前阶枕浦沙。”

徐干《中论》：“被发而狂歌。”徐悱诗：“表里穷形胜。”

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一统志》：东山在潼川州东四里，隔涪江，层岩修阜，势若长城，杜甫有诗。

姚公美政谁与侔，不减昔时陈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马游。（首叙设宴之由。东山之宴，侍御为主，而曰姚日陪游者，盖前此已迭为宾主矣。）

豫章王嶷笺：“庾亮以来，荆州无复此美政。”

《后汉书》：陈寔补闻喜长，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

《地理志》：太丘属沛国。

《曲礼》：“上客起。”《史记》：老子为柱下史。

吴论：“多暇方游，见不以耽酒而废政。”《夏侯湛传》：政清务闲，优游多暇。桓典为骢马御史，注别见。

东山高顶罗珍羞，下顾城郭销我忧。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彩舟。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透迤夜未休。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自登山而泛江，曲尽主人豪兴。一韵分为两段，故一句五句，连拈韵脚。）

张衡《酈酒赋》：“错时膳之珍馐。”《南都赋》：“珍羞琅玕。”

王粲《登楼赋》：“聊假日以销忧。”

何逊诗：“分手清江上。”《楚辞》：“白日晡晚其将入。”

美人，官妓也。汉武帝《秋风词》：“怀佳人兮不能忘，横中流兮扬素波。”梁简文帝诗：“澄江鹜彩舟。”《汉书叙传》：“战士愤怨。”

梁武陵王纪诗：“燕姬奏妙舞。”《楚辞》：“载云旗之逶迤。”注：“逶迤，长貌。”

庾信《对烛赋》：“灯前桁衣疑不亮。”曹植诗：“大鱼若曲陵。”

《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鱼出听。”

蔡邕《弹琴赋》：“感激弦歌，一低一昂。”《记》：“如有求而弗得。”

三更风起寒浪涌，取乐喧呼觉船重。满空星河光破碎，四座宾客色不动。请公临深莫相违，回船罢酒上马归。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从乐极悲生，结出规讽之意。船重，浪涌不行。破碎，星河影荡。色不动，敛容知惧。莫相违，毋忘警戒也。请公，指在座宾主。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晋乐府《子夜变歌》：“三更开门去。”《晋书》：谢安尝泛海，风起浪涌，诸人皆惧，安吟啸自若。

张衡《西京赋》：“取乐今日，遑恤我后。”《尉繚子》：“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

沈约诗：“惟星河犹可识。贾谊《旱云赋》：“相击冲而破碎。”

古诗：“四座且莫喧。”《史记·信陵君传》：“宾客皆惊。”

《记》：“孝子不登高，不临深。”

王浚书：“回船过军。”《留侯世家》：上起去罢酒。《史记·廉颇

传》：披甲上马。

曹植诗：“观会难再遇。”《秋风词》：“欢乐极兮哀情多。”

魏文帝乐府：“溪谷多悲风，霜露沾人衣。” 谢庄《月赋》：

“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渔 阳

此当是宝应元年冬晚在梓州作。赵叟曰：公在梓州，闻雍王授钺，作此诗以讽诸将也。

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猛将翻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计。禄山北筑雄武城，旧防败走归其营。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上四，讽贼党之归顺。下四，慰燕人之向化。官军精锐，节制得人，彼河北诸将，翻然而来，犹恐后时，若不入本朝，真失计矣。又为慰论燕人之词曰：当时禄山猖獗，尚筑垒以防退走，今王师破竹，思明旦夕奔窜，诸耆老当亦知之否耶。）

《后汉书》：吴汉亡命在渔阳，说太守彭宠曰：“渔阳突骑，天下所闻也。”《晁错传》：“轻车突骑。”师古注：“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陈也。”

《诗》：“赫赫厥灵。”《唐书》：宝应元年九月，鲁王适改封雍王。冬十月，以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统河北、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兵十余万，进讨史朝义，会军于陕州。王，即德宗也。《荀子》：“桓文之节制。”

猛将，指河北降将，时薛嵩以四州来降，张忠志以五州来降。

《旧书》：禄山反时，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聚粮。

系书，用鲁仲连约矢射聊城事。

花 底

【鹤注】花柳两章，当是广德元年春梓州作，宜在《遣忧》之前。

紫萼扶千蕊，黄须照万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此诗咏花，有妍华易谢之感。上四句，对花惊喜，下则意在惜花也。紫萼包乎蕊外，黄须映自花中，花之内外俱丽矣。行暮雨，见花润。入朝霞，见花鲜。潘安县，见花多。留卫玠，见花美。莫委泥沙，不忍睹其零落耳。此咏梅花也，在下章点明。《晚出左掖》诗亦言花底，乃指桃花，有春色醉仙桃可证。）

【顾注】萼，花蒂也。蕊，须头之点也，花须多是黄色。

周弘正诗：“带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

晋潘安仁为河阳令，县皆树花。

卫玠，风神秀异，乘羊车入市，见者以为玉人。

柳 边

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紫燕时翻翼，黄鹂不露身。汉南应老尽，霸上远愁人。（【顾注】此诗咏柳，有时光迅速之感。首二，初春之柳。枝嫩叶青，正见其新。五六，暮春之柳。汉南、灞上，借柳寄慨。枝动，故翻燕。叶密，故藏鹂。汉南之柳，应且老尽，自况淹留。灞上之柳，远亦愁人，遥忆长安也。【顾注】两句用柳事，调稳而味长。）

古诗：“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苕溪渔隐句云：“话尽春愁双紫燕，唤回午梦一黄鹂。”用燕鹂而语更逸。

《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

《三辅黄图》：“霸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手折柳赠别，名曰销魂桥。”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此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唐书》：宝应元年冬十月，仆固怀恩等屡破史朝义兵，进克东京，其将薛嵩以相、卫等州降，张志忠以恒、赵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义走至广阳自缢，其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幽州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上四，闻收复而喜。下思急还故乡也。初闻而涕，痛忆乱离。破愁而喜，归家有日也。纵酒，承狂喜。还乡，承妻子。未乃还乡所经之路。【顾注】忽传二字，惊喜欲绝。愁何在，不复愁矣。漫卷者，抛书而起也。【黄生注】此通首叙事之体。剑外见地，青春见时。曰作伴者，风和景明，能助行色也。）

【旧注】巴县有巴峡，巫山县有巫峡，襄阳属楚，洛阳属河南。

【顾注】公先世为襄阳人，祖依艺，为巩令，徙河南。父闲，为奉天令，徙杜陵，而田园尚在洛阳。

顾宸曰：杜诗之妙，有以命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王嗣爽曰：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朱瀚曰：涕泪，为收河北。狂喜，为收河南。此通章关键也。而河北则先点后发，河南则先发后点。详略顿挫，笔如游龙。又地名凡六见，主宾虚实，累累如贯珠。真善于将多者。

黄生曰：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数首及此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对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对之欲笑。盖能以其性情达之纸墨，而后人之性情，类为之感动故也。使舍此而徒讨论其格调，剽拟其字句，抑末矣。

远 游

此诗乃广德元年春作。宝应元年，史朝义战败，北渡河，帅卫兵来战，又败走，所谓胡骑走也。

贱子何人记，迷方著处家。竹风连野色，江沫拥春沙。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首联，远游之迹。三四，言景。五六，远游之事。末二，言情。何人记，言旧交已疏。着处家，谓行踪无定。风竹江沙，自况飘摇流荡。即景寓情，善于变化。传言未确，故云似闻。不觉失喜，犹云失声失笑。【顾注】着一失字，从前之揣摩忧虑，当日之惊疑踊跃，种种如画。）

鲍照诗：“南国有儒生，迷方独沦误。”《杜臆》：迷方，本《论语》游必有方意。

沫，流水之淳。《庄子》：“流沫四十里。”

宋之问诗：“失喜先临镜。”

春日梓州登楼二首

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春在梓州时作。诗云“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盖是年春史朝义初灭也。

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羸栖。江水流城郭，春风人鼓鼙。双双新燕子，依旧已衔泥。（此间登楼而兴羁旅之感。首联，情景并提。次联，承行路。下四，承登楼。《杜臆》：行路之难不一，故用如此二字该之，起语无限悲凉。衰年流落，此身却无少壮，而浪迹但有羸栖，两句各倒转一字，便语新而声协矣。水流城下，登楼所见。风送鼓声，登楼所闻。新燕巢楼，而旅人无定，对景伤情，语意双关。数句中，有梓、有春、有楼，写景言情，相融入化。）

古乐府题有《行路难》。

王粲有《登楼赋》。

古诗：“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室。”

杜律首句，有语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故人亦流落，高义动乾坤”，“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既飘忽，又陡健，此皆化境语也。

其二

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次章，登楼而动去蜀之怀。上四，遥望故园。下四，追思吴会。盖恐北归未能，转作东游之想也。《杜臆》：心之所至，目亦随之，故登楼一望，而天畔之眼，遥入故园。朝义既平，战场定矣。洛阳园柳，能复存乎？公少游吴越，故思胜事，自蜀江至吴，必取道荆门也。）

苏武诗：“行役在战场。”

《哀江南赋》：“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南崖有山，名荆门，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对有象门然。

赵汭曰；五言近体，句中用一虚字斡旋，诗家以为难。若一句中用两虚字，抑扬见意，惟老杜能之，而陈后山妙得其法。

有感五首

【鹤注】此广德元年逐时有感而作，非止成于一时。【卢注】五章乃收京后追述当年时事。盖痛其前，又勉其后也。

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白骨新交战，云台旧拓边。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首章，叹节镇不能御寇。当时将帅负恩，不知尽心报国，以致边土争战，而敕使不归。后四句，乃战和两意。劳圣主，承兵戈。报皇天，承恩泽。新战之地，即旧拓之边，伤今思昔也。时李之芳使吐蕃，被留经年，故用张骞乘槎为喻。）

《前汉·黄霸传》：“左右之官，皆将帅也。”又“数下恩泽。”

吴质书：“念蒙圣主恩。”

皇天，比君。《楚辞》：“皇天无私阿兮。”《北史》：高琳为后周名将，周文帝宴群公，仍赋诗。琳诗曰：“寄言窦车骑，多谢霍将军。保以报天子，沙漠净妖氛。”何以报天句，本此。

魏许昌碑表：“白骨既交于旷野。”温子升《为高敖曹谢表》：“群龙交战。”

【钱笺】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等处节度使以统之。禄山反后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曰云台，思开国功臣也。《通鉴》：汉武帝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杜佑曰：轮台，渠犁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连。温子升《答齐神武敕》：“开拓边境，为国立功。”

《汉·张骞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经匈奴，匈奴留骞十余载，后亡归汉。【朱注】张骞穷河源，无乘槎之说。张华《博物志》：海上有人，每年八月，乘槎到天河，未尝指言张骞。宗懔《岁时记》乃云：武帝令张骞寻河源，乘槎而去。赵蔡俱疑懔为讹。或云：张骞乘槎，出《东方朔内传》，今此书失传。庾肩吾《奉使江州》诗：“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正用此事也。

洪容斋《续笔》云：前辈谓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不忘君，故诗有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应厌奔走，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

其二

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此章，叹镇将之拥兵。上二分提，三四承首句，五六承次句，末二总结。蛇豕，指河北降将。虎狼，指吐蕃羌夷。诸侯不修职责，致烦朝使谕旨，近在内地，尚有隐忧，况青海越裳，能勤远略乎。盖由人君急于息战，以致国威不振也。）

《左传》：“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

贾山《至言》：“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

《董仲舒传》：使者冠盖相望。

【朱注】天宝后，南诏叛唐归吐蕃，屡为边患。此诗青海指吐蕃，越裳指南诏也。《南史》：林邑国，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界也。杜氏《通典》：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重译而献白雉。

《易·师》上爻：“大君有命。”宋之问诗：“汉皇未息战。”

《书·武成篇》：“归马于华山之阳。”

此诗末二句，向有三说。旧注谓：戒当时生事外夷者，其说迂而不切。观吐蕃入寇，郭子仪仅以二千骑从事，亦何暇生事乎？《杜臆》谓：推原祸本，因玄宗大开边衅，致贻患至今，若早能息战归马，焉有此祸乎？玩诗语意，亦不相合。《钱笺》谓：息战归马，惜代宗不复能用兵，而婉其辞以讥之。此说近是。但此时民苦兵革，亦岂可劝之用兵乎。愚按广德元年，史朝义既诛，河北诸将皆降。仆固怀恩奏留降将，分帅河北。唐世藩镇之祸，实自此始。诗言息战归马，盖欲收镇兵以实关内。时子仪在京，可为统领。一以销北顾之忧，一以备西侵之患。此最当时大计，唯此计不行，而后有吐蕃之陷京。怀恩之犯阙，不胜纷纷多事矣。考大历八年，子仪入对，谓河南等镇，殫屈稟给，未始蒐择，请追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则攻必破，守必全，久长之策也。公之熟筹时事，正与汾阳意同。

其 三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此章，叹都洛之非计。上四述时议，下四讽时事。议者谓帝幸东都，其地舟车咸集，贡赋道均，且传仓多积粟，春待驾临，此特进言者之侈谈耳。岂知国家欲固金汤而新宇宙，实不系乎此。若能行俭德以爱人，则盗贼本吾王臣耳，何必为此迁都之役耶？

【单复注】盗贼本王臣，即“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谓也。【顾注】是年天兴圣节，诸道节度使献金饰器用、珍玩骏马，其值缗钱二十四万。常袞上言请却之，不听。代宗渐有奢侈之志，故以俭德规之。）

《世说》：晋元帝问洛下消息。

《史记》：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焉。”

《汉·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腐败而不可食。”

《上林赋》：“建翠华之旗。”

贾谊曰：金城汤池，帝王万世之业。

《书》：“慎乃俭德。”

《诗》：“莫非王臣。”杨德周曰：“盗贼本王臣”，驾馭抚綏，俱在其中。

钱谦益曰：自吐蕃入寇，车驾东幸，程元振劝帝都洛阳以避蕃乱。郭子仪附章论奏，其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狭隘，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鳢之直，则黎元自理，寇盗自息。”公此意，正概括汾阳论奏大意。

朱鹤龄曰：唐江淮之粟，皆输洛阳，转运京师。时刘晏主漕，疏浚汴渠，故言洛下舟车无阻，贡赋大集，当急布春和。散储粟以贍穷民。

王道俊《博议》曰：《伤春》诗有“近传王在雒”及“沧海欲东巡”之句，则此诗为传闻代宗将幸东都而作也。史称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广德二年三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晏乃疏汴水，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公之意，唐建东都，本备巡幸。今汴洛之间，贡赋道均，且漕渠已通，仓粟不乏，只待翠华之临耳。勿谓洛阳阨陋，无金汤可守。乘此时而赫然东巡，号令天下，则宇宙长新矣。盖能行恭俭之德，则率土皆臣，盗贼岂足虑哉。王导论迁都云：“能弘卫文大帛之冠，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墟。”公意正此意也。

按：已上两说不同，今主钱氏，有子仪筹策可据也。

其 四

丹桂风霜急，青梧日夜凋。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授钺亲贤往，卑宫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此章，讽朝廷建宗藩以慑叛臣。上二，即景托兴，引起强干。下文，亲贤封建，即申明此意。桂，比王室。梧，比宗藩。曰急、曰凋，见其侵陵削弱矣。惟国家本干强固，则节镇自然臣服。昔上皇在蜀，一命亲贤往镇，而制诏遂至遥传，此当时已行之成验也。今若依古封建之制，可以坐销乱萌，何待听箫韶而始见太来哉。

【黄生注】卑宫，承前俭德来。）

《汉·五行志》：成帝时童谣：“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注：桂，赤色，汉家象。张正见诗：“丹桂有藂香。”

鲍照诗：“青梧叶方稀。”

后汉丁恭议：“古者封建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

宋意疏：“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六韬》：“凡国有难，君召将，授以斧钺。”

《左传》：“分茅列土，亲贤并建。”注：“亲贤，同姓也。”晋武帝诏：益州素号难治，宜以重镇亲贤抚之。按：天宝十五载七月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此即亲贤授钺之制诏也。时上皇初幸蜀中，行宫草创，故曰卑宫。【钱笺】上皇分封诸王，如禹之与子，故以卑宫言之。《壮游》诗云“禹功亦命子”，此其证也。

《魏都赋》：“察卑宫于夏禹。”刘勰曰：“古者王言，同称为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诏。”肃宗乾元二年，以赵王系为兵马元帅。诏曰：靖难平凶，必资于金革。总戎授律，实仗于亲贤。宝应元年，代宗即位，以雍王适为元帅。诏曰：“国之大事，兵马为先。朝有旧章，亲贤是属。”此肃、代两朝，授钺亲贤，相沿为定制矣。

《虞书》：“箫韶九成。”

钱谦益曰：天宝十五载七月，房琯建分镇讨贼之议，上皇诏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诏下，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禄山抚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肃宗即位，虽用诸子统师，然皆不出京师，遥

制而已。宗支削弱，藩镇不臣。公追叹朝廷不用琯议，失强干弱支之义也。

卢元昌曰：公是年，为阆州《进论巴蜀安危表》一则曰：原陛下度长计大，速以亲贤出镇。再则曰：必以亲贤委之节钺，此古维城磐石之义。终曰：臣特望以亲贤为总戎者，意在根固流长，国家万代之利。与引诗相表里。

其 五

胡灭人还乱，兵残将自疑。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此章，慨当时重节镇而轻郡守。上四，责诸将之跋扈。下四，伤州郡之诛求。寇灭而人还乱者，由兵少而将自疑也。在诸将实封爵土，绝非假摄者比，何以不思报主，而反怀贰心耶。且节镇权重，则征敛日繁，郡守不得自主，故领郡常无气色，而之官每有怨词。代宗端拱方新，可不下哀痛之诏，以恤穷民乎。知恤民疾苦，则当重司牧之任，以免节镇之牵制也。）

《杜臆》：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奏留薛嵩等分帅河北，此“兵残将自疑”也。田承嗣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又选骁骑万人自卫，谓之牙兵，此“胡灭人还乱”也。

残，乃残少之残，非残害之残。《后汉·公孙述传》：光武下诏曰：“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

【邵注】汉高帝筑坛，拜韩信为大将。【顾注】广德元年，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所谓名绝假也。《汉书·韩信传》：信使人言曰：“齐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帝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赵注】名绝假，言真拜之，非特假节而已。

宋玉《神女赋》：“比之无色。”

《汉书》：萧望之便道之官。《左传》：“我有词也。”

【卢注】哀痛诏，即是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许朕自新”之意。邵注：汉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诏以自悔过。

隋炀帝诗：“端拱朝万国。”《季布传》：“创痍未瘳。”创、疮同。

钱谦益曰：李肇《国史补》：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吏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专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此诗云“登坛名绝假”，谓诸将兼官太多，所谓坐而为使也。“领郡辄无色”，州郡皆权臣所管，不能自达，故曰无色也。“之官皆有词”，所谓为使则重，为官则轻也。《送陵州路使君》诗云：“王室比多难，高官皆武臣。”与此正相发明。东坡谓唐郡县多不得人，由重内轻外者，此天宝以前事。以言乎广德之时，则迂矣。

王嗣爽《杜臆》曰：诗人尚风，其弊也，烟云花草，凑砌成篇，核其归存，恍无定处。杜诗宗雅颂，比兴少而赋多。如此五首，皆赋也，即用比兴，意有所主，总归于赋。故情景不一，而变化无穷，一时感触，而千载长新。又曰：读此五诗，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虚语。耳食者谓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

黄生曰：七律之《诸将》，责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讽人君也。然

此虽讽人君，未尝不责其臣，以强圉国事，败坏至此，皆人臣之罪也。公平日谆谆论社稷忧时事者，大指尽此五首。又曰：此五首，在公生平为大抱负，即全集之大本领，从来读杜诗者，并未拈出。又曰：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

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

【鹤注】宝应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时，郝招饮，出二姬以侑樽。次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诗以戏之。此广德元年作。

使君意气凌青霄，忆昨欢娱常见招。细马时鸣金騶褭，佳人屡出董娇饶。（此追叙通泉之宴。郝常见招，即其意气。马乃佳人所乘者，故下文有再骋之句。）

《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唐书》：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细马称左，粗马称右。黄希曰：马谓之金騶褭，因汉武帝铸金为麟趾褭蹄。诗人遂用之。卢照邻诗：“汉家金騶褭。”

《玉台新咏》：宋子侯曾有《董娇饶》诗。

东流江水西飞燕，可惜春光不相见。愿携王赵两红颜，再骋肌肤如素练。（此望郝携妓而来。自通回梓，郝在东，公在西、故借水流燕飞以起兴。不相见，指佳人而言。王赵，乃使君家妓。）

江水，即射洪江。古乐府：“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

沈约诗：“遥裔发海鸿，连翩出檐燕。春秋更去来，参差不相见。”

又《恩倖传论》：“素练丹魄，至皆兼两。”

通泉百里近梓州，请公一来开我愁。舞处重看花满面，樽前还有锦缠头。（未再致盼望之词。百里携妓，势所不能，亦空想花容而已，故曰戏、曰恼也。此章三段，各四句。）

《九域志》：通泉在梓州东南百三十里，兹云百里，举成数言耳。

《酉阳杂俎》：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

杜田曰：唐明皇宴于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终，戏谓八姨曰：“乐籍今日有幸约供奉夫人，请一缠头。”王洙曰：唐王元宝富而无学识，尝会宾客。亲友谓之曰：“昨日必多佳谈。”元宝视屋良久，曰：“但费锦缠头耳。”

杜甫全集之十二

题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顾往】此广德元年从梓州往阆州时作。《唐志》：梓州治鄴县。《一统志》：废鄴县，在潼川州治东，明并入州。州西一百里有汉废鄴县故城。
【卢注】茅屋壁，便见廉吏梗概。

江头且系船。为尔独相怜。云散灌坛雨，春青彭泽田。频惊适小国，一拟问高天。别后巴东路，逢人问几贤。（首联临别之情，次联鄴县之景，下皆怜郭之意。明府大才小试，天意虽曰难知，但有遗爱在民，人情应共称述，问天问人，乃互应之词。）

《搜神记》：文王以太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为西海妇，欲归，灌坛令当道有德，废吾行。吾行，必有大风疾雨。”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过。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陶潜传》：潜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曰：“令吾尝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秫，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秣。此引灌坛、彭泽，乃借比县令。

《左传》：楚文王戒申侯毋适小国。

屈原有《天问》。

问几贤，问如郭之贤者几人乎。

奉送崔都水翁下峡

【鹤注】广德元年在梓州作。崔为都水使，与公为甥舅，故称曰翁。下峡，将归洛阳也。旧注谓归长安，反迂途矣。公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此可证也。《唐书》：都水监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总河渠诸津监署。

无数涪江筏，鸣桡总发时。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所过凭问讯，到日自题诗。（上四叙送崔，下四记下峡。筏多桡响，从行者众。别离不久，公亦将出峡，以亲族在京，不忍遗弃故也。峡畔祠前，皆崔翁经过之地。《杜臆》：经过之处，有相知者在，先凭翁问讯，待将来到日，我自题诗以赠也。）

胡夏客曰：出峡之舟，多以竹木之筏附于两旁，至今犹然。【邵注】编竹为桴，大者曰筏。桡，短棹也。

《十道志》：白狗峡，在归州，两崖如削，白石隐起，其状如狗。黄牛峡，在夷陵州，石色如人牵牛之状，人黑牛黄。

宋玉《高唐赋》：“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此即巫山神女祠也。

【顾注】将来欲凭此以问安信，何不按日题诗留存手迹乎。【卢注云】张籍《送远曲》：“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即末二句意。按：二说太曲，还从《杜臆》为当。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春作。

凭高送所亲，久坐惜芳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随处发，官柳著行新。天际伤愁别，离筵何太频。（此章惜芳辰三字，见恋别之情。水浪可忧，而山春又可乐，花柳可娱，而离筵又可悵，皆就芳辰上写出悲欢交集之意，于惜别情景，倍觉悲伤矣。李、武称兄弟，故曰所亲。两人俱往蜀，故云太频。）

梁元帝《纂要》：“春辰曰芳辰。”

随炀帝诗：“远水翻如岸。”

《诗》：“他山之石。”

鲍照《游思赋》：“阳精灭兮天际红。”

宋之问诗：“离筵多故情。”

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

【鹤注】涪江在梓州涪城县，引当是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追饯同舟日，伤春一水间。飘零为客久，衰老羡君还。花杂重重树，云轻处处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鬓毛斑。（上四泛舟送别，下四对景伤情。花树云山，归途春色。天涯应为客，故人应君还，鬓斑应衰老，比上截更进一步，愈觉可伤。）

古诗：“相望一水间。”

隋炀帝诗：“远意更重重。”赵曰“花远不如花杂，盖重重便有远意，不宜叠用也。”

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在梓州作。是年岑参自貌州长史归，为太子中允。《唐书》：诸卫府各有仓曹参军。杜确：岑参出为虢州长史，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范季明无考。

迟日深江水，轻舟送别筵。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若逢岑与范，为报各衰年。（上四，送魂还京，有感时事。下四，临别丁宁，兼寄岑范也，鹤曰：玄肃二宗，是年三月葬，故有“帝乡愁绪”、“春色泪痕”之句。公诗多伤时语，故嘱其莫浪传以取忌。）

《诗》：春日迟迟。”

古歌：“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梁简文帝诗：“此时愁绪密。”

又：“泪痕未燥讵终朝。”

《朝野僉载》：咸亨中谣曰：“莫浪传，阿婆瞋。”

各衰年，以已之衰年报岑范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春梓州诗内。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上四送别之情，下四临别之景。追已往，念将来，伤现在，写出会难别易，数语含无限悲伤。【张綖注】花柳，春色可爱者，忽然可恼，以其触忤愁人，直到酒边也。)

张华诗：“词端究未竟，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后感方复起。”
此前四语所本。《孔丛子》云：“彼有恋恋之心，未知后会何期。”

不分，不能分辨也。徐摛诗：“恒教罗袖拂，不分秋风吹。”张正见诗：“不分梅花落，还同横笛吹。”又《袁桃赋》：“尔乃万株成锦，千林似翼。”《寰宇记》：桃花溪，在鄞县三十里，南流入射洪县。

卢照邻诗：“生憎帐额绣孤鸾。”骆宾王诗：“生憎燕子千般语。”
祖孙登《咏柳》：“飞绵乱上空。”

唐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九曰剑南道。无赖，言其狼籍。

朱瀚曰：始而相亲，继而相隔，忽而相逢，俄而相别，此一定步骤也。能翻覆照应，便觉神彩飞动。及细按之，后会无期，应消息茫然。忽漫相逢，应童稚情亲。无赖，即花锦、絮绵。触忤，即不分、生憎。脉理之精密如此。

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春作。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杜臆》：涪城县，今入潼川州。《寰宇记》：香积山，在涪城县东南三里，北枕涪江，寺当在其上。长安亦有香积寺，题故加涪城县以别之。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迥阁临江，故易生愁。中四，皆登阁所见之景，云细、木稠在山前，小院回廊在阁内，浴凫飞鹭在江中，日晚到寺，得以尽览其胜矣。作三层看，便明。山下有江，山腰有阁，山上则有寺也。轻风散云则渐细，落日映枫则更稠，此从一淡一浓对说。寂寂，境地之幽。悠悠，物性之闲。）

庾信诗：“春江下白帝。”《世说》：“渊注渟著，纳而不流。”不流者，江深水静也。添愁者，山高难上也。庾信《枯树赋》：“顿山腰而半折。”

梁简文帝《善觉寺碑》：“回廊遥迳。”

《淮南子》：“凫浴猿躩。”北齐萧愨诗：“飞鹭复惊翬。”

佛书有三界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诸天。陈注：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天、非无想天，皆诸天也。此指山顶殿像言。

古乐府：“夫婿居上头。”

泛江送客

【鹤注】此是广德元年暂游左绵时作。东津在绵州，《打鱼歌》云“绵州江水之东津”是也。【钱笺】《舆地纪胜》：东津在郪县东四里，渡涪江水。

二月频送客，东津江欲平。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离筵不隔日，那得易为情。（上四泛江送客，下四临别伤情，春水生，故江平。烟花承二月，舟楫承东津。重轻二字，眼在句底。把杯闻笛，适足增悲，离筵故也。不隔日，应上频送。）

王融诗：“烟花杂如雾。”“烟花山际重”，重乃浓厚之意。黄生云：重即平声深字，言望去非一重也。

隋尹式诗：“泪逐断弦挥。”

王洙曰：马融去京逾年，有洛客逆旅吹笛，暂闻之甚悲感。

离筵，祖席也。

双 燕

当是广德元年春在阆州作。衔泥入堂，此春日事。曰应曰且，乃计其将来也。鹤曰：观末句，公有意于出峡，未闻严武镇蜀之信也。

旅食惊双燕，衔泥入北堂。应同避燥湿，且复过炎凉。养子风尘际，来时道路长。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此诗托燕自喻，于首尾露意。旅食而惊双燕者，为身将去而燕反来也。随地羈栖，聊避燥湿也。交游渐冷，历过炎凉也。携家梓阆，养子风尘也。长安赴蜀，来时道路也。句句说燕，却句句自慨，皆与旅食二字相关。顾云：世经乱离，而天地仍在，犹云天空任鸟飞。）

【顾注】春燕以其匹至，故《诗》曰“燕燕于飞。”古诗：“昔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室。”

鲍照诗：“出入南关里，经过北堂睡。”

避燥湿，燕不露巢。过炎凉，自夏徂秋。《左传》：子罕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避寒暑燥湿。”刘虬书：“炎凉始茂，动静惟安。”

古乐府《蛺蝶行》：“蛺蝶之遨戏东园，奈何率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

吴均《燕》诗：“问余来何迟，山川几纡直。”所谓“来时道路长”也。

从春叙起，从秋收结。

百舌

此亦同时所作。时程元振已贬斥，公初春犹未知，故借百舌以寄慨。王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随百鸟之音，春啜夏止。《礼记》：小暑至，反舌无声。《朝野僉载》：百舌，食蚯蚓，正月蚓出而来，十月蚓藏而往。

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知音兼众语，整翮岂多身。花密藏难见，枝高听转新。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此诗借鸟托讽，在末二露意。起句便有怪骇意，重重报春，厌其聒耳。中四，见利口百出，不在多人，且匿形难见，而耸听易投。过时发口，虑及谗人，结语大有关系。）

《汲冢周书》：“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鹃始鸣。又五日，反舌无声。螳螂不生，是谓阴息。鹃始不鸣，令好壅逼。反舌有声，佞人在侧。”黄山谷云：予读《周书·月令》，乃解老杜“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之句。《张仪传》：陈轸曰：“轮可发口言乎？”《公羊传》：晋赵鞅除君侧之恶。《楚辞》：“谗人高张。”

上牛头寺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在梓州作。【钱笺】《寰宇记》：牛头山，在梓州郪县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头，四面孤绝，俯临州郭，下有长乐寺。楼阁烟花，为一方胜概。《九州记》：葛仙翁尝游此山。

青山意不尽，袞袞上牛头。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啼莺切，移时独未休。（首章，初上寺而赋也。上四登山，喜心目之旷。下四入寺，咏景物之佳。山意不尽，谓峦嶂层叠。袞袞，连步登陟貌。无拘碍，触景萧洒。浪出游，恣情览胜。花竹之下，寺静池幽，反觉莺啼太切，真是巧于形容。）

《虞诩传》：“勿令有所拘碍。”何逊诗：“吾人少拘碍，得性便游逸。”

梁简文诗：“真成恨不已。”

【钱笺】《图经》云：“山上无禽鸟栖集。”而杜诗有莺啼之句，则《图经》误也。

望牛头寺

《杜臆》：题必有误，望字当在寺下。地志：州南七里有鹤林寺。而牛头山在州西南二里，正与相望。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次章，既上寺而有望也。上四望中之景，下四望中之意。《杜臆》：牛头山高，故望见鹤林。下三句，乃鹤林寺景，其寺必有名僧传佛心印，而长者于此布金。故公欲从之求第一义也。幽深，谓路径曲折。春色，日所见。天河，夜所见。无白日，灯常在。有黄金，殿至华。回看不住，欲此心空虚无着。）

《涅槃后分》：“佛入涅槃已，东西二双合为一树，南北二双亦合为一，皆垂覆如来，其树惨然变白。”经云树色如鹤之白，故名鹤林。王融《法华颂启》：“鹤林双树，显究竟以开岷。”

《释迦成道记》：“一灯灭而一灯续。”注：“灯有照暗除昏之义，故净名有无尽灯。”王洙曰：释家以灯喻法，谓能破暗也。六祖相传一法，故云传灯。释书有《传灯录》。赵曰：此言长明灯也，借传灯言之。

江总赋：“成黄金之胜地。”【邵注】给孤长者以黄金侧布易国王太子只园。【朱注】《弥陀经》：极乐国土有七宝莲池，池底以金沙布地。

《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众香偈》：“转不住心，退无因果。”

登牛头山亭子

与前诗亦同时作。

路出双林外，亭窥万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远含风，兵革身将老，关河信不通。犹残数行泪，忍对百花丛。（此章，乃登山亭而作也。上四叙景，下四感怀，八句皆整对。凭高遥望，故城照日而见其孤，谷含风而觉其远。世乱无家，止余数行之泪，忍对此百花丛中乎，伤心甚矣。）

【朱注】《傅大士传》：“大士舍宅于松下建寺，因以树名双林。”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大士熏禅所憩，独在高岩。爱挺嘉木，是名栲树。擢本相对，似双槐于侠门；合干成阴，类双桐于空井。”

庾信《哀江南赋》：“提挈妻子，关河累年。”【赵汭注】吐蕃犹盛，故关河未通。张易之诗：“鸟吟千户竹，蝶舞百花丛。”

上兜率寺

【鹤注】寺在梓州，当是广德元年作。洙曰：佛书有兜率天宫，故以名寺。《释迦成道记注》：梵云兜率陀，或云睹史陀，此云知足，即欲界第四天也。【钱笺】《图经》：兜率寺在梓州郪县南二里，《寰宇记》：前瞰郡城，拱揖如画。侯圭《东山观音寺记》云：梓州浮图大小十二，慧义居其北，兜率当其南，牛头据其西，观音距其东。《方輿胜览》云：兜率寺在南山，一名长寿寺，隋开皇中建，即苏轼诗所称“牛头与兜率，云木郁堆垆”者。其林泉纠合之势，山川表里之形，抽紫岩而四绝，叠丹崖而万变。连溪拒石，所以控引太虚；蒸云驾雨，所以荡洩元气。此见王勃寺浮图碑。

兜率知名寺，真如会法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庾信哀虽久，周顒好不忘。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此章初上兜率寺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兜率知名之寺，乃真如会法之堂，见其为禅宗也。江山兼有巴蜀，写其形胜。栋宇起自齐梁，推其古迹。庾信哀时，周顒好佛，皆属自喻。未言安得驾彼牛车，以藉慈航之一渡乎。）

《圆觉经略疏》：“圆觉自性，本无伪妄变易，即是真如。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梁简文帝诗：“当须耳应漏，然后会真如。”江总《入龙丘岩精舍》诗：“法堂犹集雁。”

【赵注】江山有巴蜀，犹羊叔子登岷山云“自有宇宙，即有此山”之义。王勃诗：“江山蜀道赊。”

向秀《思旧赋》：“栋宇存而不毁。”【朱注】王勃《郪县兜率寺碑》：“兜率寺者，隋开皇中之所建也。”此云自齐梁，疑未详考。

《北史》：庾信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

蔡曰：何顒见《后汉书·党锢传》，与诗义不类，或疑是周顒。周顒奉佛有隐操。朱注云：按蔡注本叶少蕴《避暑录》。《南史》：周顒音词辩丽，长于佛理，于钟山西立精舍，休沐则归之。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公岳麓道林二寺诗用此，亦作何顒，盖周何字相近而讹耳。胡遁叟曰：史称周顒与何澈皆精信佛法，周娶妻，何食肉，各有其累。公盖误忆其姓用之耶。《文选》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曰：周顒昔经在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

《法华经》：“有大白牛，肥重多力，形体殊好，以驾宝车。”车远近，谓远近俱可到。

清凉禅师《般若经序》：“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烛。”梁昭明太子诗：“慧海渡慈航。”

叶梦得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唯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则其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尽在有、自两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也。

望兜率寺

《杜臆》：此亦指寺前望见者。

树密当山径，江深隔寺门。靠靠云气动，闪闪浪花翻。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次章，既上寺而又望也。上四咏寺前之景，下四有超世之思。云气，承树密。浪花，承江深。到此禅林妙境，不复知天之大，而唯见佛为尊矣，因欲盥手而行，随处览胜也。）

《九章》：“云霏霏而承宇。”

江迥赋：“寒光闪闪而翻汉。”

朱长孺云：言佛之尊于天也。阚泽云：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故佛号人天师。

沈约《忏悔文》：“随喜赞悦。”给孤园，注别见。

儒者敬天，佛氏信心。惟敬天，故时时戒惧慎独，求无忝于所生。惟信心，故乍见圆觉妙明，视一切皆空幻，充其说，殆流于无忌惮而不自知也。此诗云“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非推尊释道之大，正言其所见之小耳。

甘 园

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春作，盖梓州旧有甘园，非襄西甘园也。【朱注】《益州方物赞》：柑，生果、渠、嘉等州，结实埒于江南，味差薄。李实曰：甘园在梓州城南十里，今犹名柑子铺，柑废。《唐书》：剑南眉、简、资等州，岁贡柑。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青云羞叶密，白雪避花繁。结子随边使，开笼近至尊。后于桃李熟，终得献金门。（此咏春日甘园，故从叶花说起。结子上贡，在秋来成熟时。末二，言外感慨，见大器晚成，不求早达也。）

云羞雪避，此句中着眼处，然各有所本。江淹《莲花赋》：“青悟羞烈，沉水惭馥。”此羞字所本。王绩《春日》诗：“雪避南轩梅，风催北庭柳。”此避字所本也。

【顾注】蜀为遐方，故称边使。

《社臆》：橘非筒盛，当是筐字。

扬雄《解嘲》：“历金门，上玉堂。”

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春作。《唐书》：阆州，属山南西道。《旧书》属剑南道。遂州，后周所置，唐因之，即今潼川州之遂宁县，唐时与梓州为邻。果州南充郡，属山南西道，武德四年析隆州置。 蔡曰：地志：惠义寺长平山，在梓州郫县北。

春日无人境，虚空不住天。莺花随世界，楼阁倚山巅。迟暮身何得，登临意惘然。谁能解金印，滞洒共安禅。（一云：三车将五马，若个合安禅。上四咏寺，下四感怀。无人境，言其幽。不住天，言其旷。莺花，春时景物。楼阁，寺中形势。迟暮二句，自伤入道已晚。谁能二句，并劝四公解脱。《杜臆》：公以作客之穷，真有学佛之想，故后诗屡及之。）

《楞严经》：“虚空寂然。”杜修可曰：取佛书不住相意，谓天运无常以成四时。

唐孙逖诗：“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瓔珞经》：“无量世界，尽观众生。”【张注】丘迟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后人合之曰莺花。

周王褒诗：“建章楼阁迥。”

《晋书》：周顛曰：“取金印如斗大。”

无名氏诗：“高揖谢时俗，潇洒出樊笼。”《法华经偈》：“安禅合掌。”江总诗：“石室乃安禅。”

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春作。

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首章从李公说到女乐，形容一时声妓之盛，所谓艳曲也。舫上佳人，有歌者，有舞者，有迎风并立者，有提壶引水者，此分写佳人景态也。又见彼此凝眸，媚眼交映于春光，此合写佳人情致也。【黄生注】首句上客，不应于本章，而应于下章结处，乃通二首为章法。凌风承野旷，引浪承江清。竞将二字，见女乐满船。）

谢灵运诗：“野旷沙岸静。”

梁简文帝诗：“风吹玉袖香。”何逊诗：“惊弦雪袖迟。”玉、雪皆言袖色之白耳。若以玉饰袖，岂能凌风乎？

鲍照诗：“金壶启夕沦。”隐浪偏，旧注谓浪映金壶之半偏，于上下文不合。黄生从赵本作引浪为是。

隋炀帝《江南曲》：“宿雾洗开明媚眼。”

鲍照诗：“当避艳阳年。”【邵注】佳人偷眼春光，以争妍媚也。

王嗣爽曰：玉袖金壶，疑其有误，盖诗咏佳人，不应参入金壶，上有舞衣，不应复用玉袖。今定玉袖为玉燕，金壶为金凫。燕凌风者，学其舞也，凫隐浪者，避其歌也，亦戏词也。梁简文帝诗：“玉燕贴青骊。”《拾遗记》载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明皇有金凫灯。何逊诗：“银海终无浪，金尧会不飞。”皆可证。

《复斋漫录》：古今诗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梁元帝《妓应令》诗：“歌清随涧响，舞影向池生。”刘孝绰《看妓》诗：“燕姬奏妙舞，郑女爱清歌。”北齐萧放《冬夜对妓》诗：“歌还团扇后，舞出妓行前。”弘执恭《观妓》诗：“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尘。”陈阴铿《侯司空宅咏妓》诗：“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陈刘删亦云：“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赵王看妓》诗：“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江总《看妓》诗：“并歌时转黛，息舞暂分香。”隋卢思道《夜闻邻妓》诗：“怨歌声易断，妙舞态难双。”陈元操《春园听妓》诗：“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释法宣《观妓》诗：“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骄。”王勣《味妓》诗：“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刘希夷《春日闺人》诗：“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以歌对舞者七，以歌扇对舞衣者亦七，虽相缘以起，然详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取以为艳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又陈子良诗：“明月临歌扇，行云接舞衣。”李义府诗：“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储光羲诗：“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

洪容斋曰：唐人好以歌扇对舞衣。

其二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萦度曲，云鬓俨成行。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次章从女乐说到李公。白日承艳阳来，前后自相联络。移白日，酣歌终日也。近青霄，声彻云霄也。

索回度曲，前歌将尽也。俨立成行，后歌将继也。立马，即空骑之候迎者。回舟，即女乐之满舫者。未联虽涉戏词，而却含规讽。黄生曰：李梓州耽于女乐，公故撰为艳曲，虽曰戏之，而实所以规之。曲终雅奏，其词丽以则，本诗人作赋之义。此岂《玉台》、《香奁》诸体淫而近褻者所可同日语哉。）

曹植《七启》：“为欢未溲，白日西倾。”

《蜀都赋》：“干青霄而秀出。”齐《南郊乐歌》：“紫芬霭青霄。”

【顾宸注】此言响遏行云，觉青霄若与笛床相近。《释名》：“床，装也，凡所以装载者皆谓之床，如糟床、食床、鼓床、笔床，皆此义。”《树萱录》云：南朝呼笔管为床。笛床当即其类。

宋玉《好色赋》：“眉如翠羽。”《汉·元帝纪》：“帝自度曲。”瓚云：“歌终更授其次，谓之度曲。”古诗：“度曲翠眉低。”《西京赋》：“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张衡《舞赋》：“度终复合，次授二八。”

沈约诗：“丽色倘未歇，聊承云鬓垂。”薛道衡诗：“佳丽成行。”

《罗敷行》：“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古乐府歌：“湖中百种鸟，半雌半是雄。鸳鸯逐野鹤，恐畏不成双。”

【卢注】鸳鸯本有定耦，若野鸳，则乱群矣。

唐人《五日观妓》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谁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此纵情徇欲，少年无赖之谈，岂可列于风雅中乎？杜公《陪李梓州泛江》咏诸舫女乐云：“翠眉萦度曲，云鬓俨成行。”结语则云：“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姚通泉《携酒泛江》咏彩舟美人云：“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结语则云：“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观此二诗，能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有节，可以见公之所养矣。”

送何侍御归朝原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春作。

舟楫诸侯饯，车舆使者归。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春日垂霜鬓，天隅把绣衣。故人从此去，寥落寸心违。（上四送别之景，下四怅别之情。舟楫水饯，车舆陆行，诸侯指李，使者指何。山花映发，起下绣衣故人，见侍御归朝之乐。水鸟孤飞，起下霜鬓寸心，见异方作客之穷。兴中有比，杜诗善用此法。）

《易》：“舟楫之利。”《汉书·王嘉传》：“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

《淮南子》：“车舆极于雕琢。”

庾信诗：“山花焰火然。”《世说》：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诗义疏》：“鹭，水鸟也。”

洙曰：汉御史绣衣持斧。

沈佺期诗：“故人从此去。”

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得芜字

【鹤注】公有《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诗，则江亭在阆州。此当是广德二年春在阆州作。

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异方惊会面，终宴惜征途。沙晚低风蝶，天晴喜浴凫。别离伤老大，意绪日荒芜。（首联，饯别之事。次联，惜别之情。三联，临别之景。末联，忆别之怀。柳影江波之处，设幕置酒，故属叙事。下面风蝶浴凫，全写时景，意非重复。《杜臆》：宴终即别，故云“终宴惜征途。”语浅而有味。五六低喜二字，虚字实用。

云幕，幕高如云也。

《后汉书》：范丹曰：“远适千里，会面无期。”

曹植诗：“终宴不知疲。”

《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风蝶。”

《淮南子》：“凫浴黿蹶。”

古诗：“老大徒伤悲。”

江总诗：“游人意绪多。”【邵注】荒芜，撩乱也。

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
两使君咨议诸昆季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自梓州至盐亭时作。公是年春夏客梓州，盐亭县在梓州东九十里，遂州与梓州为邻，蓬州则邻于阆州，而阆与梓又为邻也。

《杜臆》：遂州、蓬州同姓，而务以官地为号。

【顾注】《旧唐书》：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至德乾元间屡出家财以助军需，授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严武移西川，署为押衙。德宗朝累官至同平章事、检校尚书左仆射。砺，震之宗人也，累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

《寰宇记》：严震及弟砺墓在负戴山下，去县西一里。据此则谘议诸昆季，盖严震及砺也。其严遂州、蓬州二使君名，不可考矣。【钱笺】《寰宇记》：盐亭县，因井为名。负戴山在县西一里，高二里，自剑门南来，过剑州入当县，龙盘虎踞，起伏四百余里，至此却蹲。山有飞龙泉，喷下南流入梓潼江，水色清冷，其味甘美，时以为琼浆水，即此诗所云春水泠泠也。

马首见盐亭，高山拥县青。云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长歌意无极，好为老夫听。（上四盐亭之景，下四简严昆弟。首二乃远望，次二乃近见，五六言地灵而人杰。【顾注】题止四韵，而曰长歌，反复长吟，意思无穷也。）

《蜀都赋》：“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皜若君平，王褒晔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全蜀多名士”，本此。

《异苑》：陈仲弓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倚杖原注：盐亭县作。

诗成后拈倚杖二字为题，非咏倚杖也。鲍照诗：“倚杖牧鸡豚。”看花虽郭内，倚杖即溪边。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狎鸥轻白浪，归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凄凉忆去年。（《杜臆》：阅前诗，知县中有山有溪，故有郭内溪边之句。早休市，见俗朴。春聚船，见民稠。狎鸥、归雁，俱物色而兼生意者。盐亭属梓州，盖去年避乱于此也。市承郭，船承溪。鸥雁承春，物色生意又承鸥雁，逐层接下甚明。近注将生意物色，分顶中二联者，未确。

首句用一虽字，自当作郭内。

任昉诗：“聊访狎鸥渚。”

何敬祖诗：“归雁和鸣。”

何逊诗：“华池物色曛。” 王褒诗：“摧残生意余。”

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春梓州作。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阑干上处远，结构坐来重。骑马行春径，衣冠起暮钟。云门青寂寂，此别惜相从。（上四登寺，写景叙事。下四送王，即景言情。《杜臆》：苒苒，状寺之幽蔚。娟娟，状山之高秀。外设阑干，中有石级，所谓结构也，前《飞仙阁》诗“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可证。上处见其遥远，坐来见其重叠，山路之高峻可知。饯别之后，少尹骑马而行，僧人衣冠而起暮钟矣。山门阒寂，惜不与之偕行也。）

《杜臆》：志书：寺在北山，名长平山。杨炯《惠义寺铭》：“长平山兮建重阁，山穹窿兮下磅礴。”可知寺高路远。

申涵光曰：寺僧见贵客至，故衣冠鸣钟。刘云解不得何也。

惠义寺园送辛员外

【鹤注】此亦广德元年作。【朱注】以下二首，俱见卞圜、吴若、黄鹤本。樱桃结子在春，而熟于四月，今云垂实，盖在春末矣。朱樱此日垂朱实，郭外谁家负郭田。万里相逢贪握手，高才仰望足离筵。（此章从寺前时景，写出饯别伤情。足。尽也，言仰望无穷之意，尽于离筵顷刻之间。）

《永徽图经》：樱桃洛中者胜，深红色曰朱樱，明黄色曰蜡樱。

又 送

【鹤注】鲁豈年谱云：公送辛员外暂至绵，诗云“直到绵州始分首”，则鲁说为是。

双峰寂寂对春台，万竹青青照客杯。细草留连侵坐软，残花怅望近人开。同舟昨日何由得，并马今朝未拟回。直到绵州始分首，江边树里共谁来。（此章从离筵之景，重叙送别之情，在四句分截。双峰远景，万竹近景。细草残花，触景生愁矣。绵州同往，江上独来，说得情绪难堪。赵大纲曰：留连就草言，怅望就花言。欧公诗“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亦同此意。然唯人留连，故见草亦留连，唯人怅望，故见花亦怅望耳。

寂寂对青青，是借对。王维诗，“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王勃诗：“他席他乡送客杯。”

朱瀚曰：此诗，一二死句，三四无脉，五六枯拙，七八不韵，故知其为赆作也。

今按：台上酌酒，而花草伤情，四句亦自联络。唯下四请，生意索然，疑非少陵手笔耳。

巴西驿亭观江涨呈塞十五使君二首

宝应元年夏，公送严武至绵州。广德元年春，公在梓州，有《惠义寺送辛员外》诗，中云“细草残花”，盖春候也。末云“直到绵州”，盖重至绵州矣。此诗末章言春暮，正其时也。今依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春绵州作。黄谓年谱脱漏，是也。【朱注】《唐书·地志》：绵州巴西郡，治巴西县。又刘璋分三巴，巴郡阆中县，巴西郡治焉。唐先天二年，改隆州巴西郡为阆州，治阆中郡，盖绵阆皆称巴西也。又杜安简地志云：巴郡则巴渝集壁，巴东则夔忠，巴西收绵阆，此诗巴西驿亭，当如旧注附绵州诗内。杨德周曰：《绵州地志》：巴字水在绵州治西四里，涪水自北经城西，析而为二，安水自东迤迳绕城东南，汇于芙蓉溪。每江涨，登山望之，点画天然，甚肖也。芙蓉溪，即杜东津观打鱼处。

宿雨南江涨，波涛乱远峰，孤亭凌喷薄，万井逼春容。霄汉愁高鸟，泥沙困老龙。天边同客舍，携我豁心胸。（此章，喜江涨之景，记与夔同观，在六句分截。波涛高涌，而水映远峰。有似摇乱。孤亭，指驿亭。万井，谓巴郡。喷薄，侵蚀之势。春容，冲激之声。水涨而阔，故鸟愁。水涨而荡，故龙困。天边，指绵州。同舍，指夔使君。按首章曰“天边同客舍”，末章曰“同是一浮萍”，夔使君盖寄迹于绵州者。黄鹤疑为绵州刺史继杜使君之任者，误矣。《杜臆》因“关心小剡县”句，谓夔必官于剡，亦凿矣。

崔湜诗，“宿雨清龙界。”黄希曰：南江，盖岷江也。岷江出茂州，而茂与绵为邻。

谢灵运诗：“远峰隐半规。”《海赋》：“崕峴孤亭。”

《吴都赋》：“喷薄沸腾。”

《汉·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万井。《学记》：“待其从容。”注：“从，读如春，谓击也。”击钟者每一春为一容，然后尽其声，此借言水势冲击之状。

《史记·韩信传》：“高鸟尽，良弓藏。”

《江赋》：“或混沦乎泥沙。”

江淹诗：“无以涤心胸。”

公咏江涨诗，前后三见。初云“细动迎风燕，轻摇濯浪鸥”，此状江流平满之景。继云“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此状江水汹涌之势。两者工力悉敌。其云“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语稍近直，不如“霄汉愁高鸟，泥沙困老龙”，尤为警拔。

其二

转惊波作恶，即恐岸随流。赖有杯中物，还同海上鸥。关心小剡县，傍眼见扬州。为接情人饮，朝来减片愁。（次章畏江涨之势，记与夔同饮，在四句分截。波恶岸流，江涨未平，此眼前实景。杯酒海鸥，忘其沦溺矣。剡县扬州，比拟江涨，此意中客景。对饮销愁，感在使君也。

《史记·始皇纪》：水波恶。

陶潜诗：“且进杯中物。”

《杜臆》：同海鸥，乃谑词。《列子》：海上人好鸥鸟，其父欲取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

鲍照诗：“万曲不关心。”《九域志》：越州东南二百八十里剡县。《一统志》：今绍兴府嵊县。

扬州，大江所经。《禹贡》：“淮海惟扬州。”【张远注】公少游吴越，久不能忘，一见水势之大，遂疑旦夕可达，故曰关心，曰傍眼。

鲍照诗：“留酌待情人。”情人，指妾。

又呈窦使君

《杜臆》谓此诗与前二章，乃同时作。观首句向晚二字，可见。【钱笺】前诗第二首及此章见员安宇所收。

向晚波微绿，连空岸却青。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漂泊犹杯酒，踟蹰此驿亭。相看万里外，同是一浮萍。（此诗在驿亭志别，又与窦同慨。首联叙景，次联叙情，下四逐联相承。波绿岸青，水平雨止矣。日晚春尽，故皆云暮。愁来醉倦，故不能醒。杯酒驿亭，此春日愁醉之由，万里浮萍，此漂泊踟蹰之感。波微绿对岸却青，不必作脚青解。【赵汭注】诗用兼与，以一字而贯两事。《杜臆》：对江涨言，故云同一浮萍。）

江淹《别赋》：“春水绿波。”《杜臆》：绿波旷阔，似连青天为岸脚，写景亦奇。

李白诗：“驿亭三杨树。”

鄱陵刘逵曰：子美五言律，多创立法度，迥异诸人，变化无穷，诚可师资，但有脍炙群口，实非当效者。如“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羸栖”，“客病留因药，春深买为花”，“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俱属刻削。如“枉道祇从入，吟诗许更过”“风送蛟龙雨，天长骠骑营”，属用意深晦。如“暖老须燕玉，充饥忆楚萍”，属用事过僻。如“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则属纤巧。“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则属琐碎。“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则属细小。“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则属猥苦。“赐书夸父老，寿酒赛城隍”，则属俚俗。“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则属歇后。“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则属补缀。“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鹁鸪。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又“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独含情”，皆以下续上，交股相承，刚属繁复。如《闷》诗句句见闷，则属谜语。惟“子能渠细石，吾亦沼清泉”，以实字作眼，固所当效。而后联“柴荆即有焉”，却涉草率语。大概诗出杜口，人即群然尊信，无暇别择，其亦不善学杜矣。

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春至汉州时作，故云“春池赏不稀。”西湖在汉州，即所云城西池也。又曰：《九域志》：成都北至绵，不满二百里，盖汉在成都绵州之间。《旧书·房琯传》：上元元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汉州刺史。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钱笺】《方輿胜览》：房公湖，又名西湖。按壁记，房相上元初牧此邦，其时始凿湖，有诗存焉。朱云：此诗与下诗，俱及房公赴召，则广德元年春公尝至汉州矣。旧谱不书，略也。今按《唐书》谓召琯在宝应二年之夏，是即广德元年也。其云夏召，恐误，据此诗，春末盖已赴召矣。

旧相恩追后，春池赏不稀。阙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辉。鼓化菹丝熟，
刀鸣鲙缕飞。使君双皂盖，滩浅正相依。（三顶恩追，叹不与房相偕往。
四顶池赏，喜得与王杜同游。菹丝鲙缕，房湖所产。双盖相依，陪宴已久也。
三四对法错综，亦律中带古。）

阙庭来到，就自己言，故用分字。曹植《责躬表》：“自分黄耆，永无执圭之望。”又云：“僻处西馆，未奉阙庭。”《光武纪》：封隆曰：“臣得生到阙庭。”

《说文》：“鼓，配盐幽菹也。”《世说》：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问：“吴中何以敌此？”机曰：“千里菹羹，但未下盐鼓耳。”师氏曰：《本草》：菹生水中，三月至八月茎细如钗股，通名为丝菹。

《西征赋》：“饔人缕切，鸾刀若飞。”

双盖在岸上，泛舟在池中，水满滩浅，故舟与盖相依。

此诗旧有两说：一指房公应召时，则恩追乃恩命追赴，所谓分未到者，房在中途也。一指房公既歿后，则恩追乃恩赐追赠，所谓分未到者，房卒中途也。今按房琯见召，属广德元年事，其卒在夏。此时房复起用，故泛湖而有喜词，观下章云“为报鹅随王右军”，以琯在途次故也。若二年之春，公不复至汉州，焉得复有西湖之泛乎。

或将上四句金主房湖说者，曰恩追，曰未到，曰光辉，为知己之感，故三致意焉。但此诗本为王杜泛湖而作，不应多叙房事也。

得房公池鹅

此亦在汉州作。

房相西池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
。（《杜臆》：池中养鹅，而题云得鹅，必有取而饷之者，因戏言房公在凤池，休得回顾此鹅，为我报云，右军已笼而去矣。房向在中书，故用凤凰池。公素善书法，故自比王右军，公诗云“七龄作大字”，可见。）

《法书要录》：王羲之性好鹅，山阴县馘村有道士养好者十余，王往求市易。道士言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

答杨梓州

单复编在汉州诗内。据前有李梓州，后有章梓州，此又有杨梓州，一岁而有三梓州，何更代之速耶。

闷到房公池水头，坐逢杨子镇东州。却向青溪不相见，回船应载阿戎游。
。（遇杨而未尽游池之兴，故作诗以答之，此只如一首短札耳。）

阿戎指梓州之侄。《晋书》：阮籍谓王浑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谈。”

阿戎，浑子戎也。

舟前小鹅儿原注：汉州城西
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上二对酒观鹅。嗔船乱眼，切舟前。翅开力小，切小鹅。末二，深致爱惜之意。旧本俱作新鹅，朱氏独作鹅黄，不协歌韵。卢注谓讽董廷兰辈，非也，公于房相，从无讥刺语。

《方輿胜览》：鹅黄乃汉州酒名，蜀中无能及者。卢照邻诗：“鹅黄粉白车中出。”裴庆余诗：“满额鹅黄金缕衣。”皆言淡黄色也。杜诗则言酒色。东坡诗：“小舟浮鸭绿，大杓泻鹅黄。”陆放翁诗：“两川名酝避鹅黄。”此皆用公语耳。

【希注】鹅一名舒雁，王羲之爱其宛颈，宛颈而宿，鹅之常性，今云引颈，则鹅嗔怒时也。

庾信诗，“云光偏乱眼。”

杜诗有用俗字而反趣者，始鹅儿、雁儿，本谚语也，一经韵手点染，便成佳句。如“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雁儿争水马，燕子逐樯乌”是也。

官池春雁二首

鹤曰：官池，即城西池。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鸕鶿乱为群。且休怅望看春水，更恐归飞隔暮云。（此诗寓意于春雁也。上二叹其失所，下二惜其未归。看春水，时不能留。隔暮云，远不能达。《杜臆》：首章比逆旅无依，最苦在“乱为群”三字。

《广绝交论》：“分雁鹜之稻粱。”

《诗》：“归飞提提。”

其二

青春易尽急还乡，紫塞宁论尚有霜。翅在云天终不远，力微矰缴绝须防。（承前章归飞说来。上二归思之急，下二归路之难。终不远，慰之也。绝须防，危之也。《社臆》：下章比欲归无资，最苦在“力微”二字。

又曰：雁归在初春，若春尽则无霜矣。首句欲尽，当作易尽。孙楚《雁赋》：“背青春而北息。”

【邵注】紫塞在太原府雁门关下，北地寒，故尚有霜。《芜城赋》：“北走紫塞雁门。”萧子范诗：“游雁犯霜飞。”

翅在、力微，各两字另读。母丘俭诗：“飞腾冲云天，奋迅协光熙。”《两都赋》：“抚鸿置，御矰缴。”

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

黄鹤编在汉州诗内

幕下郎官安隐无？从来不奉一行书。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上二讽幕府诸公，下二讽韦十郎官。）

黄希曰：唐多以朝士入州幕，故云幕下郎官。不奉书，不接来书也。王凝之《王氏女帖》：“说汝勉难安隐，深慰悬心。”【朱注】《说文》：“隐，安也。”又与稳通。《通鉴》：玄宗遣中使至范阳，禄山踞床不拜，曰：“圣人安隐。”注：隐读曰稳。又唐帖多写稳为隐，作隐正得之。《杜臆》：无字出韵，或六鱼、七虞兼用耶。

汉川王大录事宅作

【朱注】此见郭知达本，他刻皆不载。按：成都无汉川之名，当是广德元年汉州作。《魏志·张鲁传》：鲁据汉中，功曹阎圃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则汉川即汉中也。朱氏谓公有《诘王录事许修草堂贶》诗，疑即其人，非也。按此诗言才名叔，盖公尊行也，后诗直云“为嗔王录事”，知其别为一人矣。

南溪老病客，相见下肩舆。近发看乌帽，催莼煮白鱼。宅中平岸水，身外满床书。忆尔才名叔，含凄意有余。（首联自叙，下六叙王，三四见其老而好客，五六见其宅之清雅。）

公《送韦司直归成都》诗：“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知南溪即浣花溪。《晋史》：王献之乘平肩舆，径入顾辟疆园。

社诗“白益毛发古”，是明说白头，“近发看乌帽”，是暗藏白头，同一事而句法善化。

阴铿诗：“岸水带斜晖。”

庾信诗：“书卷满床头。”

《江表传》：诸葛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

异乡相遇，故曰含栖。谢灵运诗：“含凄泛广川。”

《溇南遗老诗话》：世所传新添杜诗四十余篇，吾舅周君卿尝辩之云：惟《瞿唐怀古》、《呀鹘行》、《惜别行》为杜无疑，自余皆非真本，盖后人依仿而作。

朱鹤龄曰：新添诗固多贗者，然溇南之说，恐亦未然。如《别严二郎》、《客旧馆》、《呈路十九》、《遣忧》、《巴山》、《愁坐》、《陪郑公秋晚》、《放船》、《避地》等诗，皆非子美不能作。

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困寄苏使君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春梓州作。公梓州诗有“应须理舟楫”及“长啸下荆门”之句也。《唐六典》：炀帝罢州置郡，有东西曹掾及主簿。皇朝省主簿，置录事参军，开元初改司录参军事三人。《唐书》：合州涪陵郡，属剑南东道。【朱注】祁录事乃合州录事。故诗称苏使君为贤府主。鲁豈作邛州录事，误也。古乐府题有《短歌行》。

前者途中一相见，人事经年记君面。后生相劝何寂寥，君有长才不贫贱。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上四称祁录事，下四送归寄苏。相劝后生，何忧寂寥，具此长才，终当显达矣。二句慰词。贤府主，指苏使君。花期相订，公亦将往合州也。

申涵光曰：此老固记一不记十者，得令经年记面，亦非易事。王洙曰：古者有半面之交。

《史记·陈平传》：“岂有美好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

起舵，所以行舟。

《方輿胜览》：江楼在合州州治之前，钓鱼山、学士山、巫山横其前，下临汉水。

送韦郎司直归成都

鹤曰：此是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若广德二年暮春，公已归成都。即仲春在阆亦当闻严武之信，何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耶？

窜身来蜀地，同病得韦郎。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别筵花欲暮，春日鬓俱苍。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上四留蜀之感，下四送韦成都。）

刘桢诗：“窜身清江滨。”

《吴越春秋》：子胥曰：“子不闻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

南溪即浣花溪。宋之问诗：“绿缦南溪树。”

《随笔》云：陶渊明诗：“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王摩诘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韦郎归成都》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又《寄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古今诗人，怀想故居，表之篇咏，必以松竹梅菊为比兴，皆见文人雅致。

寄题江外草堂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作。李泰伯曰：公在梓州，怀思草堂而作是诗。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忆前此卜居。申涵光曰：“嗜酒爱风竹”，可想名士风流。

《文士传》：阮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

雅，常也。高彪诗：“涤荡去秽累，飘逸任自然。”

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惟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此追叙草堂始末。上四构堂之由，中四营堂之事，下四堂景之胜。【远注】肃宗乾元二年十二月、公至成都。上元元年，乃建草堂之始，又二年为宝应元年，乃成草堂之日。《杜臆》：“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结构殊不草草。

释慧净诗：“卧痾苦留滞，辟户望遥天。”

屈原《卜居》：“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

《选》赋：“阶除连延。”

《诗》：“经之营之。”

《淳化帖》：唐高宗敕：使至，知元堂已成，不知诸作总得断手。

《后汉书》：梁冀起第宅，殫尽土木。

《考工记》：“审曲面势。”

古乐府《短歌行》：“不羨一囊钱，惟重心襟会。”

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古来贤达士，宁受外物牵。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事迹无固必，幽贞贵双全。（此述去草堂之故。各四句转意。言避乱播迁。如蛟龙黄鹄之纵游，惜前此不能先几远会，觉有愧于古人，但欲身名两全，不得不携家他适耳。干戈，指徐知道之乱。风烟，谓冒寒而行。幽贞，谓隐居守正。

《书》：“酣歌于室。”

古乐府：“黄鹄摩天极高飞。”

晋羊祜登岷山曰：“由来达贤胜士，登此眺望。”

沈约诗：“所累非外物。”

顾，念也。惟，思也。《南史·刘峻传》：“少年鲁钝。”

《系辞》：“忧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几先也。

固必，见《论语》。

《易》：“利幽人之贞。”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此回忆故园景物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

《诗》：“野有蔓草。”

《杜臆》：松曰霜骨，松苗曰霜根，立言清峭。

士大夫能视物我一体，则无自私自利之怀。少陵伤茅屋之破，则思广厦万间，以庇寒士，念草堂则曰“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咏四松则曰“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触处皆仁心发露，稷契之徒也。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

【鹤注】宝应元年及广德元年之春，守梓州者乃李使君也。是年之夏，守梓州者乃章侍御也。此当是广德元年夏作。

绝域长夏晚，兹楼清宴同。朝廷烧栈北，鼓角漏天东。（此登楼而有感世乱。朝廷在烧栈之北，叹长安未平。鼓角在漏天之东，恐梓州多事。）

汉武帝诏：“茂才异等，可为将相使绝域者。”

江总诗：“清宴留神赏。”

《汉书》：张良说高祖烧绝栈道。

《寰宇记》：邛都县漏天，秋夏长雨，焚道有大漏天、小漏天。赵曰：漏天在雅州。鹤曰：广德元年，吐蕃陷陇右诸州，诏焚大散关。是时史朝义已诛，东都无事，鼓角不至于满天，当依旧注作漏天。雅州属西川，而梓州为东川故也。【朱注】《通鉴》上元二年二月，奴刺、党项寇宝鸡，烧大震关。广德元年秋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故有烧栈二句。

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此陪宴而自伤年老。曰屡、曰仍，见宴非一次。将军第，切留后。御史骢，切侍御。）

《左传》：“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梁冀传》：“大将军西第成。”

《南越志》：长沙郡浏阳县有王乔山，山有合丹灶。江淹《别赋》：“守丹灶而不顾，链金鼎而方坚。”

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野云低度水。檐雨细随风。（此记欢宴情景。寇盗付狂歌之外，乱且莫愁。形骸寄痛饮之中，老可暂忘。二句双挽上文。低云、细雨，此楼前所见之景。）

出号江城黑，题诗蜡炬红。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此记宴毕情事。《杜臆》：一面出令，一面吟诗，有孟德横槊赋诗之风。穷途免哭，身托醉乡也。此章四段，各四句。）

【朱注】《通鉴》；玄宗诛韦后，逮夜，葛福顺、李仙凫皆至，请号而行。

注：凡用兵下营及攻袭，就主帅取号以备缓急相应。

台 上

此与上章同时之作，初宴南楼，后移台上也。

改席台能迥，留门月复光。云霄遗暑湿，山谷进风凉。老去一杯足，谁怜屡舞长。何须把官烛，似恼鬓毛苍。（此台上夜饮而作也。上四风月之佳，下四衰老之感。近云纳风，台上高旷也。酒杯乐舞，席间供设也。把烛句，又与月光相应，此只随意说来，而脉理清析如此。

谢朓诗：“台迥月难中。”

萧琮诗：“重门月已映。”即所谓“留门月复光”也。旧云留住城门者，非是。主将燕客不待留门，且言留城门而月复光，岂有此句法乎。

薛道衡诗：“陶然寄一杯。”老去二句，即所谓“老畏歌声继，愁随舞曲长”也。《诗》：“屡舞傴傴。”

谢承《后汉书》：巴祗为扬州刺史，与客坐阁下，不燃官烛。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

黄鹤依旧次，编在广德元年夏作。【顾注】王判官，本黔阳人，而宦于蜀者，时奉母归养，故作诗以送之。《唐书》：黔州黔中郡，属江南西道，本三国吴黔阳郡，周为黔州，贞观四年，置都督府。王应麟云：黔中，汉改为武陵郡，今鼎、沔、派、沅、黔州之地。《一统志》：今为辰州府地。

大家东征逐子回，风生洲渚绵帆开。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饌来。离别不堪无限意，艰危深仗济时才。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上四王归养，下四送还黔，大家同回，提明扶侍。风生洲渚，还舟之景。竹笋江鱼，舟中供母。临别而叹时危，以其才堪济蜀也。频频劝酒杯，欲别不忍之意。）

【朱注】曹大家《东征赋》：“维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逐子，即随子义也。【顾注】妇人三从，其一从子。逐即从义。杨用修因古乐府有一母将九雏，欲改逐为将。将子，领子也。泽州陈家宰注：依赋直当作随子。

《楚国先贤传》：孟宗最孝，母好食笋，冬月无之，宗入林中哀号，笋为之生。庾信《春赋》：“新芽竹笋。”

《东观汉记》：姜诗与妇佣作养母，母好饮江水，嗜鱼鲙，俄而涌泉舍侧，味如江水，每旦出双鲤鱼。【钱笺】韩子苍作白白。吴曾《漫录》作日日。据传言每旦，当以日日为是。按：日日对青青，乃借对法。前诗双峰寂寂对万竹青青，亦不拘于青白作配也。

薛道衡诗：“幸逢为善乐，须降济时才。”

吴祗诗：“玉关信使断。”

杨慎曰：杜诗“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饌来”，用孟宗、姜诗事。韦苏州《送人省观》诗云：“沃野收红稻，长江钓白鱼。”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献白鳞。”然杜不如韦句之雅。青青自好，白白近俗，有似童谣“白白一群鹅”之句矣。

朱瀚曰：首句逐字无出，次句可入元人院本，三四竟是吴歌，而用事亦俗。五句无聊之极，六句上文不接，但剿袭“安危须仗出群材”句耳。七八浅易，又似酒肆主人声口。

喜 雨

据原注有“浙右多盗贼”句，朱注谓《旧唐书》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陷浙东州郡。广德元年四月，李光弼讨之。此诗末自注语，正指袁晁也。是时公在梓阆间，故有“巴人困军须”之句。诸本编次皆失之。鲍照有《喜雨》诗题。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岁旱兵兴，两意并提。）

赵次公曰：晋光熙元年五月壬辰，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

吴均诗：“仲秋黄叶下，长风正骚屑。”骚屑，不安貌。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诊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此悯巴人之困穷。前四喜久旱得雨，后四忧兵戈未息，分应起段。旱灾为虐，此造化之罪愆也，惟一雨足以洗雪之。公诗：“吾将罪真宰。”）

黄希曰：巴人，谓三巴之人。

沧江，即梓州之江，黄鹤指为夔江，非是。任昉《游桐庐》诗：“沧江路穷此。”知沧江可概用。

《庄子》：“阴阳之气有诊。”

《国语》：“自子之行，晋无宁岁。”

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时浙右多盗贼。”从蜀中想到吴越，以感时意收结。此章，中段八句，起结各四句。）

《周礼》：“阴阳之所交，风雨之所会。”曹操诗，“不可断绝。”

《初学记》：《易传》曰：“雷声曰雷公。”

《诗》：“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孙季照曰：杜诗结语，每用安得二字，皆切望之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皆是一片济世苦心。

述古三首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代宗即位后作，时公在梓州。赵次公曰：述古者，引古事以讽今也。

赤骥顿长纓，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此伤贤士不遇也。【赵次公注】肃宗初立，任用李泌、张镐、房琯诸贤，其后或罢或斥或归隐，君臣之分不终，故言骥非善驭则顿纓，凤无竹实则飞去，君臣遇合其难如此，贤者可不明于进退之义乎。）

《穆天子传》：“右骖赤骥而左白义。”长纓，马鞅也。陆机诗：“长纓丽且鲜。”

王褒颂：“周流八极，万里一息。”

李陵书：“牧马悲鸣。”《后汉·杨震传》：“俯仰悲鸣，泪下沾地。”

为问，为此而问也。《战国策》：“骥服盐车上太行，漉汗洒地，中阪迁延，负轭而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纆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楚辞》：“凤凰高飞而不下。”《韩诗外传》：黄帝即位，凤凰蔽日而至，止帝东园，集帝梧桐，食帝竹实。

范云诗：“竹花何莫莫。”李贽《该闻集》云：“旧称竹实为鸾凤所食，今近道竹间，时见花开如枣，结实如麦，江淮号为竹米，乃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鸾凤之食。近余干人言彼有竹实，大如鸡子，竹叶层层包裹，味甘胜蜜，食之令人心肺清冷，生深竹茂林处，乃知鸾凤所食，必非常物也。”

《诗》：“怒如调饥。”《韩诗》作朝饥。薛君章句：“朝饥最难忍。”

《淮南子》：“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

欧阳建诗：“穷达有定分。”

《表記》：“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

市人日中集，于利竞锥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农人望岁稔，相率除蓬蒿。所务谷为本，邪赢无乃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讽当时理财者。市争利，农艺谷，此本末之辩。舜举贤致治，知本计也。秦苛法敛民，但趋末耳。谋国者奈何不知鉴哉。上两段亦属引端，正意在结末。【朱注】是时第五琦、刘晏，皆以宰相领度支盐铁使，榷税四出，利悉锥刀，故言为治之道，在乎敦本而抑末。【卢注】宝应间，元载代刘晏，专判财利，按籍举八年租调之逋负者，计其大数，籍其所有，谓之白著。故曰商鞅不专指刘晏、第五琦也。）

《韩信传》：“驱市人而战之。”《易》：“日中为市。”

《左传》：“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江淹书：“宁当争尺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

《庄子》：“膏火自煎也。”阮籍诗：“膏火自煎熬。”汲汲营利，犹膏火相煎，故下云“邪赢无乃劳。”

谢朓诗：“解颜劝农人。”

《西京赋》：“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薛综注：“昏，勉

也。邪，伪也。优，饶也。”

《左传》：“天下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故也。”十六相，指八元八恺。

《史记》：商鞅，卫之庶公子，相秦，封商君，天资刻薄少恩，变秦法令，密如牛毛，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后灭商鞅之家。

其 二

汉光得天下，祚永固有开。岂惟高祖圣，功自萧曹来。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吾慕寇邓勋，济时信良哉。耿贾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运终四百，图画在云台。（此念中兴诸将也。论光武中兴，而推本高祖人才，恩太宗创业名臣也。其引寇、邓、耿、贾，比肃宗恢复诸将，但昔则图画云台，生享爵禄，而没垂令名，今则功臣疑忌，忠如李、郭，尚忧谗畏讥，故借汉事以讽唐。《社臆》：高祖创业，萧何养民以致贤，曹参有攻城略地之功。及光武中兴，有寇邓以当萧何，而耿贾以战功羽翼之，犹之曹参也。此见文武并用之意。

《记》：“国之将兴，有开必先。”

《丙吉传》：“高祖开基，萧曹为冠。”《汉书》：萧何、曹参，起刀笔吏，为一代宗臣。

《史记·留侯传》：“羽翼已成。”

《后汉·献帝赞》：“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东观汉记》：显宗追感前世功臣，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

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

【鹤注】惠义寺在梓州，此当是广德元年夏梓州作。章留后即章彝。

杜氏《通典》：节度使若朝觐，则置留后，择其人以任之。《唐书》：嘉州眉山郡属剑南东道。《旧书》：乾元元年剑南节度使卢元裕，请升嘉州为中都督，寻罢。

中军待上客，令肃事有恒。前驱入宝地，祖帐飘金绳。（首段叙饯送之事。中军指章，上客指崔。令严事定，就设席言。宝地金绳，切惠义寺。）

《左传》：晋以郤穀将中军。孔融谓李膺为登龙之上客。

王洙曰：县令负弩前驱。《诗》：“为王前驱。”沈佺期诗：“长歌入宝地。”

《汉·疏广传》：“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观经》：“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以七宝界。”《法华经》：“国名离垢，琉璃为地，有八交道，黄金为绳。”

南陌既留欢，兹山亦深登。清闻树杪磬，远谒云端僧。回策匪新岸，所攀仍旧藤。耳激洞门飙，目存寒谷冰。（此山上游览之景。上四登山，言境之高。下四下山，言气之凉。）

【张远注】南陌乃寺前设祖处。

鲍照诗：“云端楚山见。”

《杜臆》：公登惠义寺，见于诗者两次矣，故云匪新、仍旧。《世说》：回策如萦。

出尘闾轨躅，毕景遗炎蒸。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羁旅惜宴会，艰难怀友朋。劳生共几何，离恨兼相仍。（此寺前惜别之情。言此地清幽，可以销暑，无如席中客散，倍增怅恨耳。闾轨躅，无车辙人踪也。毕景，谓尽一日之影。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八句。）

《班固传》：“伏周孔之轨躅。”孔鱼诗：“金门朱轨躅。”

鲍照诗：“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庾信诗：“五月炎蒸气。”

《传灯录》：“若顿悟自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李颀《大乘赋序》：“大乘者，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

申涵光曰：羁旅惜宴会，一是惜情，一是惜物，非久客不知。

吴均诗：“故人宁知此，离恨煎人肠。”鲍照诗：“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送窦九归成都

窦九恐是成都窦少尹之子，故用问绢事，时盖以省观归成都耶。

文章亦不尽，窦子才纵横。非尔更苦节，何人符大名。读书云阁观，问绢锦官城。我有浣花竹，题诗须一行。（上四称窦才名，下则送归成都，有文章才略，而又砥节立石，见其人品不凡。《杜臆》：起得突兀，转亦顿挫，似尺水兴波。苦节二字，他本因声律不谐，改作持节，黄鹤泥此，遂以窦九为检察窦侍御，误矣。）

《通鉴》：梁武帝谓沈约才智纵横。

王韶之《赠潘综吴逵》诗：“固此苦节，易彼大名。”

束皙《读书赋》：“被纨素而读书。”应玚《释宾》：“子犹不能腾云阁，攀天衢。”云阁观，当在成都，乃平日读书处。

《魏志》：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师往省，自驱驴，不止传舍，留十余日告归，父赐缣一疋，威跪问曰：“大人清贫，何以得此？”质曰：“此吾俸余，聊助汝粮耳。”

章梓州水亭原注：时汉中王兼道士席谦在会，同用荷字韵。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秋作。《吴郡志》：席谦，郡人，梓州肃明观道士，善棋，公绝句“席谦不见近弹棋”是也。沈佺期诗：“回借水亭幽。”

城晚通云雾，亭深到芰荷。吏人桥外少，秋水席边多。近属淮王至，高门荀子过。荆州爱山简，吾醉亦长歌。（上四水亭景物，下四同席交情。

【赵汭注】首见亭在城傍，次见亭临水上。吏人少，略去仪从。秋水多，前临清旷。《杜臆》：后半并列宾主四人，却流利不板。亦长歌，如荆人之歌山简。）

汉章帝诏：“吏人同声，谓之不烦。”

《世说》：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淮南王安传》：武帝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

《庄子》：“高门悬簿，无不走也。”《神仙传》：荀子训至京师，诸贵人各绝客洒扫，凡二十三家，并时各有一子训到其家。明朝至朝，相问，二十三人所见皆同，唯所言话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其神变若此。晋山简镇襄阳，每出游习家池，有儿童歌，详见他卷。

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得凉字

【鹤注】此是广德元年秋作。是年九月，公至阆州。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锦席高云凉。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赋诗殊未央。
。衰老应为难离别，贤声此去有辉光。预传籍籍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
。（橘亭之饯，公属陪宾，故上四称梓州厚情，下截祝少尹新政，唯第五句带自序。【卢注】东川绝域，刺史每多豪举，如李梓州有玉袖金壶之艳，章梓州有玉杯锦席之华，亦足见天隅斗绝，戎马不交，作宦者得优游阮仕，此高崇文谓川中乃宰相回翔之地也。）

汉武帝赋：“惜蕃华之未央。”央，尽也。

《唐书》：至德二载，改成都府，置尹，视二京，故以京兆比之。

《汉·艺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古人以竹为简，写书，杀其青，故曰青史。《汉书》：赵广汉、张敞相继为京兆尹，吏民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随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

【鹤注】新亭在梓州，当是广德元年作。

新亭有高会，行子得良时。日动映江幕，风鸣排槛旗。绝荤终不改，劝酒欲无辞。已坠岷山泪，因题零雨诗。（上四新亭会送，是景。下四惜别诸君，是情。座客必有绝荤者，故诗中及之。顾注谓指汉中王者，或然。且诸客中当有仕梓而去者，故用岷山碑以志去思。旧注谓送客至襄阳者，太泥。）

晋乐曲：“新亭送客渚。”《史记》：宋义置酒高会。《楚辞》：“吉日兮辰良。”

《晋书》：羊祜尝登岷山置酒。祜没，襄阳百姓建碑其上，见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坠泪碑。

孙楚《陆阳侯送别》诗：“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

客旧馆

依旧编广德元年梓州诗内。年谱谓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据此诗，则是初秋别梓，秋尽复回也。周弘正诗：“依然归旧馆。”

陈迹随人事，初秋别此亭。重来梨叶赤，依旧竹林青。风幔何时卷，寒砧昨夜声。无由出江汉，愁绪日冥冥。（上四旧馆秋景，下四触物伤情。随人事，谓迹随事往。《杜臆》：风幔，是昔有今无者。寒砧，是昔无今有者。声字出韵，若作听字，对卷字亦稳。杜诗五律，无失韵者。

《兰亭记》：“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前投幕府诗，本用鱼韵，而起借七虞无字，谓之孤雁入群格。此题客旧馆，本用青韵，而后借八庚声字，谓之孤雁出群格。又有双入双出，谓之进退格，如前二联用东韵，后二联用冬韵，前二联用寒韵，后二联用删韵是也。

戏作寄上汉中王二首原注：王新诞明珠。

【黄鹤注】当是广德元年秋在梓州作。

云里不闻双雁过，掌中贪看一珠新。秋风袅袅吹江汉，只在他乡何处人。（首章怜己之飘泊。雁书不至，岂为贪看新珠之故乎。抑知秋风江上，流落他乡者，为何处人那。第二句属戏词。雁足系书，从来袭用。且古诗云“寄我双鲤鱼”，此称双雁，亦有所本。【蔡注】以双雁比汝阳王璿之亡，取兄弟雁行之义也。考汝阳卒于天宝九载，年岁隔远，情事不符。）

范云诗：“寄书云问雁，为我西北飞。”

《三辅决录》：孔融见韦元将、仲将，与其父书曰：“不意双珠，生于老蚌。”傅玄诗：“昔君视我，如掌中珠。”江淹《伤爱子赋》：“痛掌珠之爱子。”庾信《伤心赋》：“掌中珠碎。”

《九歌》：“袅袅兮秋风。”【邵宝注】江水出茂州岷山，东流自夔州至荆州，与汉水合。汉水出汉中府沔县嶓冢山，东流至襄阳，又南流至荆州，与江水合。

其二

谢安舟楫风还起，梁苑池台雪欲飞。杳杳东山携妓去，泠泠修竹待王归。（次章怜王之远谪。谢安舟楫，王在蓬州。梁苑池台，京有旧第。风起雪飞，深秋景候也。东山，承谢安。修竹，承梁苑。后二句，属戏词。）

《谢安传》：安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无归耶？”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

《汉书》：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晋灼曰：“或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亦或言兔园在平台侧。”如淳曰：“今城东二十里有台，宽广而不甚高，俗谓之平台。”谢惠连《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谢安传》：安居东山，每游赏，必以妓女从。

《史记正义》：《西京杂记》：梁孝王苑中，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世人言梁王竹园也。枚乘《兔园赋》：“修竹檀栾夹池水。”

棕拂子

【鹤注】诗云“家贫卧炎蒸”，当是广德元年夏秋间作。梁氏编在宝应元年梓州内，是年乃九月至梓州，于诗语不合。黄希曰：比丘患草虫，佛听作拂子。

棕拂且薄陋，岂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荧荧金错刀，濯濯朱丝绳。非独颜色好，亦由顾盼称。（此言物当适用，人情皆知顾惜。拂足驱蝇，此其效能于人身者。【朱注】错刀丝绳，皆棕拂之饰。）

《前汉·邹阳传》：“窃自薄陋。”

潘岳《射雉赋》：“恩长鸣以效能。”

《蜀志》：诸葛亮以白羽扇指挥军事。

《诗》：“苍蝇之声。”《西阳杂俎》：西域有黑狮子棒，集贤校理张希复有狮子尾拂，夏月蝇纳不敢集其上。

施青臣《继古丛编》：金错刀，一名而二物，钱一也，刀二也。《汉·食货志》：王莽更造大钱，又造错刀，以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双琼瑶。”此言钱也。《续汉书·舆服志》：佩刀乘舆，通身雕错，诸侯黄金错。《东观汉记》：“赐邓通金错刀。”此言刀也。今按：杜诗“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赊”，韩昌黎诗“闻道松醪贱，何须吝错刀”，皆指钱言。杜诗“荧荧金错刀，濯濯朱丝绳”，孟襄阳诗“美人聘金错，双手脍红鳞”，此皆指刀言。杜诗“金错旌竿雪满霜”，此以金错于旌竿也。汉秦嘉妻以金错碗奉其夫，此以金错于碗上也。古人于器物多以黄金错之。鲍照诗：“直如朱丝绳。”荧荧，光明貌。濯濯，鲜洁貌。汉秦嘉诗：“荧荧华烛。”司马相如颂：“濯濯之麟。”

嵇康诗：“顾盼生姿。”

吾老抱疾病，家贫卧炎蒸。啗肤倦扑灭，赖尔甘服膺。物微世竞弃，义在谁肯征。三岁清秋至，未敢阙絨滕。（此言功在平时，事后不忍轻弃。拂久效能，情义犹在，但过时则忘，谁肯征收乎。公之三岁絨藏，有不弃蓄簪之意。此诗借物寓言，君子不遗旧交，义正如此。【朱注】班婕妤《团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筐笥中，恩情中道绝。”末二句，从班诗翻出。此章上下各八句。）

啗肤指蝇啗，与啗同，契也。《抱朴子》：“蚊嗜肤则坐不得安。”

《书》：“其犹可扑灭。”

服膺，持拂于胸前也。东方朔《答客难》：“服膺而不可释。”

《庄子》：“惟恐絨滕肩钥之不固。”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鹤注】此广德元年秋在梓州作。时河北已平，故云“幽燕通使者。”
【朱注】《唐书》：陵州仁寿郡，属剑南东道，本隆山郡，天宝元年更名。

王室比多难，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词人。（从时事叙起。时平复用词人，故路君得膺此任。）

孔融《喻邳原书》：“王室多难。”

【朱注】按史，是时诸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废弛，人甚弊之。故有“高官皆武臣”之叹。《说苑》：高官大位。唐山夫人歌：诏抚成师，武臣承德。

唐虞时有四岳十二牧。

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佩刀成气象，行盖出风尘。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此勉使君初政，吕虔佩刀，刺史之事。皂盖行县，太守之职。路殆郡守，故两用之。乱后民贫，当洁身以率属，平役以爱民。）

《公孙弘传》：上方兴功业，屡举贤良。

《陆云传》：不以驷闇，特蒙拔擢。

《晋书》：吕虔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为必三公可服，虔乃赠别驾王祥曰：“卿有公辅之望，故相与也。”《穆天子传》：天子答西王母曰：“和治诸夏，万民平均。”

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此述送行之情。霄汉泥涂，彼此悬隔矣，回首江滨，望其见忆也。此章，中段八句，起结各四句。）

王粲诗：“率彼江滨。”

朱鹤龄曰：高适在蜀，《请合东西川疏》云：“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可证陵州先经寇乱矣，惜二史不载其事。此诗洁己平役，盖以文臣救乱之道告之耳。

送元二适江左

黄鹤编在广德元年，今姑仍之。【朱注】《王右丞集》有《送元二适安西》诗，疑即此人。旧注以元二为元结，钱笺辩其谬误。考本传，结未尝至蜀，亦未尝适江左也。

乱后今相见，秋深复远行。风尘为客日，江海送君情。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原注：“元尝应孙吴科举。”上四送别伤情，下则嘱其前途慎密也。风尘承乱后。江海承远行，二句有无穷之悲。自白帝而丹阳，乃江左经过处，此与“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同是起下语。时藩镇多跋扈观望者，故戒其毋谈兵以贾祸。【赵汭注】乱离之际，作客送客，倍难为情。）

胡孝辕曰：丹阳尹，不必指定晋何人。南渡初，如温峤、刘隗尹京，多在王敦傲扰际，而子阳负剑称白帝，大似肃代朝节镇分据景象，用此二语先之，正为论兵语脉也。朱注云：《宋书》：汉元封二年，立丹阳郡，治今宣城之宛陵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阳移治建业。元帝太兴元年，改为尹，领县八。梁元帝《丹阳尹传序》：自二京板荡，五马南渡，因乃上烛天文，下应地理，即变淮海为神州，亦即丹阳为京尹。刘谦《三晋记》，苏峻召祖约为逆，约遣许柳以众会峻，克京师，拜丹阳尹，后以罪诛。【吴注】肃宗时，节镇跋扈，大有苏峻傲扰石头、子阳负险称帝气象。先伏此二句，正为“莫论兵”张本。

《元和郡县志》：白帝城，与赤甲山相接，初公孙述至鱼复，有白龙出井中，因号鱼复为白帝城。

【邵注】取次，犹言即次之处。【黄生注】此当时方言，犹从容之意。今按：当是次第之意。北齐乐歌：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白居易诗：“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又：“遇客踟蹰立，寻花取次行。”又“闲停茶碗从容语，醉把花枝取次吟。”《史记》：孙子臆脚而论兵法。

九 日

【鹤注】此广德元年在梓州作。

去年登高鄜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公在梓州，自叹两度重九也。上四九日情事，下四旅中感怀。白发、黄花，本属常景，只添数虚字，语意便新。世乱而久为客，愈增郁郁。路难而长傍人，倍觉悠悠。两句中，含多少悲伤。酒阑以后，忽忆骊山往事，盖叹明皇荒游无度，以致世乱路难也。未作推原祸本，方有关系，若徒说追思盛事，诗义反浅矣。）

鹤曰：梓州治鄜县。《水经》：涪江水东南合射江，射江在梓州。【顾注】涪江在鄜县西二百里，自涪城县东南流入县界。

不相放，谓不饶人。

《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黄华。”

《杜臆》：天宝十四年冬，公自京师归奉先，路经骊山，玄宗方幸华清宫，安禄山反，然后还京，至此十年矣，所以忆之而肠断也。清路尘，辇出而清道也。《滑稽传》：“日暮酒阑，台尊促席。”

对 雨

【顾注】此广德元年秋作。时公从梓州将往阆州也。七月，吐蕃尽取河陇，边备正严，故云“雪岭防秋急。”北齐刘逖有《对雨》诗题。

莽莽天涯雨，江边独立时。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族旗。雪岭防秋急，绳桥战胜迟。西戎甥舅礼，未敢背恩私。（上四雨景，下四感时。雨时独立，忧思并起，故不愁身经梓阆，巴路崎岖，但恐征人逢雨，旗湿难行耳。因思雪岭绳桥，乃御寇之地，今防秋方急，而战胜无期，事势大可虑矣。或者吐蕃念甥舅之礼，不忍背我国恩乎，然虏情终未可测也。五六句，上四字连读，下一字另读。）

《杜臆》：雨湿则行迟，故以为恐，须溪改为失，非是，未有大军过而防旌旗之迷失者。今按：宋僧惠崇诗“剑戟明山雪，旌旗湿海云”，正用杜湿旌旗语也。

鹤曰：《九域志》：雪岭距威州二百六十里，威即维州。《高适传》：适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东西两川当合为一，即雪岭也。师氏曰：边人秋高马肥常入寇，故云防秋。

鹤曰：《唐志注》：唐兴有羊灌田、朋竿、绳桥三守捉城。绳桥盖三城之一，非指岷江竹桥也。按：绳桥两岸立巨木，系竹绳为桥，驾空而渡。

赵曰：中宗景龙二年，以金城公主妻赞普，故望其笃甥舅之礼。【卢注】郭子仪尝言吐蕃无道，不顾甥舅之礼。结句盖反用之。《左传》：夫齐，甥舅之国也。

鲍照诗：“结主远恩私。”

薄 暮

【顾注】广德元年秋在阆州作。是年九月，至阆州。周舍诗：“况兹薄暮情。”薄，迫也。

江水长流地，山云薄暮时。寒花隐乱草，宿鸟探深枝。故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鬓发自成丝。（上四暮景，下四暮情。此诗纵横看来，意无不合。晚花隐色，喻己之混迹。夕鸟归林，方己之避乱。此虽写景，而兼属寓言。故国生悲，仍与流水相应。白头兴叹，又与暮云相关。脉理之精细如此。

张正见诗：“霜雁排空断，寒花映日红。”

阆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作。【顾注】此舅氏使蜀还京，随有青城之命也。《杜臆》：阆州今为保宁府，附郭有阆中县。青城县属成都。

闻道王乔舄，名因太史传。如何碧鸡使，把诏紫微天。秦岭愁回首，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杂，吾舅意凄然。（上四惜舅氏外授，下四送舅氏赴任。王乔因太史而传，见外吏有藉于朝臣，今以王朝之使，诏除县令，是京官反为外吏矣。如何二字，讶而惜之也。秦岭不堪回首，涪江且醉客船，自此至青城，见彼污杂之俗，舅氏得不凄然乎。）

后汉王乔为叶令，每朔望来朝，双凫先至。帝令太史伺之，得朝舄二。

《前汉·王褒传》：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使褒往祀焉。公舅必先使于蜀也。

《杜臆》：青城为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故云紫微天。一说：紫微殿名，开元四年召县令策于廷，二十四年宴新除县令于朝堂。因知除授县令，得把诏紫微也。

鹤曰：《唐志》：秦川有秦岭县，贞观二年省。

又曰：涪江虽出合州，而《水经》则云涪江水东南合射江，则梓阆皆可通言。

阆中陈氏曰：污言风俗，杂言居民。

王阎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鹤注】此是广德元年九月至阎州作。时吐蕃、党项与仆固怀恩之乱方殷，故有群盗如毛之句。【邵宝注】公母崔氏，十一舅乃是崔氏。《九域志》：阎州西至梓州二百二十里。

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浮舟出郡郭，别酒寄江涛。（此记王阎州筵。《杜臆》：起语笔力雄壮，而别景已觉凄然。陈师道曰：世称杜牧之“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老杜云“千崖秋气高”，才用一句而语益工。）

《世说》：顾恺之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江总诗：“树声非有意。”

梁简文帝诗：“千崖共隐天。”宋玉赋：悲哉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水清。

魏文帝诗：“浮舟横大江。”

吴均诗：“离歌玉弦绝，别酒金卮空。”

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穷愁但有骨，群盗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赠袍。沙头暮黄鹤，失侣亦哀号。（此叙惜别之情。良会二句，伤舅。穷愁二句，自慨。舅有分手之诗，王有寒袍之赠，两感其意也。孤鹤哀号，比别后凄凉之况。【黄生注】起语激厉，结调悲惋，首尾自相称。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洛神赋》：“悼良会之永绝。”

《庄子》：“大块劳我以生。”《史记》：“形太劳则敝。”

但有骨，犹云贫到骨。《家语》：子路静思不食，以至骨立。

贾谊《新书》：反者如蝟毛而起。

谢瞻诗：“分手东城闾。”

赠袍是赠己，不是赠舅，若赠舅氏，不烦公代谢矣。《史记》：范睢见须贾，贾曰：“范叔一寒至此！”乃取一终袍以赐之。

孔德绍诗：“华亭失侣鹤。”《长门赋》：“白鹤噉以哀号。”

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

【卢注】时二十四舅赴任青城，十一舅与之同往也。前是奉酬之作，此是奉送之作。《一统志》：东楼，在保宁府治南嘉陵江上，唐杜甫有诗。

曾城有高楼，制古丹雘存。迢迢百余尺，豁达开四门。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游目俯大江，列筵慰别魂。（首记东楼别筵。）

《淮南子》：昆仑之山，有层城九重。古诗，“西北有高楼。”

《书》：“惟其涂丹雘。”丹，朱色。雘，采色。各涂以胶漆也。

《西京赋》：“迢迢以亭亭。”古诗：“双阙百余尺。”

《景福殿赋》：“开南端之豁达。”《书》：“辟四门。”

陶潜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仪礼注》：游目，所视广也。

谢灵运诗：“得以慰别魂。”

是时秋冬交，节往颜色昏。天寒鸟兽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万感集清樽。岂伊山川间，回首盗贼繁。（此叙临别情景。冬时物皆休息，而已独浪迹他乡，所以增感。山川二句，伤长安乱离也。）

颜色昏，谓黯淡无光。《雪赋》：“岁将暮，时既昏。”

沈约诗：“草根积霜露。”

《诗》：“我送舅氏，至于渭阳。”

谢灵运诗：“万感盈朝昏。”

《穆天子传》：王母歌曰：“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高贤意不暇，王命久崩奔。临风欲恸哭，声出已复吞。（末又兼怀青城舅氏。前奉命而任青城者，实以贤劳之故，今舅氏复往，益觉孤危矣，故伤心而欲哭。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谢灵运诗：“坼岸屡崩奔。”山下堕曰崩，水急流曰奔。此比行役之匆遽。

李陵《答苏武书》：“临风怀想，能不依依。”《晋书》：阮籍车辙所穷。每恸哭而返。

放 船

按鹤注：此广德元年秋阆州作。盖苍溪属阆州，橘熟在秋候也。《杜臆》：《地志》：苍溪于阆中为上游，临嘉陵江，今有放船亭，因杜诗得名。

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上四放船之由，下四放船景事。见青而惜峰过，望黄而知橘来，皆舟行迅速之象。青是雨后色，黄是秋深色。【赵汭注】青字黄字略读，乃上一字，下四字格。）

《寰宇志》：阆州苍溪县，因县界苍溪谷为名。嘉陵江在县东一里，东南流。《九域志》：在阆州西北四十里。

楼钥曰：尝与蜀黄文叔裳食花棹，因问蜀中有此乎？曰：“此物甚多，正出阆州。杜诗所云‘黄知橘柚来’，误矣。曾亲到苍溪县，顺流而下，两岸黄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实乃此棹也。问之士人云：工部既误，有好事者欲为解嘲，于其处大种橘柚，终非土宜，无一活者。棹音悲。诸葛武侯《黄陵庙记》：“峰峦如画。”刘桢诗：“橘柚生南国。”

《夏统别传》：统在船曝所市药，稳坐不摇。

葛常之曰：五律，于对联中作一意，诗家谓之十字格。如《放船》诗“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对雨》诗“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江月》诗“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是也。

王嗣爽曰：此联却是流水对，公别有十字句法，如《子规》诗“渺渺春风见，萧萧夜色凄”，是也。吴子良《偶谈》：钱起诗“山来指樵火，峰去惜花林”，不如此诗“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薄 游

【鹤注】《唐志》：阆州、绵州，皆为巴西郡。公广德元年曾至两郡，但至绵乃是春晚，至阆乃是秋晚，诗言病叶寒花，当是阆州作。周舍诗：“薄游久已倦。”

浙浙风生砌，团团日隐墙。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病叶多先坠，寒花只暂香。巴城添泪眼，今夕复清光。（上四叙景，薄游所见。下四言情，薄游所感。风声日影，属近景。空雁岭云，属远景。病叶，寓言憔悴。寒花，自况凄凉。触景增悲，故泪添此夕耳。五六，赋中带比，故属下截。七八用倒装句，本是对清光而堕泪。

谢惠连诗：“浙浙振条风。”浙浙，风声细也。

班婕妤诗：“团团似明月。”何逊诗：“团团日隐洲。”

杜审言诗：“进水落遥空。”宋之问诗：“还乡秋雁飞。”杨慎《丹铅录》：衢州烂柯桥断碑诗，有句云“薄烟暮远郊，遥峰没归翼。”盖六朝人语。杜诗“遥空秋雁灭”本此，唐诗“帆带夕阳千里没”亦本此。

李百药诗：“云凝愁半岭。”

庾信诗：“双双泪眼生。”阆州属巴郡地，故曰巴城。

严氏溪放歌

此依朱氏，编在广德元年秋阆州作。【朱注】《华阳国志》：阆中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为大姓。《唐书·李叔明传》：阆州严氏子疏称，叔明少孤，养于外族，遂冒其姓。可证严氏溪在阆州，溪盖以其族名也。

天下兵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费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呜呼古人已粪土，独觉志士甘渔樵。（此自伤旅况，叹时无知己也。边镇骄蹇凌物，即有时小惠姑息，其所费心，不过相要一役而已。酒肉之外，岂有爱敬真情乎？因叹古之好士者不可复作，志士独向渔樵而遁迹耳。此句起下。边头公卿，恐指章彝。鲍氏指郭英义。赵注谓郭在成都，非边头也。

洙曰：成都在剑岭之南。

杨慎曰：《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此说殊晦。《尸子》：“纣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政。”注：“姑，妇女也。息，小儿也。”《杜臆》：是一役，言徒以此一役了事耳。旧注误谓以一役夫待人。《左传》：阴飴甥曰：“一役也，秦可以霸。”

《韩非子》：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吕氏春秋》：肥肉厚酒，务以相强，命曰烂肠之食。

《晋语》：“玉帛酒食，犹粪土也。”

况我飘蓬无定所，终日恹恹忍羁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与子长夜语。东游西还力实倦，从此将身更何许。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此过严氏溪，欲与之偕隐也。漂流无定之时，喜得溪边景色，且当此筋力已衰之候，不如托此以养生矣。【朱注】阆州在梓州之东，此言东游阆州，又西还梓州也。赵次公谓西还成都迎家音，误引去年事耳。此章两段，各八句分韵。

更何许，言此身更往何所乎。时解谓将身更许何人者，未然。晋童谣：天子在何许。

《本草》：茯苓，千岁松脂也，作丸散服，能断谷不饥。

警急原注：高公适领西川节度。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十月阆州作。是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维州。蔡梦弼曰：考史，代宗即位，吐蕃陷陇右，渐逼京师。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寻失松、维等州，此诗乃松州未陷时作。《汉书》：备边防警急。

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题曰警急，畏边警之日急也，上四望高适，下四忧吐蕃。高公才略，自足控制边疆，但恐和亲失计于前，青海失守于后，一时骤难攘斥耳。

《魏志·贾诩传》：临菑侯甚有才名。【朱注】至德二年，永王璘反，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肃宗奇其对，以适为扬州左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故云旧楚将。

李义诗：“河塞有兵机。”

玉垒山有二，此指威州之玉垒。【赵注】吐蕃入寇，故檄书传闻。

【鹤注】此云会解围，时松州尚未陷也。

黄希曰：当时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而卒不免其入寇，所以为计拙。

漫，徒然也。赵曰：青海复为吐蕃所得，如饱鹰之不可縶继矣。天宝中，哥舒翰曾筑城于青海。

四明杨守陈曰：此下三章，皆为高适作，讥其不能御虏也。首冠以才名楚将，妙略兵机，而下皆败北之事，则机略概可见矣。

王 命

《诗》：“王命南仲。”

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题曰王命，望王朝之命将也。上六叙时事，下二想安边。西戎入寇，和战无功，故诸将之血埋入于甲中，使臣之骨几断于鞍上，今栈阁已烧，而始用旧人，亦已晚矣。此时安得诏书谕蜀以退寇兵乎，敌人皆恸哭而望王官之至也。赵曰：汉与巴相连，盖吐蕃入寇之地，汉北为褒斜，巴西则绵汉也。鹤曰：渭北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与吐蕃战于整屋，兵为贼所擒，所谓“血埋诸将甲”也。赵曰：广德元年，使李之芳、崔伦往聘吐蕃，留而不遣，所谓“骨断使臣鞍”也。【朱注】上元二年二月，奴刺、党项寇宝鸡，烧大散关，所谓“牢落新烧栈”也。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千余万众度渭，命郭子仪御之，子仪得二千骑而行，所谓“苍茫旧筑坛”也。【朱注】王官当指严武，吐蕃围松州，高适不能制，故蜀人思得武以代之。

《史·高帝纪》：诸将过此者多。

陈子昂诗：“当尽使臣能。”

《汉书》：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

汉高帝筑坛在汉中，注见七卷。

《司马相如传》：唐蒙通夜郎，征巴蜀吏卒，用军兴法诛其渠帅，巴蜀大惊恐，上使相如责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意。

征 夫

《诗》：“骖骖征夫。”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
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题曰征夫，伤征人之丧败也。
上四哀阵亡者多，下四叹援师不至。千山空多，言有险莫守，衔枚荷戈，望
官军来救。吾道如何，自慨进退失据矣。【卢注】官军未通蜀，仍望严武也。）

漂梗，注见一卷。

《周礼》：“军旅令衔枚，禁无器。” 《汉书·高帝纪》：“章邯
夜衔枚击项梁定陶。”颜师古注：“枚状如箸，横衔之，结纽而绕项以止言
语也。”《诗》：“荷戈与祿。”

西山三首

【鹤注】此广德元年，松州被围时作。【卢注】《图经》云：岷山巉绝崛起，捍阻羌夷，全蜀依为巨屏。

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筑城依白帝，转粟上青天。蜀将分旗鼓，羌兵助铠铤。西南背和好，杀气日相缠。（此章记西山时事。首联言地之逼，次联言守之难，三联言战之急，末联言战之故。荒山顶，望可见。雪岭边，近易侵也。依白帝，拟其高。上青天，状其险。蜀将，会讨之师。羌兵，服属之夷。背和尚杀，故须同仇以敌忾。《杜臆》：筑城、转粟，见谋国者之失算。高适谏之不听，则有分其过者矣。）

【钱笺】《元和郡县志》：岷山，即汶山，南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清明，望见成都。山顶停雪，常深百丈，夏月融泮，江川为之洪溢，即陇之南首也。李宗谔《图经》：维州，南界江城，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高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冲。

黄希曰：白帝，西方之帝也，旧引夔州白帝城，非是。

《汉·韩安国传》：“转粟輓输。”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高适《请减三城戍兵疏》：“平戎以西数城，邈若穷山之巔，蹊隧险绝，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

公《东西两川说》：仍使羌兵各系其部落。铠，头盔。铤，小矛。

蔡琰《笳曲》：杀气朝朝冲塞门。

其二

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州。风动将军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贼营垒，回首得无忧。（次章记松州之围。上四叙寇边之事，下四叹安边无策。戍卒防秋，而犯边者屡至。侵火井，彼深入矣。闭松州，此被围矣。行军遣使，和战两疲，贼垒漫山，长驱莫遏也。）

鹤曰：《唐志》：火井在邛州，有火井县。《九域志》云：有火井在蓬州。蓬与果、巴州为邻，而邛与雅州为邻，雅去羁縻罗岩州不满三百里，此当指邛而言。松、维二州，唐属西川，自广德元年后吐蕃复置行州，以首领为刺史司马矣。

蔡邕乐府：“海水知天寒。”

其三

子弟犹深入，关城未解围。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辩士安边策，元戎决胜威。今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三章，忧松州将陷也。上四言时势之危，下四望和战有成。铁马瘦，米船稀，见兵疲粮尽矣。军幕、使裘，战和无益，而犹云辩士、元戎者，盖思两者之中，得一以济，庶可却敌而凯旋耳。）

公《东西两川说》：兼差堪战子弟向二万人，足以备边守险。

《寰宇记》：蚕崖关在导江县西北四十七里。《寰宇记》：灌口镇在

导江县西六十里。《方輿胜览》：淳熙五年，胡元质奏曰：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黎文。南诏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诏合入寇，必出灌口。沈、黎两州去成都尚千里，关隘阻足以限隔。惟灌口一路，去成都止百里，又皆平陆，朝发夕至。威、茂两州即灌口之蔽障。希曰：《唐志》：彭州导江县有蚕崖关。《寰宇记》：灌口山，在西岭有天彭关。又云：有灌口镇在彭州九陇县，然则蚕崖、灌口盖在彭州也。庾信赋：“陶侃空争米船，顾荣虚摇羽扇。”

《庄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范睢传》：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赵充国传》：“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史记》：“决胜千里之外。”

《西京杂记》：乌鹊噪而行人至。

凯歌，见前《赠高适》诗注。

公抱忧国之怀，筹时之略，而又洊逢乱离，故在梓阆间有感于朝事边防，凡见诸诗歌者，多悲凉激壮之语。而各篇精神焕发，气骨风神，并臻其极。此五律之入圣者，熟复长吟，方知为千古绝唱也。

与严二郎奉礼别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在阆州作。《唐书》：太常寺奉礼郎二人，掌君臣班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详诗语，时严盖入京师赴职。

别君谁暖眼，将老病缠身。出涕同斜日，临风看去尘。（此送别之意。谁暖眼，言冷眼者多。斜日，顶老。去尘，顶别。

《易》：“出涕沱若。”

《楚辞》：“临风兮浩歌。”

商歌还入夜，巴俗自为邻，尚愧微躯在，遥闻盛礼新。山东群盗散，阙下受降频。诸将归应尽，题书报旅人。（此别后情事。商歌巴俗，自伤寥落。遥闻盛礼，喜严为奉礼也。盗息兵归，正献俘告庙、礼官从事之时，故嘱其一报太平。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淮南子》：宁戚饭牛车下，击牛角而疾商歌。此诗正用饭牛夜半语。

刘孝绰启：“参陪盛礼，莫匪国华。”任昉表：“不得临列阙庭，共观盛礼。”

黄鹤曰，是时薛嵩以四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故云受降频。事在宝应元年冬，广德元年春。《汉书》：武帝使公孙骞筑塞外受降城。

班婕妤《捣素赋》：“书既封而重题。”

赠裴南部原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

【鹤注】此广德元年公至闾时所赠。《唐书》：南部县属闾州。

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人皆知饮水，公辈不偷金。（此言裴君以清节受诬。《杜臆》：人皆知管下句，此十字洛也。）

《后汉书》：范丹，字史云，为莱芜长，清贫。人歌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吕氏春秋》：子贱为单父宰，弹琴不下堂而治。

《晋书》：邓攸为吴郡守，载米之官，俸禄无所受，饮吴水而已。

《汉书》：直不疑为郎，其同舍有告归者，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买金偿之。后告归者来而归金，金主大惭。

梁狱书应上，秦台镜欲临。独醒时所嫉，群小谤能深。即出黄沙在，何须白发侵。使君传旧德，已见直绳心。（此望袁君以直道伸枉也。秦镜独明，故嫉谤得剖，而冤狱可出。使君，指袁判官。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汉书》：邹阳从梁孝王游，羊胜者谗毁之，下吏，阳从狱中上书，王出之。时裴必有诉理之词也。《西京杂记》：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府库，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入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

《楚辞》：“众人皆醉我独醒。”

《诗》：“愠于群小。”

黄沙，狱名。《魏志·高柔传》注：《晋诸公赞》曰：柔次子光，少习家业，明练法理，晋武帝世为黄沙御史，与中丞同。骆宾王《在狱书怀》诗：“青陆芳春动，黄沙旅思催。”

张载诗：“忧来令发白。”

陈琳檄：“旧德名臣，多在载籍。”

晋书：李胤迁御史中丞，恭恪直绳，百官惮之。

巴 山

【鹤注】此是广德元年十一月公在阆州作。阆居巴子之国，故曰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盗贼还奔突，乘舆恐未回。天寒邵伯树，地阔望仙台。狼狈风尘里，群臣安在哉。（此章，在巴山而慨朝事也。上四忧在君上，下四责及人臣。盗贼二句，述中使之言。【顾注】甘棠树、望仙台，俱属陕州近境，时天子在陕，故有天寒地阔之感。吐蕃入寇，征兵不应，官吏奔散。曰群臣安在，讥文官不能扈从，武将不能御敌也。

《唐书》：陕州陕县有陕城宫。《水经》：河水又西径陕县故城南。注：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括地志》：邵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九域志》：邵伯甘棠树在陕州府署西南隅。

《三辅黄图》：望仙台，汉武帝所建，在华州华阴县。《长安志》：望仙台，在鄠县西三十里。狼狈，注见前。

阮籍诗：“梁王安在哉。”

早 花

《杜臆》：此与前篇及一时之作。

西京安穩未？不见一人来。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
艳艳待春梅。直苦风尘暗，谁忧客鬓催。（此叹腊尽花开，而乱犹未平也。
首联伤时，次联感物，五六承次联，七八承首联。不见人来，无确耗也。《杜
臆》：早花有二意。一是因闻报之迟，而伤花开之早。一是见花开之早，而
感年华之易迈。但忧乱为重，不暇忧老耳。此诗上四散行，下四整对，亦藏
春格也。）

【鹤注】《长安志》：天宝六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
复曰西京。按纪：上元二年曰上都，志误也。此云西京者，循旧名也。《汉
书》：武帝曰：“君除吏尽未？”此诗未字所本。

古诗：“盈盈楼上女。”

发阆中

【鹤注】广德元年九月，公自梓入阆，冬末复归梓，明年初春又至阆。诗云“别家三月”，当是元年冬晚归梓州时作。《旧唐书》：阆水迂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江风萧萧云拂地，山木惨惨天欲雨。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此自阆州回梓而作也。上四阆中景物，下四发阆情事。蛇虎为患，无村可避，且当此云迷雨暗，愈增中途凄怆矣。女病妻忧，即于家书中见之。）

刘向《新序》：“前有大蛇如堤。”

庾肩吾诗：“锦石镇浮桥。”

江陵望幸

谓江陵人望车驾之临幸也。【朱注】《唐书》：上元初，吕諲建请荆州置南都，于是更号江陵府，以諲为尹，置永平军万人，以遏吴蜀之冲。广德元年冬，乘舆幸陕，以卫伯玉在于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诗所云“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也。时公在巴阆，传闻代宗欲巡幸江陵，故有此作，《封禅文》：“太山梁父，设坛望幸。”

雄都元壮丽，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未枉周王驾，终期汉武巡。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早发云台仗⁽¹¹⁾，恩波起涸鳞⁽¹²⁾。（首句江陵，次句望幸，中四咏江陵形势，下六写望幸情事。作短章排律，多在首联扼题，此定式也。西蜀、北秦、南越、东吴，江陵四至之地。甲兵分自圣旨，以卫伯玉统兵往镇也。居守付之宗臣，时郭子仪留守西京也。发云台，天子将巡。起涸鳞，穷民待泽。）

《史记》：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颜延之诗：“望幸倾五州。”《甘泉赋》：“象泰壹之威神。”《鲁灵光殿赋》：“景福兮帝室之威神。”注：“威神，言尊严也。”

《孟子》：“天时不如地利。”

谢灵运诗：“列宿炳天文。”秦分野占狼弧。狼弧与南极老人星相近，是天星在南，而北照秦野也。

谢朓诗：“风烟有鸟路。”古诗：“越鸟巢南枝。”

《易》：“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左传》：子革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

《汉书》：武帝南巡，至于盛唐。韦昭曰：“在南郡。”

《诗》：“修我甲兵。”《前汉·陈汤传》：“承圣旨，倚神灵。”

《左传》：“君行则居守。”《史记·留侯世家》：“群臣居守。”

《汉书·萧何传》：“为一代之宗臣。”

(11) 庾信《哀江南赋》：“非无北阙之心，犹有云台之仗。”

(12) 丘迟诗：“肃穆恩波被。”涸鳞，本《庄子》涸辙子鲋。骆宾王诗：“涸鳞去辙还游海。”

葛常之曰：近时论诗，皆谓对偶不切则失之粗，太切则失之俗。如江西诗社所作，虑失之俗也。老杜《江陵》诗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诗云“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竖子》诗云“桤梨且缀碧，梅杏半传黄”，如此之类，可谓对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云“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磨灭余篇翰，平生一钓舟”之类，虽对不求太切，而未尝失格律也。学诗者当审此。

愁 坐

单复编在广德元年梓州诗内。诗云“终日忧奔走”，时盖往来梓阆间也。鲍照诗“空愁坐相误。”沈佺期诗：“愁坐饶虬虱。”

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气昏。葭萌氏种迥，左担犬戎屯。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上四叙景，愁坐所见。下四感事，愁坐所思。葭萌、左担，与梓州相近。氏种，指羌人。犬戎，指吐蕃。恐其内外相结为乱，故忧奔走也。）

高斋，乃斋之通名。公诗屡言高斋，有指他人言者，如“高斋坐林杪”，是说白水崔少府之斋。有就自己言者，如“高斋常见野”，是说梓州所寓之斋。后夔州诗，高斋凡三见，亦同此例。

《华阳国志》：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

《唐书》：葭萌县，属利州。杨慎曰：《太平御览》引李充《蜀记》云：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益州记》：阴平县有左担道，其路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阴平在今之文县。任豫《益州记》：江油左担道，乃邓艾悬车束马之处。

遣 忧

【卢注】广德元年，吐蕃入寇，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十月深入，上方治兵，吐蕃已度便桥。上出幸陕州，吐蕃入京师，焚烧一空。公闻而心伤，故曰遣忧。吴曾《漫录》：唐顾陶大中丙子岁编《唐诗类选》载此诗，世所传杜集皆无之。

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纷纷乘白马，攘攘著黄巾。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乱离一句，直摄通章。禄山之后，再陷吐蕃，故云又甚。代宗出奔，未知复国，故云难真。受谏二句，推致乱之由。白马四句，伤世乱之极。《杜臆》：若早能受谏，则无今日之乱，至临危而忆古人，亦已晚矣。【卢注】旧以受谏句指柳伉一疏，此在长安既陷之后。按是年四月，郭子仪数为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上狃于和好而不纳。至还京，劳子仪曰：“用卿不早，亦已晚矣。”代宗之劳子仪，犹明皇之思九龄也。公不忍明言，故托之古人。白马，指侯景。黄巾，指张角。是时高晖以城降吐蕃，王献忠胁丰王珙以迎吐蕃，吕太一乘机作乱，故云纷纷攘攘。末二亦借隋形唐，盖讳言也。）

《诗》：“乱离瘼矣。”

孙楚《牵府君碑》：“临危运奇。”【钱笺】《剧谈录》：明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谓高力士曰：“吾取张九龄言，不至于此。”遣使祭之，吹笛为曲，号《谪仙怨》。

《史记》：汉王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侯景传》：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

《史·货殖传》：“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汉灵帝时，钜鹿人张角，自称天公，其部帅有三十六万人，皆著黄巾，同日反叛。

冬狩行原注：时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后东川。

【鹤注】当是广德元年冬梓州作。是年十月，代宗幸陕，故云“天子不在咸阳宫。”梦弼曰：时章彝大阅东川，公诗讽其多杀，兼勉其攘外寇以安王室也。

君不见东川节度兵马雄，校猎亦似观成功。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首叙冬狩军容。观成功，谓兵马雄壮，似凯旋奏功。步骤同，谓进止齐习，无先后参差。）

【鹤注】《旧书·地理志》：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梓州，管梓、绵、普、陵、遂、合、泸、渝等州。又考《会要》，上元二年二月，分为两川。广德二年正月，复合为一道。则知广德元年冬宜有东川节度也。

《汉·成帝纪》：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如淳曰：《周礼》：“校人掌王田猎之马，故曰校猎。”师古曰：“校，谓以木自相贯穿为阑校耳。校猎者，大为阑校以遮禽兽而猎取也。”《上林赋》：“天子校猎。”注云：“五校兵出猎。”【蔡注】“校猎，谓猎有所获，校其多寡以赏功也。”

《记》：“天子不合围。”邓粲《晋纪》：“王湛率然驱骋，步骤不异于王济。”

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駉驼羸羸垂玄熊。东西南北百里间，仿佛蹴踏寒山空。有鸟名鸚鵡，力不能高飞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为见羁虞罗中。（次详校猎之事。禽兽四句，言杀获之多，举大以该小。东西六句，言追逐之广，举小以该大。《杜臆》：百里空山，已无剩语，忽入鸚鵡，法奇而意足。）

《西京赋》：“僵禽毙兽，烂若磔砾。”白日未及移晷，已殪其十七八。

金氏曰：回苍穹，暗用鲁阳挥戈返日。

《楚辞》：“君王亲发兮悼青兕。”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朱注】“駉驼，即骆驼。羸羸，高貌。《鲁灵光殿赋》：“玄熊蚺螈以断断。”

《上林赋》：“东西南北，驰骛往来。”

《南都赋》：“蹴踏咸阳。”

《诗》：“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左传》：“有鸚鵡来巢。”童谣曰：“鸚鵡鸚鵡，往来歌哭。”《禽经》：鸚鵡，剔舌而语。

《鸚鵡赋》：“肉不登于俎味。”

《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若大田猎，则莱山田之野，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又：罗氏掌罗鸟鸟，仲春罗春鸟，献鸩以养国老。陈子昂诗：“虞罗忽见寻。”

春蒐冬狩侯得用，使君五马一马骢。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此美章留后。【朱注】唐刺史，即古诸侯职也。【赵注】《周礼》：巡狩本天子事，而诸侯得行之，故曰侯得用。吴论：五马，切刺史。一马骢，切侍御。摄大将，切留后。号令严明，所以校猎可观。）

《左传》：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列子》：“天地无全功，万物无全用。”用与功叶。

【朱注】《潘子真诗话》：礼，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左骖。汉制，九卿二千石右骖，太守驷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太守以五马称之。《遁斋闲览》及《学林》云：汉时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故为五马。或曰《毛诗》：“良马五之”，以为州长建旗，后遂作太守事。程大昌曰：郑玄注《诗》以州长比方汉州，大小绝远，周之州乃统隶于县，比汉太守秩殊不侔，未足为据。按古乐府有“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蜘蹰”。则太守五马，必起于汉。但其说不一。次公云：出应劭《汉官仪》，今亦无从考证。若类书所称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马，此乃无稽之言，不可引为故实。

《史记·孔子世家》：摄行相事。

《书》：“发号施令。”

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施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此以慨时作结，言当勤王敌忾，不宜校猎骋雄也。鹤曰：老翁公自谓。西戎，指吐蕃。自天宝十四年至此，已经九年，云十年者，举成数也。【朱注】明皇前幸蜀，代宗今幸陕，故云再蒙尘。王洙曰：代宗在陕，诏征天下兵，时程元振用事，无一人应召者，故章末感激言之。此章，首腰各四句，前段十句，有五字句，后段十句，有二字句。

【鹤注】天宝九载五月，诸卫与诸节度所用绯色旗幡，并改为赤，故《诸将》诗云“曾闪朱旗北斗殷。”

《史记》：申侯与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唐书》：广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邠州及奉天，车驾幸陕州，又三日，吐蕃陷京师。

桓谭《新论》：狐兔穴其中。申涵光曰：“草中狐兔尽何益二句，即贾生“不猎猛敌而猎禽兽”意。

胡夏客曰：《冬狩行》因校猎之盛，思外清西戎，内匡王室，视他题他篇之忧国者，尤为切贴矣。

王嗣爽曰：此诗规讽不浅，前云“亦似观成功”，继云“颇有前贤风”，俱致不满之意，此公竟为严武所杀，得非有罪可指乎罗大经曰：篇末引幽王，盖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祸，明皇以妃子致禄山之变，正相似也。今无妃子孽矣，而銮舆乃再蒙尘，何哉？此必胎变稔祸，有出于女宠之外者，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

山寺原注：章留后同游，得开字。

依朱注编在广德元年之冬。

野寺根石壁，诸龕遍崔嵬。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虽有古殿存，世尊亦尘埃。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首述山寺荒残之象。前佛，露石龕者。世尊，坐殿中者。）

黄希曰：诸经皆以佛为世尊。

《维摩经》：菩萨势力，譬如龙象蹴踏，非驴所堪。《翻译名义集》：水行中龙力最大，陆行中象力最大。杜修可曰：《传灯录》云：龙象乃鳞毛类中最巨者，故经称僧之出类者曰龙象，非指佛象也。

【远注】信者，指佞佛之徒。

使君骑紫马，捧拥从西来。树羽静千里，临江久徘徊。山僧衣蓝缕，告诉栋梁摧。公为顾宾从，咄嗟檀施开。（此记入寺施舍。大官豪侈之状，僧家乞怜之态，摹写逼真。）

《诗》：“崇牙树羽。”

周弘正诗：“山僧尽凋散。”《高僧传》：“带索蓝缕。”《字林》：“南楚人贫衣被敝丑，谓之蓝缕。”

《晋阳秋》：谢尚收涕告诉。

《魏氏春秋》：钟会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石崇传》：为客作豆粥，咄嗟立办。晋孙楚诗：人命皆有极，咄嗟不可保。《文选注》：《小品经》：不施不悭，是名檀波罗蜜。《大乘论》：“檀越者，檀施也，谓此人行檀能越贫穷海故。”薛梦符曰：佛书：信施檀越。王简栖《头陀寺碑》：日行不舍之檀，施诸群有。黄希曰：佛书注：梵语檀波罗蜜，华言布施，此合华梵之语而云檀施。

吾知多罗树，却倚莲华台。诸天必欢喜，鬼物无嫌猜。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此借修寺托讽。发愿布施，意在祈祐神天，若移此奉佛之心，以抚恤军士，岂非弘济才乎。盖穷子多行秽不净，高见者宜防祸于未萌，穷子指士卒。朱注谓讽章不修臣节，如穷子离净处而甘糞秽，将来自蹈祸机，如子璋、知道之破灭也。恐无此当席骂主之理。）

《西阳杂俎》：贝多，出摩伽陀国，树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等，一多罗婆力叉贝多，二多梨婆力叉贝多，三部闍婆力叉贝多。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闍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汉翻为叶。婆力叉汉翻为树。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宝护，亦得五六百年。《翻译名义集》：“贝多形如此方棕榈，极高，长八九十尺，花如黄米子。”《嵩山记》：嵩高寺中，忽有思惟树，即贝多也，一年三花。

《文殊传》：世尊之座高七尺，名七宝莲花台。《大智度论》：“人中莲华，大不过尺。漫陀耆尼池及阿那婆达多池中莲华，大如车盖。天上宝莲华，复大于此。如此莲华台，严净香妙可坐。”

佛书有三界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诸天。《金刚经》：“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王康琚诗：“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补注】旧本，“穷子”二句，在“抚士卒”之下。黄白山将上下互调，独有体贴。盖“穷子”原就佛徒言，“以兹抚士卒”，方推到章留后，语微婉而有致。若将“穷子失净”接在士卒下，讥讽章氏，恐太切直。前注指“穷子”为士卒，终觉未当。

《法华经》：“譬如有人，年既幼稚，舍父逃逝，长大复加困穷。父求不得，穷子佣赁，遇到父舍，受雇除粪，污秽不净。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令我财物，皆是子有。穷子闻言，即大欢喜。”王融启：“闭三乘于穷子，发二谛于四蒙。”

骆宾王诗：“高人傥有访。”《枚乘传》：“福生有基，祸生有胎。”

岁晏风破肉，荒林寒可回。思量入道苦，自晒同婴孩。（此自慨而含讽意。上文檀施抚卒，告章之意已完，此下颇难措语，兹将己意伴结，讽谕在离即之间。言当此寒尽春来之际，方欲如婴孩之自适，岂能与山僧辈为此入道之艰苦乎。此章前三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唐吴少微诗：“岁晏风落山。”

谢灵运诗：“荒林纷沃若。”

《金刚经》：“虚空可思量否。”《洛阳伽蓝记》：灵觉寺宝明，尝作陇西太守，弃官入道。

《老子》：“若婴儿之未孩。”郭璞诗：“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

《汉武内传》：延陵阳形有婴孩之貌，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

朱鹤龄曰：章彝事，二史无考，但附见《严武传》云，武再镇剑南，杖杀之。公在东川，与往来最数，然《桃竹杖》、《冬狩行》语皆含刺，他诗又以指挥能事、训练强兵称之。大抵彝之为人，将略似优，乃心不在王室。是冬天子在陕，彝从容校猎，未必无拥兵观望、坐制一方之意。公窥其微而不敢诵言，因游寺以讽谕之。世尊尘埃，咄嗟檀施，岂天子蒙尘，独能宴然罔闻乎。“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欲其用此道以治兵敌忾，无但广求福田也。而其词意含蓄，此公之善于忠告乎。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黄鹤编在广德元年冬作。《尔雅》释：草竹四寸有节曰桃枝。《书·顾命》：“敷重箴席。”疏：“即桃枝竹。”戴凯之《竹谱》：桃枝皮赤，编之滑劲可为席。扬雄《蜀都赋》：筇节桃枝。木华《海赋》：“桃枝篔簹。”左思《蜀都赋》：“灵寿桃枝。”注：“桃枝，竹属，出垫江县，可以为杖。”《元和郡县志》：合州铜梁山出桃枝竹。东坡《跋桃竹杖引后》：桃竹，叶如棕，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理瘦骨，盖天成拄杖也，出巴渝间。郭璞有《桃杖赞》；子美有《桃竹歌》。《杜臆》：桃竹即棕竹，川东至今有之。

江心礧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首言竹杖之美，赠自章公。生礧石，则质坚。浸苍波，则体润。尺度足，长短适宜。如紫玉，光泽可玩。）

《北史·杨津传》：受绢依公尺度。

《列仙传》：江妃二女，出游汉江湄，逢郑交甫，解佩与之。王逸《楚辞注》：“冯夷，水仙人也。”《江赋》：“冯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嚙而绵眇。”

【鹤注】梓州，为梓潼郡，以东倚梓林、西枕潼水也。

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柁白帝城。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蛟龙争。（此喜得竹杖而深加爱护。铿有声，明其坚劲。东南征，将适吴楚也。拔剑卫杖，用澹台子羽拔剑碎壁事。）

【张远注】《隐逸传》：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有声，遇夜则光照十步，持之登高涉险，未尝失足。

《楚辞》：“渔父鼓柁而去。”注：“鼓柁，鼓舷鸣也。”

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此见竹杖灵奇，恐其变化而去，故复为丁宁祝告之词。吴论：重告者，重复其语以结上文，犹《楚辞》“乱曰”之类。风尘，言乱离。豺虎，比寇盗。见扶衰避患，皆藉此杖。结语感慨，意特奇纵。此章，各六句分段，前两段各一韵，后一段兼两韵。）

《神仙传》：壶公遣费长房归，以一竹杖与之曰：“骑此当还家中矣。”长房骑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竹杖投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杨德周曰：此兼用丰城之剑跃出延津，几于风雨晦冥，天地澒洞，异哉！

《内则》：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

《博物志》：君山，洞庭湖山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水经注》：君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

《前汉·食货志》：罢夫羸老：易子而啮其骨。《六书正讹》：俗作咬，非。咬音五考切，啮音居肴切。

朱鹤龄曰：此诗盖借竹杖规讽章留后也。既以踊跃为龙戒之，又以忽失双杖危之，其微旨可见。

钟惺曰：此诗调奇、法奇、语奇，而无撒泼之病，气奥故也。

王嗣爽曰：公自云“老去诗篇浑漫与”，是真话。广德以来之作，俱漫成者，故其得夫相参，失之或浅率无味，得之则出神入化。此等诗，俱非苦心极力所能到也。

黄生曰：一竹杖耳，说得如此珍贵，便增其诗多少斤两。

又曰：前是对主人语，后是对杖语，故作一转，用“重为告曰”字，盖诗之变调，而其源出于骚赋者也。后段亦非告杖，暗讽朋友之不可倚仗者耳，细味语气自见。

宋之问骚体诗有《嵩山天门歌》：“登天门兮坐盘石之磷砢，前崑崙兮未半，下漠漠兮无垠。纷窈窕兮岩倚披以鹏翅，洞胶葛兮峰稜层以龙鳞。松移岫转，左变而右易；风生云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灵怪如此，愿游杳冥兮见羽人。重曰：天门兮穹崇，回合兮攒戟。松万接兮拄日，石千寻兮倚空。晚阴兮足风，夕阳兮艳红。试一望兮夺魄，况众妙之无穷。”此杜诗《桃竹杖引》所自出，然杜之灵奇，却胜于宋之雋丽矣。

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十一月，代宗未还京时作。故云“重见衣冠走，黄屋今安否”。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此忆在蜀情事。《杜臆》：观失身折节等语，公亦殊有戒心。其告别以此，但不明言耳。）

古诗：“岁月忽已晚。”

阮籍诗：“朝为美少年，夕暮成老丑。”

古诗：“失意杯酒间。”此暗用灌夫骂坐事。

《汉书》：郭解年长，更折节为俭。《易》：“万夫之望。”

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此叙去蜀情事。《杜臆》：“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各有餽赈，可为行资，故湖舟落其手也。）

王褒颂：“沛乎若巨鱼纵大壑。”

夏侯湛赞：“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史记》：“孔子累累然若丧家之狗。”

《论语》：“游必有方。”《元和郡县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县南，周围二百六十五里，俗名，即古云梦泽。

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几难朽。日车隐昆仑，鸟雀噪户牖。（此记章公饯别景事。日晏鸟归，而饮筵未散，正见章之眷恋交情。）

《庄子·徐无鬼》：“若乘日之车。”

波涛未足畏，三峡徒雷吼。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此叙临别踌躇之意。波涛不畏，起荆蛮二句。盗贼可忧，起中原二句。时长安经乱，既不能北还，惟有南适吴楚而已。）

《七发》：“混混沌沌，声如雷吼。”

禄山、吐蕃两陷京师，故曰重见衣冠奔走。

王粲诗：“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书，无使长回首。（此写别后缱绻之怀。东皇，楚神祠。南斗，吴分野。长回首，常望诸公寄书也。此章前四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结。）

《楚辞》有《东皇太乙》章。《文选注》：“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

谢灵运诗，“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春秋说题辞》：“南斗吴地。”《旧书·天文志》：南斗在云汉之流，当淮海之间，为吴分。

释宝月诗：“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

王嗣爽曰：章留后所为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诗屡谏不悛，想托词避去，乃保身之哲，不欲以数取疏也。不然，有此地主，不必去蜀，又何以别去而终不去蜀耶？后章将入朝，公寄诗云“江汉垂纶”，刚公客阆州，去梓不远。

申涵沅曰：“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半生疏放，晚乃谨饬如是。饱更患难，遂得老成，方是豪杰归落处，一味使酒骂坐，祢正平为可鉴已。

舍弟占旧草堂检校聊示此诗

【鹤注】此广德元年冬避乱梓阆时作。陶开虞曰：有四弟，颖、观、丰各在他乡，唯占从公入蜀。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孰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前四占归草堂，下四嘱其检校也。天下莫容，吾道应作旅人矣。《杜臆》：草堂无人，安得鹅鸭，想有代为看守者。腊月非种竹时，乘弟暂归，故嘱其栽补耳。钟云：家务琐屑，有一片友爱在内，故只见其真，不见其僮。）

《家语》：孔子曰：“吾道非耶？”

【朱注】《说文》：孰，食饪也。古文惟有孰字，后人加火以别生熟之熟。《汉书》孰计皆作孰。

《鲁连子》：“鹅鸭有余食。”《西京杂记》：曹元理，善算术，尝从其友陈广汉，羊豕鹅鸭，皆道其数。

谢灵运诗：“促装返柴荆。”柴荆，门也。

秦曰嘉平，汉曰腊。取猎，取禽兽以祭也。叶梦得云：腊月种竹，无一竿活者。若五六月栽，烈日无害，亦不必拘定五月十三日为竹醉可移也。

年谱谓宝应秋末，公回成都迎妻子。遍考诗中，绝无一语记及，知公未尝回成都矣，此诗云“孰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想迎家赴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也。

黄生曰：杜善炼字。竹稀而曰影薄，树多而曰阴杂，皆能涉笔成趣。

岁 暮

【鹤注】诗云“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当指广德元年吐蕃陷松、维、保三州，雪岭近维州也。梁权道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考唐史及《通鉴》，是年与二年及宝应元年，雪岭无警。又考宝应元年十二月，吐蕃寇秦、成、渭三州，皆无关于雪岭。谢灵运有《岁暮》诗题。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此诗忧乱而作也。上四岁暮之景，下四岁暮之情。烟尘鼓角，蒙上用兵。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惊起，可见公济时之念，至老犹存也。）

崔湜诗：“岁尽仍为客。”

《晋史论》：舒元出莅边隅，钦其明德。《孔丛子》：“用兵于敌。”

蔡琰《笳曲》：“烟尘蔽野兮。”

江城，梓州江城也。

王粲书：“僵尸流血，闻之哽咽。”

《终军传》：“请受长缨，必羁南粤王，置之阙下。”

《晋·慕容廆传》：张华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

魏武歌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送李卿晔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初春作。时代宗已还京，而巴西尚未闻也。《唐书·李岷传》：肃宗诏刑部侍郎李晔鞠谢夷甫事，忤旨，贬岭南。《世系表》：晔，太郑王房淮安忠公琇之子，终刑部侍郎。

王子思归日，长安已乱兵。沾衣问行在，走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风江汉清。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上四送李还京，下乃自叙己意。乱兵，指吐蕃。问行在而向承明，急于覲君也。垂暮巴西，自怜地僻，伤春江上，唯待时清，盖身虽废弃而心犹恋阙也。）

李为宗室，故称王子。《古今乐录》：楚之王子质于秦，思归作歌：“洞庭兮木秋，涪阳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国，作咸阳之布衣。”《哀江南赋》：“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何逊诗“极目泪沾衣”，明用泪字。周弘正诗“行住两沾衣”，暗藏泪字。杜句沾衣，多用暗藏。

《前汉·严助传》：“君厌承明之庐。”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考《黄图》，未央宫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杜臆》：阆州旧名巴西，而嘉陵在阆，亦名汉江。《寰宇记》：一曰西汉水，亦曰阆江。

蔡曰：《地理志》：阆州有晋安县，本晋城，公与李俱在阆，故云晋山。今按：晋山本就阆言，而兼用介之推入绵上山中事，赵次公曰：《宣室志》载庶史，有道士尹者，隐晋山，北门从事严缓敬事之。蔡氏又曰：王子晋学仙，隐于猴山，是曰晋山。

《吕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朱鹤龄曰：公尝扈从肃宗，故自比之推。曰自弃者，不敢以华州之贬，怱其君上也。《壮游》诗“子推避赏从”，亦此意。

《博议》云：晋山自弃，即《出金光门》诗“移官岂至尊”意也。古人流离放逐，不忘主恩，故公于贾严之贬，则曰“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于己之贬，则曰“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其温柔敦厚之意，言外可想。若以肃宗不甚省录，故往往自况之推，失之远矣。

释 闷

黄鹤编在广德二年，盖天宝十四载至此为十年也。《杜臆》：此篇是杜集中七言排律。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庆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上八乱极思治之机，下四忧时虑患之意。）

《杜臆》：此为代宗不诛程元振而作。吐蕃入寇，逼乘舆，毒生民，祸皆起于程元振。所望一时君臣，翻然悔悟。当柳伉疏入，但削官放归，此诗所以有嬖孽全生之叹也。岂知嬖孽不除，则兵不得解。兵不能解，则诛求仍不得息。其事之舛谬，真出于意料之外矣。然则风尘亦何由清，而太平将何时见乎。通篇一气转下，皆作怪叹之词。）

【天台谢省注】代宗避寇奔走，非如黄帝迷道，却似明帝微行。《庄子》：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

《世说》：王大将军顿军姑熟，明帝著戎服，乘巴骶马，赍一金鞭，阴察军形势。敦昼寝，梦日绕城，忽惊觉曰：“营中有黄须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命骑追之，不及。【朱注】按《晋书·明帝纪》，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王敦传》帝至芜湖，察敦营垒于湖，即芜湖也。地志：晋太康中，分丹阳置于湖县，即今当涂县地。又芜湖县有王敦城，此诗所云湖城也。自唐以来，皆破句读，故乐府有《湖阴曲》，张文潜始正之，云于湖为句。

《孝经钩命诀》：明王用孝升平致。又《梅福传》：升平可致。

《唐韦》：代宗在陕，削程元振官爵，归田里，广德二年春正月，以私入京师，配流溱州，复令于江陵府安置。苟悦《申鉴》：“省闼清净，嬖孽不生。”

江边，指嘉陵江也。

赠别驾兰铈

诗云“国步初反正”、“远赴湘吴春”，盖在广德二年春代宗回京后作。

黄雀饱野粟，群飞动荆棒。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时人。老骥倦骥首，苍鹰愁易驯。高贤世未识，固合婴饥贫。（此叹贺兰之困穷。士之寂寞，由于世未识贤。其甘守饥贫，宁为骥倦鹰驯，不为雀饱群飞，此可见其志节矣。黄雀，比趋势附利者。骥鹰，比抱才不遇者。）

王僧孺诗：“日中驱上驷，骥首通京苑。”

婴，萦绕也。

国步初反正，乾坤尚风尘。悲歌鬓发白，远赴湘吴春。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生离与死别，自古鼻酸辛。（此叙送行之意。反正，代宗还京。风尘，吐著未靖。悲歌远赴，皆指铈言。岷下，公滞蜀。思药，钻往吴。彼此离别，故至伤心也。他注以湘吴为公欲往吴楚者，误。黄鹤谓铈欲东下，是也。此章二段，各八句。

《汉书·高帝纪》：拨乱世反之正。

《翟方进传》：童谣云：“饭我豆食羹芋魁。”《货殖传》：“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下有蹲鴟，至死不饥。”注：“蹲鴟：芋也。”

《世说》：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问机吴中何以敌此。机曰：“千里莼羹，但未下盐鼓耳。”《一统志》：千里湖溧阳县东南一十五里，至今产美莼，俗呼千里莼。【朱注】贺兰，当是吴人而游蜀者，故有君思千里之句。

《楚辞》：“悲莫悲兮生别离。”

《高唐赋》：“孤子寡妇，寒心酸鼻。”

杜甫全集卷之十三

阆山歌

黄鹤编在广德二年阆州诗内，下首同时作。 《社臆》：阆州即今阆中县，属保宁府附郭者。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著青壁。（此咏阆山之胜。上六叙景，下二述情。灵山玉台，近阆山名。云在山上，石在山下，浮字写不尽之态，动字摹欲落之势。石根下盘，乃鬼神所护，云气上际，与嵩华并高，结庐其下，聊堪避乱矣。胡夏客曰：此歌似拗体律诗。）

《唐书》：阆州阆中县有灵山。【钱笺】《寰宇记》：灵山，一名仙穴山，在阆中县东北十里。輿地图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登此，因名灵山。山东南隅有玉女捣练石。

《輿地纪胜》：玉台山在阆州城北七里。

《杜臆》：地志：阆中山四合于郡，多仙圣游迹，则鬼神之会可知。

嵩山，中岳。华山，西岳。

徐悱诗：“竹径蒙笼巧，茅斋结构新。”《晋书·宋纤传》：马岌铭诗于西壁，丹崖百丈，青壁万寻。

阆水歌

《杜臆》：江源出陕西凤县嘉陵谷，经广元、昭化过剑州，至保宁府，其曰阆水、巴水、渝水、汉水、皆此江之异名。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此咏阆水之胜，亦在六句分别景情。水兼黛碧，清绿可爱也。日出阆中，照水加丽，春回沙际，映水倍妍。桨欹侧，江流急也。鸟来去，江波静也。肠可断，中原未归。天下稀，胜地堪玩。【张沅注】公当远离之时，而不失山水之乐，亦足见其处困而亨矣。《杜臆》：阆中胜事，总结上文，而赞云可肠断，犹赞韦曲之花，而曰恼杀人也。）

《寰宇记》：嘉陵水，一名西汉水，又名阆中水。【钱笺】《水经注》：汉水又南径阆中县东，阆水出阆阳县，而东径其县南，又东注汉水。《周地图》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经阆中，即阆中水，亦曰阆江，又曰渝水。楼钥曰：嘉陵江，至阆州西北，折而南趋，横流而东，复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谓之阆中，地势平阔，江流舒缓，城南正当佳处，对面即锦屏山。

《说文》：“碧，石之青美者。”阮籍诗：“寒鸟相因依，日出正照水。”

刘孝威诗：“扬帆乘浪花。”

费昶诗：“春随杨柳归。”

沈约诗：“巴童暗理瑟。”

【朱注】尝闻一蜀士云，水鸡，其状如雄鸡而短尾，好宿水田中，今川人呼为水鸡翁。

《方輿胜览》：锦屏山，在城南三里。冯忠恕记云：阆之为郡，当梁、洋、梓、益之冲，有五城十二楼之胜概。师氏曰：城南屏山，错绣如锦屏，号为天下第一，故曰天下稀。

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春阆州作。【邵注】阆州，今四川保宁府。遂州，今四川潼川州遂宁县。

离亭非旧国，春色是他乡。老畏歌声继，愁随舞曲长。二天开宠饯，五马烂生光。川路风烟接，俱宜下凤凰。（上四陪宴情景，下四饯别颂言。离亭记地，春色记时。对歌舞而愁畏，身在他乡故也。二天指王，五马指萧。阆遂俱属川中，故风烟相接。下凤凰，言化能感物。畏继愁长，老年不耐久坐，即公诗“老去一杯足，谁怜屡舞长”也。《杜臆》谓歌既畏其断，舞又愁其长，总因漂泊他乡，写出侘傺无聊之状，其语稍曲。）

离亭，离别此亭也。【卢注】长安东都门外有祖道离亭，今饯于阆州，则非故国矣。阴铿诗：“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庄子》：“旧国旧都，望之怅然。”

《乐记》：“善歌者使继其声。”

《后汉书》：苏章迁冀州刺史，有敌人为清河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

古《陌上罗敷行》：“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谢朓诗：“风烟有鸟路，江汉无限梁。”

《汉书》：黄霸为颖川太守，是时凤凰神雀数集郡国，颖川尤多。贾谊赋，“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正月晦日阆川作。王使君、阆州守。

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觉鸟随舟。结束多红粉，欢娱恨白头。非君爱人客，晦日更添愁。（此章陪使君泛江。上四江上之景，下四席中情事。山开豁，故江面平。见花已改岸，始觉鸟亦随舟，其不流处仍流也。末点晦日，反掉作结。）

《杜臆》：地志：阆中有蟠龙山，在城东三里，状如蟠龙。贞观中，望气者言，西南千里外有王气，令人入蜀，次阆，果见山气郁葱，凿破山脉，水流如血，今号锯山。咸亨中，徙阆中县于此，即今锯山关。山豁当指此。江总诗：“山豁自疏快。”

结束，衣裳装束也。《汉武内传》：“缓此结束。”古诗：“娥娥红粉妆。”

洪仲云：公诗“问知人客姓”，王建诗“人客少能留我屋”，人客字，盖当日方言。《唐志》：德宗时李泌请废正月晦日，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则是前此以晦日为节也。

杨慎曰：“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语似拙，不若李群玉乐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难急流”，又不若巴渝竹枝词云“大河水长漫悠悠，小河水长似箭流。”词愈俗愈工，意愈浅愈深。今按杜诗《晚登瀼上堂》云“春气晚更生，江流静犹涌”，是即“江平不肯流”之转注也，岂可轻下轩轻语耶。

其二

有径金沙软，无人碧草芳。野畦连蛺蝶，江槛俯鸳鸯。日晚烟花乱，风生锦绣香。不须吹急管，衰老易悲伤。（此章就黄家亭子。上四亭前之景，下乃对景伤情。沙草，入亭之路。风吹花气，故衣锦生香。两句分合看。锦绣谓舞衣，急管谓歌吹，《杜臆》：结语申“欢娱恨白头”意。）

《蜀都赋》：“金沙银砾。”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一统志》：保宁府剑州、广元、江油、巴县出麩金。

《别赋》：“春草碧色。”

裴子野诗：“栖叶如连蝶。”

《史记·货殖传》：陶朱公年衰老而听子孙。

泛 江

单复编在广德二年春阆州诗内。《杜臆》：江即嘉陵江。

方舟不用楫，极目总无波。长日容杯酒，深江净绮罗。乱离还奏乐，
，飘泊且听歌。故国流清渭，如今花正多。（此诗，乐中有悲。上四叙景，
下四感怀。《杜臆》：江澄无波，绮罗映水，可想净字之妙。方氏云：以奏
乐听歌照之，知其为妓女之衣也。或云映花如绮罗，或云水纹似绮罗，皆非。
公泛江而想清渭，盖因收京而起故乡之思。）

《尔雅》：“方舟，并舟也。”谢朓诗：“方舟泛春渚。”晋乐曲：
“渡江不用楫。”

《楚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谢朓诗：“澄江净如练。”

《诗》：“乱离瘼矣。”

谢灵运《邺中诗序》：“应场颇有飘泊之叹。”

收 京

《唐书》：广德元年十月，郭子仪复京师，车驾至自陕州。按公在梓州，至次年而始闻其信，此当是广德二年春作。

复道收京邑，兼闻杀犬戎。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克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莫令回首地，恸哭起悲风。（上四收京而喜，下乃事后之忧。两次收京，故云复道。子仪力战能杀吐蕃也。《杜臆》：衣冠自然扈从，用一却字，有不满诸巨意。平日谄谀依阿，有变则奔亡坐视，及至收京，却来扈从，而车驾则已还宫矣，此辈何益成败之数耶。克复之功，全在数公，朝廷当信任以图久安，无使京华之地。再哭乱离也。未几，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京师震骇，公之先见明矣。）

陆机诗：“从子京邑。”

《世说》：王弘之曰：“风马不接，无缘扈从。”

安危，犹荀子言安国之危。数公，谓郭子仪、马璘等。

回首，回望长安也。

魏文帝赋：“悲风肃其夜起。”

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

收京在去年十月，诗作于广德二年之春，故云“剑外春天远。”绵州属巴西郡，是年公在阆州，阆州亦称巴西郡，详见《巴西驿亭》注。旧本下章另有《送司马入京》题，单复依黄鹤并合为一题，今从之。【钱笺】此诗及《瞿唐怀古》、《狂歌行》、《惜别行送刘仆射》、《呀鹞行》五首，乃苏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鹤曰：唐制，上中下州俱有司马。

闻道收宗庙，鸣銮自陕归。倾都看黄屋，正殿引朱衣。剑外春天远，巴西敕使稀。念君经世乱，匹马向王畿。（此章从收京说到送班，在四句分截。乘舆还京，君臣如故，公犹遐方寄迹，而班独匹马归朝，故临别伤心。）

黄屋，车上之盖。

朱衣，侍从之臣。

郑继之善夫曰：诗之妙处，正在不必写到真，说到尽，而其欲写欲说者自宛然可想，斯得风人之义。杜诗每有失之太真太尽者，如此诗末二句，则有不真不尽之兴矣，余可类推。

其 二

群盗至今日，先朝吞从臣。叹君能恋主，久客羨归秦。黄阁长司谏，丹墀有故人。向来论社稷，为话涕沾巾。（送班已具上章，故此诗多述己意。）

【黄生注】首联各开，中联承次句，尾联应首句，乃知社稷流涕，全是寇盗频仍，主忧臣辱心事。如此大开大合，惟古文有之。公盖以文法入诗律者。又曰：先朝、今日，群盗、从臣，对字不对句，谓之参差对。七八，嘱其传语故人，见在野尚切倾葵，在朝宜勤补衮，乃使至尊独忧社稷，岂不深可流涕。此诗何减昌黎《诤臣论》、欧公《司谏书》。今按：首联乃串说，以群盗之故，而流离至今，昔曾为先朝从臣也。）

黄生曰：全首虚运，格本不贵，其奇乃在章法句法。缘情事极其郁结，故章句极其顿挫，语虽锻炼，而不见其痕。

城 上

【顾注】此是广德二年春自梓州往阆州时作。代宗还京在元年十二月。

草满巴西绿，城空白日长。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上四，城上所望之景。下四，城上所感之怀。时松维初陷，人皆避乱，故曰城空。所见者惟花吹水动，则景物亦觉凄然矣。未借周汉巡游，以比代宗幸陕。《杜臆》：此诗叙景言情，真堪痛哭，诗之不愧风人者也。【黄生注】五六即遥闻之事，此用倒插。师氏曰：不敢斥言出奔，故云巡狩，与《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同一书法。）

贺力牧诗：“城空余堞鸟。”

庾信《枯树赋》：“片片真花”

《海赋》：“茫茫积流。”

王嘉《拾遗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龙之骏，名曰绝地、翻羽、奔宵、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穆王神智远谋，使迹轂遍于四海。

赵次公曰：汉武帝初幸汾阴，至洛阳，侵寻于泰山，其所巡幸，周万八千里。

成公绥《大河赋》：“经朔狄之遐荒。”

伤春五首原注：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

【鹤注】广德二年春，公在阆中，故云“巴山春色静。”巴阆僻远，闻京师事常后时，故二年春方知去冬幸陕之事，因以发其感愤之意，遂名曰《伤春》。《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故以为题。

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蒙尘清路急，御宿且谁供。殷复前王道，周迁旧国容。蓬莱足云气，应合总从龙⁽¹¹⁾。（首章，记吐蕃陷京也。上八叙寇至出奔，下四望代宗复国。忧乱伤春，开首提明。百战，谓长安屡陷。群凶，谓高晖、王献忠辈。关塞，指阆州，烟花，指长安。清路急，不暇除道也。御宿，天子驻蹕之地。殷夏、周迁，乃借古形今。【赵注】总从龙，言群臣皆当扈驾。）

梁元帝诗：“徒望春光满。”

王粲诗：“西京乱无象。”《孙子》：“百战百胜。”

《史记·武帝纪》：悬于北阙矣。《东都赋》：“群凶靡余。”《通鉴》：广德元年冬十月，吐蕃陷京畿，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精卒二千，与吐蕃战于盩厔，为寇所擒。又泾州刺史高晖、射生将王献忠等迎吐蕃入长安，立邠王守礼孙承宏为帝，故曰“疲百战”、“任群凶”也。

卢谌表：“立国之道，在于慎关塞。”

宋之问诗：“烟花抚客愁。”

张衡《羽猎赋》：“蚩尤先驱，雨师清路。”

《汉书注》：御宿苑在长安城南。羞宿声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义。《通鉴》：吐蕃度渭桥，上仓卒幸陕州，官吏六军奔散，无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饥馁，乃幸鱼朝恩营。

《说苑》：武丁饬身修行，复先王之政。《史记》：平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

周公前营洛邑，故曰旧国。

《前汉·高帝纪》：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11)《易》：“云从龙。”

其二

莺入新年语，花开满故枝。天清风卷幔，草碧水连池。牢落官军远，萧条万事危。鬓毛元自白，泪点向来垂。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巴山春色静，北望转逶迤。（二章，所忧在家国也。上四春日之景，下八伤春之意。巴地春光，依然无恙，但恨长安被兵，而援军不赴，则万事俱危矣。鬓白泪垂，当此更甚，且想兄弟别离，能无北望伤神乎。）

陈后主诗：“促柱点唇莺欲语。”

王文考《王孙赋》“背牢落之峻壑。”

巴山春静，伤长安之扰攘也。

逶迤，迢远貌。《楚辞》：“载云旗之逶迤。”

其三

日月还相斗，星辰屡合围。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大角缠兵气，钩陈出帝畿。烟尘昏御道，耆旧把天衣。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三章，以天变做君心也。上八，言诛佞。后四，言用贤。君能去佞亲贤，则将士皆思效力，而天心亦从此悔祸矣。代宗不能斩程元振以谢天下，有一李泌久废而不复用，公故愷切言之。《杜臆》：上用日月星辰，下用大角钩陈，俱借天文以写灾变。插入执法，使人知为荧惑星，又知其为程元振，可谓微而显矣。【卢注】当时柳伉上疏，欲斩元振首，驰告天下，帝以保护功，止流滨州，故曰“不成诛执法。”吴论：大角属帝座，而绕兵气，则京师陷矣。钩陈属行宫，而照帝畿，则乘舆奔矣。昏御道，行急坐起。把天衣，牵衣留驾也。【朱注】《唐书》：代宗幸陕，诸镇畏程元振谗构，莫至，朝廷所恃者惟郭子仪一人。载同归，用文王后车载吕望事。）

《晋·天文志》：数日俱出若斗，天下起兵大战。元帝太兴四年二月癸亥，日斗。

《汉·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是岁上至平城，为单于所围。

《史·天官书》：南宫：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晋·天文志》：左执法，廷尉之象。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星经》：执法四星，主刑狱之人，又为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内常侍官也。《社诗博议》：《汉书》：哀帝元寿元年十一月，岁星入太微，逆行于右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执法者诛，若有罪。”二年十月，高安侯董贤免归自杀。此诗执法二句，暗引是事，以董贤况程元振也。【赵注】荧惑星，一名执法。谓元振荧惑人主，当诛之以谢天下。其说殊支离。

陆机《豪士赋》：“众心日侈，危机将发。”

胡夏客曰：刘向云：秦项之灭，星孛大角，故借以言西京之乱。《史·天官书》：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二星，曰摄提。《魏都赋》：“兵缠紫微。”顾炎武曰：《后汉·董卓传赞》：“矢延王辂，兵缠魏象。”

《西都赋》：“周以钩陈之位。”注：“钩陈，王者法之，主行宫也。”

顾炎武曰：紫微有钩陈之宿，主斗讼兵阵。出《水经注》。班固《两都赋》：“三成帝畿。”

虞世南诗：“油云阴御道。”

顾炎武曰：《南齐·舆服志》：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齐建武中，乃彩画为之，加饰金银薄帟，亦谓为天衣。梁庾肩吾诗：“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陈后主诗：“风气动天衣。”

《信陵君传》：侯生曰：“屠者朱亥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

《韩诗外传》：太公望屠牛朝歌，钓于磻溪。曹植疏：“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知于周文。”《韩诗》又云：《诗》天高听卑，皇肯照微。

其 四

再有朝廷乱，难知消息真。近传王在洛，复道使归秦。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萧关迷北上，沧海欲东巡。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四章，伤乘舆远出也。消息未真，起下六句。在洛、归秦，此出奔后消息。夺马、登车，此出宫时消息。北上、东巡，并

秦洛消息未定矣。但国有老臣，尚足以死卫君。未盖属望郭子仪也。近闻六句，托古伤今。在洛，用献帝还洛事。归秦，用张仪归秦事。夺马，用高欢事。泣嫔，用晋哀事。萧关，用汉武帝事。东巡，用始皇事。敢料安危，痛不忍言也。《杜臆》：任事有老大之臣，则临危有死节之士，作两层说。）

再乱，谓禄山之后，复有吐蕃。

《通鉴》：魏高欢自晋阳出滏口，道逢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有马三百匹，尽夺而易之。

《世说》：诸葛令女既寡，誓不复重出，无有登车理。干宝《晋纪》：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晋书》：成帝咸和三年五月，苏峻逼迁天子于石头城，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

《汉武帝纪》：元封四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遂北出萧关。如淳曰：萧关在安定朝那县。《一统志》：在平凉府镇原县西北。

《史记》：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邹峰山。又曰：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

《晋书》：惠帝北征，王师败绩于荡阴。稽绍以身捍卫，兵交御辇，绍遂被害，血溅帝服。

相如《谏猎书》：“犯属车之清尘。”

其 五

闻说初东幸，孤儿却走多。难分太仓粟，竟弃鲁阳戈。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五章，伤军士散亡也。闻说六句，历记所闻时事。当此之时，英雄恩奋，岂无中夜起舞者，惜朝廷信谗，不念大风猛土耳。幽人当春而泣，公念不忘君也。终以修德望诸君臣，此乃收人心、挽国脉之本。《杜臆》：得无二句，隐然伤其有臣无君，故下有君臣修德之语。）

《汉纪注》：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

《汉书》：“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

《淮南子》“鲁阳公与韩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返三舍。

《杜臆》：鲁阳戈，麾日之戈也。此聊叹卫士饱粟，不能操戈御虏，而反为出奔之辙。

《晋载纪·刘曜传》：王弥、呼延晏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于是曜害王公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又《怀帝纪》：刘曜、王弥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所谓“登前殿”、“出御河”也。

《晋书》：祖逖与刘琨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因起舞曰：“此非恶声也。”

《汉书》：高帝置酒沛宫，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烽燧，见七卷。

谢灵运诗：“薜萝若在眼。”

《左传》：“时和年丰。”

朱鹤龄曰：代宗致乱，因信任非人，老臣不用，故曰“贤多隐屠钓”，曰“犹多老大臣”，曰“谁忆《大风歌》”，篇中每三致意焉。

卢世澐曰：排律原为酬赠设，乃环络先朝，切劘当世，纡回郑重，就排场中，而封事出焉。本领体裁，绝世独立。

《有感》五首，以五律记时事。《伤春》五首，以五排记时事。缠绵悱恻，发于忠君爱国之诚，当与《洞房》八首并传。

“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奋然有勤王敌忾之志。太白却云“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无端作翻案语，成何议论。李杜优劣，亦可见其一斑矣。

暮 寒

【鹤庄】当是广德二年春在阆州作。阆与梓、利、巴、剑、果州为邻，时吐蕃新陷松、维、保，故戍鼓未静。

雾隐平郊树，风含广岸波。沉沉春色静，惨惨暮寒多。戍鼓犹长击，林莺遂不歌。忽思高宴会，朱袖拂云和。（上四暮寒春景，下四暮寒有感。雾隐写暮，风含写寒，二句远景。沉沉承雾，惨惨承风，二句近景。鸟避兵气，故春莺不歌。未从乱离中追想欢娱盛事也。）

江淹诗：“素沙匝广岸。”广岸，远岸也。

谢庄诗：“青浦正沉沉。”

王粲《登楼赋》：“天惨惨而无色。”

《汉书》：“置酒高会。”古诗：“今日良宴会。”

《周礼·大司乐》：“奏云和之琴瑟。”注：“云和，地名，产良材，中琴瑟。”

游 子

【鹤注】广德二年春，公在阆中，欲下峡而不遂。故曰“吴门兴杳然。”苏武诗：“请为游子吟。”

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厌就成都卜，
休为吏部眠。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意将去蜀游吴也。三四叙景，
言赴吴所经。五六叙情，见巴蜀难留。未将决意长往矣。【顾注】首聊即前
诗“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意。巴蜀愁，吴门兴，上三字边读。《杜臆》：
启行不待踌躇，故厌就问卜。而愁怀非酒可解，故休学醉眠。无论吴门，倘
蓬莱可到，亦当长往以求却老之方。盖自悲其年老也。）

《高士传》：严君平卖卜成都市中，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
肆下帘而授《老子》。《益州记》：雁桥东有严君平卜处，土台高数丈。

《晋书》：毕卓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
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

《哀江南赋》：“舟楫路遥，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飘道阻，蓬莱无可
到之期。”《前汉·郊祀志》：蓬莱、方丈、瀛洲，有三神山者，在渤海中，
去人不远，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山反居水下，风引船而去，终莫能
至。《世说》：蓬莱有群仙及不死之药。

嵇康《养生论》：“因衰得白。”

滕王亭子二首

【邵宝注】公于广德二年自梓州往阆州，来游此亭。鹤曰：二史：滕王元婴自寿州刺史移隆州刺史，后隆州避玄宗讳改为阆州。亭在玉台观内，王尝游憩于此。梦弼曰：王在阆州，有亭有阁。【钱笺】《方輿胜览》：滕王以隆州衙宇卑陋，遂修饰弘大之，拟于宫苑，谓之隆苑，后改曰阆苑。滕王亭，即元婴所建。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此章赋滕王亭子，对景而怀古也。台榭当春，故听莺啼竹里。丹梯极峻，故想犬吠云间。江石丽而伤心，抚遗迹也。花蕊斑然满目，逢春色也。来不知还，就滕王出牧时言之，讥其佚游无度也。旧以来游指后人，《杜臆》不从。）

《楚语》：“先王之为台榭也。”

《杜臆》：地志：阆中多仙圣游集之迹，城东有天目山，乃葛洪修炼之所，有文山，张道陵授徒符籙处，万丈丹梯谓此。【邵注】今四川保宁府巴县南龛，上有丹梯书院。谢灵运诗：“躡步临丹梯。”

杨慎曰：修竹用梁孝王事，犬吠云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尝怪修竹无莺啼字，后见孙绰《兰亭诗》“啼莺吟修竹，游鳞戏澜涛”，乃知杜老用此，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

《十洲记》：瀛洲在东海中，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川如中国。

《神仙传》：八公与淮南王安，白日升天，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按《汉书》：淮南王安，以不法受诛，无升天事，乃八公之徒造为此说，以掩其罪也。

民到于今，见《论语》。沈约诗：“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诗》：“来游来歌。”

新旧《唐书》并云：元婴为金州刺史，骄佚失度。太宗初丧，则饮宴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则借狗求置，所过为害。及迁洪州都督，复以贪闻。高宗给麻二车，助为钱缗。小说又载其召属宦妻于宫中而淫之。杨用修云：其恶如此，而诗称“民到于今歌出牧”，未足为诗史。今按末二句一气读下，正刺其荒游，非颂其遗泽也。

其二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骑拥霓旌。（此再写吊古之意，情与景相因。文气在四句分截，上言王不可见。而但存此亭。下言得见此亭，则滕王犹可想像也。【黄生注】鸟雀如闻歌吹，云霞恍见霓旌，即李远“弦管变成山鸟啭，绮罗留作野花开”意，分作两联，以映带见之。【赵汭注】此诗伤今怀古，曲尽变态。）

《高唐赋》：“虚闻松声。”

谢朓诗：“云霞成异色。”鲍照诗：“忽见过客问何我。”云霞去而

不留，如游人过客。

谢朓诗：“高响飘歌吹。”

《梁孝王传》：“赐天子旌旗，千乘万骑。”《西都赋》：“虹旃霓旌。”

叶梦得曰：此诗“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自”两字，则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摹仿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

黄生曰：前六句凄凉已甚，若再以衰飒语结，意兴索然。七八，忽用丽句，翻身作结，力大思深，奇变不测。

玉台观二首原注：滕王造。

此与上二章盖同时所作。【钱笺】《方輿胜览》：玉台观在阆州城北七里，唐滕王尝游，有亭及墓。赵曰：观在高处，其中有台，号曰玉台。

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遂有冯夷来击鼓，始知嬴女善吹箫。江光隐见鼉鼉窟，石势参差乌鹊桥。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者渔樵。（此章咏台观，见其为仙灵异境。首状台之迥，次记观中神。三四承绛节朝，乃观中之景。五六承玉台遥，乃观外之景。末二言情，欲升仙而恐未得也。因观有帝像，故想出绛节来朝。因仙官朝帝，并想出冯夷嬴女。卢注以箫鼓为享帝音乐，冯夷嬴女作借形之词，另是一解。【黄生注】五六言外景，而以灶窟贴冯夷，鹊桥贴嬴女，却是暗承。曰遂有，曰始知，曰隐见，曰参差，曰更肯，曰便应，语意圆活，多在空中形容。《杜臆》：未谓若生羽翼，便老渔樵，知公未肯忘世也。）

《列子》：西极化人见周穆王为改筑宫室，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名曰中天之台。《天台赋》：琼台中天而悬居。《汉郊祀歌》：“游阊阖，观玉台。”应劭曰：“玉台，上帝之所居。”颜延之诗：“积翠亦葱芊。”注：“松柏重布曰积翠。”

《诗》：“荡荡上帝。”《七启》：“眇天际而高居。”梁邵陵王《祀鲁山神文》：“绛节陈筦，满堂繁会。”

《抱朴子·释鬼篇》：“冯夷，华阴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水死，天帝署为河伯。”《洛神赋》：“冯夷击鼓，女媧清歌。”

嬴女吹箫，用秦穆公女弄玉事。范云《游仙》诗：“命驾瑶池隈、过息嬴女台。”

梁简文帝诗：“日光斜隐见。”《海赋》：“或屑没于鼉鼉之穴。”

《高唐赋》：“岩岷参差。”谢灵运《撰征赋》：“石参差，山盘曲。”《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

颜之推诗：“红颜恃容色，青春矜盛年。”徐淑诗：“恨无兮羽翼。”红颜，童颜也。羽翼，冲举也。

《书》：“询兹黄发。”何逊诗：“余念返渔樵。”

黄生曰：此诗首尾皆对，能化排偶之痕，而其写景灵活，寓意深长，触事必见本怀，故虽闲题杂咏，不为徒作也。

《随笔》云：中天之台有二：一见于《列子》，周穆王改筑宫室，以居西极化人，五府为虚，而台始成。一见于《新序》，魏王将起中天台，许绾负操锤请见曰：“欲起七千五百里之高台，其址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王默然而罢。今按：此乃未成之事，故原注但引《列子》为证。

其二

浩劫因王造，平台访古游。彩云萧史驻，文字鲁恭留。宫阙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传有笙鹤，时过北山头。（此再咏台观，兼叙滕王遗迹。观有图画仙像，故云“萧史驻。”亦有滕王题咏，故云“鲁恭留。”殿宇高敞，疑“通群帝。”江波遥映，如“到十洲。”似此异境，应为仙迹

所凭矣。【唐注】因前诗有秦女，此诗有萧史，遂疑指滕王公主遗迹，不为无见，但事不可考矣。）

《度人经》：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广异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李仙君歌：浩劫天地齐。【朱注】浩劫，无穷之劫，犹言累世也。《广韵》：“浩劫，宫殿大阶级也。”杜田云：俗谓塔级为劫，故岳麓行曰“塔劫宫墙壮丽敌。”

《汉书》：梁孝王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

王融诗：“巫山彩云合。”《列仙传》：萧史善吹萧，秦穆公以女妻之。

世说苍颉造文字。《汉书》：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闻钟磬琴瑟之声，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论语》。

刘琨诗：“顾瞻望宫阙。”道书：天有群帝，而大帝最尊。群帝，五方之帝也。《山海经》：大荒之中有黄木赤枝，群帝取药。

曹植《七启》：“同量乾坤。”《十洲记》：四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充洲、凤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

《神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乘白鹤驻缙氏山顶，举手谢时人而去。

《茅君内传》：父老歌曰：“三神乘白鹤，各在一山头。”

奉寄章十侍御原注：时初罢
梓州刺史、东川留后，将赴朝廷。

《旧唐书·严武传》：武再镇蜀，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鹤注】考二史，皆云严武杀梓州刺史章彝，此诗云“朝覲从容问幽仄”，意必彝将入朝，而武杖杀之也。此当是广德二年作。

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湘西不得归关羽，河内犹宜借寇恂。朝覲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上四称美章公，下则惜别而有感也。淮扬。章所出。青春，记别时。能事，言吏才。强兵，言将略。此皆俊人之实也。关不当归朝，承强兵。寇还宜借留，承能事。章必素有荐引之意，故结语反言以讽之。回天地，见造化在手。动鬼神，言妙算出奇。江汉垂纶，隐然以磻溪钓叟自命也。）

《禹贡》：“淮海维扬州。”江淹诗：“朱绂咸髦士，长纓皆俊人。”顾云：才智过人曰俊。

《汉·公卿表》：三公彻侯，并金印紫绶。《旧书·輿服志》：二品三品，并服紫绶三彩。《晋书》：张华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金章紫绶。【邵注】紫绶，以紫丝絛系印，乃刺史之职。

《汉书》：萧何曰，“天下指挥定矣。”《后汉·皇甫嵩传》：阎忠说嵩曰：“将军指挥足以振天地，叱咤可以兴雷电。”【邵注】指示曰指，手使曰挥。《抱朴子》：“思洞幽玄，才兼能事。”

诸葛孔明《劾廖立表》：“兵众简练。”又《兵戒篇》：“强兵以卫国。”《魏志》：太祖因事设奇，诡敌制胜，变化如神。《淮南子》：“大兵无创，与鬼神通。”

《蜀志》，先主收江南诸郡，拜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陆机《辨亡论》：汉主报关羽之败，收湘西之地，而陆公亦挫之西陵。注：湘西荆州。不得归，言不当使之归朝，旧云比章不能复镇东川，非是。

《后汉书》：光武收河内，拜寇恂为太守，后移颍川，又移汝南。颍川盗贼群起，恂从驾南征，百姓请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泽州陈廷敬注：借寇恂者，颍川也，诗何以言河内。盖河内、颍川，皆寇旧治，诗意谓颍川盗起，固宜借之，河内无盗，犹宜借之。时段子璋已平，故云然，非误用河内也。旧注谓章彝会讨段子璋之乱，未见所据。

春见曰朝，秋见曰覲。《宋书·恩幸论》：“明扬幽侧，惟才是与。”孙绰诗：“垂纶在林野。”

南 池

广德元年秋冬，公在阆州。二年春，亦在阆州。诗云“春时颜色好”，应是二年春作。诗中菱荷粳稻，盖追溯旧年事耳。《杜臆》：《汉·地理志》：阆中有彭道将池，东西二里，南北约五里，即南池也，在城南十里。《后汉书》：巴郡阆中县南有彭池。【钱笺】《益州记》：南池在阆中县东南八里。《方輿胜览》：南池在高祖庙旁，东西四里，南北八里。《一统志》：南池自汉以来，堰大斗之水灌田，里人赖之。唐时堰坏，遂成陆田。

峥嵘巴阆间，所向尽山谷。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首叙南池形势。山谷而有巨浸，此南池特为旷观也。）

《华阳国志》：巴子都江州，后理阆中，秦为巴郡池。《十道志》：果、阆、合三州，同是汉巴郡之地。

呀然阆城南，枕带巴江腹。菱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皇天不无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颇丰熟。清源多众鱼，远岸富乔木。独叹枫香林，春时好颜色。（此记南池景物。阆南、巴腹，志南池所在，应上巴阆间。高田失获，而此稻独丰，彼绌此赢，即天意也。下有游鱼，上有林木，皆佳景之可玩者。）

《西都赋》：“呀周池而成渊。”《字林》：“呀，大空貌。”星曰：呀，张口貌。

《水经注》：“枕带双流。”《三巴记》：阆白二水东南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涪陵，曲折三回，有如巴字，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

《字林》：“粳，稻不粘者。”《尚书大传》：“周人可比屋而封。”

《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傅亮表：“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书》：“平秩西成。”

《诗》，“众维鱼矣。”

《楚辞注》：“枫似白杨，有脂而香，霜后叶丹可爱。”《尔雅翼》：“枫脂甚香，谓之枫香脂，一名白胶香。”

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高皇亦明主，魂魄犹正直。不应空陂上，缥缈亲酒肉。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渎。干戈浩茫茫，地僻伤极目。（此记南池庙祀。黷祀不经，正神岂享，然习俗尚鬼，则己之极目感伤者，不止此一处矣。）

【朱注】项羽立高祖为汉中王，汉中邻阆，故池南有汉王祠，在今保宁府城南。

《楚辞》：“灵衣兮披披。”

陈琳檄：“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

《史记》：高帝置酒沛宫，曰：“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

《海赋》：“神仙缥缈。”

《曲礼》：“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楚辞》：“目极千里伤春心。”

平生江海兴，遭乱身局促。驻马问渔舟，踟蹰慰羁束。（末以游池

作结。中间二段摹景叙事，各发议论，乃公诗所特长。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

谢朓诗：“江海思无穷。《汉书》：局促如辕下驹。

渔舟，亦池中所见者。

魏彦深《鹰赋》：“运横罗以羈束。”

古人屋职二韵多通用。《易传》：“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异伏也。随无故，盍则饬也。”又《士冠礼》：“今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维祺，介尔景福。”皆系通用。此诗亦用古韵也。

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

【鹤注】公宝应元年至广德二年三月，游绵、梓、阆。其在梓、阆，屡欲出峡，以严武再镇成都，遂不果行。此诗当在广德二年春作。胡三省曰：剑州治普安，汉之梓潼县也。《唐书》：剑州普安郡，属剑南道。【邵注】剑州在阆州北，即今保宁府。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路经滟瀾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上四寄李剑州，下四将赴荆南。能化蜀，承剑州。此引太守事。未封侯，承流落。此用同姓人。滟瀾、沧浪，自夔适荆之地。双鬓伤老，一舟言贫。江楼回首，到荆而思蜀交，仍与高义相关。）

【邵注】唐制，刺史行部，纠察郡县，与绣衣同，称使君，《后汉·郭伋传》：闻使君到，喜，故来迎。《史记》：秦王遗平原君书曰：“寡人闻君之高义。”黄生注：驱今古，今与古并驱也。

鹤曰：诗云“寥落三年”，唐刺史盖以三年为任也。陶潜诗：“寥落将畴迟。”

《汉·循吏传》：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吏民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西溪丛语》：张崇文《历代小志》云：文翁，名党，字仲翁，景帝时为蜀郡太守。今《汉书》不载其名。

《史记·李广传》：广尝与望气者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然无尺寸功以得封邑，岂吾相不当侯耶？”周王褒诗：“将军百战未封侯。”

滟瀾堆，在瞿塘峡口。鲍照诗：“蓬鬓衰颜不复妆。”

《禹贡》：“岷江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杨德周曰：武当县有川曰沧浪，即《禹贡》汉水东流为沧浪之水者。魏文帝诗：“上惭沧浪之天。”刘孝绰诗：“钓舟画彩鹢。”

《老子》：“戎马生于郊。”

王粲诗：“回首望长安。”《荆州记》：当阳县城楼，仲宣登之作赋。申涵光曰：“路经滟瀾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王李七子，全学此等句法。

奉寄别马巴州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

《杜律演义》：此必作于广德元年以后，盖不赴功曹之补，将东游荆楚，而寄别巴州也。今按：本传谓召补功曹，不至，在上元二年。王洙因之而误。蔡兴宗年谱，编此诗在广德元年，亦尚未确。广德二年《奉待严大夫》诗云：“欲辞巴激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鹧催。”此诗云：“扁舟系缆沙边久”，“独把钓竿终远去。”两诗互证，知同为二年所作矣。《杜臆》谓时欲适楚，以严武将至，故不果行。此说得之。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独把渔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此章以出处殊途，记临别心事。上二宾主并提，中四叙将别之情，末二陈寄马之意。不赴功曹，故思乘舟南下。欲成勋业，应想骊驹玉珂。宾主自相照应。）

《后汉书》：马援封伏波将军，此因同姓而比之。

杜修可曰：刘贡父谓曹参为功曹，萧何未尝为功曹。王定国引《高帝纪》：萧何为沛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二说皆非。《吴志》：孙策谓虞翻曰：“孤有征讨事，来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杜公盖用此语。

谢灵运诗：“系缆临江楼。”

时公将出峡，南国应指荆楚，后《赴蜀山行》诗以南国对西川可见。

春湖，指洞庭湖。宋之问诗：“春湖。绕芳甸。”

沈约诗：“高门列駉驾，广路从骊驹。”洙曰：《骊驹》诗，见《大戴礼》：“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此言巴州兴在朝觐见君。骊驹玉珂，乃早朝骑马之事。玉珂，注见六卷《宿左省》诗。

按杜诗七律凡首句无韵者多对起，如“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是也。亦有无韵而散起者，如“使君高义驱今古，流落三年坐剑州”是也。其首句用韵者多散起，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是也。亦有用韵而对起者，如“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是也。大家变化，无所不宜，在后人当知起法之正变也。

奉待严大夫

【朱注】此诗。旧谱及诸家注并云广德二年作。据《通鉴》，是年正月严武得剑南之命也。黄鹤编在宝应元年，盖疑广德二年武已封郑国公，不得但称大夫，且迁黄门侍郎时，已罢兼御史大夫矣。按宝应元年春，公未尝去草堂，何以有“欲辞巴徼”、“远下荆门”之语，仍从旧编为是。唐人凡称节度使皆曰大夫，正不必以封郑公为疑。【钱笺】广德二年正月，武以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此云大夫，盖再镇时兼官也，以后称郑公。《杜诗博议》：《旧书·地志》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在广德元年，《唐会要》云二年正月八日。此武受命在元年冬之一证也。《杜臆》：公本欲辞巴下荆，闻严公将至，故留以待之。

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鹤催。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上四喜严公再镇，下述奉待之意。故人来，喜在一己。济世才，喜在全蜀。偏裨待而旌节回，喜在三军。数语重叠叙出。啼莺合，仲春时也。去鹤催，停舟久也。身老则思故人，时危则望济世，仍与首联相应。）

《列子》：“殊方偏国。”

《汉书·冯奉世传》：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后汉·袁绍传》：“偏裨列校，勤不见纪。”

《唐·职官志》：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时武为剑南节度使也。《周礼》：“道路用旌节。”注：“析羽为旌，以彰其节。”终日待而隔年方回，怪其回之迟也。武入朝在宝应元年秋，其回成都在广德二年春，除前后相见时，中间止隔一年耳。唐凌敬诗：“已复长望隔年人。”

巴徼，巴在边徼也。

《子虚赋》：“浮文鹢。”赵曰：船首画鹢，以惊水怪。《淮南子》：“龙舟首。”《方言注》：“鹢，鸟名。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

古诗：“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渡 江

【鹤注】此广德二年春自阆州归成都时作。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舟楫欹斜疾，鱼龙偃卧高。渚花张素锦，汀草乱青袍。戏问垂纶客，悠悠见汝曹。（上四江波之险，下四江岸之景。江风急，故舟楫欹斜而迅疾。江涛涌，故鱼龙偃卧而高浮。二句分顶风涛。锦花青草，舟中所见。垂钓悠悠，羨其从容自适也。）

二月风涛，嫌其太早也。

古诗：“青袍似青草。”

《世说》：王弘之性好钓鱼，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

杨慎曰：谢宣远诗“离会虽相杂”，杜诗“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诗“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其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

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鹤注】此广德二年春自阆州回成都时作。《杜臆》：诗题云却赴蜀，有不欲赴而仍赴之意。首章言“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即却字意也。

汨汨避群盗，悠悠经十年。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物役水虚照，魂伤山寂然。我生无倚著，尽室畏途边。（题曰“领妻子赴蜀”，故首章结出尽室畏途。上四记自阆赴蜀，下四写山行惨淡，着眼在一畏字。公自天宝十五年避乱，至广德二年，已经十载，欲往楚而仍游蜀，此行出于意外。山水本堪玩赏，乃形役神伤，故觉水空照映，而山亦寂寥耳。）

谢灵运诗：“汨汨莫与娱。”

王粲诗：“悠悠世路。”

谢瞻诗：“独夜无物役。”晋释道开《大涅槃经序》：“乘虚照以御物。”

《易》：“寂然不动。”

【洙注】无倚著，不得地着安土也。

《左传》：“尽室以行。”《庄子》：“畏途者，日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

杨德周曰：杜诗“落月动沙虚”、“物役水虚照”、“沙虚岸只摧”、“寒江动碧虚”、“窗虚交茂林”、“朝光切太虚”，用“虚”字无一不妙。“日出寒山外”、“君听空外音”、“晨钟云外湿”、“赏妍又分外”、“孤云倒来深，飞鸟不在外”、“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用“外”字无一不妙。

其二

长林偃风色，回复意犹迷。衫裊翠微润，马衔青草嘶。栈悬斜避石，桥断却寻溪。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次章领妻。上六山行之景，末二伤乱之怀，着眼在一愧字。疾风偃林，行人怯阻，故将回而意犹迷。山气湿衣，晓行也。马饥衔草，日晡矣。斜行避石，登陟崎岖，却步寻溪，水边曲折。干戈未尽，应前群盗。）

江淹诗：“长林悲素秋。”何逊诗：“风色极天净。”

汉《天马歌》：“回复此都。”

《蜀都赋》：“郁葢葢而翠微。”言山色之轻缥。

张正见诗：“马倦时衔草，人疲屡看城。”

《说文》：“栈，棚也。”又阁也。阆至成都无栈道，只言架木为路耳。

其三

行色递隐见，人烟时有无。仆夫穿竹语，稚子入云呼。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狢麪。真供一笑乐，似欲慰穷途。（末章领子。三四申行色句，五六申人烟句，末作自解之词，着眼在一慰字。林峦回复，故行色递隐递见。

山谷荒凉，故人烟乍有乍无。仆夫稚子，时而前后错行，则高语大呼，以防失队，时而相顾并行，则转石抨弓，以为戏乐，描情绘景，真堪入画。转石，足翻石也。抨弓，手弹弓也。公始而畏，既而愧，终而复慰者，破涕为笑，亦付之无可如何耳。）

《庄子》：孔子见盗跖，遇柳下惠于东门，曰：“车马有行色。”

江总诗：“石濑乍深浅，烟崖递有无。”

《淮南子》：“转员石于万丈之壑。”张衡《西京赋》：“转石成雷。”

《天台赋》：“始经魑魅之途。”

《博物志》：“更羸能射，虚发而下鸟。”抨弓，即虚发也。《三都赋》：“狻𪊑猓然，腾遑飞超。”洙注：狻，猿属。𪊑，鼠也。

《射雉赋》：“始解颜于一笑。”

别房太尉墓

【顾注】广德二年，公在阆州，将赴成都作。《旧书》：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为相。因陈涛斜之败，肃宗乾元元年六月贬为晋州刺史。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寻出为晋州刺史。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元年八月卒于阆州僧舍，年六十七，赠太尉。【朱注】《新书》谓卒于宝应二年，盖是年七月改元广德也。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惟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上四坟前哀悼，下四临别留连。行役，将适成都。泪沾土湿，多哀痛也。断云孤飞，带愁惨也。）

【顾注】对棋，平昔相与之情。把剑，死后不忘之谊。结聊以闻见二字，参错成韵。本谓别时不见有送客之人，送客者惟有落花啼鸟耳。考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孽子孺复尚幼，故去世未久，塚间寂寞如此。）

古乐府：“他乡各异县。”《诗》：“嗟予子行役。”

殷谋诗：“陌头能驻马。”孔融诗：“孤坟在西北。”

曹植表：“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

野旷天低，故曰低空。【朱注】低空断云，即所云哭友白云长也。朱超诗：“孤生若断云。”

《谢安传》：谢玄等破苻坚，有檄书至，安方对客围棋，了无喜色。安薨，赠太傅。【远注】谢傅与侄玄对棋，时羊昙在侧，曰：“以墅乞汝。”谢傅死，昙不由西州路。【钱笺】琯为宰相，听董庭兰弹琴，以招物议。李德裕《游房太尉西池诗注》：“房公以好琴闻于海内。”此诗以谢傅围棋为比，盖为房公解嘲。刘禹锡《和德裕房公旧竹亭闻琴》云：“尚有竹间露，永无棋下尘。”围棋无损于谢傅，则听琴何损于太尉乎。语出回护，而不失大体，可谓微婉矣。

《说苑》：吴季札聘晋过徐，心知徐君爱其宝剑，及还，徐君已歿，遂解剑系其冢树而去。《焦氏易林》：“把剑向门。”公《祭房相文》：“抚坟日落，脱剑秋高。”

隋炀帝诗：“飘洒林花落。”

何逊诗：“栏外莺啼罢。”《滑稽传》：“主人留髡而送客。”

钱谦益曰：《国史补》：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又云：开元以后，不以姓而可称者，燕公曲江、太尉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宣公、王右丞、房太尉。《困学纪闻》：司空图《房太尉》诗曰：“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议，遣诸王为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谗于肃宗，晋以琅琊立江左，宋以康王建中兴。以表圣之言观之，琯可谓善谋矣。

《西阳杂俎》云：邢和璞居嵩颖间，房琯问邢终身事，邢言降魄之处，非馆非寺，病起于鱼餐，而休于龟兹板。其后房琯舍阆州紫极宫，见有治龟兹板者，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鱼鲙邀房，房始悟邢说之皆验也。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鹤注】此广德二年春，自阆州归成都中途所作。《唐书·严武传》：宝应元年自成都召还，拜京兆尹，明年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广德二年，复节度剑南。【朱注】《旧书》云：武再尹成都，节度剑南，破吐蕃，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新书》不合。以此诗题证之，《新书》为是。

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五马旧曾谙小径，几回书札待潜夫。（首章，重赴成都之故，八句皆叙事。欲归草堂者，为严公再镇也。揖让，承次句。松竹，承首句。五六思成都品物之佳，七八想严公交情之厚，首尾宾主互说。玩末句，知严入蜀时便有书见招矣。）

《杜臆》：成都尹本刺史，故比之文翁。自严公去后，成都遭乱，故有“还揖让”语。

直为，特为也。《汉·文帝纪》：初与太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陆云《赠鄱阳使君》诗：“谒帝东堂，剖符南征。”

《史记》：李斯以闾阎入事。孔子曰：揖让而天下化者，礼乐之谓也。

松竹，旧栽草堂，公向有《觅绵竹》、《觅松树子》诗。戴逵《闲游赞》：“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归去来辞》：“三径就荒。”又：田园将芜。”

《蜀都赋》：嘉鱼出于丙穴。刘渊林曰：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益部方物赞》：丙穴，在兴州，鱼出石穴中，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黄鹤曰：丙穴固在汉中，然地志载邛州大邑县有嘉鱼穴，万州梁山县柏枝山有丙穴，方数丈，出嘉鱼。又达州明通县井峡中，穴凡十，皆产嘉鱼。此诗公赴成都作，意是指邛州丙穴。盖成都西南至邛州，才百五十里耳。

《成都记》：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标名曰郫县，以竹筒盛美酒，号为郫筒。《华阳风俗录》：郫县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剖其节，倾春酿于筒，苞以藕丝，蔽以蕉叶，信宿香达于林外，然后断之以献，俗号郫筒酒。《一统志》：相传山涛治郫，用筠管酿醪醢作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今其法不传。

汉制，太守驷马，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故为五马。武昔携酒饌至草堂，故云“五马旧曾谙小径。”

古诗：“遗我一书札。”后汉王符著书，号《潜夫论》。

其二

处处清江带白蘋，故园犹得见残春。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儿童延俗客，不教鹅鸭恼比邻。习池未觉风流尽，况复荆州赏更新。（次章，想春归景事。上四草堂安居之乐，归美严公。下四草堂睦俗之情，预待严公也。无兵马，严能靖寇。有主人，公返旧居。习池，自比草堂。荆州，借比严公。次末二联，宾主对举。每句首字，七用仄声，未见变化。）

虞炎诗：“方掩故园扉。”柳恽诗：“汀洲采白苹。”

朱瀚曰：是秋，严武果大破吐蕃，拔其城，雪山句若操左券，见公之知人料事。《贾谊传》：“斥候望烽燧。”

赵次公曰：景物明焕，错杂如锦，故曰锦里。《战国策》：燕太子逢迎却行。曹植诗：“主人寂无为。”

晋孙晷为儿童，未尝被呵怒。

《周礼》：“五家为比，又五家为邻。”

《南史》：袁粲见江敦，叹曰：“风流不坠，正在江郎。”醉习家池，在荆土。山简以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故可称荆州。

其 三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饮醉如泥。（三章，写故园荒芜之状。上四花溪，下四草堂。竹映水，故见沙碧。咫尺迷，起下二句。蛛网久封，马蹄空送，堂中闾无人迹矣。【张絜注】旧庭虽荒，而春草方深，翻可藉以一醉。肯藉二字，作问严之词。【顾注】此想草堂荒凉景象，可与《东山》诗“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并读。）

《梁益记》：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彩笺，故号浣花溪。

《橘颂》：“曾枝剌棘，圆果抟兮。”

朱瀚曰：谢灵运诗“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即过客二句意。《逢萌传》：萌隐琅琊劳山，诏征之，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知方面所在。

《汉·外戚传》：武发篋，中有药裹二枚。张协诗：“蜘蛛网四壁。”

梁简文帝诗：“卧石藤为缆，山桥树作梁。”

张协诗：“荒庭寂以闲。”《世说》：“过江诸人，每至暇日，辄出新亭，藉草饮宴。”

《后汉·周泽传》：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注：《汉官仪》此下云“一日不斋醉如泥。”蔡云：稗官小说：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中则活，失水则醉，如一块泥然。《杜臆》：此曲说也，本言人醉后，其状颓倒如烂泥耳。

其 四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四章，言故园虽芜，而严公可依。上四叙景，下四叙情。药栏、江槛，昔所结构者。新松、恶竹，昔所栽薙者。谋生驻颜，俱藉严公，庶从前奔走艰难，得以休息耳。五六自伤贫老，作望严之词，严盖雅好服食，故着金丹句。邵注三年奔走，谓往来梓、阆之间。）

萧抡诗：“沙崩闻韵鼓。”

刘逵曰：设江槛以减杀风湍，则沙岸不至崩颓矣。

吴均《咏松》诗：“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史记·货殖传》：竹竿万个。

生理二句，语涉陈腐。陆机诗：“生理各万端。”蔡云：《国史补》：

“两省相呼为阁老。”武在至德间为给事中，时公为左拾遗，正联两省也。
《抱朴子》：金丹烧之愈久，变化愈妙，令人不老不死。《参同契》：“色转更为紫，赫然成还丹。”《云度七签》：合丹法，火至七十日，药成，五色飞华，紫云乱映，名曰紫金，其盖上紫霜，名曰神丹。古乐府歌行：“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南史》：杜栖以父病，旬日之间，便皮骨自支。
古乐府有《行路难》。

其 五

锦官城西生事微，乌皮几在还思归。昔去为忧乱兵入，今来已恐邻人非。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共说总戎云鸟阵，不妨游子芰荷衣。（末章总结，叙草堂前后情事。上四忧归计之艰难，下四喜知交之可托。贫无生事，则难归。老藉凭几，则欲归。乱后人非，则归亦凄凉。怀古息机，则归堪避地。生事句，承前生理。几在句，承前衰颜。邻人句，承前比邻。息机句，承前奔走。各有脉络。《杜臆》：有严公将略，则游子可保无恙，豫知严公必能安蜀矣。）

《高士传》：晋宋明不仕，杜门注黄老，孙登惠乌羔皮裹几。谢朓《咏乌皮隐几》诗：“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

【远注】公《寄刘峡州》诗“凭几乌皮绽”，公盖素所爱者，故思之不置。

乱兵，指徐知道之叛。《世说》：乱兵相剥掠。

《孔丛子》：邻人闻其凶凶也。

陈子昂诗：“怀古正踌蹰。”又：“未息汉阴机。”按《楞严经》云：“息机归寂然。”

《魏志》：诏大将军亲总六戎。希曰：唐人以节度为总戎。李观《邠宁节度享军记》：“仗钺总戎。”《握奇经》：八阵，天、地、风、云为四正，飞龙、翼虎、鸟翔、蛇蟠为四奇。梁简文帝《七励》：“回云鸟之密阵。”杜田曰：太公六韬，以车骑分为乌云之阵，取云散而鸟飞，变化无穷也。

游子，公自谓。不妨，无碍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王嗣爽曰：五作，意俱条畅，辞极稳称，都是真情真语，诗应如是。

今按：杜律如《秋兴》八首，《诸将》、《古迹》诸首，虽叠章联络，而语无重复，故其气骨丰神，俊迈不群。若《寄严公》五首，意思颇嫌重出，盖赴草堂只是一事，寄严公只是一人，缕缕情绪，终觉言之繁絮耳。但就其各章铺叙，自有层次。首章言严公书札，次章言荆州赏新，三章言荒庭饮醉，四章以生理衰颜诉之，五章以生事息机告之。说得迢递浅深，条理井然，而前以剖符起，后以总戎结，文治武功，均望严公，又实喜溢于词气间矣。

春 归

据鹤注，此下诸诗，皆广德二年季春归成都时作。

苔径临江竹，茅檐覆地花。别来频甲子，归到忽春华。倚杖看孤石，
倾壶就浅沙。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此春归景物。花竹之间，
春华如故，是堂前近景。沙石之外，鸥燕悠然，是溪前远景。下一静字，使
远、浮二字有神。下一斜字，使轻、受二字有致。每句三字为眼。）

陶潜诗：“缙缕茅檐下。”

甲子，用《左传》绛县老人语。公自宝应元年夏离草堂，至此盖十二
甲子矣。

苏武诗：“努力爱春华。”

《晋春秋》：谢安所居，有石一株，常倚杖相对。刘删诗：孤石沧波
里。

陶潜诗：“杯尽壶自倾。”唐太宗诗：“倾壶待曙光。”

何逊诗：“轻燕受风花。”

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此归后感
怀。生涯无几，故聊托醉乡，乘兴为家，则路梗且付不问，此有随寓而安之
意。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古乐府：“世路险巇。”

醒复醉，翻用《楚辞》。

王子猷乘兴而行，见《世说》。

《萤雪丛说》：老杜诗，酷爱下“受”字。如“修竹不受暑”、“轻燕
受风斜”、“吹面受和风”、“野航恰受两三人”，自得之妙，不一而足。
东坡尤爱“轻燕受风斜”句，以为燕迎风低飞，乍前乍后，却非“受”字不
能形容。

杨德周曰：“微风燕子斜”，正与此句同看，咏之不尽，味之有余。

黄生曰：轻燕句，宋人所极称。上句之工秀，人未见赏。鸥去人远，故
久浮不动也。

归 来

《杜臆》：《归来》与《春归》题有别，乃作客失意而归，如冯媛弹铗归来之意。

客里有所适，归来知路难。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干。洗杓斟新酝，低头拭小盘。凭谁给藟藟，细酌老江干。（《杜臆》：此诗首尾照应，中间次第。初到开门，既而散帙，既而斟酝，既而拭盘，此其次第也。唯客里往来，苦行路艰难，故恩耽藟藟以送老江干，此其照应也。小盘以盛下酒之物，低头而拭，尘垢多，须细视也。若作小冠，于上下不伦矣。）

有所适，指往梓阆。

谢朓诗：“陵润寻我屋，散帙问所知。”《尔雅》：“蟪，白鱼。”注：“衣书中虫，一名蛎鱼。”

旧注引庾信赋“檐直倚而妨帽”，又引《汉书》杜钦、杜邺并字子夏，钦为小冠子夏，邺为大冠子夏，此认本文为“低头著小冠”耳。《易林》：“低头窃视。”

《书》：“若作酒醴，尔惟曲蘖。”

庾信《答王司空饮酒》诗，“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

草 堂

【钱笺】宝应元年夏，严武入朝，七月剑南四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诛。公携家避乱往杆州。广德二年春，武镇剑甫，公复还成都草堂。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以成都治乱，为草堂去来，四句领起全意。【卢注】知道非蛮夷，乃纠集蛮夷为乱耳。）

《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书》：“蛮夷猾夏。”

又：“四方无虞。”

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焉知时腋祸，自及梟獍徒。（下两段，申明昔去草堂二句。此段言知道作乱，势横而自败。）

【钱笺】大将赴朝，群小异图，谓严武内召，知道遂反。西取邛南，以连声势，北断剑阁，以绝援师，此贼谋也。布衣，乃从逆者。专城，伪为刺史者。蕃兵，近蜀羌夷。汉兵，知道军士。西卒，即部将李忠厚也。【朱注】知道统领汉兵，胁诱羌夷共反，而贼徒争长，羌兵不附，李忠厚因而杀之，所谓势不两大，番将殊情，倒戈而相诛也。）

《诗》：“愠于群小。”

《苏秦传》：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剖白马而盟。

《穀梁传》：齐桓公衣裳之会十一，未尝有歃血之盟。

【卢注】公《上严武两川说》云：“脱南蛮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独制。”邛南兵，即邛雅子弟也。

【钱笺】断剑阁，知道以兵守要害也。

乐府《罗敷行》：“四十专城居。”

《左传》：“物莫能两大。”《汉书》：两大不相事。

《书》：“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

《战国策》：赵报魏，灭智伯，祸起肘腋。

《前汉·郊祀志》：梟，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孙万寿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群。”《左传》：“无庸，将自及也。”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桎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此段言贼徒乘乱，好杀而残民。义士，当时倡议讨乱者。三公，与李忠厚同辈者。借名诛逆，殃及平民，故曰孰辨无辜。滥杀非命，含冤者多，故曰风雨号呼。前乱未宁，后患加甚，故曰又足惊吁。【朱注】忠厚既杀知道，纵兵残害无辜，如往时花敬定之事，故又备述其事而惊叹之。前曰贼臣，曰梟獍，诛以大恶也。此曰纲纪，曰法令，惊以大义也。）

《史记》：太公曰：“此义士也。”

《诗序》：“纪纲乱矣。”

《左传》：“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史·项羽纪》：“今人方为刀俎，吾为鱼肉。” 《后汉·光武纪》：决水灌之，百万之众皆可使为鱼。

《诗》：“唱予和汝。” 《书》：“臣无有作威作福。” 梁武帝《净业赋》：“威福自由，生杀在口。”

《尔雅》：“柎谓之柎，械谓之柎。”

《隋书》：杨素为将，临敌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谈笑自若。

《左传》：“至于用钺。” 赵曰，已杀其主而夺之，故谓之鬼妾鬼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为鬼妻也。《杜臆》：色悲，兼妾马言。

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复来薜萝芜。入门四松在，步履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需。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此一段，申上今归草堂二句。上八，言不能东游，仍还西蜀。下八，言久别乍归，一时共喜。公去成都，往来梓阆间，凡三年。）

《易》：“弧矢之利。”

《史记正义》：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大湖东岸五湾。虞翻曰：太湖，东通松江，南通柎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溪，东南通韭溪，凡五道，别谓之五湖。

《记》：“吾舍此何适矣。”

薜，除草也。

《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常步履白杨郊野间。《杜臆》：四松，公所钟爱者，故后有特咏《四松》诗。公去草堂，有托之看守者，故旧犬无恙。

《世说》：陆士衡初入洛，诣刘道真，刘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否？”【朱注】胡卢以贮酒。胡古与壶通。庾信诗，“壶卢一酒樽。”

大官，谓严武。《左传》：大官大邑。

城郭，指居人言。《魏志》：蔡邕才学显著，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

【朱注】刘后村《诗话》：子美《草堂》“大官喜我来”四韵，其体盖用《木兰诗》“爷娘闻我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蕨不敢余。（此既归之后，慨叹身世也。世乱未休，托身无地，得草堂以养余年，此外更无他望矣。《杜臆》：赘疣承腐儒，言士既无用于世，则一饮一啄，已愧此残生，而蕨蕨有余矣。此章，四句起，八句结，中三段各十六句。）

《黥布传》：“治天下安用腐儒为。”

疣，瘤也。《庄子》：“骈拇疣赘。”又：“彼以生为附赘悬疣。”

仲长统《昌言》：“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

何承天诗：“饮啄虽勤苦。”

古诗：“食蕨不愿余。”

四 松

【鹤注】此广德二年复旧成都作。

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幽色幸秀发，疏柯亦昂藏。（此见旧松无恙，喜之也。）

《记》：“离坐离立。”注：“两相丽之谓离。”

曹冏《六代论》：“深根固蒂，不拔之道。”

李德林诗：“锁门皆秀发。”

孔稚珪《祭张长史文》：“昂藏风领。”

所插小藩篱，本亦有堤防。终然拏拨损，得恹千叶黄。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此见藩破堂芜，伤之也。篱间植树，自篱经触损，故树亦层于黄落。当此黎民未安，岂私恋故园乎，特以昔避乱而今复归耳。）

贾谊《过秦论》：“曾无藩篱之艰。”

《汉·刑法志》：“堤防陵迟。”

谢惠连《祭古塚文》：“以物拏拨之。”注：“南人以触拨为拏。”

萧悫诗：“渠开千叶影。”庾信诗：“叶黄凄序变。”

陆机诗：“徘徊守故林。”

汉元帝诏：“黎庶康宁。”

《长门赋》：“怅独托于空堂。”

览物叹衰谢，及兹慰凄凉。清风为我起，洒面若微霜。足为送老资，聊待偃盖张。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此抚松寄兴，喜而兼伤。身当衰谢之年，藉兹松间游息，将来亦堪娱老，但恐行踪无定，不能常对此松耳。）

《淮南子》：“览物之博。”

《世说》：刘尹云：“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陆机诗：“秋风夕洒面。”阮籍诗：“素风发微霜。”

《玉策记》：千岁松如偃盖。《抱朴子》：天陵偃盖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与天齐其长，与地等其久也。

陶潜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勿矜千载后，惨澹蟠穹苍。（此以咏松作结，命意更觉高超。言我身不能常伴此松，惟有赋诗寄情，聊以遣兴耳。至于千载摩苍，亦何容预为矜羨乎？寓意于物，而弗留意于物，可见公之旷怀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第三段亦当八句分截，喜而兼悲也。末四句，以咏松收题。）

《王澄别传》：澄后事迹不逮。

惨澹，萧森之状。蟠穹苍，松盖参天也。《诗》：“以念穹苍。”

申涵光曰：送老资，欲藉松作棺。无根蒂，恐年不及待，所谓叹衰谢也。

谭元春曰：前云“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后云“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映带处有无限深情。中云“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此等

蕴藉，定是杜公独步。

题桃树

张性《演义》：此作于广德二年再至草堂之时。公自春末归来，花期已过，故舒花待之来岁。未云车书一家，是时北寇平，蜀乱息，而吐蕃退矣。朱注不解此意，谓追忆未乱以前故园桃柳者，失考。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桃在草堂，故堂树并提。旧不斜，堂无恙。亦从遮，树益高也。树间花实，堂前鸦燕，就现前景物，写出一番仁民爱物之意。未从草堂中想见乱而复治之象，有多少庆幸在。燕生子，鸦哺母，故皆护惜之。莫信，莫任其伤残。非今日，今无离乱也。）

庾信赋：“入欹斜之小径。”

鲍照乐府：“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

梁简文帝诗：“高秋度函谷。”汉明帝诏：“赋与贫人。”《韩诗外传》：“夫春树桃李，秋得食其实也。”王筠侍：“秣华春发彩，结实下成蹊。”

古诗：“风檐入双燕。”鲍照诗：“乳燕逐草虫。”

古乐府有《莫打鸦》。《拾遗记》：俗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异苑》：东阳颜乌至孝，故慈乌来萃。

丁壮丧亡，寡妻因群盗所致。汉章帝诏：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

梁武帝诏：“疆场多阻，车书未一。”《前汉·叔孙通传》：“天下为一家。”

黄生曰：此诗思深意远，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其材力虽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发。不得其性情，而肤求之字句，宜杜诗之难读也。

杜诗有文不接而意接者，半写题中景，半写题外意，如《白帝城》诗“云出门”四句，本咏雨中景象，“归马逸”四句，却写乱后情事。此诗上六赋草堂景物，下二则慨叹世事，断中有续，读者固当善会。

水 槛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初回草堂时作。

苍江多风飘，云雨昼夜飞，茅轩驾巨浪，焉得不低垂。游子久在外，门户无人持。高岸尚为谷，何伤浮柱欹。（此言草堂既坏，水槛亦欹。驾浪，轩临江上也。低垂，风雨飘零也。浮柱，即指水槛。）

庾信《枯树赋》：“或低垂于霜露。”

古乐府：“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何伤，何妨也。《西京赋》：“跨游极于浮柱。”注：“三辅名梁为极，作游梁置浮柱上。”

扶颠有劝诫，恐贻识者嗤。既殊大厦倾，可以一木支。临川视万里，何必栏槛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余悲。（此言欲修此槛，不忘旧物也。视修槛若扶颠，人或笑以为迂，但一木可支，此事亦易为力耳。临川得以远眺，则此槛亦可不修，然故物堪怜，何忍坐视其剥落乎。此章，上下各八句。）

扶颠，见《论语》。《抱朴子》：“时游观于劝戒。”

《文中子》：大厦之倾，非一木所支。

《韩诗外传》：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哭甚哀，问之，妇人曰：“向刈薪，亡吾耆簪，是以哀。非伤亡簪，不忘故也。”

破 船

【鹤注】此是广德二年再归成都作。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岂惟清溪上，日傍柴门游。（备舟将以远行，此忆往时。【赵注】公志在江海，岂泛清溪、傍柴门而游乎。）

《杜臆》：江湖与魏阙对，是心在高隐者。江海与丘园对，是心在远游者。《隐逸传》：放情江海。

苍皇避乱兵，缅邈怀旧丘。邻人亦已非，野竹独修修。船舷不重扣，
埋没已经秋。仰看西飞翼，下愧东逝流。（舟破不能东游，此记初归。乱兵，指徐知道。旧丘，指草堂。【顾注】南邻则朱山人，北邻则王明府，又斛斯校书亦草堂南邻。时斛斯融已歿，此“邻人非”之一证也。船已沉没，故不复扣舷。看西翼，身犹滞蜀。愧东流，不能出峡。）

缅邈，远貌。谢灵运诗：“缅邈区中缘。”鲍照诗：“复得还旧丘。”

《晋书》：夏统以足扣船，而歌吴曲。《江赋》：“咏采菱以扣舷。”

注：“舷，船唇也。”

王均诗：“请寄西飞翼。”

繁钦诗：“流泉东逝。”

故者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数奔窜，白屋难久留。（末言船破不修之故。掘故求新，言船非难办，特以奔走之下，屋无定居，何暇营舟乎。此章，中间八句，首尾各四句。）

船去头尾者，江南谓之掘头船。《幽明录》：阳羨小吏吴龛，乘掘头船过溪。

《汉书注》：白屋，谓庶人以白茅覆屋者。

王嗣爽曰：新添水槛，昼乘小艇，公诗也。公初以此二者为草堂乐事，避乱而归，二物俱坏矣。水槛可惜，则引高岸为谷以解之。扁舟可惜，则引邻人亦非以解之。识见比前，较进一等矣。

奉寄高常侍

鹤曰：《旧史》：代宗即位，吐蕃陷京畿，适练兵临吐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为贼兵所陷，以严武代还。据此，则适为成都尹在宝应元年夏武归朝之后，而适代还乃在广德二年三月也。史又云：适代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唐书·百官志》：门下省左散骑常侍二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

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敌人何。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此为高适入朝，寄诗以赠之也。上四称常侍才略，是从前事。下四惜常侍还京，是目前事。三四言才兼文武，五六言望重朝野。汶上相逢，盖开元间相遇于齐鲁也。总戎楚蜀，淮南、西川两为节度也。方驾曹刘，子建、公幹可与匹休也。负气敢言，故朝须汲黯。旧将召还，敌人忆廉颇。别泪遥添，阙于面送也。无那，无如适者。应全未，未尽其长。不啻过，远过古人。天涯迟暮，遥应汶上年多。）

《汉书》：汶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入洸，汶上在齐南鲁北。

《楚辞》：“吾令凤凰飞腾兮。”顾炎武曰：六朝人多书奈为那。《三国志注》：文钦与郭淮书曰：“所向全胜，要那后无继何。”《宋书·刘敬宣传》：牢之曰：“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唐人诗多以无奈为无那。

薛道衡诗：“朝端去总戎。”

《绝交论》：“遵文丽藻，方驾曹王。”钟嵘《诗评》：“曹刘殆文章之圣。”《秦誓》：“不啻若自其口出。”

《汉书·汲黯传》：黯好直谏，守节死义。

孔臧《格虎赋》：帅将士于中原。《史记·廉颇传》：赵王思复得廉颇，王使使者视廉颇。

《楚辞》：“恐美人之迟暮。”

潘徽诗：“离情欲寄乌，别泪不因猿。”

王嗣爽曰：高杜交契最久，故赠诗不作谀词。总戎句，不讳其短。方驾句，独称其长。下文但云中原相忆，则西蜀之丧师失地，亦见于言外矣。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鹤注】此是广德二年春归成都时作。按：朱注因元次山序文有王契姓名，遂以王契为京兆人，奉使来蜀。今玩诗词，公去蜀时，与王相别，及归蜀时，又与王相遇，黄鹤以王契为蜀人者，得之。元结所云者当另是一人。

【远注】王侍御，当是罢官而居于蜀者，故诗有“客即挂冠至”、“幸各对松筠”等句。

往往虽相见，飘飘愧此身。不关轻级冕，但是避风尘。一别星桥夜，三移斗柄春。败亡非赤壁，奔走为黄巾。（此叙前后聚散之故。言昔见侍御，以避乱而来。后别侍御，以避乱而去。公弃华州司功，非轻冕绂，实避兵戈耳。自宝应元年至此已三年，时徐知道为部下所杀，与赤壁战败者不同。公奔走流离，如避黄巾之乱也。）

《汉书·吴王传》：往往而有。董仲舒策：“王道往往而绝也。”

崔颢诗：“飘飘神举逞所欲。”

《淮南子》：“饰绂冕之服。”

《汉书》：秦李冰造七星桥，上应七星。光武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桥。”张正见诗：“星桥转夜流。”

《公羊传注》：斗指东曰春。隋炀帝诗：“更移斗柄转。”

《荆州记》：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昔周瑜破曹操处。《方輿胜览》：赤壁在蒲圻县西百二十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

后汉钜鹿人张角，所部有三十六万，皆着黄巾，同日反叛。

子去何潇洒，余藏异隐沦。书成无过雁，衣故有悬鹑。恐惧行装数，伶俜卧疾频。晓莺工进泪，秋月解伤神。（此自叙别后之事。子去，谓侍御往京。余藏，谓避乱他适。书成句，承子去。衣故句，承余藏。行装数，往来梓阆。卧病频，旧有肺病。此时晓莺聒耳，巧于动泪，秋月凄凉，知我伤心。工字解字，乃句眼。）

《北山移文》：“潇洒出尘之想。”《世说》：谢车骑见王文叔曰：“潇洒相遇。”

陆厥诗：“雁过南无书。”

《世说》：“衣不经新，何由而故？”《荀子》：“子夏家贫，衣若悬鹑。”【朱注】《说文》：“鹑，駟属，其羽斑而散。贫士衣象之。”

“恐惧行装数”，干戈之地，非避马则拏舟也。

伶俜，失所之貌。古《猛虎行》：“伶俜到他乡。”谢灵运诗：“卧疾丰暇裕。”

骆宾王诗：“进泪下双流。”

韦黯诗：“别后倍伤神。”陈师道曰：苏公居颖，春夜对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遂作词曰：“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老杜云：“秋月解伤神。”语简而益工。

会面嗟鬣黑，含凄话苦辛。接舆还入楚，王粲不归秦。锦里残丹灶，花溪得钓纶。消中只自惜，晚起索谁亲。（此自叙初归之事。会面，见成都人也。入楚，喻回蜀。归秦，忆长安。丹灶、钓纶，旧时遗物。）

自惜、谁亲，起下侍御。《后汉书》：范丹别王奂曰：“今子远适千里，会面无期。”）

《屈原传》：面色黧黑。

古诗：“坎轲长苦辛。”

《列仙传》：接舆，名陆通，楚人也。

谢灵运诗序：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诗曰：“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

《南越志》：长沙郡浏阳县东有王乔山，山有合丹灶。《别赋》：“守丹灶而不顾。”周弘正诗：“丹灶起残烟。”

《诗》：“其钓维何，维丝伊缁。”注：“缁，纶也。”

《后汉·李通传》：素有消疾。《素问》：“多食数溲曰消中，即消渴也。”《绝交书》：“卧喜晚起。”索，求也。

伏柱闻周史，乘槎有汉臣。鹓鸿不易狎，龙虎未宜驯。客则挂冠至，交非倾盖新。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此侍御还蜀，而重叙交情。柱史、乘槎，王曾出使。鸳鸿二句，言其不合于时。挂冠至，承上二。非倾盖，起下二。意合、情真，言故交忘形也。）

王康琚诗：“老聃伏柱史。”

乘槎，见十七卷。

鸳小鸿大，两物不伦，当作鹓鸿。《庄子》：“鹓雏发于南海，飞于北海。”此与鸿飞冥冥、举翅摩天者正相类，若鸳鸯，人得取而狎之矣。东坡诗：“闻道鹓鸿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乃用杜鹓鸿也。《隋书》：齐驱骐驎，比翼鹓鸿。

赵至《与从兄书》：“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坛，雄心四据。”《五君咏》：“龙性谁能驯。”

《后汉·逢萌传》：王莽居摄，萌解冠挂东都门而去。

《邹阳传》：“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注：“倾盖，言交盖驻车也。”

司马迁《报任安书》：“意气殷勤。”

《庄子》：“性情不离。”

浪迹同生死，无心耻贱贫。偶然存蔗芋，幸各对松筠。粗饭依他日，穷愁怪此辰。女长裁褐稳，男大卷书匀。（此王过草堂而面述已怀。浪迹以来，生死直可同观，则贫贱更非所耻矣。蔗芋留客，同看松筠，虽粗饭亦何伤乎。但穷愁难释者，以男女未成婚嫁耳。《杜臆》：此段曲折叙怀，具见性情之真，而客不见嫌，又见意气之合矣。）

戴逵《栖霞赋》：“浪迹颖湄，栖霞箕岑。”

何逊诗：“坎壈犹贱贫。”

《蜀都赋》：“瓜畴芋区，甘蔗辛姜。”

王融诗：“松筠俱以贞。”

顾炎武曰：《张融传》：与从叔永书云：“世业清贫，民生多待。榛栗枣修，女贄既长；束帛禽鸟，男礼已大。”

湓口江如练，蚕崖雪似银。名园当翠嶽，野棹没青蘋。屡喜王侯宅，时邀江海人。追随不觉晚，款曲动弥旬。但使芝兰秀，何须栋宇

邻。山阳无俗物⁽¹¹⁾，郑驿正留宾⁽¹²⁾。（此公过导江，而侍御留饮。提棚口、蚕崖，王盖导江人也。游园，鼓棹，宅内邀宾，其穷日经旬，真契若芝兰矣，何必比屋为邻乎。《杜臆》：山阳、郑驿，谓其不滥交而又爱客。）

《水经注》：李冰于都安县堰江作棚，棚有左右口，谓之湔，棚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寰宇记》：导江县有都安堰。蜀人谓堰为棚。谢眺诗：“澄江静如练。”

《寰宇记》：蚕崖，在导江县西北四十七里。

《世说》：顾辟疆有名园。

左岷曰：棚口水急，不可通舟，野棹乃泊于小溪者。《风赋》：“风起于青蘋之末。”

王侯多第宅，本出古诗，此句王侯却指王姓，言犹李云李侯，程云程侯，不然侍御不得拟王侯也。

江海人，公自谓。谢灵运诗：“本是江海人。”

曹丕诗：“冠佩相追随。”

任昉诗：“劳君款曲问，冒此殷勤酬。”何逊诗：“弥旬苦凌乱。”

《家语》：“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

陶潜诗，“欢心孔洽，栋宇惟邻。”

(11)向秀与嵇康为竹林之游，作《思旧赋》云：“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俗物，见九卷。

(12)《汉书》：郑当时，字庄，常置驿马于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

出入并鞍马，光辉参席珍。重游先主庙，更历少城闾。石镜通幽魄，琴台隐绛唇。送终惟粪土，结爱独荆榛。置酒高林下，观棋积水滨。区区甘累趼，稍稍息劳筋。（此同返成都，与侍御览胜。并马，同行。参席，同饮也。《杜臆》：灌县去成都止六十里，故归而重游。先主庙在城南，少城闾乃西门，从西郭而入，则石镜琴台皆古迹也。镜埋粪土，台长荆榛，见死者不复生，行乐当及时矣。棋酒相随，必侍御所携者。甘累趼，公自谓。息劳筋，指侍御。）

鲍照诗：“鞍马光照地。”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

少城，即张仪城。李膺记：在大城之西，故曰少城。《说文》：“闾，城内重门也。”陆系侍，“别念限城闾。”

扬雄《蜀都赋》：“眺朱颜，离绛唇。”《芜城赋》：“蕙心纨质，玉貌绛唇。”

汉明帝诏：“百姓送终之制。”《王昭君辞》：“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王筠诗：“结爱久相离。”潘岳诗：“荆棘成榛。”

鲍照诗：“长雾匝高林。”

《庄子》：“百舍重趼。”又任昉笺：“累茧救宋。”

《孟子》：“劳其筋骨。”

网聚粘圆鲫，丝繁煮细莼。长歌敲柳瘿，小睡凭藤轮。农月须知课，田家敢忘勤。浮生难去食，良会惜清晨。（此言再饮草堂，惜农务

方迫，不能久留耳。 《杜臆》：草堂临江傍溪，江有圆鲫，溪有细莼，柳瘦藤轮，堂中之器。时当农月，恩为谋食汁，公以力耕自任矣。）

【朱注】《本草》：鲫鱼合莼作羹，食良。又陆云曰：“千里莼羹。”

申涵光曰：“长歌敲柳瘦”，借用击唾壶事，语新。【朱注】“瘦，颈瘤也。柳瘦，可为樽。”洙曰：柳瘦，木之节目如疣。曹植诗：“我有柳瘦瓢。”

蔡氏以藤轮为车轮。鲍照诗：“花蔓引藤轮。”今按：王洙曰：藤轮，蒲团也，以藤为之。此说为正。若车轮，岂可凭倚以睡乎。

《后汉·岑彭传》：“每于农月，亲度顷田。”

《前汉·杨恽传》：“田家作苦。”

去食，见《论语》。

秦嘉诗：“清晨当引迈。”

列国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闻除猘豸，休作画麒麟。洗眼看轻薄，虚怀任屈伸。莫令胶漆地，万古重雷陈。（此有感身世，而以古道交情望诸侍御也。除猘豸，勉其立功。休画麟，戒其尸位。看轻薄，深慨世情。任屈伸，安于穷达。有侍御交谊，则雷陈不得专美于前矣。此章，八句者七段，十二句者两段。）

董仲舒策：“任德教而不任刑。”

【朱注】猘豸，《山海经》作窫窬，蛇身人面。《尔雅》：“猘豸，类羆虎，磨牙食人，迅走。”《淮南子》：尧之时，猘豸为民害。

《朝野金载》：杨炯每目朝官为麒麟楮，言如弄假麒麟，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还是驴耳。旧注引图形麟阁事，与此无涉。

隋炀帝诗：“宿雾洗开明媚眼。”张华诗：“末世多轻薄。”

《易》：“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古诗：“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后汉陈重与雷义同为举辟，更相推让，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为坚，不如雷与陈。”

张溆曰：排律似此卷舒收放，一一如意，具有仙气。按：此诗八十句，有八句一断者，有十二句一断者。大抵语意皆自四句推之，而四句之中，上下二句，又自相呼应，此杜诗五排及五古章法也。诸家强分段落，割裂未妥。

登楼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春初归成都之作。吐蕃去冬陷京师，郭子仪复京师乘兴反正，故曰“朝廷终下改”，王洙谓崔旰起兵西山者非。王粲有《登楼赋》。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上四登楼所见之景，赋而兴也。下四登楼所感之怀，赋而比也。以天地春来，起朝廷不改，以古今云变，起寇盗相侵，所谓兴也。时郭子仪初复京师，而吐蕃又新陷三州，故有北极西山句，所谓赋也。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犹后主之信黄皓，故借祠托讽，所谓比也。《梁父吟》，思得诸葛以济世耳。伤心之故，由于多难。而多难之事，于后半发明之。其辞微婉而其意深切矣。）

古诗：“西北有高楼。”陆机诗：“春芳伤客心。”

《书》：“嗟尔万方有众。”《诗》：“王事多难。”刘孝绰诗：“况在登临地。”

锦江，别见。梁简文帝诗：“春色映空来。”

《杜臆》：玉垒山在灌县西，唐贞观间设关于其下，乃叶蕃往来之冲。卢思道《蜀国弦》：云浮玉垒夕，日映锦城朝。《楚辞》：“怜浮云之相样。”左思诗：“荒涂横古今。”

《尔雅》：“北极谓之北辰。”【远注】终不改，所谓庙貌依然、钟簴无恙也。

【顾注】广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师，立广武郡王承宏为帝。郭子仪收京，乘兴反正。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维、保三州，高适不能救。西山近于维州。

吴曾《漫录》：蜀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祠。蒋堂帅蜀，以禅不能保有土宇，始去之。所谓“后主还祠庙”者，书所见以志慨也。

朱瀚曰：《蜀志》：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本传不载吟词，乐府所载，言二桃杀三士，其义殊鄙，何取而好吟之。且躬耕南阳而其辞则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于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绝地纪，语气浮诞，岂武侯所屑道。尝考乐府解，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旬日不得归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为《梁甫吟》，意实本此。又陆机、沈约皆有作。一则云丰水零露，一则云秋色寒光，叹时暮而矢志，正与雨雪思归有合，益征三士之说为不经矣。今按：旧注以《梁父吟》为欲去朝中谗佞，黄生谓即指登楼所咏之作，此另一说也。

王嗣爽曰，首聊写登临所见，意极愤懣而词犹未露，此诗家急来缓受之法。锦江玉垒二句，俯视弘阔，气笼宇宙，人竟赏之，而佳不在是，止作过脉语耳。北极朝廷，如锦江春色，万古常新，而西山寇盗，如玉垒浮云，倏起倏灭。结语忽入后主，深思多难之故，无从发泄，而借后主以泄之。又及《梁甫吟》，伤当国无诸葛也，而自伤不用亦在其中。不然。登楼对花，何反作伤心之叹哉。

朱瀚曰：俯视江流，仰观山色，矫首而北，矫首而西，切登楼情事。又矫首以望荒祠，因念及卧龙一段忠勤，有功于后主，伤今无是人，以致三朝鼎沸，寇盗频仍，遂傍撞徙倚，至于日暮，犹为《梁父吟》，而不忍下楼，其自负亦可见矣。

申涵光曰：北极、西山二语，可抵一篇《王命论》。

叶梦得《石林诗话》：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纤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常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贺裴晋公破蔡州回》诗“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

寄邛州崔录事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归草堂时作。【邵注】邛州，即今四川嘉定府邛县。

邛州崔录事，闻在果园坊。久待无消息，终朝有底忙。应愁江树远，怯见野亭荒。浩荡风尘际，谁知酒熟香。（《杜臆》：崔与公必素狎，故憾其不至，而半谑半嘲如此。应愁、怯见，俱用倒跌语。束句讥其奔走风尘，而不知酒熟之香，诚俗物也。）

果园坊，在成都。

江树、野亭，即草堂。谢朓诗：“江树云中青。”

谢惠连诗：“饮饯野亭馆。”

王录事许修草堂赏不到聊小诘

梁氏编在广德二年。

为瞋王录事，不寄草堂赏。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此以短章代手札。嗔录事，乃戏词。下二句作诘词，谓既愁我雨，岂遂忘我漏乎。）

方氏《通雅》：“嗔，音田，盛气也。”《五经文字》云：振旅嗔嗔。至唐尚如此，今俗则为嗔嫌字矣。按：少陵用嗔字，多作瞋怒之瞋，如“慎莫近前丞相瞋”，亦然。瞋，音称人切。

属，适也。

归 雁

此自梓州还成都时作。

东来千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正北飞。（此是托物以寓意。东来客，赴成都。几年归，念长安。见江雁北飞，故乡思弥切耳。）

谢灵运诗：“高高入云霓。”

绝句二首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成都作。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章言春景可乐。摹写春景，极其工秀，而出语浑成，妙入化工矣。丽字、香字，眼在句底。融字、暖字，眼在句腰。）

杨慎谓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是也。今按：此诗一章而四时皆备。又吴筠诗云：“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是一时而四景皆列。杜诗“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四句似之。王半山诗：“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又从此诗脱胎耳。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杜诗“迟日江山丽”四句，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异。余曰：不。上二句，见两间无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情。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如何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又“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

此诗皆对语，似律诗中幅，何以见起承转阖？曰：江山丽而花草生香，从气化说向物情，此即一起一承也。下从花草说到飞禽，便是转折处，而鸳鸯却与江山相应，此又是收阖法也。范元实《诗眼》曾细辨之。

其二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次章言春过可忧。【周甸注】江山花鸟，著眼易过，身在他乡，归去无期，所触皆成愁思矣。前首全属咏景，此则对景言情。前是截五律中四，此是截五律下四。）

谢朓诗“黄鸟度青枝”，不如杜句“江碧鸟逾白”，尤为醒豁。

何逊诗：“天暮远山青。”梁元帝诗：“林间花欲然。”庾信诗：“山花焰欲燃。”

陆机诗：“我行无归年。”

五言绝句，始于汉魏乐府，六朝渐繁，而唐人尤盛。大约散起散结者，一流注，自成首尾，此正法也。若四句皆对，似律诗中联，则不见首尾呼应之妙。必如王勃《赠李十四》诗：“乱竹开三径，飞花满四邻。从来扬子宅，别有尚玄人。”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钱起《江行》诗：“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令狐楚《从军》诗：“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已上数诗，皆语对而意流，四句自成起讫，真佳作也。若少陵《武侯庙》诗：“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其气象雄伟，词旨剡切，则又高出诸公矣。莫谓“迟日”一首，但似学堂对句也。至对起散结者，如卢俊《南楼望》诗：“去国三巴

远，登楼万里春。伤心江上客，不是故乡人。”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又有散起对结者，如骆宾王《易水送别》诗，“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宋之问《别杜审言》诗：“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孟浩然《宿建德江》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照人。”杜诗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此即双起单结体也。如：“江上亦秋色，火云终不移。巫山犹锦树，南国且黄鹂。”此即单起双结体也，又有四句似对非对，而特见高古者，如裴迪《孟城坳》诗：“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太上隐者《答人》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则又脱尽蹊径矣。杜诗如，“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此散对浑成之作也。

寄司马山人十二韵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归成都时作。

关内昔分袂，天边今转蓬。驱驰不可说，谈笑偶然同。（首叙聚散交情。关内，指长安。天边，指成都。）

谢惠连诗：“分袂澄湖阴。”

曹植诗：“转蓬离本根。”

《七发》：“驱驰当世。”

古诗：“谈笑未及竟。”

道术曾留意，先生早击蒙。家家迎蓊子，处处识壶公。长啸峨嵋北，潜行玉垒东。有时骑猛虎，虚室使仙童。（此叙山人行迹。上四忆在京时，下四记在蜀时。留意，公自谓。击蒙，欲受教也。蓊子二句，比山人道高。骑虎二句，称山人法大。）

《史记·日者传》：观大夫类有道术者。《述异传》：荀环好道术，潜栖却粒。

《易·蒙卦》上九爻：“击蒙。”

蓊子训，注见一卷及十二卷。

《后汉·方术传》：费长房为市吏，有卖药老翁悬一壶于肆，市罢辄跳入壶中。长房异之，因往再拜，同入此壶。

《江赋》：“峨嵋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曾曰：峨嵋山在嘉州，玉垒山在茂州。

《洞冥记》：东方朔出遇苍虎息于道旁，朔便骑虎而还，扞捶过痛，虎啮之，脚伤。《列仙传》：葛仙公，能乘虎使鬼。

《庄子》：“虚室生白。”《云笈七签》：守元丹十八年，诣上清宫，受书佩符，役使玉童玉女各十八人。苏彦诗：“仙童唱清道。”

发少何劳白，颜衰肯更红。望云悲轘轳，毕景羨冲融。丧乱形仍役，凄凉信不通。悬旌要路口，倚剑短亭中。（此自叙情事。上四衰老之叹，下四飘流之感。望云霄，则悲已沦落。当暮景，则羨彼冲和。杜修可曰：悬旌倚剑，屯戍之兵尚在也，此承丧乱言。）

宋人诗话：白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云“儿童误喜朱颜在，过后方知是酒红”，郑谷云“衰鬓霜供白，愁颜酒惜红”，陈后山云“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皆脱化于杜。

陶潜诗：“望云惭飞鸟。”【吴注】《北史》：元树奔南，每见嵩山白云，未尝不引领歎歔。

鲍照诗：“毕景逐前俦。”《南史》：殷臻，幼有名行，每造袁粲、褚彦回之席，辄清言毕景。《海赋》：“冲融滉漾。”

《归去来辞》：“既自以身为形役。”

《史记·苏秦传》：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汉·陈汤传》：“悬旌万里之外。”

宋玉《大言》：“长剑倚天外。”《六帖》：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

永作殊方客，残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换，亦遣驭清风。（此望山人指授也。上文宾主分列，此处主宾合收，章法秩然。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汉武内传》：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

《庄子》：“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黄河二首

鲍钦止曰：此为吐蕃入寇而作。旧注谓禄山河北事，非也。黄鹤依此编在广德二年。

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此叹当时戎兵其众，不能制吐蕃之横行。铁马，指胡骑。）

【朱注】河水经自于阗、疏勒而东，径金城允吾县北。酈道元云：王莽之西海也，莽纳西零之献以为西海郡，治此城。阚駟曰：县西有卑禾羌海，世谓之青海，唐时其城陷于吐蕃，故此云海西军。或引史宝应元年回纥可汗屯河北，雍王率僚属往见之以证此诗，不知回纥地直朔方，不得云海西军也。鲍钦止注指吐蕃入寇。仍以此说为正。

《晋中兴书》：冉闵杀石鉴及诸番，于时高鼻多须者无不滥死。李陵《报苏武书》：“吟啸成群，听之不觉泪下。”

其二

黄河南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愿驱众庶戴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此叹蜀人迫于军饷，故愿太平以纾民困。指塞外之黄河，故云南岸是。唐运道之黄河在于中州。《杜诗博议》：唐运道俱仰黄河，独蜀僻在西南，河漕不通，西山三城粮运屡绝，故有供给无粟之叹。此亦为吐蕃入寇而作。）

【赵注】弃金玉，言毋奢侈，如传言不宝金玉之义。

扬旗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严公
置酒公堂，观骑士，试新旗帜。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夏在幕府中作。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在去年十二月。《后汉·陈蕃传》：扬旗曜武。

江风飒长夏，府中有余清。我公会宾客，肃肃有异声。初筵阅军装，罗列照广庭。庭空六马人，駉駉扬旗旌。（首叙严公会客观旗。异声，谓治军有名。）

沈佺期诗：“坐看长夏晚。”

陶潜诗：“肃肃其风。”

《诗》：“宾之初筵。”

古诗：“罗列自成行。”何敬祖诗：“广庭发晖素。”

《书》：“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马。”节度使何以有六马，前《冬狩行》云“使君五马一马骢”，亦是一证。按《毛诗》：“良马六之。”则大夫亦可言六马矣。《韩非子》：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

《说文》：“駉駉，马摇头也。”《甘泉赋》：“崇丘陵之駉駉兮。”

回回偃飞盖，熠熠进流星。来冲风飙急，去擘山岳倾。材归俯身尽，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随人轻。（此备写扬旗之状。吴论：其回转处如飞盖偃仰，其飘忽处如流星进落，其乍来也如风驰之急，其倏倒也如山势之倾。言其奇妙则马上俯身，而旗尾略地；言其轻捷如虹蜺在握，而舒卷随人。）

刘桢诗：“回回目昏乱。”曹植诗：“飞盖相追随。”

张华诗：“熠熠宵流。”《羽猎赋》：“曳彗星之飞旗。”石苞书：“旌旗流星。”

曹植诗：“俯身散马蹄。”

《汉书》：“无战而略地。”傅玄《西都赋》：“奏新声，理秘舞。飙回风，转流采。”《记》：“总干而山立。”

《羽猎赋》：“虹蜺为纆。”注：“纆，旗上系也。”掌握，见下章。

江总《陈宣帝哀策文》：“曳蛇旗之舒卷。”

三州陷犬戎，但见西岭青。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宁。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未望严公恢境安民。鹤曰：练士夺城谓欲攻吐蕃，是年九月武果败之。“此堂不易升”，言任大责重也。庸蜀日宁，则克胜此任矣。此章三段，各八句。）

柳芳《唐历》：广德元年，运粮绝，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周语》：“穆王将征犬戎。”

《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相如《琴歌》：“何悟今夕兮升斯堂。”

《牧誓》：“及庸蜀羌夔。”《十道志》：夔州，古庸国。又《公孙述传》：王岑杀王莽庸部牧，以应宗成。注：王莽改益州为庸部。

古诗：“上言加餐饭。”

王粲《七哀》诗：“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绝句六首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复归草堂时作。

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鸂鶒。（首章，积雨初晴之景。惟积雨，故日照水，云映泥。惟初晴，故翡翠鸣，鸂鶒舞。日出云生，微读。）

《尔雅翼》：鸂鶒似鹤，黄白色，长颈赤喙。公孙乘《月赋》：“昆鸡舞于兰渚。”

其二

蔼蔼花蕊乱，飞飞蜂蝶多。幽栖身懒动，客至欲如何。（次章，幽居自适之情。花蕊蜂蝶，乘春而动。闲中玩物，故客至懒迎。《杜臆》：身懒如此，客将何求于我乎。盖阅尽世情，而有息交之意矣。）

其三

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三章，见井渠而起咏。井在棕下，故叶交加。渠在竹旁，故根断截。此属内景，下二则外景也。《杜臆》：有井有渠，草堂所需略具，盖为久居计矣。）

【吴若本注】交棕，作井纆也。赵曰：蜀有盐井，雨露之水落其中则坏，新凿井时即交棕叶以覆之。按：二说皆非，汲埭用棕毛，不用棕叶。此井在村中，于盐井无涉。《庄子》：“凿井而饮。”

其四

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四章，倏雨倏晴之景。捎溪足，雨势掠过也。转树腰，日影横穿也。鸟并承树，鱼跳承溪。）

《诗》：“交交黄鸟。”

古史：白鱼入舟。

其五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五章，草堂春日之景。笋穿壁，藤刺檐，此近景。丝冉冉，草纤纤，此远景。《杜臆》：此诗具见幽致。）

其六

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六章，江溪春夜之景。江动月翻，恍如移石而去。溪虚云度，隐然傍花而迷。写景俱在空际。鸟归溪畔，帆迅江流，二句分承，而意则有感，见客帆之不如栖鸟也。）

王嗣爽曰：公奔窜既久，初归草堂，凡目之所见，景之所触，情之所感，皆掇拾成诗，犹之漫兴也。

绝句四首

此依朱本与前诗连编，旧在永泰元年者非。是年四月，严武方卒，公行出蜀矣。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首章，咏园中夏景。别开门，恐踏笋也。却背村，为堑隔也。朱老、阮生，俱成都人。黄希曰：朱老，当是南邻朱山人。阮生，岂指阮隐居耶。阮居秦州，故云拟对。）

行椒，椒之成行者。《怀旧赋》：“列列行椒。”

其二

欲作鱼梁云覆湍，因惊四月雨声寒。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次章，为鱼梁而赋也。赵曰：作鱼梁，须劈竹沉石，横截中流，以为聚鱼之区。因溪有蛟龙，时兴云雨，公故不敢冒险以取利。）

汉武帝《瓠子歌》：“隤林竹兮榘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其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三章，咏溪前诸景。此皆指现前所见，而近远兼举。）

范成大《吴船录》：蜀人入吴者，皆从合江亭登舟，其西则万里桥。杜诗“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

其四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四章，为药圃而赋也。种药在两亭之间，故青色叠映。彼苗长荒山者，不能遍识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浅未及成形耳。《杜臆》：公常多病，所至必种药，故有“种药扶衰病”之句。有条有甲，见种药多品。）

吴论：成形，如人参成人形，茯苓成禽兽形之类。

杨慎曰：绝句四句皆对，少陵“两个黄鹂鸣翠柳”是也。然不相连属，即是律中四句耳。唐绝万首，如韦苏州“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又刘长卿“寂寂孤莺啼杏园，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无寻处，万壑千峰独闭门”，二首绝妙。盖字句虽对，而意则一贯也。其余如李峤《送司马承祜还山》云：“蓬阁桃源两地分，人间海上不相闻。一朝琴里悲黄鹤，何日山头望白云。”又柳中庸《征人怨》云：“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又周朴《边塞曲》云：“一队风来一队沙，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几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斯亦其次也。

升庵所引，此一体也。唐人诸法毕备，皆当参考，以取众家之长。凡绝句散起散结者，乃截律诗首尾，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云“谁家玉笛暗飞

声，散入春风花满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张继《枫桥夜泊》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也。有对起对结者，乃截律诗中四句，如张仲素《汉苑行》云“回雁高飞太液池，新花低发上林枝。年先到处皆堪赏，春色人间总未知”，王烈《塞上曲》云“红颜岁岁老金微，砂碛年年卧铁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黄花戍上雁长飞。”有似对非对者，如张祐《胡渭州》云“享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长江万里流。乡国不知何处是，云山漫漫使人愁”，张敬忠《边词》云“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发时”，是也。有散起对结者，乃截律诗上四句，如李白《上皇西巡歌》云“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李华《春行寄兴》云“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草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有对起散结者，乃截律诗下四句，如李白《东鲁门泛舟》云“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雍陶《韦处士郊居》云“满庭诗景飘红叶，绕砌琴声滴暗泉。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是也。有金首声律谨严不爽一字者，如白居易《竹枝词》云“瞿塘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贾岛《渡桑干》云“客合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有平仄不谐而近于七古者，如李白《山中问答》云“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韦应物《滁州西涧》云“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平仄未谐而并拈仄韵者，如君山老父闲吟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李洞《绣岭宫》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有首句不拈韵脚，而以仄对平者，如王维《九日忆兄弟》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戏题盘石》云“可怜盘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拂酒杯。若道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

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原注：新除司议郎兼万州
别驾，虽尚伏枕，已闻理装。

黄鹤编在广德二年成都诗内，以后段小径摘蔬证之，良是。《杜臆》：
员外，必布之原官。《唐书》：万州南浦郡，属山南东道。

名参汉望苑，职述景题舆。巫峡将之郡，荆门好附书。远行无自苦，
内热比何如。正是炎天阔，那堪野馆疏。黄牛平驾浪，画鹢上凌虚。试待
盘涡歇，方期解缆初。（此从李叙起，戒其毋触暑冒险而行。望苑切司议，
题舆切别驾，李经巫峡，舆荆门接壤矣。内热，李方伏枕。野馆，李寓之所。
驾浪凌虚，言水势可畏，故嘱其从容而解缆。）

《汉书》：戾太子冠，武帝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唐制：司议郎，
东宫官属，故用之。

谢承《后汉书》：周景为豫州刺史，辟陈蕃为别驾，不就。景题别驾
舆曰“陈仲举座也”，不更辟。蕃惶恐，起视职。职述，谓能效古人之职。

《庄子》：“我其内热舆。”

郭璞诗：“高浪驾蓬莱。”

江淹诗：“解缆候前侣。”

闷能过小径，自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扫除。宿阴繁素柰，
过雨乱红蕖。寂寂夏先晚，冷冷风有余。江清心可莹，竹冷发堪梳。直
作移巾几，秋帆发敞庐。（此邀李过庐，欲俟秋凉水落而后之官也。花、
柳、蕖、柰皆园中品物。晚际迎风，莹心梳发，可苏内热内病矣。移巾几，
携装而来。秋帆发，解缆而行。此章两段，各十二句。）

陶潜诗：“愿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左思赋：“朱樱春熟，素柰夏成。”

梁简文帝诗：“红蕖间素琐。”

列子云：“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左思侍：“聊可莹心神。”

《左传》：张趯谓太叔曰：“自子之归也，小人扫除先人敞庐。”

黄鹤谓是成都所作。考公诗“小径升堂旧不斜”，又诗“自锄新菜甲，
小摘为情亲”，皆属草堂内事。若江陵以后，日在舟中，安得有花柳素柰、
红蕖冷竹诸佳胜乎。朱氏从草堂本编入大历四年之夏，盖疑荆门在万州之下，
公在成都，无由至此附书。又以“画鹢上凌虚”谓是泝流而上，以至万州。
今按：巫峡渐近荆门，故公欲附书到荆，其云驾浪凌虚，不过形容水涨船高，
非谓逆流而上也，还依旧编为是。

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

单复编在广德二年之夏，时在严武幕中也。【顾注】《文苑英华》载畅当作。黄伯愚编为少陵诗。黄山谷在蜀道见古石刻有唐人诗，以老杜“酒渴爱清江”为韵。

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汀。软沙欹坐稳，冷石醉眠醒。野膳随行帐，华音发从伶。数杯君不见，都已遣沉冥。（此诗不乐居幕府而作也。上四言草堂醉后，有倘佯自得之兴。下四言军中陪宴，非豪饮畅意之时。沈刘盖草堂同饮者，故寄诗以见意。《杜臆》以章为倒叙，从既醉已后，溯军中初饮之事。但饮只数杯，何至酒渴而漱，坐眠方醒乎，首尾不相合矣。又卢注谓座中不见两君，故数杯便觉沉冥，此说亦非，军中设宴，原非幽人同席，何必以不见为帐耶。此须依《杜臆》作十字句，言数杯之后，君不见我沉冥乎。）

《世说》：刘伶病酒，渴甚。

庾信诗：“野膳唯藜藿。”

华音，谓奏中华之音，见与巴渝之调不同。

庾信诗：“数杯还已醉。”

《扬子法言》：“蜀庄沉冥。”李轨注，“沉冥，犹玄寂，泯然无迹之貌。”《世说》：王右军曰：“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黄鹤编在广德二年成都诗内。《吴都赋》：“丹青图其像。”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首叙曹霸家世及书画能事。英雄割据，谓魏武霸业。文采风流，似孟德父子。《杜臆》：其舍书而工画，同能不如独胜也。丹青二句，言其用力精而志不分。）

《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姓曹名操，汉曹参之后。

《左传》：“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明皇末年，霸得罪，削籍为庶人。

《人物志》：兽之特者为雄，草之秀者为英。《汉书序传》：割据山河，保此怀民。申涵光曰：公于照烈、武侯，皆极推尊，此于魏武，只以割据已矣一语轻述，便见正闰低昂。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采不彰于后世。”《后汉·樊英传》：“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

【钱笺】张怀瓘《书断》：卫夫人，名铄，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右军少尝师之。永和五年卒。子充为中书郎，亦工书。

《书史会要》：王旷，导从弟，与卫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授子羲之。《晋书》：王羲之，字逸少，起家秘书郎，后为右军将军。

《书断》：篆、籀、八分、隶书、章草、飞白、行书、草书，通谓之八体，惟王右军兼工。

江淹诗：“富贵如浮云。”公诗用“当暑”、“去食”、“老将至”、“如浮云”，此善用经语者。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切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犹酣战。（此记其善于写真。少颜色，旧迹将灭。开生面，新像重摹也。）

【黄注】于功臣但言褒鄂，举二公以见其余，想画此尤生动耳。）

《汉书·王商传》：“引见白虎殿。”

徐陵诗：“承恩预下席。”南薰殿，取古歌“南风之薰兮。”《长安志》：南内兴庆宫内正殿曰兴庆殿，前有瀛洲门，内有南薰殿，北有龙池。

《唐书》：贞观十七年二月，图功臣于凌烟阁。《两京记》：太极宫中有凌烟阁，在凝阴殿南，功臣阁在凌烟阁南。《五代会要》：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向，阁有隔，隔内北面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隔外次第图画功臣题赞。

《汉书·贾捐之传》：“君房下笔，语言妙天下。”《左传》：狄人归先轸之元而面如生。《南史·王琳传》：“回肠疾首，切犹生之面。”《通鉴》：魏文侯谓李克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

《后汉·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唐书》：百官朝服，皆进贤冠。《旧书》：武德中制有爵弁、远游、进贤、武弁、獬豸诸冠。

李陵书：“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西阳杂俎》：太宗好用四羽大等长箭，尝一挟射洞门阖。

《旧书》：凌烟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第七，故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国忠壮公段志元第十。《淮南子》：“疾风拔木，而不能拔毛发。”

《后汉·马援传论》：“英姿茂绩，委而不用。”《韩非子》：“楚师酣战之时。”

先帝御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闾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此记其画马神骏。生长风，御马飞动。真龙出，画马工肖也。《杜臆》：迥立生风，已夺天马之神，而惨澹经营，又撰出良工心苦。）

《诗》：“如山如河。”杨慎曰：《庄子》：“人貌而天。”《史记·郭解赞》：“人貌荣名。”沈约诗：“如娇如怨貌不同。”

《刘孝标·运命篇》：“时在赤墀之下。”

《淮南子》：“排闾阖。”《文选注》：“紫微宫门，名曰闾阖。”陆机诗：“长风万里举。”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历代画品》：画有六法，五曰经营位置。古乐府：“不知理何事，浅立经营中。”

《淮南子》：“须臾之间，俯人之颈。”《楚辞》：“君之门以九重。”注：“天子有九门，谓关门、远郊门、近郊门、城门、皋门、雉门、应门、库门、路门也。”王充《论衡》：楚叶公好龙，墙壁盂樽皆画龙，真龙闻而下之。

《抱朴子》：凡马野鹰，本实一类。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此申言画马贵重，名手无能及者。榻上画马，庭前御马，彼此交映，故云“屹相向。”《杜臆》：于立曰迥，于相向曰屹，便见马骨之奇。又得韩干一转，然后意足而气完。干能入室穷殊相，亦非凡手，特借宾形主，故语带抑扬耳。）

相如《难蜀父老文》：“奉至尊之休德。”刘琨诗：“含笑酒罍前。”

申涵光曰：“圉人太仆皆惆怅”，讶其画之似真耳，非妒其赐金也。

《周礼》：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目师。《汉书·百官表》：太仆，秦官，掌舆马。【朱注】太仆，马官。圉人，厮养也。秦嘉诗：“临路怀惆怅。”

【钱笺】《名画记》：韩干，大梁人，王右丞见其画，推奖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初师曹霸，后独自擅，杜甫赠霸画马歌云云，徒以干马肥大，遂有画肉之悄。古人画八骏图，皆螭颈龙体，矢激电驰，非马之状也。玄宗好大马，西域大宛岁有献者，命干悉图其骏，则有玉花骢、照夜白等。时岐、薛、申、宁王厩中皆有善马，干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扬子法言》：如孔子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张远注】《赭白马赋》：“殊相逸发。”

《汉书·地理志》：造父善驭习马，得骅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陆

机诗：“旧齿皆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此又言随地写真，慨将军之不遇。不写佳士而写常人，已落魄矣，况遭俗眼之白，穷益甚矣。故结语含无限感伤。《杜臆》：盛名之下，坎壈缠身，此亦借曹以自鸣其不平，读公《莫相疑行》可见。此章五段，分五韵，各八句。）

薛苍舒曰：顾恺之善丹青，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梁简文《咏美人看画》诗：“可怜俱是画，谁能辨写真。”《颜氏家训》：“武烈太子偏能写真。”

《史记·五帝纪》：轩辕乃习用于戈，以征不享。

苏武诗：“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颜延之《咏阮步兵》诗：“物故不可论，穷途能无恸。”阮籍能作青白眼。

《黄琼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楚辞》：“志坎壈而不违。”

中涵光曰：“将军魏武之子孙”，起得苍莽大家。“玉花却在御榻上”，此与“堂上不合生枫树”同一落想。“榻上庭前屹相向”，出语更奇，与上“牵来赤墀”句相应。此章首尾振荡，句句作意，是古今题画第一手。

洪容斋《五笔》云：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干十四马，诵之盖不待见画也。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布置铺写则同。老杜《观曹将军画马图引》视东坡似不及，至于《丹青引》“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驥褭清新”，及“四蹄雷电，一百天地”，“瞻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辞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颂，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

杨慎曰：马之为物最神骏，故古之诗人画工，皆借之以寄其情。若杜少陵、苏东坡诸诗，极其形容，殆无余巧。余又爱坡公作《九马赞》云“姚宋庙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龙，以驭群英”，何其雄伟也。

葛常之曰：杜诗“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元微之《去杭州》诗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孙，虽及百代为清门”，知子美诗为当时诵法如此。

许彦周曰：“读老杜《丹青引》‘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观吴道子画壁》诗‘笔所未到势已吞’，二公之诗，足以当之。”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

【鹤注】诗云“金粟堆”、“龙媒去”，当是葬明皇后作，必广德二年公再到成都时也。韦讽为阆州录事，讽之居在成都。《名画记》：曹霸，魏曹髦之后，髦书称于后代，霸在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军。【朱注】曹将军《九马图》，后藏长安薛绍彭家，苏子瞻有赞。《明皇杂录》：陈义、曹霸等，善绘画，时称神妙。

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首叙曹将军，借江都王作陪。《杜臆》：江都王后，曹霸齐名，是唐朝百五十年间第二手也。赞画之妙，至于夺真，此云真乘黄，妙无可加，七字直括全篇矣。）

孔臧《柳赋》：“固神妙之不如。”《名画记》：江都王绪，霍王元轨之子，太宗皇帝犹子也，多才艺，善书画，鞍马擅名。

《竹书纪年》：帝舜元年，出乘黄之马。《瑞应图》：王者舆服有度，则出乘黄。董道画跋：乘黄，状如狐，背有角。霸所画马来尝如此，特论其神骏耳。

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诏才人索。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此见画之贵重，意在题前。飞霹雳，言画之灵奇，能感动神物，若随风雨而至也。《杜臆》：赐盘诏索，正索其貌照夜白也。下言纨绮追飞，乃权戚求画者，此亦用倒插法。）

《明皇杂录》：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画监曹霸人马图，红衣美髯奚官牵玉面骅，绿衣阉官牵照夜白。

《长安志》：龙池，在南内南薰殿北、跃龙门南，本是平地，垂拱后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后又引龙首支渠分溉之，日以滋广，弥亘数顷深至数丈，常有云气，或见黄龙出其中，谓之龙池。《雍录》：明皇为诸王时故宅，在京城东南角隆庆坊，宅有井，井溢成池。《公羊传》：“急雷为霹雳。”注：“雷疾而甚者为震，震与霆皆谓之霹雳。”

《史记·淮阴侯传》：粮食竭于内府。《唐书·裴行俭传》：平都支遮匳，获玛瑙盘，广二尺，文彩灿然。

《唐·百官志》：内官有婕妤九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汉书·外戚传》：武帝制婕妤。颜师古注：婕，言接幸于上。妤，美称也。婕音接，妤音余。

《吴越春秋》：采葛妇作诗曰：“群臣拜舞天颜舒。”

刘铄诗：“坐见轻纨缁。”

《汉·息夫躬传》：“躬交游贵戚，趋权门为名。”陆机表：“事踪笔迹，皆可推校。”

古乐府：“万物生光辉。”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杂霞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此记九马之图，正写本题。

《杜臆》：拳毛騧，狮子花，特借名马以形容新图之神骏，非谓摩状二物也。缟素，指画绢。开风沙，言势可万里。杂霞雪，言色兼赤白。长楸、厮养，画中所列者。二马七马，用错综叙法。）

【钱笺】《长安志》：太宗六骏，刻石于昭陵北阙之下。五曰拳毛騧，平刘黑闥时所乘，有石真容自拔箭处，尝中九箭也。《金石录》：太宗六马，其一曰拳花騧，黄马黑喙。

《杜阳杂编》：代宗自陕还命，以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赐郭子仪。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额高九寸，拳毛如鳞。亦有狮子骢，皆其类。

《六韬》：以车与骑战，一车当几骑。

《史记·留侯世家》：“缟素为质。”

唐太宗诗：“寒空碧雾轻。”

《庄子》：“马蹄可以践霜雪。”《南部赋》：“蹴踏咸阳。”曹植诗：“走马长楸间。”注：“古人种楸于道，故曰长楸。”

《汉书·路温舒传》：“愿给厮养。”韦昭曰：“析薪为厮，炊烹为养。”《左传》：“不鼓不成列。”

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杜臆》：遁读上声，与稳相叶。此叙韦录事，又借支遁作陪。视清高，言昂首。气深稳，言德良。）

《世说》：支道林尝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耳。”

《高士传》：郑朴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

古诗：“晨风怀苦心。”

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此从先帝感慨，意在题外。《杜臆》：就马之盛衰，想国之盛衰，不胜其痛，而与画马相关在“筋骨同”一句。翠华向东，谓帝东游。河神朝献，谓帝西幸。江不射蛟，时已晏驾也。此章，四句者两段，八句者两段，十句者一段，凡八转韵。）

《唐书》：京兆府昭应县，本新丰，有宫在骊山下。天宝二年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七载，省新丰，改会昌为昭应，治温泉宫之西北。又：王毛仲从帝东封，取牧马数万疋，每色为一队，相间若锦绣。

《南都赋》：“望翠华之葳蕤。”《东都赋》：“旌旗拂天。”

《西京赋》：“乃奋翅而腾骧。”注：“腾，超也。骧，驰也。”《闲居赋》：“磊落蔓衍乎其侧。”注：“磊落，众多貌。”萧子显诗：“汉马三万匹。”

《列子》：伯乐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

《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阳纒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沉璧礼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宝器，曰天子之宝。

《玉海》引《水经注》云：玉果、璿玑、烛、银、金膏等物，皆河图所载，河伯所献，穆王视图，乃导以西迈矣。【旧注】周穆王自此归而上升，盖以比玄宗之升遐也。【赵次公注】朝河宗者，谓河宗朝而献宝也。

《汉武帝纪》：元封五年，自浚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

《旧唐书》：明皇尝至睿宗桥陵，见金粟山冈有龙盘虎踞之势，谓侍臣曰：“吾千秋万岁后，葬此。”暨升遐，群臣遵先旨葬焉。《新书》：明皇泰陵，在奉先县东北二十里金粟山，广德元年三月葬泰陵。

《汉·礼乐志》：天马来，龙之媒。《楚辞》：“尊野莽以呼风。”

陆时雍曰：咏画者多咏真，咏真易而咏画难。画中见真，真中带画，尤难。此诗亦可称画笔矣。“可怜九马”二句，妙得神趣。

胡夏客曰：此歌先言其宠遇，篇中则追述巡幸，俯仰感慨，照应有情，而沉著可味。

张溍曰：杜诗咏一物，必及时事，故能淋漓顿挫。今人不过就事填写，宜其兴致索然耳。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鹤注】诗云“十载供军食”，当是广德二年归成都后作。讽居成都，故前篇云韦讽宅观画。张溍曰：此诗可当一则致治宝训。

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晋作贤俊愧为力。首从时事叙起，见民困于军需。《杜臆》：庶官割剥，而不暇忧反侧，亦迫于上供耳。然惟诛求之多，故贤者贵于为德，犹邵尧夫所云贤者当尽力之时，此句起下文。）

《诗》：“国步斯频。又：“天步艰难。”

贾谊《过秦论》：“兵革不休。”

《诗》：“哀鸣嗷嗷。”

自天宝十四载至广德二年为十载。

《书》：“无旷庶官。”《魏志》：州牧县宰，割剥自利，人不聊生。

《后汉书》：光武曰：“令反侧子自安耳。”

《左传》：“诛求无时。”又：“晋政多门。”

《汉书·韩信传》：“公小人，为德不卒。”

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螫贼。（此称讽之清节，必能除贪救民。《杜臆》：激浊扬清，录事之职，故可制豪夺之吏。欲救穷民，先去螫贼，皆切时中窾之语。）

《史记·李斯传》：赵高说二世：“陛下富春秋。”《乐恢传》注：年少，春秋尚多，故称富。

《白帖》：“录事参军谓之纲纪掾。”希曰：乔琳历四州刺史，尝谓录事参军任绍业曰，“子纲纪一郡，能劾刺史乎？”

鲍照《白头吟》：“直如朱丝绳。”

《管子》：凡轻重散敛，以时平准，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匈奴歌：“使我妇女无颜色。”

《史记·刘敬传》：“天下之民，疮痍者未起。”

《诗》：“去其螟螣，及其螫贼。”注：“食根曰螫，食节曰贼。”

挥泪临大江，高天意凄恻。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此临别而作劝勉之词。《杜臆》：挥泪二句，非恤民之极，必无此言。【綆注】生民不安，以庶官不得其人也。庶官匪人，以监司不举其职也。公以此告讽，望其逐去贪吏，此即所谓佳政也。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高天，指秋时。《楚辞》：“天高而气清。”

曹植书：“足下在彼，自有佳政。”

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在成都作。盖来瑱之诛，在广德元年也。《杜臆》：官衔太子舍人，题加太子于张之上，谨慎如此。《北堂书钞》：《异物志》：大秦国以野茧丝织成氍毹，以群兽五色毛杂之，为鸟鲁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广志》：氍毹，白毳毛织之，近出南海，织毛褥色。织成褥段，殆此类。

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透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终宴荣。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首感舍人赠遗。中四称美织成，下四述舍人语。为坐褥，则当宴增荣。为卧褥，则魑魅惊走。甚言其贵重。）

古侍：“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广雅》：“天竺出细织成。”

胡夏客曰：刘禹锡诗“华茵织斗鲸”，知唐时锦样多织鲸也。《江赋》：“扬鬣掉尾。”

谢朓诗：“透迤带绿水。”鲍照诗：“晨光被水族。”

充，供也。承，奉也。

曹植诗：“终宴不知疲。”

《哀江南赋》：“奔魑走魅。”

《抱朴子》：“恬愉静素，形神相忘。”

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留之惧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今我一贱老，裋褐更无营。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此言分不宜受。《杜臆》：定尊卑，承混柴荆。祸所婴，承惧不祥。此一小物，而天道王制，发出许大议论。【黄注】此必禁物，故有服饰及珠宫句。）

《楚辞》：“紫贝阙兮珠宫。”赵曰：珠宫，指言龙宫。

《左传》：“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

叹息当路子，干戈尚纵横。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瑱赐自尽，气豪直阻兵。皆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此言奢侈当戒。当时藩镇僭侈无度，逆天道而犯王制，殃及其身，足为明鉴矣。）

当路，见《孟子》。

《张敞传》：“海内之命，断于掌握。”

衣马轻肥，出《论语》。

《旧唐书》：上元二年，以羽林大将军李鼎为凤翔尹、兴凤陇等州节度使。二年二月，党项羌寇宝鸡，入大散关，陷凤州，鼎邀击之。六月，以鼎为鄜州刺史、陇右节度使。【朱注】李鼎之死，史鉴俱不载，此云死岐阳，盖未至陇右也。

《旧书》：宝应元年，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裴茂表瑱倔强难制，帝潜令茂图之。六月，瑱擒茂于申口，入朝谢罪。广德元年正月，贬播州尉，翼日，赐死干鄆县。《薛道衡传》：衡致美先朝，帝曰：“此《鱼藻》之义也。”后令自尽。

《左传》：“州吁阻兵安忍。”

《国策》：苏季子位高多金。
庾僧渊诗：“悔吝生有情。”

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贖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未见安贫守分之节。还客则和平，心安而理得也。对客若有愧，贫家恐不称也。【张綖注】开緘卷还，首尾遥应。此章前三段各十句，末段六句收。）

《宋·武帝纪》：帝大修宫室，袁凯盛称高祖俭素，帝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

《前汉·严安传》：“心既和平，其性恬安。”

《庄子》：“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钱谦益曰：史称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在武幕下，作此讽谕，至举李鼎、来瑱以深戒之，朋友责善之道也。不然，辞一织成之遗，而侈谈杀身自尽之祸，不病而呻，岂诗人之意乎。

忆昔二首

《杜臆》：此是既为工部郎后，追论往事也。故以《忆昔》为题，乃广德二年严武幕中作。吐蕃陷京，在去年之冬。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此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起灵武，复西京，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其才足以有为，乃任李辅国，宠张良娣，祸及父子，而身亦不免焉。故中兴之业，尚待继世也。后不乐，状其骄恣。上为忙，状其踟蹰。此分明写出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

《晋书·郑冲传》：翼亮先皇。至德元载，肃宗即位于灵武，下制曰：“朕治兵朔方，须安兆姓之心，勉顺群臣之请。”赵曰：朔方乃灵武邻郡。

汉灵帝末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

《秦本纪》：西北斥逐匈奴，自渝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徐广曰：阴山在五原北。《通典》：阴山，唐安北都护府也。骄子，回纥。东胡，安庆绪也。回纥助讨贼，收复西京，庆绪奔河北，保邺郡。骄子，出《汉书》。大宛国有汗血马。《史记》：燕北有东胡、山戎。

史思明既降复叛，救庆绪于邺城，故曰反覆。

关中小儿，指李辅国。《旧书·宦官传》：李辅国，闲厩马家小儿，少为阉，貌陋，粗知书计，为仆事高力士。《通鉴注》：凡厩牧、五坊、禁苑给使者，皆渭之小儿。晋泰始谣：“贾裴王，乱纪纲。”

《旧书·后妃传》：张后宠遇专房，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帝颇不悦，无如之何。

傅玄乐府：“拨乱反正从天心。”

《史记·夏本纪》：禹伤父鲧功不成，乃劳心焦思。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此伤代宗不能振起也。帝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及程元振用事，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寇，而车驾蒙尘，一时御边无策，故慨然思傅介子焉。老儒句，自叹不能靖乱而尸位也。此章，上段九句，下段八句。）

时公为拾遗，故曰近侍。唐制，拾遗掌供奉。

《新书》：代宗为太子，时从狩灵武，拜天下兵马元帅。山涛启事：“可以整肃朝廷，裁制时政。”陈琳檄文：“天下不可当。”

猛士守未央，此翻《大风歌》语，感慨甚深。《唐书》：宝应元年八月，子仪自河南入朝，程元振数譖之，子仪请解副元帅、节度使，留京师。明年十月，吐蕃大入寇。《括地志》：汉未央宫，在长安故城中，近西南隅。

岐雍，唐凤翔关内地。《旧书·吐蕃传》：乾元后数年，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为蕃戎境。

《南史·侯景传》：齐文宣梦猕猴坐御床，乃煮景妻子于镬。又大同中，太医令朱耽梦犬羊各一在御座，既而景登正殿焉。

《梁·武帝纪》：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

以襁之。【吴注】汉末升平谣：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足。

《汉书》：傅介子，北地人也，持节使楼兰，斩其王，归之北阙。尚书郎，公自谓。《木兰行》：“欲与木兰赏，不用尚书郎。”

苏轼《东坡志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上为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专兵柄、入宿卫也。

钱谦益曰：《忆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肃宗朝之祸乱，成于张后、辅国。

代宗在东朝，已身履其难。少属乱离，长于军旅，即位以来，劳心焦思，祸犹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复信任程元振，解郭子仪兵柄，以召匈奴之祸，此不亦童昏之尤乎。公不敢斥言，而以“忆昔”为词，其意婉而切矣。

其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此追思开元盛事。当时既庶而富，盗息民安，刑政平，风俗厚，制礼作乐，几于贞观之治，惜明皇昧持盈之戒，遂至极盛而衰耳，《杜臆》：“百余年间”二句，尤为有识，盖法度之存亡，关乎国家之理乱，先叙此二语，而随用“岂闻”二字转下，如快马蓦涧，何等笔力。）

《芜城赋》：“当昔全盛之日。”洙曰：开元间承平日久，四郊无虞，居人满野，桑麻如织，鸡犬之音相闻。时开远门外西行，亘地万余里，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丁壮之人不识兵器。

谢灵运诗：“小邑居易贫。”汉文帝诏：“万家之县。”

《管子》：“仓廩实则知礼节。”蔡邕《月令章句》：“谷藏曰仓，米藏曰廩。”

王融诗：“澄清九州牧，道路无豺虎。”

《楚辞》：“历吉日兮吾将行。”

《汉·地理志》：齐俗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师古曰：“冰谓布帛之细，色鲜洁如冰也。纨，素也。”《韩安国传》：“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韵会》：“缟，缁精白才，曲阜之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曰鲁缟。”《后汉书》：桓帝时京师童谣曰：“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车班班，言商贾不绝于道。

《吴越春秋》：“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

《周礼·大司乐》：“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晋杨方诗：“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坚。”

《前汉·京房传》：“其说长于灾变。”

汉叔孙通制礼仪。《刘子·文武篇》：汉祖海内大定，召邹鲁儒生而制礼仪，修六代之乐。《通鉴》：开元二十年九月，新礼成，号曰《开元通礼》。《唐会要》：开元二十九年八月，太常奏所定雅乐。《汉·刑法志》：萧何摭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唐·刑法志》：《开元前格》、《开元后格》，皆当时格式律令也。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自开元至此，洊经兵革，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廩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孤臣洒泪，仍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耳。蒙禄秩，时为员外郎。此章，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

《通鉴》：汉献帝和平元年三月，董卓烧洛阳宫庙、官府、居家。

颜之推诗：“狐兔穴宗庙。”宗庙毁则狐兔穴除矣。

刘桢诗：“小臣信鲁钝。”

《月令》：“收禄秩之不当。”

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复修文武成康之业，周道复兴。

张华诗：“衰疾近殆辱。”

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开元盛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饌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致开元变为天宝，流祸两朝，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覆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

杜甫全集卷之十四

寄董卿嘉荣十韵

【黄鹤注】当是广德二年秋作。

闻道君牙帐，防秋近赤霄。下临千仞雪，却背五绳桥。（首记董卿防秋之地。近赤霄，言其高。千仞雪，言其寒。五绳桥，言其险。）

君牙帐，谓董君之牙帐。吴注引邢君牙，谬矣。王洙曰：兵家书：牙旗，将军之旗，立于元帅帐前，故谓之牙旗。曹植诗：“高牙乃建。”《南部新书》：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而有建牙禡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门为牙门，字讹变转为衙。《东京赋》注：竿上以象牙饰之，后人遂以牙为衙。鹤曰：《唐志》：佛堂一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

高适谓三城邈在穷山之颠，其高可知。雪山，注见前。谢灵运诗：“连峰竞千仞。”

《元和郡县志》：绳桥，在茂州西北，架大江上。今按：绳桥以箠索五条，布板其上，架空而度。山在桥外，故却转与桥相背。

海内久戎服，京师今晏朝。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黄图遭污辱，月窟可焚烧。会取干戈利，无令斥候骄。居然双捕虏，自是一嫖姚⁽¹¹⁾。（中叙吐蕃之乱，勉其敌忾也。乱后事冗，故日晏退朝。尝胆腰剑，欲报污辱。月窟在西，吐蕃巢穴也。兵利寇退，则斥候不骄。捕虏、嫖姚，以古名将望之。）

《家语》：子路戎服见孔子。

《汉明帝论》：“日晏坐朝，幽在必达。”

应劭曰：“犬羊为群。”

班婕妤赋：“登薄躯于宫阙兮。”孙子荆书：“萧条非复汉有。”

李陵书：“猛将如云。”《吴越春秋》：采葛妇歌：“尝胆不苦甘如饴。”

《越绝书》：取铁英作铁剑三枚，一曰龙渊。风胡子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诗避唐讳，改称龙泉。

《哀江南赋》：“拥狼望于黄图。”骆宾王诗：“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唐·艺文志》有《三辅黄图》一卷。【张溍注】黄图，犹今之黄册。后汉鲁恭疏：污辱善人。

《长杨赋》：“西压月窟。”

《西域传》：斥候百人，五分之，击刁斗自卫。

张翰诗：“能否居然别。”《后汉·马武传》：建武四年，武与虎牙将军盖延等讨刘永，拜捕虏将军。

(11)嫖姚，注别见。

落日思轻骑，高天忆射雕。云台画形像，皆为扫氛妖。（末结寄怀之意，重为激励也。落日、高天，秋时景。轻骑、射雕，军中事。云台诸将，以扫寇著名，董卿当自勉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间十二句。）

《北齐书》：斛律光尝射一大鸟，正中其头，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时号为落雕都督。

立秋雨院中有作

广德二年秋在严武幕中作。院中，节度使府署。

山云行绝塞，大火复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梁栋秋。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已费清晨谒，那成长者谋。（叙立秋逢雨，在院有感也。借筹，时为参军。长者，指严公，言不能成就其谋也。此及下段，皆一景一情叠叙，上下相应。）

《诗》：“七月流火。”注：“大火，心星也，七月则此星西流。”

《左传》：“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谢灵运诗：“华屋非蓬居。”谢朓诗：“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

《诗》：“风雨萧萧。”

《留侯世家》：“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

好谋而成，子为长者虑，句中两用《语》、《孟》。

解衣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抚院中雨景，思及草堂也。北户、南楼，幕府宫室，树湿、江喧，雨时景象。访旧丘，复寻花溪也。此章，上下各八句。）

《汉官仪》：“三台助鼎调味。”牛弘《食举歌》：“盐梅既济鼎铉调。”

还旧丘，黄生谓随武回京。按：《破船》诗云“缅邈怀旧丘”，本指草堂，此可相证。

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秋七月在幕府作。

秋风裊裊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此诗称严公将略。上二早秋军城，下二颂其战功。）

《九歌》：“裊裊兮秋风。”

赵曰：玉帐，谓大将军之帐。详十一卷。

《困学纪闻》：的博岭在维州。《韦皋传》：出西山灵关，破峨和通鹤定廉城，逾的博岭，遂围维州，搏鸡栖，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剑山屯，焚之。

鹤曰：蓬婆，乃吐蕃城名。《元和郡县志》：柘州城，四面险阻，易于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县西北一百里。胡夏客曰：《唐书·吐蕃传》：开元二十六年，剑南节度使玉昱攻安戎城，于城左右筑两城，以为攻拒之所，顿兵蓬婆岭下，运资粮守之。吐蕃来攻安戎，官军大败，两城并陷，将士数万及军粮甲仗俱没。此云“欲夺蓬婆雪外城”，望其为中夏雪耻也。

黄生曰：诗中用地名，必取其佳者，方能助色。如凤林、鱼海、乌蛮、白帝、鱼龙、鸟鼠是也。滴博、蓬婆，地名本粗硬，用云间、雪外字以调适之，读来便觉风秀，运用之妙如此。

军城早秋附严武诗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雪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此诗见严武雄心。上二边秋之景，下二军城之事。催飞将，谓风雪促行。张溍曰：严诗豪健无匹，宜其以风雅重公，可谓同调矣。）

唐民谣：“将士长歌入汉关。”《汉书》：匈奴号李广为飞将。

沈佺期诗：“薄命由骄虏。”

《公羊传》：“匹马只轮无返者。”《严武传》：广德二年九月，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遂收盐川城。《通鉴》：武以崔旰为汉州刺史，使将兵击吐蕃于西山，连拔其城，攘地数百里。

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即浣花草堂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秋作。

幕府秋风日夜清，澹云疏雨过高城。叶心朱实看时落，阶面青苔老更生。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此不乐居幕府而作也。上四雨后秋色，五六院中晚晴，七八西郭茅舍。朱实落，承秋风。青苔生，承疏雨。晚影西照，钟鼓声高，皆晴占也。溪菊正开，若笑人劳攘者，彼亦肯信我吏隐之志否耶。《杜臆》：玩末二句，直欲乞休，而其词含蓄近谑，温柔敦厚之意可见。）

刘琨诗：“朱实损劲风。”朱瀚曰：落其实，见《左传》。

江淹诗：“青苔日夜黄。”

萧懿诗：“楼台自相隐。”

【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之占，故曰报新晴。徐悱妻刘氏《百舌》诗：“庭树且新晴。”

唐太宗诗：“笑树花分色。”旧以饶笑为多笑，或解作免笑，引公诗“日月不相饶”为证。

《汝南先贤传》：郑钦吏隐于蚁陂之阳。杨德周曰：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公在幕府为吏，归草堂为隐，兼有其名也。

卢世漉曰：此诗举束缚蹉跎，无可奈何意，一痕不露，只轻轻结语云：“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既悲老趋幕府，为溪花所笑，将欲驾言吏隐，又恐为溪花所疑。几多心事，俱听命于花，深乎深乎！

宿 府

【鹤注】此广德二年在幕府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此秋夜宿府而有感也。上四叙景，下四言情。首句点府，次句点宿。角声惨栗，悲哉自语，月色分明，好与谁看，此独宿凄凉之况也。乡书阔绝，归路艰难，流落多年，借栖幕府，此独宿伤感之意也。玩“强移”二字，盖不得已而暂依幕下耳。按《杜臆》，悲自语，好谁看，下三字边读。悲字、好字，作活字用。测旨将角声悲、月色好连读于下两字，未妥。朱瀚曰：一枝应井梧，栖息应独宿，格意精妍。）

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汉书》：李广幕府省文书。庾肩吾诗：《诗》：“敦彼独宿。”

王延诗：“霏云承永夜。”胡夏客曰：角本列宿，故借角声对月色，殊巧。庾信诗：“地迥角声长。”

梁武帝诗：“秋月出中天。”何逊诗：“月色临窗树。”

《诗》：“荏苒柔木。”【邵注】荏苒，侵寻也。张华诗：“荏苒日月。”庾信诗：“音书两俱绝。”

关塞，注别见。曹植诗：“中野何萧条。”蔡琰《笳曲》：“关山修阻兮行路难。”

古《猛虎行》：“伶俜到他乡。”《易》：“十年乃字。”邵宝云：自禄山初反，至此为十年。顾注谓自乾元初弃官至广德二年为七年，其云十年者，举成数言耳。两说不同，今从前说。

宋武帝教：“栖息闾阎，怀宝待耀。”左思诗：“巢林栖一枝。”

到 村

此乞假而暂到村也。旧注谓是广德二年秋作，明年正月遂辞幕归村矣。

碧涧虽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此到村秋景。涧经雨洗，则泥去沙存矣。雨多水宽，故蛟龙引子而过。泥少根脱，故荷芰逐花而低。下二分承。《杜臆》谓荷芰低垂，如蛟龙经过所致。以上句形容下句，此另一说。）

谢灵运诗：“铜陵映碧涧。”

《西京杂记》：瓠子河决，有蛟龙从九子，自决中逆上入河，喷沫流波数十里。

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稻粱须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积思江汉，疏顽惑町畦。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此到村叙怀。老参戎幕，苦于拘束。归散马蹄，喜得游行也。下文皆商度归来之事。欲谋稻粱，须身就农列，惜田间榛草日已荒迷耳。思出江汉，则蜀难久留，但旧畦仍在，未免惑志耳。所以愿辞戎幕而归栖故园也。末联仍应上二句。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沈佺期诗：“戎幕生光辉。”

曹植诗：“俯身散马蹄。”

《东征赋》：“且从众而就列兮。”

蓄积思江汉，即所谓“江汉思归客。”《司马迁传》：“其素所蓄积也。”

王浚《自理表》：“而以顽疏，举措失宜。”嵇康侍：“匪降自天，实由疏顽。”谢灵运诗：“去子惑故蹊。”《庄子》：“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之为无町畦。”町畦，田畔之界也。

分，谓分谊。《魏志》：臧洪书：“分为笃友。”又：“杖策携背，亏交友之分。”

王融诗：“人情旧乡客，鸟栖思故林。”

村 雨

【鹤注】当是广德二年在草堂作。

雨声传两夜，寒事飒高秋。揽带看朱绂，开箱睹黑裘。世情只益睡，盗贼敢忘忧。松菊新沾洗，茅斋慰远游。（首联记村雨，次联承寒事，下乃感怀自遣。御寒则思衣，看朱绂，君恩未报；睹黑裘，失意未归。今幕僚不合，世情付之一睡。而军谋既豫，盗贼每以分忧。唯此松菊茅斋，差慰客游耳，仍照村雨作结。）

何逊诗：“萧萧江雨声。”

陆倕诗：“江关寒事早。”

员外服绯，故云朱绂。

黑裘，用苏秦事。

《缠子》：“不识世情。”

《归去来辞》：“松菊犹存。”

远游，指在蜀。

独 坐

诗云“朱绂负平生”，当是广德二年秋为参军时所作，即所谓“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意。黄鹤编在江陵诗内，非是。李陵书：“独会愁苦。”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敛洲渚出，天虚风物清。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仰羨黄昏鸟，投林羽翮轻。（上四独坐秋景，下四独坐感怀。《楚辞》“收潦而水清”，此“江敛洲渚出”所自来。“天高而气清”，此“天虚风物清”所自出。投林羽翮轻，即“还入故林栖”意。）

谢灵运诗：“萧条洲渚际。”

《国语》：“风物以听之。”

沧溟，指江村。《文选》：“浩浩沧溟。”

何逊诗：“相顾无羽翮，何由总奋飞。”

倦 夜

顾陶《类编》作《倦秋夜》。【张远注】竟夕不寐，故曰倦夜。赵次公曰：此诗无情无绪，是比兴，非专咏夜景也。黄生曰：七八句是作诗本意，亦是作者本色。《杜臆》：此诗亦必到村后作。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上四夜中景，下四景中情。竹迎风，故凉。月当空，故满。此初夜之景。露凝竹而成涓滴，星近月而乍有无，此深夜之景。月落以后，暗萤自照，竹林之外，宿鸟相呼，此夜尽之景。万事干戈，此终宵所思者。初秋夜短，故叹其易徂。暗飞萤，水宿鸟，上三字连读。自照，有感孤栖。相呼，心伤无侣。【黄注】前幅刻画夜景，无字不工。结处点明，章法紧峭。）

《史记·信陵君传》：“出入卧内。”

《孙绰子》：“时雨沾乎地中，涓滴可润。”

王符《潜夫论》：“萤飞耀自照。”傅咸《萤火赋》：“期自照于陋形。”

谢灵运诗：“水宿淹晨暮。”杜修可曰：陆鸟曰栖，水鸟曰宿。又曰：凡鸟朝鸣曰嘲，夜鸣曰嘒。林鸟以朝嘲，水鸟以夜嘒。《春秋繁露》：水鸟，夜半水生，感其生气，益相呼而鸣。

《长门赋》：“徂清夜于洞房。”

《王直方诗话》：东坡云：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高。”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子美“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慈水姜氏曰：朱文公谓“暗飞萤自照”，语自是巧，不如韦苏州“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为可想，却说得自在了。据此，可见诗家身分，当作三层看，苏与司空尚是就诗论诗，晦翁则于诗外别有见解矣。

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

鹤注编在广德二年秋成都作。公在幕中，故云“参军乏。”

北池云水阔，华馆辟秋风。独鹤元依渚，衰荷且映空。（首叙秋池景物）。

刘桢诗：“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

谢灵运诗：“独鹤方朝唳。”

萧悫诗：“池清似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盘小径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红。杯酒沾津吏，衣裳与钓翁。（此记临眺景事。素楫、金盘，采取菱藕以献也。分杯、授衣，席前颁惠于人也。《杜臆》：素楫、杯酒两联，写出大官游宴气象。）

《招魂》：“分曹并进。”

谢灵运诗：“萋萋春草生。”

庾信诗：“片片红颜落。”

《列女传》：赵简子击楚与津吏期，津吏醉卧不能度。

异方初艳菊，故里亦高桐。摇落关山思，淹留战伐功。严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终。何补参军乏，欢娱到薄躬。（末叙陪燕情景。异方淹留，身在成都。故里关山，心想长安，严城以下，记陪宴也。战功称严。末联自谦。

《杜臆》：菊开花而吐艳，桐脱叶而枝高，艳高二字，死字活用。严城未掩，清宴知终，乐而有节，非纵逸游而忘敌愾者。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徐悱诗：“严城不可越。”

参军，用孙子荆为石苞参军事。

徐勉《戒子书》：“薄躬遭逢，遂至今日。”

黄鹤曰：公在严武幕中，自《遣闷有作奉呈》后，如《咏竹》、《泛舟》、《观岷山画图》至《北池临眺》，皆分韵赋诗，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谓严武中颇衔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鹤注】此广德二年秋作。

白水鱼竿客，清秋鹤发翁。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首段叙情，言致闷之由，盖不乐居幕府而欲遂其幽闲也。幕下、舟中，领下二段。申涵光曰：胡为二句，语似太率。）

《后汉·赵典传赞》：“大仪鹤发。”注：“白发也。”庾信赋：“予老矣，鹤发鸡皮。”

在舟，与渔樵为侣也。

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忧坐痺，幼女问头风。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畴昔论诗早，光辉仗钺雄。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露裊思藤架，烟霏想桂丛。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此述幕中劳瘁之态。露藤、烟桂，欲息草堂而不得也。如律、自公，言为官守所拘。坐痺、头风，恐致多病。欹倒，颓惫已甚。异同，意见不侔。衰力如此，而甘就列者，以义与严公通好也。论诗四句，俱就武言。宽容剪拂，厚故交也。触网、窥笼，言不得遂己优游之性。）

《唐会要》：天宝四载十一月，敕御史依旧置黄卷，书阙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门下，改转日褒贬。光武诏：“敢拘执论如律。”《儒林传》：“他如律。”

《唐志》：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上元元年制，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朱注】公时已赐绯，而云青袍者，以在幕府故耳。旧注谓青袍九品服，误矣。昔在朝班，则自公退食。今青袍从事，亦自公而退矣。

汉安帝赞：即位痿痺。痺，脚冷湿病也。

《汉·食货志》：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世说》：桓玄北伐，人间颇有异同之论。

《吴志》：孙坚曰：“古之名将，仗钺临众。”

《世说》：谢之宽容，愈表于貌。

《广绝交论》：“剪拂使其长鸣。”

淮南小山：“桂树丛生兮山之幽。”

《史·龟策传》：龟使抵网，而遭渔者得之。

《齐书》：刘善明谓沈攸之曰：“此已笼之鸟耳。”《秋兴赋》：“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藪之思。”【吴注】《鹞冠子》：笼中之鸟，空窥不出。

西岭纡村北，南江绕舍东。竹皮寒旧翠，椒实雨新红。浪簸船应坼，杯干瓮即空。藩篱生野径，斤斧任樵童。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忽忽。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此述草堂景物之胜。晓入昏归，趋走幕府之不暇也。西岭、南江，此远景。竹翠、椒红，此近景。船应坼，不暇修。瓮即空，不暇酿。生野径，听人行。任樵童，凭人采矣。今束缚而酬知己者，亦以蹉跎日久，欲效小忠耳。虽涉世亦念周防，而生性终伤太简。晨夕之间，往来幕下，安能偃息茅堂乎。申涵光曰：束缚二句，感恩语，说得悲酸。）

【钱笺】南江，即二江也。《旧书》云，结庐枕江。《元和郡县志》：

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经成都县南七里，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于浣花里。

《诗》：“椒聊之实。”

《说苑》：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在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

《世说》：周处曰：“年以蹉跎，终无所成。”《楚辞》：“陈诚兮效忠。”《京房传》：“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

杜预《左传序》云：包周身之防。

太简，出《论语》。

徐伯阳诗：“丹城壁日启朱扉。”

张正见诗：“风前喷画角。”

石崇《思归引》：“肥遁于河阳别业。”

沈约诗：“遇可淹留处，便欲息微躬。”

乌鹊愁银汉，驾骀怕锦幃。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末结呈严本意，见出幕可以遣闷矣。愁银汉，无填河之力。怕锦幃，乏致远之才。惟望全其物色，庶得逍遥自适耳。《杜臆》：物色，谓幸全体面。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六句。）

《七谏》：“却骐驎而不乘兮，策驽骀以取路。”

何逊诗：“华池物色新。”

《庄子》：“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

周必大《益公诗话》：韩退之上张仆射书云：“使院故事，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乃知唐藩镇之属，皆晨入昏归，亦自少暇。知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礼也。

王嗣爽曰：观公此诗，知非纵情傲诞矣。即幕僚不合，止云“分曹失异同”，而平地倾敬，且又自分其过，可以覘公所养矣。

黄生曰：公与严武始终睽合之故，具见此一诗。盖公在蜀，两依严武，其于公故旧之情，不可谓不厚。及居幕中，未免以礼数相拘，又为同辈所讟，此公所以不堪其束缚，往往寄之篇咏也。

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

鹤曰：此广德二年秋成都作。

岷岭南蛮北，徐关东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万行啼。绝域惟高枕，清风独杖藜。时危暂相见，衰白意都迷。（首章，叙惜别之情。上四送弟赴齐，下四自叹寥落。岷岭、徐关，言道里悠长。高枕、杖藜，言形影相吊。

《杜臆》：岷岭在南蛮之北，徐关在东海之西，行非计日可到，故泪亦无时不流。又云：时则危，见则暂，身则衰白，恐再晤难期也。结语极悲。）

南蛮，南诏蛮。徐关，在齐地。《左传》：“鞍之战，齐侯自徐关入。”

《列子》：穆王意迷心荒。

其二

风尘暗不开，汝去几时来。兄弟分离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观，日落望乡台。客意长东北，齐州安在哉。（次章，兼叙别后之思。此亦四句分截。风尘二句，承上时危。兄弟二句，承上衰白。一柱观，经过之路。望乡台，遥想齐州。安在二字，写颖意中旁皇奔赴之情，从上句连读。）

一柱观、望乡台，注见成都诗内。

其三

诸姑今海畔，两弟亦山东。去傍干戈觅，来看道路通。短衣防战地，匹马逐秋风。莫作俱流落，长瞻碣石鸿。（末章，冀其去而复来。颖赴齐州，故并想诸姑两弟。去傍干戈，冒险可虑。来看道路，后会难期。五六承去，七八承来。碣石在山东，鸿雁比兄弟。）

公《范阳卢氏墓志》：“审言之女，薛氏所出者，适魏上瑜、裴荣期、卢正均，皆前卒。卢氏所出者，一适京兆王佑，一适会稽贺勃。”

两弟，谓丰与观。

《国策》：赵武灵王，好戎服，士皆短衣。《前汉·黥布传》：“自战其地。”

《淮南子》：“遇归雁于碣石。”

严郑公阶下新松

【鹤注】此广德二年秋作。

弱质岂自负，移根方尔瞻。细声侵玉帐，疏翠近珠帘。未见紫烟集，虚蒙清露沾。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全首咏松，俱属寓意。一二新松，三四阶下，五六新松，七八阶下。《杜臆》：松、竹二首，各于结语微露本意，自负不浅。）

玉帐，本兵家压胜方位，此言松声侵于卧榻耳。因在军中，故云玉帐。详见前。

梁武帝诗：“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紫烟，盖指紫禁而言。

梁简文帝《相宫寺碑铭》：“高檐三丈，连阁四周。”

严郑公宅同咏竹

【鹤注】此广德二年秋作。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新梢二字，全诗之眼。色侵阴过，静时景也。雨洗风吹，动时景也。未则欲加保护，言外托讽。）

沈约诗：“弱草半抽黄。”首句意本此。谢灵运诗：“初篁包绿箨。”
《诗》：“勿剪勿伐。”

杨慎曰：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诗“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李贺诗“竹香满幽寂，粉节涂生翠”，皆善于体物。

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

【鹤注】此广德二年秋作。《元和郡县志》：摩诃池在州城西。《通鉴注》：《成都记》云：摩诃池在张仪子城内，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一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或曰萧摩诃所开，非也。池今在成都县东南十二里。

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首联泛舟，次联晚秋，五六池上所见，七八池上所感。湍，急流也。驶，迅疾貌。秋自落，承风。晚相迷，承雾。船行近鸟，故见或起或低。鹭伴青溪，不欲久居幕府矣。《杜臆》：“湍驶风醒酒”、“高城秋自落”，出语皆奇。）

谢灵运诗：“浩浩夕流驶。”吴注：《风赋》：“清清冷冷，愈病析醒。”

谢朓诗：“芊眠起杂树。”

巢倾，谓树巢下垂。

《随笔》云：杜诗用自字、相字、共字、独字、谁字，皆以实字为对。如“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猿挂时相学，鸥行炯自如”，“自吟诗送老，相功酒开颜”，“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此以自字对相字也。“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萝”，“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哀歌时自惜，醉舞为谁醒”，“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此以自字对谁字也。“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正月莺相见，非时鸟共闻”，“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此月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独字对相字也。

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得忘字

【鹤注】此广德二年作。《杜臆》：题加奉观，致敬严公至此，安得有登床笑傲之失乎。

沱水临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讶松杉冷，兼疑菱苕香。雪云虚点缀，沙草得微茫。（此并提江山，叙出厅事画图。白波、青嶂、松杉、菱苕、雪云、沙草，句句山水对言，下节亦然。）

《寰宇记》：沱水在成都府新繁县。《蜀都赋》：“金罍中坐。”

《书》：“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唐·地志》：茂州汶山县，有岷山。鲍照诗：“忽过北堂陲。”

《庄子》：“白波若山。”张正见诗：“粉壁丽椒涂。”

沈约诗：“峻嶒起青嶂。”阴铿诗：“雕梁画早梅。”

刘歆《甘泉赋》：“芙蓉菡萏，菱苕蘋蓼。”

《西京杂记》：“雪云曰同云。”《晋书·谢韶传》：夜月明净，王道子叹以为佳，谢重曰：“不如微云点缀。”

孔稚珪诗：“沙草不常青。”陈子昂诗：“高丘正微茫。”

岭雁随毫末，川蛭饮练光。靠红洲蕊乱，拂黛石萝长。谷暗非关雨，枫丹不为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此分顶山水，曲尽画中景物。写出或远或近，或高或下，或虚或实，或大或小，无不形容刻画。毫末，谓画笔。练光，谓画绢。非关雨，墨气也。不为霜，朱色也。）

晋江淹诗：“鸣雁薄云岭。”《道德经》：“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隋王胄诗：“残虹低饮涧。”

谢朓诗：“发萼初攒紫，余采尚霏红。”

沈佺期诗：“拂黛随时广。”江淹诗：“石萝日上寻。”

宋之问诗：“谷暗千旗出。”沈佺期诗：“暗谷疑风雨。”

谢灵运诗：“晚霜枫叶丹。”

江总诗：“秋城韵晚笛。”《淮南子》：昆仑玄圃，唯绝通天。”《楚辞》：“朝发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

王台卿诗：“景物共依迟。”《楚辞》：“洞庭波兮木叶落。”

绘事功殊绝，幽襟兴激昂。从来谢太傅，丘壑道难忘。（末乃观画而颂严公。因画图中江山，而想见谢公丘壑，比意贴切。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绘事，出《论语》。《考工记》：“凡绩画之事后素功。”杨修书：“圣贤卓犖，固所以殊绝凡庸也。”

王勃诗：“桂宇幽襟积。”扬雄《解嘲》：“激昂万乘之主。”

《晋书》：谢安放情丘壑，虽受朝寄，东山之志，始末不渝。

杨万里曰：杜集排律多矣，独此琼枝寸寸是玉，梅檀片片皆香。然排律仅可止此，至五十韵百韵，则非古矣。

王嗣爽曰：此诗是唐人咏画格调，而遣词工致，娓娓不穷，他人无复措手处。未拈限韵，亦自稳称。

胡夏客曰：起联庄重，接联精警，收语稳足，此最入格之篇。

按：昔人论此诗，为宋人咏画之祖。但其分写山水，亦有所本。谢灵运《过始宁墅》诗，中十句云：“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层颠。”此亦一山一水对言，然杜用以咏画，更较详细精工耳。

杨廷秀曰：老杜“沱水临中座，岷山赴北堂”，此以画为真也。曾吉父云“断崖韦偃树，小雨郭熙山”，此以真为画也。

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原注：老儒艰难，病于庸蜀，叹其歿后，方授一官。

《英华》注：斛斯名融。【鹤注】斛斯，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邻，公所谓酒伴者。此当是广德二年作。

此老已云歿，邻人嗟未休。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寄他食，园林非昔游。空余縹帷在，浙浙野风秋。（首章痛校书身亡，而慨山庄之阒寂。在四句分截。邻人尚嗟，则平日为人可知。宣室召，生前不遇。茂陵求，歿后授官。【黄注】玩妻子寄食句，知此庄特空舍。邻人，盖代守园林者。）

《汉书》：贾谊自长沙征见，文帝方受釐宣室，问以鬼神之本。苏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

《司马相如传》：家居茂陵，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书，至则相如已死，问其妻，得遗札，书言封禅事。

《左传》：“民食于他。”

陶潜诗：“静念园林好。”

縹，细布而疏者，以縹为灵帐也。陆机《吊魏武文》：“悼縹帐之冥漠。”

谢惠连诗：“浙浙振条风。”江淹诗：“寥戾野风急。”

其二

燕入非傍舍，鸥归只故池。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遂有山阳作，多惭鲍叔知。素交零落尽，白首泪双垂。（次章对旧庄荒凉，而伤故交之凋谢。亦四句分截。上半触景伤人，步步咨嗟，处处悲感。山阳作，应前园林。惭鲍叔，应前妻子。素交尽而老泪垂，哀人亦复自哀矣。）

《汉书·高帝纪》：上从旁舍来。

谢灵运诗：“故池不更穿。”

《汉·五行志》：上林苑中大柳树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庾信诗：“春柳卧生枝。”

【黄注】遂字有意，见相去一年而斛斯遂亡也。《晋书》：向秀经嵇康山阳旧居，作《思旧赋》。

《史记》：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刘孝标《绝交论》：“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谢朓诗：“零落悲友朋。”

黄生曰：二诗借古叙事处，见笔之老；写景寓情处，见笔之灵。二种笔法俱难到，况兼之乎。

怀 旧

苏源明卒于广德二年，此诗追忆旧交也。黄鹤编在永泰元年。源明旧为司业，后为秘书少监。《新史》云：雅善杜甫。故诗言情亲也。原注：公前名颢，避御讳，改名源明。

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那因丧乱后，便有死生分。老罢知明镜，归来望白云。自从失辞伯，不复更论文。（上四悼苏之亡，下四自伤失侣。对镜而知身老，望云而想故人，说得身世凄然。杜诗有用字犯重者，“汉使徒空到”，徒下不当用空字，“不复更论文”，复下不当用更字。）

傅玄《挽歌》：“地下无满期。”

鲍照诗：“惆怅忆情亲。”

【顾注】望白云，用渊明《停云》思友意。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末句之意亦然。《论衡》：“文词之伯。”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鹤注】苏郑同是广德二年卒，详见《八哀诗》注。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存亡不重见，丧乱独前途。（总叙生死交情。次句点郑苏，语似稍率。故人不复见者，因遭乱而分离也。）

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羁游万里阔，凶问一年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台当北斗，泉路宿东吴。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歿潜夫。流恸嗟何及，衔冤有是夫。（此伤其死后，承“存亡不重见”一句。“凶问一年俱”，谓郑苏先后继亡。远注：北斗、蓬阁，承中原，指苏。东吴、台州，承海隅，指郑。胡夏客曰：此云“移官蓬阁后，谷贵歿潜夫”，《八哀诗》咏苏源明云“长安米万钱，调丧尽余喘”，则苏死果以饥歿？）

任昉策文：“衣冠礼乐，扫地无余。”

《魏志》：蜀黄权军败降魏，蜀先主凶问至，群臣咸贺，唯权独否。

《陆云传》：“凶问卒至，痛心摧剥。”

阮瑀诗：“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释智恺诗：“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左思诗：“志若无东吴。”

《抱朴子》：“洽闻之硕儒。”

鹤注：广德二年，斗米千钱。故云谷贵。王符著《潜夫论》。

《伤心赋》：“对玄经而流恸。”《诗》：“何嗟及矣。”

唐韦嗣立论刑法：“四海衔冤。”“有是夫”，用经语作对。

道消诗发兴，心息酒为徒。许与才虽薄，追随迹未拘。班扬名甚盛，嵇阮逸相须。会取君臣合，宁论品命殊。贤良不必展，廊庙偶然趋。胜决风尘际，功安造化炉。从容询旧学，惨澹闕《阴符》。（此忆其生前，承“故旧谁怜我”二句。许与承诗，追随承酒，二句自谓。班扬承诗，嵇阮承酒，二句郑苏。会取四句，言天宝之际，郑苏俱仕而未久，胜决四句，言肃宗复国，苏为少监，郑遭贬斥也。论，论也。品命殊，位卑也。询旧学，苏昔为太子谕德，后又除秘书少监也。闕《阴符》，郑常著《天宝军防录》，坐私撰国史谪官。其谈兵之书，秘不能出也，《杜臆》：公前诗云：“痛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此云：“道消诗发兴，心起酒为徒。”皆道本色，高人所益于诗酒如此。）

《易》言君子道忧。《刘向传》言君子道消。

《酈食其传》：“吾高阳酒徒也。”

班固、扬雄作赋擅名，嵇康、阮籍嗜酒弹琴。

潘岳诗：“器非廊庙姿。”

《汉书》：“决胜千里之外。”

《庄子》：“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

《说命》：“台小子，旧学于甘盘。”

《战国策》：苏秦游说六国，不遇而返，乃夜发书得《太公阴符》之谋而颂之。《唐书》兵书类有《周书阴符》九卷。

摆落嫌疑久，哀伤志力输。俗依绵谷异，客对雪山孤。童稚思诸子，

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绝抚坟呼。疴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此身经丧乱，而遥哭郑苏也。上四，谓弃官以来，漂流异地。中四，叹知交别久，歿失哀奠。下四，见身衰友故，人世荒凉也。摆落、哀伤，旧注仍指郑苏。按：此皆自述之词。公向遭贬斥，本涉嫌疑，今则摆落已久，特志力日亏，为可伤耳。昔在童稚时，便思诸子才名，郑苏年盖少长也。列友于，即异姓笃天伦意。绵雪巴蜀，遍历东西二川。哭处榛芜，仍应存亡丧乱。此章四句起，中二段各十四句，末段十二句收。）

陶潜诗：“摆落悠悠谈。”《记》：“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

阮籍诗：“挥涕怀哀伤。”

清酒送，谓生前阙于饯送。清酒二字，见《毛诗》。迺可欲改作渍酒，但平仄未谐。张注引《徐稚传》：人家有丧，以绵絮渍酒暴干，以裹炙鸡，用水渍绵使有酒气，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而去。

谢灵运诗：“抚坟徒自伤。”

榛芜，言道路梗塞。

卢世澂曰：此诗泣下最多，缘两公与子美莫逆故也。“豪俊人谁在，文章扫地无。羈游万里阔，凶问一年俱。”二十字，抵一篇大祭文。结云：“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苍苍茫茫，有何地置老夫之意。想诗成时，热泪一涌而出，不复论行点矣，是以谓之哭也。

《苕溪渔隐丛话》：律诗有扇对格，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句对。此诗“得罪台州去”四句是也。东坡《和郁孤台》诗“邂逅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亦用此格。

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

鹤曰：此广德二年作。《旧书·贾至传》：宝应二年为尚书右丞，广德二年转礼部侍郎。又云：广德二年九月，尚书左丞杨綰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京举，两都会举选，自至始。【张远注】时唐十五必往东都赴举，公故寄诗为之先容也。

九载一相见，百年能几何。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白鹤久同林，潜鱼本同河。未知栖集期，衰老强高歌。歌罢两凄恻，六龙忽蹉跎。相视发皓白⁽¹¹⁾，况难驻羲和⁽¹²⁾。（首叙惜别之情。上四另提，感聚散不常。中四承万里复别，伤之也。下四承百年几何、勉之也。）

九载一见，自乾元二年至广德二年也。潘岳《怀旧赋》：“今九载而来归。”

古诗：“百年能几何，会少别离多。”

梁元帝诗：“宁为万里别。”

李陵《录别》诗：“送子淇水阳。”《楚辞》：“若有人兮山之阿。”《尔雅》：“大陵曰阿。”

《相鹤经》：“鹤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诗》：“有鹤在林。”陆机诗：“出自幽谷，及尔同林。”

曹植诗：“潜鱼跃清波。”

谢灵运诗：“栖集建薄质。”

鲍照诗：“零落就衰老。”宋玉《舞赋》：“抗音高歌。”

张正见诗：“歌罢咏新诗。”潘岳《寡妇赋》：“心摧伤以凄恻。”

《楚辞》：“维六龙于扶桑。”阮籍诗：“白日忽蹉跎。”

(11)《左传》：公子宋与子家相视而笑。《留侯世家》：四人须眉皓白。

(12)阮籍诗：“愿揽羲和辔。”

胡星坠燕地，汉将仍横戈。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飘飘适东周，来往若崩波。（次记行路之难。唐往东都，故叙乱后荒凉。胡星，指史朝义。汉将，指仆固怀恩。人少，死于兵赋。虎多，余寇未平。畏虞罗，民饥捕兽也。天门，谓君门。东周，谓洛阳。唐孟庄曰：子负经济四语，叙其沦落，为贾先容地。）

《史记·天官书》：“昂曰旄头，胡星也。”江淹书：“飞霜击于燕地。”《唐书》：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缢死于幽州医巫闾祠下，传首京师。又云：广德元年九月，怀恩拒命于汾州，其子瑒进攻榆次，未几为帐下所杀。怀恩遂渡河，北走灵武。张正见诗：“胡兵屯蓟北，汉将起山西。”

《吕氏春秋》：“行人烛兔胄横戈而进。”

张载诗：“盗贼如豺虎。”

信所过，谓经过方信。

《左传》：“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礼记》：有虞人、有大罗氏，掌田猎之事者。

赵曰：《汉官仪》：泰山东上七十里，至天门。潘岳诗：“崇芒郁嵯峨。”《楚辞注》：“嵯峨，高貌。”

孔融诗：“飘飏安所依。”《战国策注》：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今洛阳。《史记索隐》：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

鲍照诗：“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南宫吾故人，白马金盘陀。雄笔映千古，见贤心靡他。念子善师事，岁寒守旧柯。为我谢贾公，病肺卧江沱。（未结寄贾之意。惟贾能好贤，故唐宜善事。岁寒守柯，勉其始终勿变。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八句收。）

杜田《正谬》：汉建尚书百官府曰南宫，盖取象《天官书》南宫朱鸟，犹唐以中书省为紫微，尚书省为文昌之类。《后汉书》：郑弘为尚书令，前后所陈，补益王政者，著之南宫以为故事。考礼部之名，起于江左，而南宫自汉有之。盖南宫犹言南省，旧注专谓礼部，非也。鹤曰：《唐职林》云：旧说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谓之南宫舍人，故定功谓南宫犹南省。《史·项羽纪》：“若非吾故人乎？”

【梦弼注】贾逵为礼部侍郎，常乘白马，故于贾至亦云。金盘陀，马鞍也。注见三卷。

《诗》：“之死矢靡他。”

《史记》：韩信得广武君，师事之。又《南史》：孔休源人伦仪表，当师事之。

潘岳诗：“不见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见涧底柏，岁寒守一度。”

《史记》：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

卧江沱，公自谓。《诗》：“江有沱。”毛萇曰：“沱，江之别者。”

初 冬

【鹤注】此广德二年冬在幕府时作。

垂老戎衣窄，归休寒色深。渔舟上急水，猎火著高林。日有习池醉，愁来《梁父吟》。干戈未偃息，出处遂何心。（此暂归草堂而作也。首联双提。三四承次句，言归溪冬景。五六承首句，言在幕情事。末句出处二字，总绾。【黄注】白首老人，戎衣趋府，写出堪发人笑，亦见自惭之意。渔猎亦常事，拈急字、高字，便有意致。干戈未息，是年十月，武攻吐蕃盐川城。遂何心，出处两未遂也。）

蔡邕《房桢碑》：“享年垂老。”【黄注】幕官以戎服从事，当用兵之际也。又云朝士兼戎服，知在朝亦间用之。隋苏子卿诗：“锋剑但须利，戎衣不畏窄。”

【张溆注】归休，谓归溪休沐。

《村臆》：著，火炎起也，犹俗云火著。鲍照诗，“长雾高林。”

习池醉、《梁父吟》，注见十三卷。

陆机诗：“出处鲜为谐。”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永图三首

李固当是蜀人，其弟曾为司马，能写山水图。公至固家，固挂其图于壁，而请公题之也。黄鹤编在广德二年。

简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炉。寒天留远客，碧海挂新图。虽对连山好，贪看绝岛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壶。（首章，观李氏山水图。上四叙事，下四咏画。高人指李，远客自谓。挂碧海之新图，此倒装句。连山中有绝岛，即蓬壶也。《杜臆》：自己有愁，忽想到群仙之不愁，真得味外之味。）

《刘向传》：“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静乐道，不交接世俗。”

《庄子》：丽姬与晋公同匡床而食刍豢。匡床，安床也。张衡《同声歌》，“思为莞蒹席，在下蔽匡床。”

徐陵诗：“绀席下群仙。”

其二

方丈浑连水，天台总映云。人间长见画，老去恨空闻。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次章，概言山水人物。见山水恨不能亲至其地，见人物又叹不能离俗而去。上下两段，各用一景一情，谓之虚实相间格。赵次公曰：图必兼画舟鹤，故引范蠡、王乔为证。《杜臆》，随物与出尘，此仙凡之别也。）

《天台赋》：“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

陆机《董逃行》：“但为老去年遒。”

范蠡乘扁舟，泛五湖。

《天台赋》：“王乔控鹤以冲天。”

王洙曰：随万物，即庄子所谓与物转徙也。

其三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压床。野桥分子细，沙岸绕微茫。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浮查并坐得，仙老暂相将。（末章，详叙山水景物。高浪、崩崖，言山水绝险。桥在水上，岸在山下。珊瑚浸水而红，薜荔悬山而青，俱分配山水。《杜臆》：起势突兀雄伟。中四，皆就细微处形容画家妙品。未睹仙查而望其接引，与前二章结语相同，而出之变幻不拘。）

郭璞诗：“高浪驾蓬莱。”

子细，出《源思礼传》，见六卷。

《拾遗记》：尧时有巨查浮于西海，其上有光若星月，常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贯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谢惠连诗：“并坐相招邀。”

梁简文帝诗：“相将渡江口。”携注：“相将，相携也。”

至 后

【鹤注】此当是广德二年冬在严武幕中作。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在剑思洛，领起三四，下乃至后景情。青袍白马，剑南幕府也，金谷铜驼，洛阳遭乱矣。因梅花而念棣萼，总是触物伤怀。此诗青袍白马，与《洗兵行》所引《侯景传》不同。朱注以公诗“青袍也自公”、“归来散马蹄”为证，皆指幕府言。曰“有何意”，言志不得自展也。旧注以青袍白马比安史，则“有何意”三字，却说不去矣。）

《周礼》：冬至日在牵牛，影长一丈三尺。

庾信《哀江南赋》：“青袍如草，白马如练。”东汉《张湛传》：帝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又谏矣。

【邵注】金谷园、铜驼陌，皆洛阳胜地。石崇《金谷诗序》：“余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水经注》：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东南流，历金谷，谓之金谷水，经石崇故居。陆机《洛阳记》：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头，夹路相对。华延隼《洛阳记》：两铜驼在宫之南街，东西相向，高九尺，洛阳谓之铜驼陌。蔡琰《笳曲》：“故乡隔兮音尘绝。”

《诗》：“棠棣之华，萼不韡韡。”棣萼，以比兄弟也。

嵇康《琴赋》：“吟咏以适志。”

朱瀚曰：此诗疑贗作。复点至字，累坠。日初长，剩语。有何意，可发一笑。金谷铜驼，正是故乡，但可云风景非昔耳。不自觉，冗率。竟以棣萼为兄弟，亦是俚习。七八如村务火酒，薄劣异常。

寄贺兰鋈

前有诗赠别，此别后再寄也。当是广德二年冬未所作。

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相随万里日，总作白头翁。岁晚仍分袂，江边更转蓬。勿云俱异域，饮啄几回同。（上四，乱后相逢之感。下四，远方惜别之情。从欢娱说至震荡，公与鋈初交于盛时，而再逢于乱日也。万里白头，暂遇途中，分袂转蓬，又忽散去矣。《杜臆》：今且勿以俱在异域为悲，只此饮啄之缘，尚能几回同事乎。语极凄惨。）

张协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

张华诗：“天地相震荡，回薄不知穷。”

曹丕书：“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

谢惠连诗：“分袂澄湖阴。”

朱穆诗：“与子异域。”

何承天乐府：“饮啄虽勤苦。”

送王侍御往东川放生池祖席

【朱注】此诗见王原叔本。蔡氏编在多州诗内。今按：成都诗有王侍御郁及王侍御契，此或即其人欤。诗云衰疾江边卧，应指草堂言。放生池亦当在成都。邵注谓在蓬溪县龙多山，误矣。蔡曰：梓州为东川。唐肃宗诏：天下临池带郭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颜真卿为碑。行者有祖道之祭，祭毕饮于其侧，谓之祖席。

东川诗友会，此赠怯轻为。况复传宗匠，空然惜别离。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倘忆江边卧，归期愿早知。（上四送王侍御，五六池边春景，未乃预订归期。东川乃诗友会合之地，故欲赠诗而怯于轻为。况侍御能诗，共传宗匠，徒然作惜别常语，亦何为乎。当兹冬尽春来之际，惟愿早归，以尉衰疾，此今日送行之意也。）

诸本皆作传宗近，意不可解。张远指放生池，以佛家有南北宗也。此说牵强。邵注作传踪，谓音信相通，此亦无据。接近字犯重，恐是匠字，乃字形相似而讹耳。公《八哀诗》云：“宗匠集精选。”宗匠二字，本袁宏书。初欲改近为匠，尚无确据，偶阅《诗纪》载晋时仙识“匠不足虑忧远危”，冯惟讷云，“匠疑作近。”今按：彼是误近为匠，此则误匠为近，可以互证。

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

鹤曰，当是永泰元年春自幕府归浣花溪作。公诗题凡记日者皆涉节候，此指立春日也，故云腊味、春声。

野外堂依竹，篱边水向城。蚁浮仍腊味，鸥泛已春声。药许邻人斲，书从稚子擎。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首联溪前景趣，次联新正物候，三联归溪之事，末联简院之怀。【顾注】腊味，酒造于腊月也。春声，鸥泛春水而有声也。【鹤注】种药本以济世，故许人斲。藏书本以教儿，故任子擎。老趋幕府，不得遂其立朝素志，故云深负。）

庾信诗：“浮蚁对春开。”

王嗣爽曰：公有“分曹失异同”之句，似与诸公不合而归。此诗毫无芥蒂，足占所养。其言溪上之乐，如鸟脱笼中，自是衷语也。

敝庐遣兴奉寄严公

当是永泰元年春自幕府回草堂时作，故云幕府瞻暇日。

野水平桥路，春沙映竹村。风轻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此敝庐遣兴。《杜臆》：开首写景，有悠然自得之趣。下文“宜”字“好”字，正蒙此。）府中瞻暇日，江上忆词源。迹乔朝廷旧，情依节制尊。还思长者辙，恐避席为门。（此奉寄严公。暇日、词源，想及严公。朝旧、情依，自叙故交。未望重过草庐，仍致缱绻之意。宝应元年，严至浣花溪也。此章，上下各六句。）

《陈平传》：“家贫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

营 屋

【鹤注】当是永泰元年正月，归溪上时营屋而作也。自上元元年营草堂，始植竹，至是已六载矣。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阴通积水内，高入浮云端。（首叙屋前之竹，阴森高大。）

傅毅赋：“践朱夏之炎赫，摇轻箠而致凉。”

甚疑鬼物凭，不顾剪伐残。东偏若面势，户牖永可安。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萧萧见白日，汹汹开奔湍。（次言伐竹除翳，将以营屋。竹蔽日疑凭鬼物，施剪伐，则通户牖矣。见日、开湍，此面势所睹者。）

【鲜于注】若，顺也。

曹植诗：“岩析苦崩缺，湖水何汹汹。”

度堂匪华丽，养拙异考槃。草茅虽剃葺，衰疾方少宽。洗然顺所适，此足代加餐。寂无斤斧响，庶遂憩息欢。（此记营屋可以栖身也。堂在近郭，故异于考槃。洗然四句，申明宽病之故。剃，刈草也。葺，覆茅也。代，犹当也。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八句。）

《考工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诗》：“考槃在涧，硕人之宽。”考，成也。槃，乐也。

《潘岳传》：“吾子洗然，恬澹自逸。”

除草原注：去荨草也。荨音潜，山韭。

诗云藩篱、松竹，当是草堂诗。依朱氏编在永泰元年成都诗内。《益部方物赞》：燂麻，自剑以南，处处有之，或触其叶，如蜂螫人，以溺灌之即解。茎有刺，叶或青或紫，善治风肿。考杜诗，当作荨。李实曰：荨叶如燂麻，川人名曰荨麻，毛刺蠹人，亦曰蠹麻。蠹音谿，又音释，毒螫也。

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蚕，其多弥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忧。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此言毒草之害。【綆注】此草遍于道周，比恶人充满当路也。）

《诗》：“道阻且修。”

《左传》：臧文仲曰：“蜂蚕有毒，而况国乎。”

《诗》：“生于道周。”

张载诗：“萧瑟扫前林。”

《霍光传》：光驂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

霜露一沾凝，蕙叶亦难留。荷锄先童稚，日入仍讨求。转致水中央，岂无双钓舟。顽根易滋蔓，敢使依旧丘。（此欲亟除其根。赵曰：待霜至而后除，则蕙叶与荨草美恶无辨矣。故去之不可不早。先童稚，身率先也。

【綆注】此喻屏去小人，有不与同中国意。）

阴铿诗：“蕙叶敛欲瞑。”

陶潜诗：“荷锄稚子倦。”

《诗》：“宛在水中央。”

晏殊曰：《周礼》：荆人，掌杀草。有水火之化，以钓舟载而置之，此水化也。

《左传》：“无使滋蔓。”

自兹藩篱旷，更觉松竹幽。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雠。（末点寓言本意。师氏曰：小人既去，则君子道长，如恶草芟而松竹清也。【张綆注】柳子厚作《捕蛇者说》，至篇末方说出苛政猛于虎一句，袭用此格也。此章，前两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庾信诗：“松竹且悲吟。”

《左传》：“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

《后汉书》：疾恶如风朱伯厚。

申涵光曰：“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丰裁凛然，除奸当如鸷鸟击物，少迟则生变矣。调停之说，误身误国，所云“霜雪一沾凝，蕙草亦难留”也。“顽根易滋蔓，敢使依旧丘”，去恶务尽，三致意焉。少陵一生，目睹小人之害，故痛恨如此，未只一语点破，正意多则反浅。

春日江村五首

【鹤注】此当是永泰元年春归溪后作。公自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此已经六年矣。江村，即浣花溪，前有“长夏江村事事幽”之句。

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飘泊到如今。（首章，叙春日江村，有躬耕自给之意。《杜臆》：公《赠王侍御》诗，谈及农月田家，盖欲耕田以为生理，故见农务春流而起兴。万里眼，蜀江所见。百年心，春事又逢。赋茅屋，草堂托居。寻桃源，花溪览胜。漂泊到今，故愿为老农以资生计也。）

陶潜诗：“农务各自归。”

江奂诗：“春流岂难越。”岸岸深，可以溉田也。明人庄定山诗：“千家小聚村村暝，万里河流岸岸同。”句本于杜，但同字较深字觉少逊耳。

鲍照诗：“争先万里途，各事百年身。”

陶诗：“茅屋八九间。”

其二

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藩篱颇无限，恣意向江天。（次章，归蜀而依严武。上四承飘泊来，下截仍抱江村。故交复镇，便堪发兴，且未讲到幕府事。下两章，方层次叙出。《杜臆》：衣结履穿，茅堂自适。恣意江天，不异桃源矣。）

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时来时往。”注：“三蜀，谓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也。”

鲍照诗：“发兴谁与欢。”

王隐《晋书》：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洛阳，止宿白社中，拾得残碎缯，辄结为衣，号曰百结衣。

《庄子》：“原宪衣弊履穿。”《滑稽传》：齐人东郭先生，贫困饥寒，履有上无下，行雪中，着地处皆足迹。

谢庄诗：“雾罢江天分。”一本作买江天，句意未稳，黄生主向字。

其三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三章，言荐授郎官之事。上四，承江天，写村前近远之景。下四，承发兴，叙老年锡命之缘。）

《高唐赋》：“交加累积，重叠增益。”刘孝绰诗：“堂皇更隐映，松灌杂兼加。”

《世说》：“为是尘务经心。”

《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椽题曰北宫著作。

《汉·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师氏曰：《汉旧仪》云：银印，背龟纽，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顾注】唐时无赐印者，公时已赐绶，因其有随身鱼袋而言耳。

东方朔《答客难》：“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陈平传》：“吾

闻荐贤蒙上赏，非魏无知无以至此。”

甫本传：严武表为参谋，检较工部员外郎。

其 四

扶病垂朱绂，归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计，幕府愧群材。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四章，言辞还幕僚之故。上四承荐贤来，下四又应江村。郊扉顶归休，幕府顶扶病。燕外以下，言景物堪娱而人情相习，所谓归休晚计也。公不耐拘束而辞幕职，曰扶病，托词也。曰愧群材，谦词也。）

《前汉·韦贤传》：“黼衣朱绂。”洙曰：绂，古蔽膝也，象冕服，以韦为之。

汉武帝诏：“思得归休。”沈约诗：“客位紫苔生。”

颜延之诗：“侧同幽人居，郊扉昼常掩。”《杜臆》：存晚计，言将终老于此。

阮籍诗：“浴鸥开水叶，戏蝶避风丝。”

《新序》：“出讼邻家。”《记》：“水潦降，不献鱼鳖。”问而数来，不特馈物，又致殷勤也。

其 五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末章，借古人以自况，是江村感怀。三四分顶王贾，乃生前事。五六合承王贾，乃身后事。末句有窃比前人意。公避乱蜀中，作诗言志，甚有类于王粲；而老授郎官，未蒙见召，叹不得为贾生。至于卜宅花溪，留名后世，则自信古今同调矣。王贾各有旧宅，各负才名，故两句当合承。曰处士名者，谓才名高出于处士，非指二子为处士，结点春日仍与首章遥应。）

哀王粲，动王粲之哀也。首句倒装。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注：“豺虎，喻群盗也。”王粲避乱客荆州，思归，作《登楼赋》。

潘岳《夏侯湛诔》：“中年陨卒。”《前汉书》：贾谊，洛阳人，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后为长沙王太傅。岁余，帝思谊，征之，坐宣室，问鬼神之事，至夜半，文帝前席。

【钱笺】郡国志：长沙寺南有贾谊宅。殷芸《小说》：湘州南寺东有贾谊宅，井小而深，上敛下大，状似壶，即谊所穿。《沔阳记》：王粲宅在襄阳，井台尚存。古书有《汝南先贤传》、《楚国先贤传》。

【朱注】《西征赋》：贾谊洛阳之才子。《魏志》：蔡邕见王粲，谓坐客曰：“此王公孙有异才。”《史记》：孙叔敖，楚之处士也。

《汉·食货志》：异时算轺车。《司马相如传》：“异时尝通为郡县矣。”颜注：“异时，犹言往时。”

王粲诗：“含情欲待谁。”

赵汭曰：此五诗，首尾开阖，始终相承，皆有意义，所谓忧中有乐，而

乐中有忧者也。

王嗣爽曰：五首如一篇文字，前四首一气连环不断，至末章总发心事作结。

长吟

【朱注】此系逸诗，收在卞圖本者，亦见吴若、黄鹤本。按：杜旂云：此诗“已拨形骸累，真为烂漫深”，乃初辞幕府之作。楼钥谓“束缚酬知己”，形骸之累已极，到此始得烂漫长吟耳。今编在永泰元年之春。应玚诗：“永思长吟。”

江渚翻鸥戏，官桥带柳阴。花飞竞渡日，草见踏青心。已拨形骸累，真为烂漫深。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上四春郊佳景，下乃对景抬情。“翻”字“带”字，句中着眼。竞渡在江渚，踏青在柳阴，皆一水一岸对言。拨形骸，谓身世两忘。烂漫深，谓恣情游玩。【顾注】公诗云“晚节渐子诗律细”，非细不能稳也。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尚带少年意气。胡夏客曰：诗句已稳，犹自长吟，比他人草草成篇，辄高歌鸣得意者，相去悬绝。）

《抱朴子》：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谓之飞鳧，亦曰水马，一州士庶，悉观临之。”《荆楚岁时记》：屈原以五日死于汨罗，人以舟拯之，竞渡是其遗俗。”唐人以中和节为戏。

踏青心，有两说，一云足踏青草之心，一云人有踏青之心。前说为近。窦氏《壶中赘录》：“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踏青，又见《旧唐书·代宗纪》。隋炀帝《望江南》曲：“踏青斗草事青春。”

春 远

【鹤注】此是永泰元年春在浣花溪作。顾注】春远，犹言春深也。

肃肃花絮晚，菲菲红素轻。日长惟鸟雀，春远独柴荆。数有关中乱，何曾剑外清。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上四暮春之景，下四春日感怀。吴论：肃肃，落声。菲菲，落貌。【黄注】红素乃地下花絮。【顾注】惟鸟雀，见过客之稀。独柴扉，见村居之僻。关中数乱，谓吐蕃、党项入寇。剑外未清，谓吐蕃近在西山。故乡尚有军营，则欲归不得矣。）

花絮，指桃柳。

《唐书》：广德二年十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寇。十一月，吐蕃遁去。永泰元年二月，党项寇富平。【鹤注】富平，属京兆府。

【顾注】周亚夫营，在昆明池南，今桃市是也。时郭子仪屯兵泾原，为吐蕃请盟之故。

黄生曰：写有景之景，诗人类能之。写无景之景，惟杜独擅场。此诗上半，当想其虚中取意之妙。

绝句三首

单氏编在永泰元年成都诗内。鲍氏曰：谢克庄任伯云，此诗得于慎文肃家故书中，犹是吴越钱氏时人所传，格律高妙，其为少陵无疑。《诗说隽永》谓晁氏得吴越人写本壮诗，如“日出东篱水”六首，乃九章。其一云“漫道春来好”云云。今按：前六首当另为一处，不必并合。

闻道巴山里，春船正好行。都将百年兴，一望九江城。（首章，欲往荆楚而作。）

《杜臆》：九江在洞庭。详见九江落日注。

其 二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次章，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

地志：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

石笋街，在成都西门外。

其 三

漫道春来好，狂风太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末章，见春江风急，叹不得远行也。《杜臆》：三首一气转下。）

三韵三篇

【鹤注】此当是永泰元年作。时代宗信任元载、鱼朝恩，而士之变节者，争出其门。二人在广德、永泰间，其权特盛。详玩末章，其意显然矣。

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毛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此见士有不可夺之志，比而兼赋。申涵光曰：三韵三篇，甚古悍。）

毛焦，犹《诗》言“我马玄黄。”《正义》曰：“马病变色也。”雷雨大作，鲤鱼空中飞去，是其神也。

其 二

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起橈必椎牛，挂席集众功。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此见大才不可以小用，全属比体。）

《颜氏家训》：“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

赵曰：椎牛所以享众。古歌：“椎牛煮猪羊。”

谢灵运诗：“挂席拾海月。”

鲍照《舞鹤赋》：“箕风动天。”

其 三

烈士恶多门，小人自同调。名利苟可取，杀身傍权要。何当官曹清，尔辈堪一笑。（此为当时趋炎附势者发，语多讽刺。）

《左传》：“晋政多门。”

谢灵运诗：“异代可同调。”

《世说》云：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上下权要。

天边行

诗成后，拈首二字为题。【鹤注】此是永泰元年成都作。自天宝十四载至此，已恰十载。《唐·五行志》：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风拔木。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鹫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此诗为久客思乡而作也。陇右二句，天边忧乱。洪涛四句，欲归未得。皆申明临江哭泣之故。）

何逊诗：“天边看远树。”

赵曰：广德元年，吐蕃陷陇右，而河源不种矣。十二月陷松、维、保三州，则入于巴蜀矣。班固《两京赋》：“西荡河源。”鹤曰：胡骑，指吐蕃。羌兵，指党项羌、浑、奴刺之类。

王洙曰：洪涛滔天，言民罹昏垫。秃鹫鸿鹄，欲与偕飞而不能也。《书》：“浩浩滔天。”《史记》：项羽围汉王，大风拔木。

【鹤注】骨肉，指弟在东都。

莫相疑行

诗成后，拈末三字为题。黄氏编在永泰元年。旧说指严武，鹤斥其非，谓公与郭英又不合，去成都而作，英又帅蜀时，年方三十余也。单注云：此与后诗，必有为而作，今不知其所指。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此诗为少年轻薄而作也。上六，暮景而追往事。下六，途穷而慨世情。申涵光曰：起句，说得突兀悲枪。自怪句，从失意中忽作惊人语。“当面输心背面笑”，视天下朋友皆胶膝，人情风俗可想见矣。【卢注】输心文采，窃笑饥寒，此辈好恶无常，老翁漠然不与之争，彼亦何用相疑哉。末二句，盖开诚以示之也。）

李陵书：“男儿无所成名。”

王洙曰：开元十三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武德以来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宰相笔，乃迁政事堂于中书省。本传：甫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

陆机《叹逝赋》：“托末契于后生。”

《抱朴子》：“不面从而背憎。”

黄生曰：公以白头趋幕，不免为同列少年所侮，故一则云：“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一则云：“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合二作观之，显是幕中所赋，从未经人拈出。

胡夏客云：“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虽怀抱如斯，亦品地有失。凡诗，必说忧君忧国，太迂，但言愁饥愁寒，太卑。杜公不免有此二病。今按：公之忧君国根于至性，愁饥寒出于真情，若欲避此而泛言景物，反非本来面目。宣子之说，夫为少陵知音。

赤霄行

诗成后，拈中间赤霄为题。鹤曰：此与《莫相疑行》同是永泰元年作。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觝触。赤霄玄圃须往来，翠尾金花不辞辱。
江中淘河吓飞燕，衔泥却落羞华屋。皇孙犹曾莲勺困，卫庄见贬伤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此诗，亦慨叹世情之意。孔雀、飞燕，借鸟自喻。皇孙、鲍庄，引古自方。未见自负者大，故犯而不校。依两韵分两段。孔雀被触，一事四句。飞燕见吓，一事两句。皇孙、鲍庄，一事一句。文法错综入古。《杜臆》：名垂万年，宁纪细故，此申明不争好恶之意。申涵光曰：《赤霄行》胸中有一段说不出之苦，故篇中皆作借形语。)

《博物志》：孔雀尾多变色，或红或黄，如云霞无定，人采其尾，有金翠，始生三年尚小，五年而后成，初春乃生，四月后凋与花蕊俱荣衰。《岭南异物志》：交趾郡入网捕孔雀，采其金翠尾，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晋左九嫔《孔雀赋》：擢翠尾之修茎。金花，尾上之色。《易》：“寒泉之食。”《文子》：“兕牛之动以觝触。”《楚辞》：“载赤霄而凌太清。”玄圃，在昆仑山上。

《尔雅》：“鵠、鵠鷖。”注：“今之鵠鷖也。好群飞，入水食鱼，故名鵠鷖，俗呼为淘河。”《庄子》：“鴟得腐鼠，鸱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注：“吓，怒而拒物声。”赵曰：燕从江上来，淘河疑其衔鱼，故吓之。古诗：“生存华屋处。”

《汉·宣帝纪》：帝初为皇曾孙，喜游侠，常困于莲勺卤中。如淳曰：“为人所困辱也。莲勺县，有盐池，纵广十余里，乡人名为卤中。莲音攀。”【钱笺】《元和郡县志》：下邦县东二十三里，有莲勺故城。

《左传》：齐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秋别鲍牵而逐高无咎。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注：“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

《诸葛亮传》：陈寿所上《诸葛亮集》目录，凡二十四篇，《贵和》第十

《汉·文帝纪》：“捐细故。”注：“小事也。”阮籍《咏怀》：“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

闻高常侍亡

《唐书》：广德元年，适召还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鹤注】诗云“蜀使忽传亡”，当是永泰元年成都作。原注谓忠州所作，非。不应正月已卒，六月始闻也。

归朝不相见，蜀使忽传亡。虚历金华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此诗将生前死后，逐句配说。其归朝、历省，乃为常侍时事，若折槛、诗名，则概论生平才节也。上下界限，仍见分明。不相见，不得面别也。虚历二句，言生虽未展，死实不亡。唐史称适负气敢言，权贵侧目，当至德时，陈江东利害，继又抗疏陈西山三城戍，故云“致君丹槛折。”）

庾信诗：“蜀使何时回。”

王洙曰：《后汉·班固传》：王凤荐班伯，召见宴暱，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汉宫阙记》：金华殿，在未央宫白虎殿右，秘府图书皆在焉，故王思远《逊侍中表》云：奏事金华之上，进议玉台之下。

王隐《晋书》：苏韶仕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第九子节，夜梦见韶，言颜回、卜商，今现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八人，鬼之圣者项梁成，贤者吴季子。

丹槛，用朱云上书事。白云，用陶潜《停云》思友意。

曹植诗：“仲宣独步于汉南。”

去 蜀

题曰去蜀，是临去成都而作也。公自乾元二年季冬来蜀。至永泰元年，首尾凡七年，其实止六年耳。所谓五载客蜀者，上元元年、上元二年、宝应元年、广德二年、永泰元年也。二年居梓者，专指广德元年也。此诗作于永泰元年夏，将往戎渝之时。黄鹤编在广德二年阆州诗内，恐未然。今从蔡氏编次。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上四去蜀之故，下四去蜀有感。关塞阻，难返长安。潇湘游，将往荆楚也。万事，忆从前。残生，思后日。大臣，指郭子仪。【黄注】国家安危，自有大臣负荷，杞忧徒抱，何补于事，唯有拭泪长辞，扁舟下峡而已。此反言以自释之辞也。）

古诗：“潇湘逢故人。”

《书》：“尚馱询兹黄发。”

鲍照诗：“翻波扬白鸥。”

《昌氏春秋》：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注：乱者治之，危者安之。

喜 雨

【鹤注】史：永泰元年，自春不雨，四月己巳乃雨，诗云巢燕、林花，皆四月间事。鲍照有《喜雨》诗题。

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入空才漠漠，洒迥已纷纷。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上四初雨之景，下四雨后之景。漠漠，云密貌。纷纷，雨多貌。燕啄泥，故飞。花经雨，故润。入夜仍闻，喜其汪濊也。）

赵次公曰：南国，荆楚也。

《礼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

北齐刘逖《对雨》诗云：“重输宵犯毕，行雨旦浮空。细落疑含雾，斜飞觉带风。湿槐仍足绿，沾桃更上红。无由似玄豹，纵意上山中。”此摹写雨景入细，杜诗工力，正相敌也。

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

【鹤注】当是永泰元年，去成都经嘉州下忠渝时所作。《舆地纪胜》：青溪驿，在嘉州键为县。《高力士外传》：李辅国弄权，但经推按，不死则流，黔中道尤多。员外则张谓、张之绪、李宣。【朱注】辅国死于室应元年十月，之绪复官当在辅国败后。

漾舟千山内，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石根青枫林，猿鸟聚俦侣。月明游子静，畏虎不得语。（此宿溪情景。漾舟千山，自蜀赴嘉也。日入泊渚，宿于驿前矣。猿鸟有群，而游子独宿，此属兴体。《杜臆》：“月明游子静”，五字凄绝。）

谢灵运诗：“漾舟陶嘉月。”

《庄子》：“日入而息。”《楚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

王融诗：“猿鸟时断续。”陆厥诗：“鳧鹄啸俦侣。”

中夜怀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荡前后闻，佳期赴荆楚。（此怀张员外。时张在荆楚，公将往与相会，故云前后闻。黄生曰：此诗在杜集，已为轻秀之作，较诸唐贤，犹见气骨。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楚辞》：“志浩荡而伤怀。”又：“与佳期兮夕张。”

狂歌行赠四兄

此当是永泰夏去成都之嘉戎时作，观诗言嘉州可见。喜兄弟相见，故兴至而狂歌。胡夏客曰：公之诸弟，见于诗者不一。此所赠四兄，又其诸从也。

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首叙两人性情之异。等浮云，见其贤。好权势，见己愚。）

《庄子》：“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化。”

富贵等浮云，用《论语》。

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鞞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吾兄睡稳方舒膝，不袜不中踏晓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须臾腹中实。（此追叙长安往事。上四，承好权势。下四，承等浮云。）

《说文》：“鞞，车鞞也。一曰：驾于马口鞞。”

《魏志·臧洪传》：“年为吾兄，分为笃友。”

《老子》：“实其腹。”

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绕楼。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迭相酬。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带不挂身，头月旨足垢何曾洗。（此又记嘉州近事。诗酒唱酬，见其豪放。男女礼拜，喜其殷勤。脱巾蒙垢，摹其狂态。）

庾信诗：“三春冠盖聚，八节管弦游。”

《后汉·鲍永传》：“但幅巾诣河内。”注：“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通典》：汉末王公名士，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著幅巾。《易》：“或锡之鞶带。”《说文》：“鞶，大带也。”

《内则》：“足垢，燂汤请洗。”《南史》：阴子春身脂垢污，脚数年一洗，言每洗则失财败事。

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长任真。日斜枕肘寝已熟，啾啾唧唧为何人。（末以赠兄之意作结。率性任真，此可追比巢许处。枕肘熟睡，则付人事于罔闻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晋书》：王导能任真推分，澹如也。

《广韵》：“啾唧，小声也。”枚乘赋：“鎗鎗啾唧，萧条寂寥。”

《楚辞》：“鸣玉鸾之啾啾。”古《捉溺歌》：“窗中女子声唧唧。”

王嗣爽曰：此诗所谓不绳削而自合者。状四兄，真有王民皞皞，不识不知气象。奔走风尘者，对之汗颜，虽脂垢不洗，自然清净过人。

黄生曰：杜五古力追汉魏，可谓毫发无憾，波澜老成矣。至七古间有颓然自放，工拙互陈者，宋人自以其才力所及，专取此种为诗派，如《逼仄行》及此篇，入眼颇觉尘气，总为前人嚼烂耳。

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鹤注】《唐志》：戎州，本犍为郡，与嘉州皆犍为地。公以永泰元年五月去成都之嘉戎。诗云“轻红擘荔枝”，当是其年六月作。黄山谷在戎州有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可知荔枝熟于六月也。《元和郡县志》：戎州，古夔国。《全蜀总志》：东楼在叙州府治东北，唐建。

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突说惊奇，见喜出望外。中四，宴中景事，承发兴奇。末二，楼上有感，应惊身老。胜宴而自惊身老，惜非少壮也。忘老而发兴特奇，忽逢乐事也。两句辗转说来，意思沉著。坐从妓密，写出年少痴心。乐任主为，曲尽妖姬媚态。山谷云：拈酒擘枝，此主人使歌妓为乐也。笛声无解于愁思，盖衰年漂泊之感，终有不能忘情者矣。）

潘尼《琉璃碗赋》：“荣密坐之曲宴。”重碧，酒色。轻红，荔枝色。《社臆》引《艺海河酌》云：叙州官酝名重碧。戎州，即叙州。曹植《七启》：“苍梧缥清。”注：“缥，深碧色。”赵曰：二千石设筵，岂有酤酒者，当从欧公作拈为正。元微之《元日》诗：“羞看稚子无拈酒。”白乐天《岁假》诗：“岁酒先拈辞不得。”则拈酒乃唐人语也。萧子显诗：“浓黛轻红点在色。”

《寰宇记》：戎州夔道县有荔枝园。郡国志：夔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唐书》：戎州土贡荔枝煎。白居易《荔枝图序》：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蜀都赋》：“傍挺龙眼，侧生荔枝。”赵曰：荔枝虽有数种，而膜皆带粉红。黄山谷《在戎州》诗：“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皆用此诗语。

卢元昌曰：公诗中惯用为字作韵脚。如《赠毕曜》曰“颜状老翁为”，此为字下得苦。《孟冬》诗曰“方冬变所为”，此为字下得微。《遂王侍御》曰：“此赠怯轻为”，此为字下得逸。《偶题》曰“余波绮丽为”，此为字下得雅。《复至东屯》曰“一学楚人为”，此为字下得傲。《和少府书斋》曰“书斋闻尔为”，此为字下得蕴藉。此曰“乐任主人”，此为字下得跌宕。

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

鹤曰：永泰元年，公去成都，经嘉戎，至此作。《元和郡县志》：渝州，古之巴国也。开皇元年改为渝州，以渝水为名。峡，明月峡也，在巴县东八十里。《社臆》：渝州，即今重庆府。《寰宇记》：渝州其地东至鱼复。西连夔道，北接汉中，南极牂牁。

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上四，候严未到，五六，渝州之胜。七八，下峡以待也。本言泊船相待耳，却云“留眼共登临”，句法婉而多风。【顾注】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来历，如“尽室畏途边”，“尽室”出《左传》，“畏途”出《庄子》。此诗云雨散、长短吟，俱本古诗。）

王粲诗：“风流云散，一别如雨。”江总《别袁昌》诗：“不言云雨散，更似东西流。”

古诗有《长短吟》。

《唐书·南蛮传》：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居永昌姚州之间。《梁益记》：嵩州嵩山，其地接诸蛮部，有乌蛮白蛮。

《全蜀总志》：白帝城，在夔州府治东五里，下即西陵峡口，大江湍腾澎湃，楚蜀咽喉。

一柱观，在荆州。刘孝绰诗：“经过一柱观，出入三休台。”

拨 闷

黄鹤云：永泰元年在忠州作。【邵注】是年五月，离成都，下戎渝，六月至忠州。《杜臆》：题曰《拨闷》，因心有所闷，为此谑浪以自宽。《演义》谓欲饮酒拨闷，非也，别本作《赠严二别驾》者，误。

闻道云安麴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长年三老遥怜汝，捩舵开头捷有神。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上四欲往云安，五六顶乘舟下峡，七八承取醉销愁。【顾注】一盏即醺，故取醉非难，但欲销愁定须酌几巡也。【蔡注】峡中以篙师为长年，舵工为三老。【邵注】三老，捩舵者。长年，开头者。《杜臆》：汝指麴米春，言舟子亦怜酒而捷往也。）

《旧唐书》：云安县，属夔州，本汉巴郡胸臆县地。【邵注】云安，即今云阳县。《东坡志林》：退之诗：“百年未死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酒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子美亦云“闻道云安麴米春”，裴鏞《传奇》记裴航事亦有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也。白乐天诗：“青旗沽酒趁梨花。”自注：“杭俗梨花开时酒熟，号梨花春。”

《东方朔传》：“销愁者莫若酒。”

庾信诗：“五两开船头。”

【黄生注】赵氏以不准折一色见钱为青钱，此倒训矣。青铜质美，故一色行使，其鏊恶者用必准折，故价直以青钱为率也。《杜臆》：雇，谓舟费。直，谓酒资。

《史记·秦纪》：酒未及濡唇。

申涵光曰：云安麴米与《七月三日》并《乞胡孙》等篇皆戏笔耳，拘儒执为指摘之端，偏嗜者又附会而巧护之，皆非也。

黄生曰：全篇只说一事，略无景语衬缀，殊少开阖之致。

宴忠州使君侄宅

【鹤注】永泰元年至忠州，逢杜使君而作。【顾注】忠州，古巴地，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地志以巴蔓子及严颜皆忠烈，故名。

出守吾家侄，殊方此日欢。自须游阮舍，不是怕湖滩。乐助长歌逸，杯饶旅思宽。昔曾如意舞，牵率强为看。（上四过使君宅，下四欢宴之情。出守，为刺史。阮舍，比姪居。湖滩，近忠州。【顾注】长歌、旅思，皆公自言。宴时作乐，适助长歌逸兴。而酒杯饶足，故觉旅思稍宽。王戎，王导之侄，常以铁如意起舞，言使君昔为如意之舞，故今日仍牵引而相看也。）

颜延之诗，“一麾乃出守。”

《吴越春秋》：“分州殊方。”

《晋书》：阮咸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

《峡程记》：四百五十滩、有清水、重峰、湖滩、汉滩。《一统志》：湖滩，在夔州府万县西六十里，其水甚险，春夏水泛，江面如湖。

陆机诗：“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

庾信诗：“山简倒接罍，王戎如意舞。”周王褒诗：“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

《左传》：“牵率老夫。”谢瞻《答灵运》侍：“牵率酬嘉藻。”

禹 庙

【钱笺】《方輿胜览》：禹祠在忠州临江县，南过岷江二里。【鹤注】夔州，本巴东郡，而忠乃析巴东之临江置。又渝州有巴县。此诗当是永泰元年秋在渝忠间作。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首二秋至禹庙，三四庙中之景，五六庙外之景，末乃因禹庙而溯禹功。孙莘老曰：贡橘柚，放龙蛇，皆禹事，公见此而有感也。【黄注】壁间嘘云气，沙上走江声，二句倒装，能写出山水之险峻，故下接以疏凿三巴之语。禹乘四载以治水，向时早已知之，今亲至三巴，而见其疏凿遗迹也。疏主江言，凿主山言，控则引水而往。【黄注】秋风记时，三巴记地。胡夏客曰：只一水涯古庙耳，写得如许雄壮。）

陶弘景诗：“空山霜满高烟平。”

古诗：“秋风萧萧愁杀人。”

张协诗：“荒庭寂以闲。”

《招魂》：“仰观刻桷，画龙蛇些。”

《庄子》：“乘云气，御飞龙，”，陆倕诗：“网户图云气。”《宋书》：马岌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千寻。”

《子虚赋》：“钜石白沙。”

庾信诗：“早知觅不见。”《书传》：“四载，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輶，山乘橐。”庾信诗：“玉山乘四载。”

《江赋》：“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班固《两都赋》：“控引淮湖。”谯周《巴记》：“刘璋分巴，以永宁为巴东郡，垫江为巴郡、阆中为巴西郡，是为三巴。”

此赋忠州禹庙也，移动他处不得，只此四十字中，风景形胜，庙貌功德，无所不包。其局法谨严，而气象弘壮，读之意味无穷。宋延清《禹庙》诗用五排扬厉，而语带宽浮。秦少游《禹庙》诗用七律铺张，而词少精警。故曰：他诗虽大而小，杜诗虽小而大。

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

【鹤注】公永泰元年至忠州，寓居于寺，故作此诗。《杜臆》：忠州使君，乃公之侄，其薄情至此，诗题不著其名，而止题院壁，犹见忠厚之意。

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上四忠州之景，下四有感而叹。峡内、云根，言其僻隘。争米、闭门，则极荒凉矣。使君必失于周旋，故有客泪主恩之慨。邑近山，故愁虎。居独园，在寺院也。）

《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注：巴东永安县，有高山对峙，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谓之峡江。赵曰：三峡，以明月峡为首，巴峡、巫峡之类为中，东突峡为尽，忠州在渝州之上，所谓三峡内也。

黄希曰：《唐志》：忠州，本临州，州有五县，而户止六千七百，则井邑萧条可知。陆云诗：“井邑自相循。”张协诗：“云根临八极。”注：“五岳之云触石出者，云之根也。”

庾信诗：“山城早掩扉。”

鲍照诗：“既荷人主恩。”

《金刚经》有只树给孤独园。

黄生曰：旧嫌五六语意太露，今觉不然，从三四读下，则此州之荒凉已极，安能为客壮行色乎？故知二语乃苦词，非怨词也。

哭严仆射归棹

【鹤注】当在渝忠时作。《通典》：唐左右仆射，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仆射为宰相。开元元年改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复旧。《严武传》：永泰元年四月薨，年四十，赠尚书左仆射。

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送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上四叙归棹，下四哀仆射。武本华阴人，故返于旧京。老亲犹在，而部下人稀，此归路之可哀者。风送舟行，而军营长寂，此去后之可哀者。至想到平日交情。尤足伤心酸鼻，所以一哀而日暮也。）

陶潜诗：“平生去旧京。”

《国史补》：武卒，母哭且曰：“吾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

《汉书·李广传》：“行无部曲行阵。”

《褚少孙集》：“风雨以送之，流水以行之。”【钱笺】《西京杂记》：汉帝及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朱注】《霍光传》：赐壁珠玕玉衣梓宫。则人臣亦可称蛟龙匣也。任昉《求立太宰碑表》云：“珠襦玉匣，遽饰幽泉。”公哀李光弼诗亦云“零落蛟龙匣”，雨字断为匣字无疑。

《老子》：天长地久。骠骑营，朱注引霍去病为是。旧注引晋齐王攸迁骠骑将军，当时罢营，兵士数千恋攸恩德不忍去，以比军士思严如天长地久。按：上文有“部曲异生平”句，此说不合。

《曾子问》：尽一哀，反位。

黄生注：凡曰遗音、遗迹、遗风、遗爱，皆留遗之遗，遗后亦犹是也。

刘后村《诗话》：故人感知己之遇，季布奏事彭越头下，臧洪、卢谌皆不以主公成败而二其心。叔季所谓宾客，方翕翕热时则趋附恐后，及时异事改，则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之句，极其凄怆，至置武于《八哀诗》中，忠厚蔼然，异于“幕府少年今白发”之作矣。李义山过旧府有寄诸掾诗云：“莫凭无鬼论，终负扎孤心。”犹有门生故吏之情，可以矫薄俗。

旅夜书怀

【鹤注】当是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忠时作。

细草微风岸，危檣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上四旅夜，下四书怀。微风岸边，夜舟独系，两句串说。岸上星垂，舟前月涌，两句分承。五属自谦，六乃自解，末则对鸥而自伤飘泊也。【顾注】名实因文章而著，官不为老病而休，故用岂应二字，反言以见意，所云书怀也。一沙鸥，仍应上独字。）

王融诗：“翻阶没细草。”宋玉《舞赋》：“顺微风。”

阴铿诗：“度鸟息危檣。”王粲诗：“独夜不能寐。”

《易》：“天垂象。”当作星垂。吴均诗：“远送出平野。”

谢朓诗：“大江日夜流。”

《扬雄传赞》：雄好古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汉书》：韦贤以老病，乞骸骨罢归。

按：“天地一沙鸥”，“乾坤一草亭”，一字上加间字，句义自明。

黄生曰：太白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句法与此略同。然彼止说得江山，此则野阔星垂，江流月涌，自是四事也。又曰：此诗与客亭作，工力悉敌，但意同语异耳。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此不敢怨君，引分自安之语。“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此无所归咎，抚躬自怪之语。

史氏曰：诗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服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几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与“且”字，“岂”与“应”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作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

放 船

【鹤注】当是永泰元年自忠渝下云安时作。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滩。江市戎戎暗，山云淦淦寒。荒林无径入，独鸟怪人看。已泊城楼底，何曾夜色阑。（上四放船暮景，下四泊船暮景。帆以御风，幔以蔽日，曰收曰卷，日将晚矣。市暗、云寒，行舟所见。荒林、独鸟，停舟所见。无径入，林已昏也。怪人看，鸟将宿矣。自放而泊，夜色未阑，正见行舟之速。）

庾肩吾诗：“离舟卷幔城。”

《诗》：“何彼穠矣。”注：“穠，犹戎戎。”张衡《冢赋》：“乃树灵木，戎戎繁霜。”【黄注】戎戎，市中晚烟之盛也。

董斯张曰：《礼运》：“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淦。”注：“群队惊散貌。”淦淦者，状云物散而不定。孔氏曰：读淦为闪者，淦从水，闪从门中人，言水中之形状忽有忽无，如人在门，或见或不见也。

何逊诗：“独鸟赴行楂。”

阑，尽也。

胡应麟曰：诗用叠字最难。叠字中最警语，对属尤不易工。如“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下句稍逊。不若“山市戎戎暗，江云淦淦寒”，铢两既敌，而骈偶天成。昔人有以“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为的对者，彼特常格常语耳。

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

【鹤注】永泰元年八月，仆固怀恩及吐蕃、回统等人寇，故诗云“万国皆戎马。”【远注】郑十八，名贲，云安人。

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旧摘人频异，轻香酒暂随。地偏初衣挟，山拥更登危。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上四九日，自伤飘荡。下四云安，慨世乱离。人指诸公，曰频异，忆去年也。郑方携酒，曰暂随，念将来也。初衣挟，见地气之暖。更登危，见山城之高。）

张正见诗：“霜雁排空断，寒花映日鲜。”

沈佺期诗：“魏文颁菊蕊，汉武赐萸囊。”

陶潜诗：“心远地自偏。”《说文》：“袂，无絮衣。”《秋兴赋》：“藉莞弱，御袂衣。”

《风俗通》：“九日登高，以禳灾厄。”《记》：“孝子不登危。”《商书》：“酣歌于室。”

答郑十七郎一绝

【鹤注】郑十七、郑十八，兄弟也。

雨后过畦润，花残步履迟。把文惊小陆，好客见当时。（此访郑后，郑赠诗而公答之也。上二叙景，下二言情。）

小陆，陆云也，比郑十八。当时，郑庄也，比郑十七。

别常征君

【顾注】永泰元年，自秋徂冬，公在云安，故云“卧病一秋强。”强，多也。

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白发少新洗，寒衣宽总长。故人忧见及，此别及泪相望。各逐萍流转，来书细作行。（上四自叙病态，下四送别常君。扶而犹杖，病已惫也。发少矣，新加梳洗。衣宽矣，下垂而长。此备写老病之状。故人忧及己病，彼此伤心，而相对泪下，故曰：“泪相望。”张远谓忧病甚于惜别，故泪可相忘，稍曲。白发少，寒衣宽，此上三字下二字句法。）

谢灵运诗：“此别久无适。”【黄注】见及，恐大命之见及也。

长江二首

【鹤注】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云安在州西百三十里。永泰元年，公在云安。云安与万州为邻，使君一滩占两境。时崔旰叛蜀，故有“朝宗人共挹”、“万国奉君心”之句。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归心异波浪，何事即飞翻。（首章，睹长江而慨身世也。上四借水以感时事，下四触景而动归恩。众水会集而争赴一门，其迅急可知。自此东流赴海，水有朝宗之义。今盗贼据险为乱，尔不尊朝廷而将谁尊耶？石如马，险可畏。猿垂饮，物可憎。写景中亦含归意。江水飞翻，阻人归路，而归心终不可阻，亦何用飞翻为哉。【黄注】此八句整对格，亦虚实相问格。）

《旧书》：涪州涪陵郡，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镇置。万州南浦郡，武德二年析信州置。俱属山南东道。

《寰宇记》：瞿塘在夔州东一里，古西陵峡也。连崖千丈，崩流电激。

《方輿胜览》：瞿塘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焉。

《诗》：“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诗》：“挹彼注兹。”【黄注】共捐，犹言共饮其德。

以一门应众水，以谁尊应朝宗，皆用斜对法。《杜臆》云：朝宗者，人所共取，今盗贼不知此义，准是尊尔者，见逆理之必亡也。二句解作正对。以下章奉君例之，则谁尊当主君说。

李膺《益州记》：滟履堆，夏月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又曰犹豫，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犹豫也。《水经注》：江中有孤石为淫豫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亦有裁出矣。乐府，“淫豫大如马，瞿唐不可下。”《寰宇记》：滟瀾堆，周围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唐峡口。

《水经注》：瞿唐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取之放着北山中，初不闻声。吴均书：“企水之猿，百臂相接。”谢灵运《游名山志》：“观挂猿下饮，百丈相连。”

其二

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色借潇湘阔，声驱滟瀾沉。未辞添雾雨，接上过衣襟。（次章，申明上章之意。上四，言朝宗至海，见世当戴君。下四，言归心阻雨，叹已难出峡。江涨波阔，似预借潇湘之色。水奔声急，如欲驱滟瀾使沉。此状水势之壮悍。一说：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杜诗博议》：江流之大，不辞雾雨。雨接江流而上，过人衣襟之间，所谓波浪兼天者如此。）

东极，指东海。《史记》：“周览东极。”

《西都赋》：“众流之限。”《尚书大传》：“小水大水，东流归海。”

古史：执玉帛者万国。

《邹阳传》：“浮云出游，雾雨咸集。”

《列仙传》：王子晋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单复疑未句有讹字。今按：接上二字，恐当作接壤，言水浸岸上也。壤与上，盖声相近而

讹耳。

王嗣爽曰：诗以长江命题，乃写其朝宗之性，以警盗贼之背主者。两章同意，但有远近源流之别。前章言瞿唐以上之水，后章言瞿唐以下之水。

《通鉴》：永泰元年夏，严武卒，行军司马杜济等共请郭英义，为节度使，汉州刺史崔旰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会朝廷已除英义，英义杀崇俊。召旰还成都，旰不至，英义将兵攻之，大败而还。英义奔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杀英义，时邛、泸、剑三州牙将各举兵讨旰，蜀中大乱。

承闻故房相公灵柩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

闻上加承字，尊故相也。【鹤注】琯卒于广德元年，权隳阆州。二年春，公有诗别其墓。今云“孤魂久客间”，则此诗作于永泰元年，是时公在云安，故云“远闻”，又云“风尘终不解”，其年吐蕃、回纥寇边也。

远闻房太尉，归葬陆浑山。一德兴王后，孤魂久客间。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泪，仍沾楚水还。（首章，哀思故相，欲候哭于夔江也。一德而多故事，言生前相业。孤魂而竟崇班，言死后赠典。嘉陵泪，初哭于阆州。楚水还，再逢于夔州。【黄生注】孔明、安石，皆身历两朝者，比房相独切。公田园在东都，常有归志，今哭公于此地，空有泪逐棹还而已。还字，仍挽归葬。）

赵曰：旧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尉，盖琯适汉州刺史，召拜刑部尚书，道病卒，赠太尉，不应呼之为太守也。

宋之问诗：“归葬出三条。”《唐书》：琯，河南人，宰相房融之子，少好学，与东平吕向借隐陆浑山十年。郑曰：《十道志》：陆浑山在洛阳。诛曰：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者，言此地当夷，后为陆浑之戎所有，山因而得名。

【钱笺】房琯建分镇之议，定兴复之功，故以一德兴王许之。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叹曰：“我不得天下矣，非琯无能画此计者。”《书》：“咸有一德。”宋之问诗：“业重兴王际。”

孔融诗，“孤魂游穷暮。”《后汉书》：温序为隗嚣所杀，丧到洛阳，赐城旁地为冢，长子寿梦序曰：“久客恩乡里。”寿即上书，请骸骨归葬。

《蜀志》：陈寿与荀最等，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进。

《谢安传》：安薨时年六十六，帝三日临于朝堂，赐东园秘器朝服，赠太傅，溢曰文靖。及葬，加殊礼，依大司马桓温故事。《王献之传》：谢安薨，赠礼有异同之议，献之与徐逸共明安之忠勋，遂加殊礼。

鹤曰：嘉陵江，在果州。果与梓、间为邻。楚水，夔已下之江也。江淹赋：“楚水而吴江。”

其二

丹旌飞白日，初传发问州。风尘终不解，江汉忽同流。剑动亲身匣，书归故国楼。尽哀知有处，为客恐长休。（次章，伤心归棹，欲终哭于东都也。间州起殡，应前嘉陵江。故国归葬，应前陆浑山。三四，时危而忆老臣。五六，物在而悼人亡。公思尽哀葬所，又恐客死不还，盖痛房而兼自痛矣。）

丹旌，铭旌也。王褒《送葬》诗：“丹旌书空位。”《寡妇赋》：“飞旌翩以启路。”虞世基诗：“飞飞未得栖。”

阆州有汉水，即嘉陵江。房公之棹，自西汉而下夔江，故云江汉同流。

【吴注】亲身匣，旧引《左传》“不识属辟”，疏云：属，次大棺。辟，亲身棺也。匣即蛟龙玉匣。未确。按剑动匣中，直指剑匣，非谓棺也。谢惠连诗：“裁为亲身服，着以俱寝兴。”亲身二字亦可相证，何必引《左

传》疏文乎？【黄生注】剑动，言灵爽所凭。书归，言手泽所存。

《史记·孔子世家》：“各复尽哀。”《淮南子》：“丧者所以尽哀。”

刘克庄曰：子美与房馆善，其为哀挽，方之孔明、谢安。投赠哥舒翰诗，盛有称许，比之廉颇、魏绛。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或疑与素论相反。愚谓翰未败，非事前所知。琯虽败，犹不失为名相。及二人各败，又宜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何相反之有。

将晓二首

【鹤注】此当是永泰元年冬云安作。

石城除击柝，铁锁欲开关。鼓角愁荒塞，星河落曙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还。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此诗，晓发云安而作。上四将晓景事，下四将晓心绪。柝方静而鼓角又鸣，门将启而星河已没，此晓时闻见者。巴蜀不安，以致孤帆早发，所谓“干戈连解缆”也。）

《水经》：江水径临江县南，左径石城南。《巴汉志》：胸愨县山有大小石城，汉胸愨，唐云安也。《易》：“重门击柝。”

黄鹤曰：“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

【黄生注】帆色，即行色。

夔为楚地，本属蛮方。《唐书》：诸蛮羁縻州九十二，隶戎州都督府。

其二

军吏回官烛，舟人自楚歌，寒沙索薄雾，落月去清波。壮惜身名晚，衰惭应接多，归朝日簪饬，筋力定如何。（此章，叙景言情，亦四句分截。上四，乃发船时所闻见者。下截仍叹垂老意。壮字、衰字，微读，言追恩壮年，惜身名已晚，今当衰老，惭应接徒多。纵使归朝，正恐筋力难堪耳。前章写岸上之景，此章写舟前之景。前章叹留滞南方，此章欲还归北阙也。）

官烛，官府之烛。黄庭坚曰：巴抵为扬州刺史，与客坐暗中，不燃官烛。

《史记·项羽纪》：“闻军中四面皆楚歌。”

沈庆之诗：“朽老筋力尽，徒步归南国。”

怀锦水居止二首

【鹤注】当是永泰元年在云安作。陶潜诗：“居止次城邑。”

军旅西征僻，风尘战伐多。犹闻蜀父老，不忘舜讴歌。天险终难立，柴门岂重过，朝朝巫峡水，远逗锦江波。（首章，避乱而去锦水也。在四句分截。西征僻，王师未到。战伐多，共讨崔旰。舜讴歌，玄宗曾幸蜀也。兵礼如是，故天险难以立身，而草堂不复经过矣。惟看巫峡之水，遥连锦水而已，逗，引也。《杜臆》：天险，即所谓“西蜀地形天下险”，曰“终难立”，已知蜀乱难平矣。）

《唐书》：永泰元年冬十月，剑南节度使郭英义为兵马使崔旰所杀，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夔等，共起兵讨之。

《汉书》：相如著书，假蜀父老为辞。

舜讴歌，出《孟子》。

天险，剑门也。《易》：“天险不可升也。”

其二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次章，怀恩锦水胜境也。亦四句分段。首二居止所在，三四近景，五六远景，此即形胜也。回首句，应前“岂重过”，仍结到怀字。《杜臆》：万里桥六句，乃草堂记也。公之神情钟此，故百世而后，复为所有。）

宋玉《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

史万岁诗：“界天自岭胜金汤。”

《剑阁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葛常之《韵语阳秋》曰：公作草堂，经营上元之始，断手宝应之年，有此草堂者始终只得四载，而其间往梓、阆三年，公诗所谓“三年奔走空皮骨”也。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是秋，公寓夔州云安县，则居草堂仅阅岁而已。其起居寝处之兴，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可谓一世之羁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山川草木之幸也。

青 丝

朱氏编在永泰元年。鹤曰：此诗言仆固怀恩之乱也。【钱笺】广德二年二月，怀恩谋取太原，其子场进围榆次。十月，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永泰元年九月，又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俱入寇。是时怀恩承吐蕃入犯之后，阻兵犯顺，故曰“粗豪且逐风尘起”也。上初遣裴遵庆诣怀恩，讽令入朝，又下诏称其勋劳，许以但当诣阙，更勿有疑，而怀恩皆不从，故曰“不如面缚归金阙，万一皇恩下玉墀”也。

青丝白马谁家子，粗豪且逐风尘起。不闻汉主放妃嫔，近静潼关扫蜂蚁。殿前兵马破汝时，十月即为齏粉期。不如面缚归金阙，万一皇恩下玉墀。（此诗讽仆固怀恩也。首以侯景之乱，比其犯顺。放妃嫔，颂主德也。静潼关，扬国威也。下则料其败亡，而劝之归正。【朱注】永泰元年九月，怀恩死于鸣沙，齏粉之言验矣。）

《南史·侯景传》：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

《前汉书》：文帝十二年，出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又，文帝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又，成、哀、平帝皆出宫人腾妾。【朱注】《旧唐书》永泰元年二月，内出宫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阳宫，此与肃宗收京即放宫女三千，皆盛德事，故借汉主为言。不闻，谓岂不闻乎。《钱笺》据董道跋崇徽公主手痕碑，怀恩入回纥，没其家入后宫。大历四年，以其女为崇徽公主，嫁吐蕃。不闻放妃嫔，疑指此事。

《唐书》：吐蕃陷长安，泾州刺史高晖为乡导。吐蕃遁。帅三百骁骑东走。潼关守将李日越擒而杀之。蔡琰《胡茄》：“聚如蜂蚁。”

殿前兵马，谓神策军也。兵志云：广德元年，代宗幸陕，鱼朝恩举神策军迎扈，后以军归禁中，自将之。永泰元年，又以禅策军屯苑中，自是寢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数出征伐有功。

《庄子》：“使宋王而寤，子为齏粉矣。”

《史记》：“微子造军门，肉袒面缚。”注：“面缚者，缚手于背，面面向前也。”金阙玉墀，注见五卷。曹植《责躬诗》：“皇恩过隆。”

三绝句

【朱注】此诗梁权道编在广德二年，鲁豈编在上元二年，黄鹤编在大历三月。按首章渝、开杀刺史，事虽无考，而以后二章证之，此乃永泰元年事也。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三章，杂记蜀中之乱。首章，伤两州之被寇也，食人留妻子，就虎狼言，以见盗之尤剧。）《唐书》：开州盛山郡，属山甫西道，本万州郡，天宝元年更名。

钱谦益曰：渝州杀刺史，鲍钦止谓段子璋。子璋反梓州，袭绵陷剑，于渝无与也。开州杀刺史，鲍谓因徐知道之反。知道反成都，去开州又远甚。师古注：吴璘杀渝州刺史刘卞，杜鸿渐讨平之。翟封杀开州刺史萧崇之，杨子琳讨平之。黄鹤云：事在大历元年与三年，考杜鸿渐传，无讨平吴璘事。大历三年，杨子琳攻成都，为崔宁妾任氏所败，何从讨平开州。天宝乱后，蜀中山贼塞路，渝、开之事，史不及书，而杜诗载之。师古妄人，用杜诗而曲为之说，并吴璘等姓名，皆师古伪撰以欺人耳。注杜者之可恨如此。

其二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啗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次章，记难民之罹祸也：入蜀诸家，盖当时避羌浑而至蜀者。《杜臆》：残，余也。二女啗臂，恐不两全，故弃之而走。）

【朱注】《唐书》：兴道有骆谷路，南口曰傥谷，北口曰骆谷。《元和郡县志》：傥谷，一名骆谷。骆谷在兴道县北三十里。按：骆谷在长安西南，骆谷关在京兆府盩厔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开骆谷道以通梁州，在今关外九里，贞观四年移于今所。骆谷道，汉魏旧道也，南通蜀汉，《寰宇记》：自郾县界西南，经盩厔县，又西南入骆谷，出骆谷，入洋州兴势县界。

《史记》：吴起出卫国门，与母诀，啗臂而盟。《世说》：赵飞燕妹弟少贫微，及飞燕见召，与女弟啗臂而别。

刘孝威诗：“秦云犹变色。”

其三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末章，叹禁军之暴横也。汉水在巴西，禁兵盖曾至蜀而肆虐者。）

羌浑，党项羌、吐谷浑也。《唐书》：党项，古析支地，东距松州，北邻吐谷浑。吐谷浑，注见前。

朱鹤龄曰：代宗任用中人，依禁军以平乱，而不知其纵暴乃如此，诗故深刺之也。师古注：时天子命陆贽，以三千神策军，弹压蜀乱。遍考史鉴俱无此事。凡师氏所引《唐史拾遗》，皆出伪撰，严沧浪尝辩之。如公诗“自

平中官吕太一”，事载正史，师乃云《唐史拾遗》有吕宁为太一宫使，即此推之，他可知矣。又曰：唐本纪：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党项羌、浑、奴刺寇同州，及凤翔整屋。末章云“纵暴略与羌浑同”，则知其时为寇者，乃羌浑也。次章云“惟残一人出骆谷”，骆谷关在整屋西南，又知二十一家因避羌浑而入蜀也。虽宝应元年党项、奴刺尝寇梁洋间，然尔时禁军尚未盛，兵志谓在广德元年代宗幸陕以后。以诗中殿前兵马句观之，是作于宝应之后矣。

遣 愤

【鹤注】此当是永泰元年作。郭子仪与回纥再盟以破吐蕃，正在此年。

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蚕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此为回纥骄横，作诗以遣愤也。回纥方矜功邀赏，而总戎又不得其人，此皆时事之可愤者。今朝廷之上，宜思养毒貽患，急震威以制防之。毋令其再恃军功辱及廷臣也。）

【李注】《通鉴》：永泰元年十月，郭子仪使白元帅光精骑与回纥将药葛罗，追吐蕃于灵台西原，大破之，又破之于泾州东，于是回纥都禄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正，府藏空竭，所谓“论功未尽归”也。

王猛辞表：“总督戎机，出纳帝命。”【李注】吐蕃败去，京师解严。

时鱼朝恩统神策军，势寔盛。“谁复总戎机”，盖讽中人典兵，而任子仪之不专也。

《左传》：“君无谓邾小，蜂蚕有毒，况国乎？”《通俗文》：“长尾为蚕，短尾为蝎。”

《汉·贾山传》：“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左传》：齐侯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于慎行曰：初，雍王见回纥可汗于黄河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车鼻遂引药子昂、李进、韦少华、魏踞，各榜捶一百，少华、瑶一宿而死。汉臣鞭血，正记此事。【张注】公追忆回纥助讨朝义时，其肆毒如此。今助讨吐蕃，毋再湿汉臣衣可也。观一再字，可见旧注引《汉书》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于此无涉。

王嗣爽曰：子仪说花门同逐吐蕃，而论功犹未归去，则其觖望可知。子仪身系天下安危，而有事相之，无事弃置，所以外夷轻视中国，公甚惜之，故云“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回纥毒如蜂蚕，若元戎得人，可震以雷霆之威矣。

黄生曰：题云《遣愤》，愤人主蔽于近幸，不任元戎，而使花门得行其肆横也。总戎，指郭子仪。蜂蚕，指程元振辈。望代宗一震雷霆，以去谗佞耳。按：此说稍异，不如《杜臆》。

十二月一日三首

【鹤注】永泰元年秋，公至云安，是冬在云安作。明年春晚，迁居夔州。

今朝腊月春意动，云安县前江可怜。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濑船。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大。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几时朝日边。（此诗厌居云安而作。首记时，次记地。三四县前景，承次句。五六腊后事，承首句。末因春近而念朝正也。闻雁声，想家书。见濑船，思出峡。方在腊，故梅蕊未吐。春将至，故椒花欲颂。远天，指云安。媚，言其可爱。）

张正见诗：“终无一雁带书回。”

晋乐府：“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南史·朱超石传》：宋武北伐，超石前锋入河，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朱注】《演繁露》云：杜诗多用百丈，问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廉棱，若用索牵，遇石辄断，故劈竹为大辫，用麻绳连贯以为牵具，是名百丈。陆游《入蜀记》：上峡惟用炉及百丈，不用张帆。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吴都赋》：“直冲涛而上濑。”濑，急滩也。

江总诗：“玩竹春前笋，惊花雪后梅。”惊眼本此。

晋刘榛妻元日献《椒花颂》。杨慎谓当作楸花，未然。古乐府：“入门各自媚。”即此媚字。朱翰引“媚于天子”，太迂。

汉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诰。赵大纲谓公诗“翰林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即“明光起草人所羨”也。据《石砚》诗蔡注引《汉官仪》，尚书郎主作文章起草，乃自叙郎官事也。

晋明帝云：“只闻人自长安来，不闻人自日边来”故后人遂指长安为日边。

其二

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惟听掉相将。（次章，承云安。上四云安景事，下四云安情绪。烟碧、雾黄，冬暖之色。此溪女，嫌其俗陋。何郡郎，怪其冒险。中原未平，故有新亭风景之伤。肺病留蜀，故有茂陵消渴之慨。春花，应春动。听掉，思出峡也。）

何逊诗：“山烟涵树色。”

鲍照诗：“濛昧江上雾。”

《马岭谣》：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远注】云安人家有盐井，其俗以女当门户，皆贩盐自给。《唐书》：夔州奉节县，有永安井盐官，又，云安、大昌皆有盐官。

又云：峡中多曲，江有峭石，两舟相触，急不及避，故发船多打鼓，听前船鼓声既远，后船方发，恐相值触损也。《何氏语林》：王敦尝坐武昌约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

《王导传》：中州士人避乱江左，每至暇日，邀饮新亭，周顛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通鉴注》：新亭去江宁县十里，近临江诸。切，乃凄切之切。

茂陵著书，用司马相如事，注别见。【顾往】菱为南楚，故自称楚客。鲍照诗：“楚客心悠哉。”

《仪礼注》：相将，彼此相扶助。陶潜诗：“相将还旧居。”《杜臆》：发必同行。故曰相将，犹俗云船帮。

其 三

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鹏历翠微，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末章，承春意。上四拟春日之景，下四写春日之情。【朱注】诗作于十二月一日，而云燕鹂桃柳者，盖逆道其事，即所谓他日也。亲知稀见，欲开怀而不得。故山终违，欲强饮而不能。意有两层，故曰重嗟。朱瀚谓一嗟筋力，一嗟故山，非是。筋力，即上文老去耳。即看，即可见也。岂有，岂不有也。他日，指来春。故山，指长安。瀚曰：故山、山扉，首尾相应。）

陈后主诗：“云色入山扉。”

何逊诗：“黄鹂隐叶飞。”翠微，山腰春色。

【黄注】短短，字老而趣。如小小则嫩，矮矮则俗，灼灼则太文，皆替此二字不得。

王羲之《与谢万书》：“欲与亲知，时共欢宴。”《史记》：赵高曰：“群臣莫得见其面。”

薛道衡诗：“陶然寄一杯。”

李峤诗：“重嗟欢赏地，翻召别离忧。”陶弘景《授陆敬游文》：“筋力尽于登筑。”谢灵运诗：“故山日已远。”

杜诗凡数章承接，必有相连章法。首章结出还京，次章结出下峡，三章又恐终老峡中，皆其布置次第也。卢世澹曰：末章尤空奇变化，其虚实实虚、有无无有之间，妙极历乱。而怀人叹老，抱映盘纤，此老杜七律之神境。

又 雪

【鹤注】当是永泰元年冬作。题曰《又雪》，前面应有雪诗一章，疑脱漏矣。

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冬热鸳鸯病，峡深豺虎骄。愁边有江水，焉得北之朝。（此公厌居云安，而托冬雪以写意也。上四言景，下四感怀。雪不到地，气暖故也。沾崖之雪，向日旋消，人每不见，故脉脉而遥。《杜臆》：文禽偏病，猛兽偏骄，见地恶不可久居，安得乘此江水而北返长安乎？）

《风土记》：“南方无雪。”

江淹诗：“鸡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

陶潜诗：“闲雨纷微微。”

吴均诗：“脉脉留南浦。”

《杜臆》：峡深有虎负嵎之势。

陶渊明《咏雪》诗：“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摹写最工。上四仿佛似之，皆状物佳句。

雨

【鹤注】《旧史》：大历元年正月丁巳朔。则初八日为甲子。史又云：是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与唐谚合。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时。轻箠烦相向，纤絺恐自疑。烟添才有色，风引更如丝。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诗为甲子逢雨而作。首联记异。三四承立春时，怪其乍暖。五六承雨冥冥，形其细微。巫山暮，雨后昏翳也。宋玉悲，客况凄凉也。）

《楚辞》：“雷填填兮雨冥冥。”《朝野金载》：“春雨甲子，赤地千里。”

《秋兴赋》：“于时乃屏轻箠，释纤絺。”注：箠，扇也。纤絺，细葛。”洙曰：扇可相向，则葛疑其可著矣。

张协诗：“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

《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暮为行雨。”

王嗣爽曰：先雨而度立春，是冬甲子雨也。谚云：“冬雨甲子，飞雪千里。”南方地暖，故不雪而雨。旧引“春雨甲子”，误。又谚云：“雨前如毛不肯雨，雨后如毛不肯晴。”冬雨度春，而风引如丝，乃雨之可厌者。白日晦冥，如巫山已暮，疑神女之行雨也。宋玉《悲秋赋》云：“寥栗兮若在远行。”又云：“坎榘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故“兼催宋玉悲。”注谓雨过如秋，与轻箠、纤絺戾戾。

南 楚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春在云安作。【顾注】云安在楚之西南，故曰南楚。宋玉《笛赋》：“绝郑之遗，离甫楚兮。”《方言》：南楚之人。

南楚青春异，暄寒早早分。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正月蜂相见，非时鸟共闻。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上六写春暄之景，下二叙客楚之情。《杜臆》：他处初春，必有余寒，惟南楚交春即暄，故云“早早分。”春暄佳胜如此，而不及与人游赏，正恐杖藜缓行，有妨少年跃马者耳，非是故意离群也。）

黄注：五六见物皆乐群，与七八反照。《记》：子夏离群而索居。“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此与“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同一闲旷心境，但此处似出之太易耳。

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

严明府，云安县令也。时公居严之水阁，故作诗以赠之。【鹤注】当是大历元年春在云安作。

东城抱春岑，江阁邻石面。崔嵬晨云白，朝旭射芳甸。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晚交严明府，矧此数相见。（首二，水阁形势。崔嵬四句，朝霁之景。钩帘四句，朝霁之事。末点简严之意。城抱山，阁后也。石为邻，阁傍也。晨云朝旭，在阁外。臣花展书，在阁中。鹭起莺啭，在阁外。呼酒课儿，在阁中。句句切水阁，却句句贴朝霁，此皆现前景事，不烦雕琢者。《杜臆》：水阁即前江楼，情异而其景遂别。）

芳甸，春野芳菲也。谢朓诗：“杂英满芳甸。”

沈约诗：“雨槛云栏。”

《风俗通》：祝恬道得温病，应融躬自御之，手为丸药。沈约诗：“流莺复满枝。”

申涵光曰：“呼婢取酒壶”，不似诗语。

子诵《文选》，断不能接，公为口续之。

黄生曰：此诗全首风致，盖即景写心之作也。

张綖曰：杜诗无所不具，后人各仿其姿之所近而祖之，皆足以名家。雨槛、风床一联，秦淮海以婉丽得之，而有“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之句。钩帘、丸药一联，王荆公以工刻得之，而有“青山扞虱坐，黄鸟挟书眠”之句。又淮海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亦仿杜句而微涉于纤矣。

叶石林《诗话》：蔡天启云：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以为用意高妙，五字楷模。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扞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语。求之集中，不见其全篇，或但得此联，未尝成章耶。

杜 鹃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春在云安作。故云“云安有杜鹃。”洙曰：《华阳风俗录》：杜鹃，其大如鹞而羽鸟，声哀而吻有血，人云春至则鸣，闻其初声者，有离别之苦，惟田家候其鸣则兴农事。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首记蜀中杜鹃之有无，西川、云安，起下二段。《杜臆》：起用四杜鹃，或有或无，皆就身之所历，而自纪所闻。鹃鸣有时，西川云安，当真鸣，则闻之而谓之有。东川、涪万，当其不鸣，则不闻而谓之无。故初拜于锦城，而云安则身病不能拜。通篇起结照应如此。乃拘泥者见其叠用杜鹃，以为题下注。注应止分有无二项，不应有无参错。若以比刺史忠逆，则云安非州，无刺史也，且严武亦卒矣。故谊伯、东城之说皆非也。老社变体最多，如《三绝句》叠用两刺史，唐人有此体乎？）

黄希曰：《白头吟》：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侍起法，或本此。吴曾《漫录》：乐府《江南词》：“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古韵西与北叶，北音悲。赵曰：连用四杜鹃，正《诗》“有酒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势。岂是题下注耶？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此承“西川有杜鹃”，自述往时致敬之意。）

陶潜诗：“结庐在人境。”

何胥诗：“古木上参天。”

鲍照《行路难》：“中有一鸟名杜鹃，云是古时蜀帝魂。”

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饒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此言鸟尊杜鹃，乃承上起下之词。奉若至尊物性所稟，犹羔雁知礼，从古皆然也。行飞识序，雁有兄弟之礼。跪乳知恩，羊有母子之礼。）

世说杜鹃养子于百鸟巢，百鸟共养其子而不敢犯。

《春秋繁露》：“雁有行列，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以为蛰。”羊祜《雁赋》：“鸣则相和，行则接武，前不绝贯，后不越序。”

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进泉。（此承“云安有杜鹃”。又叙病中哀怜之意。君臣之礼，世传已久，即禽鸟之微，犹知尊事。今病不能拜，惟有泣下悲伤而已，与前段“我见常再拜”相应。申涵光曰：开首四语，起得奇朴。其云拜杜鹃，奇；不能拜而位，更奇。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八句。）

《淮南子》：“设仪立度，可为法则。”

刘琨诗：“据鞍长叹息，泪下如进泉。”

赵次公曰：此诗讥世之不修臣节者，曾禽鸟之不若耳，大意与《杜鹃行》

相表里。又曰：世有《杜鹃辩》，乃仙井李新元应之作，鬻书者编入《东坡外集》诗话中。其说云：盖讥当时刺史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擅军旅、绝贡赋以自固，如杜克逊在梓州，是东川无杜鹃耳。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尊君者为有，怀贰者为无，不在乎杜鹃真有无也。其说穿凿。

钱谦益曰：杜克逊事，新旧两书俱无之。严武镇蜀之后，节制东川者，李旻、张献诚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见杜集者，有李梓州、杨梓州，未闻有杜也。既曰讥当时之刺史，不应以严武并列也。逆节之臣，前有段子璋，后有崔旰、杨子琳，不当舍之而刺涪、万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杜克逊既不见史传，则亦后人伪撰耳。其文义舛错鄙倍，必非东坡之言。

子 规

此亦云安春作，乃水阁所闻子规也。《杜臆》：一说子规非杜鹃。乃叫不如归去者。

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此听子规而动客愁也。峡中有县，县前有江，江上有楼，楼边拥以山木，而子规终日啼号。当此春风之际，严如夜色凄凉，客愁何堪听此，况故作低声以近人乎。八句一气滚下。夜色即就日间言，此《社臆》之说也。眇眇，指子规。萧萧，指山木。申涵光曰：“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爽豁如弹丸脱手，此太白隽语也。）

梦粥曰：翼瓦谓檐宇飞扬，如鸟之张翼。

厦信诗：“清梵两边来。”

鲍照诗：“眇眇负霜鹤。”

夏侯湛《秋夕赋》：“木萧萧以被风。”

《西湖志》载：宋孝宗时有蜀士新选县令，帝问以蜀中风景，令对云：“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帝大称赏。次日，宰相召问所对之语何从得来，答云：“梦中所记。”宰相云：“子当过去。倘再召，恐无以复应。”数日后，帝果宣召，而令已出国矣。《嘉莲燕语》载：元时李果字明之，其祖贫时夜读书，有一女子从室西地中出，与果祖坐谈，甚美，少顷渐以身亲，果祖屹然不动。将告去，果祖问曰：“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笔书于几上曰：“许身愧比双南。”遂复入地中。已而阅子美诗，始悟其为金也，掘之得金一笥。果从张元素学医术，世称东垣先生。姚江黄梨洲先生文集记其高伯祖少雷，当天顺间，其兄久游不归，十余年乏消息，遍寻南方不得。一日禱于南岳庙中，祈神托梦，岳帝云：“沉绵盗贼际，狼狽江汉行。”醒而不解其意。翼日，遇一士人，告以梦语，解云：“此杜少陵《和元道州》诗也，汝兄应在道州之地。”访至州中，果逢于街衢。以此三事观之，知杜诗流行天地间，非特骚人墨客诵法少陵，即鬼神灵爽亦识杜句矣。

客 居

《唐书》：大历元年二月，以杜鸿渐为东西川副元帅。诗云“已闻动行轩”，盖三月初作。《杜臆》谓此诗作于云安，是也。又谓前江后山，即前所云江楼水阁，印合自确。黄鹤编在夔州，与客堂为一处，误矣。

客居所居堂，前江后山根，下堑万寻岸，苍涛郁飞翻。葱青众木梢，邪竖杂石痕。子规昼夜啼，壮士敛精魂。峡开四千里，水合数百源，人虎相半居，相伤终两存。（此记客居情景。岸下翻涛，承前江。木梢、石痕，承后山。四句，江山近景。峡开千里、水合百源二句，江山远景。子规夜啼，已动归思，况人虎杂居。更难久处矣。《杜臆》：涛翻色白，今云苍涛，以岸高掩映故也。所处地高、故见木梢杂石之痕，或斜或竖。）

客居，旅舍也。下居字，指居处。《后汉·杨震传》：“常客居于湖。”沈约诗：“林薄沓葱青。”

又：“倾壁复邪竖。”

《恨赋》：“拱木敛魂。”阮籍《咏怀》诗：“精魂自漂沦。”

【钱笺】《荆州记》云：巫峡首尾一百六十里，旧云自三峡取蜀，数千里恒是一山，此好大之言也。惟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梁简文《蜀道难》诗：峡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公所谓“峡开四千里”，盖统论江山之大势，非专指峡山也。

宋肇《三峡堂记》：峡江，绵跨西南诸夷，合泮荆、越、夜郎、乌蛮之水，萦纡曲折，掀腾汹涌，咸归纳于峡口，实众水之会也。

申涵光曰：人虎两存，此大道理，他人数语说不出。

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闻动行轩。舟子候利涉，亦凭节制尊。（此记蜀中时事。大将，谓郭英义。元戎，谓杜鸿渐。麻盐不通，商旅避兵也。节制可凭，望其平蜀也。）

【钱笺】永泰元年闰十月，郭英义为崔岷所杀，蜀中大乱。大历元年二月，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梦弼曰：蜀出麻，吴出盐。《广绝交论》：“莫不望影星奔。”

《诗》：“招招舟子。”《易》：“利涉大川。”

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徐步视小园。短畦带碧草，怅望思王孙。凤随其凰去，篱雀暮喧繁。览物想故国，十年别荒村。日暮归几翼，北林空自昏。（此感客居而思故乡。云安在荆蜀之间，故曰路中央。赵曰：见碧草则思王孙，见雀喧则思凤举，皆因小园感兴。短畦四句，从小园追想故国也。禄山陷京，屠戮宗室，故曰“怅望思王孙。”杨妃歿后，上皇亦亡。故曰“凤随其凰去。”下云“览物想故国”，伤乱后不能北归也。又按《楚词注》：屈原，楚同姓，故称王孙。司马相如有归风求凰之咏。此诗怅望王孙，应指屈原。凤随凰去，应指相如。此说不如前。旧注则云：王孙指严武。凤去雀喧，比君子亡而小人竞。此说大泛。）

《诗》：“宛在水中央。”

《世说》：陶渊明有脚疾。

刘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江淹《别赋》：

“春草碧色。”

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
臣子忧四藩。筐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未叹时事而伤身老。言安得覆
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杂乎。朝廷苟用稷契，外寇何难扫除。今年老无成，
而犹忧及边境，唯有赋诗寄慨而已。《杜臆》：公尝自比稷契，此亦自负语。
此章，八句两段，十二句两段。）

赵歧《孟子注》：“秦灭经籍，坑戮儒生。”

宋乐歌：“訐谟定命，辰告四藩。”

曹植诗：“援笔从此辞。”

石砚原注：平侍御者。

黄鹤依梁氏编在云安诗内，以诗有奉使三峡句也。

平公今诗伯，秀发吾所羨。奉使三峡中，长啸得石砚。（首叙得砚之由。）

《蜀都赋》：王褒矐晔而秀发。”

《蜀志》：诸葛孔明客荆州，抱膝长啸。

巨璞禹凿余，异状君独见。其滑乃波涛，其光或雷电。联坳各尽墨，多水递隐见。挥洒容数人，十手可对面。（此记石砚之美。其滑泽光洁，能发墨而濡毫。【朱注】联坳，砚穴相并。多水，砚润出水也。）

何逊诗：“对面何由即。”

比公头上冠，贞质未为贱。当公赋佳句，况得终清宴。公含起草姿，不远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随顾眄。（从砚结到平公。以冠比砚，语近率。赋诗染翰，是一事。宴闲临书，又一事。明光起草，切侍御。《杜臆》：起草之时，汝能随入顾眄，而尽所欲言。汝，指砚言。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

《前汉·诸葛丰传》：“愿赐清宴。”谓清闲之时。

【朱注】《三秦记》：未央宫渐台西，有桂宫，内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金卮玉阶，昼夜光明。按《黄图》：汉有两明光宫、一在长乐宫，后成都侯王商惜以避暑之所。一在甘泉宫，武帝以燕赵美人充之。若明光殿，自在桂宫，三者原不相于。杜诗“不远明光殿”、东坡“先入明光宫”，注家都混为一，程大昌、玉楸皆有辩。梦弼曰：起草，知制诰也。《汉官仪》：尚书郎，主作文章起草。

丹青地，谓丹墀青琐之间。

赠郑十八贲

黄鹤编在大历元年云安诗内。赵曰：郑盖云安县令，故有“异味烦县尹”之句。

温温士君子，令我怀抱尽。灵芝冠众芳，安得阙亲近。（总领全意。温温句属赋，灵芝句属比，下二蒙上。）

《诗》：“温温恭人。”《后汉·李通传》：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

遭乱意不归，窜身迹非隐。细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谨。高怀见物理，识者安肯哂。卑飞欲何待，捷径应未忍。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此叙郑才德，申明“温温士君子。”遭乱窜身，直指郑言。郑盖避乱之蜀，曾为小吏者。尚姑息，人见怜也。色愈谨，能守正也。高怀可服有识位，卑不由捷径，此其德器过人处。诗篇可法，则才华又复出众矣。旧说以遭乱二句，属公自叙。公身虽在蜀，而心实思归，观前后诸诗可见，岂可云“遭乱意不归”乎？）

赵曰：山涛吏非吏，隐非隐。

《檀弓》：“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荀济诗：“高怀不可忘。”

《孙武子》：“鸷鸟将击，卑飞敛翼。”

张衡《应问》：“捷径邪至，吾不忍以投步。”

《尚书序》：“典谟训诰之文凡百篇。”

孙绰《丞相碑》：“道德之标准。”

羈离交屈宋，牢落值颜闾。水陆迷畏途，药饵驻修軫。古人日已远，青史字不泯。步趾咏唐虞，追随饭葵堇。数杯资好事，异味烦县尹。（此记郑交情，申明“安得阙亲近。”屈宋，承诗文二句。颜闾，承高怀二句。公当羈离牢落，以得遇郑责为幸也。身历畏途，故饮药停车，因而披史共讨，相随同食，或酌杯酒，或尝异味，皆往来情谊之密也。）

《后汉·李固传》：“通游夏之艺、颜闾之仁。”

《左思赋》：“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

驻修軫，谓暂辍行踪，正对上迷途说，朱氏解作药饵驻年者非。江道赋：“驻修轮于平原。”

赵曰：青史者，杀青竹简之史也。

《左传》：“今君亲步玉趾。”刘桢诗：“步趾慰吾身。”

《图经本草》：“葵，处处有之，苗叶作菜茹甚甘。”《尔雅》：“啮、苦堇。”注：“今堇葵也。叶似柳，子如米，沟食之滑。”《唐本草》：“堇菜，野生，花紫色。”鲍照诗：“蓼虫避葵堇。”

《扬雄传赞》：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

《后汉书》：太原闾仲叔，征博士不到，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安邑令闻之，敕吏常给。仲叔曰：“岂可以口腹累安邑令。”遂去。

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抱病排金门，衰容岂为敏。（未用自叙作结。欲抱病赴朝，而衰年不敏，所谓力与愿违也。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十句。）

【吴注】杜佑《通典》：诸给事，日上朝谒。

《尸子》：楚人有鬻矛与盾者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

黄希曰：排字，本《樊哙传》所谓排闥。《解嘲》：“历金门，上玉堂。”

鲍照诗：“衰容不还稚。”《左传》：“鲁人以为敏。”

别蔡十四著作

【鹤注】至德二载，公在凤翔，至大历元年为十春。诗云“主人薨城府，扶椽归咸秦”，主人谓郭英义。蔡至成都，值郭已死，遂扶椽以归。公与蔡相逢于巴道，当在云安也。著作郎，官名。

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安知蔡夫子，高义迈等伦。献书谒皇帝，志已清风尘。流涕洒丹极，万乘为酸辛。天地则疮痍，朝廷多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惟新。（叙蔡平时忠义。献书流涕，同于贾生恸哭。异才间出，见其高义绝伦。）

《楚辞》：“正臣端其操行兮。”

使蜀见知己，别颜始一伸。主人蓬城府¹，扶椽归咸秦。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忆念凤翔都，聚散俄十春。（此记云安重遇之由。公初遇蔡于凤翔，及其使蜀，再晤于成都，今扶椽而归，又逢于夔江，总前后计之，则十春矣。）

【朱注】《旧史》：英义奔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斩其首送崔旰，英义必殒于成都，此云“薨城府”，隐之也。

我衰不足道，但愿子意陈。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此望其入告以恤民。【朱注】蔡以使事之成都，值有崔旰之乱，公欲其以兵食匮乏归奏天子，计安蜀人，故有“但愿子意陈”及“玄甲聚不散”之语。）

《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北魏节闵帝诗：“君臣体鱼水，书轨一华戎。”

《庄子》：“帝力于我何有哉！”

《吴越春秋》：“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

积水驾三峡，浮龙倚长津。扬舲洪涛间，仗子济物身。鞍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贫。穷谷无粟帛，使者来相因。若冯南辕吏，书札到天垠。（未叙送别之意。上六记途次，下六望寄书。蔡之出峡还京，先从水行，其陆路则由王城而入关也。玄甲，会讨崔旰之兵。使者，京师索饷之官。后诗“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可证。夔在长安之南，故北来者为南辕。杨德周曰：玄甲四句，触目伤心，感怅泫然。此诗首尾各十二句，中二段各八句。）

宋武帝诗：“积水溺云根。”

《晋书》：王浚造战船，时谣曰：“不畏岸上虎，只畏水中龙。”郭璞诗：“高浪驾蓬莱，浮龙倚长津。”【吴注】龙即舟也。晋谣语及郭璞诗，皆指舟为龙。

《楚辞注》：“舲，船有窗牖者。”隋牛弘诗：“扬舲泛急流。”

【远注】仗子句，即“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揖”意。

王城，在河南。

《汉书·霍去病传》：发属国玄甲军。洙曰：班固《燕山铭》：“玄甲曜日。”注：“玄甲，铁甲也。”《唐书》：崔旰反，柏茂林等举兵讨之。

大历元年三月，出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与盱战于梓州，大败。

《汉书》：陈陈相因。

《左传》：“令尹南辕返旆。”

古诗：“遗我一书札。”穷谷、天垠，俱指夔州。《尔雅》：“九天之际曰九垓。”

寄常征君

首句言春，末句言云安，知是大历元年春云安作。其云入夏，又云热新，乃当春而预道夏时也。远注：汉魏以来，起隐士谓之征君。《后汉·韩康传》：亭长以韩征君当至，方修道桥。鹤曰：征君去秋曾访公云安，今在开州，寄以此诗。

白水青山空复春，征君晚节傍风尘。楚妃堂上色殊众，海鹤阶前鸣向人。万事纠纷犹绝粒，一官羁绊实藏身。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此诗，伤征君之晚出。上四惜词，五六解词，七八慰词。山水空度春光，以其晚节犹逐风尘也。楚妃，比朝贵之得宠。海鹤，比处士之依人。今事丛犹然乏食，知官卑但以藏身耳。【黄注】藏身，犹云史隐。七句，见地见时。）

《世说》：愿景怡不就征，晚节服食，不与世通。

【泽州陈冢宰注】楚妃，犹言宋子、齐姜、燕姬、越女，喻仕途中名位相轧，炫才嫉妒者，旧引樊姬以比征君之德，非也。陆机诗：“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马元熙侍：“掩抑歌张女，凄清奏楚妃。”应场《鹦鹉赋》：“表众艳之殊色。”

《西京杂记》：海鹤江鸥。湛方生《吊鹤文》：“忽闻阶前有孤鹤鸣。”

《庄子》：“通其一，万事毕。”《贾谊传》：“交错相纷。”《司马相如传》：“交错纠纷。”《后汉书》：范丹为莱芜长，遁居梁沛之间，所止单陋，有时绝粒，穷居自若。

《庄子》：“知效一官。”《晋载记》：“马能千里，不免羁绊。”

《宋书》：刘瑀曰：“骇骤罹于羁绊。”【远注】藏身，即东方朔避世金马门意。《庄子》：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

《九域志》：开州，东至夔州云安县龙目驿，二百九十里。

卢世浓曰：此诗字字沉痛，说者类云讽刺，因错会“晚节傍风尘”一语，遂致通篇皆错。夫傍风尘，犹奔走道路耳，入少壮蹇蹶，犹冀前途，至老年道路，则无复之矣，此最是伤心处。海鹤鸣向人，岂鸡鹜流哉。万事纠纷，犹然绝粒，一官羁绊，实以藏身，此等艰辛，向谁人道，全是自苦自诉，并以怜及征君，想寄诗时不知泪下几行矣。

寄岑嘉州原注：州据蜀江外。

诗云“泊船秋夜经春草”，盖公自去年秋至云安，大历元年春尚在其地也。杜确《岑参集序》：参自库部正郎出为嘉州，杜鸿渐表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无几，使罢，寓居于蜀。汉武帝通西南夷，立犍为郡。成帝永初六年，得古磬，改嘉定。后周改为嘉州。唐初，嘉定郡领县八。乾元初，仍为嘉州。嘉州在成都东南，去成都为近，去夔州为远。

不见故人十年余，不道故人无素书。愿逢颜色关塞远，岂意出守江城居。（思遇岑于嘉州也。）

张衡诗：“长跪读素书。”

江城，指嘉州。

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此叙岑之近况也。谢比岑，冯自方。）

【邵注】《一统志》：一渠由永康过新安，入成都府，谓之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县，入成都府，谓之内江。县西五里自洛口分支，经汉州，谓之中江。三江皆与嘉州岷江相接。

《前汉·杨挥传》：斗酒自劳。

《南史》：梁昭明太子遍读五经，通讽诵。

泊船秋夜经春草，伏枕青枫限玉除。眼前所寄选何物，赠子云安双鲤鱼。（此寄诗以达情也。双鱼，应素书。此章三段，各四句。）

公湖南诗有“青草续为名”、“辍悼青枫浦”，俱指地名。此处只泛言，如云“春草萋已碧”、“青枫远自愁”，皆泛言也。

杜甫全集卷之十五

移居夔州作

【黄鹤注】此大历元年春晚作。《唐书》：夔州云安属山南东道。《寰宇记》：夔州云安县，上水去夔州奉节县二百四十三里。

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禹功饶断石，且就土微平。（首二记行踪。三四承云安，言临去时景。五六承白帝，言迁后景事。未言移居之故。春知别意，江与清波，此从无情处看出有情。农事方兴，春已暮矣。鸟悦山光，春气暖也。多断石，谓云安以下，土微平，见夔州可居。《杜臆》：“农事闻人说”，便有为农意，后果有西督耕之举。）

张溍注：因灞桥赠别故事，遂用春柳催别，但“春知”、“江与”二语，后人用之，易涉于纤。宋之问诗：春迟柳暗催。

常建诗：“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为殷璠首推，不知出于少陵也。

《杜臆》：见鸟情，属人。悦鸟性，属鸟。

《左传》：“见河洛者，思禹功。”《水经注》：广谿峡，乃三峡之首，盖自夏禹疏凿以通江者。

王洙注：沿峡皆因开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

黄庭坚曰：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朱子语录》：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前此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

陶开虞曰：杜五律有偶然失检者，如《移居》诗云：“春知催柳别”、“农事闻人说”，别、说同韵。与王摩诘“新丰树里行人度”、“闻道甘泉能献赋”，度、赋同韵，皆犯上尾，学者不可不知。

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

【鹤注】大历元年春晚，自云安迁居夔夔时作。郭宿，宿于云安郭外，王判官盖在云安也。

依沙宿舸船，石濑月娟娟。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晨钟云岸湿，胜地石堂烟。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上四，宿郭遇雨，夜中之景。五六，岸湿难上，早起之景。未因不得面别，而留侍致王。【张远注】宿船见月，忽而风起雨悬，直至钟响烟生，从薄暮至平明景象，历历清出。晨钟、胜地，略读。风起句，下因上。江鸣句，上因下。《杜臆》：柔橹相送，轻鸥伴行，橹鸥之外，但觉汝贤此感判官之厚，亦怜人情之薄。）

《方言》：“江湖凡大船曰舸。”

《尔雅》：“水流沙石上曰濑。”《楚辞》：“石濑兮浅浅。”鲍照《玩月》诗：“娟娟似蛾眉。”

雨落江鸣，势如悬瀑，写景刻画。蔡邕《霖雨赋》：“悬长雨之霖霖。”

瘦信诗：“山寺响晨钟。”云外，方弘静定为云磴。王嗣夷《杜臆》定为云径。今依晋本作云岸，与题相合。薛道衡诗：“石湿澆云浓。”

江总诗：“名山极历览，胜地殊流连。”赵曰：石堂，夔州佳处。烟是晨景，作偏字者少理会。

古诗：“柔橹鸣深江。”

谢朓诗：“含悽泛广川。”或以汝贤指鸥鸟，于别王之意不合。

漫成一首

【鹤注】此是云安发船下夔州时作。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四句，皆舟中夜景，各就一远一近说。江月，谓江中。月影风灯，谓风檣挂灯。宿鹭静，岸边所见。跳鱼鸣，水中所闻。联拳，群聚貌。拨刺，跳跃声。）

梁刘琨诗：“月光移数尺，方知夜已深。”

谢庄《玩月》诗：“水鹭足联拳。”

谢灵运赋：“鱼水深而拨刺。”【钱笺】吴曾《漫录》：张衡《思玄赋》：“弯飞弧之拨刺。”注：“拨刺，张弓声。”太白侍：“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意与社同，而以拨为跋。

客 堂

《杜臆》谓客堂与客居不同，系之大历元年夔州诗内。

忆昨离少城，而今异楚蜀。舍舟复深山，盲窅一林麓。（首叙行踪，此客堂所由居也。《杜臆》：客堂非前客居。客居前江后山，此云深山、林麓，见别是一所，当是移夔后作，故云“舍舟复深山”，与《迁居》诗“且就土微平”合。而栖泊云安，乃追述往事。其云旧疾载来，言舟至夔州也。）成都为蜀，夔州为楚。

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甘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别家长儿女，欲起惭筋力。（此叙客堂旋况。客居老病，纵死亦非夭折，但思乡念切，无异老马南雁耳。长儿女，作客已久。惭筋力，欲归弗能矣。疾而曰甘，衰而曰足，盖以不死为幸也。）

《风俗通》：司徒祝恬道得温病，友人谢著不通，因载病而去。

古诗，“代马思朔云。”

客堂序节改，具物对羁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芦笋绿。巴莺纷未稀，微麦早向熟。悠悠日动江，漠漠春辞木。（此感客堂时景。节换物新，领下六句。【朱注】莺未稀而麦向熟，正春去夏来之时。次公云莺当作稼，未然。）

后汉延笃书：“味爽栉梳，坐于客堂。”李义府诗：“节序催难驻。”崔融诗：“具物昔未改。”羁束，旅困也。

陆玠《诗疏》：“蕨，山菜，初生似蒜，茎紫墨色，可食如葵。”谢灵运诗：“野蕨渐紫苞。”

《尔雅注》：“葍，一名芦莢，一名藪。藪，或谓之荻。”郭云：“今江东人呼芦笋为藪。”

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缚章绶，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此忆成都往事。郎官本取才俊，得此为极荣矣。彼前辈声名，埋没不少，今何幸身绾章服乎，无如性喜幽独，不耐供职而谢官耳。平生四句，即幽独之兴。《杜臆》：种竹、葺屋，亦追叙前事，非谓此客堂也。）

【朱注】《汉官仪》：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阙，则试五人，先试牋奏，初入台称郎中，满岁称侍郎。孔融《荐祢衡表》：路粹、严象以异才擢拜台郎。杜氏《通典》：龙朔二年，改尚书省为中台，后复为尚书省，亦谓之省台。

章绶，谓所眼绯鱼。

《晋书》：王子猷所居必种竹，自云不可一日无此君。申涵光曰：公之种竹，出自高人性情，非效子猷也。

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主忧岂济时，身远弥旷职。修文庙算正，献可天衢直。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形骸今若是，进退委行色。（未

思归朝以报主也。自严公奏授一官，常以主忧为念，惜乎身远而职旷耳。今庙堂正直，欲还京以图裨益，其如形骸衰罢何。进退两难，徒委之行色而已。修文指君，献可指臣。《杜臆》：《客居》伤世乱，《客堂》伤己病。“形骸今若是”，与“旧病甘载来”，首尾相应。此章，起四句，中八句，前后三段各十句。）

严武曾封郑国公，故曰上公。记，谓记念旧交。

《后汉·许后传》：“旷职尸官。”

《杜笃传》：“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孙武子》：“兵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左传》：晏子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成其否。”曹植诗：“阖闾开天衢。”

引 水

【鹤注】大历元年至夔州作。鲁豈曰：夔俗无井，以竹引山泉而饮，蟠窟山腹间，有至数百丈者。

月峡瞿唐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沽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流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此为夔俗引水而作也。夔州取泉，胜于云安沽水，但旅况艰难，一水未足以解忧耳。上下两韵分截。）

《寰宇记》：三峡谓巫峡、巴峡、明月峡，惟明月峡在利州绵谷县界。又云：明月峡，在渝州巴县东八十里。《华阳国志》：巴郡江州县有明月峡。即此。《水经注》：江水又东径广溪峡，峡中有瞿唐、黄龛二滩，夏水回复，泝沿所忌。云作顶，言地高接云。

鹤曰：夔与云安有盐井，而罕有凿井汲泉者。《酉阳杂俎》：云安井，自大江诉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泝。天师翟乾祐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谕以滩波之险，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十四里尽为平潭，惟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勅神吏追之，又三日，一女子至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余宁险滩波以贍佣负，不能利舟楫以安富商也。”乾祐善其言，使诸龙皆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

诛曰：《汉·地理志》：鱼复，属巴郡，古庸国。《左传》：文十六年，鱼人逐楚师。是也。《水经注》：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鱼复，即唐奉节县，属夔州。白帝城，在夔州府治东五里。

《庄子》：“期斗升水之活。”卢照邻侍：“赖此百忧宽。”何直，言当不得宽忧也。

示獠奴阿段

【鹤注】前有《引水》诗，此亦同时所作。獠奴，公之隶人，以夔州獠种为家懂耳。《困学纪闻》：《北史》：獠者，南蛮别种，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丈夫称阿暮、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入夜争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此为獠童引泉而作也。上四引泉之事，下则泉至而言。）

【生注】争沥不闻，而寻源则往，视世之徇小利而忽远图、避独劳而诿公事者，其贤远矣，故诗特表之。潘注：传声一注，状其从高下注也。）

《诗》：“簞簞竹竿。”

停于髡曰：“持酒于前，时赐余沥。”

温子升诗：“传声递响何凄凉。”张九龄《望瀑布》诗：“洒流湿行云。”此诗“湿青云”本之。

西王母吟：“虎豹为群，乌雀与处。”

顾炎武曰：子美久客四方，未必尽携经史，一时用事不免有误。陶侃胡奴，盖谓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乃侃子范小字，非奴也。或曰，当作陶岷胡奴。事见《甘泽谣》。

泽州陈冢宰廷敬曰：陶侃奴，见伪苏注及刘敬叔《异苑》，薛梦符已辨其妄谬。然其事卒不知所出。旧有臆解：陶侃或是陶岷。岷，彭泽之孙，浮游江湖，与孟彦深、孟云卿、焦遂共载，人号水仙。有昆仑奴名摩诃，善泅水，后岷投剑西塞江水，命奴取，久之，奴支体磔裂，浮于水上。岷流涕回櫂，赋诗自叙，不复游江湖。岷既公同时人，其友又公之友，异享新闻故公用之耳。陶奴入水，卒死蛟龙，公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类。侃、岷音相近。但岷事僻，人因改作侃也。公尝以时人姓名入诗，如李白、云卿之类，又传写讹谬，如周顛作何顛之类。此说或亦可存。

上白帝城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王彦辅曰：周鱼复国，秦置巴郡，汉公孙述僭伪，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称白帝，以据西方，色尚白也。《荆国图经》：白帝城，西临大江，东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水经注》：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又东傍滚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瞰之眩目。唯马岭小差透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转，然后得上。

《全蜀总志》：白帝城在夔州府治东五里，下即西陵峡口，大江湍腾澎湃，信楚蜀咽喉。刘禹锡《夔州刺史厅壁记》：夔初城于灩西，后周大总管龙门王述登白帝，叹曰：“此奇势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隋初杨素以越公领大总管，又张大之。

城峻随天壁，楼高望女墙。江流思夏后，风至忆襄王。老去闻悲角，人扶报夕阳。公孙初恃险，跃马意何长。（上四登质怀古，下四登城感时。随天壁，依山建城也。临墙遥望，起下二句。杨德周曰：提出夏禹、楚襄，便足压倒公孙子阳，引出公孙跃马，又足折倒崔旰之徒。妙在不直贬公孙，而议刺见于言外，尤为微婉。黄生曰：老去、人扶，写题中上字，正见作者登临凭吊之概。若无五六，则题意不完，而诗人胸次眼光，俱不出矣。诗有悲角句，故知公孙当指崔旰也。《杜臆》：意何长，言虽负雄心而不能久据。）

天壁，谓壁高插天。宋之问诗：“崖口众山断，嵌岑耸天壁。”

《释名》：“城上垣谓之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于大夫。”

《古今注》：“女墙，城上小墙，亦名睥睨。”

郭璞《江赋》：“巴东之峡，夏后疏凿。”《左传》：“见河洛者思禹功。”

《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

《诗》：“度其夕阳。”

《后汉书》公孙述，字子阳，更始时起兵讨宗成、王岑之乱，破之，遂有蜀土，僭立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旧仓为白帝仓，筑城于鱼复，号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为光武所灭。《蜀都赋》：“临谷为塞，因山为障，一人守隘，万夫莫向。”所谓恃险也。又云：“公孙跃马而称帝。”

上白帝城二首

黄鹤编在大历元年，盖再登白帝城而作也，故云“一上一回新”。

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不是烦形胜，深愁畏损神。（首章，咏白帝城。上四叙景，下八感怀，雨意含春，所谓变态一新也。公流落风尘，方与故乡人饮酒登眺，忽见输饷赴京者，不觉触目生愁，因叹云我非厌烦此间形胜，特以愁来之故，怕损神而却步耳。公之关心民瘼如斯。《杜臆》：“英雄余事业”，谓此世界英雄余有事业可为，惜以衰迈久混风尘耳，亦因形胜而作此语。兵戈，蜀有崔旰之乱。赋敛，京师经吐蕃故也。）

《楚辞》：“观南人之变态。”

何逊诗：“一上一惆怅。”

唐高瑾诗：“相看会取醉，宁知还路赊。”

瘦信诗：“谁言旧国人，到在他乡别。”

《吴越春秋》：欲兴兵戈以诛暴楚。”

刘向《新序》晋文公曰：“孤多赋敛，重刑罚。”

《剑阁铭》：“形胜之地，非亲勿举。”

卢世澹曰：此诗起四句，见天地之心，知雨蜩之性，穷新旧之变，领山水之神，俱能朗朗写出。余谓登高而开道眼者此也。

《唐子西文录》，少陵秦中记行诗，如“江间饶奇石”，未为极胜，到“暝色带远客”，则不可及已。《上白帝城》诗云“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盖绝唱也。予惠州诗亦云“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皆闲中所得句也。

其二

白帝空祠庙，孤云自往来。江山城宛转，栋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后人将酒肉，虚殿日尘埃。谷鸟鸣还过，林花落又开。多惭病无力，骑马入青苔。（次章咏白帝庙。上八庙中吊古，下四抚景自伤。公于先主、武侯说得英爽赫奕，千载如生。此云“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叹其随死而俱泯也。《杜臆》：病无力，何足为惭，亦对勇壮而云然耳。）

《方兴胜览》：白帝庙，在奉节县东八里旧城内。

鲍照诗：“宛转烛回梁。”

《马援传》：“才明勇略，非人敌也。”

陪诸公上白帝城头宴越公堂之作

鹤注编在大历元年春晚作。原注：“越公，杨素也，有堂在城上，画像尚存。”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白帝城东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庙。又有越公堂，在庙南而少西，随越公素所建，奇构隆敞，内无撑柱，夔视中脊，邈不可度，五逾甲子，无土木之隙，见其人之瑰杰也。【朱注】诗言柱穿、栈缺，而记云“无土木之隙”，疑记语未足信。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构垂云雨，荒阶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栈缺燕添巢。（上咏越公堂景。落构，屋檐颓落。垂云雨，言其高。蔓草茅，言其荒。蜂溜蜜，春气融。燕添巢，新入堂也。）

鲍照诗：“江郊霭微明。”

朱注：“阁木曰栈。”

坐接春杯气，心伤艳蕊梢。英灵如过隙，宴衍愿投胶。莫问东流水，生涯未即抛。（下咏陪宴情事。艳蕊易谢，起英灵过隙。宴衍投胶，当及春欢饮。生涯未抛，不能舍夔州而东下也。此章，上下各六句。）

《庄子》：“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

《诗》：“嘉宾式燕以衍。”古乐府：“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白帝城最高楼

【鹤注】此亦大历元年作，题曰最高楼，则非前所赋白帝城楼与白帝楼也。

城尖径仄施筛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鼉鼉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首写楼高，次联近景，三联远景，皆独立所想见者。未乃感慨当世。尖，城角也。径，步道也。旌旆亦愁，言其高而且险也。韩廷延云：云霾坼峡，山水盘拏，有似龙虎之卧。日抱清江，滩石波荡，恍如鼉鼉之游。与“江光隐见鼉鼉窟，石势参差乌鹊桥”同一句法，皆登高临深，极形容疑似之状耳。【朱注】峡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江之远，可接弱水东来。与“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同义。）

《海赋》“神仙缥缈。”

曠信诗：“暗石疑藏虎，磐根似卧龙。”

曹植诗：“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是正言东西也。此诗“扶桑西枝”，是就东言西；“弱水东影”，是就西言东。《山海经》：大荒之中，喝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禹贡》：“弱水既西。”《淮南子》：“弱水自穷石。”注：“穷石，在张掖北，其水弱不能出羽。”

阮籍诗：“所怜者谁子。”

丁仪《寡妇赋》：“涕流迸以琳琅。”字书：迸，散走也。

王嗣爽曰：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世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起于叹世。以送空写高楼，落想尤奇。

黄生曰：城尖径仄，与花近高楼，寓慨一也。花近高楼，以伤心而直陈其事。城尖径仄，以泣血而微凡其辞。直陈其事，不失和平温厚之音。微见其辞，翻成激楚悲壮之响。若以本集较之，花近高楼，正声第一。城尖径仄，变声第一。又曰：拗律本歌行变体，故次句得用之字。“郑县亭子涧之滨”亦然。

东自扶桑，西及弱水，所包世界甚阔，故下有叹世句。

武侯庙

【鹤注】此指夔州之庙，故云“空山草木长”，当是大历元年作。张震《武侯祠堂记》：唐夔州治白帝，武侯庙在西郊。张溍曰：此处两绝句，足尽武侯一生心事。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上二咏庙，下二武侯。【朱注】此诗后二语，人无解者。武侯为昭烈驱驰，未见其忠，惟当后主昏庸，而尽瘁出师，不复有归卧南阳之意，此则云霄万古者耳。曰犹闻者，空山精爽，如或闻之也。）

王逸《鲁灵光殿赋》：“托之丹青。”

陶潜诗：“孟夏草木长。”

《蜀志》：“后主建兴五年，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表。”

又：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蜀志注》：《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荆州图副》云：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汉昭烈三顾处。一曰：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

八阵图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寰宇记》：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港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时水退，复依然如故。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江流石不转，此阵图之垂名千载者。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挫折耳。下二句，用分应。《东坡志林》：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朱注】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刘建曰：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猓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

《蒯通传》：“功盖天下者不赏。”《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

乐毅书：“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旧注】“阵势八：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

《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后汉·王常传》：“死无遗恨。”《蜀志》：郤正《释讥》：“吞嚼八区。”

吴见思论云：末句作“遗恨在吞吴”，文意自明，旧作“失吞吴”，似费解。

附考：《东坡志林》：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常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蕤，蕤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湏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迄今不动。

《成都图经》：武侯八阵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镇者，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阵法也。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国，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郗道元已言倾褫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基，魁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鱼复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

前蔽壁门，后依却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财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看老之说云：为江石兵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复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于八阵，形圆于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势，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夏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不转也。

王昱曰：阵势八：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全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晓望白帝城盐山

鹤注谓大历元年春作，盖以二年之春公已迁居赤甲矣。《杜臆》：诗题当作“白帝城晓望盐山”。《水经注》：广谿峡，乃三峡之首，其间三十里，颓岩倚木。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方輿胜览》：白盐山，在州城东十七里。

徐步携斑杖，看山仰白头。翠深开断壁，红远结飞楼。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见松雪，始拟进归舟。（上四晓望之景，下四望中之兴。壁切山，楼切城，皆仰头所见者。断壁开处。见其深翠。飞楼结处，见其远红。此用倒装法。《杜臆》：城中见日初出，从清江而望此山，兼以日气暄和，真足散旅人之愁。旅人以即次为安，谓其堪卜居也。春城焉得有雪，亦谓盐山似之。见此佳景而始拟进舟，有不忍忽然之意。后《入宅》诗云“断崖当白盐”，又《移东屯》云“白盐危峤北”，公盖眷眷此山矣。此诗上四句整对，下四句散行，与《早花》诗同属变化之格。）

斑杖，斑竹杖也。梁灏到有《赠任新安斑竹杖》诗。

隋炀帝诗，“飞楼倚观轩若惊。”

《杜臆》：地志：白盐山有夷溪，夷水出焉，水色清照十丈，名为清江。

申涵光曰：“暄和散旅愁”，是客中情事，此与“阳和不散穷愁恨”各有妙理。

颜延之诗：“山明见松雪。”

归舟本拟出峡，今盼望盐山而特进舟也。谢朓诗：“天际识归舟。”

滟滪堆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作，时崔旰未宁，故云干戈解缆。《寰宇记》：滟滪堆，在夔州之西，蜀江中心。夏水涨，半没，冬水浅，出二十余丈。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上六咏堆，下二叙怀。舟人过此，必沉牛以祭者，盖见堆溺如马，而有戒心耳。此皆天意所在，欲使行舟者知所倾覆，故造物神功，特留此石以接于混茫水中也。连解缆，自成都云安而下至夔州。《杜臆》：行则忧险，止则忧乱，皆有垂堂之虑。）

《高唐赋》：“巨石溺溺之瀼瀼兮。”

公诗云“起墙必椎牛”，可证沉牛为为行舟而设。《子虚赋》：“沉牛尘糜。”注：“沉牛，水牛也。”此借用其字，但义亦相通。水牛所以称沉牛者，以其喜入水也。公《灵湫》诗：“曾祝沉豪牛。”《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雨见怪物者，皆曰神。”《水经注》：广溪峡中瞿塘滩，上有神庙，至灵验，商旅上下，飡荐不辍。

世说：“滟滪如象，瞿唐莫上。滟滪如马，瞿唐莫下。”峡人以此为水候。《淮南子》：“托于舟航之上。”

后汉邓昧疏：“追观前世倾覆之诫。”

魏收诗：“导水逼神功。”《春秋繁露》：“水则源泉，混混茫茫，昼夜不竭。”

何逊诗：“解缆及朝风。”

谢惠连诗：“如何阻行止。”《袁盎传》：“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黄生曰：此诗，天道神灵，人事物理，贯穿烂熟，又说得玲珑宛转，自非腹笥与手笔兼具者，不能道只字。俯视三唐，独步千古，诚非偶然。

李祥长曰：少陵夔蜀山水诗：在剑阁以前皆五古，在瞿唐以后多五律，各尽山水之奇，每读一句，令人如目见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总由源本深厚，窥见广大意，无有穷极耳。

老 病

【鹤注】诗云“老病巫山里”，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盖是年春晚，方自云安迁夔州。

老病巫山里，稽留楚客中。药残他日裹，花发去年丛。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合分双赐笔，犹作一飘蓬。（老病、稽留，意用双提。药残句，承老病。花发句，承稽留。夜雨逆风，难于出峡，故有飘蓬之叹。往日药裹，今用之已残。去年丛枝，当春而花发。旧注谓公两经花放者，非。公自去年秋，方至云安也。合，犹当也。）

《后汉书》：太原闵仲叔，家居安邑，老病家贫。

《焦氏易林》：“行者稽留。”

赐笔，见十四卷赤管注。沈佺期诗：“惠移双赐笔，恩降五时衣。”

《随笔》云：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此全用杜句，但变五字为七言耳。按：杜云“晓看红湿处”，又云“湖日荡船明”。陆放翁诗则云：“猩红带露海棠湿，鸭绿平堤湖水明。”用湿明二字于句尾，先冠猩红鸭绿于句头，以己意熔炼前人语，愈增壮丽。

近 闻

《唐书》：永泰元年十月，郭子仪与回绝对约，共击退吐蕃，时仆固名臣及党项帅皆来降。大历元年二月，命杨济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领论泣陵来朝，此诗盖记其事。

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渭水透迤白日静，陇山萧瑟秋云高。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此诗，记吐蕃之修好也。渭水、陇山，内地清静。崆峒、五原，边外宴宁。北庭使至吐蕃通和也。【鹤注】《通鉴》与新旧史皆云：永泰元年三月庚戌，吐蕃请和。诏宰臣元载、杜鸿渐与吐蕃使，同盟于唐兴寺。而不载请和之辞，意是复来求亲，而史失之。）

《汉书》：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

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鹤注】临洮，唐郡名，而岷州亦有临洮，皆属陇右。《旧史》：宝应元年十二月，吐蕃陷临洮。

《通鉴》：广德元年十二月，入大震关，尽取陇右之地，京兆有渭南。《唐志》：陇山，在渭州西南。陇山有六盘关，西北五里有吐蕃会盟坛。崆峒，占原州、蜗州。五原，谓盐州也。《唐书》：盐州五原郡，属关内道。

《元和郡县志》：五原者，龙游原、乞地千原、青岭原、岢岚贞原、横槽原。【朱注】地志：崆峒有三，此与五原并举，当指在平凉者言之。五原，今榆林地，直长安西北，与灵州接壤。先是仆固怀恩自灵州合吐蕃、回纥入寇，今吐蕃败走，故崆峒、五原皆无事也。《通鉴》：北庭节度，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境。

薛梦符曰，《吐蕃传》：其俗谓强雄者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

《唐书》：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下降吐蕃。景龙二年，金城公主复降吐蕃。开元二年，赞普乞和亲，上书言许与通聘，即日舅甥如初。

负薪行

【鹤注】此及下章，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见其习俗而作。《史·滑稽传》：负薪而食。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此伤夔女之哲期不嫁者。《杜臆》：丧乱嫁不售，盖男子阵亡，无娶者。）

《白帖》：处女，室子也。

《类苑》：无盐女，姓钟离，名春，貌丑嫁不售。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应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此备叙夔女之苦。《杜臆》：登危采薪，集市卖钱，以供给一家，且不顾死生，而兼负盐井，其劳苦极矣。然野花山叶，比于银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而忘其苦矣，此尤可悲也。）

陆机诗，“土风清且嘉。”

傅玄《豫章行》：“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古诗：“键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吴越春秋》：“鬻薪之女。”陆游《入蜀记》：“峡中负物卖，率多妇人，未嫁者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象牙梳如手大。”

《抱朴子》：“登危涉险。”

《蜀都赋》：“乘时射利，财丰巨万。”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有昭君村。（此见其形容困悴而为悯惜之辞。【鹤注】《负薪行》言夔州之女，故以昭君村结之。依诗三韵，分为三段。）

【钱笺】《寰宇记》：归州兴山县，有王昭君宅，即此邑人也，故曰昭君之县。村连巫峡，香溪在邑界，即昭君所游。《方輿胜览》：归州东北四十里，有昭君村。《琴操》云：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庙有大柏，又有捣练石在庙侧溪中，今香溪也。庙属巫山县。

最能行

《杜臆》：刘须溪以最能为水手之称，良是。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艤子。（此讥夔人之冒险趋利者。少公门，不为胥吏。多在水，唯习行舟。）

《东观汉记》：吴汉勤勤，不离公门。《文选注》：“公门，职事之门也。”

《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谓之舸。”

【朱注】杜田《补遗》：艤，小舟名，言轻如叶也。《切韵》、《玉篇》并不载。按王智深《宋记》：司空刘休范举兵，潜作舰艤。戴嵩《钓竿》诗：“萸花装小艤。”公用字所本。

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湍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唐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备言在水能事。欹帆二句，言操舟习熟。朝辞二句，言行舟神速。历瞿唐虎须而无恙，故以最能见称。《杜臆》：小儿、大儿，不作两人说，言其自幼而长也。）

《通鉴·隋纪》：蔡王智积有五男，止教读《论语》，不令交通宾客。

【吴注】《颜氏家训》：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江赋》：“漩浓茱潜，湍瀾瀾瀑。”李善曰：“皆波浪回旋喷涌而起之貌。”旧注：撇，拂也，与擎同。捎，摇也。于漩则撇。于湍则捎。王周《峡船具诗序》：峡中湍浚激石忽发者，谓之演。淹洑而漩者，谓之脑。李实曰：今川语，漩、湍皆去声，撇犹过，捎者用梢拨之而度。左岷曰：蜀谚云：湍起如屋，漩下而井，盖湍高涌而中虚，旋急转而深没。湍可避，漩不可避。行舟者遇漩则撇开，遇湍则捎过也。

盛弘之《荆州记》：“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臆》：朝发白帝，暮到江陵。此本质信。

《水经注》：江水又经虎须滩，滩水广大，夏断行旅，又东迳羊肠虎臂滩。《金蜀总志》：虎须潭，在夔州府治西。

《宋景文笔记》：蜀人谓舵师为长年三老。《入蜀记》：“长年三老，梢工是也。”

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此因人情浇薄，而致激厉之语。【鹤注】《最能行》伤夔州之男，故以屈原宅结之。此亦用三韵，次段却兼两韵。）

《水经注》：袁山松曰：“归乡山秀水清，故山槁异。地险流绝，故其性亦隘。”

《左传》：“南风不竞。”地主恃强，故疏慢北客。

《水经注》：秭归县，故归乡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今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

王嗣爽曰：二诗，为夔州风俗恶薄而发，未引昭君、屈原，又为夔人解

嘲，笔端游戏如此。

寄韦有夏郎中

黄鹤编在大历元年夔州诗内。潘淳曰：颜鲁公《东方朔碑》阴有朝城主簿韦有夏，殆斯人耶？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亲知天畔少，药饵峡中无。归揖生衣卧，春鸥洗翅呼。犹闻上急水，早作取平涂。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上四谢令来书，中四卧峡思归，下则待韦于夔州也。王洙曰：蜀本产药，峡俗信祷祠而不服药；故药味常少。《杜臆》：揖生水衣，而犹卧波，乃春鸥洗翅，音欲呼我去矣。两句自为照应。急水，谓峡江。平涂，谓夔州。皇华指韦，腐儒自谓，为僚，同为省郎也。）

古人称汤药为饮子。孙真人有甘露饮子，此诗指柴胡饮子也。柴胡性能发汗。

王融诗：“怀君首如疾。”《四愁诗》：“何以报之明月珠。”

谢朓诗：“浩荡别亲知。”

师氏曰：夔峡间多险阻，唯州中稍平。公诗云：“林中才有地，峡外更无天。”

《诗》：“皇皇者华。”注：“君遣使臣也。”

《左传》：“同官为僚。”

师氏注：仇池翁云：沈佺期《回波词》：“姓名虽蒙齿录，袍笏未服牙绯。”少陵以仗子对怀君，亦齿录、牙绯之比也。又《古今诗话》云：古之文章，自应律度，未尝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之后，诗家体制渐多，始有理对、假对、双声叠韵之类。如“自朱邪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赤对朱，邪对子，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也。

峡中览物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在夔州作。邢劭诗：览物惜时形。

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舟中得病移裳枕，洞内经春长薜萝。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此公在峡而思乡也。上四追忆华州，下四峡中有感。向贬司功，而诗兴偏多，以华岳、黄河足引壮思也。今峡江相似，而卧病经春，无复前此兴会矣。盖此间形胜虽佳，风土殊恶，几时得回首北归，仍动长歌之兴乎？题曰“览物”，指山水言。舟中承江，洞口承峡。形胜在此，风土亦在此。移裳枕，舍舟登岸也。）

赵曰：公曾为华州司功，故曰椽吏。三辅，京兆、扶风、冯翊也。华属扶风。

希曰：潼关在华阴县，即桃林之塞，华岳在其地，黄河亦经华而东。

庚信《枯树赋》：“横洞口而倾卧。”谢灵运诗：“相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陈允锡注】洞口，五溪之口。

风，谓其俗杂夷。上，谓其地多瘴。后汉唐羌疏：南州土恶。

杜诗：“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此在峡而忆华州也。白乐天《九江春望》诗云“炉烟岂异终南色，盆草宁殊渭北春”，苏子瞻《横翠阁》诗云“已见西湖怀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其句意皆本子少陵。

朱瀚曰：初联语平。巫峡、华岳，首尾痴肥，忽如、犹似，衬笔庸滑。瞻、见二字，不免合掌。第五似病呈，移字亦晦。洞口指何地，未明。七八句，亦近庸率。断非少陵真笔。

杜诗：“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元范德机云：“黄河东去从天下，华岳西来拔地高。”觉杜平板而范流动矣。杜诗：“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宋朱淑真云：“水光激浪高翻雪，风力吹沙远涨烟。”其峭拔惊奇，亦堪步趋少陵矣。

忆郑南

梁氏编在大历元年。【朱注】旧《忆郑南砒》。玼，浦眠切，珠名。【吴若注】玼，疑作玼，音砒，玉色鲜洁也。按：郑南，华州郑县之南，详诗意只是忆郑南寺；日游耳。赵云：师民瞻削去玼字，草堂本作《忆郑南》。

郑南伏毒寺，庸洒到江心。石影衔珠阁，泉声带玉琴。风杉曾曙倚，云娇忆春临。万里苍茫外，龙蛇只自深。（上四忆寺中之景，下伤旧游难得也。寺在江中，故气象潇洒。珠阁，阁有珠帘。玉琴，泉响若琴。【远注】峡水苍茫，徒力龙蛇深窟，不似郑南江心之滞洒，此句回应。）

蔡曰：伏毒寺，在华州郑县。《刘禹锡别集》云：舅氏牧华州，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曾题诗于梁云：“曾作关中客，频经伏毒岩。晴烟沙苍树，晓日渭川帆。”

陆机诗：“飞泉漱鸣玉。”江淹《去故乡赋》：“抚玉琴兮何亲。”云娇，注见本卷。

赠崔十三评事公辅

单复编在大历元年，今姑仍之。题云“评事”，而篇中言羽林，言入幕，崔盖先为评事，继膺幕僚，后以元戎之荐，补羽林军职也。【张远注】评事为公诸舅之子，题下疑脱弟字。

飘飘西极马，来自渥洼池。飒飏寒山桂，低徊风雨枝。我闻龙正直，道屈尔何为。且有元戎命，悲歌识者知（从崔叙起。马来漫注，比崔之才俊。桂摧风雨，比崔之困抑。龙屈当伸，而元戎见知。言崔之遭遇，三用比喻，意各不同。《杜臆》：元戎不记其名，盖荐崔使教练羽林者。悲歌，谓崔有忧世之心。）

《汉·礼乐志》：“天马来，从西极。”汉郊祠歌：“马生渥洼水中。”

《唐韵》：“飒飏，大风也。”谢灵运《入华子岗》诗：“南州实炎德，桂木凌寒山。”

官联辞冗长，行路徒欷歔。脱剑主人赠，去帆春色随。阴沉铁凤阙，教练羽林儿。（此送崔还朝。辞冗长，离散职。徒敬危，将出峡。赠在元戎，去指评事。凤阙，谓宫殿。羽林，乃卫士。【朱注】评事掌出使推按，不为冗官。此云“官联辞冗长”，下云“教练羽林儿”，盖崔自外僚征入朝，为羽林幕职。评事恐是兼官，或先曾以评事贬斥者。）

《申屠嘉传》：“冗官居其中。”师古曰：“冗，散辈也。”《文赋》：“固无取乎冗长。”郑曰：“长，直亮切。”

《吴越春秋》：伍子胥解剑赠渔父。

《文心雕龙》：天高气清，阴沉之气远。”《汉书》：建章宫，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西都赋注》：“圆阙上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陆倕《石阙铭》：“铜雀铁凤之工。”

《汉·宣帝纪》：“羽林灭儿。”注：“天有羽林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有羽翼鸷击之意，故以名武官焉。”《百官表》：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天子朝侵早，云台仗数移。分军应供给，百姓日支离。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雌。（此则有慨时事。《杜臆》：朝侵早，世乱多事。仗数移，乘舆括迁。供给，谓军需之急。支离，谓民力已罢。封己，有害于民者。守雌，无益于民者。二语说尽官曹之弊。公才，泛言在位者，不指崔君。）

《国语》：叔向曰：“引党以封己。”注：封，厚也。《晋书》：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

《老子》：“知其雄，守其雌。”

燕王买骏骨，渭老得熊罴。活国名公在，拜坛群寇疑。冰壶动瑶碧，野水失蛟螭。（此谓元戎得以靖乱。骏骨、熊罴，言主帅能用崔。名公，即指元戎。群寇惊疑，则国多全活矣。冰壶句，言将令肃清。野水句，言余孽消除。）

《战国策》：涓人为君求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返以报，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马乎？”不三年，千里马至者三。

渭老熊署，注见三卷。

《南史》：王广之子珍国，为南樵太守，高帝手敕云：“爱人活国，甚副吾意。”

拜坛，用汉高拜韩信事。

【远注】冰壶，即冰雪静聪明意。鲍照诗：“清如玉壶冰。”

入幕诸彦集，渴贤高选宜。穹腾坐可致，九万起于斯。复进出矛戟，昭然开鼎彝。（此谓崔公能显功业。《杜臆》：崔盖先入幕而后被荐引也。蹇腾二句，比其名位之远大。复进，再陞迁也，矛戟谓专阍，鼎彝谓勒功，此又望其将来也。）

鲍照《别赋》：“舍金闺之诸彦。”

《孔丛子》：子思对鲁穆公曰：“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潘岳传》：“杨骏辅政，高选吏佐。”

《孟子》：“可坐而致也。”

《庄子》：“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世说》：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

任昉序：“功铭鼎彝。”

会看之子贵，叹及老夫衰。岂但江曾决，还思雾一披。暗尘生古镜，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无惭困翮垂。（未赠别而致称羨之意。昔听崔谈论，如悬河之注。今想其丰采，如披云见天。其先屈而后伸，又如拭尘照面矣。舅氏之门，多材如此，亦何惭困抑乎，未盖幸之也。此亦三用比喻，与起处相应。此章，首尾各八句，中四段各六句。）

《庄子》：“决西江之水而活汝。”

《世说》：“卫瓘见乐广曰：“若披云雾睹青天。”

鲍照诗：“明镜尘匣中。”

《杜臆》：旧注皆以崔为公舅氏，今诗中称崔为之子，自称为老夫，其非甥舅可知。后有《毒热简崔评事十六弟》诗，亦自称老夫，而称崔为内弟。又知二评事皆公中表，以生于舅家，故云“舅氏多人物”耳。

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夏在夔州作。

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柯莫迟回。（此章，望李至夔，乃寄诗本意。李往云安，公在鱼复，约其下来留浦，同过台而出峡也。千崖窄，指峡中。万里开，望荆门。【朱注】莫迟回，促其早至而出峡。）

张正见诗：“林光称避暑。”

《寰宇记》：奉节县北三十里，有赤田城，旧鱼复县故基也。楚宫，在巫山县西二百步阳台古城内，即襄王所游之地，阳云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

【朱注】旧注：竹枝歌，巴渝之遗音，惟峡人善唱。刘禹锡《竹枝词序》：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杂舞，以曲多为贤，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何字度《谈资》：竹枝歌，凄惋悲怨，苏长公云有楚人哀屈吊贾之遗声焉。《鹤林玉露》载宋时三峡犹能歌之，今则亡矣。

徐陵诗：“画阁图仙兽。”

其二

行李千金赠，衣冠八尺身。飞腾知有策，意度不无神。班秩兼通贵，公侯出异人。玄成负文彩，世业岂沉沦。（次章，称美李公，致期望之意。上四，言气概不群，而才品出众，所谓异人也。秘书朝官，故云通贵，凝乃宗室，故云公侯。玄成世业，谓其能致相位而光先业。观末二句，知凝之父，盖尝显达于朝者。）

《左传》：“行李之往来。”注云：“行李，使人也。”《杜臆》：千金赠，见交游之广。《前汉书·陆贾传》：尉忙赐贾囊中装，直千金。

《郭泰传》：身長八尺，容貌魁伟。

飞腾，犹韩文言飞黄腾踏之意。《楚辞》：“吾令凤凰飞腾兮。”

意度，谓意思度量。《语林》：诸葛子瑜有容貌恩度，一时服其雅量。或云：“意度不无神”，言料事如神。《韩非子》：“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后说度音锋。

唐制：秘书郎，从六品上，故曰通贵。

《左传》：公侯之子，必复其始。

《汉书》：韦玄成，韦贤之少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于父，而文彩过之。

雷

此记旱雷也。鹤编在大历元年。《旧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云复无雨，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苦。封内必舞零，峡中喧击鼓。真龙竟寂寞，上梗空倭俯。吁嗟公私病，税敛缺不补。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数。从岁旱农忧叙起。此条封内四句，祈雨之事，承大旱无雨。吁嗟四句，忧旱之情，承南方农苦。

《庄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晋武帝诏》：“农夫苦其业。”

《周礼·司巫》：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

《神农求雨书》：“祈雨，不雨则暴巫，暴巫而不雨，则积薪击鼓而焚山。”

《庄子》：叶公非好真龙也。许慎《淮南子注》：汤遭大旱，作上龙以象云从龙。

魏文侯曰：吾所学者土梗耳。《田子方篇》：犹土人也，遭雨则坏。

《左传》：“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倭俯，言鞠躬求神。

《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薄税敛。”

《季布传》：“疮痍未疹。”

暴肚或前闻，鞭石非稽古。请先偃甲兵，处分听人主。万邦但各业，一物体尽取。水旱其数然，尧汤免亲睹。上天烁金石，群盗乱豺虎，二者存一端，葱阳不犹愈。（此感伤时事，上六言救旱之道，下六乃慰农之意。暴胚鞭石，非所以弭灾，若方镇能息兵薄敛，庶足上格天心。【朱注】水旱之数，尧汤不免，今亢阳虽酷，不犹愈于盗贼乎？）

《左传》：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注：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所以公欲焚之。《记》：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天久下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记》：何居乎？我未之前闻。

【远注】巫字，疑石字误。《初学杂记》：宜都郡二大石，鞭阳石则晴，鞭阴石则雨。庾信诗：“鞭石未成雨。”《记》：古人与稽。

《难蜀父老文》：“以偃甲兵于此。”

《晋书》：谢安谓桓冲曰：“朝廷处分已定。”

荀悦《汉纪》：“尧汤水旱者，天数也。”

《史记》：“尧之时，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说苑》：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圻川竭。诗家有省字法，《毛诗》“不显惟德”，是云岂不显，此诗免亲睹，是言不免亲睹。

《招魂》：“十日代出，流金烁石。”

《左传》：“春无意阳，夏无伏阴。”

昨宵殷其雷，风过齐万肾。复吹藐翳散，虚觉神灵聚。气喝肠胃融

，汗湿衣裳污，吾衰尤计拙，失望筑场圃。（此正写旱雷景事。上四，仍应大旱二句。下四，仍应南方二句。凤散霾翳而不雨，故虚觉神灵之聚。此章，前二段各十二句，后段八句收。）

《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

《史记》：“孙腹万弩齐发。”

《九歌》：“东风飘兮神灵雨。”

喝，暑热也。融，谓腹泻。刘向《新序》：扁鹊曰：“君之疾在肠胃。”

《诗》：“九月筑场圃。”注：“春夏为圃，秋冬为场。”

火

鹤注编在大历元年秋夔州作。【原注】“楚俗，大旱则焚山击鼓，有合神农书。”

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此先叙举火之由。）

《杜臆》：《名胜志》引《水经注》云：广溪峡，乃三峡之首，其间三十里，颓岩倚木，厥势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天旱，燃火岸上，推其灰烬下秽神渊，则降雨。又常璩以县有山泽水神，旱时鸣鼓请雨，必应嘉泽。《蜀都赋》：所谓应鸣鼓而兴雨也。题下注云：楚俗，大旱则焚山击鼓”，乃兼引之。此皆流俗之谈，而公以焚侮辟之。宋武帝诗：“楚山带旧苑。”

《易》：“雷雨作解。”

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驴。罗落沸百泓，根源皆太古。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此言日中之火，焰彻于山林。）

《韵会》：嵌岩，山险貌。潘尼《火赋》：“山陵为之崩弛，川泽为之涌沸。”此崩冻二句所本。【邵注】岚，山气。阴，山背也。《西京赋》：“渐台立于中央，赫眈眈以弘敞。”李善引《埤苍》曰：“眈，赤文也。”【朱注】积冻之地，为火所崩迫，故岚阴皆有赤光。

《庄子·胠篋》：“削格罗落置罟之智多，则兽乱于泽矣。”【邵注】火焚山木，周围陨落，故讯水尽为沸腾。

《三坟》：“太古之人皆寿。”

《高唐赋》：“风止雨弄，云无处所。”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风吹巨焰作，河汉腾烟柱。势欲焚昆仑，光弥焮洲诸。（此言夜间之火，猛炽于上下。）

【鹤注】《旧书》：大历元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诗云“新秋照牛女”，殆是山南入秋犹未雨也。

【朱注】河掉，蔡氏作河汉之掉，此解未安。《正异》作河汉为是，或本作河淡，乃汉字之讹耳。烟柱，果有所出否，恐是烟柱，谓烟气直柱河汉也。宋吴恩纯联句“无风烟焰直”，可证此句之意。《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左传》：“行火所掀。”焮，火气所炙。

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此言蛟龙避火而去，不能为雨也。）

【卢注】闻腥气，知长蛇已焦。听吼声，知猛虎受缠。

【朱注】蛟龙高飞，土石不碍。《贵耳集》：古传龙不见石，人不见风，鱼不见水。

尔宁要谤赫，凭此近焚侮。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未言燃火无救于旱，徒增炎热

耳。尔宁二句，责夔民之诬妄。薄关二句，讥有司之失职。远迁四句，自叹旅中畏火。【朱注】言尔等焚山之举，岂欲谤讟蛟龙而焚侮之乎？此固旧俗不经，实因长吏薄于忧民，不知以精诚为主，尽祈救之道耳。《杜臆》：甚昧至精主，责在主之者，此句乃通篇紧要语。此章，四句者两段，六句者两段，末段八句收。）

张溥注：烧龙致雨，有似谤毁要神，且其事近于荧惑狎侮，不足信也。
《左传》：“民无谤讟。”

【卢注】薄与甚相对，言其关忧者亦薄乎云尔，如《毛诗》“薄污”“薄言”一例。【蔡梦弼注】薄读怕各切，谓迫近郊关，未合。

《上林赋》：“烂熳远迁。”《书》：“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迓，其犹可扑灭。”

《诗》：“将恐将惧。”《记》：“环堵之室。”

陈后主诗：“更深难道留。”

热三首

【鹤注】大历元年夔州作。诗云“十年可解甲”，自天宝十四载至此为十年也。

雷霆空霹雳，云雨竟虚无。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乞为寒水玉，愿作冷秋菰。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零。（此诗为夔州苦热而作。上四记酷热，下四思解热也。）

《易》：“鼓之以雷霆。”《繁露》：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

《国策》：宫中虚无人。

傅毅赋：“践朱夏之炎赫。”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流汗相属。”

相如《美人赋》：“黼帐低垂。”

《山海经》：堂庭之山多水玉。《子虚赋》：“水玉磊阿。”郭璞曰：“水玉，水精也。”

《杜臆》：水玉，恐是瓜之别名，故对秋菰，《园人送瓜》诗“浮沉寒水玉”，可证。菰，蒲也，成于深秋，故性冷。

仲长统《乐志赋》：“风于舞零之下，咏归高堂之上。”

黄生曰：诗中说冷易佳，说热难工。如“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又“林热鸟开口”，又“气喝肠胃融”，如此句法，在杜公亦不免襍襍矣。

其二

瘴云终不灭，泸水复西来。闭户人高卧，归林鸟却回。峡中都是火，江上只空雷。想见阴宫雪，风门飒沓开。（次章，欲寻凉而不可得也。瘴云、泸水，地气之热。峡火、江雷，天气之热。）

师氏曰：瘴云，炎瘴之云。

《水经注》：泸峰最高秀，水之左右，马步之径才通，而时有瘴气，三四月经之必死。《益州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不可行，故武侯以五月渡泸为艰。《后汉书注》：泸水一名若水，出族牛徼外，经朱提至夔道入江，在今夔州。

程晓诗：“闭户辟暑卧，出入不相过。”

却回，鸟不安林，却转回翔也。

繁钦《暑赋》：“虽托阴宫，罔所避旃。”张孝祥曰：“宫中暑月，积雪为山，取其阴凉。”

《广绝交论》：“飒沓鳞萃。”

其三

朱李沉不冷，彫胡炊屡新。将衰骨尽病，被暍味空频。歛翁炎蒸景，飘颻征戍人。十年可解甲，为尔一沾巾。（三章，热不能耐而慨及征夫也。上四自叹，下四伤人。）

魏文帝书：“沉甘瓜于清泉，浸朱李于寒冰。”

杨慎云：《说文》：“彫菰，一名蔣。”《西京杂记》及古诗多作彫胡，《内则》注作雕胡，亦作安胡。宋玉赋：“炊雕胡之饭。”枚乘《七发》：“安胡之饭。”《尔雅》：“啮雕蓬。”孙炎云：“米菱也，米可作饭，古人以为五饭之一。”《杜臆》：天热饭馊，故每食新炊。

味频空，虽有佳味，频频空置也。

庾信诗：“谁怜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可解者，伤其未解也，扬雄《解嘲》：“解甲投戈。”

诗家用古人成句，有歇上歇下语。如张载诗“泪下沾衣襟”，周弘正则云“行住西沾衣”，曹植诗“欧欷涕沾巾”，杜诗则云“为尔一沾巾”，此是歇上语。又如用“诒厥”而去“孙谋”，用“友于”而去“兄弟”，此是歇下语。

夔州歌十绝句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夏作。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唐险过百牢关。（首章，志夔州形胜，与下两章相连。白帝、瞿唐，分承山水，见其为蜀中险要。）

《水经》：刘璋分三巴，有中巴，有西巴，有东巴。《唐志》：夔州为巴东郡，在中巴之东。《水经注》：章武二年，改白帝为永安，巴东郡治也。

《尚书考灵耀》：天地开辟，曜满舒光。杨炯诗：“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

《周礼·职方氏》：五岳皆云山镇。三峡镇本此。

《唐书》：汉中郡西县西南有百牢关。《寰宇记》：隋开皇中所置，以入蜀路险，号曰百牢。【钱笺】百牢关，孔明所建，故基在今兴元西县，两壁山相对，六十里不断，汉江水流其间，乃入金牛益昌路也。

其二

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次章，承前白帝三峡。上二辩古迹，下二论往事。【朱注】古白帝城在夔州城东，故曰“各异城”。瞿唐峡，旧名西陵峡，与荆州西陵峡相乱，故曰“混殊名”。英雄割据，谓公孙述、刘焉辈。霸王并吞，如汉高以已蜀收中国。窃据者逆天，得民者致王，见在德不在险也。）

陆游《入蜀记》：唐故夔州，与白帝城相连。

《吴越春秋》：阖闾曰：“寡人欲强国霸王，何由而可？”江淹诗：“物情弃疵贱。”

其三

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三章，承前英雄霸王。割据则竟起，并吞则无外，此见古今异势。渔阳北叛，而舜乐南来，言蜀中无恙也。群雄，指前代据蜀者，不指安史陷京。舜日，指明皇入蜀时，不指代宗复国。）

《世说》：乔玄曰：“群雄虎争。”

《公羊传》：“王者无外。”

比，近也。讶，骇也。朱浮《责彭宠书》：“奈何以区区渔阳，结怨天子？”

沈约诗：“舜日尧年欢无极。”《书》：“箫韶九成。”

其四

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绩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四章，记赤甲白盐也。刺天，言山势之高。接巅，言居人之密。

丹青，谓枫橘异色。锦绣，谓楼阁相映。卢云：见夔州既庶且富也。吴论：此下七章，散咏夔州景物。）

《南都赋》：“森蓊蓊而刺天。”《水经注》：“孤峰刺天。”

江淹诗：“缭绕华山阴。”《藉田赋》：“若茂松之倚山颠。”

《西京杂记》：终南山有树，叶一青一赤，望之斑驳，长安谓之丹青树。

《叔孙通传》：孝惠乃作复道。何逊诗：“重楼雾中出。”相如《答盛孳书》：“列锦绣以为质。”

其 五

滚东灩西一万家，江北江甫春冬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五章，记灩东灩西也。一万家。人烟盛。春冬花，地气暖。遗蕊入蒋，形容花章之多。灩水直流，故地界东西。江水横流，故地分南北。灩与江，有小大之别。吴论：鹤子、凫雏，季夏之景。）

《水经注》：白帝山城，东望灩溪，即以为隍。《入蜀记》：夔人谓山涧之流通江者曰灩，居人分其左右，谓之灩东灩西。

王勃诗：“江南江北互相望。”

拟李陵《别诗》：“双凫相背飞。”《海赋》：“鹤子淋渗。”王粲《白鹤赋》“食灵岳之琼蕊”，陆机《拟古》“上山采琼蕊”，皆言花之白也。《楚辞》“屑琼蕊以为粮”，乃言玉英耳。

字书：趁，逐也。《海赋》：“凫雏离纒。”《蜀都赋》：“攒蒋丛蒲。”注：“蒋，菰名也。”

杜诗“灩东灩西一万家，江北江南春冬花”，咏村居景物，而语涉物体。白玉蟾诗云“山后山前鸠唤妇，会南会北竹生孙”，则调逸而意更新矣。

其 六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六章，记东屯之胜。屯可种稻，溉以流泉，民受其利矣。多鸥常雨，言涧水之不竭也。）

《困学纪闻》：东屯乃公孙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东屯之田可百顷，稻米为蜀第一。

又东屯有青苗陂。《一统志》：青苗陂，在瞿唐东，蓄水溉田，民得其利。

孙绰诗：“物我俱忘怀，可以狎鸥鸟。”

《高唐赋》：楚先王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其 七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七章，记水次之便。商贾贩货而竟趋，舟人忘险而争利，市舶辐辏，

真西南一大都会也。《江邻几杂志》作“白马滩前高浪中”，是蒙上句连说。若作“白昼摊钱”，则长歌者舟子，摊钱者贾客也）

常璩《蜀志》：“桑漆麻纆之饶。”左思《吴都赋》：“煮海为盐。”

《梁冀传》：“能意钱之戏。”注：“何承天《纂文》曰诡亿，一曰射意，一曰射数。”【黄注】即今之猜枚射覆之类。若摊钱，则以钱摊拨于地，今谓之跌博，与意钱不同。曾季狸《艇斋诗话》：“摊钱，即摊赌也。”

其 八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巫峡曾经宝屏见，
楚宫犹对碧峰疑。（八章，记楚王宫也。咸阳所见者画图，夔州所对者真境。但楚宫难觅，终成疑似，即真境亦同幻相矣。公诗“舟人指点到今疑”即同此意。）

张卖，张图以卖于市也。

《西京杂记》：武帝为宝屏风，设于桂宫。

江淹诗：“刻画嵒峯兮，山云而碧峰。”

唐人七绝，多从首句拈韵，如李太白、王龙标诸作尽然。杜诗有对起而不用韵者，如“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是也。有散起而不用韵者，“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是也。唐诗如卢照邻“日观仙云随风辇，天门瑞雪照龙衣”，亦是对起无韵。刘长卿“天书远召沧浪客，几度临歧病未能”，又是散起无韵。杨用修谓刘诗起句尤奇。

其 九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
云日如火炎天凉。（九章，记武侯祠也。武侯忠义，千古难忘，见非英雄割据，及楚宫高唐可比。松柏阴森，堪散愁而纳凉，亦对树怀人之意。）

薛道衡《老氏碑》：“考其古迹，营建祠堂。”

干戈满地，崔旰未平也。

谢灵运诗：“云日相照媚。”孔融诗：“赫赫炎天路。”

其 十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唐天下无。借问夔州压何处，
峡门江腹拥城隅。（十章，记高唐观也。古称仙界，西有阆风玄圃，东有海上蓬壶，而高唐神观，地在中间，此天下绝境也。今夔州高压，而峡江外拥，庶高唐遗迹，遥望可见矣。）

《吴船录》：阳台高唐观，在来鹤峰上。又《汉书注》：高唐，在云梦华容县。两说不同，诗谓高唐在夔州也。

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

大火运金气，荆扬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无行舟。千室但扫地，闭关人事休。（首记夔州秋热。火盛金微，尚无秋意，故人物皆困于暑。）

《诗》：“七月流火。”注：“火，大火，心星也。”《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

赵曰：“塌翼，谓热不能飞。陈琳檄：“垂头塌翼。”

梁简文帝诗：“落叶洒行舟。”

扫地，欲卧地求凉也。

《易》：“先王以至日闭关。”

老夫转不乐，旅次兼百忧。蝮蛇暮偃蹇，空床难暗投。炎宵恶明烛，况乃怀旧丘。（自叙不堪毒热。畏蛇须烛，对烛增烦，不如旧丘之安适。）

《易》：“旅即次。”

《楚辞》宋玉《大招》：“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大人赋》：“掉指桥以偃蹇。”张揖曰：“偃蹇，委曲貌。”

沈约诗：“空床寄杯酒。”邹阳书：“暗投之于路。”

《法言》：“正服明烛。”

鲍照诗：“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此旧丘指洛阳。

开襟仰内弟，执热露白头。束带负芒刺，接居成阻修。何当清霜飞，会子临江楼。载闻大《易》义，讽咏诗家流。（此述念崔之意。畏热不能过访，欲俟之秋深。“接居成阻修”，即所谓寸步难相就也。）

王粲《登楼赋》：“向北风而开襟。”《白帖》：舅之子为内兄弟。陆厥有《答内兄顾希叔》诗。

陶潜诗，“束带候鷄鸣。”《霍光传》：“如芒刺在背。”

向秀《思旧赋序》：“居止接近。”张载诗：“欲往从之路阻修。”

《魏都赋》：“览大《易》与《春秋》。”《齐书》：陆澄读《易》三年，不能解其义。

《颜氏家训》：“讽咏词赋。”杨修曰：今之颂赋，古诗之流。

蕴藉异时辈，检身非苟求。皇皇使臣体，信是德业优。楚材择杞梓，汉苑归骅骝。短章达我心，理为识者筹。（末述简崔之意，评事贤而奉使，故赠诗以谈心。楚材，喻崔使夔。汉苑，喻崔回京。此章，前二段各六句，后二段各八句。）

束皙《读书赋》：“优游蕴藉。”《晋书·周顛传》：“时辈亲狎，莫能褻也。”

《商书》：“检身如不及。”

《诗》：“皇皇者华。”序：“皇华，劳使臣也。”《唐书》：评事，掌出使推按。

《左传》：“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骅骝归汉，暗用武帝得天马。

孔融书：“附此短章，聊申我心素。”

识者，指崔。

信行远修水筒原注：弓泉筒。

【鹤注】以《课伐木序》证之，当是大历元年在夔州作。师氏曰：姓谱有姓信者，公《伐木》诗序有隶人信行。

汝姓不茹葷，清淨仆夫内。秉心识本源，于事少凝滞。（首叙信行为人。《杜臆》：清淨而心识本源，恭谨而事少凝滞，士人有此，亦佳士矣。公以此观僮仆，何等深心。）

《庄子》：颜子不饮酒，不茹葷。

《汉书·扬雄传》：“常清淨，作符命。”《诗》：“召彼仆夫。”

又：“秉心塞渊。”《史记》：秦碑：本原事迹。

《屈原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晋阳秋》：刘舆事无凝滞。

云端水筒诉，林表山石碎。触热藉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陬崖谷大。（此记修筒之事。石碎，故筒拆。冒险远修，用力勤矣。）

鲍照诗：“云端楚山见，林表吴岫微。”

《淮南子》：“江淮通流。”

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于斯答恭谨，足以殊殿最。（此悯信行之劳。惊而且愧，公之仁心恳至也。裂饼分尝，公之一体待物也。）

《杜臆》：尝所爱，谓分尝所爱之饼。【卢注】后周《王罽传》：乃裂薄饼缘。旧引何曾饼裂十字文，不合。

《前汉·萧何传》：年老素恭谨。又《万石君传》：“恭谨无与比。”

《汉书注》：“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诂要方士符，何假将军佩。行诸直如笔，用意崎岖外。（未因得水而赞其能。引泉如是，亦何须符佩之奇乎。即此直性之人，意无崎岖，遂能力任勤劳，而通流远注矣。此章，首尾各四句，中二段各六句。）

《史记·秦本纪》：方士欲炼以求奇药。《神仙传》：葛玄取一符投水中，能使逆流而上。又《汝南先贤传》：葛玄与吴大帝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即书符著庙社中，须臾大雨淹注，平地水尺余。何去曰：《真诰》有制虎豹符、方士符，盖用此。《示獠奴阿段》诗云“怪尔常穿虎豹群”，此可证也。

【朱注】《古今注》：曲盖，太公所作，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为曲盖焉。战国尝以赐将军。此言信行触热入山，不假张盖也。

【钱笺】赵次公引《东观汉记》：李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而泉飞出。但无盖字。高丽刻本草堂诗作佩，较盖字为稳。【黄生注】后汉耿恭居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拜井，井泉奔出。社用此字盖当作拜，乃声近而讹也。

行诸，犹云行乎，呼其名也。袁淑诗：“信行直如弦。”隶人取名本此。定功曰：后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赐名曰弼。以其头尖，时人呼为笔公。《晋书》：周处为中丞，正绳直笔。

《吴越春秋》：民去崎岖，归于中国。《前汉·陆贾传》：“崎岖山海间。”

申涵光曰：“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体恤下情如是，真仁者之用心。陶公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两贤一辙。

催宗文树鸡栅

【鹤注】诗云“山腰宅”，即前客堂也，当是大历元年作。

吾衰怯行迈，旅次展崩迫。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翮。驱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踏藉盘案翻，终日憎赤帙。（首明树栅之由。【赵注】春卵可抱育，故秋卵方充食也。百翮，连母五十头。驱趁，谓驱去仍来，虽制之亦不能禁。此处旧本颠错，《社臆》谓当再整。今上下互调，语意便明。）

《诗》：“行迈靡靡。”

展崩迫，言迫促少休。任昉表：“无任崩迫之情。”

《本草》：乌雌鸡，治风湿痲痹。

张衡《南都赋》：“春卵夏筍。”

庾信《枯树赋》：“顿山腰而半折。”

干宝《搜神记》：安阳城南有亭，一书生明术数，入亭宿，夜半有赤帙者来，或问曰：“向赤帙者谁？”答曰：“西舍老雄鸡也。”

课奴杀青竹，塞溪使之隔。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织笼曹其内，令人不得掷。稀间苦突过，觜距还污席。（此记树栅之事。树栅织笼，奴仆之责。课督之者，则宗文也。曹，群处也。掷，抛走也。稀间，栅间有稀隙，则鸡可突出，而席仍沾污矣。）

杀青竹，洙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令耐久也。

《月令》：“塞溪径。”

《汉书·逸民传》：避世墙东王君公。《左传》：“宋郑之间，有隙地焉。”

《梁书》：树木为栅。

《上林赋》：“捷垂条，掉希间。”

张华《鹤鹑赋》：“鵬鹑介其觜距。”

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我宽蝼蚁遭，彼免狐貉厄。应宜各长幼，自此均勍敌。笼栅念有修，近身见损益。明明领处分，一一当剖析。（此面命宗文之语。我宽四句，宗文答词。笼栅四句，公复申嘱。有栅，则鸡不啄蚁。有笼，则狐不噬鸡。且各领长幼，均敌不争，所以区分诸笼者，又悉矣。损益，查笼栅之不齐。剖析，别鸡群之异党。）

《齐民要术》：“鸡栖宜椽地为笼，内著栈，安稳易肥，又免狐狸之患。”

《诗》：“取彼狐貉。”

《左传》：“勍敌之人，隘而不利。”

《易》：“近取诸身。”《法言》：“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

傅咸乐府：“明明总天机。”《晋书》：谢安谓桓冲曰：“朝廷处分已定矣。”

《韩非子》：“——而听之。”《魏志》：管公明剖析玄旨。

不昧风雨晨，乱离减忧感。其流则凡鸟，其气心匪石。倚赖穷岁晏

，拨烦及冰释。未似尸乡翁，拘留盖阡陌。（此豫计栅成后事。平时听鸡减忧，藉以自宽。岁终赖鸡充用，兼慰宗文也。末二，作自晒语。不昧，谓鸣不失期。匪石，言司晨有信。拨烦，无喧呼烦恼也。拘留，应怯行迈。阡陌，应墙东地。黄生曰：诗本琐细，结见大家数。此章，十句者两段，八句者两段。）

《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小序：“言乱世则思君子。”

凡鸟，谓家禽。朱浮书：褻之者以为园圃之凡鸟，外厩之下乘。

《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穷岁晏，谓贫穷岁暮。

《后汉·胡广传》：才略深茂，堪能拨烦。《庄子》：“涣若冰将释。”

《列仙传》：祝鸡翁，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至千头，皆立名字，欲引呼名，皆依呼而至。后升吴山，莫知所在。

《楚辞序》：“拘留不遣。”

卢元昌曰：“鸡栅本一琐事，杜公说来，便见仁至义尽之意。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禽有别，驱诸栅笼，义也。蝼蚁可全，狐狸亦免，义中之仁。长幼不混，勍敌亦均，仁中之义。于课栅一事，直抉至理如许，可谓善勸其子矣。”

贻华阳柳少府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在夔州作。《唐书》：华阳县属成都府，贞观十七年析成都县置。

系马乔木间，问人野寺门。柳侯披衣笑，见我颜色温。并坐石堂下，俛视大江奔。火云洗月露，绝壁上朝暾。（叙晓访少府。少府寓居寺中，故系马问之。月下之露，洗出火云。朝起之暾，上于绝壁。此言夏时早景，句法倒装。）

陶潜诗：“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火云，朝霞也。卢思道《纳凉赋》：“火云赫而四举。”谢瞻诗：“月露皓已盈。”东坡诗：“火云势方壮”，未受月露洗。”本此。

谢灵运诗：“晨策寻绝壁。”《楚辞》：“暾将出兮东方。”注：“日始出东方，其容暾然盛也。”谢灵运诗：“晚见朝日暾。”

自非晓相访，触热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异中原。老少多喝死，汗逾水浆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辞烦。（此言晓访之故。不耐触热，固须早行，况少府才俊，尤宜亟候也。）

晋程晓诗：“可怜襍襍子，触热到人家。”

《汉纪》：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喝死。喝，伤暑也。

《世说》：魏文帝问钟毓面何以汗，对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浆。”

《后汉·马融传》：“美辞貌有俊才。”《诗》：“彼其之子。”

指挥当世事，语及戎马存。涕泪溅衣裳，悲风排帝阍。郁陶抱长策，义仗知者论。吾衰卧江汉，但愧识璵璠。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托子孙。（此叙少府肝胆议论。有少府长策，足以匡济当时，则己之文章末技，何关大道乎，故有起予之叹。且服其意气过人，并欲以子孙托之。）

张衡赋：“叫帝阍使辟。”

《书》：“郁陶乎予心。”《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

《家语》：“美哉璵璠，远而望之矣若也。”

柳必推赞公之诗文，故自谦云，文章特小技耳。他日又云：“文章千古事”，方是实语。《后汉·杨赐传》：造作赋说，以虫篆小伎，见宠于时。扬雄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起予，出《论语》。斑白，出《孟子》。

《世说》：曹公少时见桥玄，玄谓曰：“吾老矣，当以子孙相累。”

俱客古信州，结庐依毁垣。相去四五里，径微山叶繁。时危挹佳士，况免军旅喧。醉从赵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壮顾我伤，我欢兼泪痕。余生如过鸟，故里今空村。（此自叙客夔景况。成都有崔旰之乱，而夔州免于军旅，故得以歌舞欢宴。但思余生无几，而故里难寻、故不觉相对泪下耳。《杜臆》：“我欢兼泪痕”，此真情苦语。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二段各十二句。）

【朱注】夔州本梁信州，隋为巴东郡，武德元年改信州，二年又改夔

州。《新书》：避皇外祖独孤信讳，改夔州。

陶潜诗：“结庐在人境。”

《吴越春秋》：越王曰：“寡人冀得免于军旅之忧。”

李斯书：“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拊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雅善鼓瑟，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歌呜呜。”《庄子》：“鼓盆而歌。”

《诗》：“顾我则笑。”

梁简文帝诗，“泪痕未燥讵终朝。”

张载诗：“人生苦海内，忽如鸟过目。”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
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作，故云“衰年旅炎方”。史言是年春旱，至六月始雨，观诗云“徂暑终衰歇”则知夔州六月尚无雨也。七月三日，盖立秋之日，凡公诗记日者，皆指节候言。

今兹商用事，余热亦已未。衰年旅炎方，生意从此活。亭午减汗流，比邻耐人聒。晚风爽乌匝，筋力苏摧折。（从初秋叙起。五六，言亭午热退，承余热句。七八，言晚加小凉，承生意句。）

《孟子》：“今兹未能。”《同令》：“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则。”《前汉·五行志》：“尊卦用事。”

已未，已尽也。

《庄子》：“待决西江之水而活汝。”

《天台山赋》：“羲和亭午。”

比邻，见二卷。

薛梦符曰：“乌匝，乌巾也。赵曰：今有匝顶巾之语。【吴若本注】魏武拟古皮弁，裁嫌帛以为帽，以色别贵贱。晋咸和中制，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皆白帽。二宫直官乌纱帽，作恰，音恰，苦协切。字书无匝字。

【朱注】《博物志》：魏武作白恰。《礼部韵略》：“恰，帽也，亦作匝，士服，状如弁，缺四角。至匝字古人多用之，如鲍照诗“银屏匝匝”，公诗“马头金匝匝”，《唐书》杨再思阿匝取容，卢杞谄谀阿匝，皆不以言巾。洪驹父谓乌匝不舒貌，此臆说耳。

吴均诗：“不为君所惜，摧折尚何言。”

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师，健步闻旱越。园蔬抱金玉，无以供采掇。密云虽聚散，徂暑终衰歇。（此申言旱虐难堪，承上余热来。退藏，雨师下来。健步，旱越疾行。抱金玉，贵如金玉也。终衰歇，终夏无雨也。）

谢灵运诗：“我劳盈十旬。”

《易》：“退藏于密。”《大人赋》：“诛风伯，刑雨师。”

《山海经》：黄帝攻蚩尤于冀州之野，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帝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上，所居不雨。《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裸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俗曰旱越，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

庾信诗：“拂云就园蔬。”《洛阳伽蓝记》：玉蕊金茎。

《诗》：“薄言采之，薄言掇之。”

《易》：“密云不雨。”

《诗》：“六月徂暑。”

前圣旰食巫，武王亲救暍。阴阳相主客，时序递回斡。洒落惟清秋，昏霾一空阔。萧萧紫塞雁，南向欲行列。（此预道秋凉节候，承上晚风来。阴阳进退，时序迭有转移，古人不焚巫而惟救暍，正有见于此耳。今秋雁南飞，喜时候之不爽矣。）

臧文仲当时有圣人之名，故云前圣。其谏止焚巫事，见前。

《帝王世纪》：武王自孟津还，及于周，见喝人，王自左拥而右扇之。

古谚：“越阡度陌，互为主客。”

谢惠连《七夕》诗：“倾河易回斡。”

潘岳赋：“庭树撼以洒落。”

《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

歛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闲。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铚逐狡兔，突羽当满月。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此追论壮年乐事，亦从秋景想出。上六思昔，下二伤今。【卢注】此即《壮游》诗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事也。）

庾信诗：“红颜无复多。”

《子虚赋》：“左乌号之雕弓。”

《上林赋》：“弦不虚发。”

《广韵》：“铚，箭也。”《通俗文》：“骨镞曰箭，铁镞曰铚，鸣箭曰箭，霍叶曰铚，皆古制。”

赵曰：突羽，其羽奔突而疾也。刘孝威赋：“弯弓满月之势。”

《楚辞》：“惆怅兮私自怜。”卓文君有《白头吟》。

郭璞诗：“京华游侠窟。”

临轩望山阁，缥缈安可越。高人炼丹砂，未念将朽骨。少壮迹颇疏，欢乐曾倏忽。杖藜风尘际，老丑难剪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贱夫美一睡，烦促婴词笔。（此结出呈元之意。上四称元，中四自叙，下四宾主并收。《杜臆》：曹长喜烧炼，故末以此戏之，谓其虽得仙术，未能羽化，犹是池中物。而已之善睡，不减于仙游。方云修真者戒睡，故云戏呈。此章，前四段各八句，末段十二句收。）

迹颇疏，言踪迹疏放。向秀《思旧赋序》：“嵇意远而疏。”

蔡琰《箜篌》：“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又：“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

《庄子》：“原宪杖藜而应门。”

刘孝标《绝交论》：“剪拂使长鸣。”

《吴志》：周瑜曰：“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

《续仙传》：夏侯隐登山渡水，亦闭目美睡，人同行，闻其鼾声而不蹉跌，人称睡仙。

张华诗：“烦促每有余。”

牵牛织女

【鹤注】当是公初至夔时，因所见而赋之。依梁氏编在大历元年。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首言牛女会合，出于俗传之妄。朱注：牛女会合，自汉人已有其说。吴均《齐谐》又譔桂阳成武丁事以实之，世俗多为所惑，公故力辟其诬。）

《齐谐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已被召。”弟曰：“何事织女渡河？”曰：“暂诣牵牛。”《尔雅》：“河鼓谓之牵牛。”《晋志》：织女二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陆机诗：“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

周处《风土记》：“七月七日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少年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奕奕正白气，有光暖五色，以此为征，便拜而乞愿。”

《汉武帝纪》：祭后土，神光三烛。

支遁诗：朦胧望幽人。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

夏侯湛《东方朔像赞》：“精灵永职。”

亭亭新妆立，龙驾具层空。世人亦为尔，祈请走儿童。称家随丰俭，白屋达公宫。膳夫翊堂殿，鸣玉凄房栊。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终（此见七夕祈请，乃世俗之好事。新妆龙驾，想望织女也。称家句，言贫富皆然。白屋句，言朝野皆然。膳夫鸣玉，言贵贱皆然。曝衣瓜果，引证七夕事。裛露照日，谓终夜虔祀。）

《杜臆》：亭亭二句，指织女，乃俗论如此。《世说》：亭亭玉立。庾信《七夕赋》：“嫌朝妆之半故，怜晚拭之全新。”

谢朓《七夕赋》：“回龙驾之容裔。”

《记》：“称家之有无。”

《说苑》：穷巷白屋。白屋，茅屋也。【綆注】明皇贵妃七夕长生殿有感牛女事，知当时宫中有此俗矣。《左传》：有守于公宫。

《西京赋》：“膳夫驰骑。”注：“宰夫也。”《嵇康传》：鸣玉殿省。

庾信《七夕赋》：“此时并舍房栊，共往庭中。”凄房栊，言室内一空。

《西京杂记》：太液池西有汉武曝衣楼，七夕出后衣曝于楼上。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夕，曝经书及衣裳。

谢庄赋：“曳云表之素月。”李德林诗：“微风动罗带。”

《荆楚岁时记》：“七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蟪子网于瓜上者，则以为得巧。”

《诗》：“宾之初筵。”陶潜诗：“裛露掇其英。”

(11)《庄子》：“日出而作。”

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舅姑事

，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此因织女而及夫妇，见人情不可苟合。女子待嫁，未免忧心忡忡，但以礼律身，唯勤事织作而已。盖夫妇之道，通于君臣，臣一失节，则君将不容矣。妇一失身，则夫将见绝矣。故知大而仕进，小而婚配，皆当出于至公也。牛女渡河，说既荒唐，旧俗乞巧，显涉私情，故以夫女人伦之道讽谕世人。君臣句，特比语耳。此章，八句起，后两段各十四句。）

《诗》：“忧心忡忡。”

陈琳檄文：“如律令。”李善注：“文书下如律令，言当履绳墨，动不失律令也。”

古诗：“扎扎弄机杼。”

《记》：“逮事舅姑。”无舅姑，未嫁夫也。

刘伶《酒德颂》：“陈设礼法。”

《内则》：“礼始于谨夫妇。”

《楚辞》：“与佳期兮夕张。”

《论语》：“戒之在色。”

《九辩》：“圆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孔融书：“盛孝章，实丈夫之雄也。”

张綖曰：《易》言物不可以苟合，故借牛女无私会之事，以兴男女无苟合之道。又因男女无苟合之道，以比君臣无苟合之义。盖合必以礼者，女之佳期。进必以正者，士之佳期。如或不在至公，恐英雄丈夫，必不以不令之女而为妇。刚明正大之主，又岂以不令之士而为臣哉。是诗，触类旁通，高古严正，可见古作诗者之意。

罗大经曰：朱文公尝病《女戒》鄙浅，欲别集古语成一书。立篇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且言如杜诗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他皆仿此。尝以书属刘静春先生子澄纂辑，迄不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学书也。

洪迈《容斋随笔》曰：《洞微志》载苏德哥为徐肇祀其先人曰：当夜半鬼宿渡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瞻以俟之。予按天上经星，终古不动，鬼宿随天西行，春昏见于南，夏晨见于东，秋夜半见于东，冬昏见于东。安有所谓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织于昏晨，与鬼宿正相反，其理则同。杜诗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梁刘孝仪诗云“欲待黄昏至，含娇浅渡河”。唐人七夕诗皆有此说，此自是牵俗遣词之过。故杜老又有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盖自洞晓其实非也。

雨

此言旱后得雨，当在“行云递崇高”之前，且云“白谷变气候”，知为夔州作也。旧编前后互错。

峡云行清晓，烟雾相徘徊。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此章喜旱后得雨，即下章所云“前雨伤卒暴”也。云雾先兴，风雨并作，此晓时骤雨之势。）

《汉书》：《天马歌》：“神徘徊，若留放。”

此乃古诗，作树字本合，言风先吹树而继以雨来也。《朱文公语录》：杜诗最多误字，如“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树字无意思，当作去，正对来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极阴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云“鼓角漏天东”、后人不晓其义，遂改漏为满，似此类极多，董斯张曰：峡中波浪险绝，长风吹江，涛惊沫溅，势如暴雨之澍。《洞箫赋》：声盖盖而澍渊。李善云：“澍，古注通。”

凄凉生余寒，殷殷兼出雷。白谷变气候，朱炎安在哉。高鸟湿不下，居人门未开。（此写雨中之景。雨久则寒生，兼雷则雨大，故暑气乍销，而人鸟俱寂。）

【邵注】白谷，巫山之谷，历法有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谢灵运诗：“旦昏变气候。”

《景福殿赋》：“开建阳则朱炎艳。”

鲍照诗：“居人掩闷卧。”

楚宫久已灭，幽珮为谁哀。侍臣书王梦，赋有冠古才。冥冥翠龙驾，多自巫山台。（此归功行雨之神。楚襄久没，神女更为谁哀乎？彼巫山行雨，特才人托梦以讽成赋耳。今之乘龙洒雨者，岂真阳台神力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六句。）

《神女赋》：“摇珮饰，鸣玉驾。”

《陆机传赞》：“言论慷慨，冠乎终古。”

《河东赋》：“乘翠龙而超河兮。”师古曰：“翠龙，穆天子所乘马。”

胡夏客曰：多当读章移切。《论语》：“多见其不知量也。”古音如是。今按：多乃大都之意、恐不必解作祇。

同是咏雨，此章说得奇而空。下章说得正而实。

朱子改“树”为“去”，言风吹苍江而去，雨洒石壁而来，去来指风雨。董氏改为“苍江谢”，却是说风吹而江澍矣，岂可云雨洒而壁来乎？犹觉未安。

雨

黄鹤编在云安作。今按：云安有《喜雨》诗，言巢燕林花，当是夏时得雨。此云亢阳秋热，知非云安矣。且诗又云我圃苍翠，云安匆匆，焉得有圃，其为夔州作无疑。《杜臆》因诗有郊扉、我圃，疑为灋西所作。今按：《客堂》诗言深山林麓，《鸡栅》诗言山腰阡陌，何尝非郊圃。还依朱本入在大历元年。

行云递崇高，飞雨霭而至。潺潺石间溜，汨汨松上驶。亢阳乘秋热，百谷皆已弃。皇天德泽降，熔卷有生意。（此章言积雨之象，即下文所云“今雨喜容易”也。上四雨景，下四雨泽。溜在山上，故隔松传响。潺潺，声大而远。汨汨，声细而近。）

宋玉《高唐赋》：“朝为行云。”

谢朓诗：“朔风吹飞雨。”

魏文帝诗：“谷水潺潺，落叶翩翩。”谢惠连诗：“响出山溜碧。”

《海赋》：“淙淙汨汨。”水声也。灵运诗：“活活夕流驶。”

《洪范五行传》：“君将亢阳之节，故旱灾应也。”

《易》：“百谷草木丽乎土。”

古诗：“皇天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应璩书：“顷者炎旱日更甚，砂砾销烁，草木焦卷。”王褒诗：“摧残生意余。”

前雨伤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无雷霆，间作鼓增气。佳声达中宵，所望时一致。清霜九月天，仿佛见滞穗。（次言久雨须雷，庶秋晴有获。上四望雷，下四得雷。）

《前汉·师丹传》：卒暴无渐。

《左传》：“一鼓作气。”《三国序赞》：“懦夫增气。”

《易》：“一致而百虑。”

湛方生《吊鹤文》：“负清霜而夜鸣。”

《长门赋》：“时仿佛以物类兮。”《诗》：“彼有遗秉，此有滞穗。”

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苍翠。恨无抱瓮力，庶减临江费。（末乃感颂雨德，圃蔬沾润，则汲水省费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后段四句收。）

《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谢朓诗：“苍翠望寒山。”

《庄子》：子贡至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雨二首

此亦夔州所作，首章云巢居，云层台，次章云倚天石，云长江白，皆系峡中景象。

青山澹无姿，白露谁能数。片片水上云，萧萧沙中雨。（此章对雨而念行人也。首言中之景。云气蒙，故山常澹。雨湿多，故露难辨。片片，秋云之状。萧萧，秋雨之声。）

江淹诗：“青山澹无姿。”

【邵注】谁能数，暗用佛书雨露皆有头数之义。

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佳客适万里，沉思情延伫。挂帆远色外，惊浪满吴楚。久阴蛟螭出，寇盗复几许。（下乃对雨之怀。佳客万里，乃层台所遥望者。挂帆以下，又沉思所计虑者。《杜臆》：佳客必有所指。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处。元稹《通州》诗：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栏都大似巢居。自注：巴人都在山陂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

曹植诗：“之子在万里。”陆机诗：“沉思钟万里。”

《离骚》：“结幽兰而延伫。”

《海赋》：“惊浪雷奔。”

蛟，龙属，无角，似蛇，细颈，颈上有白婴，四脚。婴，逆鳞也。螭，似蛟，无角，如龙而黄。

古诗：“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其二

空山中宵阴，微冷先枕席。回风起清曙，万象萋已碧。落落出岫云，浑浑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长江白。（次章，对雨而伤戍卒也。首记峡中秋雨，写阴惨之状。上四，见自宵及旦。下四，言云浓雨晦。）

陶潜诗：“夜中枕席冷。”

回风，旋转之风。古诗：“回风动地起。”

《孝经钩命诀》：“万象咸载。”

岫，山穴也。陶潜辞：“云无心而出岫。”

日行有黄道赤道。

连槁荆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镇惨，沾湿赴远役。群盗下辟山，总戎备强敌。水深云光廓，鸣橹各有适。（次记雨中征戍，写愁苦之情。《杜臆》：草镇，地名，想即黄草峡，前诗云“黄草峡西船不归”，可证。盖峡西有乱，总戎调荆兵以防之，故船中军士荷戈冒险而赴远役。群盗，指小寇言，时又有下辟山者，而总戎止备强敌，不暇及之，故鸣橹各有所适，峡中不能安枕可知已。）

《唐·地志》：渝州有壁山县。《宋史》：辟山县，隶重庆府。疑即此地。

《吴越春秋》：“强敌之兵日骇。”

汉昭帝诗：“云光开曙月低河。”

渔艇息悠悠，夷歌负樵客。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未见渔樵自得，而叹己之留滞也。首段叙时景，次段述时事，所谓书时也，而朝夕所见，皆记于此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蜀都赋》：“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李峤诗：“荒阡下樵客，野猿惊山鸟。”

王嗣爽曰：公《忧旱》诗云：“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今虽得雨而复忧盗，前章忧吴楚之盗，故恐远客难行。此章忧峡中之盗，故怜士卒劳役耳。

江 上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顾注】诗言江上倚楼，此夔州西阁所作也。

江上日多雨，萧萧荆楚秋。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上四叙景，旅客悲秋之况。下四言情，旧臣忧国之怀。夜不眠以至曙，故对镜倚楼，看容色而计行藏。但以报主心切，虽衰年未肯自倭，此公之笃于忠爱也。【黄生注】“勋业者尚无成，故须看镜。行藏抑郁谁语，故独倚楼。”）

鲍照诗：“江上气早寒。”

《春秋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庄公之世，经皆书荆。僖之元年，乃书楚人伐郑，盖始改为楚也。《晋书·罗含传》：可谓荆楚之秋。

江淹诗：“高风吹节变。”《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

谢灵运《罗浮山赋》：“发潜梦于永夜。”

杜笃《吴汉诔》：“勋业既崇。”庾信诗：“匣中取明镜，披图自照看。”

江淹诗：“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

陈师道后山曰：真宗尝观子美诗“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谓甫之诗皆不逮此。

黄生曰：此诗后半所云，是本怀，是正说。其余自嗤自怪，自宽自释，皆即此意，而反覆变化以出之。诗以言志，才以杼辞。志，不变者也。辞，百变者也。才不能变，则其志亦不足观矣。此非志之罪也，才之罪也。于此叹杜公之才之足以副其志也。

雨 晴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

雨时山不改，晴罢峡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杀人。有猿挥泪尽，无犬附书频。故国愁眉外，长歌欲损神。（上四雨晴有感，下申思乡之意。雨时总是此山，及晴罢而峡洗如新，喜初晴矣。晴则可以出峡，而犹然留滞，故不胜愁思。殊俗，指夔州，泪尽篆此。秋思，念家乡，无书蒙此。故国，指洛阳。愁眉外，心愁而眼不能见也。凡引古典，须用翻新。猿声沾泪，黄犬附书，情已悲矣。此说猿多而泪零已尽，无犬而频觅附书，语倍凄惨。上句用《水经注》渔者歌，下句用陆机入洛事，注皆别见。）

萧子显诗：“雨罢叶增绿。”山峭夹水曰峡。

天路，犹云天边，即指夔州。枚乘诗：“天路隔无期。”《诗序》：“国异政，家殊俗。”

释亡名诗：“愁眉独向隅。”

陆机诗：“长歌赴促节。”

按罗景纶云：“雨晴山不改，晴罢峡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体本无改变，唯既雨初晴，则山际精神，乃焕然如新。此说似未当。若上句出晴字，则下句便复。据公诗“久雨巫山暗，新晴锦绣文”，即此诗注脚。知雨晴两句，乃分说也。

雨不绝

梁叔道依旧次，编在大历元年夔州诗内，以诗有“行云莫自湿仙衣”句也。《演义》：先之以鸣雨，继之以微雨，故题云《雨不绝》。

鸣雨既过渐细微，映空摇颺如丝飞。阶前短草泥不乱，院里长条风乍稀。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眼边江舸何匆促，未待安流逆浪归。（上六雨中景物，末二雨际行舟。风狂雨急，故鸣而有声，既过则细若飞丝矣。草不沾污，见雨之微。风虽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将子，记暮春雨。行云湿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讥夔人冒险以趋利。）

王褒诗：“空林鸣暮雨。”应璩诗：“乃肯顾细微。”

梁简文帝：“春色映空来。”《吴都赋》：“与风颺颺。”古诗：“密雨如散丝。”沈约《雨》诗：“非烟复非云，如丝复如雾。”

【朱注】“增韵”：室有垣墙者为院。黄鹤谓是严武幕中，非也。庾信诗：“河边杨柳百尺枝，别有长条踠地垂。”

【黄生注】石燕乳子，神女湿衣，此严羽所谓趣不关理者。罗含《湘中记》：石燕在零陵县，遇风雨则飞舞如燕，止则为石。《水经注》：鸞山有石，绀色，状燕，其石或大或小，及雷风相薄，小者随大者而飞，如相将乳子之状。将，领也。古乐府：“一母将九雏。”

《演义》：莫自湿，劝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湿其衣也。何胥诗：“拂镜下仙衣。”

《南史》：庾子舆奉父丧归，至瞿唐大滩，秋水犹壮，子舆抚心长叫，其夜水忽减退，安流而下。《楚辞》：“使江水兮安流。”乐府：“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

律体以首尾为起阖，三四承上，五六转下，此一定章法也。若在六句分截，则上重下轻，不见转折生动之趣，诗之可议在此。

朱瀚曰：题便可怪，摇颺如丝，只是申上细微。泥不乱，语近于率。风乍稀，节外生枝。舞石加乳子，未免冗赘。神女自湿衣，何须过虑。眼边颺字，匆促拙字，安流逆浪，反覆重言，亦少意味。此当系贗作也，须辨之。

晚 晴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秋分作。何逊诗：褰裳对晚晴。

返照斜初彻，浮云薄未归。江虹明远饮，峡雨落余飞。鳧雁终高去，熊羆觉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上四晚晴之景，下四晚晴有感。夕照映虹，有似下垂而饮，承上返照。雨后云过，尚带余点飘飞，承上浮云。鸟鲁逢秋而自得，兴己之久客未归。）

张正见诗：“镜如临风月，流如饮涧虹。”前汉燕王旦时，有大虹下于宫中，饮井水竭。按：虹见则雨晴矣。

《杜臆》：鳧不高飞，字恐有误。

陶潜诗：“闲雨纷微微。”

黄生曰：上半写景，并精绝，晚晴之景如画。三四倒装句，各上三字一读。五喻高蹈之士，六喻贪庸之人，公于两者均无所处，所以途穷作客，留滞秋江也。

雨

黄鹤编在大历元年夔州诗内。《杜臆》谓舟中所作，盖因赵注以风扉为舟扉耳。

万木云深隐，连山雨未开。风扉掩不定，水鸟过仍回。蛟馆如鸣杼，樵舟岂伐枚。清凉破炎毒，衰意欲登台。（上六雨中之景，下二雨后之情。云深而万木隐藏者，以雨气连山而不开也。风扉不定，水鸟仍回，风雨并至也。雨落空江，声如鸣杼，樵人阻雨，不能伐枚，江边雨骤也。卢注：登阳台而袭快风，衰意欲藉以少舒。胡夏客曰：风扉一联，意在言外，比兴无穷，非仅摹景而已。）

《文选》：蛟人织绡于泉室。

《江赋》：“蛟人构馆于悬流。”《诗》：“伐其条枚。”注：“枝曰条，干曰枚。”

古艳歌：“夏节纯和天清凉。”

黄生曰：杜诗吟风之句，如“风扉掩不定”、“风幔不依楼”、“风帘自上钩”、“寒声风动帘”、“风连西极动”、“风前竹迳斜”，皆画风手也。

奉汉中王手札

【鹤注】汉中王贬蓬州刺史，今出峡将归京，作书报公，而公复之以诗。旧编在永泰元年，今依朱氏入在大历元年夔州。《杜臆》题上加奉字，以天潢尊之，其谨严如是。

国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来蜀道，归盖取荆门。峡险通舟峻，江长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园。（首段叙王行踪。王时罢郡归朝，取道夷陵，而暂留归州也。【张远注】主人，指归州守。上客，即汉中王。胡夏客曰：上四，起局庄严。通舟注海，作去笔。留客避暑，作留笔。）

【溥注】首句，谓王所封之国甚大也。《书大传》：周公曰：“吾今王之叔父也。”王，让皇帝之子，代宗之叔父。

曹植诗：“剖符授玉，王爵是加。”

夷陵有荆门山，其状如阙然。

《吴越春秋》：“决江导河，东注于海。”

梁元帝诗：“光时留上客。”

前后缄书报，分明撰玉恩。天云浮绝壁，风竹在华轩。已觉良宵永，何看骇浪翻。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此想归途景事。撰玉，盖与缄书同赠者。绝壁、华轩，即名园佳景。良宵堪适，不必触浪前行。朱邸，指王第。紫微，指帝宫。避暑在夏，宵永属秋，还京正当冬雪，叙次详明。）

戴嵩诗：“撰玉待鸣钟。”

苏彦诗：“洪涛奔逸势，骇浪驾丘山。”

谢朓笺：“朱邸方开。”又诗：“黄旗映朱邸。”《玉海》：《汉书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诸侯朱户，故曰朱邸。

《晋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

枚乘文章老，河间礼乐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东西异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倚朝昏。（此记峡中景况。枚乘自拟，河间比王。悲宋玉，王在归州。失武陵，公未之楚。俱崖口，两地多山。异石根，彼此分手矣。夷音、鬼物，压蛮俗之丑恶，自伤独居夔州也。）

赵曰：梁孝王时，枚乘在诸文士之间年最高。

《汉书》：景帝子河间献王德，学举六艺，被服儒术，武帝时来朝，献礼乐，对三雍宫。

宋玉宅，在归州。《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

武陵源，用桃花源迷路事。

宋之问诗：“崖口众山断。”

归州，在夔州之东。石根，山足也。庾信诗：“横琴坐石根。”

夷音，指楚语。

《芜城赋》：“木魅山鬼，昏见晨趋。”《洞冥记》：明茎草，照见鬼物之形。宋之问诗：“山鬼泣朝昏。”

犬马诚为恋，狐狸不足论。从容草奏罢，宿昔奉清樽。（末致临歧缱绻之情。犬马，自方。狐狸，指当时窃位者。王于草奏之余，应念宿昔

交欢，嘱其去后不忘也。此章，前三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曹植表：“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前汉·京房传》：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沈佺期诗：“顾我叨郎署，
惭无草奏工。”

古诗：“宿昔梦见之。”古歌：“清樽发朱颜。”

返 照

《杜臆》谓诗作于西阁，阁临白帝城西，故见返照。《演义》：诗成后，偶举二字为题，非专咏返照也。后有五律一首，是全写返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上四，雨后晚晴之景。下四，衰病乱离之感。雨痕初过，故日照江而石壁之影摇动。黄昏乍暝，故云拥树而山村之路遮迷。此时方欲高枕闭门，乃思及豺虎为乱，则兹地不堪久留矣。但恐惊散之旅魂，未必能招之北归耳。愁时指乱，招魂自谓。）

【顾注】楚王宫，在巫山县西北。祖孙登诗：“飘飏楚王宫。”《楚辞》：“黄昏以为期。”

吴均诗：“九茎日返照。”江淹诗：“缅映石壁素。”

傅毅《七激》：“仰归云，怒朔风。”庾信诗：“山村落猎围。”

《史·张仪传》：“大王高枕而卧。”

晋封禅奏：“人望绝塞。”胡夏客曰：愁时而在绝塞，无可奈何，唯早闭门耳。《汉·严助传》：“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

《楚辞》：“山中不可以久留。”张载诗：“盗贼如豺虎。”【鹤注】公屡以强镇比豺虎，是时杨子琳攻崔旰未已，公知子琳将变，故曰不可以久留。三年，子琳果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

【卢注】招魂者，礼之所谓复也。宋玉哀其师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故作《招魂》。《招魂》曰：“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

黄生曰：前半写景，可作诗中图画。后半言情，能湿纸上泪痕。视白帝城中诗，较胜一筹，以起属正声，后半气力雄厚故也。又曰：年老多病，感时思归，集中不出此四意。而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无不曲尽其情。此诗四项俱见，至结语云云，尤足凄神戛魄。

晴二首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初到夔州时作。

久雨巫山暗，新晴锦绣文。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竟日莺相和，摩霄鹤数群。野花干更落，风处急纷纷。（此为久雨初晴而作也。三四新晴远景，下四新晴近景。锦绣文，晴光映于山色。碧字、红字，另读，与“青惜峰岚过，黄知橘柚来”句法相同。莺和、鹤群，自慨羇孤。花落纷纷，叹已飘零也。）

刘绘《琵琶峡》：诗：“照烂虹蜺集，交错锦绣陈。”

湖外，谓洞庭湖之外。

其二

啼乌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雨声冲塞尽，日气射江深。回首周南客，驱驰魏阙心。（次章，对晴景而感怀。啼乌下食，鸣鹤高飞，见物情厌雨而喜晴。雨声、日气，点明题意。未伤羇旅不归也。冲塞射江，与魏阙相照。）

《易》：“鸣鹤在阴。”

《史记》：太史公留滞周南。公借以自喻。太史公，乃司马谈。周南，在今西安府泾阳县。

《吕氏春秋》：中山公子谓詹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阙之下。”

雨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作。【洙注】诗云“蛟龙斗”、“于戈盛”，是张献诚、杨子琳、柏茂林并起兵讨崔旰时也。

始贺天休雨，还嗟地出雷。骤看浮峡过，密作渡江来。牛马行无色，蛟龙斗不开。干戈盛阴气，未必自阳台。（乍晴复雷，雨将作矣。中四，状其雨至而势大。末言此关人事所召，非由地气使然，诗盖有感而作也。卢注：行无色，从雨密来。斗不开，从雨骤来。上句喻凋残未起，下句喻战争不休。）

《易》：“雷出地奋豫。”

《庄子》：“秋水时至，两涘渚涯之间，不辨牛马。”

汉武帝歌：“蛟龙骋兮放远游。”龙斗野，出《汉书》。

阮籍诗：“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

【鹤注】此及后二篇，同是大历元年作。《杜臆》：杨本殿中监，题云“殿中杨监”，尊殿也。草书云图，岂如右军《笔阵图》耶？《唐书》：殿中省监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南齐有内外殿中监。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杨示旭书，起处总提。斯人指张，及兹指杨。）

《诗》：“人之云亡。”

陆机诗：“感物凄恻。”

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此叙其书法之神妙。微绡之上，如风生万里，以笔有古意也。玉动状其疾徐，松直状其苍劲，连山状其起伏，俱涨状其浩瀚。）

潘岳诗：“凯风扬微绡。”

谢朓诗：“锵锵玉銮动。”

《天台赋》：“荫落落之长松。”

《法书要录》：索靖章草书，若雪岭孤松，冰河危石。萧思话行草，如连冈尽望，势不断绝。

溟涨，谓溟渤涨水。谢灵运诗：“溟涨无端倪。”《南史》：王僧虔论书云：“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异耳。”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此赞其书学之精深。）

卫恒《书势》：弘农张伯英，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染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韦仲将谓之草圣。

《杜臆》：“俊拔为之主”，自是笔诀，在草书尤难。

《王羲之传》：“我书，我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雁行。”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杨公拂篋笥，舒卷忘寝食。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末结杨公之赏鉴。草书逸气，足动杨之清识，故常卷舒把玩，而又念其挥毫落笔时。旭醉后善书，不独酒德可观，公诗“张旭三杯草圣传”，可证。此章，四句起，下三段各六句。）

东吴精，享东吴之精气。本传：旭，东吴苏州人。《杜臆》云：李颀赠张颠诗“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知旭原有此号也。

魏文帝书：“公干有逸气。”《晋书》：卫瓘忠允清识，有文武之才。

班婕妤诗：“捐弃篋笥中。”

鲍照诗：“朝日下卷舒。”

刘伶有《酒德颂》。

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

【鹤注】题云“又出”，则是同时所作。

近时冯绍正，能画鹞鸟样。明公出此图，无乃传其状。殊姿各独立，清绝心有向。疾禁千里马，气敌万人将。（首记画鹰之神俊。《杜臆》：此诗盖因才志不展，而发兴于鹰扬者。公赋鹰马，必有会心语，此则“清绝心有向”是也。前草书，是张旭真迹。此鹰图，乃临摹冯画。独立，静出群。有向，动欲飞。千里马，比其健。万人将，喻其雄。禁，当也。）

【朱注】谢赫《画评》：画有传移摹写，为六法之一。张彦远云：顾恺之有摹搨妙法。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宫搨。十二扇，盖搨冯监画本也。《历代名画记》：冯绍正，开元八年为户部侍郎，善画鹰鹞鸡雉，尽其形态，嘴眼脚爪毛彩俱妙。曾于禁中画五龙堂，有降云蓄雨之感。

《河图说征示》：鸟一足曰独立。

洙曰：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

《史记》：项羽学万人敌。《宋武帝纪》：鲁爽累世将家，骁猛善战，号万人敌。

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当时无凡材，百中皆用壮。粉墨形似间，识者一惆怅。（此见鹰而慨往事。绍正乃开元间人，故想出骊山校猎之盛，不觉对画而惆怅也。）

黄希曰，《旧书》：东内曰大明宫，正殿曰含元殿。骊山在昭应县，故幸骊山则移含元之仗。洙曰：玄宗太平时，常以冬十月幸骊山温泉宫较羽猎，《津阳门诗注》：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鹞，逸气奇姿，特异他等。上每校猎，必置于驾前，目为决胜儿。

扬雄有《羽猎赋》。

《庄子》：择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神虽王，不善也。《世说》：庾文康云：“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又：桓温曰：“万石挠弱凡才。”

《史记》：养由基善射，百发百中。用壮，出《易·大壮》卦。《颜氏家训》：皆须粉墨，不可滥也。

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鞞上。（未借真鹰寄慨。游猎不暇，鹰老空山矣，然其力能搏兔，虽老犹可用也。写一画鹰，而世之治乱，身之用舍，俱在其中，真是变化百出。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钟嵘《诗品》：“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孙楚《鹰赋》：“擒狡兔于平原。”【鹤注】狡兔，指崔旰辈。

隋炀帝《鹰》诗：“虽蒙鞞上荣，无复凌云志。”

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

【鹤注】大历元年二月，杜鸿渐以黄门侍郎平章事帅蜀，明年六月入朝。此诗当是元年秋作，相公指鸿渐。

去水绝还波，泄云无定姿。人生在世间，聚散亦暂时。离别重相逢，偶然岂足期。送子清秋暮，风物长年悲。（首段送别杨监。上二兴下聚散，别离二句承聚，送子二句承散。）

古诗：“长江无回波。”

泄云，云之飘散者。鲍照诗：“泄云去不极，驰波往不穷。”

殷仲文诗：“风物自凄凉。”《淮南子》：“木叶落，长年悲。”

豪俊贵勋业，邦家频出师。相公镇梁益，军事无子遗。解榻再见今，用才复择谁。（此言杨当受知于杜相。国家出师之日，正豪俊见才之时也。）

《初学记》：剑南道，《禹贡》梁州之域，自剑阁西南方为益州。

《出师表》：“晓畅军事。”《诗》：“靡有子遗。”

《后汉·徐稚传》：陈著为太守，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左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况子已高位，为郡得固辞。难拒供给费，慎哀渔夺私。干戈未甚息，纲纪正所持。（此言杨当爱民以尽职。于供亿之中，能绝侵渔，此正操纲纪而恤下情也。）

《唐志》：殿中监，从三品，则其位已高。

得固辞，言不得固辞也。《书·禹谟》：“稽首固辞。”

《景固辞》：渔夺百姓，侵牟万民。

又：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

泛舟巨石横，登陆草露滋。山门日易夕，当念居者思。（未致丁宁之意。言水陆之艰难，此居者代为行人思也。今我日夕还山，客当念此而致戒于前途矣。此章，八句起，四句结，中二段各六句。）

《子虚赋》：“内隐巨石白沙。”

宋之问诗：“草露湿人衣。”

隋萧子隆诗：“山门一已绝。”

《左传》：不有居者。

赠李十五丈别

【鹤注】李十五丈，即文凝秘书也。前寄李秘书诗云“衣冠八尺身”，又云“玄成负文彩”，此诗云“不闻八尺躯”，又云“玄成美价存”，故知为文凝也。前诗在大历元年夏作，此乃其秋作也。

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下临不测江，中有万里船。多病纷倚薄，少留改岁年。绝域谁慰怀，开颜喜名贤。（此叙在夔景事。《杜臆》：前寄李诗云：“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上四乃其注疏也。见万里船，则恩出峡。名贤慰怀，喜对李丈也。）

《魏都赋》：“蛮陬夷落，度道而通者，鸟鲁之氓。”【吴注】鸟兽居，即巢居穴处。

谢灵运诗：“筑观基层巅。”

汉武都太守李翕《西峡颂》：“下有不测之谿。”

谢灵运诗：“拙疾相倚薄。”倚薄，犹言交迫。

又：“开颜披心胸。”荀悦《汉纪序》：“殊德名贤。”

孤陋忝未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气合，相与襟袂连。一日两遣仆，三日一共筵。扬论展寸心，壮笔过飞泉。玄成美价存，子山旧业传。不闻八尺躯，常受众目怜。（此述李丈交谊，并其才品。李与公，必同辈亲戚，故云未亲、比肩。遣仆、共筵，李待公厚也。展寸心，其议爽快。过飞泉，其诗敏捷。玄成、子山皆父子显达，以比李之家世通贵。）

《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蔡邕《陈留太守碑》：“意气精朗。”

潘岳赋：“蹶踵侧肩，倚裳连袂。”

鲍照赋：“抚寸心而未改。”

曹植《王仲宣诔》：“文若春华，思若涌泉。”

《周书》：庾信，字子山。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掌管记室。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既有盛才，文并绮丽，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陈寿《诸葛亮表》：“身長八尺，容貌甚伟。”

且为辛苦行，盖被生事牵。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阳天。汧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萧然。清高金掌露，正直朱丝弦。昔在尧四岳，今之黄颍川。（此述李行之故，兼美汧公。封内，言其治化。金露，比其清操。朱弦，比其直节。【朱注】《旧书》：勉坦率淡素，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清高数语，乃其实录。）

《一统志》：重庆府彭水县，自三国至唐，皆名黔阳县。【旧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郑惠王孙。【鹤注】《旧史》大历七年，勉拜工部尚书及滑亳节度，不言封汧国。《新史》谓自岭南节度召归，进工部尚书，封汧国公。勉以大历四年入岭南，归在五年公歿之后，今此诗已云汧公，盖《新史》误也。【黄生注】时李勉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观察使，李往访之，由蜀入黔，为自北而南也。

《卢思道集》：“外静方隅，内康庶绩。”

《管子》：四封之内。

金茎露，见二卷。

《后汉·党锢传》：“直如弦，死道边。”

洙曰：四岳，分掌四方之诸侯。汉黄霸为颍川太守，有治状。

于迈恨不同，所思无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悬。客游虽云久，主要月再圆。晨集风渚亭，醉操云峤篇。丈夫贵知己，欢罢念归旋。（此送别李丈，而望其再晤也。不同，不得同行。所思，指汧公言。上言三日共筵，李丈盖尝设榻以待公，今则解榻而悬诸秋露之傍矣。客游久，言李丈行踪。月再圆，订别后重逢。【朱注】李往汧公，必有留连诗酒之兴，然为欢易尽，不可久游而忘返也。此章，八句起，十句结，中二段各十二句。）

《诗》：“从公于迈。”

王融诗：“结赏白云峤，移燕乃方壶。”此游仙诗也。

黄生曰：此诗北回、南入二句，杜田谓李丈访勉于梁州，是也。黄鹤谓由黔南以入豫章，故下有“解榻秋露悬”句，是就用陈蕃事，其固已甚。夫由蜀入豫章，一水之便，反迂道以入黔阳，何为者耶？如“解榻再见今”，前以之赠杨监矣，岂必泥于江西乎？《钱笺》偏信鹤说，反以杜田为误，彼盖依据史文耳。史载勉为梁州都督，在肃宗初年，及宝应元年，党项、奴刺寇梁州，勉弃郡走，后历河南尹，徙江西观察使。大历二年来朝，拜京兆尹。钱氏误认访勉在江西，故于北回、南入，程途不合。且此诗已称汧公，而《新书》记封爵在大历十年，钱氏既知其谬矣。则本传所载前后历官之岁，又安可尽信乎？据诗言“南入黔阳天”，知大历初年勉尚在梁州也。如此类，正当援诗以正史，不当据史以释诗矣。

种莨苳并序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秋作。【朱注】莨苳，公借以自喻，序有“晚得微禄”句，词旨甚明。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莨苳，向二旬矣，而苳不甲拆，独野苳青青。伤时君子，或晚得微禄，轹轲不进，因作此诗。（《本草》：莨苳花子并同白苳，江东人谓之莨笋。苳有赤白二种，或谓细苳，俗谓野苳。）

阴阳一错乱，骄蹇不复理，枯旱于其中，炎方惨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将已矣。（从夏旱叙起。阴阳错乱而致旱，亦有感时事也。不复理，谓不循常理。）

蔡邕诗：“苦热气骄蹇。”【邵注】骄，谓日色骄亢。蹇，谓雨水蹇涩。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若枯旱之望雨。”

《诗》：“王室如燬。”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有植物。

《史记》：“神降之嘉生。”注：“嘉，谷也。”

云雷欻奔命，师伯集所使。指挥赤白日，瀕洞青光起。雨声先以风，散足尽西靡。（此秋雨大作之象。奔命，奉上帝之命。所使，为造化所使。指挥，日色藏影。瀕洞，云气郁蒸。【旧注】西靡，言雨散而斜向西也。）

《左传》：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

扬雄《河东赋》：“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东西。”

谢朓诗：“森森散雨足。”宋玉《笛赋》：“白日西靡。”

山泉落沧江，霹雳犹在耳。终朝纤飒沓，信宿罢滂洒。堂下可以畦，呼童对经始。（此雨后治畦之事。犹霹雳，雷久矣。纤飒沓，风缓矣。罢滂洒，雨止矣。对经始，两童相对而治畦也。）

《易》：“山下出泉。”

应场《西狩赋》：“飒沓凤翔。”

苳兮蔬之常，随事蓺其子。破块数席间，荷锄功易止。两旬不甲拆，空惜埋泥滓。（此见嘉蔬之难植。蓺子，下种也。破坏。锄土也。）

《盐铁论》：周公之时，风不鸣其条，雨不破块。

陶潜诗：“带月荷锄归。”

《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野苳迷汝来，宗生实于此。此辈岂无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户庭毁。（此贱种之易繁。不知汝从何来，丛生于此，憎之也。一当秋露寒凉，不久委落，危之也。户庭毁，谓遮塞路迳。）

《吴都赋》：“宗生高冈，族茂幽草。”扬雄《蜀都赋》：“其竹则宗生簇攒，俊茂丰美。”

鲍照诗：“归华先委露。”

《左传》：“无使滋蔓。”《易》：“不出户庭。”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贤良虽得禄，守道不封己。拥塞败芝兰，众多盛荆杞。（此拈出本意，着眼在邪干正三字。君子守道洁己，其芳泽可以被入。小人必欲摧抑终身，如荆杞之败芝兰也。“掩抑至没齿”，此公痛心疾首语。芑苳，是比义。芝兰荆杞，又是比中之比。）

干，侵害也。

吴均诗：“掩抑摧藏张女弹。”

谢灵运诗：“守道自不携。”《国语》：叔向曰：“引党以封己。”

李康《运命论》：“封己养高，势动人主。”

中园陷萧艾，老圃永为耻。登于白玉盘，藉以如霞绮。苳也无所施，胡颜入筐篚。（仍以喻意作结，见邪终不能胜正也。萧艾陷苳，老圃伤心，岂知久屈终伸，玉盘霞绮之上，登苳而不用苳，君子之可贵犹是矣。此章七段，各六句分截。）

《世说》：“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诗》注：“萧，蒿也。”

老圃，见《论语》。

《汉官仪》：封禅坛有白玉盘。徐擒《咏橘》诗：“愧以无雕饰，徒然登玉盘。”

藉绮，盘下承之以绮。谢朓诗：“余霞散成绮。”

曹植表：“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

高元之《茶甘录》曰：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总则有兴。今之作诗，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杜《萸萸》诗云：“两句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苳迷汝来，宗生实于此。”皆兴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适《题处士园》云：“耕地桑柘间，地肥菜常熟。为问葵藿资，何如庙堂肉。”则近乎讪矣。作诗者知兴之与讪异，始可与言诗矣。

白 帝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秋作。【张远注】此在白帝城而作，非专咏白帝也。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恻哭秋原何处村。（此章为夔州民困而作也。上四峡中雨景，下四雨后感怀。江流助以雨势，故声若雷霆之斗。树木蔽以阴云，故昏霾日月之光。此阴惨之象也。戎马之后，百家仅存。户口销于兵赋，故寡妇遍哭于秋村。此为崔旰之乱而发欤？《杜臆》：前叙雨景，便兴下乱象。戎马，指作乱者。不如归马逸，笑其劳而无益。）

《庄子》：“望之若屯云。”

马融《广成颂》：“闇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王逸《楚辞注》：“云兴而日月闇。”

《国语》：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书》：“归马于华山之阳。”

晁错书：“调立城邑，无下千家。”《文心雕龙》：“百家飙骇。”

《楚辞》：“声哀哀而怀高丘兮。”贾捐之对：“老母寡妇，饮泣巷哭。”

《左传》：“诛求无艺。”陈后主诗：“四野秋原暗。”

杜诗起语，有歌行似律诗者，如“倚江柵树草堂前，古老相传二百年”是也。有律体似歌行者，如“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是也。然起四句一气滚出，律中带古何碍。唯五六掉字成句，词调乃稍平耳。

黄 草

【朱注】观首二句，乃夔州作无疑。黄鹤疑松州被围，谓广德二年事，因以秦中驿使为李之芳使吐蕃，蜀道兵戈为徐知道据剑阁，全解俱谬。今以旧编正之。单复编在大历元年之秋。

黄草峡西船不归，赤甲山下人行稀。秦中驿使无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万里秋风吹锦水，谁家别泪湿罗衣。莫愁剑阁终堪据，闻道松州已被围。（此章为蜀中兵乱而作也。上四刺崔旰，下四忧吐蕃。船不归，水阻也。行人稀，陆梗也。无消息，未闻朝命区处。有是非，郭崔互有曲直。锦江别泪，忆旧交之遭乱者。松州被围，则全蜀安危所系，故所忧不独在剑阁也。）

黄草峡，在涪州上流四十里。赤岬山，在夔州府东北七里。《通鉴》：大历四年，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胡三省曰：黄草峡在涪州之西。《益州记》：涪州黄葛峡有相思崖，今名黄草峡。山草多黄，故名。《水经注》：赤岬山，公孙述所造，因山据势，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东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连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树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谓之赤甲山。

王粲为刘表书：“河山阻限，狼虎当路。虽遣驿使，或至或否。”

《吴越春秋》：“欲兴兵戈，以诛暴楚。”《庄子》：“无成心而有是非。”

万里桥，在成都。庾信诗：“锦水照簪裾。”

又：“别泪损横波。”何逊诗：“复恐湿罗衣。”

朱鹤龄曰：考唐史，杜鸿渐至蜀，崔旰与杨子琳、柏茂林等各授刺史防御，而不正崔旰专杀主将之罪，故有兵戈是非之语。盖言崔乱成都，柏、杨讨之，其是非不可无辨也。然旰本建功西山，郭英义通其妾媵，激之生变，其罪有不专在旰者。未几释甲，随鸿渐入朝，而吐蕃则岁岁为蜀患，故末语又不忧剑阁而忧松州也。松州先为吐蕃所陷，此云已被围，必中间严武又收复之。

白盐山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秋作。

卓立群峰外，蟠根积水边。他皆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秋万估船。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上四写山势之孤高，中二记人民之聚集，未则自信诗句足传也。《杜臆》：山高者基必大。此山草立群峰之表，乃蟠根于积水之边，望若悬空，是不任地而近天矣，岂非夔府一奇观哉！且绕山而上，千家成邑，积水之中，万估船来，又蜀中都会也。向者春望此山，虽有断壁红楼之句，今秋亲历其地，苦心刻画，而始得此山真面目，但恐词人取句，未必能传耳。此诗细玩，始知描写之工。后来选者不及，论文笑自知，信矣。）

【钱笺】《荆州记》：白盐崖下有黄龙滩，水最急，沿诉所忌，故曰“积水边”也。

谢庄《月赋》：“任地班形。”

《东京赋》：“岂徒踞高天，踏厚地而已哉。”

白榜，指门上扁额。《杜臆》：地志载赤甲山有孤城，即鱼复县，盐山不言有邑，此特言其有似千家之邑耳。

江淹诗：“刻画崑崙兮，山云而碧峰。”黄希曰：“《世说》：”周顛云：刻画无盐。”此因山名白盐，故有末句。

谒先主庙

【鹤注】成都有先主庙，夔州亦有之。先主伐吴，步归鱼复，崩于永安宫，所以有庙。永安宫在丰溪之侧，即诗中青溪也。摇落乃秋候，当是大历元年秋作。《方輿胜览》：庙在奉节县东六里。

惨澹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首叙先主始末，当时创业未半，委之武侯。及武侯既歿，而汉祚遂亡矣。各有人，孙曹角立也。力侔，谓三国鼎峙。志屈，谓征吴未遂。仗老臣以复汉，即先主临终时所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也。杂耕渭南，欧血军中，此《出师表》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也。霸气二句，言天命去而汉祚终。【旧注】锦江、剑阁，蜀地也。过楚、通秦，伤其不久而合于晋。《杜臆》：蜀汉不兴，以霸气歇、历数屯，天限之也。不然，蜀都虽小，其东达楚，可以取吴，其北通秦，可以取魏，何患不能混一哉。按：此说多一转折，不如前说为当。）

《世说》：道壹道人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陆机诗：“霭霭风云会。”《云台二十八将论》：“咸能感会风云，奋其知勇。”

《吴越春秋》：“汤武乘四时之利而制夏殷。陆抗疏：“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

《左传》：“杜稷有主。”

《易》：“君子以经纶。”

《出师表》：“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晋郭钦疏：“万世之长策也。”

《吴越春秋》：“先王之老臣也。”

《蜀志》：“亮与司马懿对于渭南，每患粮不继，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钟会檄文：“劳役未已。”未然、已然二字拆开，与酸辛为借对。

《魏志》：“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裴松之曰：“亮在渭滨，魏人蹊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孔明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刘琨丧师，与元帝笈亦云：亮军败呕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阮籍诗：“举翼更酸辛。”

《吴越春秋》：范蠡曰：“霸王之气，见于地户。”

谢朓诗：“雄图怅若兹。”《书》：“天之历数在尔躬。”

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阎儿女换，歌舞岁时新。（此写庙中景事。交鸟道，庙之高。半龙鳞，木之古。竹送二句，见岁时屡度。閭阎二句，见庙祀常存。卢世漉曰：此见人心思汉，历数百年如一日也。）

《国语》：“卒历代之旧俗。”《后汉·成安侯传》：帝为起祠庙。

立，谓设立神像。作泣鬼神者，未安。

江总诗：“虚檐静暮雀。”《南中八志》：鸟道四百里。

庾信诗：“自能枯木润。”《子虚赋》：“照烂龙鳞。”《抱朴子》：“松树其皮中有脂，状如龙形。”

《杜臆》：清溪之月从竹梢露出，故云“竹送”。玉座之苔与春色频

呈，故云“苔移”。玉座，神床也。谢朓诗：“玉座犹寂寞。”

《东都赋》：“闾阎且千。”【黄注】儿女，即歌舞者。

《左传》：“歌舞不倦。”竺僧度诗，“倏忽岁时过。”

绝域归舟远，荒城系马频。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向来忧国泪⁽¹¹⁾，寂寞洒衣巾⁽¹²⁾。（此谒庙而有感也。周甸注：当此风尘摇落中，孰与关张并列，而功侔耿邓乎？必有真主应天之才，方成君臣契合之机。今年齿迟暮，岂堪更参帷幄，只作磻溪钓叟已耳。但优国念深，不禁泪洒衣巾也。《杜臆》：后八句，一是言有君则有臣，一是叹有臣而无君，此思古伤今之语。此诗中八句，乃叙题；前后各十二句，全以议论成章，他人无此深厚力量。）

李陵书：“出征绝域。”谢朓诗：“天际识归舟。”

又：“荒城迥易阴。”刘琨诗：“系马长松下。”

《楚辞》：“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周王褒诗：“久戍风尘色。”

《蜀志》：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陈书》：萧摩诃仕陈，屡从吴明彻北伐，谓其材不减关张。

《后汉书》：耿弇，字伯昭，从光武，拜建威大将军，后封好畤侯。

邓禹，字仲华，光武安集河北，拜前将军。后定河东，拜为司徒，封高密侯。

《蜀志》：谯周等上言，圣王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

武侯本传：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所谓“得士契无邻”也。《史记》：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无邻，无与比邻也。

《楚辞》：“恐美人之迟暮。”【黄生注】帷幄，用子房事。钓缗，用太公事。《高帝纪》：“运筹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

庾信赋：“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诗》：“其钓维何，维丝伊缗。”

《抱朴子》：施钓缗于修木之末。缗，一作罾，引《文选注》鹿网为证，非也。公在江边，故云钓缗。

(11)《前汉·盖宽饶传》：“进有忧国之心。”

(12)《楚辞》：“寂寞而绝端。”沈约诗：“宁假洒衣巾。”

善作诗者，必构全局。全局既定，则议论得展，而意义层出矣。此篇，若无起段之激昂悲壮，则开端少力量。若无后段之感慨淋漓，则收结少精神。能以吊古之情，写用世之志，足今千年上下，英雄堕泪，烈士抚膺，不独记叙庙貌处，见其古色斑澜，哀音凄怆也。

孔明与伊吕相伯仲，旧说以关张相比并，非也。一云：孔明岂与关张相并，直与耿邓相亲。亦非也。诗本言先主而突赞武侯，语气不符。据《杜臆》，公不以将材自居，而欲为中兴名佐，是也。《钱笺》亦云：孰与四句，属公自叙语。公当流落风尘之中，而追怀应天得士之遇，故有此言耳。

胡应麟曰：“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欧、苏得之而为论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程、邵得之而为理窟。“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鲁直得之而为沉深。“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无已得之而为劲瘦。“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圣俞得之而为闲澹。“江城孤照日，山谷远含风”，去非得之而为浑雄。凡唐末宋元人，不皆学杜，其体则杜集咸

备。元微之谓自诗人来未有如子美者，乃不易之论。至轻俊学流，时相诋驳，累亦坐斯，然益足见其大也。

附记：昭烈帝庙祀千秋，而曹魏后世无闻，可见公道之在人心也。又考汉魏陵墓，亦存毁各异，此天道之不爽者。《津逮秘书》载惠陵一事，有蜀盗潜入隧道，见帝与关张共聚一堂，令盗饮酒一碗，赐玉带一围，其人战惧而出，所饮之酒乃漆浆也，所与之带乃白蛇也。此见千古英灵，长存天壤矣。近年甲寅乙卯之际，河北漳水中，有十五岁童子，夏浴于河。腰斩尸浮。其家惊异，使强壮负力者，仍入水中，又断足股而死。士人群怒，因截河上下流，车涸其水，见一铁轮旋转如飞，轮角挂以利刃。士人去其刃，碎其轮，见轮旁有石槲，用巨木撞破之，槲中铜弩齐发，射伤数人。其内仍有石壁，士人用板屏蔽身，横撞而碎壁，内有两石榻，男左女右，对卧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视其碑石，知为魏武帝之墓。众人恶其生前篡国，死后杀人，遂拽出其尸，粉碎骸骨。先是一月、有营卒于梦中几一五十余岁丈夫，自称汉丞相云：“将来子当为我保护旧居。”及将发之前一夕，又现梦云：“明朝难作，我室中金宝任汝携取，慎勿毁我身体。”及期，众怒难解，此卒亦分其所藏故物。时湖南逆藩称乱，遣河北兵会讨。此卒为把总官，竟伤于炮火。但能戮力从军，捐躯报国，胜于曹氏远矣。噫！疑冢七十，散布于太行河北，而真扩究为后人发掘，前以机械陷人，究以机械自灭，天网不漏，可为奸雄永鉴矣。此时安阳邑令，乃莆田林进士，有刻文以纪真事。

古柏行

【鹤注】此大历元年至夔州作。赵次公曰：成都先主庙，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庙、武侯庙各别。此诗云“孔明庙前有老柏”，盖指夔州柏也，中云“忆昔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闕宫”，追言成都庙中柏也。公《夔州十绝》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此可证也。蔡梦弼曰：成都先主庙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柏，公《蜀相》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此又一证也。田况《古柏记》：自唐季调瘁，历王孟二国，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树，无敢伐者。宋乾德丁卯岁仲夏，枯柯复生，日益敷茂，观者叹耸，以为荣枯之变，应时治乱，目三分迄今，八百余年矣。明季，蜀经张献忠之乱，成都老柏，今不夏存。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君臣已与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首咏夔州柏，而以君臣际会结之。铜比干之青，石比根之坚。霜皮溜雨，色苍白而润泽也。四十围，二千尺，形容柏之高大也。气接巫峡，寒通雪山，正从高大处想见其耸峙阴森气象耳。君臣际会，即起下先主武侯。巫峡在东而近，雪山在西而远。）

【朱注】四十围、二千尺，皆假象为词，非有故实。《梦溪笔谈》讥其太细长，《细素杂记》以古制围三径一驳之，次公注又引南乡故城社柏大四十围，皆为鄙说。考《水经注》，社柏本云三十围，亦与此不合。任昉《述异记》：卢氏县有卢君冢，冢傍柏二株根，劲如铜石。刘越石《扶风歌》：“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数围。”江淹《竹赋》：“黛色参天。”何光远《鉴戒录》曰：沈存中《笔谈》：杜《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余谓四十围若以古制论之，当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又宜矣，岂得以太细长疑之。今按：古柏虽极高大，亦不能至二百丈，只是极形容之辞，如《秦州》诗“高柳半天青”，柳岂能高至半天乎？

萧懿诗：“云来觉山近。”《宜都山川记》：“巴东三峡巫峡长。”

《诗》：“月出皎兮。”

张衡《同声歌》：“邂逅承际会。”

《左传》：“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闕宫。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此咏成都柏，而以神力化功结之。郊原古，有古致也。户牖空，虚无人也。此柏下虽得地，而上受风侵，至今长存无恙者，盖以神明呵护，为造化钟灵耳。）

庙在锦城之西，不当言城东，当以亭东为正。【朱注】严武有《寄题社二锦江野亭》诗，故曰锦亭。

【钱笺】《寰宇记》：先主庙在成都府西八里，惠陵东七十步。武侯祠在先主庙西。《成都记》：先主庙西院即武侯庙，庙前有双大柏，古峭可爱，人云诸葛手植。陆游《跋古柏图》：余在成都，屡至昭烈惠陵，此柏在

陵旁庙中，忠武侯室之南，所云“先主武侯同闕宫”者，与此略无小异。《诗》：“闕宫有恤。”

萧子范诗：“郊原共超。”

《诗正义》：所居之宫形状。窈窕，幽深而闲静也。《鲁灵光殿赋》：“旋室嫋娟以窈窕。”《司马相如传》：“丹青赭垩。”鲍照诗：“开轩当户牖。”

杜笃《首阳山赋》：“长松落落。”《西京杂记》：中山王《文木赋》：“或如龙盘虎踞。”沈约《高松赋》：“郁彼高松，栖根得地。”

陆机《豪士赋序》：“欲陨之叶，无所借烈风。”

《天台山赋》：“实神明之所扶持。”

《庄子》：“受命于地，惟松柏独也正。”《左传》：内史过曰：“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王羲之诗：“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此从咏柏寄慨，而以材大难用结之。济世大任，必须大材。间世大材，须是大用。能用则为宗臣名世，不用则为志士幽人，此末段托喻大意。大厦四句，伏下材大难用。容蝼蚁，伤其赤心已尽。宿鸾凤，喜其余芳可挹。赋中皆有比义。此章，三韵分三段，每段自为起结。）

《文中子》：“大厦之倾，非一木所支。”《晋书》：袁粲见王俭而叹曰：“宰相之材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之器。”

杜预《水灾疏》：“所留好种万头。”此万牛所本。鲍照诗：“丘山不可胜。”

《文木赋》：“既剥既刊，见其文章。”《楚辞》：“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郭璞《蚍蚁赋》：“属莫贱于蝼蚁。”

谢承《后汉书》：“方储遭母忧，种松柏，鸾栖其上。”《焦氏易林》：“枝叶盛茂，鸾凤以庇。”

何逊诗：“临川何怨嗟。”

《杜臆》：才大难为用，出王充《论衡》，即孔子道大莫容意。邵注引《庄子》樗树大而无用，不切。

黄常明曰：“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先器识后文艺，与浮华炫露者自异也。“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此贤者难进而易退，非其招不住也。

王嗣爽曰：公生平极赞孔明，盖窃比之意。孔明才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而人莫之用，故篇终结出材大难用，此作诗本旨发兴于古柏者。不然，庙树岂真梁栋之需哉。

范元实曰：诗有形似之语，若诗人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语，若诗人兴“周余黎民，靡有子遗”是也。古人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激昂之语，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者。今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

寒通雪山白”，此乃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处往往在此两体。

《梦溪笔谈》曰：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涉。子美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耶！此皆文章之病也。

少陵题先主武侯诗，特具论世知人之识，从古诗家所仅见者。宋儒王十朋《梅溪集》有祭文二首，短句拈韵，堪与少陵相为羽翼。其《谒昭烈庙》云：“呜呼！东都之季，盗窥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刘氏。有高皇度，有光武气。有王佐臣，无中原地。以区区蜀，抗大国二。天压汉德，壮图弗遂。功虽少贬，四海归义。永安故宫，遗迹可记。君臣有庙，英雄堕泪。岁月浸远，栋宇莫治。来守是邦，过而兴喟。一新庙貌，薄荐馐馐。傍观八阵，细读三志。我虽有酒，不祀曹魏。”又《谒武侯庙》云：“丞相忠武，蜀之伊吕。高卧南阳，悲吟《梁甫》。草庐之中，三顾先主。将汉是兴，非刘昌与。君臣鱼水，蛟龙云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无死，师一再举。吴魏可吞，礼乐可许。宁使英雄，堕泪今古。将略非长，庸史之语。受命天子，来帅兹土，梦观八阵，果至夔府。庙貌仅存，风流可睹。旁有关张，一龙一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杜甫全集卷之十六

诸将五首

公自永泰元年夏去蜀至云安，次年春，自云安至夔州。据末章云“巫峡清秋”，当是大历元年秋在夔州作。其前二章乃追论去年事也。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首章为吐蕃内侵，责诸将不能御寇。上四叹往事，下四虑将来。）

【顾注】陵墓对南山，见其近在内地，而吐蕃入关发冢，其祸烈矣。不忍斥言，故借汉为比。广德元年，柳伉上疏，谓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阙，焚陵寝，即其事也。此于禄山无涉。【张远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鱼，应陵；金碗，应墓。【钱笺】昨日早时，言变乱倏忽。愁汗马，指吐蕃入寇。闪朱旗，谓焚宫烟焰。蒙，是覆地，对出字为工。汗马赤血，对朱旗自称。【顾注】末句紧接上二，言前日之愁现在目中，岂可玩寇而遽破愁颜乎？两愁字，丁宁致戒，不嫌重复。【卢注】永泰元年九月，郭子仪请遣诸道节度，各出兵屯要害。诸将犹击毬为乐。故有末句。）

王浚表：“倾乱汉朝。”《长安志》：终南山，连亘蓝田诸县，西汉诸陵及大臣墓多与之相对。

晁错书：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

后汉赤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此西京事。董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此东京事。诗言“陵墓对南山”，指西京也。

黄生曰：三四，叙陵墓发掘之惨。本恶境而出以雅语，若张载《七哀》诗“便房启幽户，珠押离玉体”，便觉出言直致矣。《两京新记》：宣政门内，曰宣政殿。初成，每见数十骑驰突出，高宗使巫祝刘明奴问其所由。鬼曰：“我汉楚王戊太子，死葬于此。”奴曰：“《汉书》，戊与七国反，诛死无后，焉得葬此？”鬼曰：“我当时入朝，以道远不从坐，后病死，天子于此葬我。《汉书》自遗误耳。”明奴因宣诏，欲为改葬。鬼曰：“出入诚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敛我玉鱼一双，今犹未朽，勿见夺也。”明奴以事奏闻。及发掘，玉鱼宛然，棺柩略尽。《汉武帝故事》：邳县有一人，于市货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见。县送其器，推问，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问之，说市人形貌如先帝。【朱注】《南史》：沈炯，为魏所虏。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其略曰：“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即此事也。《搜神记》：卢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一日入一府舍，见少府。少府以小女与充为婚。三日，崔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居四年，三月三日，临水戏，忽见崔氏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充取儿、碗及侍，女忽不见。充诣市卖碗，崔女姨母曰：“昔吾妹之女，未嫁而亡，赠一金碗着棺中。”《杜诗博议》：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碗，晋代仙人白玉棺。”可见玉鱼、金碗，皆用西京故事，实与汉朝陵墓相应，但汉后稗史自《西京杂记》、《风俗通》、《拾遗记》诸书外，传者绝少，无从考据耳。卢充幽婚，恐尚非的证。胡应麟曰：早时金碗出人间，说者谓用“茂陵玉碗遂出人间”语，以上有玉鱼字，遂易

作金碗。或谓卢充幽婚，自有金碗事，杜不应窜易原文。然单主卢充，又落汗漫。二说迄今分擘。不知杜盖以金碗字入玉碗语，一句中事词串用，两无痕迹，如《伯夷传》杂取经子，镕液成文。正此老炉锤妙处，而注家并失之。淮阴侯云：“此自兵法，顾诸君不省耳。”余于注杜者亦云。

按：赵次公曰：闪朱旗于北斗城中，闲暇自若。此以闲对逼，似为工称。但汗马西戎四字，既属连用，则朱旗斗城不应凑用。朱注指为旗上斗星，则殷字正与闪字相应。周必大曰：《汉书》有朱旗绛天，此云朱旗北斗殷，见斗亦赤矣。殷，红色也，修书时避唐宣宗讳，故改作闲耳。考《左传》：“三辰旗旅。”疏云：“画北斗七星。”《汉书》：“招摇灵旗，九夷宾将。”注：“画招摇于旗，以征伐。招摇，北斗第七星也。”《东观汉纪》：段颎征还京师，鼓吹曲盖朱旗骑马，殷天蔽日。《左传》：左轮朱殷。张希良曰：注家以少陵父名闲，因改闲为殷，非也。上云“西戎逼”，下云“北斗闲”，二字反对，言戎马之急如此，而我军旗帜高并北斗者，悠扬闪烁，如此闲暇，则其逗留玩寇可知矣。当从赵次公之说。且闲字从木，同字从月，义同而点画各别，何嫌名之可讳乎？又如“娟娟戏蝶过闲幔”，正与急湍相反对，若改作开幔，意致索然。

《杜臆》：《唐志》：李林甫请停上下鱼书，自是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驼马、锅幕、糗粮俱为矣。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矣。今吐蕃为寇，当拒之于疆场，而第守泾渭，已在畿辅之内，况材官不知其多少，大抵皆侍官辈耳。《通鉴》：永泰元年九月，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及暮，二虏退屯北原。《越绝书》：多少为备。《前汉书》：“材官蹶张。”注：“材官，武技之臣。”又，“发巴蜀材官。”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王勃诗：“赖此释愁颜。”

宋之问诗：“破颜看鹊喜。”

其二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次章，为回纥入境，责诸将不能分忧。在四句分截。筑城本以御戎，岂料国家多难，反借之以平寇乱。如至德二载，香积新店之捷，以回纥复两京。永泰元年，泾阳轻骑之盟，以回纥退吐蕃。子仪前后用兵，皆藉其助讨之力。所谓“尽烦回纥马”、“远救朔方兵”也。曰“岂谓”，见事出意外；曰“翻然”，见彼有悔心。当时潼关破后，广平出师。是秋，合关河清，此真主龙兴之象也。今杂虏侵境，忧在至尊，诸将何不思奋身报国，以致升平乎？四句，作抑扬诘问语，其意自明。按《册府元龟》：高祖师次龙门县，代水清。赵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此龙起晋水清之一证也。诗盖以祖宗之起兵晋阳，比广平之兴复京师，广平王即代宗，故下文接以至尊。《博议》解胡来句，谓回纥自西北而来，不由潼关。果如其说，何不云萧关、散关乎？其解龙起句，谓太宗龙兴晋阳，请兵突厥。却辗转牵合，文气不顺矣。）

《世说》：山涛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

《旧唐书·张仁愿传》：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神龙三年，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先是朔方与突厥以河为界，

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每入寇，必祷祠，候冰合而入。时默啜西击娑葛，仁愿乘虚夺漠南之北，筑三城，首尾相应。以拂云祠为中城，东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据津济，遥相接应。北拓三百余里，于中头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侵掠。《新书》：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史记·淮阴侯传》：“驰入赵壁，拔赵旗，立汉赤帜。”按：天骄拔汉族，五字连读。言回纥本欲拔去汉旌，自三城既筑，则绝其拔族之路矣。

《蜀志·吕凯传》：翻然改图。

一行《并州起义堂颂》：我高祖龙跃晋水，凤翔太原。

《梅福传》：升平可致。

其 三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朝廷衮职谁争补？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此章为乱后民困，责诸将不行屯田。在四句分截。洛阳潼关，忆安史陷京。沧海蓟门，伤河北余孽。【顾注】衮职谁补，言相皆出将。储不自供，言兵弗知农。王相国，此相而出将者。事春农，则兵亦知农矣。稍喜有二义，诸镇不知屯种，而缙独举行之，是为稍喜。缙素党附元载，此事在所节取，亦足稍喜也。当时李抱真为潞泽节度使，籍民，免其租税，给弓矢，使农隙习武。既不废朝廷廩给，而府库亦充实。郭子仪以河中乏食，自耕百亩，将士效之，皆不劝而耕。此即军储之能自供者。诗但举王缙而不及李、郭，时缙为河南副元帅，特就河北诸帅而较论之耳。玩临边二字可见。）

《后汉·董卓传》：李淮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曹植诗“洛阳何寂寞，宫殿尽饶焚”，正指此也。《通鉴》：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陷东京。十五载六月，破潼关。

《汉纪》：“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

沧海，指《禹贡》青州之域。《十洲记》：沧海，在北海中，水皆苍色，神仙谓之沧海。庾信诗：“蓟门还北望。”

【朱注】尽尧封，如《王制》“北不尽恒山，南不尽衡山”之尽。俗本作觅，非。《史记》：周封尧后于蓟，故曰尧封。王胄诗：“比屋降尧封。”

【朱注】此用衮职，与《毛诗》不同。《后汉·法真传》：“臣愿圣朝，就加衮职。”注：“衮职，三公也。”

焦竑曰：唐府兵之制，寓农于兵，军粮皆所自给。今府兵法坏，而兵饷多取之愧饷，故云“军储不自供”。《西都赋》：储不改供。汉乐府：“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储。”

《旧唐书》：广德二年，王缙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兼领东京留守，岁余，迁河南副元帅，请减军资钱四十万贯，修东都殿宇。谢朓启：“临边三事，既谢张温。”

蔡文姬诗：“金甲耀日光。”汉元帝诏：“方春农桑兴。”

其 四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此章为贡赋不修，责诸将不能怀远。在四句分截。岭南未靖，贡献久稀，由诸将膺异宠，拥高官，而不尽抚绥之道，故思忠臣恤民，以辅翼朝廷。【黄生注】前三首道两京之事，皆翘首北顾，此则道南中之事，故以回首发端。【顾注】岭南自明皇南诏之败，继以中原多故，其地未平。越裳国，在交趾南。南海郡，即广州府。炎风朔雪，以极南极北之地言。《杜臆》：殊锡而为大司马，则兵权在握，总戎而兼侍中衔，则事无中制，何以不能收复旧疆耶。）

《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面万里。《南史》：林邑国，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界也。北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屠夷，亦称王。马援所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新唐书》：环王，本林邑，其南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明皇令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宋之问诗：“铜柱海南标。”

王僧达诗：“远山敛氛祲。”

《周外纪》：成王六年，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白雉。《唐书·志》：驩州日南郡有越裳县。《周书》：成王时，苍梧献翡翠。《说文》：“翡，赤雀。”“翠，青雀也。”虞羲诗：“君去无消息。”

《后汉书》：南海郡，武帝时置。《唐志》：岭南道有南海县。《汉·西域传赞》：孝武之世，睹犀布玳瑁，则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岭表录异》：廉州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子虚赋》：“寂寥无声。”

傅亮《进宋元帝诏》：“敬授殊锡，光启疆宇。”

《唐书》：门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纳帝命，相礼仪。与左右常侍、中书令，并金螭珥貂。

《管子》：南至委火炎风之野。张正见赋：“朔雪映夜舟。”《记》：临诸侯曰天王。【邵注】天王，用《春秋》例，大一统也。

陆机《豪士赋》：“忠臣所为慷慨。”《左传》：叔向语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戴天子。”后汉冯衍书：“圣朝享尧舜之荣。”

钱谦益曰：此深戒朝廷不当使中官为将也。杨思勳讨安南五溪，残酷好杀，故越裳不贡。吕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乱，故南海不靖。李辅国以中官拜大司马，所谓殊锡也。鱼朝恩以中官为观军容使，所谓总戎也。泽州陈冢宰力辩其非。其一谓安南五溪之变，在思勳未至之先，有本传可证，不当以越裳不贡责之思勳。其一谓吕太一既平后，曾收珠千余日，有杜诗可证，不当以南海久寂责之太一。其一谓汉武帝置大司马，为武官极品。唐之兵部尚书不可称大司马，唐兵部尚书乃正三品。辅国进封司空，兼中书令，进封博陆郡王，三品之官，何足异乎？若唐之诸帅，其下各有行军司马及军司马，所谓大司马者，应指副元帅、都统节度使、都督府，都护府等官，专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设大都护以掌统诸番，此亦可证，所谓殊锡，大约非常宠锡，为朝廷亲信重臣耳。其一谓总戎之名，节度使皆可称，如杜诗，“总戎楚蜀”以赠高适，“闻道总戎”以赠严武，何必观军容使始云总戎耶？《唐·百官志》：门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右散骑与中书令为右貂。考马燧、浑瑊，皆拜侍中，

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人有内侍省监、内常侍诸称，而无侍中。《宦者传》诸宦官有封为王公，进为中书令者，亦无侍中。今以鱼朝恩当之，误矣。所谓“总戎皆插侍中貂”，当指节度使而带宰相之衔者。

其 五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此章为镇蜀失人，而思严武之将略。通首逐句递下，此流水格也。细玩文气，望乡台与锦江相应，出群材与军令相应。仍于四句作截。大历元年，公自云安下夔州。其云锦江春色者，从上流而言，正想到台前迎使也，触景生哀，伤及严公。仆射，乃卒后赠官。迎使，是幕僚同事。三持节，言朝廷倚重。数举杯，言军中整暇。地险易乱，故须异才出镇，惜乎继起无人耳。《旧唐书》：武初以御史中丞出为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再拜成都尹，仍为剑南节度使。所谓先后三持节也。【顾注】只军令分明一句，便见折冲樽俎中，具有多少韬略。频数举杯，如《严公厅宴》及《晚秋摩河池》之类是也。或因《八哀》诗有“忧国只细倾”句，遂云但数次举杯，失其旨矣。细倾，言饮不至醉耳，非谓停止宴会也。设三镇蜀中，只几次举酒，反觉仓皇窘迫，不似雅歌投壶气象。西蜀地险，外则吐蕃见侵，内则奸雄穷据也。安危须仗，所谓“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也。）

阴铿诗：“上林春色满。”

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又：“哀壑叩虚牝。”

《后汉·王常传》：光武曰：“每念往时共更艰厄，何日忘之。”仆射，秦官名。《汉官仪注》：师古曰：射，本如字读。古重射，每官必有主射课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泥。

《汉书·田横传》：中使还报。又《宦者传》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骑密约敕，号曰中使。《文选注》：天子私使曰中使。《成都记》：望乡台，与升仙桥相去一里，管华阳县。

王褒《四子讲德论》：“皇泽丰沛，主恩满溢。”《汉书·冯奉世传》：“辄持节将兵追击。”

《管子》：“作内政而寄军令。”诸葛孔明《劾廖立表》：“部伍分明。”

周明帝诗：“举杯延故老。”

《李斯传》：“西蜀丹青不为采。”陈琳书：“汉中地形。实有险固。”

镇蜀得人，安则可以销萌，危则可以戡乱。不必引《荀子》“安国之危”解。《世说》：殷中军曰：“韩康伯居然是出群器。”

钱谦益曰：是时，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鸿渐唯事姑息，奏以节度让旰、茂林等各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从之。鸿渐以三川副元帅兼节度，主恩尤重，然军令分明，有愧严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严武出群之才，斯可当安危重寄，而慨鸿渐之非其人也。又曰：鸿渐入蜀，以军政委崔旰，日与僚属纵酒高会，追思严武之军令，实暗议鸿渐之日饮不事事，有负主恩耳。

旧解谓此诗“春”“秋”，就永泰元年说，非也。是秋，公在云安，不

当云巫峡，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泰间也。按公诗有云：“自平中官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广德元年十一月，随即削平。自广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秋，中经闰月，约计千余日矣。彼云近供稀，犹此言久寂寥也。想南海既平而复梗，又在是年深秋，彼此互证，断知其作于大历元年秋日矣。

郝敬曰：此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风弄月，登眺游览，可任兴漫作也。必有子美忧时之真心，又有其识学笔力，及能斟酌裁补，合度如律。其各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又曰：五首，慷慨蕴籍，反覆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末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竟，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

陆诗雍曰：《诸将》数首，皆以议论行诗。

黄生曰：《有感》五首与《诸将》相为表里，大旨在于忠君报国，休兵恤民，安边而弭乱。其老谋硕画，款款披陈，纯是至诚血性语。

王嗣爽曰：五章结语，皆含蓄可思。西戎见逼，诸将之罪，第云“且莫破愁颜”。社稷方优，诸将之罪，第云“何以答升平”。屯田不举、此当事者失策，第称王相国以相形。广南未靖，此抚绥者失宜，第举忠臣翊圣以相劝。崔旰之乱，杜鸿渐不能会讨，独称严武出群，以见继起者之失人。皆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故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可以戒。

泽州陈冢宰廷敬曰：五首，合而观之，汉朝陵墓、韩公三城、洛阳宫殿、扶桑铜柱、锦江春色，皆从地名叙起。分而观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封，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封，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杜诗无论其他，即如此类，亦可想见当日炉锤之法，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与《秋兴》诗并观，愈见。

八哀诗

【鹤注】八诗非一时所作，如李光弼诗“洒泪巴东峡”，严武诗“怅望龙骧莹”，则二诗在夔州作无疑。如李邕诗“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则是史朝义未平，正经营河北之日，当在广德之前，盖自宝应、广德至大历初，有此作也。今按：诗序所云，乃一时追思之作。观哀郑虔诗云“秋色余颺颺”，当是大历元年之秋。其云：“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因此时吐蕃未靖，河北降将阳奉阴违，故有此语，非为史朝义而发也。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张孟阳，有《七哀》诗，释者谓病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哀，在于独栖而思妇；仲宣之哀，在于弃子之妇人；张孟阳之哀，在于已毁之园寝：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

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歿，遂不铨次焉。（《杜臆》：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记之，乃公创格。盖法《诗》之《颂》，而诗史非虚称矣。王、李名将，因盗贼未息，故兴起二公，此为国家哀耳。继以严武、汝阳、李、苏、郑，皆素交，则叹旧。九龄名相，则怀贤。序简而该，亦非后人所及。【朱注】诗序末句，言不以存歿之前后为次第也。陶诗序：词无铨次。）

赠司空王公思礼

八章之中，题首言赠者四，乃称死后赠官也。【卢注】哀司空者，哀其功名未就，而天促之也。《唐书》：王思礼，高丽人。

司空出东夷，童稚刷劲翮。追随幽蓟儿，颖锐物不隔。（首叙少年奋起之迹。劲翮，比其勇力。颖锐，比其英锋。）

《唐书》：思礼父虔威，为朔方军将，忠礼少习戎旅，入居营州。

蔡邕《袁满来碑》：“虽则童稚，令闻芬芳。”刘桢诗：“劲翮正敷张。”

脱颖而出，用毛遂语。任昉表：“不隔微物。”

服事哥舒翰，意无流沙磧。未甚拔行间，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九曲非外蕃⁽¹¹⁾，其王转深壁⁽¹²⁾。飞兔不近驾⁽¹³⁾，鸞鸟资远击⁽¹⁴⁾。（此记陇右立功之事。【远注】意无沙磧，犹云谈笑无河北。贯穿，谓连络部伍。出入，谓冲突贼营。悬将首，能战胜。控鸣镝，能御虏，所谓“屹然强寇敌”也。自此九曲尽复，则其地非外蕃，而其王已遁迹矣。飞兔二句，言足以长驱远驭。流沙磧石、青海天山，皆在西极之地。）

《周礼》：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曰服事。郑司农注：服事，为公家服事也。《唐书》：思礼从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同籍麾下。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将周泌为翰押衙。

《卫青传》：“臣幸得待罪行间。”

《周语》：穆王将征犬戎。《左传》：敝邑以政刑不修，寇盗充斥。

《前汉书》：严延年为人短小精悍。

《灵光殿赋》：“屹然特立。”《辩亡论》：“强寇败绩。”

《后汉·隗嚣传》：百万之众方至。

梦弼曰：马鞍悬将首，暗用彭宠事。蔡琰诗：“马鞍悬其头。”

【鲜于注】甲外，军阵之外，即游骑掠军，离什伍者。曹植诗：“揽弓捷鸣镝。”【邵注】鸣镝，髡箭也。

青海，即西海。

伊州、西州，并有天山。刻铭，犹奚宪勒功燕然之意。《哥舒翰传》：翰筑神威军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筑于龙驹岛。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11)唐景龙四年，赞普请昏。唐以左卫大将军杨矩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自是复叛。《旧唐书》：天宝十二载，翰征九曲。思礼后期，欲引斩之，续命使释之。思礼徐言曰：“斩则斩，却唤作何物？”诸将以是壮之。十二载，翰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攻破吐蕃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以其地置洮阳郡，筑神策、宛秀二军。

(12)《枚乘传》：“深壁高垒。”

(13)《吕氏春秋》：“飞兔、騶虞，古之骏马。”《瑞应图》：飞兔，神马，行三万里，明君有德则至。

(14)《易通卦验》：“秋分鸞鸟击。”张率诗：“虽忧鸞鸟击，长怀沸鼎虞。”

晓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胸襟日沉静，肃肃自有适。（此乃重叙将略，为下文张本。王公才识意度如此，则知潼关之败，非其僨军，而武功之师，由其底定也。）

《汉·艺文志》：兵家者，盖出于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晋书》：杜预为征南将军，有《春秋左传》癖。

《杜臆》：胸襟沉静二句，夫子所云惧而好谋，可于气象得之。刘伶论：“闻此消胸襟。”常景侍：“严君性沉静，立志明霜雪。”《诗》：“肃肃在庙。”《庄子》：“是适人之适，而非自适之适也。”

潼关初溃散，万乘犹辟易。偏裨无所施，元帅见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马缠伊洛，中原气甚逆。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¹¹⁾。天王拜跪毕⁽¹²⁾，说论果冰释⁽¹³⁾。（此记潼关败绩之事。辟易，言出奔。偏裨，谓思礼。元帅，谓哥舒。梁益，谓蜀中。伊洛，谓河南。至尊，即明皇。太子，即肃宗。当时灵武即位，迫于群臣劝进，故勉从以塞众望。上皇传位于太子，房琯奉册至灵武。受命以后，因纳谏言，故思礼得释放也。）

《唐书》：哥舒翰守潼关，思礼充元帅府马军都将。翰军既败，至潼关收散卒，复守关。贼将崔乾祐进攻之，于是火拔归仁等给翰出关，执以降贼。

《项羽传》：“人马辟易。”谓避开而移易其处。

《汉·冯奉世传》：大将军出，必有偏裨。

张华《凯歌》：元帅统方夏。《东方朔传》：手格熊羆。

《春秋》：天王狩于河阳。梁、益二州，即西蜀地。

《后汉·史论》：兵缠魏阙。

《乐记》：逆气成象。

《易》：“圣人之大宝曰位。”

王褒《四子讲德论》：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旨。羊祜表：“何以塞天下之望。”《世说》：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迫。

范蔚宗论：“或起徒步，而仕执珪。”

(11)《唐书》：翰败潼关，思礼走行在，肃宗责不坚守，将斩之。会房琯自蜀奉上皇册命至，谏以为可收后效，遂见赦。【钱笺】新旧二书记思礼燹下被释在灵武，与公诗合。而《通鉴》载思礼自潼关至，在次马嵬驿之前。又云，即授河西陇右节度使，令赴镇，恐当有误。清河，乃房姓郡名。玉册，册立肃宗之诏。《山海经》：黄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钟山之阳。《穆天子传》：天子于是得玉策枝斯之英。

(12)《记》：“天子曰天王。”古诗：“伸腰再拜跪。”

(13)《前汉书》：成帝曰：“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谏言。”《左传序》：“涣然冰释。”

翠华卷飞雪，熊虎亘阡陌。屯兵凤凰山，帐殿泾渭辟。金城贼咽喉，诏镇雄所搃。禁暴靖无双，爽气春淅沥。巷有从公歌，野多青青麦。（此忆其守武功而兴复也。帝自灵武至凤翔，自凤翔临泾渭，已渐逼京都矣。翠华，天子之旗。时在二月，故有飞雪。熊虎，将士之旗。统率六

军，故巨阡陌。诏镇，谓奉诏以镇武功。所搃，扼敌冲也。无双，言勇略特出。浙沥，言军令肃清。王师至，故巷有歌。寇不侵，故野多麦。）

《上林赋》：“建翠华之旅。”

《周礼·春官》：司常，熊虎为旗，写隼为旟

图经：岐山，一名天柱山。文王时，凤鸣岐山，人亦呼为凤凰堆，在凤翔府。

帐殿，天子所在以帐为殿，详二卷。

金城县，属京兆府，至德二年，改为兴平。时思礼为关内节度使，镇此。黄鹤以为河西之金城，误矣。《唐书》，思礼除关内节度，使守武功。贼将安守忠来战，思礼退守扶风。贼分兵略太和关，去凤翔五十里，上命郭子仪击之而退。《马援传》：搃其咽喉。

汉武帝诏：“禁暴止邪，养育群生。”《史记》：萧何曰：“如信，国土无双。”

《世说》：桓宣武素有雄情爽气。《王彬别传》：爽气出侪类。谢惠连赋：“霰浙沥而先集。”

《诗》：“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后汉成帝时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

及夫哭庙后，复领太原役。恐惧禄位高，怅望王土窄。不得见清时，呜呼就窀穸。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千秋汾晋间，事与云水白。（此惜其守太原而身没也。肃宗哭庙，在至德二年。思礼复镇，在乾元二年。其卒军中，在上元二年。禄位高，难报称。王土窄，未恢复。二句推原其心。窀穸已归，公方系舟，不得赴哭，故作歌以悲，甚于田横之客。旧注引范蠡乘舟泛五湖，谓思礼有功成身退之志，非也。洙曰：思礼两镇太原，抚御功深，故想见千秋之后，当与云水长留。）

《旧唐书》：长安平，思礼先入清宫，迁兵部尚书，封霍国公。光弼徙河阳，代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寻加司空。

《前汉·刑法志》：制为禄位，以劝其从。

《诗》：“莫非王土。”

曹植诗：“清时难屡得。”

《左传》：“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旧唐书》：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辍朝一日，赠太尉，谥武烈。

《史记》：范蠡乘扁舟，浮于五湖。

《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田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

汾水，出太原晋阳山上。

徐彦伯诗楚山云水白。

昔观文苑传，岂述廉颇绩。嗟嗟邓大夫，士卒终倒斫。（将客意作结，叹继起无人也。将略不须文艺，故廉颇制胜，而景山丧身。此章首尾中腰各四句，前两段各十六句，后两段各十句。）

《后汉书》有《文苑传》。

《楚辞》：“增歔歔之嗟嗟兮。”《唐书》：思礼薨，管崇嗣代为太原尹。数月，召邓景山代崇嗣，景山以文吏见称，至太原检覆军吏隐没者，军众愤怨，遂杀景山。

《韩非子》：聚士卒，养从徒。《左传》：赵宣子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食之，既而与公介，倒乾以御公徒而免之。

故司徒李公光弼

【卢注】哀司徒者，哀其匡复大功，受谤未明而没也。《唐书》：光弼，营州人。【朱注】司徒已封王，赠太保。止称司徒者，其功名著于司徒时，盖从时人所称耳。

司徒天宝末，北收晋阳甲。胡骑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蓟北断右胁。朔方气乃苏，黎首见帝业。（首记守太原之事。当时安史称乱，禄山从河北而向潼关，思明从山右以瞰秦陇。自光弼西扼贼冲，故朔方无虞，而肃宗得起业灵武。此至德元年事也。城，指太原。意不愜，贼失意也。）

《旧唐书》：太原，汉晋阳县，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公羊传》：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君侧之恶人也。

《枚乘传》：“安于太山，易于反掌。”

《国语》：断赵之右臂。《西域传》：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朱注】太原在幽蓟之西，故曰右胁。

《旧书》：郭子仪为朔方节度，荐光弼为云中太守，充河东节度副使。潼关失守，授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德二年，史思明等四伪帅率众十余万攻太原，拒守五十余日，伺其怠，出击，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加校检司徒，寻迁司空。《汉·高帝纪》：五年而成帝业。

二宫泣西郊，九庙起颓压。未散河阳卒，思明伪臣妾。复自碣石来，火焚乾坤猎。高视笑禄山，公又大献捷。（次记破思明之功。两京克复，思明伪降，既而贼势复炽，公又献俘奏捷，此至德二年事也。二宫泣，玄、肃还京。河阳卒，子仪旧营。碣石来，思明再叛。乾坤猎，如纵火大猎。笑禄山，思明自矜其勇。）

沈约《安陆昭王碑》：“二宫升降，令绩斯俟。”西郊，自蜀至京之郊。

周制：后稷为太祖，庙百世不迁，左为文世室，右为武世室，居三昭三穆之上，共为九庙。《史记》：勾践身称为臣，妻称为妾。

《诗·叔于田》章：“叔在薮，火烈具举。”前汉长沙定王以猎纵火坐罪。此火猎所自出也。

《卢思道集》：“抵掌扬眉，高视阔步。”

《左传》：“凡诸侯有四夷之事，则献捷于王。”又：“击之必大捷焉。”《唐书》：思明来援庆绪，光弼拒战尤力。思明即伪位，纵兵河南，光弼代子仪为朔方节度、天下兵马副元帅，与思明战中潭西，大破之。又收怀州，擒安太清，献俘太庙。

异王册崇勋，小敌信所怯。拥兵镇汴河，千里初受贴。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此伤其封王未久，忧谗以卒也。光弼出镇临淮，在肃宗之末；其封临淮郡王，在代宗初年，越二岁，而竟忧愤陨身矣。怯小敌，虽指北邙之败，亦见其勇于大敌也。青蝇，指中官之谗。秋一叶，李薨在七月也。当日畏祸，不敢入朝，内省惭恨，故临死而泪犹在睫。）

《汉书》赞：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旧书》：宝应元年五月，光弼进封临淮郡王。杜笃谏吴汉：“勋业既崇。”

《光武纪》：刘将军生平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

《通鉴》：上元二年五月，复以光弼为河南副元帅，统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

王逸《楚辞序》：“事不妥贴。”张逊《上隋文帝表》：“幅员暂宁，千里妥贴。”

《诗》：“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唐书》：北邙之败，鱼朝恩羞其策谬，深忌光弼，程元振尤嫉之。及来瑛为元振谗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广德二年七月，薨于徐州，年五十七，赠太保，谥武穆。【朱注】《谭宾录》：光弼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不受其制，愧耻成疾，薨。

《淮南子》：“一叶落而知秋。”王浚表：“内省渐惧。”张率诗，“独向长夜泪承睫。”桓谭《新论》：孟尝君喟然叹息，泪下承睫。

大屋去高栋，长城扫遗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雅望与英姿，凄怆槐里接。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此志其身歿之后，人心追悼也。去栋扫堞，朝无倚毗。槐里相接，死犹近君。烈士增痛，同怀忠愤也。初，光弼至河阳，壁垒旌旗，精彩皆变，今则光彩已晦矣。当时朔方军士，乐郭之宽，畏李之严，今则稠叠悲痛矣。此皆实事也。）

去高栋，即梁木其坏意。《史记·孟轲传》：高门大屋。朱超诗：“高栋响行雷。”

《宋书》：檀道济被收，脱帻投地曰：“坏汝万里长城。”沈佺期诗：“遗堞尚云屯，堞城上箭垛。”

裴启《语林》：诸葛武侯以白羽扇指麾三军。《杜臆》：羽扇零落，惜不尽其用也。

《西京杂记》，汉帝及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为铠甲，连以金缕，皆镂为蛟龙、鸞凤，龟麟之象，世谓蛟龙玉匣。【朱注】《霍光传》：赐壁珠玕玉衣，梓宫。则人巨亦可称蛟龙匣也。

《世说》：崔琰代操见匈奴使。曰，“魏主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后汉·二十八将论》：“英姿茂绩，委而不用。”

曹植诗，“凄怆内伤心。”《长安志》：槐里故城，即犬戎城，在兴平县东南一十里。【钱笺】《神道碑》：窆公于富平县先茔之东，铭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县西北四十里，本非槐里，昔汉武帝葬槐里之茂陵。卫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里。光弼葬在冯翊，犹卫霍之接近槐里，故曰“凄怆槐里接”。朱注云：《旧书》本传：光弼葬于三原，诏百官袒送延平门外。碑又云：窆于富平县考三原，与富平接壤，在京师东北。槐里，则《汉志》属右扶风，非光弼葬地也。《唐书》：高祖献陵在三原，中宗定陵在富平，故以槐里比之。旧注直云光弼葬槐里，则失实矣。

《西京杂记》：开匣拔鞘，光彩射人。曹植诗：“光彩晔若神。”

曹操乐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篋。吾思哭孤冢，南纪阻归楫。扶颠永萧条，

未济失利涉。疲荼竟何人？洒泪巴东峡。（未为司徒表心，而深致哀思也。李公扶帝业，奏大捷，此功烈之昭著天壤者。若其死泪承睫，而烈士痛心，将来直笔史臣必能为之洗雪。特恨身滞峡中，不能临冢悲哭，为可叹耳。此章五段，各八句分截。）

《晋纪·总论》：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庾信诗：“唯当一史臣。”

《史记·甘茂传》：文侯示之谤书一筐。《杜臆》：筐筐，似用乐羊谤书盈筐事。《贾谊传》：“俗吏所务，在于刀笔筐筐。”

汉章帝《赐东平王书》：可以持危扶颠。

《易》：“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又：“利涉大川。”

《庄子》：“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归。”

曹植诗：“洒泪满襟抱。”

刘克庄曰：此诗“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语极悲壮。又云：“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其形容临淮忧谗畏议，不敢入朝之意，独见分晓。今按：当时李、郭，功存社稷，而被谗中官。子仪闻命即赴，不顾其身，终以至诚感物；光弼怵于祸患，畏缩不行，竟至悔恨而亡。诗云“直笔在史臣”，此微显阐幽，欲为纯臣表心也，一语有关大节。《唐书》本传：史官力为暴白。皆公诗有以发之矣。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卢注】哀仆射者，哀其功名未尽展而卒也。《新书》：武，字季鹰，华州华阴人，挺之之子。

郑公瑚璉器，华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嶷然大贤后，复见秀骨清。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阅书百氏尽，落笔四座惊。历职匪父任，嫉邪尝力争。（首叙生质才品。上六，言令器夙成。七八，言意度过人。九十，言文学出众。匪父任，见不藉门荫。尝力争，能不负言责。）

任昉序：希世之儒民，瑚璉之弘器。

《后汉·杨赐传》：华岳所挺，九德纯备。《思玄赋》：“顾金天而叹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华岳，即西安府太华山，上有少昊金天氏，后世以为西方司秋之神。【邵注】此言其钟山岳之精秀。《说文》：“晶，精光也。”

蔡琰《与周俊书》：吴平圣王之老成，明时之儒义。

《诗注》：“岐嶷，峻茂之状。”《晋书·江统传》：嶷然稀言江应元。大贤，指严挺之。【赵注】《新史》挺之传：姿质轩秀。《旧史》武传云：神气儒爽，故有“复见秀骨”之句。周颖文《祭梁鸿文》：“秀骨风霜。”

《史记·魏公子传》：公子诚一开口。刘向疏：据将相之位。

《杜臆》：观“小心事友生”句，知武无欲杀公事。《霍光传》：“小心谨慎。”《诗》：“矧伊人兮，不求友生。”

魏文帝《与吴质书》：“妙思六经，逍遥百氏。”

孔融诗：“高谈满四座。”

《后汉·陈蕃传》：前后历职，无他异能。《前汉·汲黯传》以父任为太子洗马。孟康注：大臣任举其子弟。《旧书》：武弱冠以门荫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迁殿中侍御史。

汉赵壹著《嫉邪赋》。《后汉·公孙述传》不可力争。

汉仪尚整肃，胡骑忽纵横。飞传自河陇，逢人问公卿。不知万乘出，雪涕风悲鸣。受辞剑阁道，谒帝萧关城。寂寞云台仗，飘飘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此记扈从两宫之事。河陇无恙，故见飞传而同信。明皇幸蜀，故追乘舆而悲涕。受辞，承命上皇。谒帝，趋赴灵武。寂寞江山，剑阁音阻。塞旌笳鼓，萧关起事也。）

《新书》：武从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荐为给事中。《光武纪》：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汉书》：盗贼纵横。

卢照邻诗：“拂曙驱飞传。”飞传，急递也。河陇，河西、陇右也。

《通鉴》：天宝十五载秋七月，太子至平凉，杜鸿渐、魏少游等迎至灵武，谋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雪涕，谓拭泪。《列子》：景公雪涕而顾晏子。《吴越春秋》：长吟悲鸣。

《前汉·终军传》：受辞造命。【邵注】剑阁，在今四川保宁府。萧关城，在今陕西平凉府镇原县。颜延之诗：“谒帝苍山蹊。”

张载《叙行赋》：“嗟寂寞而愁予。”庾信《哀江南赋》：“犹有云

台之仗。”《魏志注》：《魏氏春秋》：帝下云台铠仗授兵。

曹植诗：“飘飘周八极。”丘迟《与陈伯之书》：“倔强沙塞之间。”

陶潜诗：“形迹滞江山。”

《世说》：桓玄西下，笳鼓并作。颜延之诗：“皇情爱眷眷。”又：“途穷凝圣情。”杨慎曰：《诗》“肤如凝脂”，颜延之诗“空城凝寒云”，俱音去声。

壮士血相视，忠臣气不平。密论贞观体，挥发岐阳征。感激动四极，联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庙丹青明。（此述其协赞恢复。血相视，战伤者众。气不平，敌忾者多。论贞观，治仿太宗。发岐阳，师出凤翔。感激，人戮力。联翩，频奏捷。牛酒，迎官军。丹青，修祖庙也。）

《吴越春秋》：椒丘诩曰：“此天下壮士。”《别赋》：“刎血相视。”

《忠经》：君德圣明，忠臣以荣。《孙宝传》：心内不平。

《易》：“六爻发挥。”

《荀子》：施及四极。

《曹植诗》：“联翩历五山。”唐太宗诏：“二京之盛，其来自昔。”

《易》：“自我西郊。”《韩信传》：广武君曰：“当今之计，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壶浆塞陌。”

《汉书》：“叔孙通请立原庙。”注：“原，重也。先有庙，今更立之。”《晋阳秋》：武帝改营太庙，填以丹青，缀以珠玉。

匡汲俄宠辱，卫霍竟哀荣。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京兆空柳色，尚书无履声。群乌自朝夕，白马休横行。（此叙其历任始终。俄宠辱，除罢不常。竟哀荣，存歿可慨。四登府，屡居京尹。三掌兵，频授节度。空柳色，京尹身殒。无履声，尚书迹杳。乌自朝夕，中丞虚位。白马休行，谏净不闻矣。【朱注】武初为京兆少尹，再为京兆尹，两镇剑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会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为东川节度使，后又两充剑南节度使，故曰“三掌华阳兵”。）

《新书》：已收长安，武拜京兆少尹。坐馆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还京，拜京兆尹，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与元载厚相结，求宰相不遂，复节度剑南，破吐蕃七万众于当狗城，遂收盐川，加检校吏部尚书。

《匡衡传》：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后有司奏衡专地盗土，竟坐免。《汲黯传》：召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为东海太守。《老子》：“宠辱苦惊。”

《卫青传》：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后尚平阳公主，与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云。《霍去病传》：以功封骠骑将军，秩与大将军等。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傅亮表：“荣哀既备，宠灵已忝。”

《通鉴注》：唐时巡属诸州，以节度使为大府，亦谓之会府。

《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

《汉·张敞传》：敞为京兆尹时，罢朝会，走马章台街。唐人诗有“章台柳”。

汉哀帝时，尚书郑崇，常曳革履谏净。帝曰：“我识郑尚书履。”

《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集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鸟。

东汉张湛为光禄大夫，常乘白马。光武每有异政，辄曰：“白马生且复谏矣。”《上林赋》：“扈从横行。”按：朱注引侯景乘白马渡江为证，谓蜀中寇息也。但下文自有“四郊失壁垒”句，不应预侵。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记室得何逊，辋钤延子荆。四郊失壁垒，虚馆开逢迎。堂上指图画，军中吹玉笙。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¹¹⁾。时观锦水钓⁽¹²⁾，问俗终相并⁽¹³⁾。（此因治蜀有功，而追忆生前也。诸葛文翁，见功德在人。雪山轻重，言身系安危。何逊、孙楚，比参谋之士。失壁垒，边境肃清。开逢迎，贤士交集。指图画，险要熟知。吹玉笙，军政暇裕。酒只细倾，志在经国。观钓问俗，留心民瘼也。）

《蜀志·诸葛亮传》：“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未足为过也。”

文翁，注见前。

公三镇蜀中，故有去来之语。

《梁书》：何逊为建安王记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

张说诗：“礼乐逢明主，辋钤用老臣。”注：太公兵法有《玄女六辋》及《玉钤篇》。《晋书》：孙楚，字子荆，参石苞骠骑军事。

《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随何说黥布：“深沟壁垒。”

《汉·献帝纪》：公孙度虚馆候邴原。汉章帝诏：遣吏逢迎。

公有《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诗。

刘孝威诗：“浮丘侍玉笙。”

萧子显诗：“朝酤成都酒，瞑数河间钱。”

(11)《刘向传》：周堪，信有忧国之心。细倾，与豪饮相反。

(12)观钓，谓武过草堂，公酬诗云：“幽栖真钓锦江鱼。”

(13)《吴志》：陟璆使汉，入国而问俗。

意待犬戎灭，人藏红粟盈。以兹报主愿，庶获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竖婴。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飞旄出江汉，孤舟转荆衡。虚横马融笛，怅望龙骧莹。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纓。（此为筹边未竟，而痛伤死后也。蜀近吐蕃，民苦馈饷，故灭戎盈粟，为当时大经画。惜其早世，而心未遂耳。丧返华阴，路经江、汉、荆、衡也。虚笛，知音已亡。望莹，孤坟远隔，老宾客，向为幕僚。愧簪纓，感其荐拔。此章前两段各十二句，中两段各八句，后两段各十四句。）

《前汉·贾捐之传》：“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

《贾谊传》：“可以为万世法程。”

《寡妇赋》：“目炯炯而不寐。”《商书》：“永肩一心。”

庾信诗：“幽翳沉沉。”《左传》：晋侯孺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晋孙和《荐范粲表》：久婴疾病。皇甫谧疏：久婴笃疾。陆机诗：世网婴吾身。《正字通》：

嬰，系也，綦也。

颜渊三十二岁，贾谊三十三岁，故举以相方。《记》：短折曰不禄。
《左传》：荀息曰：“继之以忠贞。”《唐书》：永泰元年四月，武卒，时
年四十，赠尚书左仆射。

潘岳《寡妇赋》：“飞旒翩以启路。”注：“旒，丧车之旌。”

庾信《竹杖赋》：“是乃江汉英灵，荆衡杞梓。”

汉马融精旒术数，性好音律，尤耽于笛，及卒，客有吊者，诣灵横笛。

《晋·王浚传》：武帝因谣言，拜浚为龙骧将军，伐吴。太康六年卒，
葬柏谷山。大营莹域，葬垣周四十五里。

谢朓诗：“怆然愧簪纓。”

考严武生平所为多不法，其在蜀中，用度无艺，峻掊亟敛，闾里为之一
空。唯破吐蕃，收盐川，为当时第一功。禱云公来雪山童，公去雪山轻，诚
实录也。至比之为诸葛、文翁，不免誉浮其实。噫，唐世人物，如严武者何
可胜数，而后人至今传述，公之有功于武多矣。

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

《杜臆》：汝阳被宠善终，本无可哀，直以下交情厚，伤旧而赋也。【鹤注】汝阳王薨，在天室九载。

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开元中，主恩视遇频。出入独非时，礼异见群臣。爱其谨洁极，倍此骨肉亲。（此叙品貌不群，及平时恩遇。《杜臆》：赞王用“谨洁极”三字，最得要领。）

《唐书》：让皇帝宪，本名成器，睿宗立为皇太子，以玄宗有讨平韦氏功，恳让储位，封宁王，薨，谥让皇帝。

《七发》：“阳气见于眉宇之间。”《魏略》：邯郸淳见曹植才辩，对其所知，叹为天人。

《西阳杂俎》：太宗虬髯，常戏张弓挂矢。

武陵王纪诗：“塞外无春色。”此翻用其语，乃极状器宇之温和也。

《楚元王传》：出入卧内，传语言。非时，即常常而见之意。

谨洁，言能谨身洁己。

《记》：骨肉之亲，无绝也。《羯鼓录》：汝阳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音旨，每出游幸，顷刻不舍。

从容听朝后，或在风雪晨。忽思格猛兽，苑囿腾清尘。羽旗动若一，万马肃駉駉。诏王来射雁，拜命已挺身。（下三段，记当时射猎之事。此言明皇诏猎也。吴论：动若一，行列整。肃駉駉，号令严。）

《书》：“从容以和。”《淮南子》：“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

江淹诗：“幸及风雪霁。”

《汉书·武五子传》：厉王膂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又，江都王力格猛兽。

《淮南子》：“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相如《谏猎书》：“犯属车之清尘。”

洙曰：《三礼图》：全羽为旛，析羽为旌，所谓汪旛于旗竿首也。《高唐赋》：“驾驷马，建羽旗。”

《诗》：“駉駉征夫。”《诗注》：“駉駉，众多疾行之貌。”

《苏武传》：天子射上林中，得雁。

《左传》：拜命之辱。”《前汉·刘屈氂传》：屈氂挺身逃。挺身，奋身而起也。

箭出飞鞞内，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佛明月轮。从人虽获多，天笑不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与金银。（此言汝阳陪猎也。出飞鞞，王飞马以射。回翠麟，帝回马而视。紫塞之雁，应手而落，故下拂弓傍。）

鲍照诗：“飞鞞越平陆。”鞞，马勒也。

翠麟，良马也。扬雄《河东赋》：“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峣峩。”

崔豹《古今注》：秦所筑长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芜城赋》：“紫塞雁门。”

庾信诗：“明月动弓梢。”

《长杨赋序》：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令从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

隋辛德源诗：“云衔天笑明。”

袖中谏猎书，扣马久上陈。竟无衔橛虞，圣聪矧多仁。官免供给费，水有在藻鳞。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此言王能谏猎也。圣聪，谓听谏。多仁，谓民得休而物不伤。此皆王之忠勤所格，非帝老而倦游也。赵曰：水有藻鳞，非特不猎，抑且不渔矣。谨洁，以行己言。忠勤，以事君言。）

江淹诗：“袖中有短书。”

《通鉴》：秦王苻坚如邺，猎于西山，旬余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而谏。

相如《谏猎书》：“清道而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注：“橛，车之钩心也。马衔或断，钩心或出，则致倾败以伤人。”

《诗》：“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小序》曰：“《鱼藻》，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后汉·刘翊传》：“诏书嘉其忠勤。”

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道大容无能，永怀侍芳茵。好学尚贞烈，义形必沾巾。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此记其虚怀善学。上文专言射猎事，故此又概举其生平。置醴，接今人。义形，慕古人。挥翰，工书法。篇什，长诗作也。）

《汉书》：楚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设醴。

张正见诗：“邹严恒接武，申白日相趋。”【朱注】《旧唐书》：璿与贺知章、褚廷诲等善，为诗酒之交。

道大，出《老子》。《吕氏春秋》：无智无能。

晋傅亮表：“感旧永怀。”崔日知诗：“窗前窥石镜，河畔蹈芳茵。”

《世说》：羊忱性甚贞烈。

《公羊传》：仇牧义形于色。曹植诗：“歔歔涕沾巾。”

沈佺期诗：“挥翰初难拟。”《北史·文苑传序》：“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

钟嵘《诗品》：“于时篇什，理过其辞。”孔融《荐祢衡表》：“升堂睹奥，思若有神。”

川广不可泝，墓久狐兔邻。宛彼汉中郡，文雅见天伦。何以慰我悲，泛舟俱远津。温温昔风味，少壮已书绅。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未因汝阳而及汉中，乃抚今恩昔之感。俱远津，公在夔州，汉中在归州也。昔风味，忆从前。易磨灭，虑将来。此章首尾各十句，中间皆八句分段。）

鲍照诗：“川广每多惧。”

桓谭《新论》：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臣窃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儿牧竖踞躅而歌其上。”

汉中王瑀，汝阳王弟也。公昔与汉中王会于梓州。

曹植诗：“文雅纵横飞。”《穀梁传》：“兄弟，天伦也。”

干宝《晋论》：“泛舟三峡。”

《诗》：“温温恭人。”晋刘遗民书：“企怀风味，镜心象迹。”

江淹诗：感赠远书绅。

何承天诗：“愿言桑梓思旧游。”司马迁书：“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纪。”

前赠汝阳王，本排律也，故叙次庄严。此哀汝阳王，乃古诗也，故纪述错综。前拈夙德升为全诗之纲，于奇毛赐鹰，只一语轻点；此拈谨洁极为通篇之眼，将诏王射雁，用三段详叙。如《史记·淮阴侯传》多入蒯通语，《司马相如传》备载文君事，皆以旁出见奇，方是善于写生者。

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卢注】哀秘书者，哀其文章气节，遭谗而死，为可伤也。《唐书·文苑传》：李邕，广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长安，李峤、张廷珪并荐邕词高行贞，堪为谏净官。张滑曰：李、苏、郑三人，皆书并荐邕词高行贞，堪为谏净官。张溍曰：李、苏、郑三人，皆书地。

长啸宇宙间，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见，前辈复谁继？（首叹才人凋谢。古人，概言。前辈，指李。）

左思诗：“长啸激清风。”

刘峻《辩命论》：“高才而无贵仕。”《左传》：“上陵下替。”《抱朴子》：“陵替之端，所以多有。”

孔融书：“今之少年，喜谤前辈。”

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忆昔一提，至竟掩宣尼袂，痛其抱才不遇也。此叙李公文字。根柢，谓学有本源。健笔足副声名，言书法，起下金石二句。制作恒多洒落，言文章，起下造化二句。散，谓刊布。追琢，谓鐫勒。穷造化，所见者精。贯天人，所包者大。）

陆倕《感知己赋》：“学穷书府，文究辞林。”《汉书·邹阳传》：“蟠木根柢。”

刘峻书：“声华无寂。”庾信《宇文顺集序》：“章表健笔。”

郭象《庄子序》：“洒落之功未加。”

《晋书·乐广传》：“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首称。”《吕氏春秋》：“功绩铭乎金石。”《秦始皇纪》：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诗》：“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山岳锐，状碑势之巍峨。 郗炎诗：“功名重山岳。”

《庄子》：“造化之所始。”

《司马迁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萧萧白杨路，洞彻宝珠惠。龙宫塔庙涌，浩劫浮云卫。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计。眇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¹¹⁾。向来映当时⁽¹²⁾，岂独劝后世。（此述其声价之重。干谒满望，言有求必应。森然起例，谓碑文体制。白杨，墓道碑也。龙宫，寺观碑也。宗儒，学宫碑也。故吏，遗爱碑也。眇睐皆虚，前之看碑者已往；跋涉不泥，后之摩碑者复至，故下接云“映当时”而“劝后世”。若以眇睐跋涉为索文之人，于上干谒句为重复矣。赵曰：泉路昏暗，得邕之文，如明珠洞彻，故以为惠。塔庙之文，神灵呵护，虽亘经浩劫，而浮云常卫。）

谢灵运诗：“图牒复磨灭，碑版谁传闻。”碑乃石碑，版是金版。《东都赋》：“瞰四裔而抗稜。”

《史记》：陈余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杜预《左传序》：发凡以言例。

古诗：“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宣室志》：冯翊严生，家汉南岷山，得一珠，如弹丸。胡人曰：“此西国清水珠，至浊水，泠然洞彻矣。”《说苑》：宝珠不饰。

仙传：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六首。徐陵寺碑：“朝惊鹫岭，夜动龙宫。”《金刚经》：“如佛塔庙。”《洛阳伽蓝记》：永熙三年，永宁寺浮图为火所烧，有人从东莱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此言塔庙如龙宫也。

《度人经》：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统成玄都也。浩劫，无穷之劫。

《史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刘向传》：仲舒学为儒宗。《论语》：“俎豆之事。”

《霍光传》：“问所亲故吏。”《何武传》：“生前无赫赫名，去后常令人思。”

古诗：“眇睐以适意。”

(11)《诗》：“大夫跋涉。”

(12)沈约《谢灵运传论》：“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分宅脱骖间，感激怀未济。众归矚给美，摆落多藏秽。（此述其好施之情。珊瑚钩麟罽、骝马剑几，皆富家馈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济，见其急于为人。众美矚给，而志厌多藏，见其胸怀高旷。）

《易》：“丰其屋，天际翔也。”《晋书》：“今之百姓，竟丰其屋。”萧詮诗：“珠帘半上珊瑚钩。”

《天中记》：汉武帝时，日本国贡麒麟锦，金花眩人眼目。《汉书注》：罽，织毛若今毼及氍毹之类。以织成罽，对珊瑚钩。织成，乃

独步四十年，风听九皋唳。呜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此伤其遭逢不偶。独步，名振文坛。风听，声彻帝庭。宣尼掩袂，道穷可悯矣。此句结前起后。）

曹植诗：“仲宣独步于汉南。”

《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唐书》：玄宗东封回，邕献词赋，称旨，后因上计偕，中使临索其文。故以九皋鹤唳比之。

《汉书》：“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世系表》：后汉会稽太守高阳侯，徙居江夏，遂为江夏李氏。其后元哲徙居广陵，元哲主善，善生邕。故题曰“江夏李公”，诗又云“江夏姿”也。

《公羊传》：西狩获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刘琨诗：“宣尼悲获麟。”

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衰俗凜生风，排荡秋旻霁。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纒。（往者再提，至“易力何深诘”，痛其直节受枉也。此记其立朝风节。【周注】当时振颓俗、霁天颜，其忠贞若此。而为小人所陷，亦以天子深居九重，耳目易于壅蔽耳。）

《左传》：“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

《西京赋》：“弹射臧否。”《搜神记》：“乞陛下圣造，亲试否臧。”《旧书·韦巨源传》：太常博士李处直，议巨源谥曰昭。邕再驳之，文士推重。

《史记》：绛侯谓王陵：“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唐书》：邕拜左拾遗。中丞宋璟劾张昌宗兄弟反状，武后不应。邕在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计，陛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

《淮南子》：“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诈伪。”《赵广汉传》：“见事风生，无所回避。”《傅玄传》：“玄除郎中，贵游慑服，台阁生风。”

【邵注】秋旻雾，美其皎洁也。《尔雅》：“秋日旻天。”

《左传》：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

《前汉·五行志》：君若缀旒，不得举手。应劭曰：旒，旌旗之旒，随风动摇也。或曰：旒黠所以蔽耳目，言朝廷之聪明蔽塞。

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病。日斜鹏鸟入，魂断苍梧帝。荣枯走不暇，星驾无安税。几分汉庭竹，夙拥文侯簪。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祸阶初负谤⁽¹¹⁾，易力何深啖⁽¹²⁾。（此记其被谪致死。联翩，屡谪贬。炎厉，瘴热地。邕贬多在南方，故用长沙苍梧事。赵曰：荣枯无常，故奔走不暇，而无税驾之处。【卢注】历任迭为刺史，故云几分竹。所在必亲贤士，故云夙拥簪。【周甸注】邕名位不为卑贱，而其死也，竟与小臣无异，且其祸起负谤，非有实事，挤之亦易为力，何必深啖至此乎。）

《史记》：屈原放逐，著《离骚》。

司马相如赋：“黼帐低垂。”宋之问诗：“自可乘炎病。”

《鹏鸟赋》：“庚子日斜，鹏集予舍。”

宋之问诗：“百越去魂断。”吴均诗：“依依望九疑，欲谒苍梧帝。”

《魏都赋》：“英辩荣枯。”

《诗》：“星言夙驾。”《史记，李斯传》：“吾未知所税驾也。”

注：“税驾，犹言解驾。”《唐书》：邕累贬雷州司户、崖州舍城丞，又贬钦州遵化尉。

《汉书》：文帝三年，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字文道《庾信集序》：“寄深分竹。”

阮籍奏记：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簪。《旧唐书》：邕为陈州刺史，历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上计京师，皆以邕重义爱士，古信陵之流。

《后汉·蔡邕传》：邕上书自陈下洛阳狱，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钳髡，徙朔方。

《左传》：“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

(11)《周语》：“其无乃阶祸乎。”《贾谊传》：“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

(12)《前汉书》：“摧枯朽者易为力。”宋玉《小言赋》：“会九族而同啖。”

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未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伊昔三提，至“鲲鹏喷迢递”，追溯交情始末也。此言其投契甚久。公与邕初遇于东都，所云“李邕求识面”也。再遇于临淄亭，有《陪宴历下亭》诗。公为后辈，故云未契。久叙阔恩，故日阴改移也。）

谢灵运诗：“伊昔家临淄。”临淄亭，在今山东济南府。

左思诗：“酒酣气益震。”《尚书孔传》：“乐酒曰酣。”陆机《叹

逝赋》：“托末契于后生。”

潘岳《杨仲武诔》：“日仄景西，望子朝阴。”《广雅》：“砌，凡也。”《西都赋》：“玄墀扣砌。”凡，音启。扣，音口。

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争名古岂然，关键欵不闭。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¹¹⁾，鯤鲸喷迢递⁽¹²⁾。（此记其评论诗文。论文以下，概论当世之文；例及以下，专论一家之诗。崔、苏、杨、李，同时文名最著。屈指而到崔、苏，凡已逝者皆如流水矣。于杨炯则服其雄，于李峤则嫌其丽，此笃论也。独于张相国，不无是非之隙，遂至相扼而几危，亦由邕之不能忘名而善闭耳。例及，因类而及也。旷怀一句，此邕通论审言之诗。咨嗟三句，又特美所和嗣真一作。【赵注】山桂，比词之秀拔。钟律、比声之和雅。鯤鲸，比势之强壮。）

【钱笺】崔苏，崔融、苏味道也。《唐书》：融为方华婉，当时未有辈者。味道，九岁能属词，与李峤俱以文翰显。《朝野僉载》：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故公诗称之。

指尽，屈指数尽也。刘桢诗，“逝者如流水。”

《唐书·杨炯传》：炯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卒。《李峤传》：神龙三年，封赵国公，加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峤富才思，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张说云：杨盈川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峤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

《庄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张说传》：玄宗诛萧至忠，召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东封还，为尚书左丞相。《旧书》：邕素轻张说，说甚恶之。

《史记》：“两贤岂相扼哉。”梁简文书：“危脆之质，有险蟉虺。”庾信《崔说碑》，“百龄危脆。”

《国策》：张仪曰：“争名者于朝。”魏文帝《典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老子》：“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注：“横木为关，竖木为榘。”石崇《思归引》：“欵复见牵羈。”

鲍照诗：“安知旷士怀。”

《汉·高帝纪》：“慷慨伤怀。”【朱注】公祖审言集，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诗，非指历下倡和之作。千家本载公自注云“甫有和李太守诗”，此伪托者，善本俱无。

《世说》：范宣看毕咨嗟。《普书》：郗诜对武帝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技，昆山片玉。”

(11)《史记》：钟律调自上古。顾野王《虎丘山亭序》：“成文畅于钟律。”《景福殿赋》：“华钟机其高悬。”

(12)王嘉《拾遗记》：“鯤鱼千尺如鲸。”《吴都赋》：“旷瞻迢递。”注：“迢递，远貌。”

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瘞。哀赠竞萧条，恩波延揭厉。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未伤其身后荒凉，抚时而增叹也。血渍青州，骨藁汶阳，其哀赠恩

典，尚待将来之揭厉。今子孙微弱，旧交远游，亦谁为谋其昭雪乎？最可伤者，国有外侮，而朝无直臣，今日之痛李公，犹李公之惜六公也。结语无任悲怆。揭厉，谓高揭而扬厉。论兵、以吐蕃屡侵。将帅，指河北降将。通论此章，是五段文字。细分之，则四句者三段，八句者三段，十四句者两段，十句十二句者各一段，十段之中，多寡仍相遥应。）

司马相如《哀二世赋》：“登陂陀之长坂。”

任昉墓铭：“芜没郑乡，寂寥杨冢。”《唐书》：武德二年，北海郡置汶阳县。《旧书》：天宝五载，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传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杖杀之，年七十。客葬于此。

《唐书》：代宗时，赠邕秘书监。

丘迟诗：“肃穆恩波被。”《剧秦美新论》：“侯卫厉揭。”周甸引《诗》深厉浅揭以解揭厉，未合，今从朱注。

《越绝书》：“中国不绝如线。”

旧客，公自谓。《左传调》：禁旧客，勿出于富。”《别赋》：“舟凝于水滨。”《吴越春秋》：孙子与吴王论兵。

《后汉·吴汉传》：往来燕蓟之间。

《天台赋》：“朗咏长川。”原注：“公有张、桓等五王泊狄相《六公》诗。”【朱注】五王：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晖、袁恕己。狄相，则仁杰也。赵明诚《金石录》：唐《六公诗》，李邕撰，胡履灵书。初读《八哀》诗，恨不见其诗。晚得石本，其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为一章，狄丞相别为一章。【钱笺】董道《书跋》：李北海《六公咏》，今《太和集》中虽有诗而无其姓名。予见荆州《六公咏》石刻，文既不刊，诗尤奇伟，豪气激发，如见断鳌立极，时宜老杜有云。序言邕为荆州，今新旧书皆不书。

《抱朴子》：训诲所以移蒙蔽。

王嗣爽曰：李才名甚盛，而其死甚惨，公痛之极，故云“竟掩宣尼袂”，又云“魂断苍梧帝”，又曰“事近小臣毙”，未又曰“坡陀青州血”，不觉言之复也。叶石林以为累句，论诗则是，而非所以论子美。其起语豪宕，亦兼自寓。

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严，纯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昂，排荡变化，直追龙门之笔。细按其前后段落，又未尝不脉络整齐也。

郝敬曰：李江夏之文藻，郑司户之博综，必有少陵之隗 能曲尽其妙。

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

【卢注】哀秘书者，哀其忠孝文章，始终遇蹇，为可惜也。《唐书》：苏源明，京兆武功人。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负米晚为身，每食脸必泫。夜字照热薪，垢衣生碧藓。庶以勤苦志，报兹劬劳愿。（此叙其少而好学。忍饥垢衣，贫能苦志。脸必泫，伤亲歿。报劬劳，念亲恩，俱应少孤。）

《唐书》：源明，初名预，少孤，寓居徐、兖。

孔安国《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

《旧书》：莱芜，汉县，后废。长安四年，于废嬴县置莱芜县，属兖州。

薛君章句云：“朝饥最难忍。”《诗》：“陆则在巘。”巘，山顶也。

《家语》：子路为亲负米百里之外。

《楚辞》：“横垂涕兮泫流。”

侯瑾，家贫佣赁，暮辄烧柴薪以读。又，《晋中兴书》：范汪，家贫好学，燃薪写书，既毕，诵读亦竟。

碧藓，犹今人言衣服微斑。

《韩诗外传》：子路曰：“不能勤苦，焉得行此。”

《诗》：“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文章日自负，掾吏亦累践。晨趋闾阖内，足踏宿昔趼⁽¹¹⁾。（此叙其壮而出仕。蔚醇儒，其学不杂。包旧史，其文甚博。京辇，辇毂之下。东堂，试策之地。宗匠，指衡文者。掾吏屡践，自卑官屡迁也。足踏昔趼，依然徒步而入也。）

《易》：“其文蔚也。”蔚，文深貌。《汉书》：贾山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

杜预《左传序》：“旧史遗文，略不尽举。”

《易》：“幽人贞吉。”

袁绍书：“公族子弟，生长京辇。”吴薛莹诗：“迁入京辇，遂升枢机。”

山谦之《丹阳记》：太极殿，周路寝也。东西堂，魏制，周小寝也。

《晋书》：挚虞举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

袁宏《三国名臣赞序》：“莫不宗匠陶钧。”惠远诗：“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

蔡邕《独断》：“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

《儒林传》：房凤，字子元，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唐书》：诸进士试时务策五条，帖一大经。经策全得，为甲第；策得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

又云：源明工文词，有名天宝间。及进士第，更试集贤院，累迁太子谕德。

《大人赋》：“排阊阖而入帝宫。”韦昭注：“阊阖，天门也。”天上有阊阖殿，故人间帝殿亦名阊阖。

(11)《庄子》：“百舍重趼。”《增韵》：“足胝曰趼。”

一麾出守还，黄屋朔风卷。不暇陪八骏，虏庭悲所遣。平生满樽酒，断此朋知展。忧愤病二秋，有恨石可转。肃宗复社稷，得无顺逆辨。范晔顾其儿，李斯忆黄犬。秘书茂松色，再扈祠坛埴。（此叙其陷贼不污。黄屋风卷，上皇幸蜀矣，源明失于陪从，致为贼驱遣而悲愤也。朋知断，故情不展。石可转，见心不变。吴论：肃宗复位，顺逆既辨，一时受伪命者悉加刑戮，如范晔有顾儿之痛，李斯含黄犬之悲，而秘书独寒松不改，得与郊祀盛典。）

颜延之《咏阮咸》诗：“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唐书》：源明出为东平太守，召远为国子司业。禄山陷京师，以病不受伪署。八骏，用周穆王巡游事。

陈琳檄文：“并集虏庭。”

谢灵运诗：“再与朋知辞。”

《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三都赋序》：“既以著逆顺，且以为鉴戒。”

《宋书》：范晔临刑，其子霭取地土及果皮掷晔，晔问曰：“汝嗔我耶？”霭曰：“今日何缘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史记》：二世具李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

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世说》：张伯威，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

《唐书》：肃宗复两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诰，后为秘书少监，卒。扈祠，扈从祠祭也。《书》：“为三坛同埴。”

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裔。篆刻扬雄流，溟涨本末浅。青荧芙蓉剑，犀兕岂独割。反为后辈褻，予实苦怀缅。煌煌斋房芝，事绝万手攀。垂之俟来者，正始征劝勉。不要悬黄金⁽¹¹⁾，胡为投乳贄⁽¹²⁾？（此叙其文才直节，禁裔，比文之丰美。才大如扬雄，虽溟犹为浅末。锋利如宝剑，虽犀兕亦可割截。有文如此，而人乃褻视，公所以怀思而叹息也。当时斋房读祀，苏能苦口力争，于万手欲攀者，竟阻绝而不行，足为将来劝勉矣。且其意不欲求取金印，何为触犯忌讳，如投乳贄乎？此皆发于忠爱之诚耳。）

《唐书》：源明又有前集三十卷。

隋辛德源，少有重名，累官考功郎中。刘逖荐之曰：“枕藉六经，渔猎百氏。”《谢混传》：元帝始镇建业，每得二豚，以为珍膳，项下一禽尤美，辄以荐帝，呼为禁裔。

《法言》：或问吾子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谢灵运诗：“溟涨无端倪。”《后汉书》：范升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曹植《责躬表》：“词旨浅末，不足采览。”此“末浅”二字所出，若作“未浅”，则海深何待言乎？

《羽猎赋》：“炫耀青荧。”青荧，剑有光泽貌。《越绝书·宝剑篇》：“扬其华如芙蓉始出。”卢照邻诗：“相邀侠客芙蓉剑。”

李尤《剑铭》：“陆割犀兕，水截鲸鲵。”

《蔡邕传》：“后辈被遣。”

《文选注》：緬，思貌。

《汉书》：武帝大兴祠祀，元封中，斋房生芝而作歌。《通鉴》：乾元二年六月，上从玉珣请，立太乙坛于南郊之东，自汉武帝祠太乙，至唐复祠之。《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茎三花，上制玉灵芝诗。

《唐书》本传：肃宗时，禁中祷祀穷日夜，中官用事，给养繁靡。源明数陈政治得失。及思明陷洛阳，帝将亲征，上疏极谏，帝嘉其切直。子夏《诗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晋书·卫玠传》：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李陵书：“来相劝勉。”

(11)《晋书·周顛传》：取金印如斗大，系肘。

(12)《尔雅》：贄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国，有养者，似狗，多力犷恶。《炙毂子》载《贄铭》曰：爰有犷兽，厥形似犬，饥则驯服，饱则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

结交三十载，吾与谁游衍？荥阳复冥寞，罪罟已横罹。呜呼子逝日，始泰则终蹇。长安米万钱，凋丧尽余喘。战伐何当解，归帆阻清沔。尚缠漳水疾，永负蒿里钱。（未叹苏公身歿，不及哀奠也。荥阳罹罪而亡，武功凶年而卒，则游衍无人矣。始泰，遭遇中兴。终蹇，身歿荒岁。战伐，吐蕃未靖。清沔，归路所经。胡夏客曰：武功少孤忍饥，为官又以饥终，读此不禁三叹。此章，前后三段各十二句，中间二段各十四句。）

任昉诗：“结欢三十载。”

《诗》：“及尔游衍。”《新史》：源明雅善郑虔、杜甫。

《诗》：“罪罟不收。”横罹，横罹法网也。刘孝威诗：“菱芒乍胃丝。”李善《选注》：“胃，结也。”

泰蹇，用《易》卦名。

《汉·高帝纪》：“关中大饥，米斛万钱。”《旧书》：广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文，一斛则万钱矣。苏、郑皆卒于是年，故他诗曰：“谷贵歿潜夫。”又曰：“凶问一年俱。”

《山海经注》：汉水至江夏安陆县入江，即沔水。

刘桢诗：“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

《杜臆》：蒿里钱，谓致奠也。《古今注》：蒿里，丧歌也。人死，精魂归于蒿里，使挽者歌以送之。蒿里，山名。【邵注】田横死，门人作挽歌二章，今分为二：薤露歌送王公大人蒿里歌，送士大夫庶人之丧。

《八哀》诗，苦心力索，未免人胜于天。就诸章而论，前五篇精悍苍古，后三首却繁密不疏，尚须分别而观。

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荈阳郑公虔

【卢注】哀荈阳者，哀其生不逢时，至被污贬死，为可悼也。郑虔，荈阳人。

鷄居至鲁门，不识钟鼓飧。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笼养。荈阳冠众儒，早闻名公赏。地崇士大夫，况乃气精爽。（首言其人品孤高，而兼得名位。上四比，下四赋。）

《庄子》：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触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悲忧，三日而死。江淹《拟古诗》：“咸池飧爱居，钟鼓或愁辛。”

张华《鷄鹑赋序》：“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

祢衡《鸚鵡赋》：“闭以雕笼，剪其翅羽。”

原注：“往者，公在疾，苏公颺位尊望重，素未相识，早爱才名，躬自抚问，临以忘年之契，远迓嘉之。”《后汉·张奋传》：“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蜀志注》：钟会，名公之子。

地崇，指著作郎。《后汉·来歙传》：士大夫皆信重之。

《前汉·五行志》：“心之精爽，是谓魂魄。”

天然生知资，学立游夏上。神农或阙漏，黄石愧师长。药纂西极名，兵流指诸掌。贯穿无遗恨，苍藂何技痒。（此记其长于著述。生知多学，领下两段。神农，起药纂。黄石，起兵流。贯穿，谓闻见博。苍藂，谓杂撰多。）

陈琳书：“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庾肩吾《书品》：钟，天然第一。生知，见《礼记》。

《后汉·李固传》，“通游夏之艺，颜闵之仁。”

神农著《本草》，黄石公授张良兵法，此言虔所著之书，古人不逮也。《楚辞·桥颂》：“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

《颜氏家训》：“吾见世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唐书》：虔学长于地理，山川险易，方隅物产，兵戈众寡，无不详审。尝为《天宝库防录》，言典事该。诸儒服其善著书。

《司马迁传赞》：“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文赋》：“恒遗恨以终篇。”

原注：“公著《苍藂》等诸书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高元之《茶甘录》：苍，草多貌。藂，小也。虔自谓：“著书虽多，皆碎小之事。”唐史目其书为“会粹”，亦承袭之误。《尔雅序》：会粹，粹音最，聚也。苍藂与会粹，二说不同。赵次公云：当以公诗为正。《射雉赋》：“徒心烦而技慵。”徐爱注，“有技艺欲逞，曰技慵。”

圭臬星经奥，虫篆丹青广。子云窥未遍，方朔谐太枉。神翰顾不一，体变钟兼两。文传天下口，大字犹在榜。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沧洲动玉陛，寡鹤误一响。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此称其才艺绝人。）

圭臬，善地理。星经，识天文。虫篆，工书法。丹青，能绘画。【朱注】虔之学识，过于子云之博览；虔之谈论，胜于方朔之诙谐。顾野王，奇字皆通，有虔而顾不止一矣。钟爵、钟会，父子善书，有虔而钟可兼两矣。文传二句，见名重当时。献书以下，见才动人主。）

陆倕《石阙铭》：“陈圭置臬。”【赵注】圭以测日景，臬以度广狭也。天官家，有甘石二氏星经。

鱼豢《魏略》：“邯鄲淳善《苍》、《雅》虫篆。”傅咸赋：“图像于丹青。”

《扬雄传》：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见。

《东方朔赞》：“诙达多端，应谐似优。”《陈书·顾野王传》：“虫篆奇字，无所不能。”太枉，太迂曲也。

《宋书·谢灵运传》：“体变曹王。”《金壶记》：钟繇，工三色书，草隶八分最优。兼两，本《易·系辞传》。

《南史》：刘穆之谓宋武帝曰：“公但纵笔为大字。”

《三辅黄图》：玉堂殿，阶陛皆玉为之。【朱注】玉陛之上，展其沧州图画，而寡鹤误为发响，形容绘事之逼真也。张协诗：“寡鹤空悲鸣。”

《唐书》：虔善图山水，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宋书》：谢瞻作喜弄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吕总云：虔书如风送云收，霞催月上。

嗜酒益疏放，弹琴视天壤。形骸实土木，亲近惟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书幌。晚就芸香阁，胡尘昏垅莽。反覆归圣朝，点染无滌荡。老蒙台州掾，遐泛浙江桨。履穿四明雪，饥拾檣溪橡。（此叙其平生履历。疏放二句，动时之兴。土木二句，静中之致。未寄官曹，初设广文馆也；晚就芸阁，后为著作郎也。突兀，端坐之貌。垅莽，空旷之地。虔本心归王室，但二受伪命，无从洗滌，是以有台州之贬。履穿拾橡，贫困不能自给矣。）

《晋书·阮籍传》：“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太尉。”《世说》：袁尹疏放好酒。

《杜臆》：“弹琴视天壤”，写得疏放有神。壶子曰：吾示之以天壤，见吾善者，机也。《国策》：鲁仲连曰：“名与天壤俱敝。”

《嵇康传》：“土木形骸，不自藻饰。”

《唐语林》云：“玄宗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钱谦益曰：据广文馆于国子监增置，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书》云：“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夏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非实录也。

《陈子昂集》：祖斂仁，检校秘书郎，持三笔，终入芸香阁。《魏略》“芸香，辟纸蠹，故藏书称芸台。

《上林赋》：“过于垅莽之野。”

《颜氏家训》：武烈太子，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抱朴子》：“外物弃智，滌荡机变。”

谢灵运《山居赋》注：天台四明相接连。四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

《天台赋》：“济檣溪而直进。顾恺之《启蒙记》注曰：“之天台山，去天不远，路经檣溪，水深险清冷，前有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

涧，唯忘其身然后能济。”《寰宇记》：榭溪，在临海县东三十五里。四明在今宁波府，榭溪在今台州府，俱属浙东路。《庄子》：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考《史记》：东郭先生贫困，履行雪中，有上无下，足尽踏地，人皆笑之。

《庄子》：“古者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又《徐无鬼》：“居山林，食芋栗。”芋栗，即橡栗也。《唐书》：虔迁著作郎。安禄山反，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后数年卒。

空闻紫芝歌，不见杏坛丈。天长眺东南，秋色余翘翘。别离惨至今，班白徒怀曩。（此忆台州之别。紫芝歌，埋迹深山。杏坛丈，久离博士。东南翘翘，俱指台州。怀曩起下。）

紫芝歌，用四皓事。

《庆子》：“孔子游乎缙帷之林，坐杏坛之上。”《记》：“席间函丈。”

《老子》：“天长地久。”

宋王微《咏赋》：“秋色阴兮白露商。”《天台赋》：“始经翘翘之涂。”

斑白，见《孟子》。卢谔诗：“借曰如昨，忽焉畴曩。”

春深秦山秀，叶坠清渭朗。剧谈王侯门，野税林下鞅。操纸终夕酣，时物集遐想。（此忆长安之事。剧谈二句，言随决宴游。操纸二句，言醉后吟咏。）

《扬雄传》：“口吃不能剧谈。”

鲍照诗：“无由税归鞅。”邵注：税，止也。鞅，马颈组。

《易》：“惟其时物也。”袁宏《三国名臣序赞》：“遐想管乐，远明风流。”

词场竟疏阔，平昔滥推奖。百年见存歿，牢落吾安放。萧条阮咸在，出处同世网。他日访江楼，含凄述飘荡。（此结出歿后哀思。疏阔，承台州，公不见郑也。推奖，承长安，郑尝奖公也。百年存歿，又总承二句。郑审在江陵，哀死而因念生，与前哀汝阳王同意。【张远注】此即昌黎所云思元宾而不见，见元宾之所友者而如见宾也。此章，起结三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十四句，后二段各六句。）

颜延之诗：“存歿竟何人。”

蔡邕《瞽师赋》：“时牢落以失次。”《檀弓》：“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

原注：“著作与今秘监郑君审，篇翰齐价，谪江陵，故有阮咸江楼之句。”黄鹤曰：审，当与虔为兄弟，故比之阮咸，如杜位乃公从弟，而云阮咸也。

张协诗：“出处虽殊途。”陆机诗：“世网婴吾身。”

《世说》：桓玄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

谢灵运诗：“含凄泛广川。”鲍泉诗：“飘荡逐风回。”

刘克庄曰：《八哀》诗中，如郑、苏二首，非无可说，但每篇多芜辞累句，或为韵所拘，殊欠条鬯，不如《饮中八仙》之警策，盖《八仙歌》，每人只三四句，《八哀》诗，或累押二三十韵，以此知繁不如简，虽大手笔亦然。今按：《饮歌》只说一事，《八哀》则概列平生，未可以概论。卢德水云：《八哀》诗，未免伤烦伤泛，中有数斗光洁语，堪与日月并垂者，自不为浮云所掩，大概诗家之元气在焉，杜诗之体统存焉，不可遗，亦不容选也。

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

【卢注】哀相国者，哀其志存王室，明皇始终不能信用，为可惜也。
九龄，韶州曲江人。

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矫然江海思，复与云路永。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颖。（首称其品格不凡。金无留矿，比才堪用世。鹤下人间，比生质超群。既而飞腾云路，则想致君唐虞，而不遑等于高隐矣。）

《汉书·百官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唐书》：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至闽中，是谓南纪。【旧注】“江汉之南皆谓之南纪。”纪，纲纪也，谓经带包络之也。

郭璞赋：“其下则金矿丹砾。”《说文》：“矿，铜铁璞石也。”《唐纪》：太宗谓魏征曰：“金在矿，何足贵耶？冶锻而为器，人乃宝之。”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可见其不留于矿也。

鲍照《舞鹤赋》：“伟胎化之仙禽。”又：“叠霜毛而弄影。”宋之问诗：“粉壁图仙鹤。”《钱笺》云：《九龄家传》：九龄母梦九鹤自天而下，飞集于庭，遂生九龄。

《北史》：刘歊，矫然出尘，如云中白鹤。鲍照诗：“空守江海思。”

江总《徐陵墓志》：“郁转云路。”

《司马迁传》：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堂高三尺，土阶三等。

《抱朴子》：尧舜在上，箕颖有巢栖之客。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退食吟大庭，何心记榛梗。骨惊畏曩哲，鬢变负人境。虽蒙换蝉冠，右地恋多幸。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紫绶映暮年，⁽¹¹⁾荆州谢所领⁽¹²⁾。庚公兴不浅⁽¹³⁾，黄霸镇每静⁽¹⁴⁾。（此叙其仕进履历。玉堂金华，切近于君。碣石峥嵘，禄山势张也。天池蛙黾，林甫恣谗也。退食二句，承蛙黾，言不计私忿；骨惊二句，承碣石，言忧在国事。换蝉冠。为尚书右丞相。恋多幸，言罢政虽惭，而远害犹幸也。二疏，比其归养；苏耽，比其夺情。紫绶，出为荆州长史。庚亮、黄霸，称其在任政绩。）

江淹《金灯草赋》：“植君玉台，生君椒室。”徐彦伯诗：“巢君碧梧树，舞君青琐闱。”君字，皆指君王。【钱笺】《黄图》：未央宫有金华殿、大玉堂殿。《汉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黄图》：玉堂殿，有十二门。《唐书》：九龄擢进士第，拜校书郎，历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中书侍郎，此由玉堂金华省出入也。

碣石，范阳地。峥嵘，高大貌。禄山所据。【钱笺】禄山在范阳偏裨入奏，九龄见之曰：“乱幽州者，必此胡雏也。”

天池，见《庄子》。东方朔《七谏》：“蛙黾游乎华池。”注：“喻谗佞弄口也。”《尔雅》：黾，形似青蛙而腹大，其鸣甚壮。

《诗》：“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诗《大庭终返朴》。或引

《韩非子》：“议于大庭而后言”，作庭宇解者，非。

郭璞《游仙诗》：戢翼栖榛梗。榛，小栗，条如荆。梗，病也。《本事诗》：曲江与李林甫同列，林甫疾之若仇。曲江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

《别赋》：“心折骨惊。”《通鉴》：安禄山讨奚契丹，败绩，张守珪奏请斩之，执送京师。上惜其才，赦之。张九龄曰：“失律丧师，不可不诛，且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此诗“畏曩哲”指夷甫，“负人境”，恐为后患也。谢朓诗：“谁能鬢不变。”陶潜诗：“结庐在人境。”

《旧唐书》：侍中中书令，加貂蝉佩紫绶。《汉官仪》：武帝大冠加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貂蝉。《本传》：开元二十二年，九龄为中书令，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政事。所谓“换蝉冠”也。

沈约诗：“长驱入右地。”《明皇杂录》：张九龄、裴耀卿，诏为左右仆射，罢参知政事。林甫怒曰：“犹为左右丞相耶？”二人趣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不觉股栗。《左传》：羊舌氏曰：“民之多幸。”

《汉书》：疏广为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

《神仙传》：苏耽，郴县人，少孤，养母至孝，忽辞母云：“受性应仙，当违供养。”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至时，病者食橘叶、饮井水而愈。《唐书》：九龄迁工部侍郎，乞归养，诏不许。及母丧解职，毁不胜哀，有紫芝产坐侧，白鸠、白雀巢家树。是岁，夺哀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固辞，不许。

(11)【朱注】唐制：大都督府长史，从三品，应紫绶。荆州为上都督，故时服紫绶也。中山王《文木赋》：青綈紫绶。

(12)九龄尝荐周子谅为御史，子谅劾奏牛仙客，语援引书。帝怒，杖于朝堂，流灊州道死。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长史之上有都督，是其统领。

(13)《晋书》：庾亮镇武昌，诸佐吏乘月共登南楼，俄而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且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

(14)《曹参传》：严延年之治动，黄次公之治静。《晋书·谢安传》：“每镇以和静。”

宾客引调同，讽咏在务屏。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一阳发阴管，淑气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庐并。绮丽玄晖拥，笺谏任昉骋。自我一家则，未阙只字警。千秋沧海南，名系朱鸟影⁽¹¹⁾。(此叙其诗才文学。延客咏诗，见风流韵事。地有余，力厚也。语清省，词爽也。【赵注】一阳发管，谓其诗可听，如黄钟之律。淑气含鼎，谓其诗可味，如太羹之和。君子二句，惜其抱济世之才，退而用心于文章也。起翠螭，言文澜激荡。并巫庐，言才气高褰。玄晖、任昉，谓诗文兼擅其胜。【赵注】韶州，在沧海之滨。朱鸟，即南方之宿。当时谓九龄为沧海遗珠，则才名久著南方矣。)

《旧书》：孟浩然还襄阳，九龄时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倡和。又云：九龄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钱笺】

中书舍人姚子颜，状其行曰：“公以风雅之道，兴寄为主，一句一咏，莫非兴寄。”《颜氏家训》：“讽咏辞赋。”谢朓诗：“民淳纷务屏。”

陈沈炯诗：“丁翼陈诗罢。”《庄子》：“其游刃必有余地。”

《文心雕龙》：“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

庾信《玉律表》：“节移阴管，无劳河内之灰；气动阳钟，不待金门之竹”

陆机诗：“蕙草饶淑气。”陈子昂诗：“如何负公鼎。”

《西都赋序》：“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潘岳诔文：“披帙散书，屡睹遗文。”《楚辞》：“乘玉舆兮驷苍螭。”《广雅》：“龙无角曰螭。”

《江赋》：“巫庐崦岷而比峽。”

《诗品》：“小谢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南史》：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

《史记·自序》：以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陆机谢表：“片言只字，不关其间。”又《文赋》：“一篇之警策。”

(11)《天官书》：“南宫朱鸟。”《索隐》曰：“南宫赤帝，其精为朱鸟也。”

归老守故林，恋阙悄延颈。波涛良史笔，芜绝大庾岭。向时礼数隔，制作难上请。再读徐孺碑，犹思理烟艇。（此叙其家居存歿，而终之以哀吊。赵曰：张公有良史之笔，惜乎其人歿，而芜绝于岭外。向时礼数隔绝，己之制作，不能面质于生前，今读其徐孺之碑，犹思理艇而往，瞻拜于墓前焉。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十六句。）

《汉书》：邴汉，以清行征为京兆尹，遂归老于乡里。王粲诗：“飞鸟翔故林。”

崔湜诗：“丹心恒恋阙。”《西征赋》：“犹犬马之恋主，窃托慕于阙庭。”《萧望之传》：“天下之士，延颈企踵。”

班固《答宾戏》：“驰辩如波涛。”《左传》：董狐，古之良史也。沈约《郊居赋》：不载于良史之笔。【朱注】《旧书》：九龄迁中书令，尝监修国史。《唐会要》云：六典，开元二十八年，九龄所上。

《恨赋》：“终芜绝于异域。”《新书》：韶州始兴，有大庾岭新路，开元十七年，诏张九龄开。【鹤注】《南康记》：汉兵击吕嘉，众溃，有神将戍是岭，以其姓庾，因谓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发，亦曰梅岭。

《唐书》：九龄封始与县伯，请还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谥文献。公于曲江无交，故有向时礼隔之语。或云九龄谢官后，朝廷礼隔，制作不得上陈。非也。张公歿后，尚赐谥遣祭，何云礼数隔耶？任昉《哭范仆射》诗：“平生礼数绝。”

《汉·礼乐志》：“稍稍制作。”

《后汉书》：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称南州高士。【钱笺】九龄《徐征君碣》：有唐开元十五年，忝牧兹邦，风流是仰。在悬榻之后，想见其人；有表墓之仪，岂孤此地。

曲江见禄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诛之，明皇不听，至幸蜀以后，追思其言，遣使祭赠。此事乃一生大节，关于国家治乱兴亡，篇中尚略而未详，其历叙

官阶，详记文翰，颇失轻重之体，刘须溪尝议及之。杨升庵因补作一篇云：
“相国生南纪，蔚为曲江彦。山接韶音峰，秀钟重华甸。风雅既葳蕤，声名郁葱蒨。登庸伊吕科，敷奏姚宋羨。珠泽随侯双，玉林郗诜片。九重集神仙，咫尺生顾盼。陆谢擅缘情，沈范采余绚。九迁帝独奇，三台师锡荐。补袞缀宗彝，用药必瞑眩。防乎贵未然，介焉断岂见。狐媚荡主心，狼子紆皇眷。金镜倏垢尘，玉奴惊睚眦。萋斐偃月堂，弃捐秋风扇。鼉动渔阳肾，虬飞太极箭。朱鸾奔咸京，青骝乘蜀传。栈阁雨淋铃，宛洛飏回县。蜚雁愁仰霄，昆蹄怯升肾。噬脐漫天泣，回肠岭南奠。精已箕尾骑，魂犹螭头恋。绝线国步危，规瑱忠言践。青史篆峥嵘、翠珉藤跃蔓。谁珍徐孺碑，彫虫但黄绢。”
按：此诗格整辞茂，力摹少陵。玉奴，杨妃小名。睚眦，目睛大也。东坡诗：“潞州别驾眼如电。”次公注：明皇初为此官，据此，则“睚眦”当指明皇，惊者不欲令帝见此书也。虽传谓九龄进《金镜录》，为贵妃所毁。睚，音性。肾，音限。跃，音袄。左思《吴都赋》：卉木跃蔓。

刘克庄后村曰：村公《八哀》诗，崔德符谓可以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韩子苍谓其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惟叶石林谓长篇最难，晋魏以前无过十韵，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固不易之论，至于石林之评累句为长篇者，亦不可不知。

郝敬仲舆曰：《八哀》诗雄富，是传记文字之用韵者。文史为诗，自子美始。

夔府书怀四十韵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秋作。

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扈圣崆峒日，端居滟滪时。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拙被林泉滞，生逢《酒赋》欺⁽¹¹⁾。文园终寂寞⁽¹²⁾，汉阁自磷缁⁽¹³⁾。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¹⁴⁾。扬镳惊主辱⁽¹⁵⁾，拔剑拨年衰⁽¹⁶⁾。（首叙遭遇偃蹇，乃书怀之故。上四，为通节之纲。身受郎官，须惊主辱。名位已晚，故拨年衰。扈圣端居，又作一提。萍流六句，为郎而思扈圣也。拙被六句，辞官而居滟滪也。主辱年衰，承上起下。天宝十四年，公授河西尉，不拜。值禄山叛，扈从肃宗于凤翔，未几入蜀，以严武荐，除工部员外郎。又辞幕府，至夔州。首尾凡十二年。公未尝至崆峒，而云扈圣崆峒者，以肃宗自平凉而至，崆峒在其地也。汲引，指严武。恩慈，谓朝命。宿云台、宴湛露、望翠华，皆想为拾遗事。《杜臆》：放迹林泉，而云酒赋所欺，此公省愆语也。病卧文园，惭居汉阁，以蜀中马、扬自方。《杜臆》：扬镳拔剑，愤激悲壮之情，形于词色矣。朱注：主辱，谓车驾幸陕。）

鲍照诗：“出自蓟北门。”

《吴越春秋》：“札虽不才。”《晁错传》：“名位不失施于后世。”

蔡质《汉仪》：尚书郎入直台中。

牛弘诗：“端居留眷想。”

《海赋》：“苹流而浮转。”《刘向传》：“转相汲引。”

樗树散木，出《庄子》。萧渊明书：“被此恩慈。”

云台仗，见《八哀》诗。

《诗序》：“《湛露》，天子燕诸侯也。”

《南都赋》：“望翠华之葳蕤。”

谢灵运诗：“怀贤亦凄其。”

《北史》：韦夔淡于荣利，所居之宅，枕带林泉。

(11)《西京杂记》：梁孝王集诸游士于兔园，邹阳作《酒赋》。

(12)《汉书》：司马相如拜为文园令，后病免，家居茂陵。

(13)扬雄校书汉阁，此特借比西阁。磷缁，犹云磨砺。惭纡德泽，自愧退居，枉沐君恩耳。或解磷缁为名玷朝班，不合。谢灵运诗：“磷缁谢清旷。”

(14)《忠经》：“沐浴德泽。”

(15)《舞鹤赋》：“龙骧横举，扬镳飞沫。”善曰：“镳，马勒旁铁。”《史记》：主辱则臣死。

(16)《仪书·叔孙通传》：拔剑击柱。拔，奋起也。《淮南子》：年衰志憊。

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血流纷在眼，涕洒乱交颐。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贼壕连白翟，战瓦落丹墀。先帝严灵寝，宗臣切受遗。恒山犹突骑，辽海竞张旗⁽¹¹⁾。田父嗟胶漆⁽¹²⁾，行人避蒺藜⁽¹³⁾。总戎存大体⁽¹⁴⁾，降将饰卑词⁽¹⁵⁾。楚贡何年绝⁽¹⁶⁾，尧封旧俗疑⁽¹⁷⁾。长

吁翻北寇⁽¹⁸⁾，一望卷西夷⁽¹⁹⁾。（此忆长安时事、承上“扬镰惊主辱”。上八句，先叙肃宗之乱。先帝以下，详记代宗之乱。总戎二句，乃追原病根。社稷风云，灵武起事。血流数语，安史猖獗。自肃宗晏驾，子仪受遗，代宗当有一翻振刷，乃乱离如故，则以总戎失策，误信降将之卑词耳。在楚蓟，则镇将不恭。在西北，则外夷交讐，皆因总戎失策所致。四渎中原，言遍地皆兵。白翠丹墀，言京辅旋破。【朱注】恒山、辽海，皆河北地。《杜臆》：犹突骑，如故也，竟张旗，转甚也。吕祖谦曰：胶漆所以为弓，诛求之多，则田父叹焉。铁蒺藜所以御马，所在布地，故行人避之。【朱注】《通鉴》：史朝义死，贼将田承嗣、薛嵩等降，副元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奏留承嗣等，分帅河北，自为党援，由是诸镇桀⁽²⁰⁾，遂不可制。公诗。“总戎存大体，降将饰卑词，”正纪其事。曰“存大体”，为朝廷隐也。【郭知达注】总戎，元帅也，代宗讨史朝义，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楚贡，如岭南小梗。尧封，谓燕蓟疑贰。北寇，指回纥。西夷，指吐蕃，广德元年，相继入寇。《杜臆》：昔顺今逆，故曰翻。倾国而来，故曰卷。）

经纶风云，注别见。

《书》：“血流漂杵。”

《东方朔传》：“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

《记》：“四渎视诸侯。”四水独流，江、淮、河、济也。汉有楼船将军。鼓角，别见。

《汉·匈奴传》：晋文公攘戎狄，居西河、圃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

注：圃洛，今上郡宁川地。【朱注】《史记索隐》：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唐鄯、延二州，即春秋白翟地。禄山反，京畿、鄜坊皆附之，故云“连白翟”。

《光武纪》：大破莽兵于昆阳城西，会大雷风，屋瓦皆飞。《前汉·梅福传》：“登文屏之陛，涉赤墀之涂。”注：“以丹掩泥，涂殿上也。”

梁宗庙登歌：“神宫肃肃，灵寝微微。”

《唐书》：宝应元年建卯月，上不豫，召子仪入卧内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所谓“切受遗”也。《公孙弘传》：受遗，则霍光、金日磾。

《周礼》：并州，其镇曰恒山。《晁错传》：“轻车突骑。”师古曰：“言其骁锐，可冲突敌也。”

(11)《公孙瓚传》：通辽海。《叔孙通传》：设兵张旗职。

(12)潘岳《籍田赋》：“邑老田父。”《孙武子》：“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

(13)柳恽诗：“寂寞行人稀。”《六韬》：“狭路微径，张铁蒺藜。”《晁错传》：“具藟石，布渠答。”苏林曰：“渠答，铁蒺藜也。”

(14)《魏志》：诏大将军亲总六戎。薛道衡诗：“朝端去总戎。”汉明帝诏，“明于国家之大体。”

(15)《淮南子》：约身卑辞，以求教于诸侯。

(16)《左传》：管仲责楚曰：“尔贡包茅不入。”

(17)《史记·周纪》：封尧之后于蓟。《诗序》：“怀其旧俗者也。”

(18)鲍照诗：“边城屡翻覆。”此“翻”字所本。《语林》：王导曰：“北寇游魂伺我隙。”

(19)陈后主诗：“春江聊一望。”《过秦论》：“席卷天下。”此“卷”字所本。《难蜀父老文》：“接之以西夷。”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铸农器，讲殿癖书帷。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此陈救时筹策，承上“拔剑拨年衰”。铸农器，望息兵端。辟书帷，望开言路。二句皆当时急务。自庙算无闻，恐前乱未靖而后患复生矣。此段乃上下文关捩处。【朱注】代宗尝幸陕州，故用周穆黄帝事，言当此多事之秋，我岂必陪车驾于玄圃乎？但望求贤问道，如黄帝之下访具茨，则凶兵可销，讲殿可御，治平不难致矣。孰知庙算不然，杞人忧天，实在于此，惜衰老无补，为足叹耳。次公解，都支离。）

玄圃，周穆王西游事。陆机《豪士赋》：“超然自引，高揖而熙。”

《庄子》：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遇牧马童子问涂焉。《唐书》：许州阳翟县有具茨山。

《老子》：“兵者凶器。”《家语》：“铸剑戟以为农器。”

《东方朔传》：“文帝集上书囊为殿帷。”岑文本诗：“书帷通竹径。”

《杜诗博议》：《通鉴》：永泰元年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于资圣、西明两寺，讲《仁王经》。甲辰，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戒严。丙午，罢百高座讲。十月己未，夏讲经于资圣寺，时羌人外江，藩镇内叛，而帝与宰相元载等俱好佛，怠于政事。“讲殿癖书帷”，盖以讽也。

《孙子》：兵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天忧，用《列子》杞人忧天崩事。

嵇康书：“潦倒粗疏。”

《鲁灵光殿赋》：“支持以保汉室。”

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¹¹⁾。处处喧飞檄⁽¹²⁾，家家急竞锥⁽¹³⁾。萧车安不定⁽¹⁴⁾，蜀使下何之⁽¹⁵⁾？（此伤夔州民困，承上“天忧实在兹”。使者八句，叹凶兵未息，而军赋日烦。“孤城最怨思”，见民穷可虑。即事八句，叹讲帷不开，而旧章难复。“贞观是元龟”，乃起蔽之方。使者，索饷之官。典司，牧民之吏。疮痍，蜀有崔旰之乱也。绿林、云梦，民将为盗矣。尝胆，痛惩前失。察眉，深悉民情。【朱注】朝议多人，奈何不法贞观之治？致盗贼群起，诛求益急，虽萧车抚之，犹恐不定，彼蜀使频下，又何为乎？）

《吴越春秋》：王命见符。

《东都赋》：“各有典司。”

刘安《谏出兵书》：“缓刑罚，薄赋敛。”

《史记·季布传》：“创痍未瘳。”

《魏志·卫觊传》：若有归民，以供给之。

谢承《后汉书》：“狄恭以甲兵守孤城于绝域。”《淮南子》：“悲则感怨思之气。”

张咏曰：绿林、云梦，言荆楚将乱。《后汉·刘玄传》：诸亡命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注：绿林山，在荆州当阳县东北。【卢注】《左传》：楚昭王涉睢济江，入云中，盗攻之。注：云中，云梦泽中也。时代宗幸陕，犹昭王出国，故引往事为鉴。欲难追，追悔无及矣。钱笺泥旧注伪游云梦之

说，遂云来瑱为襄阳节度使，入朝赐死，而藩镇皆贰，所谓云梦欲难追也。按：此段本言朝廷遣使扰民耳，于来瑱无预。

《吴越春秋》：越王欲报吴怨，悬胆于户，出入尝之。

《列子》：晋有郟雍者，能视盗，察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杜臆》：察眉，恐其蹙额也。

梅福书：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后汉书》：邓隲等并奉朝请，有大议，诣朝堂，与公卿参谋。贺循诗：“集风动春枝。”

(11)《书》：“今我即命于元龟。”刘琨《劝进表》：“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元龟，大龟，卜龟以大者为灵。【张远注】《褚遂良传》：太宗曰：“朕行有三监。前代成败为元龟。”

(12)何逊诗：“处处皆城市。”左思诗：“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13)《魏志》：王粲曰：“家家欲为帝王。”江淹书：“竞刀锥之利。”

(14)《前汉·萧育传》：南郡江中多盗贼，拜育为太守。上以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车，载育入殿中受策。注：使车，三公奉使之车。

(15)司马相如为郎使蜀，谕巴蜀父老。

钓濑疏坟籍，耕岩进弈棋。地蒸余破扇，冬暖更纤絺。豺遘哀登楚，麟伤泣象尼。衣冠迷适越，藻绘忆游睢。赏月延秋桂，倾阳逐露葵。大庭终反朴，京观且僵尸。高枕虚眠昼，哀歌欲和谁⁽¹¹⁾？南宫载勋业⁽¹²⁾，凡百慎交绥⁽¹³⁾。（【朱注】末叙客夔情景，而以除乱立功，望之在位者。钓濑八句，久客无聊之况，应上“形容真潦倒”。赏月八句，深期济世之人，应上“答效莫支持”。前曰“总戎存大体”，惜其遗患于诸镇；此曰“凡百慎交绥”，冀其敌忾于外夷。耕钓资身，蒸暖随地。哀粲，伤世乱。泣尼，悲道穷。适越游睢，复想东行也。延桂对景，逐葵念君，因思大庭之治，以销京观。奈杖枕夔江，惟哀歌独叹而已。南宫事业，望之当事大臣，勿谓交绥而退可也。当时吐蕃陷京，诸将袖手生观，故有交绥之叹。此章，前两段各二十句，后两段各十六句，中间八句，作上下过峡。）

钓濑，用严子陵事。耕岩，用郑子真事。《南史·刘穆之传》：“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西京杂记》：社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

《秋兴赋》：“屏轻箠，释纤絺。”

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登楚，指粲登荆州城楼作赋。

麟伤，用西狩获麟。《孔子世家》：叔梁纥，祷尼丘，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名丘，字仲尼。赵曰：传记又载，孔子之首象尼山。

《庄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游睢涣者，学藻绩之彩。《陈留风俗传》：襄邑县南有睢水、涣水，睢涣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公少时，常游吴、越、梁、宋。

李德林诗：“月桂近将攀。”沈约诗，“秋风生桂枝。”

曹植表：“若葵藿之倾太阳。”又《七启》：“霜蓄露葵。”

大庭，古至德之世，注见前。《淮南子》：“已雕已琢，还返于朴。”

《左传》：“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注：“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前汉·伍被传》：“僵尸遍野，流血千里。”

(11) 左思诗：“哀歌和渐离。”《杜臆》欲和谁，言欲和者谁人乎？

(12) 《后汉书》：永平中，图画中兴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

(13) 《诗》：“凡百君子。”应场诗：“凡百警尔位。”《左传》：“晋人秦人，出战交绥。”注：古名退军为绥。李卫公曰：绥，六辔总也，谓军不战。但交绥而退，犹云交马而还。

杜诗长篇，铸格整严，如金科玉律，用思精细，若蚕丝牛毛。此章分枝分节，相生相应之法，必宁心静气，从容玩味，方有端绪可寻。但止流目泛观，涉猎大概，亦何由窥见作者深意哉？

往 在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作。

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解瓦飞十里，纛帷纷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风。合昏排铁骑，清晓散锦幪。贼臣表逆节⁽¹¹⁾，相贺以成功。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¹²⁾。当宁陷玉座⁽¹³⁾，白间剥画虫⁽¹⁴⁾。不知二圣处⁽¹⁵⁾，私泣百岁翁⁽¹⁶⁾。（此诗历叙三朝治乱也。首纪天宝末，禄山陷京之事。上八，毁及宗庙。次八，伤及宫禁。下二，言玄宗出奔，父老悲涕也。贼徒肆行逆节，则上表禄山以称贺，如下文杀妃主、毁御座是也。）

张协诗：“昔在西京时。”

《书》：“王徂彤宫，攸居。”

古制天子七庙，王莽增为九庙。《旧唐书》：中宗已祔太庙，开元四年，出置别庙。至十年，置九庙，而中宗神主复祔太庙。

《诗》：“倬彼云汉，昭回于天。”

汉徐乐上书：“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屋瓦皆飞，出《光武纪》，详见上章。

谢朓诗：“纛帷飘井干。”此言庙中神帷也。《诗》：“忧心孔疚。”

《史记》：武王伐纣，载木主而行。《旧唐书》：天宝末，两都倾陷，神主亡失。肃宗既复旧物，建主作庙于上都。其东都神主，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

《孔丛子》：卫出公曰：“寡人之任臣无大小，一一自观察之。”曹植诗：“悲风来入怀。”

合昏，本是草名，至夜则合。陆倕铭：“合昏夜卷，萸萸朝开。”此处借用作黄昏。沈佺期诗：“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围。”《魏志注》：曹公列铁骑五千，为十里障。

《江赋》：“縠雾褻于清旭。”縠，音隶，视也。《广韵》：“驴子曰縠。”【钱笺】禄山陷两京，以橐驼运御府珍宝于范阳。故曰“散锦縠”。【郭知达本注】徐陵诗，“金鞍覆锦縠。”幪，鞍帕也，公诗屡用锦幪，以幪为正。

(11)《魏志》：张超曰：“王师将危，贼臣未臬。”《国语》：逆节萌生。

(12)《幸蜀记》：天宝十五年七月，禄山令张通儒，害霍国公主、永王妃、侯莫陈氏、驸马杨朮等八十余人，又害皇孙、郡县主、诸妃等三十六人。干宝《晋纪》：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王昭君辞》：“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13)《记》：“天子当宁而立。”谢朓诗：“玉座犹寂寞。”

(14)【师氏注】白间，黼衣也，画虫画雉以饰之。《景福殿赋》：“皎皎白间，离离列钱。”李善曰：“白间，青琐之侧以白涂之，今犹谓之白间。”《吴越春秋》：“虫镂之刻画。”

(15)又：一一圣两君。

(16)《世说》：殷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

车驾既云还，楹桷欹穹崇。故老复涕泗，祠官树椅桐。宏壮不如初，已见帝力雄。前春礼郊庙，祀事亲圣躬。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¹¹⁾，峨冕聆金钟⁽¹²⁾。侍祠恧先路⁽¹³⁾，掖垣迓濯龙⁽¹⁴⁾。天子惟孝孙，五云起九重⁽¹⁵⁾。镜奁换粉黛⁽¹⁶⁾，翠羽犹葱胧⁽¹⁷⁾。（次记至德初，肃宗收京之事。上八，记新庙之祭，微躯六句，记陪祀之事。天子四句，乃陪祀所见景物。此叙庙祀特详者，萃涣莫大于享帝立庙也。车驾初还，故父老流涕。楹桷重新，故庙树椅桐。唐史：肃宗还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亲享九庙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鹤注谓前春，疑误。玉册，册文也。峨冕，法服也。金钟，驾至鸣钟也。恧先路，惭列辇辂之傍。迓濯龙，密迓宫禁之地。孝孙，指肃宗。五云，谓瑞气。镜奁，后庙神御之物。翠羽，庙中神御之饰。）

《光武纪》：车驾入洛阳。

《左传》：“丹楹刻桷。”《长门赋》：“郁并起而穹崇。”

《诗》：“涕泗滂沱。”

《史记·武帝纪》：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诗》：“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西征赋》：“豁爽垲以弘壮。”

《庄子》：“帝力于我何有哉？”

《前汉·礼乐志》：“荐之郊庙，则鬼神享。”

《诗》：“祀事孔明。”

曹植《叙愁赋》：“委微躯于帝室。”

《东都赋》：“天官景从。”

(11) 玉册，注别见。

(12) 张华诗：“轩冕峨峨，冠盖习习。”《韩诗外传》：“古者，天子左右五钟。将出，则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入，则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

(13) 《汉·礼乐志》：百官侍祠者数百人。《封禅文》：“群臣恧焉。”《尔雅》：“恧，小惭也。”南齐何从事联句“芸黄先露早”，与此先露不合，此当是先路之讹。《记·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注：大路，祭天车。先路，祭庙车。《东京赋》：“奉引既毕，先略乃发。”则先略为君车矣。又，公诗有“起草鸣先路”句。《楚辞》：“来吾道兮先路。”《舞鹤赋》：“翔翥先路。”则先路乃前导也。王洙谓斋廊未备，犹恧沾露。朱注谓新进侍祠，先蒙恩露。张注谓春日侍祠，因劝先人雨露之感。语皆迂曲。

(14) 刘桢诗：“隔此西掖垣。”【杜田注】《后汉·桓帝纪》：祠老子于濯龙宫。《马后纪》：“帝幸濯龙中。”《续汉志》：“濯龙园，名濯龙宫。”《百官志》有濯龙监一人。《东京赋》：“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薛综注：“《洛阳图经》曰：濯龙，池名。”《赭白马赋》：“处以濯龙之奥。”注：“濯龙，内厩名。”《卢植集》：“诏给濯龙厩马三百匹。诸书称濯龙不同，大抵以宫得名，而置监园厩，皆因之也。”

(15) 《诗》：“工祝致告，徂赉孝孙。”沈约《宋书》：庆云五色者，太平之应。董仲舒《雨雹对》：“云五色而为庆，三色而为霽。”《楚辞》：“天子之门以九重。”

(16) 《后汉·阴后纪》：帝率百官上后陵，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

镜奁中物，感动悲泣，令易脂泽妆具。乐府：“粉黛不假饰。”

(17) 曹植赋：“或拾翠羽。”郭璞《江赋》：“潘荅葱肱。”注：“青盛貌。”

前者厌羯胡，后来遭犬戎。俎豆腐羶肉，罍罍行角弓。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尽驱诣阙下，土庶塞关中。（此记广德初，吐蕃陷京之事。【洙注】前者，指禄山。后来，指吐蕃。【梦弼注】俎豆句，谓污漫祭器。罍罍句、谓狼籍官庙。【卢注】时藩镇不能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东，布昭王命，使主将率民入关，以敌忾乎？《杜臆》：安得二字，直贯下节，乃臣子期望之词。西极，指京师之西，与山东相对，或指吐蕃者，非。）

薛苍舒曰：《汉文帝纪》：七年夏六月，未央宫东阙罍罍灾。崔豹《古今注》：“罍罍，屏也。罍者，复也；罍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复思所奏之事于其下。”颜师古注：“罍罍，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如罍罍然，一曰屏也。”又《礼记疏》：“屏，天子之庙饰也。”郑注：“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唐苏鹞《演义》称：罍罍，织丝为之，轻疏浮虚，象罗网交文之状，盖宫殿檐户之间也。段成式《西阳杂俎》称：上林间，多呼殿榭楠护雀网为罍罍。余谓二说皆通，以罍罍为网，则结绳为之，施于宫殿檐榭之间，如苏鹞之说，是也。以罍罍为屏，则刻木为之，施于城隅门阙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就二说之中，段氏之说为长。《韩安国传》注：师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易》：“重巽以申命。”

曹植诗：“盘桓北阙下。”

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¹¹⁾，继体如太宗⁽¹²⁾。端拱纳谏诤⁽¹³⁾，和风日冲融⁽¹⁴⁾。赤墀樱桃枝⁽¹⁵⁾，隐映银丝笼⁽¹⁶⁾。千春荐灵寝⁽¹⁷⁾，永永垂无穷⁽¹⁸⁾（此论永泰后代宗还京之事。主将四句，言靖乱之由。锋镝四句，言初治之象。君臣六句、望其力致太平。赤墀四句，愿其无忘孝享。《通鉴》：广德元年十月，郭子仪使王延昌抚谕诸将，皆大喜听命。所谓“主将晓顺逆”也。

【鹤注】永泰元年正月，下制，劳还罪己之念。所谓“一朝自罪己”也。《杜臆》：主将胁民，向来叛服不常，当令其改心易虑，而吃紧在罪己一语，此转乱为治之机也。锋镝二句，言复府兵之制，则兵农可以合一。藩镇多表授官僚，朝廷虽设官而无事，故欲冗官之复业。各镇选丁壮为兵民，皆弃本业而好乱，故欲土著者力农。听言纳谏，又罪己后，改过自新之法。樱桃荐寝，与上礼郊庙相应，皆回銮后最急之事，故反覆言之。）

《黄石公素书》：主将之法。

《魏志》：傅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汉·文帝纪》：“以全天下元元之民。【颜注】“元元，善意也。”

马融疏：“陛下深惟禹汤罪己之义。”

《汉·光武纪》：车书共道。

锋镝，刀锋、箭镝也。《晋史论》：“锋镝如云。”曹植诗：“相随把锄犁。”

颜延之诗：“憔悴征戍勤。”

《申屠嘉传》：“冗官居其中。”师古曰：“冗，散辈也、如今之散官。”

《食货志》：“安民之道，土著为本。”《淮南子》：“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

《汉·宣帝纪》：“躬行节俭。”

张载诗：“朝野多欢娱。”

(11) 汉明帝诏：“先帝受命中兴。”

(12) 章帝诏：“继体守文。”

(13) 梁简文书：“履璇玑而端拱。”汉文帝诏：“益建官师为谏诤。”

(14) 颜延之诗：“昧旦濡和风。”《海赋》：“冲融滉漾。”

(15) 丹墀，注见上章。《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注：樱桃也。

(16) 丘巨源诗：“隐映含歌人。”《陌上桑》：“青丝为笼系。”

(17) 谢朓《酬德赋》：“度千春之可并。”灵寝，注见上章。

(18) 汉景帝诏：“袒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

京都不再火，径渭开愁容。归号故松柏，老去苦飘蓬。（末以思乡之意作结。《杜臆》：泾渭，乃吐蕃入寇之路。《诸将》诗云：“多少村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故必吐蕃远去，而愁容始开。【卢注】往在西京，既遭丧乱，老去飘蓬，终远长安。首尾无限悲酸。此诗前后三段，各十八句。中八句作腰，末四句作结。）

左思诗：“羽檄飞京都。”

鲍照诗：“发藻慰愁容。”

古诗：“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刘孝绰诗：“游子倦飘蓬。”

卢元昌曰：此章历叙肃、代两朝，经禄山、吐蕃之乱，以见幸蜀之辙，不鉴于前，奔陕之驾，相寻于后。故于肃宗收复处，略其治具，于代宗收复处，详陈保安图治之道，正见肃宗不能自振，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祸。乃代宗收京后，又不思省躬罪己，节俭裕民，听言纳谏，且冗官失职，兵不归农，朝政之阙失多矣。政治无具，祸乱相因，未几，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内寇外夷，竟与唐相终始矣。至篇中血脉，以孝治为重，故详言宗庙废兴之由，于肃宗曰“天子唯孝孙”，于代宗曰“继体如太宗”，因以“归号故松柏”，自述己意终焉。

昔 游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诗云楚山，夔属楚地也。

昔者与高李（【原注】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首叙昔日东游之事。公遇高李于齐兖，在天宝四载。寒芜二句，秋日远景；桑柘四句，秋日近景。此皆登台所见者。）

《旧唐书》：单父，古邑，贞观十七年属宋州。考《寰宇记》，子贱琴台，在县北一里高三丈。

颜廷之诗：“寝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芜。”此寒芜二字所本。《齐地记》：渤海东有碣石。

谢朓诗：“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

阮籍诗：“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广韵》：“藿，大豆叶。又，草名。”

湛方主《吊鹤文》：“负清霜而夜鸣。”

陆机诗：“愿言有余哀。”

是时仓廩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此记当时宠任边将，因东游而并尽之。将望三台，禄山恃功。君无所惜，明皇滥赏也。）

《风俗通》：汉文帝即位十余年，百姓足，仓廩实。

《东都赋》：“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后汉·逸民传论》：“自致寰区之外。”寰区开，言道路无梗。

梦弼曰：望三台，禄山领范阳节度，求平章事也。《帝王世纪》：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台。”孟康注：“泰阶，三台也，台星凡六。”

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上言将之雄，此见军之盛，皆寓讽刺于称扬。泛海输粟，则民日疲。射猎练军，则兵日横。欲不乱得乎？）

江淹诗：“幽燕非我国。”《晋书·司马承传》：用武之国也。

《汉·郊祀志》：“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

吴门，即苏州。蓬莱，在山东。《魏志》：“献帝策命：穉人昏作，粟帛滞积。”《邹阳传》：“转输流粟，千里不绝。”《海赋》：“泛海凌山。”《博议》云：唐运江淮租税，以给幽燕，此天宝间海运也。

《左传》：“肉食者鄙。”

贾山《至言》：“日日猎射，击兔伐狐。”《芜城赋》：“直视千里外，惟见起黄埃。”

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此抚旧交而有感也。登台故人，不可复见矣。欲须贤共济，当以骏骨引龙媒，乃自负之语。）

潘岳《西征赋》：“奏策罢以长眺。”

青岁，犹云青年。陈子昂《春台引》：“迟美人兮不见，恐青岁之遂逝。”

骏骨、龙媒，注皆别见。

商山议得失，蜀主脱嫌疑。吕尚封国邑，傅说已盐梅。景晏楚山深，水鹤去低回。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此援古人以寄慨也。前人勋业，本可追踪，但遭际非时，亦止为庞公之遁世而已。结意无限悲凉。此章，前后三段各八句，中间二段各六句。）

卢元昌谓：商山四句，因高李而并忆中兴往事。“商山议得失”，指李泌周旋太子事。“蜀主脱嫌疑”，指泌易表章请上皇还京。“吕尚封国邑”，指灵武功臣叨封爵邑者。“傅说已盐梅”，指扈从大臣晋阶宰相者。引证亦似有据，但于骏骨、龙媒，意不上接续耳。【朱注】《汉书》：上欲使太子将兵击黥布，四人说建成侯吕泽，夜见吕氏，止其行。故云“议得失”。《蜀志》：先主与亮情好日密，关张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史记》：太公封于营丘。《说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

《史记·孔子世家》：“低回留之不能去。”

《淮南子》：“松柏有本性。”

陈琳诗：“穷谷之污，生以苍苔。”

公夔州后诗，间有伤于繁絮者，此则长短适中，浓淡合节，整散兼行，而摹情写景，已觉兴会淋漓，此五古之最可法者。

壮游

鹤曰：当是大历元年秋作。诗云殊方，指夔州也。上章，“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故拈昔游为题，此章，“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当拈往游为题。若作壮年之游，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壮字疑误。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¹¹⁾，俗物多茫茫⁽¹²⁾。（先叙少年之游。公生而颖异，豪迈不羁，于自叙见之。）

阮籍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

古诗：“粲粲翰墨场。”

《唐科名记》：崔尚，擢久视二年进士。《会要》：神龙三年，才膺管乐科，魏启心及第。

班扬，谓班固、扬雄。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文蔽班扬。”

《南史》：郑灼梦遇皇侃，侃曰：“郑郎开口。”侃因吐灼口中，自后义理益进。

又：刘穆之谓宋武帝曰：“公但纵笔为大字。”

赵壹诗：“不如一囊钱。”

《绝交书》：“刚肠疾恶，轻肆出言。”

《语林》：周尚，崇尚老庄，脱落名教。孔融《荐祢衡表》：“脱略公卿，跌宕文史。”《晋书·周顛传》：时辈亲狎，莫能褻也。

乐毅书：“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陆机《叹逝》诗：“雅发成老苍。”

(11)《列子》：挥斥八极。

(12)俗物，见九卷。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嗟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¹¹⁾，除道晒要章⁽¹²⁾。枕戈忆勾践⁽¹³⁾，渡浙想秦皇⁽¹⁴⁾。越女天下白⁽¹⁵⁾，鉴湖五月凉⁽¹⁵⁾。剡溪蕴秀异⁽¹⁶⁾，欲罢不能忘⁽¹⁷⁾。（此叙吴越之游。要章以上，吴门古迹，枕戈以下，越中胜境。）

《越绝书》：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

《后汉·王常传》：至死无遗恨。

《山海经》：大荒之中喝谷，上有扶桑。

王戎、谢安辈，乃东晋名族。【张注】庾信文：“风流则王昉、谢朓。”

《越绝书》：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葬以盘郢鱼肠之剑。葬三日，白虎踞其上，号曰虎丘。《吴越春秋》：遂保丘墓。

《一统志》：虎丘山，一曰海涌峰，上有剑池、千人石、生公说法台。剑池，在虎丘，池上有石壁，高数丈。

《吴越春秋》：走犬长洲。《吴郡图经》：长洲苑，在县西南七十里。《字林》：楚名菱曰芰。《国语》“屈到嗜芰”，是也。《尔雅》释：河

东人呼荷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为荷。

张载侍：“嵯峨似荆巫。”《吴越春秋》：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阖门以通天气，复名破楚门。陆机《吴越行》：“阖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

《诗》：“於穆清庙。”《吴郡志》：太伯庙，东汉永兴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阖门外。《史记注》：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庙在阖门外，正与冢相近。旧注指孙皓父和之庙，谬甚。《越绝书》：洋中塘，去县二十六里。谢朓哀文：“回塘寂其已暮兮。”

《杜臆》：泰伯让而世好争，故抚往事而堕泪。傅季友表：“抚事永念。”《楚辞》：“沾余襟之浪浪。”

(11)《刺客传》：吴公子光具酒请王僚，使专诸置匕首鱼腹中，进之以刺王僚。僚死，光自立，是为阖闾。

(12)《朱买臣传》：会稽闻太守至，发民除道。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呼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要章，谓太宗章印。《西京杂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崔湜诗：“郡邪忽腰章。”

(13)【朱注】枕戈待旦，此刘琨语，乃借用之。前秦玉永檄文：“枕戈待旦，志雪大耻。”鹤曰：《九域志》：苏州、会稽，俱有勾践庙。

(14)《秦本纪》：始皇浮江下，观藉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15)宋之问诗：“越女颜如花。”李白《越女》诗：“玉面邪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

(16)任昉《述异记》：镜湖，世传轩辕氏铸镜，湖因得名，今轩辕磨镜石尚存，石畔常洁，不生蔓草。《会稽记》：汉顺帝永和间，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

(17)《九域志》：越州东南二百八十里有利县，具有剡溪。《一统志》：剡溪，在嵊县县治南。《古今注》：莲，花之最秀异者。

(18)陈琳诗：“载欢载笑，欲罢不能。”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鸬鶒⁽¹¹⁾。苏侯（【原注】监门胄曹苏预）据鞍喜⁽¹²⁾，忽如携葛疆⁽¹³⁾。（此叙齐赵之游。归帆，自吴越而返河南。放荡，自长安而往齐赵。乡贡上京，在开元二十三年，时公年二十四矣，故云中岁。旧乡，指河南，公居河南巩县也。气摩垒，欲相敌。目短墙，欲俯视。）

谢灵运诗：“暝投剡溪宿，明登天姥岑。”《吴越郡国志》：天姥峰，与括苍山相连。白居易《沃州山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州天姥为眉目。

屈原、贾谊、曹植、刘桢，汉魏才人。《汉书》赞：贾山自下劘上。

《左传》：“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杜臆》：短墙，犹云及肩之墙。

试不中式者曰下第。《唐书》：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既至省，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唐摭言》：俊秀登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廷议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

张衡《西京赋》：“封畿千里，统以京尹。”《汉书》：内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高士传》：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

《新书》：甫客游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

《魏都赋》：“仆党清狂。”

《汉·高后传》：“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曰：“连聚非一，故名丛台，本六国时赵王故台，在邯郸城中。”

《子虚赋》：“秋田乎青丘。”《寰宇记》：青丘，在青州千乘县，齐景公田于此。

梦弼曰：皂枥林、云雪冈，皆齐地。《列子》：孔子曰：“争鱼者濡，逐兽者趋。”

《北史》：侯景好乘小马，弹射飞鸟。纵鞚，放辔疾驰也。

(11)《南都赋》：仰落双鸂。

(12)《后汉书》：马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

(13)《晋·山简传》：举鞭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
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
死生忙⁽¹¹⁾。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¹²⁾。国马竭粟豆⁽¹³⁾，官鸡输稻粱⁽¹⁴⁾。
举隅见烦费⁽¹⁵⁾，引古惜兴亡⁽¹⁶⁾。（此叙长安之游，公游齐赵，在
开元二十五年，其再赴咸京，在天宝五载，时相去九年矣。词伯，指岑参、
郑虔辈。贤王置醴，指汝阳王琎也。公献《三大礼赋》在天室十载，帝奇之，
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此见天子群公时也。脱身，
言不与仕籍。信行藏，谓得失任之于命，黑貂六句，自叹穷老。朱门六句，
有慨朝事。倾夺罹殃，如林甫之诛逐贵臣，国忠之构陷王琎是也。梦弼曰：
舞马衣文采，饲以豆粟。五坊有斗鸡，民输稻粱以供养，此皆明皇侈心自恣
也。举此一隅，则当时烦费可知，故尝引古伤今，而有兴亡之虑焉。）

曹植《与吴质书》：“贵且快意。”建安初荆州童谣：“八九年间始欲衰。”

《诗》：“谁将西归。”

任昉《王俭集序》：“弘奖风流，许与气类，”《论衡》：“文词之伯。”

《邹阳传》：“何王之门，不可曳裾。”楚元王敬穆生，置醴以代酒。
汉太初四年，起明光殿。

陶潜诗：“驳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

《史记·项羽纪》：“脱身独骑。”

《世说》：王孝伯曰：“但得常无事，痛饮读《离骚》。”《西征赋》：“孔随时以行藏。”

苏季子黑貂裘敝，注别见。

《秋兴赋》：“斑鬓彪以承弁。”《杜臆》：斑鬓称觞，知古人亦庆寿矣。张正见诗：“称觞溢绮筵。”

(11)杜曲，公故里，耆旧渐已丧亡，则己之坐居上列者，日觉生死路迫矣。从外视内，位上者坐深。陈师道诗“坐下渐多人”，不知杜句蕴藉。耆旧名臣，见《汉·萧育传》。

(12)《解嘲》：“客欲朱丹其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王绩诗：“朱门虽足悦，赤族亦可伤。”嵇康诗：“权智相倾夺。”《北征赋》：“我独罹此百殃。”

(13)《考工记》：“国马之辘。”注：“国马，谓种马。”

(14)江淹《翡翠赋》：“鸡鹜以稻粱致忧。”

(15)《三都赋序》：“聊举其一隅。”《赵充国传》：转运烦费。

(16)《新序》：叔孙通称说引古。《书》：“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宫各警蹕，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翠华拥吴岳，貔虎啖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¹¹⁾。大军载草草⁽¹²⁾，凋瘵满膏肓⁽¹³⁾。备员窃补衮⁽¹⁴⁾，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¹⁵⁾，廷净守御床⁽¹⁶⁾。君辱敢爱死⁽¹⁷⁾，赫怒幸无伤⁽¹⁸⁾。圣哲体仁恕⁽¹⁹⁾，字县复小康⁽²⁰⁾。哭庙灰烬中⁽²¹⁾，鼻酸朝未央⁽²²⁾。（此叙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事。河朔，谓禄山起兵。岷山，谓明皇幸蜀。两宫相望，玄宗父子异地也。【朱注】崆峒在西，少海在东，言东西皆用兵也。旧注以太子属少海星，指广平俶为元帅，恐非。命子，上皇禅位。戎行，肃宗亲征。翠华，天子葆羽。貔虎，灵武诸将。【卢注】一不中，指陈涛斜之败。载草草，指清沟之溃。凋瘵，民力困疲也。备员以下，自述拾遗始末。公疏救房琯，帝怒不测，赖张镐营解，故云“赫怒幸无伤”。哭庙，痛国遭乱。酸鼻，畏己罹罪。）

河朔，河北地。《周书》：“我卜河朔黎水。”《前汉·终军传》：“边境时有风尘之警。”

《家语》：“江始于岷山。”《三辅黄图》：汉修饰长杨宫，以备行幸。

扬雄《酒赋》：出入两宫。《史·三王传》：“出称警，入称蹕。”注：“警，戒肃也。蹕，止行人也。”

古诗：“微阴盛杀气。”

《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殛，东方曰太渚，曰少海。《唐书·东夷传》：流鬼，直黑水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旌旗黄，僭用天子旗帜也。

《左传》：“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命子，即传子也。

《帝王世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诗》：“以启戎行。”

张衡《西京赋》：“吴岳为之陀堵。”《正异》：吴岳在扶风。卞圜云：在陇州。

《史记》：周武王誓众曰：“如虎如罍，如豺如螭。”后汉杜笃《论都赋》：“虓怒之旅，如虎如螭。”何晏《刀铭》：“用造斯器，螭虎是斩。”此螭虎二字所自出。杜预《左传注》以螭为山神兽也。今按：蛟螭固不能食豺豹狼，即螭魅亦岂能吞噬猛兽？据《列子》，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豺獭虎为前驱。陆佃曰，虎五指为獬。当作獬虎为是。

《诗》：“祈父，予王之爪牙。”陈琳檄：“鹰犬之才，爪牙可任。”

(11)陈子昂诗：“胡兵屯塞下。”《甘泉赋》：“飞蒙茸而走陆梁。”《西京赋》：“怪兽陆梁。”

(12) 《诗》：“劳人草草。”

(13) 凋瘵，注别见。膏肓，注见《八哀》诗。

(14) 《秦本纪》：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15) 流书·史丹传：元帝欲易太子，丹闻上独寝，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谏。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缘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为席，用蔽地也。

(16) 洙曰：王陵面折廷净。《晋书》：卫瓘托辞坐帝床前。

(17) 《国语》：“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爱其死。”

(18) 《西京赋》：“武士赫怒。”《孟子》：无伤也。

(19) 《左传》：“并建圣哲。”《王命论》：“宽明而仁恕。”

(20) 秦之罾山石铭：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诗》：“迄可小康。”

(21) 曹冏《六代论》：“宗庙俱为灰烬。”

(22) 《后汉·公孙述传》：光武曰：“闻之可为酸鼻。”汉有未央宫。

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¹¹⁾。（此叙贬官以后，久客巴蜀之故。议论绝，不复献言矣，老客殊方，领起全段。郁郁二句，客居之况。秋风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伤己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感。托身世外，等于之推、渔父，彼瞥眼荣华，何足羨乎？必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乱而济时也。卢注谓鸱夷子乃思李泌，时泌归衡山，犹范蠡之适五湖。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二十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间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

枚乘《柳赋》：“小臣莫效于鸿毛。”

毋丘俭诗：“但当养羽翮。”宋子侯诗：“花叶正低昂。”

陆机诗：“江篱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淑气与时陨，余芳随风捐。”

介之推，注别见。

《屈原传》：渔父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云云。《杜臆》：荣华胜于勋业，鲜能令终，如严霜之杀草。

班固《答宾戏》：“朝为荣华，夕为憔悴。”潘岳诔文：“名器虽光，勋业未融。”

苏武诗：“晨起践严霜。”

《货殖传》：范蠡适齐，为鸱夷子皮。师古曰：“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怀。”

才格，谓才能品格。

孔融上书：“王师电掣，群凶破殄。”

(11) 前汉王褒颂，“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刘克庄曰：此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虽荆卿乏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宕豪放也。

王嗣爽曰：此乃公自为传，其行径大都似李太白。然李一味豪放。公却豪中有细。又云：观其吴越齐越之游，壮岁诗文，遗逸多矣，岂晚岁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

篇中扬字浪字，韵脚重拈，但字同义异，不妨互见，若字异义同，却不

可用矣。

杜集中，叙天宝乱离事凡十数见，而语无重复，其才思能善于变化。

遣 怀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作，盖李白以宝应元年卒，高适以永泰元年卒，诗云“存歿再呜呼”，又云“系舟卧荆巫”，故知其为大历初夔州作也。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自叙梁宋之游。上四，都会之雄壮。中四，人物之殷盛。下四，风俗之任侠。《杜臆》：名，与剧对，名谓名邦，剧乃烦剧。邑中以下见其名，白刃以下见其剧。赵曰：主则土著人，客则寄游者。）

《汉书》：梁孝王城睢阳，北界太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
《唐书》：宋州睢阳郡，属河南道，本梁郡，天宝元年更名。《前汉·功臣表》：大臣名都。

《史·酈生传》：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唐书》：汴州陈留郡，属河南道。

《史·文帝纪》：以齐剧郡。《唐书》：贝州清河郡、魏州武阳郡，俱属河北道。贝州，今东昌府恩县。魏州，今大名府地。

《东征赋》：“尊通衢之大道。”

古诗：“度阡越陌，互为主客。”

《汉书》：“郭解，河内人也，阴贼感概，以躯藉友报仇。剧孟，洛阳人也，以侠显，及死，家无十金之财。白刃、黄金二句，暗用二人事，于梁宋相合也。《后汉·魏朗传》：“白日操刃，报讎于县中。”

《东都赋》：“红尘四合。”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此叙高李同游之兴。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芒砀云去，汉高遗迹难寻也。《杜臆》云：此可见其旷怀。）

《世说》：王浚冲，经黄公酒垆，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阮，共酣饮于此垆。”

古乐府：“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腴。”敷腴，喜悦之色。

《唐书·本传》：甫从高适、李白过汴州，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恻也。《水经注》：《陈留风俗传》曰：县有苍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址，其台方一百许步。杨慎曰：吹台，即繁台，本师旷吹台，梁孝王增筑。班史称平台，唐称吹台，又因谢惠连尝为《雪赋》，又名雪台。“《东都赋》：慨长思而怀古。”

江淹诗：“青满平地芜。”又：“平芜带天。”

《汉书》：高祖隐于瓦砾山，所居上常有云气。应劭曰：“芒，属沛国。砀，属梁国。”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此叙明皇开边之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辈。破林胡，如安禄山、张守珪辈。赵曰：攻取岂无胜负，唯献捷而掩败，故不云输。驱百万之众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偿百夫之命矣，故曰“负百夫”。）

《通鉴·玄宗纪》：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竟生心微幸。

江淹诗：“窃值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虞茂诗：“原泽润凋枯。”

《抱朴子》：“猛将难御。”《前汉·郑吉传》：卒伍从军，数出西域。

又《晁错传》：“劲肾长戟，射疏及远。”《通鉴注》：契丹，即战国林胡地也，《唐会要》：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

《唐韵》：“俗谓负为输。”

《左传》：“组甲三百，被练三百。”注：“组甲，漆甲成组文。被练、练袍。皆精兵也。”

诸葛武侯《新书》：“此百夫之将。”

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鑪。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歿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乘黄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末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上六，叹乱后朋亡。下八，以衰老自危。辞大鑪，元气损伤。再呜呼，高李俱逝。乘黄，比二子。凡马，公自喻。末恐客死于夔，不见两家子孙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间各八句，末段十四句。）

庾信碑文：“天子拓境，百越来庭。”

元和，即太和。郭璞《江赋》：“禀元气之灵和。”《庄子》：“以天地为大鑪，以造化为大冶。”扬雄《解难》：“陶冶大鑪。”

《洞箫赋》：“薄索合沓。”合沓，相继貌。

古诗：“各在天一隅。”

洙曰：乘黄，骏马也。鹤曰：《诗正义》云：黄骅曰黄，谓黄而骅色。

《抱朴子》：“凡马野鹰，本实一类。”古诗：“一心抱区区。”

颜延之、鲍照，以比高、李诗才。

张载诗：“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自巫山而下，为荆州也。

何胥《哭陈昭》诗：“抚孤空对此，零泪欲何言。”

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

鹤注编在大历元年。

秋日萧韦逝，淮王报峡中。少年疑柱史，多术怪仙公。不但时人惜，只应吾道穷。（此闻报而深痛韦萧。柱下史得长年，侍御以少年而亡，故疑之。萧史乘鹤异仙，尊师以多术而卒，故怪之。两引古人，一切官，一切姓，存亡关于吾道，见其人足重也。）

《公羊传》：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一哀侵疾病，相识自儿童。处处邻家笛，飘飘客子蓬。强吟《怀旧赋》，已作白头翁。（此悼友而自作衰老，哀之切，为交久也。邻家笛，触耳生悲。客子蓬，怜己流落。白头怀旧，恐将继萧韦而逝也。《杜臆》：“一哀侵疾病，相见自儿童”，信笔写去，不对之对，惟社有之。此章，上下各六句。）

向秀《思旧赋》，为嵇康、吕安而作，其序曰：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

潘岳《怀旧赋》，为杨暨、杨潭而作。

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

存歿口号二首

【鹤注】据郑虔死于广德二年，则梁氏编在大历元年为是。

席谦不见近弹棋，毕耀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事，白杨今日几人悲？（【原注】“道士席谦，吴人，善弹棋。毕耀，善为小诗。”此谓席存而毕歿也。近不见，言人存地隔。旧仍传，言诗在人亡。席尚存，故望其玉局降仙。毕已歿，故伤其白杨拱墓。两句分顶，下章亦然，毕耀仅传小诗，而前此称为“才大今诗伯”，《杜臆》讥其不相蒙，良是。大约赠人之词，不无过誉，歿后乃用直笔耳。）

《西京杂记》：刘向作弹棋以献。《梁冀传》：冀善弹棋、格五。注：《艺经》：旧弹棋两人对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更相弹也，其局以石为之。《古今诗话》：弹棋有谱一卷，唐贤所为，其局方五尺，中心高如盖，其颠为小壶，四角微起。李义山诗：“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尊也。白乐天诗：“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谓持角长斜，一发过半局，谱中具有此法。柳子厚亦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今人罕为之矣。

乾元间，毕曜除监察御史，未几以酷毒流贬黔中，其歿当在此时。姜宸英曰：《酷吏敬羽传》：羽与毛若虚、裴异、毕曜同时，皆暴忍，时称毛、敬、裴、毕。未几，异、曜流黔中。曜，正肃宗时人。又《乔琳传》：曜曾为郭子仪书记。

黄希曰：张道陵修道既成，老子降于成都，地涌出一玉局，高丈余，老君升座授道毕，老君已回，玉局消散。

古诗：“萧萧白杨树，松柏夹广路。”陶潜《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吴论据“不见”、“仍传”四字，遂云席歿、毕存。今按：《梓州》诗云“高门蓟子过”，是与席相见时；此云“不见近弹棋”，公独往夔州矣。向在长安，赠毕曜诗云“流传江鲍体”，是平日作诗；此云“仍传旧小诗”，是死后诗传也。若云毕尚存，则当云新诗，不当云旧矣。或据《搜神记》“南谷山中，有白玉棋局”，引以证弹棋，非也。若依此，则下句白杨，何独不承小诗乎？又卢注引《隋书》白杨何妥，以证毕曜未亡，使事隐僻。“萧萧自杨树”，自当以古诗为据耳。

其二

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原注：“高士荥阳郑虔，善画山水。曹霸，善画马。”此谓郑歿而曹存也。郑虔既亡，世更无山水之奇。曹霸虽存，人谁识骅骝之价乎？一伤之，一惜之也。或云：得虔之图，几今天下山水无色。得霸之马，能使人间骅骝减价。乃极赞其笔墨之神妙，亦通。又一说：何曾有，谓世不收藏。不解重，谓人弗珍惜。意义似浅。）

《抱朴子》：粉绘表形著图。李陵诗：“严父辞长夜，慈母去中堂。”

左思《吴都赋》：“丹青图其珍珠。”

《容斋续笔》：子美存歿绝句，每篇一存一歿，盖席谦、曹霸存，毕曜、郑虔歿也。鲁直《荆江亭即事二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已，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歿，而无已存也。

钱塘瞿佑《归田诗话》云：山谷此诗，喻二人才思迟速之异也。后山诗，如“坏墙得雨蜗成字，古屋无人燕作家”，寥落之状可想。淮海诗，如“翡翠侧身窥绿酒，蜻蜓偷眼避红妆”，艳冶之情可见。二人他作，亦多类此。后山为秘书正字，宿斋宫，骤寒，或送绵半臂，却之不服，竟感疾而终。淮海谪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视而卒。二人于临终，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杜甫全集卷之十七

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七月作。

往时中补右，扈蹕上元初。反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六龙瞻汉殿，万骑略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忆帝车。一戎才汗马，百姓免为鱼。通籍蟠螭印，差肩列凤舆。事殊迎代邸，喜异赏朱虚⁽¹¹⁾。（首忆秘书扈从之事。反气四句，上皇西巡。玄朔四句，肃宗兴复；通籍以下，秘书侍从也。【钱笺】肃宗初，公拜左拾遗，此云中补右者，必李秘书于是时官右补阙也。中者，右补阙属中书省。唐制：左右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扈蹕上元初，谓扈驾于主上建元之初，非如《寄草堂》诗所云“经营上元始”也。当时驾次马嵬，帝自陈仓而赴蜀，路经汉中，太子自彭原之朔方即位灵武。所谓“万骑略姚墟”者，指上皇也；“玄朔回天步”者，指肃宗也。通籍，李得出入行宫。差肩，谓随朝士而趋辇后。肃宗以恢复入京，非由继续嗣位，故与代邸迎立者有殊。梦弼曰：秘书宗室，故比朱虚。未能优擢，故云赏异。）

洙曰：扈，扈从也。蹕，鸣晔也。天子出，鸣蹕以清道。

庾信赋：“遭东南之反气。”行在、妖星，注皆见前。陆机诗：“仄直承明庐。”

六龙，天子之驾。《易》：“时乘六龙以御天。”嵇康诗：“乘云驾六龙。”梁宣帝诗：“汉殿珊瑚支。”

蔡邕《独断》：“大驾备千乘万骑。”《帝王世纪》：瞽瞍之妻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得姓姚氏。《汉书注》：《世本》：妫虚，在汉中郡西城县。《世纪》：安原，谓之妫虚，或谓之姚墟。

赵景真书：“植橘柚于玄朔。”朔方玄武之位，故称玄朔。《诗》：“天步艰难”。

鲍照诗：“明辉铄神都。”《史·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

《书》：“一戎衣”。《公孙弘传》：臣愚弩，无汗马之劳。

《左传》：刘子曰：“微禹，吾其为鱼乎。”《光武纪》：赤眉在河东，但决水灌之，可使为鱼。

《前汉·魏相传》：通籍长信宫。《元帝纪》：宗室有属籍者。蔡邕《独断》：“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玺以玉螭虎纽。《西京杂记》，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

王僧孺书：抗首接膝，履足差肩。凤舆，见《洗兵行》。

(11)《汉书》：文帝自代邸来，即位，益封朱虚侯刘章二千户，黄金一千斤。

寇盗方归顺，乾坤欲宴如。不才同补袞，奉诏许牵裾。鸳鹭叨云阁，麒麟滞石渠。文园多病后，中散旧交疏。飘泊哀相见，平生意有馀。风烟巫峡远，台榭楚宫虚。触目非论故，新文尚起予⁽¹¹⁾。（此记前后聚散之迹。上六，往日同朝，下八，夔州重晤。补袞牵裾，谏官之职。叨

云阁，公授拾遗。滞石渠，李迁秘书。多病交疏，指弃官以后。飘泊二句，喜逢故人。风烟二句，客夔景物。非论故，道故者无人。尚起予，知音有秘书也。）

归顺，注别见。

《汉书·诸侯王表》：四海宴如。

《诗》：“袞职有阙，仲山甫补之。”

袁绍书：“奉诏之日。”《魏志》：魏文帝欲徙冀州民十万户实河南，辛毗引帝裾而谏。

古诗：“厠迹鸳鹭行。”潘岳赋：“高阁连云。”

《三辅故事》：天禄阁、石渠阁，并在未央宫大殿北，以藏秘书。

司马相如为文园令。

嵇康为中散大夫，作《绝交书》。

《楚语》：“先王之台榭也。”

《世说》：触目皆琳琅珠玉。

(11) 刘孺诗：“言赠赋新文”。《论语》：起予者商也。【朱注】《韵会》予本无余音。《匡谬正俗》曰：《曲礼》“予一人”，郑康成注：余、予，古今字。因郑此说，近代学者遂皆读予为余。此诗亦用平声，盖从后人读耳。

清秋凋碧柳，别浦落红蕖。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战连唇齿国，军急羽毛书。幕府筹频问，山家药正锄。（此秘书参幕府事。巫峡、楚宫，上记相见之地；柳凋、蕖落，此记相别之时。并兴起乱离凋敝之象。

【朱注】战连、军急，谓崔旰与杨柏及张献诚相攻。【原注】“山剑元帅相公，初屈幕府参筹画，相公朝谒，今赴后期也。”又云：“秘书比卧青城山中。”

梁简文帝诗：“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

谢庄诗：“凌别浦兮值泉跃”。简文诗：“红蕖间青锁，紫露湿丹楹。”

《汉·高纪》：“益张旗帜于山上。”

古诗：“思还故里闾。”

《左传》：宫之奇曰：“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乎。”

《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则插羽于檄，谓之羽檄。”

陈子昂诗：“追宴入山家。”

台星入朝谒，使节有吹嘘。西蜀灾长弭，南翁愤始摅。对馘抗士卒，乾没费仓储。势藉兵须用，功无礼忽诸。御鞍金驥褭，宫砚玉蟾蜍。拜舞银钩合⁽¹¹⁾，恩波锦帕舒⁽¹²⁾。（此秘书入朝后事。【朱注】台星、使节，皆谓杜鸿渐。秘书盖因鸿渐表荐入朝，其奏对君前，当以师老财匮为言。盖全蜀之势，今方藉兵，不得不用，而诸将冒功无礼，如所谓抗士卒、费仓储者，其可忽之而不问乎？是时崔旰虽归朝，而杨子琳未释甲，蜀中所在聚兵，军储耗蠹，故因秘书赴幕而及之。言外亦暗规鸿渐也。又云：秘书将承恩赐马，有锦帕之舒，且入直侍书，见银钩之落也。次公指杜相公，于上下语势不接。【远注】银钩，承宫砚。锦帕，承御鞍。拜舞之后，落笔如银钩。洙云：诏书也。）

台星，注见十六卷。

《周礼·地官》：掌邦国之使节。

《周礼》：弥灾兵。弥，即弭也。后汉寇荣疏：以宁风旱，以弭灾兵。

旧注：南翁，南楚老人，如《项羽传》所称南公，古人公翁二字通用也。蔡邕《瞽师赋》：“抚长笛以摅愤兮。”

《书·毕命》：“对扬文武之光命。”《陆机集》：“对扬帝祉。”

【朱注】《上林赋》：“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善曰：“抗，损也，音玩。”吴曾《漫录》：“抗，挫也，吾官切。”《平准书》：“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隐》曰：“《三苍》：抗音五官切，抗者，耗也。”取此音以释此诗，于义甚当。王褒《讲德论》：“惊边抗土。恐亦是抗土。”

《张汤传》：“始为小吏乾没。”《正义》谓无润及之，而取他人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三国志·傅嘏传》：“岂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没？”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计乾燥之与沉没而为之也。”

《周策》：“藉兵乞食于西周。”《赵充国传》：“遣使至匈奴藉兵。”

《左传》：“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焉。”《何氏语林》：王僧虔曰：“忘兄之胤，不宜忽诸。”

《淮南子》“待驥裹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

《西京杂记》：广川王发晋灵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光润如新玉，取以盛水滴砚。

(11)《吴越春秋》：群臣拜舞天颜舒。王僧虔《论书》：索靖名其字书曰银钩蚕尾。

(12)《西京杂记》：“覆以锦帕。”

此行非不济，良友昔相于。去掉依颜色，沿流想疾徐。沉绵疲井臼，倚薄似樵渔。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杜陵斜晚照，滴水带寒淤。莫话清溪发，萧萧白映梳。（此自叙而致送别之情。秘书此行，非不足以济时，特良友相阔，觉临去依想耳。沉绵四句，自述客夔近况。杜陵四句，嘱其相答故人。莫话者，自惭衰老也。此章，前二段各十四句，后二段各十二句，中间八句相间。）

《周语》：“动无不济。”

《易林》：“患解尤除，良友相于。”

梁简文诗：“凄凄隐去掉。”

隋孔德绍诗：“沿流渡楫易，逆浪取花难。”梁简文诗：“岂若兹川丽，清流疾且徐。”

颜延之《陶征士诔》：“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沈约诗：“佳客信龙镳。”

小胥，见《周礼·春官》。

梁萧钧诗：“平川收晚照。”

【洙注】滴水，公故居。【卢注】杜牧《期游樊川》诗：“杜村连滴水。”鲍照诗：“照照寒洲爽。”《方言》：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辅谓之淤。

《杜臆》：清溪发，语奇。

黄生曰：时诸将连兵讨崔旰，胜负未决，杜鸿渐以节度使让旰，而使诸将罢兵。公盖深愤此事，故于诗中吐露之曰：“西蜀灾长弭，南翁愤始摅。”

虽为称颂之词，其实灾未必弭，愤未常摅也。曰：“对騷裹士卒，乾没费仓储。”言蜀中军实耗损，入告朝廷，善为区处，使缓急有备，此大臣行边善后之策也。如是，则西蜀灾长弭矣。曰：“势藉兵须用，功无礼忽诸。”此用季文子诛无礼于君之言。如旻杀主将而叛，此岂有礼于君者？今反就加节使，是功及无礼矣。夫旻罪当诛，势必藉兵，今乃与诸将同拜朝命，功罪不明，于文子之言，无乃忽诸。必杀崔旻，愤始摅矣。公于《赠李》诗中，寓词告杜，盖深讽其处事之草草也。

中 夜

【顾注】诗有江山危楼，亦夔州西阁所作，当在大历元年。司马绍诗：“中夜不能寐。”

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国风云气，高堂战伐尘。胡雏负恩泽，嗟尔太平人。（此客夔而伤乱离也。在四句分截。望北辰，思长安也。万里一身，危楼所感。故国高堂，北望之意。风云气，变易无常。战伐尘，屡经残破。负恩泽，追恨禄山。盖自天宝初，而祸绵不息，致不能为太平之人也。）

何逊诗，“暂有江山趣。”

阴铿诗，“接路上危楼。”庾信诗：“高荣据北辰。”

鲍照诗：“争先万里途，各事百年身。”

颜延之诗，“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塞云。”《史记》：风云，天之客气者也。

梦弼以高堂为杜陵屋庐。今按：曹植诗：乃为高会，宴此高堂，沈约诗：“青鸟去复还，高堂云不歇。”刘孝绰诗：“长门隔青夜，高堂梦容色。”此皆概言华屋。或因前诗有“高堂天下无”之句，遂指为夔州地名，误矣。

《晋·载记》：石勒，上党武乡羯人，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

《唐书》：张九龄见禄山入奏，气骄蹇；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旧注误以吐蕃为胡雏。《前汉·郊祀志》：亦施恩泽。

《书》：“嗟尔万方有众。”《路温舒传》：“囹圄空虚，天下太平。”

垂 白

【鹤注】此亦夔州西阁作，故云江喧楼迥。诗成后，拈垂白二字为题，非专咏垂白也。《汉书·杜周传》：“老姊垂白。”注，“白发下垂也。”

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长少睡，楼迥独移时。多难身何补，无家病不辞。甘从千日醉，未许《七哀》诗。（此章乃老去悲秋之意，下六，申言其悲。少睡移时，忧在国家也。醉千日，付之不知。未七哀，伤心更多矣。《杜臆》：公年老为郎，有似冯唐。当秋而悲，复如宋玉。少睡无聊，故起立移时。多难身何补、作愤语，无家病不辞，作苦语。【赵注】公妻孥在蜀，而云无家，盖以故乡为家也。）

《汉书》：冯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文帝辇过唐曰：“父老何自为郎？”

庾信诗：“高花出迥楼。”

《魏都赋》：“醇酎中山，沈湎千日。”《搜神记》：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饮之，一醉千日。《七哀》诗，见十六卷。

中 宵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在西阁作。中夜，指长夜言，中宵，尚在黄昏以后。陶潜诗：“中宵伫遥念。”

西阁百寻余，中宵步绮疏。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择木知幽鸟，潜波想巨鱼。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中宵独步，领起通章。星月属赋，中宵所见。鱼鸟属比，中宵所感。未伤孤身飘泊，不如物情之自适也。飞星过水而白，下半因上。落月动于沙虚，上半因下。一就迅疾中取象，一从恍惚中描神。【黄生注】五六，即“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意，此系夜景，故以知想字面钩画之。言外则以物之得所，形人之失所，而人之失所，由亲朋不相存济也。）

阁在山上，故高至百寻。《西京赋》：“巨兽百寻。”

《梁冀传》：“窗牖皆有绮疏。”注：“绮疏，镂为绮文也。”陆机诗：“振风薄绮疏。”

过字、动字，白字、虚字，知字、想字，皆句中眼。《天文志》：“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飞。”庾信诗：“沙虚马迹深。”《左传》：“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郭璞诗：“潜波涣鳞起。”王褒颂：“沛乎若巨鱼之纵大壑。”

《晋书·谢安传》：“亲朋毕集。”

《韩国策》：“缮治兵甲，以益其强。”

不 寐

此亦西阁所作。《诗》：“寤言不寐，如有隐忧。”

瞿唐夜水黑，城内改更筹。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气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垒满山谷，桃源何处求。（首联，不寐所闻。次联，不寐所见。三联，不寐之状。末联，不寐之由。月沉在转更之后，星近又在月落之余，愁来更加少寐，多垒故起愁心，通章写景言情，逐层追紧。顾注：气衰少寐，理势自然，故曰甘。心弱容愁，时事使然，故曰恨。《杜臆》：心力本弱而愁绪太多，当他不过，是可恨也。满山多垒，叹寄身无处矣。）

更筹，见前。

《归去来辞》：“景翳翳以将入。”

虞骞诗：“晖晖光稍没”。

《曲礼》：“四郊多垒。”《萧望之传》：“群盗并起，充满山谷。”

【鹤注】此指崔旰之乱未平。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作，诗云“豺狼斗”，盖指崔旰辈相攻也。

喜弟文章进，添余别兴牵。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未息豺狼斗，空催犬马年。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上四送别，五六慨身世，七八望侍御。【顾注】公恨不能身讨豺狼，嘱弟归朝而弹击之。）

《北史》：卢恺作露布，帝读大悦，曰：“恺文章大进”

《舆地广记》：涪州内江，即黔江也。《益州记》：内江至关头滩，滩长百步，悬崖倒水，舟楫莫通。【朱注】《通鉴》：朱龄石伐蜀，众军从外水取成都，藏信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高舰，从内水向黄虎。史炤《释文》：巴郡正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内水自渝上合州至绵州，外水自渝上戎泸至蜀。杨慎谓外水即岷江，内水即涪江，中水即沱江。

陶氏叙侃《临终表》曰：“犹冀犬马之齿，尚可少延。”

《萧望之传》：“便道之官。”

《旧唐书》：桓彦范举杨峤为御史，不乐搏击之任。师氏曰：御史搏击奸回，如秋鹰之搏击鸟兽。

江 月

【鹤注】此大历元年夔州西阁作。《杜臆》：咏江中月影也。何逊诗：“江月初三五。”

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玉露溥清影，银河没半轮。谁家挑锦字？烛灭翠眉颦。（此章，对月伤怀。上四，羁人之感，属自叙。下四，离妇之情，推开说。江月漾光于水上，高楼一望，顿觉身寂影孤，真堪思杀。盖天边久客，至老不还，恐远死他乡也。因想清影之下，玉露浓溥，半轮之傍，天河淹没，月色明皎如此，此时绣字空闺者，烛残挑罢，得无对之而颦眉乎？当与上沾巾者，同一愁思也。）

曹植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庾肩吾诗：“楼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

何逊诗：“天边看远树”。

曹植诗：“歔歔涕沾巾。”

李峤诗：“色带银河满，光含玉露开。”《诗》：“零露溥兮”。注：“溥，露多貌。”曹植诗：“明月澄清影”。

张正见诗：“明月半轮空。”

《晋·列女传》：窦滔妻苏蕙，字若兰，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赠滔，宛转循环读之，词甚凄惋，凡三百四十字。挑锦字，挑锦线以刺字，欲寄征夫也。

张九龄诗：“灭烛怜光满。”梁元帝诗，“翠眉暂敛千重结。”

黄生曰：结在章法，是推开一步，在比兴正是透深一层。盖即男女之情，以喻君臣之义，则前半所云“思杀人”、“一沾巾”者，皆有着落矣。公之攀屈宋而亲风雅，实在于此，此岂玉台、香奁辈所能效颦哉？

月 圆

此亦西阁所作。谢灵运诗，“放舟候月圆。”

孤月当楼满，寒江动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未缺空山静，高悬列宿稀。故园松桂发，万里共清辉。（此章，月下思乡。上六景，下二情。满言月圆，动言月影。委波，申动扉。照席，申当楼。未缺高悬，申月圆之状。未想故园秋景也。《杜臆》：江月倒影，水摇而阁上之扉为动，大是画意。月注波中，金光摇而不定；月临席上，绮文依而愈妍。将金波、绮席拆开颠倒，赵汭谓诗家用古语之法。）

梁武帝诗：“怪怪孤月帷。”

何逊诗：“寒江复寂寥。”庾肩吾诗：“高楼开夜扉。”

《月赋》：“委照而吴业昌。”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六韬》：“纣时以绮为席。”邹阳《酒赋》：“绡绮为席。”

《释名》：“月缺也，满则缺也。”陶弘景诗：“空山霜满高烟平。”

《淮南子》：“高悬大镜。”《月赋》：“列宿掩缦，长河韬映。”

何逊诗：“独守故园秋。”《杜臆》：松桂发，犹言松菊犹存。张正见诗：“松桂此真风。”

傅玄诗：“皎皎濯清辉。”《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结联本之。”

胡应麟曰：杜有太巧类初唐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有太纤近晚唐者，如“雨深荒院菊，霜倒半池莲”。

胡夏客曰：未缺句，不如摩诘“空山月色深”。高悬句，本孟德“月明星稀”来。今按：三四出胜於对，五六对胜於出。

夜

诗云“南菊再逢”，是合云安夔州为两秋，故知属大历元年西阁作。又云“新月犹悬”，盖元年九月初矣。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独夜旅魂惊。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步檐倚仗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此秋夜思家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天高水清，正可出峡，而山阁孤栖，忽觉旅魂惊起。帆宿水中，杵鸣山上，两句分承。灯散几处，故曰疏。杵皆对敲，故曰双。自南而望北，故见银汉遥接于凤城。【黄生注】诗以次句作骨，帆宿、杵鸣，独夜见闻。疏灯、新月，二字另读。悬，指月，本《易》“悬象著明”，非谓杵声空悬也。）

江淹《别赋》：“露下地而腾文。”《楚辞》：“悲哉秋之为气也，沍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寞兮收潦而水清。”

王粲《七哀》：“独夜不成寐。”崔融诗：“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

《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朱超道诗：“孤帆渐逼天。”

杨慎曰：《字林》：“直舂曰捣。”古人捣衣，两女子对立，执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对坐捣之，取其便也。尝见六朝入画捣衣图，其制如此。谢惠连诗：“楹长杵声哀。”

陆厥诗：“雁返无南书。”

杨慎曰：《楚辞·大招》：“曲屋步櫺。”注：“曲屋，周阁也。”“步櫺，长砌也。”相如赋：“步櫺周流，长途中宿。”櫺，即古檐字。陆陲《钟山寺》诗：“步檐时中宿，飞阶或上征。沈氏满愿诗：“步檐随新月，挑灯惜落花。”杜盖袭用之。顾注：古者，六尺曰步，今之廊檐，大率广六尺。”

【邵注】牛斗二星，在银汉边。《河图括地象》：“河精，上为天汉，亦曰银汉。”戴嵩诗：“黑龙过饮渭，丹凤俯临城。”赵曰：秦穆公女吹箫，凤降其城，因号丹凤城。其后，言京城曰凤城。

黄生曰：此与“玉露凋伤”不相上下。一二五六，工力悉敌。三四写景，虽逊彼之高壮；七八含情，此处却较深厚也。

此与云安、夔州诸诗相合。露下天高，即“玉露凋伤枫树林”也；独夜魂惊，即“听猿实下三声泪”也；孤帆宿，即“孤舟一系故园心”也；双杵鸣，即“白帝城高急暮砧”也；菊再逢，即“丛菊两开他日泪”也；雁无情，即“一声何处送书雁”也；看牛斗，即“每依北斗望京华”也。诗中词意，大概相同。窃意此诗在先，故《秋兴》得以详叙耳。

范德机曰：善诗者，就景中写意。不善诗者，去意中寻景。如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若说出，便短浅矣。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远者，如“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亦自隽永有致。

草 阁

朱氏编在大历元年。《杜臆》：公在夔别构草阁，故云“草阁柴扉星散居”，而“沙上草阁”诗又可证。

草阁临无地，柴扉永不关。鱼龙回夜水，星月动秋山。久露晴初湿，高云薄未还。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首联提草阁，三四草阁夜景，下则对景而感飘泊也。阁临水，故下无地。唯无地，故扉不关。回夜水，秋蛰伏也。动秋山，光闪烁也。露久下而方湿，晴则易干也。云高举而未还，薄则易散也。公以旅泊损颜，敌对舟妇而怀惭。末句用倒装法。《杜臆》：云薄未还，借景寓意。）

《头陀寺碑》：“飞阁逶迤，下临无地。”

范彦龙侍：“有客款柴扉。”《归去来辞》：“门虽设而常关。”

古乐府《相逢行》：“小妇无所为。”【邵氏注】蜀中多是妇人刺船。

沈约诗：“共矜红颜日，俱忘白发年。”

宿江边阁

黄鹤编在大历元年。《杜臆》：江边阁，即草阁，故云“高齐次水门”，若西阁，其名不易矣。

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鹤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延暝色，将宿之时。次水门，西阁之地。上二点题，中四分承山水。云过山头，停岩似宿。月浮水面，浪动若翻。此初夜之景。鹤鹤飞静，水边所见。豺狼喧食，山上所闻。此夜深之景。忧乱萦怀，故竟夕不寐。“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何仲言诗，尚在实处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换转一二字间，便觉点睛欲飞。鹤注谓鹤鹤喻军士，豺狼喻盗贼，起下战伐，时蜀有崔旰之乱。此诗，八句皆对。）

谢灵运诗：“林壑敛暝色。”《孟子》：山径之蹊间。

《襄沔记》：城内有高斋，梁昭明造《文选》处。简文为晋安王时，引刘孝威等放此综核诗集，因号为高斋。次，乃次舍之次。《易》：“旅即次”。《汉·循吏传》：召信臣开通沟洫，起水门。梁简文帝诗：“寒潮浸水门。”《杜臆》：《名胜志》载关耆孙《瞿塘关行记》，则高斋即在关上，耆孙与客饮此，诵少陵薄云孤月诗，叹此老具眼。夔江山粗恶，唯少陵所纪处独异。

庾信诗：“云宿凤凰门。”

梁简文帝诗：“夕波照孤月。”

《左传》：郑偏愿为鹤，其御原为鹅。《抱朴子》：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秦国策》：“譬如豺狼之逐群羊。”《后汉·张纲传》：“豺狼当道”

《楚辞》：“夜不眠以至曙。”《孔丛子》：处战伐之世，务收英雄。

吹 笛

【鹤注】梁权道编在大历元年。按诗云“胡骑中宵堪北走，”当指吐蕃而言。《通鉴》：永泰元年，吐蕃与回纥入寇，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回纥酋长皆下马罗拜，再成和约。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即此事也。

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此闻笛而有感也。上四摹景，下四写情。细疏之，三四分顶风月清，五六引证断肠声，未乃乡关之思，从笛声感触者。颜廷榘曰：律吕之调，于风前闻之，觉相和之切。关山之曲，于月下奏之，似几处皆明。此声之巧而感之深也。五本借箛喻笛，故北走曰堪。六用笛中实事，故南征曰想。赵大纲曰：笛曲有《折杨柳》，故翻其意而结之，谓故园杨柳，至秋摇落，今何得复生而可折乎？盖设为怪叹之辞，以深致思乡之感，此则公之断肠者也。陆时雍曰：结出故国关情，千条万绪，用巧而不见，乃为大家。）

江总诗：“秋城韵晚笛，危树引清风。”瀚曰：首句本此。向秀《思旧赋》：“邻人有善吹笛者。”江淹诗：“金映秋山。”《南史·褚彦回传》：“初秋凉夕，风月甚美。”

曹植诗：“借问谁家子。”颜笈：“谁家，美其善吹也。”张正见诗：“还听呜咽水，并切断肠声。”

【唐注】风月分作一联，从《龙池篇》得来。《汉·历律志》：“律吕和矣。”《长笛赋》：“律吕既和。”切，谓其音凄切。乐府横吹曲有《关山月》，《解题》云：《关山月》，伤离别也。周王褒诗：“关山夜月明。”

《晋·刘隗传》，刘畴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援箛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垂泣而去。《世说》，刘琨为并州刺史，胡骑围之数重。琨夕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箛，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思，向晚又吹之，贼并弃围奔走。周弘让《长笛吐清气》诗：“胡骑争北归，偏知别乡苦。”杨慎曰：字书：疾趋曰走，上声。驱之走曰走，去声。北走关山，疾走之走也，如《汉书》“北走邯郸道”之走。胡骑北走，驱而走之也，如《汉书》“季布北走胡”之走。两音不同。

《古今注》：“《武溪深》，乃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门生爱寄生，善吹笛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武溪深》词：“嗟哉武溪一何深，飞鸟不敢度，走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颜廷榘曰：武陵曲，即《武溪深》。梁简文帝诗：“但歌聊一曲。”

故园，指杜陵。《宋书》：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词。《演繁露》：笛亦有《落梅》、《杨柳》二曲，今其词亡不可考矣。《旧唐书·乐志》：梁乐府《胡吹歌》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词元出北国之横笛。颜笈：笛有《关山月》、《武溪深》、《折杨柳》及《胡笳声》，皆清商曲也。

郭浚曰：此诗句句凄远，咏物绝调。

蒋一梅曰：绝大手笔，声律极细，然有对意不对词，对词不对意者。

西阁雨望

此下五章，皆属大历元年。

楼雨沾云幔，山寒著水城。径添沙面出，湍减石稜生。菊蕊凄疏放，松林驻远情。滂沱朱槛湿，万虑倚檐楹。（首二，西阁雨凉。中四，皆阁中望景。三四言水，五六言山，未则对雨而寄慨也。汲径添长，而出于沙面。湍水减杀，而石稜微露。此时秋水方落，细雨甚微，故不至涨沙而激湍也。湍减石稜生，即《冬深》诗“寒水各依痕”也。陆放翁诗“水退出新滩”，亦本于此。菊逢雨打，其疏放也凄然。雨罩松青，见远情之遥驻。二句俱写雨景。远情指松，盖苍翠可爱处，宛然具有情致。驻，停驻也。）

《晋史》：刘惔称桓温眼如紫石稜

丁督护诗：“深心属悲弦，深情逐流吹。”谢朓诗：“洞房凝远情”。

《诗》：“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刘孝先诗：“万虑坐相攒。”梁元帝诗：“佳气满栏楹”

西阁三度期大昌严明府同宿不到

《唐书》：大昌县属夔州。

问子能来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虚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钟彻，花催蜡炬销。早舄江槛底，双影谩飘飘。（上四讶明府失期，下则望其到阁也。言我曾问子，已许来宿，今岂索我之故要而弗至耶？匣琴夜夜，欲待严至而弹。手板朝朝，明府别有迎谒矣。两句见三度意。钟起蜡残，候客将晓。舄舄飘飘，冀其早至。《杜臆》：严为明府，故未用王乔事。）

《南齐·高逸传》：褚伯玉居瀑布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而退。僧达答丘珍孙书曰：“褚先生从白云游矣，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韵会》：故与固，古字通用。

《晋·舆服志》：八座执笏，其余卿士但执手板。《海录》：今名刺也。【顾注】王子猷为桓温参军，以手板拄颊。《晋书》：王坦之倒执手板流汗。宋野史：欧阳公与僚属宴游，钱思公以寇莱公事讽之，永叔取手板起立。然则守令对上官必以手板，严必羈身县令，故有此语。蔡琰《胡笳》：“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梁元帝诗：“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

《山海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宋之问诗：“禁静钟初彻”。

梁元帝诗：“蜡烛凝花影。”简文帝《烛》诗：“绿炬怀翠，朱蜡含丹。”

沈佺期诗：“双影未尝来。”

西阁二首

巫山小摇落，碧色见松林。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层轩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绂犹纱帽，新诗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谢知音。哀世非王粲，终然学楚吟。（首章、久留西阁而叹也。上四阁前之景，中四阁居之况，下乃所感之情。《杜臆》：小摇落，秋尽日也，公有《九月三十日》诗可证。鸟各鸣群，而孤云飘泊，言外有自悲意。众木皆凋，故觉松林独碧。凭轩俯视，故见径路高深。犹纱帽，虽仕犹隐。近玉琴，声清而悲也。不早立，前事已往。谢知音，后时无望矣。王粲适荆而赋《七哀》，公之哀世者不止此，故曰非王粲，即所谓“未许《七哀》诗”也。庄舄仕楚而作越声，犹公在夔而动乡思，故曰学楚吟，即所谓“吟同楚执珪”庾信诗：“春山百鸟啼。”梦弼曰：《周书·时训》：鸕始鸣。《通封验》云：鸕，伯劳也，鸣者相命。

陶潜诗：“孤云独无依。”又《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

繁钦《暑赋》：“翕翕盛热，蒸我层轩。”

古诗：“先据要路津。”谢朓诗，“旷望极高深。”

【朱注】《唐书》：隋贵臣多服乌纱帽，后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在唐时以为隐居之服。

一说近玉琴，言日事于诗，帷与琴相伴耳，非声中律吕之谓。江淹《画扇赋》：“玉琴兮珠徽。”

昭明太子诗：“终然类管窥。”《史记》：越人庄舄仕楚，为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今富贵矣，亦思越不？”使人往听之，犹越声也。

王粲《登楼赋》：“庄舄显而越吟。”

其二

懒心似江水，日夜向沧洲。不道含香贱，其如镊白休。经过调碧柳，萧瑟倚朱楼。毕娶何时竟？消中得自由。豪华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次章，有不欲留阁之意。起句，托景言情，叹衰白休官，不如身赴沧洲也。今但凭楼对柳，亦何为者？俟男婚已毕，消病可痊，行当长往耳。且看豪华易过，何如服食引年，入海求仙乎？仍结到欲往沧洲意。此各四句分截。公尝云：“到今有余恨，不得穷扶桑。”又云：“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其语谆谆，似欲为长生之学者，然实不得志于时，而托言遁世耳，犹孔子乘桴浮海之叹欤。）

《吕氏春秋》：“水泉东流，日夜不休。”《神异经》：东海沧浪之洲。

《汉官仪》：尚书郎，握兰含鸡舌香奏事。

镊白，用齐高祖事，注见七卷。

《楚辞》：“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冯衍赋：“伏朱楼而四望。”

《后汉书》：向子平男女嫁娶毕，敕断家事，弗复相关。

消渴，有上中下三症，故曰消中。

庾信诗，“金穴盛豪华”

古诗：“服食求神仙。”

《史记》：燕人宋无忌，羡门子高之徒，称有仙道形解销化之术，齐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

西阁夜

恍惚寒江暮，透迤白雾昏。山虚风落石，楼静月侵门。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上四夜景，下四感时。首联，初夜景色，就江上言。次联，夜中闻见，就山上言。击柝无衣，皆离乱所致，故有盗贼之慨。【黄注】夕阳渐隐，故曰恍惚。白雾横拖，故曰透迤。有一“虚”字，方见“落”字之妙。有一“静”字，方见“侵”字之妙。《杜臆》：“尔犹存”，尔字新异，是深憾语，亦是唤醒语。）

《老子》：“恍兮惚兮。”

梁元帝诗：“山虚和铙管。”贺若弼诗：“更鼓卧闻风落石。”

《易》：“重门击柝。”

《诗》：“无衣无褐。”

鲍照诗：“时危见臣节。”《易》：“一致而百虑。”

月

梁氏编在大历二年，今按诗云“残夜水明楼”，当是元年西阁作。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上四咏将尽之月，下则对月自怜也。四更山吐月，乃二十四五之夜。月照水而光映于楼，故曰水明楼。月魄留痕，如匣边露镜，此承吐月。弯月挂檐，如钩上风帘，此承明楼。月色临头，恐兔疑白发。月影随身，如蟾恋裘暖。从月色下，写出衰老凄凉之况。姮娥独处而耐秋，亦同于己之孤寂矣。【黄生注】对镜则见发，临风则增寒，五六句亦用分承。寡妇孤臣，情况如一，故借以自比。）

庾信诗：“四更天欲曙。”吴均诗：“疏岑时吐月。”

鲍照《拟古》：“明镜尘匣中，宝琴生网丝。”庾信《镜》诗：“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枚乘《月赋》“隐圆岩而似钩。”《西溪丛语》：沈云卿《月》诗：“台前疑挂镜，帘外自悬钩。”尘匣二句本此。又诗：“既能明似镜，何用曲如钩。”

《后汉·天文志》记载《灵宪》之言曰：“月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刘孝绰诗：“攒柯半玉蟾，丛叶映金兔。”《赵典传》：“大仪鹤发。”庾信《竹杖赋》：“鹤发鸡皮。”

苏武书：“子留斟酌。”斟酌，代为思忖也。庾肩吾诗：“姮娥随月落。”杨慎曰：月中嫦娥，说始于《淮南》及张衡《灵宪》，其实因常仪占月而误也。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皆官名，见于《吕氏春秋》。《左传》有常仪靡，即常仪氏之后，俗讹为嫦娥，以仪娥音同耳。《周礼注》仪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失其义也”，叶“信如何也。”《诗》“乐且有仪”，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仪”，叶“不偏不颇”。汉碑蓼莪皆作蓼仪，则嫦娥为常仪之误无疑。

阮籍诗：如何似九秋。梁元帝《纂要》：九秋，以九十日言之。黄生曰：此诗写景精切，布格整密，运意又极玲珑，东坡但以“残夜水明楼”五字，称为绝唱，其比兴之深远，从来未经人道也。又曰：叠用镜钩、蟾兔、姮娥，他人且入目生厌矣，一经公笔，顾反耐思，由其命意深而出语秀也。

宗武生日

梁氏编在夔州诗内，得之。黄鹤因首句“何时见”，遂疑宝应元年。公在梓州，宗武在成都，其实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德二载，公陷贼中，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其后，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历八年，宗武约十四岁左右矣。此诗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则知作此诗，又在成都之后矣。

小了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此以家学勋宗武。小子何时见其生乎？此日正其堕地时也，起作问答之词。都邑语，成都之人夸语也。公祖审言善诗，世情因而传述，故当精《文选》以绍家学，何必为采衣娱亲乎？此乃面命之语，非遥寄宗武也。）

宋子侯诗：“高秋八九月。”

《大戴礼》：百里而有都邑。

《颜氏家训》：“吾家风教，素为整密。”

《吕氏春秋》：“精而熟之，鬼将告之。”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东宫有书三万卷，集古人文词诗赋为《文选》三十卷。

《列女传》：老莱子养二亲，行年七十，着五色彩衣，戏於亲侧。

凋擦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此叙生日情事。宗武侍庭，故有筵秩。凋擦欹斜，自述老病。流霞涓滴，思得仙将以起疾也。此章，上八句，下四句。）

《海赋》：“为凋为擦。”《诗》：“宾之初筵，左右秩秩。”

庾信《小园赋》：“行欹斜兮得路。”

《抱朴子》：项曼都，自言到天上，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饮之辄不饥渴。庾信诗：“片片红颜落。”

鲍照诗：“铜溪昼森沉，乱竅夜涓滴。”

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

【鹤注】诗云“十年朝夕泪”，自天宝十五载避乱与诸弟相别，至大历元年，为十年，当是其时作。

乱后嗟吾在，羈栖见汝难。草黄骐驎病，沙晚鹳鸱寒。楚设关城险，吴吞水府宽。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此章，兄弟别离，而致相思之意。草黄句，承乱后，自怜贫老。沙晚句，承羈栖，伤弟飘零。关城险，已不能往。水府宽，弟不可知。故久别悲哀而涕泪常流也。【顾注】诗云十年，而题曰三四载，盖相别者十年，无消息者三四载耳。夔峡最险，如设关城。三江震泽，水府甚宽。）

孔融论：“马之骏者，名曰骐驎。”

《枚乘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史记》：蜀伐楚，楚为扞关以距之。《后汉·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扞关。

《海赋》：“尔其水府之内，极深之庭。”

其二

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风尘淹别日，江汉失清秋。影著啼猿树，魂飘结蜃楼。明年下春水，东尽白云求。（次章，念弟远离，而致欲访之意。首联，弟在江左。次联，身在夔州。五六，客夔而想江左。七八，去夔而寻江左也。【邵注】定越州，言不在杭州，定在越州。风尘，指兵戈。《杜臆》：失清秋，谓淹别之久，又蹉过一秋矣。【赵汭注】尽字正应定字，惟传闻莫定，故须尽历云水以求之。【顾注】古人望白云而思亲，公于手足之谊亦然。）

《唐书》：杭州余杭郡，越州会稽郡，俱属江南西道。【邵注】杭州，即今浙江省治。越州，今为绍兴府，在杭州东二百里。

何逊诗：“凄清江汉秋。”

卢照邻《巫山高》诗：“莫辨啼猿树。”

《史·天官书》：“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陈藏器《本草》：车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气为楼台，海中春夏间，依约岛淑，常有此气。

听杨氏歌

鹤注从旧次编在大历元年。诗云“江城带素月”，知在夔州城中也。

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响下清虚里。（失叙杨氏歌声。惨不乐，引人凄切也。响下清虚，犹云响遏行云。）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代而独立。”

《楚词》：“朱唇皓齿。”阮籍诗：“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汉·刑法志》：满堂饮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为之不乐。庾信《象戏赋》：“仰冲气於清虚。”

江城带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宫徽。勿云听者疲，愚智心尽死。（次从听者心上，摹写歌声独绝。【卢注】老壮智愚，即满堂中人听若疲而心欲死，所谓惨不乐也。素月清夜，闻声更觉惨凄。玉杯停饮，金管失谐，言听者恍惚神移矣。）

谢庄《月赋》：“素月流天。”

曹植诗：“中夜起长叹。”

魏武乐府：“烈士暮年。”

《史记》：荆轲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韩非子》：箕子曰：“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陆机《文赋》：“扣寂寞以求音。”

沈约诗：“金管玉柱响洞房。”嵇康《琴赋》：“角羽俱起，宫徵相证。”

江淹诗：“渊鱼犹伏浦，听者未云疲。”

田子方曰：“哀莫哀於心死，而人死次之。”

古来杰出土，岂特一知己？吾闻昔秦青，倾侧天下耳。（推开作结，以见世有知音也。前以佳人起，后以杰士收，感慨无限。【卢注】虞仲翔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此盖翻其语也。此章，起结各四句，中段八句实写。）

《司马迁传》：“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列子》：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遂辞归。青饯之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李陵诗：“侧耳远听。”

秋风二首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作。盖以广德、永泰间，吐蕃与党项羌、浑、奴刺入寇，故诗言“战自青羌连白蛮”。

秋风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关。吴樯楚舵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还。要路何日罢长乾？战自青羌连白蛮。中巴不得消息好，暝传戍鼓长云间。（此对秋风而伤世乱也。在下四句分截。修关在秋候，故托秋风以起兴。吴樯楚舵，由水关而向成都，秋寒未还，阻於羌蛮之乱也。中巴信急而戍鼓声闻，巫山非安处之地矣。）

谢惠连诗：“渐渐振条风。”

旧注：“上牢巫峡，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峡口地曰峡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珍。《月令》：“凉风至，完堤防。”

成都乃上水，故用百丈以牵舟，若神都，则是下水矣。《唐志》：光宅元年，号东都曰神都。

《晁错传》：“劲弩长戟，射疏及远。”

《后出师表》：“竇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水经注》：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考唐时，嘉州本梁青州，州有青衣水。《唐会要》：东谢蛮，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北至白蛮。《唐书·南蛮传》：弄栋蛮，白蛮种也。其部本居弄栋县鄙地，后散居磨些江侧。

《方輿胜览》：《华阳国志》云：刘璋为益州牧，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胸愬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为中巴。

云间，言鼓声之高。

其二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帆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此对秋风而动归思也。亦四句分截。上章末句，已涉暝时，故此章皆说暮景。《杜臆》：水东流，日西堕，虽即景起咏，亦叹年华逝波，桑榆景迫，捣练急，备征衣。行人稀，蜀道梗也。月夜孤帆，方以归乡为乐，故园是非，又以残毁为忧。）

蔡琰诗：“悲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

《吴都赋》：“将转西日而再中。”

张正见诗：“烟崖悬古石。”谢朓诗：“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

《杜臆》：老倚庭树，若渊明之眄庭柯而抚孤松。

胡夏客曰：《秋风》第二首，似物体律诗。

九日诸人集于林

此诗，梁权道编在大历元年，与《九日》五首不同时。按五首云独酌，此题云诸人集，知为两岁重九矣。鹤曰：诗云“九日明朝是”，则此题应云“诸人约九日集于林”。今按：集乃公会，是他人相约，而公先作诗以告之，盖因老年难于早出，故预道其意也。若公为主人，不应以难早出缓客至之期。又，末语“漫看年少乐”句，亦非要客之词。《世说》：谢安顾谓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

九日明朝是，相要旧俗非。老翁难早出，贤客幸知归。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漫看年少乐，忍泪已沾衣。（上四，故乡之思，是对集林言。下四，衰老之感，是对诸人言。九日之期，明朝犹是，而相邀之地，旧俗已非，盖有怀于樊川故里也。归，谓归集林中。采花多，前有余兴。梳发稀，今苦力衰矣。漫看二句，乃预言来日事。）

或云，九日登高起于费长房以此日避灾，乃旧俗之非。或云，九日之会当不速而至，必待相邀方集，此旧俗之非。后两说与题相反，今主王洙之说。

新梳句，暗照孟嘉事。

秋兴八首

黄鹤、单复俱编在大历元年，诗云“丛菊两开”，盖自永泰元年秋至云安，大历元年秋在夔州，是两见菊开也。【钱笺】潘岳有《秋兴赋》，遂以名篇。吴论：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故八首写秋字意少，兴字意多。

玉露调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首章，对秋而伤羁旅也。上四因秋托兴，下四触景伤情。【钱笺】首章，秋兴之发端也。江间塞上，状其悲壮。丛菊孤舟，写其凄紧。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工维桢曰：江间承峡，塞上承山，菊开山际，舟系江中，四句错综相应。【顾注】波浪在地而曰兼天，风云在天而曰接地，极言阴晦萧森之状。【钱笺】丛菊两开，即公《客舍》诗“南菊再逢人病卧”。孤舟一系，即公《九日》诗“系舟身万里”。【朱注】公至夔已经二秋，时舫舟以俟出峡，故再见菊开，仍陨他日之泪，而孤舟乍系，辄动故园之心。他日，言往时。故园，指樊川。《杜臆》：丛菊孤舟，目所见。刀尺暮砧，耳所闻。【顾注】催刀尺，制新衣。急暮砧，捣旧衣。曰催曰急，见御寒者有备，客子无衣。可胜凄绝。【钱笺】以节则抄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范梈曰：作诗实字多则健，虚字多则弱，如此诗“丛菊”“孤舟”一联，语亦何尝不健。）

李密《感秋》诗：“金风荡佳节，玉露凋晚林。”沈约诗：“暮节易调伤。”阮籍诗：“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梁元帝诗：“巫山巫峡长。”《水经注》：江水历峡，东径新崩滩，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其间首尾一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张协诗：“荒楚郁萧森。”

虞炎诗：“三山波浪高。”《庄子》：“道兼于天。”

【陈泽州注】塞上，即指夔州，《夔府书怀》诗“绝塞乌蛮北”，《白帝城楼》诗“城高绝塞楼”可证。蔡琰《胡笳》：“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庾信诗：“秋气风云高。”汉武帝《论淮南王书》：“际天接地。”

张协诗：“轻露栖丛菊。”

陶潜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虞炎诗：“方掩故园扉。”

《子夜歌》：“寒衣尚未了。”王台卿诗：“处处动春心。”《古诗为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

庾信诗，“秋砧调急节。”

王嗣爽曰：《秋兴》八章，以第一起兴，而后章俱发隐衷，或起下、或承上、或互发、或遥应，总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发兴四句，便影时事，见丧乱凋残景象。后四句、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后七首。而故园心。乃画龙点睛处。至四章故国思，读者当另着眼，易家为国，其意甚远。后面四章，又包括于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倚伏，景物之繁华，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乱。平居思之，已非一日，今漂泊于此，止有头白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尽言，人当自得于言外也。

黄生曰：杜公七律当以《秋兴》为裘领，乃公一生心神结聚之所作也。八首之中，难为轩轻，长安一幸，乃文章之过渡。

其 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二章，言夔州暮景。依斗在初夜之时，看月在夜深之候，此上下层次也。亦在四句分截。京华不可见，徒听猿声而怅随槎，曷胜凄楚，以故伏枕闻笳，卧不能寐，起视月色于洲前耳。【陈泽州注】杜诗“白帝夔州各异城”，白帝在东，夔府在西。【钱笺】依斗望京，此句为八章之骨。重章叠文，不出于此，皎然所谓截断众流句也。每依、言无夕不然。《杜臆》：京华，即故园所在，望而不见，奚能不悲？听猿堕泪，身历始觉其真，故曰实下。孤舟长系，有似乘槎不返，故曰虚随。香烛直省，卧病远违，堞对山楼，悲笳隐动，皆写日落后情景。萝间之月，忽映洲花，不觉良宵又度矣。听猿、悲笳，俱言暮景。八月、芦荻，点还秋景。

《旧唐书》：贞观十四年，夔州为都督府。督归、夔、忠、万、涪、渝、南七州。王褒诗：“秋色照孤城。”梁元帝诗：“西山落日斜。”

按：赵蔡两注俱云，秦城上直北斗，长安在夔州之北，故瞻依北斗而望之。或引长安城北为北斗形者，非是。【陈泽州注】唐人多用北斗，如平临北斗之类，公诗多用北斗，如“秦城北斗边”之类，郭璞诗：“京华游侠窟。”

伏挺诗：“听猿方村岫，闻濑始知川。”《水经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萧铨诗：“别有三声泪，沾裳竟不穷。”【徐增注】本是听猿三声实下泪，拘于声律，故为实下三声泪。

李陵书：“丁年奉使，皓首而归。”《博物志》：“近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乘槎而去，十余月至一处，有城郭状，宫中有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因问此是何处，答曰：访严君平则知之。因还。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荆楚岁时记》载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下文所云，与《博物志》同。今按：严武为节度使，公曾入幕参谋，故有奉使虚随句。八月槎，用严君平在蜀事。奉使，参用张骞出使事。

沈佺期诗：“累年同画省。”《汉官仪》：尚书省中，皆以胡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列士，重行书赞。尚书郎更直于建礼门内，台给青缣白绫被，或锦被帟帐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执香烛烧薰，从入台中，护衣服。《诗》：“辗转伏枕。”

张璠曰：山楼，即所寓西阁也。孔德绍诗：“云叶掩山楼。”【邵注】城上女墙，饰以垩土，故曰粉堞。梁简文帝诗：“平江含粉堞。”魏文帝《与吴质书》：“悲笳微吟”。【顾注】胡人卷芦叶而吹之，谓之笳箫，似鬲篥而无孔。

鲍博士联句：“仿佛藤萝月，缤纷篁雾阴。”

乐府《乌夜啼》：“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徐渭以藤萝、芦荻

分夏秋，未合。

唐人七律，多在四句分截，杜诗于此法更严。张性《演义》拈夔府京华作主，以听猿山楼应夔府，以奉使画省应京华，逐层分顶。说似整齐，然未知杜律章法，而琐琐配合，全非作者本意。后面长安、蓬莱、昆明、昆吾四章，旧注各从六句分段，俱未合格。今照四句截界，方见章法也。

其 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三章，言夔州朝景。上四咏景，下四感怀。秋高气清，故朝晖冷静。山绕楼前，故坐对翠微。渔人、燕子，即所见以况己之淹留。《杜臆》：舟泛燕飞，此人情物性之常，旅人视之，偏觉增愁，曰还、曰故，厌之也。【邵注】公尝论救房琯忤旨，几被戮辱，此功名不若衡也。公尝待制集贤院试，后送隶有司，此传经不如向也。【远注】匡衡抗疏，刘向传经，上四字一读。功名薄，心事违，属公自慨。【顾注】同学少年，不过志在轻肥，见无关于轻重也。【钱笺】三章，正申秋兴名篇之意，古人所谓文之心也。末句五陵，起下长安。）

《拾遗记》：“千家万户之书。”谢朓诗：“还望青山郭。”陆机诗：“扶桑升朝晖”。

庾信诗：“石岸似江楼。”《尔雅疏》：山气青缥色曰翠微，凡山远望则翠，近之则翠渐微。旧本作日日，乃起下还泛泛、故飞飞，但嫌重字太多。吕东莱作百处江楼，与千家山郭相对，但句法似板。若作每日江楼，仍是对起，而兼能起下矣。

《诗》：“于汝信宿。”注：“再宿曰信。”徐访诗：“渔人迷旧浦。”《诗》：“泛泛扬舟。”

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古诗：“秋去春还双燕子。”《文昌杂录》：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复来。谢灵运诗：“飞飞燕弄声。”以故对还，是依旧之词，非故意之谓。或引《子规》诗“故作傍人低”，未合。

《匡衡传》：元帝初即位，有日食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数上疏，陈便宜，上悦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解嘲》：“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陆机《长歌行》：“但恨功名簿。”

《前汉·刘向传》：成帝即位，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河平中，子歆受诏，与父领校秘书。哀帝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刘歆《责太常书》：“考学官传经。”周弘正诗：“既伤年绪促，复嗟心事违。”【黄生注】衡，向皆历事两朝，故借以自比。

同学少年，谓小时同学之辈。《列女传》：孟宗少游学，与同学共处。鲍照诗：“忆昔少年时。”

《西都赋》：“北眺五陵。”注云：“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也。”

【顾注】汉徒豪杰名家于诸陵，故五陵为豪侠所聚。范云诗：“宾从皆珠玑，裘马悉轻肥。”曰自轻肥，见非己所关心。

朱鹤龄曰：前三章，俱主夔州。后五章，乃及长安事。

泽州陈冢宰廷敬曰：前三章，详夔州而略长安。后五章，详长安而略夔州。次第秩然。

其 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四章，回忆长安，叹其洊经丧乱也。上四伤朝局之变迁，下是忧边境之侵逼。故国有思，又起下四章。《杜臆》：长安一破于禄山，再陷于吐蕃，如弈棋迭为胜负，即此百年中而世事有不胜悲者。百年，谓开国至今。【邵注】王侯之家，委弃奔窜，第宅易为新主矣。文武之官，侥幸滥进，衣冠非复旧时矣。北忧回纥，西患吐蕃，事在广德、永泰间。或指安史余孽为北寇者，非。【顾注】有所思，从寂寞来，故国平居之事，当秋江寂寞，而历历堪思也。秋江二字，点秋兴意。《杜臆》：思故国平居，并思其致乱之由。易故园心为故国思者，见孤舟所系之心，为国非为家也。其意加切矣。

《左传》：太叔文子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金俊明曰：自高祖开国，至大历之初，为百年。《左传》：辛有曰：“不及百年，其为戎乎？”李陵《答苏武书》，“世事谬矣。”《世说》：“王戎悲不自胜。”

古诗：“王侯多第宅。”【钱笺】天宝中，京师堂寝已极宏丽，而第宅未甚逾制，然卫国公李靖庙已为嬖人杨氏廐矣。及安史作逆之后，大臣宿将竟崇栋宇，人谓之木妖。

《后汉书》传赞：上方欲用文武。《郭泰传》：衣冠诸儒。唐中宗授杨再思制：衣冠旧齿。衣冠，指缙绅望族。【钱笺】玄宗宠信蕃将，而肃宗信任中官，俾居朝右，是文武衣冠皆异于昔时矣。

【陈泽州注】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长安，二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又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项羌寇同州，浑、奴刺寇整屋。是时西北多事，故金鼓震而羽书驰。或谓吐蕃入长安时，征天下兵莫至，故曰羽书迟，非也。陈又云：公诗“愁看北直是长安”，指夔州之北，此云“直北关山金鼓震”，指长安之北。《封禅书》：因其直北立五帝坛。乐府有《度关山曲》。《晋书·刘琨传》：金鼓振於河曲。崔亭伯诗：“戎马鸣兮金鼓震。”《后汉书》：冯异拜征西大将军。《韩非子》：“车马不疲弊于远方。”《楚汉春秋》：黥布反，羽书至。《前汉·息夫躬传》：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狎至。

《水经注》：鱼龙以秋日为夜。龙秋分而降，蛰寝于渊，故以秋为夜也。《楚辞》：“野寂寞其无人。”吴筠诗：“风起秋江上。”

桑弘羊《请田轮台奏》：“皆故国地。”阮籍诗：“念我平居时。”又：“登高有所思。”

钱谦益曰：肃宗收京后，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远，愆置君国之忧，故有长安世事之感。“每依北斗望京华，”情几乎此。白帝城高，目瞻故国，兼天波浪，身近鱼龙，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沧江遗老，奋

袖屈指，覆定百年举棋之局。非徒伤晚晚，如昔人愿得入帝京而已。泽州陈廷敬曰：故国平居有所思，犹云“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目前”。此章末句，结本章以起下数章。

黄生曰：下四章，皆故国事，特详言之以舒其悲感耳。或谓寓讥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犹其人方痛哭流涕，而诬其嬉笑怒骂，岂情也哉？

其 五

蓬莱高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五章，思长安宫阙，叹朝宁之久违也。上四，记殿前之景。下四，溯入朝之事。官在龙首冈，前对南山，西眺瑶池，东瞰函关，极言气象之巍峨轩敞。而当时崇奉神仙之意，则见于言外。【钱笺】仪卫森严之地，公以布衣召见，所谓“往时文彩动人主”也。末句朝班，方及拾遗移官之事。赵大纲曰：雉扇数开，望之如云也。龙颜日映，就之如日也。【陈泽州注】此诗前六句是明皇时事。一卧沧江，是代宗时事，青琐朝班，是肃宗时事。前言天宝之盛，陡然截住，陡接末联，他人为此，中间当有几许繁絮矣。卧沧江，病夔州。惊岁晚，感秋深。几回青琐，言立朝止几度也。此章用对结，未两章亦然。

《唐会要》：大明宫，龙朔三年号曰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垞，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如在槛内。《雍录》：自丹凤门北，则有含元殿，又北则有宣政殿，又北则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而为蓬莱，则山势尽矣。丰存礼云：宫阙，旧本作仙阙为是，与下文宫扇不犯重。《杜臆》从之。今按：宫，当作高，盖字近而讹耳。陆机《洛记》：“高阙十二间。”班婕妤好赋：“登薄躯于宫阙兮。”

班固《西都赋》：“抗仙掌以承露，攬双立之金茎。”注：“金茎，铜柱也。”【陈泽州注】汉武承露铜柱，在建章宫西，建章宫，在长安城外西北隅。唐东内在京城东北，不闻有承露盘事。此盖言唐开、宝宫阙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莱承露、瑶池紫气，连类言之，不必实有金茎。《剧谈录》：“含元殿，国初建造，仰观玉座，如在霄汉。”

【陈注】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类，多为道士，筑观京师，西望瑶池，盖言道观之盛。《唐会要》：太清宫，荐享圣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极之乐。东来紫气，盖言太清之尊，与上宫阙一类。或以瑶池王母，喻贵妃之册为太真，紫气函关，讥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说，是追数先皇之失，非回忆前朝之盛矣。张衡《四愁诗》：“侧身西望涕沾裳。”《列子》：周穆王肆意远游，升昆仑之丘，遂宾于西王母，触于瑶池之上。《汉武内传》：七月七日，上齐居承华殿，忽青鸟从西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

《关尹内传》：关令尹喜常登楼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曰：“应有圣人经过京邑。”乃斋戒。其日果见老君乘青牛车来过。【钱笺】天宝元年，田同秀见老君降于永昌街，云有灵宝符在函谷关尹喜宅傍。上发使求得之。瑶池，本对函关，以声律不谐，故句中参用变通之法。

阴铿诗：“云移莲势出。”《仪卫志》：唐制有雉尾障扇。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时，有雉雌之样，服章多用翟羽，缉雉羽

以为扇，以障翳风尘。朱注云：《唐会要》：开元中萧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于宣政殿，宸仪肃穆，升降俯仰，众人不合得而见之。请各羽扇，上将出，扇合，坐定，乃去扇。唯宸仪不欲令人见，故必俟扇开日绕，始得望见圣颜。云移，状障扇之两开。龙鳞，谓袞衣之龙章。【陈注】史称明皇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子虚赋》：“照烂龙鳞。”《世说》：诸葛亮曰：“今日复睹圣颜。”

一卧沧江，本谢安高卧东山。任昉诗：“沧江路穷此。”鲍照诗：“沉吟芳岁晚。”

范云诗：“几回明月夜，飞梦到江边。”青琐，官中门名，注别见。楼钥曰：点，与玷同，古诗多用之。束皙《补亡》诗：“鲜侔晨葩，莫之点辱。”左思《二唐兄弟赞》：“二唐洁己，乃点乃污。”陆厥《答内兄希叔》诗：“既叨金马署，复点铜龙门。”沈约《奏弹王源》：“点世家声，将被比屋。”子美正承诸贤用字例也。焦竑云：王建诗：“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入诏蛮。”盖唐人屡用之，亦可证杜诗之不音玷矣。沈约《奏弹孔稚珪文》：正臣稚珪，历奉朝班。

卢德水疑上四用宫殿字太多，五六似早朝诗语。今按：赋长安景亭，自当以宫殿为首，所谓“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也。公以布衣召见，感荷主知，故追忆入朝觐君之事，没齿不忘。若必全首俱说秋景，则笔下有秋，意中无兴矣。此章下六句，俱用一虚字二实字於句尾，如“降王母”、“满函关”、“开宫扇”、“识圣颜”、“惊岁晚”、“点朝班”，句法相似，未免犯上尾叠足之病矣。

其 六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六章，思长安曲江，叹当时之游幸也。上四，叙致乱之由。下四，伤盛时难再。瞿峡曲江，地悬万里，而风烟遥接，同一萧森矣。长安之乱，起自明皇，故追叙昔年游幸始末。《杜臆》：城通御气，前则敦伦勤政。苑入边愁，后则耽乐召忧。见一人之身，而理乱顿殊也。因想边愁未入之先，江上离宫，珠帘围鹄，江间画舫，锦缆惊鸥，曲江歌舞之场，回首失之，岂不可怜！然秦中自古建都之地，王气犹存，安知今日之乱，不转为他日之治乎？【钱笺】万里风烟，即所谓“塞上风云接地阴”也。【顾注】宫殿密而黄鹄之举若围，舟楫多而白鸥之游忽起，此皆实景。旧云柱帷绣作黄鹄文者，非。【陈泽州注】曲江与乐游园、杏园、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汉遗迹，唐开元中，疏凿更为胜境，故有末二句。帝王州，又起下汉武帝。）

《方輿胜览》：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旧名西陵峡，乃三峡之门。陆机《辩亡论》：“谨守峡江口。”《剧谈录》：曲江池，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於中和上巳节。刘餗《小说》：园本古曲江，文帝恶其名曲，改名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韦鼎诗：“万里风烟异。”刘琨诗：“繁英落素秋。”注：“秋西方白色，故曰素秋。”

《旧唐书》：南内曰兴庆宫，宫西南隅有花萼相辉勤政务本之楼。开

元二十六年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苑。《长安志》：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以达南内兴庆宫，次经明春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而外人不之知也。张正见诗：“御气响钧天。”

【钱笺】禄山反报至，帝欲迁幸，登兴庆宫花萼楼置酒，四顾凄怆，所谓“小苑入边愁”也。小苑，指宜春苑。《一统志》：芙蓉苑，即秦宜春苑地。《汉书·萧望之传》：“署小苑东门候。”庾信诗：“停车小苑外。”陈苏子卿诗，“故乡梦中近，边愁酒上宽。”

《西京杂记》：昭阳殿，织珠为帘。裴子野诗：“流云飘绣柱。”《西京杂记》：昭帝始元元年，黄鹄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

庾信诗：“锦缆回砂碛。”《哀江南赋》：“铁轴牙樯。”古诗：“象牙作帆樯。”《埤苍》：“樯尾，锐如牙也。”何逊诗：“可怜双白鸥，朝夕水上游。”

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庾信诗：“正自来歌舞地。”

《史记·刘敬传》：“轻骑一日一夜可至秦中。”谢朓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秦纪》：卫鞅说孝公曰：“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泽州陈廷敬曰：此承上章，先宫殿而后池苑也。下继昆明二章，先内苑而及城外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长安，后二句夔州。此章在中间，首句从瞿唐引端，下六则专言长安事，俱见章法变化。

其 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七章，思长安昆明池，而叹景物之远离也。织女二句，记池景之壮丽，承上眼中来。波漂二句，想池景之苍凉，转下关塞去。于四句分截，方见曲折生动。旧说将中四句作伤感其衰，《杜臆》作追溯其盛，此独分出一盛一衰，何也？曰：织女鲸鱼，亘古不移，而菰米莲房，逢秋零落，故以兴已之漂流衰谢耳。穿昆明以习水战，其迹起于武帝，此云旌旗在眼，是借汉言唐。若远谈汉事，岂可云在眼中乎？公《寄岳州贾司马》诗：“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则知明皇曾置船于此矣。身阻鸟道，而迹比渔翁，以见还京无期，不复睹王居之盛也。【陈泽州注】关塞，即塞上风云。江，即江间波浪。带言湖者，地势接近，将赴荆南也。公诗“天入沧浪一钓舟”，“独把钓竿终远去”，皆以渔翁自比。）

《汉书》：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传》：越嵩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通身毒国，为昆明所闭。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长安志》：昆明池，在长安县西二十里。虞茂诗：“昆明池水秋色明。”

《史记·平准书》：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西京杂记》：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葆麾盖，照灼涯涘。《家语》：“旌旗缤纷。”徐

陵诗：“密意眼中来。”

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东西相望，像牵牛织女。晋夏歌：“昼夜理机丝。”虚夜、动秋，静与动对。《西京杂记》：昆明池刻玉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刘孝威诗：“雷奔石鲸动，水阔牵牛遥。”蔡邕《汉律赋》：“鳞甲育其万物。”

陈琳檄：“随波漂流。”《本草图经》：菰，即茭白，其台中有黑者，谓之茭郁，后结实，雕菰米也。庾肩吾诗：“黑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赵次公曰：沉云黑，言菰米之多，一望黯黯如云之黑也。鲍照诗：“沉云日夕昏。”蔡邕《月令章句》：阴者，密云也，沉者，云之重也。沉云意本此。王褒诗：“塞近边云黑。”

陶潜诗：“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庾肩吾诗：“秋树翻红叶，寒池坠黑莲。”徐孝伯诗：“讵识铅粉红。”【邵注】莲初结子，花蒂褪落，故坠粉红。

庾肩吾诗：“犍道同关塞。”《孔丛子》：“世人言高者，必以极天为称。”《南中八志》：“鸟道四百里，以其险绝，兽犹无蹊，特上有飞鸟之道耳。”

《列子》：“身在江湖之中。”隋《望江南曲》：“游子不归生满地。”傅玄诗：“渭滨渔钓翁，乃为周所谿。”

杨慎曰：隋任希古《昆明池应制》诗，“回眺牵牛渚，激赏钟鲸川。”便见太平宴乐气象。今一变云：“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读之，则荒烟野草之悲，见于言外矣。《西京杂记》：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箨绿节，尧雏雁子，唼喋其间。《三辅黄图》云：宫人泛舟采莲，为巴人棹歌，便见人物游戏，宫沼富贵。今一变云：“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读之，则兵戈乱离之状俱见矣。杜诗之妙，在能翻古语，千家注无有引此者，因悟杜诗之妙如此。

钱谦益曰：今人论唐七律，推老杜昆明池水为冠，实不解此诗所以佳。昔人叙昆明之盛者，莫如孟坚、平子，一则曰“集乎豫章之馆，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若云汉之无涯。”一则曰：“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此杨用修所夸盛世之文也。余谓：班张以汉人叙汉事，铺陈名胜，故有云汉日月之言，杜公以唐人叙汉事，摩挲陈迹，故有夜月、秋风之句。何谓彼颂繁华，而此伤丧乱乎？菰米莲房，此补班张所未及，沉云坠粉，描画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池水本黑，故赋言黑水玄阨，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乃极言其繁殖也。用修言兵火残破，菰米漂沉不收，不已倍乎。又云：此紧承“秦中自古帝王州”而申言之，故时则曰汉时，帝则曰武帝。织女石鲸、莲房菰米、金堤灵沼之遗迹，与戈船楼橹并在眼中，因自伤其僻远，而不得见也。於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锁，了然分明矣。按：王嗣奭云：织女鲸鱼，铺张伟丽，壮千载之观；菰米莲房，物产丰饶，溥万民之利，此本追溯盛事也。说同《钱笺》。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曰：少陵七律诗，卒章有时而对，然语意皆收结之词，今人学之，于诗尾作一景联，一篇之意，无所归宿，非诗法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溇陂。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八章，思长安胜境，溯旧游而叹衰老也。香稻二句，记秋时之景，连属上文。佳人二句，忆寻春之兴，引起下意。仍在四句分截。《演义》：公自长安游溇陂，必道经昆吾御宿，及至，则见紫阁峰阴，入于溇陂，所谓“半陂以南纯浸山”者是也。《唐解》：赵注以香稻一联为倒装法，诗意本谓香稻则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盖举鹦凤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实事也。若云“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则实有凤凰鹦鹉矣。

【陈泽州注】香稻、碧梧，属昆吾御宿。拾翠、同舟，属溇陂。公《城西泛舟》诗“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所谓“佳人拾翠春相问”也。又《与岑参兄弟游溇陂行》“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所谓“仙侣同舟晚更移”也。春相问，彼此问遗也。晚更移，移掉忘归也。【张綆注】气象，指山水之气象。干者，言彩笔所作，气凌山水也，即指《溇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言。【朱注】此句当与《题郑监湖亭》“赋诗分气象”参看。钱笺引“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解作赋诗干主，非也。【张远注】此诗末联与上章末联，皆属对结体。昔曾对今望，意本明白，旧作吟望，乃字讹耳。陈注又云：此望字与望京华相应，既望而又低垂，并不能望矣。笔于气象，昔何其壮；头白低垂，今何其惫。诗至此，声泪俱尽，故遂终焉。）

《杜臆》：此章所思，不专在溇陂。考《名胜志》：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武帝所开上林苑，方三百里，其故基跨今盩厔、鄠、蓝田、咸宁、长安五县之境，而溇陂在鄠，昆吾御宿皆在上林苑中。曰逶迤，则延袤广矣。

《羽猎赋序》：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金注】御宿，以武帝宿此得名。《长安志》：昆吾亭，在蓝田县境。御宿川，在万年县西南四十里。《四皓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逶迤，回远貌。

《通志》：紫阁峰，在圭峰东，旭日射之，烂然而紫，其形上耸，若楼阁然。张礼《游城南记》：圭峰紫阁，在终南山寺之西。《一统志》：紫阁峰，在鄠县东南三十里。

【陈注】公《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溇陂》诗有“饭抄云子白”句，说者谓云子，碎云母，以拟饭之白。《南都赋》：香稻鲜鱼。【钱笺】沈括《笔谈》及洪兴祖《楚辞补注》并作“红豆啄余鹦鹉粒”，当以《草堂》本为正。

《云溪友议》：李龟年曾於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徐彦伯诗：“巢君碧梧树。”《山海经》：黄山有鸟，其状如鸮，人舌能言，名曰鹦鹉。郑玄《诗笺》：“凤凰之性，非梧桐不栖”《说苑》：黄帝即位，凤集东园，栖帝梧树，终身不去。

《楚辞》：“唯佳人之独怀。”曹植《洛神赋》：“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费昶诗：“芳郊拾翠人，回袖卷芳春。”【梦弼注】相问，乃诗人“杂佩以问之”之意。《前汉·娄敬传》：“数问遗。”颜注：“问遗，谓餽馈之也。遗，去声。”

周王褒诗：“仙侣自招携。”《后汉书》：李膺与郭泰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南史》：江淹尝宿冶亭，梦郭璞谓曰：“吾有彩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嗣后有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江淹《丽色赋》：“非气象之可譬。”

汉古诗：“令我白头。”司马相如《美人赋》：“铺张低垂。”

吴渭潜斋曰：诗有六义，兴居其一，凡阴阳寒暑、草木鸟兽、山川风景，得于适然之感而为诗者，皆兴也。风雅多起兴，而楚骚多赋比。汉魏至唐，杰然如老杜《秋兴》八首，深诣诗人间奥，兴之入律者宗焉。

张綖曰：《秋兴》八首，皆雄浑丰丽，沉着痛决，其有感于长安者，但极摹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则凡怀乡恋阙之情，慨往伤今之意，与夫外夷乱华，小人病国，风俗之非旧，盛衰之相寻，所谓不胜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卓哉一家之言，曩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为诗人之宗仰也。

陈继儒曰：云霞满空，回翔万状，天风吹海，怒涛飞涌，可喻老杜《秋兴》诸篇。

郝敬曰：《秋兴》八首，富丽之词，沉浑之气，力扛九鼎，勇夺三军，真大方家如椽之笔。王元美谓其藻绣太过，肌肤太肥，造语牵率而情不接，结响奏合而意未调，如此诸篇，往往有之。由其材大而气厚，格高而声弘，如万石之钟，不能为喁喁细向，河流万里，那得不千里一曲？子美之于诗，兼综条贯，非单丝独竹，一戛一击，可以论宫商者也。又曰：八首，声韵雉畅，词采高华，气象冠冕，是真足虎视词坛，独步一世。

泽州陈冢宰廷敬曰：《秋兴八首》，命意练句之妙，自不必言、即以章法论：分之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合之如常山之阵，首尾互应。前人皆云李如《史记》，杜如《汉书》，予独谓不然，杜合子长、孟坚为一手者也。

咏怀古迹五首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杜臆》：五首各一古迹，首章前六句，先发己怀，亦五章之总冒。其古迹，则庾信宅也。宅在荆州，公未到荆，而将有江陵之行，流寓等于庾信，故咏怀而先及之。然五诗皆借古迹以见己怀，非专咏古迹也。又云：怀庾信、宋玉，以斯文为己任也，怀先主、武侯，叹君臣际会之难逢也，中间昭君一章，盖入宫见拓，与入朝见拓者，千古有同感焉。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首章咏怀，以庾信自方也。上四，漂泊景况。下四，漂泊感怀。公避禄山之乱，故自东北而西南。淹日月，久留也。共云山，杂处也。五六，宾主双关，盖禄山叛唐，犹侯景叛梁，公思故国，犹信《哀江南》。未应词客哀时。后四章，皆依年代为先后。首章拈庾信，从自叙带言之耳。或因信曾居江陵宋玉故宅，遂通首指信。按子山自梁使周，被留不返，三峡五溪，踪迹未到，不当傅会。）

《庄子》：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全其天年。注：支离，形体不全之貌。此诗作流离之意。《蜀志·许靖传》：“漂泊风波，绝粮茹草。”【顾注】东北纯是风尘，西南尚留天地，下字皆不苟。吴迈远诗：“西南穷天险，东北毕地关。”

鹤曰：《峡程记》：三峡，谓明月峡、巫山峡、广泽峡，其有瞿唐、滟滪、燕子、屏风之类，皆不在三峡之数。此云三峡，盖指巫山为第三峡，非兼明月、广泽而言。下章蜀主幸三峡，亦同此义。《杜臆》：楼台，指西阁言。萧懿诗：楼台自相隐。

《后汉·南蛮传》：武陵五溪蛮，皆盘瓠之后。盘瓠，犬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织绩衣皮，好五色衣服。《叙州图经》：五溪诸蛮，遥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伐吴，使马良招五溪诸蛮，授以官爵。《水经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橘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广辰州界。《左传》：“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蔡琰诗：“云山万里兮归路遐。”

《史记注》：江湖间，谓小儿多作狡猾为无赖。

《庾信传》：信在周，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其辞曰：“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乱离，至于没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又云：“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提挈老幼，关河累年。”又《伤心赋》：“对玉关而羁旋，坐长河而暮年。”末二句，即用其赋语。庾信初在江南，江关正其地也。《后汉书》：岑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此怀宋玉宅也。亦四句分截。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彩终能传世。望而洒泪，恨不同时也，二句乃流对。《杜臆》：玉之故宅已亡，而

文传后世。其所赋阳台之事，本托梦思以讽君，至今楚宫久没，而舟人过此，尚有行云行雨之疑。总因文藻所留，足以感动后人耳。风流儒雅，真足为师矣。一说，宋宅虽亡，其文藻犹存，若楚宫泯灭，指点一无可凭矣。然则富贵而名湮没者，乌足与词人争千古哉。此作言外感慨之词，亦见姿致。黄生曰：前半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后半抑楚王，所以扬宋玉，扬宋玉者，亦所以自扬也。是之谓咏怀古迹也。此诗起二句失粘。）

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邵注】风流，言其标格。儒雅，言其文学。宋玉以屈原为师，杜公又以宋玉为师，故曰亦吾师。《庄子》：“吾师乎？”

谢朓诗：“寒烟怅望心。”曹植诗：“洒泪满襟抱。”

李陵书：“悲风萧条。”萧条，叹人亡也。太白《怀张子房》诗：“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谢灵运诗：“异代可同调。”汉武帝读相如《子虚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陶潜诗：“江山岂不险。”《楚辞》：“尔何怀乎故宅。”赵曰：归州荆州皆有来玉宅，此言归州宅也。曹植论：“耽思乎文藻之场圃。”

宋玉《高唐赋》：昔先王常游高唐，梦见一妇人，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谢朓诗：“归梦相思夕。”岂梦思，言本无此梦。

俱泯灭，与故宅俱亡矣。《世说》：王大将军云：“最是臣少所知拔。”

《寰宇记》：楚宫，在巫山县西二百步阳台古城内，即襄王所游之地。阳云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张正见诗：“忽听晨鸡曙，非复楚宫歌。”钟会檄文：“生民之命，几于泯灭。”

《抱朴子》：“莫不指点之。”宋玉《钓赋》：“历载数百，到今不废。”

按《汉书注》：宋玉作赋，盖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张綖云：赋称先王梦神女，盖以怀王之亡国警襄王也。朱注云：岂梦思，明其为子虚亡是之说。顾宸曰：宋玉述怀王梦神女，作《高唐赋》，又自述己梦，作《神女赋》，本托讽谏襄王耳。《国风》以《关雎》为思贤，《离骚》比湘妃於君王，玉之两赋，正合此旨。李义山诗云“襄王枕上原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是也。后人皆云襄王梦神女，非矣。《文选》刻本沿讹已久，王玉二字互混到底，今只改正数字，文义自明。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玉异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梦若何？玉对云云。王曰状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若此甚矣，试为寡人赋之。”今按：必如修远说，于王曰盛矣句，方有着落，其赋中王览其状，亦当改作玉览其状。又尾末所云颠倒失据，惆怅垂涕者，亦属自述语，不似代王赋梦之词。

其 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此怀昭君村也。上四记叙遗事，下乃伤吊之词。生长名邦，而殁身塞外，比足该举明妃始末。五六，承上作转语，言生前未经识面，则殁后

魂归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写意，千载留恨而已。朱瀚曰：起处，见钟灵毓秀而出佳人，有几许珍惜。结处，言托身绝域而作胡语，含许多悲愤。曲中诉论，正指昭君怨诗，不作后人词曲。黄生曰：怨恨者，怨己之远嫁，恨汉之无恩也。陶开虞曰：此诗风流摇曳，杜诗之极有韵致者。）

鲍照《舞鹤赋》：“雪满群山。”《世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汉书注》：文颖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汉书》：王嫱，字昭君。石崇《明君词序》：“明君，本昭君，触晋文帝讳改焉。”《一统志》：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

薛道衡诗：“一去无消息。”《别赋》：“明君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李善注：“紫台，即紫宫也。”【邵注】汉宫名。朱瀚曰：此诗连字，即无极意。青冢句，即芜绝意。谢惠连《雪赋》：“朔漠飞沙。”《尔雅》：“朔，北方也。”《说文》：“漠，北方流沙也。”《归州图经》边地多白草，昭君冢独青，乡人思之，为立庙香溪。《一统志》：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琴操》：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淮南子》日至虞渊，是谓黄昏。

《庄子》：“宋元君将画图。”《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昭君自恃其貌、独不与，乃恶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穷按其事，画工韩延寿弃市。瀚曰：省，乃省约之省，言但于画图中略识其面也。

江总《和东宫故妃》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瀚曰，环佩句，乃总括其语。《史记》：“南子环佩，玉声璆然。”汉章帝诏：“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

庾信《昭君词》：“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瀚曰：琵琶句，乃融化其语。《释名》“琵琶，本边人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琵，引却曰琶。”石崇《明君词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

《琴操》：“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后人名为《昭君怨》。”《昭君怨》诗云：“秋木凄凄，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颀颀。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惻伤。”

《史记·始皇纪》：“贵贱分明。”《前汉·郊祀志》：“天下怨恨。”庾信诗：“终是曲中啼。”

韩子苍《昭君图叙》：《汉书》：竟宁元年，呼韩邪来朝，言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字嫱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复妻之，生二女。至范氏书，始言入宫久不见御，积怨，因掖庭令请行单于。临辞，大会，昭君丰容靓饰，顾影裴徊，辣动左右。帝惊悔，欲复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言呼韩邪愿婿，而言四五宫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与前书皆不合。其言不愿妻其子，而诏使从胡俗，此自乌孙公主，非昭君也。《西京杂记》又言：元帝使画工图宫人，皆赂画工，而昭君独不赂，乃恶图之。既行，遂按诛毛

延寿。《琴操》又言：本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穰以其有异，人来之，不与。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欲赐单于美人，嬙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盖其事杂出，无所考证。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归县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虑以色选故也。

张綖曰：代宗尝以仆固怀恩之女，号崇徽公主，下嫁回纥，欧阳公咏其手痕云：“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理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谓玉颜肉食一联，以诗言之，第一等诗，以议论言之，第一等议论。文公盖亦感伤时事，故有契于欧公之作耳。

钱塘瞿佑《诗话》：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别怨恨而已。唯白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苦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此不言怨恨，而倦倦旧主之思，过人远甚。

其 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此怀先主庙也。上四，记永安遗迹。下四，叙庙中景事。幸峡崩年，溯庙祀之由。君臣同祭，见余泽未泯。【卢注】曰幸、曰崩、曰翠华、曰玉殿，尊昭烈为正统，若《春秋》之笔。首称蜀主，因旧号耳。后篇又称汉祚，其帝蜀可见矣。今按：若论书法，当云“汉主征吴幸三峡”，尤见正大。【顾注】巢水鹤，见庙之久。走村翁，见祭之勤。又曰：《出师表》：“官中府中，俱为一体。”言平日抱一体之诚，千秋享一体之报。朱瀚曰：先主崩于白帝城，其立庙宜也。武侯祠自在沔阳，而此处亦为立祠，实以君臣一体之故，陪享正合典礼，见后主不允臣民之请为阙失矣。）

【钱笺】《水经注》：石门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步路所由。先主为陆逊所败，走径此门，追者甚急，乃烧铠断道。孙桓为逊前驱，斩上夔道，截其要径。先主踰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而叹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发愤而薨。《华阳国志》，先主战败，委舟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为永安。明年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四月，殁于永安宫。《寰宇记》：先主改鱼复为永安，仍于州之西七里别置永安宫。梁简文帝《蜀道篇》：“建平督邮道，鱼复永安宫。”

《楚辞》：“思故旧以想像兮。”

【原注】殿今为卧龙寺，庙在宫东。谢庄《送神歌》：“璇庭寂，玉殿虚。”《上林赋》：“乘虚无，与神俱。”

《西京杂记》：高松植嶰。应场《灵河赋》：“长杉峻檟。”《抱朴子》：“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岁者，终不能集于树上。”《春秋繁露》：“白鹤知夜半。”注：“鹤，水鸟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气，则益喜而鸣。”

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

内宫外殿，君庙臣祠，有次第。王褒《四子讲德论》：“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

其 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此怀武侯也。上四，称其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不成。三分割据，见时势难为。万古云霄，见才品杰出。俞浙曰：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吕，使得尽其指挥，以底定吴魏，则萧曹何足比论乎？无如汉祚将移，志虽决于恢复，而身则歼于军务，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万古云霄。七八，承三分割据。【泽州陈家宰注】武侯在军，尝纶巾羽扇。遗像清高，其气象犹可想见。按：俞氏云：一羽毛，如鸾凤高翔，独步云霄，无与为匹也。焦竑则云：昔人以三分割据为孔明功业，不知此乃其所轻为，正如云霄间一羽毛耳。此说非是。当年汉军杂耕渭滨，魏人畏蜀如虎，孔明一死，而汉事遂不可为，此真天运之无可如何者。志决身歼，即《出师表》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军务劳，即《蜀志》所云“巨细咸决”及“南征北伐”之类。纡，屈也。一，独也。歼，尽也。

《一统志》：武侯庙，在夔州府治八阵台下。《史记·越世家》：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庄子》：外不观乎宇宙。《文子》：“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

《汉书》赞：“萧何、曹参，位冠群后，声为一代之宗臣。”注：“言为后世之所尊仰。”《蜀志·武侯传》注：张俨曰：一国之宗臣，伯主之贤佐。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序》：“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高士传》：郑朴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

诸葛亮《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陆机《辩亡论》：“割据山川，跨制荆吴。”是言偏霸一方。又班固《汉·高帝赞》：割据河山，保此怀民。亦可言兴王事业矣。《老子》：“善计不用筹策。”《史记》：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中。”

陆倕诗：“万古信为俦。”《晋书·陶侃传》：志凌云霄，神机独断。

蒋氏曰：云霄羽毛，正与清高相应。梁简文帝《与刘孝仪令》：“威风一毛。”《广绝交论》：“竞羽毛之轻。”

魏文帝《典论》：“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彭蒙《狱中与诸葛亮书》：“足下乃当世伊吕。”《陈平传》：诚能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挥即定矣。《丙吉传赞》：高祖开基，萧曹为冠。【钱笺】张辅《葛乐优劣论》：也明包文武之德，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后魏崔浩著论：“亮不能为萧曹亚匹。”谓陈寿贬亮，非为失实。公以伊吕相提而论，乃伸张辅之说，而抑崔浩之党陈寿也。

宋文帝诗：“运移矜物化。”蔡琰《胡笳曲》：“我生之后汉祚衰。”

金郝居中《题五丈原武侯庙》诗：“筹笔无功事可哀，长星飞堕蜀山摧。三分岂是平生志，十倍宁论盖世才。坏壁丹青仍白羽，断碑文字只苍苔。夜深老木风声恶，犹想褒斜万马来。”按：三分万古，以虚对实，郝氏将十倍对三分，全用实事，乃仿公意而参酌者。

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南轩，近代大儒，不能废也。

张綖曰：见伊吕而失萧曹，称之无乃过乎？曰：此少陵有见之言也。萧曹佐汉开基，不能致主王道，建万世之长策，使帝王以来之制度，荡然而不复见，至今有遗憾焉。孔明高卧隆中，三顾而起，固耕莘钓渭之遗风也。文中子称其无死，礼乐其有兴乎？然则指挥若定，诚非萧曹所能班矣，夫岂过哉。

黄生曰：此诗先表其才之挺出，后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出处，直以五十六字论定。前后诸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

卢世澐曰：杜诗《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脉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为庙算运筹，为古人写照，一腔血泪，万遍水磨，不唯不可轻议，抑且不可轻读，养气涤肠，方能领略。人知有《秋兴》八首，不知尚有此十首，则杜诗之所以为杜诗，行之不著，习矣不察者，其埋没亦不少矣。

寄韩谏议注

鹤注依梁氏编在大历元年之秋，姑仍之。《杜臆》：诗言岳阳、洞庭、潇湘、南极，韩盖楚人，岳阳其家也。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首叙怀思韩君之意。《楚辞》以美人比君子，此指韩谏议也。岳阳、洞庭，韩居之地。鸿飞冥冥，韩已遁世。青枫赤叶，时属深秋矣。）

《诗》：“今我不乐。”师氏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阳，故曰岳阳，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胜。

《诗》：“不能奋飞。”又：“或偃息在床。”

又：“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鲍照诗：“娟娟似蛾眉。”《庄子》：“秋水时至。”

左思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此濯足，用《沧浪歌》。《扬雄传》：“陟西岳以望八荒。”

《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

谢灵运诗：“晓霜枫叶丹。鲍照诗：“北风驱雁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骐骝翳凤凰。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唐汝询曰：此借仙官以喻朝贵也。北斗象君，群帝指王公。麟凤旌旗，言骑从仪卫之盛。影动潇湘，谓声势倾动乎南楚。星君，比近侍之沾恩者。羽人，比远臣之去国者。）

《灵枢奎景内经》：下离尘境，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音，无为之天也。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盖三十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昆仑北都。江淹诗：“群帝共上下。”【赵注】群帝，如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虽皆称帝，而于大帝为卑，犹诸王三公之于天子也。《晋·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人君之象，号令之主。”

《集仙录》：群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杜臆》：翳，语助词。旧解翳为蔽，引《甘泉赋》“登凤凰兮翳芝”，恐非。

北齐萧悫诗：“芙蓉露下落。”此处落字所本，谓旌旗如落于烟雾之中，若作烟雾乐，谓乐音微细，如奏于烟雾中也，《列子》：“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

相如《大人赋》：“贯列缺之倒景。”注引《凌阳子明经》：“列缺气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汉·郊祀志》：“登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从下照，故其景倒。”

《楚辞》：“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真诰》：“羽童捧琼浆。”

《楚辞》：“仍羽人于丹丘。”羽人，飞仙也。羽人稀少，韩已去位。此句起下。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此申明谏议去官之故。以张良方韩，是尝平定西京者。帷幄未改，言老谋仍在。成败岂敢，言不忘忧国。

色难腥腐，盖厌浊世而思洁身矣。）

《张良传》：“愿去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列仙传》：赤松子，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烧。

《汉书》：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陆机《高祖功臣传》：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韩张良。《高祖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出师表》：“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前汉·邓通传》：太子醋痛而色难之。《神仙传》：壶公数试费长房，继令啖溷，臭恶非常，房色难之。鲍照《升天行》：“何时与尔曹，啄腐共吞腥。”注：“啄腐吞腥，谓酒肉之人。”《尔雅注》：枫，似白杨，叶圆而歧，有脂而香，今之枫香是也。《山海经注》：宋山枫木，即今枫香树。《南史》：任昉营佛斋，调枫香二石。【张远注】枫香，道家以之和药，故云餐。《鹤林玉露》引佛书，凡诸所龔，风与香等。朱注引范成大诗“悬知佛骨有青冥，风香久已涤膻腥”。其说皆迂曲。郑侯升曰：杜诗又有“独叹风香林，春时好颜色”，亦岂用佛书耶？

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未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济世匡君也。《杜臆》，南极老人，非祝其多寿。此星治平则见，进此人于玉堂，是即老人星见矣，盖意在治平也。此章，前三段各六句，末段四句收。）

《史记》：太史公留滞周南。

《晋书》：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秋分之夕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

焉得置之，上四字略读。《前汉·翼奉传》：久污玉堂之署，颜师古曰：玉殿在未央宫。《扬雄传》：上玉堂。

朱鹤龄曰：韩谏议，不可考，其人大似李邕侯，必肃宗收京时尝与密谋，后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而作。似闻以下，美其功在帷幄，脩然远引。周南以下，惜其留滞秋水，而不得大用也。

卢元昌曰：韩官居谏议，必直言忤时，退老衡岳，公伤谏臣不用，功其出而致君，不欲终老于江湖，徒托神仙以自金也。首尾美人，中间羽人及赤松子、韩张良、南极老人，总一谏议影子。

吴江潘耒曰：少陵平生交友，无一不见于诗，即张曲江、王思礼、未曾款洽者，亦形诸歌咏，若李邕侯，则从无一字交涉，盖杜于五月拜官，李即于十月乞归，未尝相往还也。此诗题云“寄韩谏议”，则所云美人，当即指韩，《钱笺》移之邕侯，有何确据？杜既推李如此，他诗何不一齿及，而独寓意于寄韩一篇？且何所忌讳，而庾辞隐语，并题中不一见姓氏耶？若云诗中语非邕侯不足当，则韩既谏官而与杜善，安知非扈从收京，曾参密议者耶？钱氏归其说于程孟阳，亦自知其不的也。

黄生曰：钱氏谓此诗欲韩谏议贡李泌于玉堂，其说近凿。韩时在岳阳，其官之有无不可知，何得以荐贤望之？观泌语肃宗云“杀臣者，乃五不可”，则其君臣之间，正非谏议小臣所能与也。予意韩张良，当即指韩谏议，亦在灵武从驾，故曰“昔随刘氏定长安”，既而肃崩代立，故曰“帷幄未改神惨伤”，其人必见时事不佳，故弃官远游，公特微其辞曰“国家成败吾岂敢，

色难腥腐餐枫香”也。前段“玉京群帝”云云，指当时在朝之臣，远方流落者望之犹登仙也，公盖与韩有旧，故作此寄之，而因以自寓，所以结处深致慨惜，言此人自宜在玉堂之上耳，焉得置而不用耶？朱注虽不径指为李泌，顾云其人必肃宗时常与密谋，后屏居衡山，修神仙之道，公思之而作，则亦总为“玉京群帝”等语所惑也。予初疑公以子房比韩，或张之先与韩同出。因检《史记索隐》注云：王符、皇甫谧皆言子房本韩之公族，因秦索之急，故变姓名。益知本句不曰汉代张子房，而曰汉代韩张良，公之所指本明白，人自不解耳。

解闷十二首

【鹤注】诗云“一辞故国十经秋”，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杜臆》：公当闷时，随意所至，吟为短章，以自消遣耳。

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前二首，即事兴感，此从夔州风景叙起。上二句，山水对言。山禽引子，山间之景；溪女留鱼，江边之事。《杜臆》：草阁，公所居。山禽句，见与物俱适。溪女句，见人我两忘。）

庾信诗：“客园星散居”

公《云安》诗“负盐出并此溪女”，又《负薪行》“男当门户女出入”，则溪女卖鱼可知。

其二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此欲去夔而游吴也。【朱注】时有胡商下扬州，来别，因道其事。西陵驿楼，公少游吴越时所登。）

《洛阳伽蓝记》：“商胡贩客，日奔塞下。”隋炀帝诗：“言旋旧镇下扬州。”

【钱笺】《水经注》：浙江又北径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会稽志》：西陵城，在萧山县西十二里，谢惠连有《西陵阻风献康乐》诗，吴越改曰西兴，东坡诗“为传钟鼓到西兴”是也。又，白乐天《答元微之泊西陵驿见寄》诗：“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则西陵旧有驿耳。

《晋书》：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谓之痴。导以门第辟之，既见，唯问江东米价，述张目不答。

《越绝书》：秦皇帝东游，之会稽。《会稽志》：晋宋人指会稽、剡中皆曰东，如《谢安传》“海道还东”是也。

其三

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瓜忆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为觅郑瓜州？（已下五章，皆感怀诗人，此则怀郑审也。故丘有瓜洲，即郑秘监所居，今已谪居南湖，无复有访觅者矣，盖伤其寥落也。黄生曰：此诗两故字、两秋字、两瓜字，连环钩搭，亦绝句弄笔之法，大家时一为之耳。【原注】郑秘监审。）

《水经注》，长安第二门，本名霸城门，又名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西京杂记》：杜子夏《葬文》：“何必故丘，然后即化。”

南湖，郑监所在，公《夔州咏怀》诗云：“南湖日扣舷。”

张礼《游城南记》：“济潏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积寺下原，过瓜洲村。”

注：“瓜洲村，在申店潏水之阴。”《许浑集》有《和淮南相公重游瓜洲别业》诗，淮南相公，杜佑也。【朱注】瓜州村与郑庄相近。郑庄，虔郊

居也。审为虔之侄，其居必在瓜州村，故有末语，与“秋瓜忆故丘”紧相应。或以大历中，郑审尝任袁州刺史，改作袁州，则生趣索然矣。

其 四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此怀薛据也。何薛同为水部，但何有知音而薛无同调，故为惜之。当省署，昔为部郎。泛沧浪，今客荆楚。陈师道曰：“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翁，”即薛据诗也。《杜臆》：此处称薛孟子诗，知公《别崔湜》云“荆州遇薛孟，为报欲论诗”。非漫语也。【原注】水部郎中薛据。）

《梁书·何逊传》：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常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

钟嵘《诗品》：“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曹植、刘桢，为建安才人之冠，能推奖名士。此云不待者，犹言恨古人不及见耳。《唐会要》：天宝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韩文公《薛公达墓志》：据为尚书水部郎中，赠给事中。

其 五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此怀孟云卿也。苏李吾师，此述其论诗。今见古人，此称其作诗。便知云卿诗格，独能力追西汉。【原注】校书郎孟云卿。）

僧皎然曰：五言始于苏李二子，天与其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如《十九首》，则词义炳婉而成章矣。

洪容斋《随笔》曰：《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系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东坡之言为可信矣。蔡宽夫曰：五言起于苏李，今所见，唯《文选》中七篇耳，世或疑武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以为不当有江汉之言，遂疑其伪。此但注者浅陋，直指为使匈奴时作，故人多惑之，其实无据也，安知武未尝至江汉耶？冯惟讷曰：古诗云：“盈盈一水间。”又，高帝讳邦，而韦孟诗云“实绝我邦”。古人临文或不讳也。

其 六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此怀孟浩然也。上二忆其诗句，下二叹其人亡。新句无闻，而徒然把钓，则耆旧为之一空矣。槎头缩颈鳊，即用浩然句。孟诗：“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又：“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此独记名，以别於云卿也。）

傅咸诗：“人之好我，赠我清诗。”《文心雕龙》：“五言流调，清丽为宗。”

汉陆贾作《新语》。

赵曰，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云：岷山下汉水中出鳊鱼，味极肥而美，襄阳人采捕，遂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缩项鳊。杨慎曰：《说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讖，邪斫也，《国语》“山不槎斲”是也，今多混用，莫知其非，略证数条于此。王子年《拾遗记》：尧时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贯月查，一曰挂星查。道藏歌诗：“扶桑不为查。”《水经注》：临海江边有查浦。字并作查。唐王勃诗：“涩路拥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犹对仙家；坐菊之宾，尚临清赏。骆宾王有《浮查》诗，皆用正字，不从俗体。杜工部诗“查上觅张骞”，又“沧海有灵查”，惟七言绝“空钓槎头缩项鳊”，七言律“奉使虚随八月槎”，古体近体，不应用字互异。盖七言绝与律，乃俗夫竟玩，遂肆笔妄改，古体则俗目未击，幸存旧文耳。

其 七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此自叙诗学。诗篇可养性灵，故既改复吟，且取法诸家，则句求尽善，而日费推敲矣。韩子苍曰：东坡尝语参寥曰：老杜言“新诗改罢自长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后人不复见其劖劖，但称其浑厚耳。《杜臆》：公尝称李白诗似阴铿，后人妄云公有不满太白之意，试读此诗，岂其然乎？）

钟嵘《诗评》：“阮嗣宗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又颜之推《家训》：“陶冶性情，后容讽谕，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二谢，谓谢灵运、谢朓。阴何，谓阴铿、何逊。《世说》：王家见二谢则倾筐倒屣。此借用之。将能事，将近其能事。《易》：“天下之能事毕矣”

其 八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此怀王维也。右丞虽歿，而佳句犹传，况有相国诗名，则风流真可不坠矣。缙党附元载，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诗学可称，故连类及之。或以缙能表章维集，故云风流未绝，诗中似无此意。【原注】“右丞弟，今相国缙。”）

《抱朴子》：“知名之高人，洽闻之硕儒。”

《旧唐书·王维传》：乾元中，转尚书右丞，晚年得来之问蓝田别墅，墅在辋口，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坞，与裴迪浮舟往来，啸咏终日，所赋诗号《辋川集》。《晋书·谢安传》：“放情丘壑。”庾信诗：“寒藤抱树疏。”

钟嵘《诗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王洙曰：代宗时，缙为宰相，帝求维文，缙集上之。《金壶记》：王维与弟缙，名冠一时。时议云：论诗则王维、崔颢，论笔则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与焉。《卢氏杂记》：王缙好与人作碑铭，有送润毫者，误叩其兄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

李东阳曰：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

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则孟为尤胜。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岑参有王之缛，而又以华靡掩之。故杜子美称“吾怜孟浩然”，称“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储岑，有以也夫。

其 九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杜臆》：已下四章，皆为明皇征贡荔枝而发，此叹旧贡之未除也。帝妃皆亡，而荔枝犹献，得无先帝神灵，尚凄怆於白露中乎？盖微讽之也。据李绰《岁时记》：樱桃荐寝，取之内园，不出蜀贡。此特言其夏荐樱桃，而荔枝继献耳。杜修可曰：《唐史遗事》：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岭南进荔枝，上感念杨妃，不觉悲恻。）

前《病橘》诗：“忆昔蓬莱殿，奔腾献荔枝。”正言杨妃事也。【钱笺】《通鉴》：贵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唐国史补》：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乐史《外传》：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生日，于长生殿奏新曲，会南海进荔枝，因名《荔枝香》。十五载六月，贵妃缢于马嵬，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上使力士祭之。按：诸书皆云南海进荔枝。蔡君谟《荔枝谱》曰：贵妃，涪州荔枝，岁命驿致。东坡亦云：天宝岁贡，取之涪。盖当时南海与涪州并进也。

《世说》：南州谓之炎方。【朱注】献自南海，故曰炎方。《礼记》：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荐寝庙。

谢朓诗：“玉座犹寂寞。”《诗》：“白露为霜。”又：“零露清兮。”

其 十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此讥远贡之失真也。泸戎之间，亲摘荔枝，若京中所见，应无此色味，食者当自知耳。）

【卢注】公去秋《宴戎州杨使君楼》有“轻红劈荔枝”句，忆过，指此。或云，荔枝原名离枝，言其离枝则色味香气俱变也。《杜臆》：涪州有荔科技园，相传谓充贡于贵妃者，涪去京师尤远，今读公诗，知出泸戎者，是传称置驿传送数千里，色味未变，此盖驳其无是理也。《方輿胜览》：妃子园，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当时以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毙於路者甚众。《方輿胜览》：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朱注】叙州，即戎州。

《荔枝谱》：广州及梓夔间所生者，大率早熟，肌肉簿而味甘酸。

其十一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此讥异味之惑人也。《社臆》：宫中食荔，不过为其味甘寒，可以消暑止渴，因比之水晶绛雪，然瓜李沉之井中，梨萄采之露下，亦何减于荔？只缘诸果枝蔓寻常，初不以为异，独荔枝生自远方，慕其色味而珍重之耳。）

魏文帝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江逌《井赋》：“构玉甃之百节。”

《南史》：扶桑国有赤梨，经年不坏。娟娟，言其质弱而色鲜。

其十二

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此结出当时致乱之由。荔枝生于远僻，不植宫中，而偏满玉壶，以其所好在此，不惮多方致之也，岂知抱道布衣，老丘壑而不征，独于一荔，乃劳人害马，以给翠眉之须。噫，远德而好色，此所以成天宝之乱欤？贾捐之疏：“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此诗后二句本之。）

《蜀都赋》：“旁挺龙目，侧生荔枝。”杨慎《丹铅录》：诗用侧生字，盖为庾文隐语，以避时忌，即《春秋》定哀多微词之意。赵曰：自戎燹而下，以亩为蒲，今官私契约皆然，用以押韵。师作江蒲，非是。【朱注】或曰：刘熙《释名》：草团屋曰蒲，又谓之庵。此诗江蒲，似用此义，言荔枝生于野岸江庵之侧耳。

颜延之诗：“皓月鉴丹宫。”汉辛延年诗：“绳丝提玉壶”

《北山移文》：“欺我云壑。”《诗》：“黄发鲐背。”注：“老人背有鲐文。”

荆公作“劳人害马。”今按：“劳人草草”见《诗经》，“害马之徒”见《庄子》，于文义明白。吴氏作“劳生害马”，山谷谓善本是“劳人重马”。【赵注】武后尝改“人”为“生”，当时因而误写耳。今按：重字作去声读，是引重致远之意，重字作平声读，乃驿马重递之意。吴论：驿使奔腾，另副一马，以防倒毙，故云重马。【卢注】重马，出《前汉·刘屈氂传》师古注，重谓怀孕者。今按：急递之马，未必用孕马，此注未确。《古今注》：“魏宫人好画长眉，今多作翠眉警鹤髻。”

王嗣爽曰：公因解闷而及荔枝，不过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还复入长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讽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盖伤明皇以贵妃召祸，则子孙于其所酿祸者，宜扫而更之，以亟苏民困。公于《病橘》亦尝及之，此复娓娓不厌其烦，可以见其忧国之苦心矣。

钱谦益曰：以上三章，隐括张曲江《荔枝赋》而作。曲江谓南海荔枝，百果无一可比，特生于远方，京华莫知，固未之信，魏文帝引葡萄龙眼相比，是时南北不通，传闻之大谬尔。故其赋云：“物以不知为轻，味以无比而疑。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深知，与彼何异。”此诗泸戎章，言物以不知而轻也。翠瓜章，言味以无比而疑也。侧生章，言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以异也。云壑布衣，老死鲐背，曾不如荔枝远生，犹得奔腾传置，供翠眉之一笑，士之无验永屈，殆有甚焉，深可叹也。古人虽漫兴小诗，托物比喻，必有由来，注家都不晓。

洞 房

【鹤注】明皇以广德二年三月葬泰陵，诗云“园陵白露中”，又曰“仙游终一闕，女乐久无香”，则去葬年远矣。梁权道编在大历元年，得之。《杜臆》：八章，皆追忆长安往事，语兼讽刺，以警当时君臣，图善后之策也。每首先成诗，而撮首二字为篇名，乃三百篇遗法。赵曰：此下八篇，盖一时所作。

洞房环佩冷，玉殿起秋风。秦地应新月，龙池满旧宫。系舟今夜远，清漏往时同。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首章，后秋夜感兴，有故国旧君之思。上四，长安秋夜之景，所感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所感在明皇。秦地二句，旧注云：月虽新而宫则旧，有物是人非之感。满，指池水，不指月色，盖章内秋风、秋月、秋水、秋露，皆各举时景言耳。【赵汭注】今夜，应新；往时，应旧。往时清漏，公为拾遗时宿省所闻者，时上皇初还京也，故下接以园陵句。）

《长门赋》：“徂清夜于洞房。”《史记》：“南子环佩，玉声璆然。”

《记》：“行则有环佩之声。”

曹植诗：“欢坐玉殿。”汉武辞：“秋风起兮白云飞。”杨妃过温泉行云：“王殿空掩扉，秋风动琪树。昔日繁华事，尽逐流水去。”

《国策》：张仪曰：“秦地半天下。”鲍泉诗：“新扇如新月。”

《唐会要》：明皇在藩邸，居兴庆里，有龙池涌出，日以浸广，至开元中，为兴庆宫。唐太宗诗：“丹陵幸旧宫。”

薛道衡诗：“今夜寒车出。”

鲍照诗：“啸歌清漏毕。”

晋灼曰：黄山，宫名，在槐里。【钱笺】汉武茂陵，在黄山宫北，盖借茂陵以喻玄宗泰陵。

《前汉·叔孙通传》：先帝园陵寝庙。《诗》：“白露为霜”天宝之乱，祸由妃子，故八章以此为首。黄生更定次序，以历历开元居先，未合作者之意，又将洞房玉殿指陵上寝殿，而以环佩为守陵宫人，亦非是。鼎湖银海，蓬莱羽林，自在第七章也。

宿 昔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此追叙明皇逸豫之事。上四叙游幸，下四叙女宠。昔于青门城内，见仙仗数移，自蓬莱而往曲江南苑也。花迎龙出，景物亦若增新矣。日将落而留连王母，贵妃专宠也。风微起而凭倚少儿，秦虢得幸也。当时恣意行乐，不令人知，今果安在哉？上章已说园陵，此处复追叙生前，故用宿昔二字另提，下二章俱蒙此。）

曹植诗：“宿昔秉良弓。”【顾注】青门，长安城东门也。

【鹤注】龙朔二年，高宗置仗，朝会之仗，三卫分上为五仗。

《李翰林别集序》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鲍照诗：“杂树茂寒峰。”

天宝中，兴庆池小龙常出游宫垣水沟中，蜿蜒奇状，靡不瞻睹，銮舆西幸，龙一夕乘云雨望西南而去。此见《明皇十七事》中。龙池，即兴庆池。

【卢注】杨妃曾度为道士，故唐人比为王母。《汉武内传》：王母言语粗毕，嘯命灵官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坐。

《卫青传》：卫媼，长女君孺，次女少儿，次女则子夫。少儿先与霍仲孺通，生去病。及卫皇后立，少儿更为陈掌妻。《飞燕外传》：帝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歌酣风起，后扬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乎？”帝乃令无方持后履。【朱注】微风倚少儿，盖合用少儿、飞燕事。

《汉书》：周仁为郎中令，慎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内。后宫秘戏，仁尝在旁，终无所言于外。《杨惲传》：“人生行乐耳。”《杜臆》：行乐污褻，必有不可使外人闻者。

黄生曰：此章略见风刺，然其词微而婉。如禄山宫里、虢国门前之句，非唯失风人之意，亦全无臣子之礼矣。

能 画

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比平如水，皇明断若神。时常用抵戏，亦未杂风尘。（此记当时优宠技巧也。在四句分截。舍人投壶，足动天颜之笑。延寿善画，能令物色生春。此一时适意之事。若使当年政平威断，即时用抵戏，亦何至风尘杂起乎？惜乎明皇之不然也。【卢注】玄宗时，画鹰画马有冯绍正、韩干辈，其侏儒黄臠，帝尝呼为肉几，此即毛、郭之流，故借汉事为比。《杜臆》：抵戏，用以当戏剧，旧引《汉书》角觝戏，未合。杂风尘，指流离播迁，既涉风尘，则不平不断可知，言外见意，此风人温厚之旨也。）

《西京杂记》：画工有杜陵毛延寿，写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又云：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入小豆，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馀反，谓之骁，言于辈中为骁杰也。每投壶，帝辄赐金帛。

《神异经》：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与一玉女投壶，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笑。张华曰：笑者，开口流光，今电是也。隋辛德源诗：“云衔天笑明。”

《庄子》：“与物为春。”

汉安帝诏：达于政化。《后汉·第五访传》：“政平化行。”

班固《两都赋》：“天人合应，以发皇明。”《魏都赋》：“皇恩绰矣。”《晋史论》：“神略独断。”

洪容斋《三笔》云：杜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解。如《能画》诗第三联，颇与前语不相贯穿，然按其旨，本谓技艺倡优，不应蒙人主顾盼赏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为治大要，既无所损，则时或用此辈亦无害也。

黄生曰：政平明断，自指开元之治，从半腰说起，转折方不费力，若将此意顿在前，叙事必拖沓矣。

斗 鸡

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曲长。仙游终一闋，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此章有乐极悲来之感。上四，铺张盛事，见生前之乐。下四，追惟遗迹，致没后之悲。【远注】仙游句，反上御曲长。女乐句，反上宫人出。黄生曰：第五句是通盘一大关节，盖不以荒宴直接播迁，径及崩驾之感，则有伤痛而无刺讥，是温柔敦厚之遗教也。）

季郢之鸡斗，见《左传》。齐有斗鸡走犬，见《国策》。陈思王得大宛紫骝马，教令习拜，与鼓节相应，见《魏志》。吐谷浑遣使献舞马，谢庄为作《舞马赋》，见《宋书》。是斗鸡舞马，其来久矣，此诗则专指明皇事耳。陈弘祖《东城老父传》：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帝出游，见贾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五百小儿长。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天下号为神鸡童。传又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斗鸡，是兆乱之象也。黄庭坚曰：“观风楼南，起斗鸡殿。”《明皇杂录》：“上尝令教舞马四百匹，各分左右部，目为某家龙、某家骄。时塞外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舞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铃，饰其鬃鬣，间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于上，抃转如飞，或令壮士举榻，舞于榻上，乐工数十人环立，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明皇杂录》：“上每宴赐酺，则御勤政楼，太常陈乐，教坊大陈寻橦、走索、丸剑、角觝、斗鸡，”令官人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帟中击雷鼓，为《破阵乐》。”

又云：玄宗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戚里设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悬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开元传信录》：明皇梦游月宫，诸仙子娱以上清之乐，其曲凄楚动人，明皇以玉笛寻得之，曲名《紫云回》。《异闻录》：开元六年八月望，上与申天师、洪都客作术，夜游月宫，见素娥十余人，笑舞于广庭桂树之下，音乐清丽，遂归制霓裳羽衣之曲。【卢注】白乐天《勤政楼前御柳》诗中，有“开元柳一株”，别作御柳，亦有本。

赵曰：仙游，言明皇上升。洙曰：禄山乱后，女乐流散也。

《南部新书》：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惟存缭垣。朝元阁在山岭之上，最为崭绝，础柱尚存。山腹即长生殿，殿东西盘石道，自山麓而上，道侧有饮酒亭、明皇吹笛楼、宫人走马楼，故址犹存。【邵注】骊山。在今西安府临潼县东南二里，因骊戎所居，故名。温泉在焉，明皇建华清宫於其下。

《秋风词》：“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历 历

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巫峡西江外，秦城北斗边。为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此章承前起后。前三章说承平之世，故以开元事括之。后三章说乱离以后，故以盗贼起包之。上四乃追述往事，下则自叹夔江衰老也。天宝之乱；皆明皇失德所致。此云“舞端盗贼起”，盖讳言之耳。）

张华诗：“昔事历历记。”

庾信《春赋》：“分明入射堂。”谢灵运诗：“浮欢昧眼前。”

汉乐府《从军行》：“祸集非无端。”汉武帝书：“盗贼纵横。”

鲍照诗：“岁时多阻折”

阴铿诗：“江连巫峡长。”梁简文帝诗：“落日下西江。”赵曰：蜀江从西来，故谓之西江。长安城，谓之北斗城。

蔡梦弼曰：公在蜀为尚书员外郎，故云。荀悦《汉纪》：“冯唐白首，屈于郎署。”谢灵运诗：“卧病同淮阳。”

数秋天，屡经秋日也。顾注谓前后情事，俱从卧病中追数而见者，其语太曲。庾信《小园赋》：“异秋天而可悲。”

洛 阳

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清笳去宫阙，翠盖出关山。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此叹西狩之事也。上四，叙幸蜀之由。下四，记还京之事。别颜流涕，上下相应，禄山于天宝十四年十二月，陷东京，所谓洛阳没也。次年六月七日，灵宝败绩，贼入潼关，所谓犯潼关也。是夕，平安火不至，明皇惧而谋幸蜀，所谓初愁思也。十三日，帝出延秋门，至咸阳驿，而从宫骇散，所谓惨别颜也。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收复西京，贼众夜遁，所谓去宫阙也。十月，肃宗入长安，上皇发蜀郡，所谓出关山也。十二月，上皇至自蜀，百姓舞抃路侧曰：“不图今日，复见二圣。”所谓故老流涕，龙髯再攀也。此叙出狩还宫之事，首尾详明，真可谓诗史矣。《杜臆》：初愁思，盖向不知愁者。流涕攀髯，则开元美政，去国仁言，真足以系人心者。考唐史，帝之出奔，经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上曰：“贼来无得，必更敛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赤子。”上既过便桥，国忠使人焚桥，上曰：“人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高力士扑灭之。皆去国之仁言也。）

【邵注】洛阳属河南府，唐高宗以此为东都。潼关，在陕西西安府华阴县，乃秦关要地。前凉主寔书：“忽闻北地陷没，寇逼长安。”古诗：“胡马依北风。”

马融《与谢伯世书》：“愤愤愁思。”

杜挚《前赋》：“操笳扬清。”谢朓诗：“寥戾清笳转。”梁鸿歌：“宫阙崔巍兮。”

《高唐赋》：“以翠羽为盖。”《淮南子》：建翠盖。江淹《恨赋》：“关山无极。”

《晋书·怀帝纪》：故老或歔歔流涕。

《前汉·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从上，龙乃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与龙髯号。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弓曰乌号。

骊山

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地下无朝烛，人间有赐金。鼎湖龙去远，银海雁飞深。万岁蓬莱日，长悬旧羽林。（此重伤园陵而作也。上四，升遐之感。下四，陵寝之悲。【邵注】明皇崩后，骊山花萼，不复幸临，地下久无朝烛，人间徒有赐金。自此鼎湖龙去，银海雁深，唯留此蓬莱日色，长照陵上羽林耳。寂寞身后，良可叹也。《杜臆》：蓬莱宫，先帝所居。羽林军，守护陵寝者。黄生曰：此章即申首章园陵霜露之感，而言更深切，前是孤臣独泣，此则率土同悲也。）

明皇在日，每岁十月，必至骊山华清宫。又，友爱诸王，造花萼相辉之楼。

赵曰：朝烛，当音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则秉烛而受朝，今地下幽阒，无朝见之烛也。

黄庭坚曰：《汉书·高后纪》：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北史》：隋献皇后山陵成，赐杨素金钺一，实以金；银钺一，实以银。

鼎湖，注已见上章。

《汉书》：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何逊《经孙氏陵》诗：“银海终无浪，金凫会不飞。”

【黄注】日者，君象。羽林，上应星文，故与日相贴。羽林，即万骑军，后改为龙武军，明皇葬后，用为护陵军。《汉·礼乐志》：“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颜注：言所树羽葆，其盛若林也。

提 封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义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此章总结，直究当时致乱之由，以垂为永戒也。言当此一统天下，万国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但勿更寻前辙耳。自明皇好边功而尚奢侈，故有悬车俭德之语。不听张九龄，而致禄山终叛，故有俊义、犬羊之语。使当时息兵爱民，焉有天宝之祸哉？故以戒兵加恩终之。此诗反覆丁宁，无非鉴已往以告将来。若云指讽代宗时事，则当年吐蕃入寇，叛将不恭，恐非罢兵可以止乱也。三四，即所谓在德不在险。五六，即所谓汲黯在朝，淮南寝谋。《杜臆》：俭者不夺，民心自怀，此无形之险也。俊义在朝，折冲樽俎，何忧于犬羊乎？兵勿轻动，则恩加四海矣。公之谋国，堂堂正正，即孟子所告齐梁之君者，自许稷契以此。）

《东方朔传》：“提封顷亩。”注：“谓提举四封之内，总计其数。”

《汉书·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万井。

古史：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吕相曰：“戮力同心。”

又：悬车束马，以踰太行。

《书》：“慎乃俭德。”

又：“俊义在官。”

晋愍帝檄：“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纵毒。”

《左传》：“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

《魏志》：陈群曰：“皇恩溥遍海岱。”

顾宸曰：八章皆咏开元之事，与李白《宫中行乐词》八章相为表里。但太白作于明皇之时，故微婉其词而讽之；少陵作于明皇之后，故杂叙其事而伤之。

黄生曰：八章，专述开元以来之事，借古喻今，美恶不掩，风人之旨，尽于此矣。他诗有连及者，固无讥刺之意，以为是非具在国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议。至受恩先帝，没齿不忘，深思慨慕，则时有之。后人不能推公之志，毛求影捕，辄谓有所刺讥，夫君子不非是邦之大夫，况亲委贄而为之臣者哉。

《秋兴》及《洞房》诸诗，摹情写景，有关国家治乱兴亡，寄托深长。

《秋兴》八首，气象高华，声节悲壮，读之令人兴会勃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郁，词旨凄凉，读之令人感伤欲绝。此皆少陵聚精会神之作，故能舌吐风云，笔参造化，千载之下，犹可歌而可涕也。但七律才大气雄，固推赋骚逸调，而五律韬锋敛锷，直与经史并驱，两者当表里参观，方足窥其底蕴焉。

鸚 鵒

此下八章，乃杂咏物类，盖即所见以寓意也。【鹤注】此诗句句含不遇之意，盖托以自况。梁权道编在大历元年夔州诗内，近之。《明皇杂录》：开元中，岭南献白鸚鵒，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娘，有鹰搏之而毙，遂瘞苑中，呼为鸚鵒冢。今详诗意，乃泛咏鸚鵒，与彼无涉。

鸚鵒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咏鸚鵒，有离乡之感。鸚鵒而含愁思者，以聪明能忆别高也，二句提纲。翠衿短，伤其貌悴。红嘴多，惜其空言。未开笼，苦于拘束。残旧枝，悯其远离。句句说别离、句句说愁思，句句皆聪明中所自晓者。未又写出所以别离之故，感慨深矣。【顾注】此诗拈出含愁思三字，代为鸚鵒写意。八句反覆宛转，盖亦伤受制于人，不能自展其奇也。朱鹤龄曰：此诗似隐括称衡赋中语。聪明，则“性慧辩而能言，才聪明以识机”也。别离，则“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也。翠衿、红嘴，则“紺趾丹嘴，绿衣翠衿”也。浑欲短，则“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也。漫多知，则“岂言论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也。未有开笼日，则“闭以雕笼，剪其翮羽”也。空残宿旧枝，则“想昆山之高峻，思邓林之扶疏”也。末句羽毛奇，则“虽同俗于羽毛，故殊志而异心”也。）

残，余也。

顾宸曰：此分明有才人失路，托身异族之感，如魏武之于杨修，隋炀之于薛道衡，皆所谓“怜复损”也。

孤 雁

【鹤注】此托孤雁以念兄弟也，当是大历初夔州作。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咏孤雁，有流落之悲。首二另提。片影相失，写孤雁之状。望尽哀多，写念群之意。末联，借鸦形雁，乃题之外象。不饮啄者，为念群故也。谁怜，指群雁之已去者。雁行既远，望尽矣，似犹有所见而飞；追呼不及，哀多矣，如更有所闻而鸣。二句，申言飞鸣迫切之情。见闻二字，属在孤雁。王彦辅曰：公值丧乱，羁旅南土，而见于诗者，常在乡井，故托意于孤雁。章末，讥不知我而饶饶者。师氏曰：鲍照《孤雁》诗云：“更无声接绪，空有影相随。”孤则孤矣，岂若此侍“飞鸣声念群”一语，孤之中仍有不孤之念乎。）

魏文帝诗：“孤雁独南翔。”何逊诗：“誓将收饮啄。”

《诗》：“载飞载鸣。”江总谏词：“念群桑梓”

庾信诗：“涧底一片雨。”

梁简文帝诗：“花茂蝶争飞，枝浓鸟相失。”吴均诗：“山上万重云。”

王融诗：“丝中传意绪。”何逊诗：“生平无意绪。”

《拾遗记》：鲁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

噪。

鸥

【鹤注】当是大历初夔州作。江浦，指夔江鱼复浦也。

江浦寒鸥戏，无他亦自饶。却思翻玉羽，随意点青苗。雪暗还须浴，
，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咏鸥，怜其少自得之致。
此在六句分截。叹浦鸥之劳，不如海鸥之逸也。罗大经曰：浦鸥闲戏，使无
他事，尽自宽饶，却以谋食之故，翻玉羽而弄青苗，虽风雪凌厉，亦不暇顾
矣。何似群飞海上者，清影翛然，不为泥滓所染耶。此兴士当高举远引，归
洁其身，不当逐逐于声利之场，以自取贱辱也。既云寒鸥，不当言春苗矣，
以青对玉为工。点，如点水蜻蜓之点。）

《南越志》：江鸥，一名海鸥，在涨海中，颇知风云，若群飞至岸必
风，渡海者以此为候。

玉羽，白羽也。《舞鹤赋》：“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临霞”

【卢注】春苗，当是青苗，夔有青苗陂，公《夔州歌》：“北有涧水
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

江晖诗：“雪暗马行迟。”

胡夏客曰：因海上狎鸥事，故云沧海上，气象自远大。

萧萧，闲暇之意。

猿

鹤注依梁氏编在大历初夔州作。《西阁曝日》诗：“流离木杪猿。”又《上后园》诗：“瘴毒猿鸟落。”以二诗证之，良是。《尔雅》：獠，一名猿，善攀援树枝。

袅袅啼虚壁，萧萧挂冷枝。艰难人不免，隐见尔如知。惯习元从众，全生或用奇。前林腾每及，父子莫相离。（咏猿，称其有见几之智。中间隐见二字，为通章之眼。啼壁，声相近。挂枝，形尚远。此为隐见发端。人不如猿，取其用智以脱险也。从众，能挂枝。用奇，能腾蹕。此为隐见指实。父子不离，取其用智以全身也。《杜臆》：人于乱世，往往父子不保，公尝携子避乱，而恐其不能两全，具见苦情。）

袅袅，声之长也。萧萧，群之寡也。谢朓《秋竹曲》：“从风既袅袅。”《楚辞》：“风飒飒兮木萧萧。”阴铿诗：“猿挂入欂枝。”

艰难，犹云险阻。《诗》：“遇人之艰难兮。”

贾谊策：“习惯如自然。”按：后诗有“猿挂时相学”，故知惯习指挂枝也。《淮南子》“倍是从众。”

赵曰：全生，如搏矢、避矢之类。《列子》：虽全生，不可不有其身。《通鉴·晋安帝纪》：沈田子曰：“兵贵用奇。”

《庄子》：“独不见夫腾猿乎。”腾及，腾跃而相及也。

《吴都赋》：“猿父哀吟，猱子长啸。”【卢注】桓温入蜀，至三峡，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哀号。又齐武帝至景阳山，见一猿悲号，问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坠崖死，其母求之不见耳。”此父子相离之证也。

鹿

鹤注编在大历元年夔州作，以诗有“衣冠兼盗贼”，当指崔旰之乱也。
《尔雅》：麋，大麋，旄毛，狗尾。《本草衍义》：麋，麋类，山深僻处颇多，其声如击破钹。

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馔俱。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咏麋，叹其不当鸣而鸣也。上四，代麋写意，自悔不能见几远害，下乃慨世之贪味而残生者。一二作痛心语，三作自责语，四作自解语。乱世，叹其生不逢辰。微声，推出致祸之本。衣冠乃食肉者，盗贼乃捕兽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于斯须，则衣冠亦等于盗贼矣。此骂世语，亦是醒世语。黄生曰：此物颇难入咏，前半写得如许风致，妙在以清溪字陪对玉馔，以仙隐字陪对庖厨，遂觉烟火之气都尽。后半慨世，不离咏物，而却不徒咏物，此之谓大手笔。）

【旧注】清溪山多麋。

左思《吴都赋》：“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王筠诗：“玉馔骈罗，琼浆泛溢。”

《神仙传》：葛仙翁于女几山学道数十年，登仙，化为白麋，二足时出山上。谢灵运诗：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

《说苑》：“鹿生于山，命悬于庖厨。”

乱世重杀物，而轻全物。全，乃全活之全。《庄子》：“不敢以全物与之。”

阮籍诗：“高树隔微声。”

《汉书注》：“衣冠有仕籍者。”

《左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谓之饕餮。”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顾宸曰：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乱世，出婴祸患，何一不从声名中得之，中郎之于董卓，中散之于司马，及祸虽异，其以微声致累则同也。此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隆中所以独高千古，二语感慨甚大。

鸡

【鹤注】此是大历元年夔州作，故诗云“巫峡漏司南”。

纪德名标五，初鸣度必三。殊方听有异，失次晓无惭。问俗人情似，充庖尔辈堪。气交亭育际，巫峡漏司南。（咏鸡，叹其当鸣而不鸣也。上六叙事，是案。末二归结，是断。德常标五，鸣必度三，此鸡之职也，今在殊方，听之则异，夜鸣失次矣，比晓能无惭乎？乃问之习俗，人情皆云如是，彼既不能司晨，亦但堪充庖已耳。当子半亭育之时，而巫峡漏声，早有司南之报，鸡鸣果安在哉？顾注将问俗二句，作借鸡警人，言人情无德无信，与鸡相似，而充庖则独用鸡乎？《社臆》谓刺巫峡之人可杀。皆非也。）

《韩诗外传》：“夫鸡，头戴冠，文也。足传距，武也。见敌而斗，勇也。得食相呼，义也。鸣不失时，信也。鸡有五德，君犹沦而食之，其所由来近也。”

《记》：“鸡初鸣”。《史·历书》：鸡三号，卒明。注：夜至鸡三鸣，始为正月一日。

赵曰：失次，犹《三国志》言失旦之鸡也。蔡邕赋：“时牢落以失次。”胡夏客曰：《楚国语》有鸡次之典，此次字所本。

《左传》：“充君之庖。”

《列子》：“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刘孝标启：“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韩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梁元帝诗：“刻漏铭司南。”按：司南，有四说。朱云：夔州在南，鸡司昏晓，今失其司晨之职，故曰“巫峡漏司南。”【顾注】鸡为火德之精，南方属火，故曰司南。【远注】指南车有南北定向，如鸡鸣有子午定候。《春秋说题词》：鸡为积阳，南方之象，阳出鸡鸣，以类感也。已上数说，皆指夔鸡漏失司晨，与殊方失次犯重，今从黄生注，直指晓漏开说，更有蕴藉。

黄 鱼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故诗云“日见巴东峡”

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筒桶相沿久，风雷肯为伸。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龙鳞。（咏黄鱼，叹长大而罹患也。上四言取之狼籍，下致哀悯之意，虽欲援救而不能矣。筒桶取鱼，世俗相沿已久，虽有风雷肯相伸救，彼亦卷沫泥中，徒望龙飞而惊怪，见黄鱼之大而不灵也。【卢注】此即公《雕赋》中所云“鸬鹚之类，莫益于物，空生此身，长大如人”之意，俱指庸流言。）

《杜臆》：夔州上水四十里有黄草峡，出黄鱼，大者数百觔。《尔雅注》：鱮鱼，体有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江东人呼为黄鱼。

《盐铁论》：“江陵之人以鱼饲犬。”

筒，竹器。桶，木器。皆捕鱼之具。陆龟蒙《渔具诗序》：缙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箬曰车。

【邵注】三月浪暖，鲤化为龙，则风雷从之。

刘峻《金华山栖志》：“鱼潜渊下，窟穴泥沙。”《庄子》：“泉涸，鱼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

白 小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夔州作，与前数首连类而咏物也。【旧注】即今面条鱼。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咏白小，叹细微之不免也。《杜臆》：此诗起结，蔼然有万物一体之念，物虽细微，同沾水族，乃俗当园蔬，用之贱矣。乱肆倾筐，取之多也。但此群分之命，亦属造物生成，今犹拾卵而尽取之，有伤于义矣。【黄生注】三四形容其小，五六形容其白，语甚松秀。生成，应上分命。尽取则不仁，而讥其非义者，用物撙节之谓义也。【卢注】黄鱼以长大不容，白小以细微尽取，不幸生夔，大小俱尽，以叹民俗之不仁也。）

群分命，各分一命也。《易》：“物以群分。”

曹植《桔赋》：“体天然之素分。”庾信《小园赋》：“一寸二寸之鱼”

《宾退录》：《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夔与湖北为邻，故云。陶潜诗：“园蔬有余滋。”《诗》：“不盈倾筐。”

《西京赋》：“获胎拾卵，蚺蜃尽取。”末二句用之。

黄生曰：前后咏物诸诗，合作一处读，始见杜公本领之大，体物之精，命意之远。说物理物情，即从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限。

今按：唐人咏物诗，唯李巨山集中最多，拈一字为题，用五律写意，其对仗亦颇工致，但有景无情，全少生动之色。阅此八首，皆托物寓言，情与景会，身分便自不同矣。

哭王彭州抡

【鹤注】当是大历元年作。公初到成都时，有《王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诗，王盖先以御史罢官，后在严武幕中，又迁彭州刺史而卒也。

执友惊沦没，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谢，异骨降松乔。北部初高选，东床早见招。蛟龙缠倚剑，鸾凤夹吹箫。历职汉庭久，中年胡马骄。兵戈闇两观，宠辱自三朝。（此从歿后追溯生前。新文二句，称其才品。北部四句，记其婚宦。历职四句，叙其内任。北部高选，如剑跃蛟龙，抡盖令尉起家。东床见招，如箫迎鸾凤，抡必缔姻宗室也。胡马兵戈，指禄山之乱。宠辱三朝，谓玄肃代宗，此句该一生履历。）

《曲礼》：“执友称其仁。”古歌：“倏忽沦没别无期。”

斯人，指同辈。

《世说》：殷荆州语王恭曰：“适见新文，甚可观。”沈谢，沈约、谢灵运。松乔，赤松子、王子乔也。《列仙传》：王君平谓茅盈曰：“子有异骨，可学仙。”又《李德林集》：“风骨异人。”《战国策》：“有松乔之寿。”

《魏志》：武帝，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

《通典》：吴时，余曹通为高迁，而吏部特一时之俊。《抱朴子》：“高选忠能。”

【旧注】晋郗诜，迁还雍州刺史。武帝於东堂会，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杜臆》：东堂，必东床之误。见招，是招王为婿，故下有鸾凤句。今按：坦腹东床，用王逸少事。”

《越绝书》：薛烛曰：“当造剑之时，蛟龙奉炉，天帝装炭。”

秦萧史教弄玉吹箫，而凤凰降。

《东京赋》：“建象魏之两观。”

《老子》：“宠辱若惊。”

蜀路江干窄，彭门地里遥。解龟生碧草，谏猎阻青霄。顷壮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将军临气候，猛士塞风飙。井渫泉谁汲？烽疏火不烧。前筹自多暇，隐几接终朝。（此申历年宠辱之故。初由高选升御史，宠也，继则解龟而阻谏，辱也。其在蜀而就幕僚，辱也；后则作刺于彭州，宠也。公与抡同幕，故详叙陪接之情。戎麾出，谓严武镇蜀。幕府要，谓辟为参谋。上佐军机，下练士卒，则智略过人矣。井泉不汲，烽火不烧，则边境无事矣。皆其筹画所致。）

谢灵运诗：“解龟在景平。”注：“解去所佩龟印也。”生碧草，犹云委之草莽。

谏猎，用司马相如事。

按：黄希云：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总戎麾”是也。朱注引颜延之“一麾出守”，即指抡出守彭州，非也。

《晋书》：庾亮镇武昌，问戴洋气候。【朱注】气候，用兵之气候。刘歆《七略》有《风候孤虚》二十卷。

猛士塞风飙，即《大风歌》意。

赵曰：军旅所在，必沦井泉边，有警急，必举烽燧。《易》：“井

渫不食。”注：“渫，不停污也。”《淮南子》：军井通，然后敢饮。

《张良传》：请借前箸以筹之。

翠石俄双表，寒松竟后凋。赠诗焉敢坠，染翰欲无聊。再哭经过罢，离魂去住销。之官方玉折，寄葬与萍漂。旷望渥洼道，靠微河汉桥。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标。（此叙歿后情事。双表，谓墓表。松凋，惜人亡。赠诗，抡所作。染翰，公挽章。赵曰：昔尝哭抡之死，今棹过夔州而再哭也。之官玉折，是住而销魂。寄葬萍漂，是去而销魂。【钱笺】渥洼道，天马所来，兴下令子。河汉桥，乌鹊所驾，兴下夫人。此既哀之，而复慰之也。公诗得三百篇遗意，赋中必兼兴比。此章蛟龙鸾凤是比，渥洼河汉是兴，于排律中见之，尤不易得。）

潘岳《怀旧赋》：“岩岩双表，列列行楸。”

《北史·魏毛鸿宾传》：武帝曰：“寒松劲草，所望于卿也。”

梁简文帝诗：“染翰独蜘蹰。”《广川惠王传》：歌曰：“愁莫愁兮居无聊，心重结兮意不舒。”

《汉书》：萧望之便道之官。颜延之《祭屈原文》：“兰薰而摧，玉缙则折。”

萍漂，注别见。

谢朓诗：“旷望极高深。”渥洼、河汉，注俱别见。

王僧孺诗：“霏微商云散。”

《左传》：“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注：“即世，卒也。”

李陵书：“令子无恙。”常景《严君平赞》：“素向迈金贞，清标凌玉彻。”

巫峡长云雨，秦城近斗杓，冯唐毛发白，归兴日萧萧。（末乃自伤留滞。公栖夔峡，而王返秦中，故有归兴萧然之感。《杜臆》：前云“异骨降松乔，”后云“寒松竟后凋”，抡盖以寿考终者，且有令子，故公哭之，而诗不甚悲，直以执友云亡，不能忘情耳。此章，前三段各十二句，末段四句收。）

云雨，即用巫山云雨事。

《春秋运斗枢》：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而为斗。《说文》：“杓，斗柄。”【朱注】《天官书》：魁枕参首。杓自华以西南。是秦城正上直斗杓也。

胡应麟曰：杜警句，众所脍炙外，排律中如“远山朝白帝，深水谒夷陵”，“蛟龙缠倚剑，鸾凤夹吹箫”，用字皆极工而不觉。此类甚众，学者当细求之。

